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史部

第八十二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林年譜

儒藏·史部

第三十二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顔習齋先生年譜

清・李塨編撰
清・王源修訂
楊世文校點
郭齊一審
周斌二審
劉琳三審

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顏習齋先生年譜》二卷，清李塨編撰，王源修訂。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顏元（一六三五—一七〇四），字易直，又字渾然，號習齋，直隸博野（今屬河北）人。清初思想家、教育家。青年時曾從事「耕田灌園」，晚年主講肥鄉漳南書院。在學術上主張恢復孔子「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的實學，强調「習行」、「習動」，反對讀死書的學風。對宋儒「讀書静坐」和空談「心性命理」之學予以猛烈抨擊。經濟上主張「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嚮往「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用之」的土地制度。軍事上主張「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將」。政治上主張「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著作有《四書正誤》、《四存篇》、《習齋記餘》等。近人編入《顏李遺書》。

李塨（一六五九—一七三三），字剛主，號恕谷。保定蠡縣（今屬河北）人。康熙間舉人。少時曾遊學南北，從學於顏元，發揮顏元學説，世稱「顏李學派」。著有《周易傳注》、《恕谷文集》等。王源（一六四八—一七一〇），字昆繩，一字或庵，直隸大興（今屬北京）人。少有節概，喜言兵。晚歲偕李塨往師顏元。著有《易傳》、《兵論》、《或庵文集》等。

是譜三十歲前爲李塨據顏元戊辰自譜及素所見聞者爲之，以後則據顏元日記。顏元爲學極重躬行，立日記記録功過，平生所記達七十餘帙。此譜據以載其嘉言懿行以及省躬、改過、遷善、爲學、著述、交遊等甚詳。功過並録，不爲粉飾。顏元交遊論定者則各附小傳。編成之後，王源又加修訂。是譜對研究顏元學術思想及生平事蹟價值極高。

顏習齋先生年譜序

源于癸未偕李子剛主執贄于先生、越歲先生死。時源在關中、旣反、剛主以所輯先生年譜使源訂、源爲稍易體例、芟繁、間有所補益。旣成爲之序曰、孔孟以前、無所謂儒者、儒卽君若臣、功卽德、治卽教。孔孟窮而在下、始以儒名、然德卽功、教卽治、觀二帝、三王、益、皐、伊、傅、周、呂寧有殊哉。先生嘗謂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蓋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經天緯地、盡性贊化之能一歸于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噫、此聖人之澤所以不被于天下者二千年于茲也。先生崛起無師受、確有見于後儒之高談性命爲參雜二氏而

亂孔孟之真。確有見于先王、先聖學教之成法、非靜坐讀書之空腐。確有見于後世之亂、皆由儒術之失其傳、而一復周孔之舊、無不可復斯民于三代。于是砥行礪德、一以禮樂爲準、射御書數並成其能。毅然謂聖人必可學、而終身矻矻于困知勉行、無一言一事之自欺自恕、慨然任天下之重、而以弘濟蒼生爲心。於戲、先生年譜具在、可考而知也。譜自三十歲以前、剛主據先生戊辰自譜及夙所見聞者爲之、以後則據日記。後之學者苟能以先生之學爲學、絶去空虛文字之習、合體用經權、文武爲明親一致之功、何德不可就、何治不可興、何亂不可除、而三代之盛何不可以再見乎。源與剛主及及門弟子共勉之、且願與天

下後世之有志斯道斯民者共勉之矣。

吉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季秋大興門人王源頓首拜撰。

顔習齋先生傳

顔習齋先生名元、字渾然、博野人。父昶、爲蠡縣朱翁義子、遂姓朱、爲蠡人。先生生、十四月而生。生之日、人望見其居上有氣如麟、忽如鳳、皆驚異。既生、啼甚壯。有文在手曰生、舌曰中。足紋蟬翅甚密。時崇禎八年乙亥三月也。戊寅歲、内兵、先生父被掠去遼東。甲申鼎革、癸巳爲庠生、名朱邦良。先生幼穎異、讀書二三過輒不忘。學神仙導引、取妻不近。既而知其妄、乃益折節讀書。朱翁以訟逮、先生被繫、而文日進。塾師吳之、歎曰、此子忠難不能動、豈可量乎。年二十餘、尊陸王學。未幾歸程朱。初先生父被掠去、久之無音問、母亦他適。先生時思父涕泣、而事朱翁媪至孝。初不知

父非朱氏子也。翁納妾生子晃、稍疏先生、後更讒害謀殺之。先生孝愈篤、嫗卒、泣血數日、毀幾殆。朱氏一老翁憐之、私謂曰、若過哀徒死耳。若祖母從來不孕、安有若父。若父異姓乞養者耳。先生大驚、訪之信。及翁卒、乃歸顏。自宋周濂溪得陳摶、僧壽涯傳、以魏伯陽水火匡廓、三五至精、爲太極圖、言性與天道、主靜、立儒宗。程朱因之、謂之道學、以爲遠述孔孟、高出漢唐諸儒上、實雜佛老、非孔孟之眞。故秦漢以來二千年、天下不得儒者之用、並佛老爲三教、而世運以雄俠爲興衰。先生初奉程朱甚謹、後以居媼喪、覺家禮有違性情者、較以古禮非是、因悟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靜坐、禪也。讀書講注、

空言也。于是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其齋曰習齋、帥門弟子行孝弟、存忠信、日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究兵農水火。堂上琴竽、弓矢、籌管森列。嘗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乾坤之罷、莫甚于釋老之空無、宋儒之主靜。故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孫徵君奇逢、容城人、時講學河北、先生與之書曰、宋儒言氣質不及孟子言性善、將作聖之體雜以習染、而謂之有惡、失踐形盡性之旨矣。周公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孔門身通六

藝者七十二人、一如唐虞之盛。乃陰陽之秘寄于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近世言學者心性外無餘理、靜敬外無餘功、與周孔若不相似然。即有談經濟者、亦不過空文著述。元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辯正之、以輓士習、而復孔門之舊。顧今天下以朱陸兩門互競、先生合而同之、意甚盛。然元竊以爲朱陸即獨行于天下、或合一同行于天下、而終此乾坤、亦只爲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爲空言著書之學、豈不可爲聖道生民長太息乎。先生將何以處此也。又與太倉陸世儀書曰、漢唐訓詁、魏晉清談、虛浮日盛、而堯舜周孔之學所以實位天地育萬物者、不見于天下、以致佛老猖熾、大道淪亡、宋儒之興善矣、

乃修輯注解、猶訓詁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謂孝弟忠信不可教、氣質本有惡、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元爲此懼、著存性編、謂理氣皆天、氣質雖殊、無惡也。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著存學編、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期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乃二千年來無人道、而元獨爲之惴惴焉。恐涉偏私、毀謗前賢以自是。頂聞先生先得我心、喜而不寐、敬奉書左右、祈一示宗旨、使塨暫得所尊奉、爲依歸、斯道幸甚、世儀號桴亭、隱居不仕、著思辨錄、學教以六藝爲本、言性善即在氣

質與先生所見畧同云。先生既歸宗，欲尋親，時方亂，且嗣未立，久之，乃如關東，誓不得親不反。既而果得其蹤于瀋陽，殁矣。一女適人，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招魂題主，奉而歸，[illegible]葬。諸生終三年喪。自是用世之志愈殷，曰：蒼生休戚，聖道晦明，責實在予，予敢偷安自私乎。遂南游中州，張醫卜肆于開封，以閱人，所遇甚衆。倡實學，明辯婉引，人多歸之。然執宋儒之見者比比，未能化也。商水李子青，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攜短刀，目曰：君善是耶。先生謝不敏。子青曰：拳法諸技本君欲習，此先習拳。時月下飲酣，子青解衣演諸家拳數路，先生笑曰：如是可與君一試。乃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擲竹拜伏地曰：吾謂君

學者藺、技至此乎。遂浹相結、使其三子拜、從遊。又于開封市上見一少年甚偉、問其姓字、沽酒與飲、叩其志不凡、半醉起舞、爲之歌曰、八月秋風凋白楊、蘆荻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徬徨。徬徨良久觸鶴舞、雙眸炯炯窮千古。紛紛世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少年朱越于也。蓋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馳射、陰陽、象緯、無不精邃、豪杰、無貴賤莫不傾交之。而其論治、則以不法三代爲苟道、舉井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諸法、作王道論、後更名存治編。又著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舉而錯之耳。乃隱居數十年、不見用于世。且老、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或造廬

而請有勸之仕者、笑不答也。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修之、請先生往設教、辭、三聘始往、爲立規制甚宏。中曰習講堂、東一齋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一齋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孫、吳諸子兵機、攻守營陣、水陸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東二齋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制誥、章奏、詩文等科。西二齋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西曰帖括齋、皆北向、凡習程朱陸王及制舉業者居之、欲羅而致之、以引進之也。北空二齋、左接賓、右宿來學。門外左六房設客榻、右六廈容車騎。東更衣亭、西射圃、堂東北隅庖廚、倉庫、西北積薪。立學規甚備、從游者數十人、遠近翕然。乃先生至、即雨、經月不已、

日益甚。書院臨瀼漳水處溢、瀰漫七八十里、人跡絕、垣圮、堂舍悉沒。先生歎曰、此天意也。乃辭歸、文燦與門人不能留、俱痛哭送之。于是先生之教亦不能大行焉。先是、自孫徵君外、先生自謂父事者五人、曰刁文孝、名包、字蒙吉、祁州人、崇禎舉人、高隱卒、學者私謚曰文孝先生。曰李孝愨、名明性、字洞初、蠡人、高隱。卒、先生私謚曰孝愨先生。曰張石卿、名羅喆、清苑人、為難先孫奇逢羅彥之弟、高隱。曰張公儀、名來鳳、字晉人、崇禎舉人、高隱。曰王五公、名餘佑、字介祺、新城人、子五公山孫徵君門人。隱而朝夕共學者曰王養粹。字法乾、蠡人、與諸生隱。其後諸君子相繼歿、養粹亦亡、先生泣然曰、吾無與為善矣、天乎、其終棄予也乎。然進修益剛厲不懈。年七十、寢疾七日而卒。卒之時、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尚可為、若等當積學待用。言罷而逝。先生生平不欺暗室、年

三十、與王養粹共爲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歉、逐時自勘注之。嘗暮行委巷中、背癢欲搔、旋自省曰、昏巷無人、容貌不莊、何以服鬼神。又嘗曰、吾尊孔學而抑程朱、苟一事自欺、何以逃程朱之鬼責。故勇于改過、以聖人必可學、動必遵古禮、老而彌篤、鄉里有聖人之目。乃遭人倫之變、艱危貧阨終身。一子殤、遂無子、以族孫爲之後。而傳其學者、李孝慤先生之子塨一人而已。

王源曰、孔孟不得志、天下變爲秦、王道熄、而天下無復能平矣、非明行其道之無人哉。宋儒自謂能明能行、而道其所道、愈失其眞。先生起而辨正之、躬行以實之、古今剝復之分、不在是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堯舜君民之業

終不獲親見于其身亦可惜矣。

凡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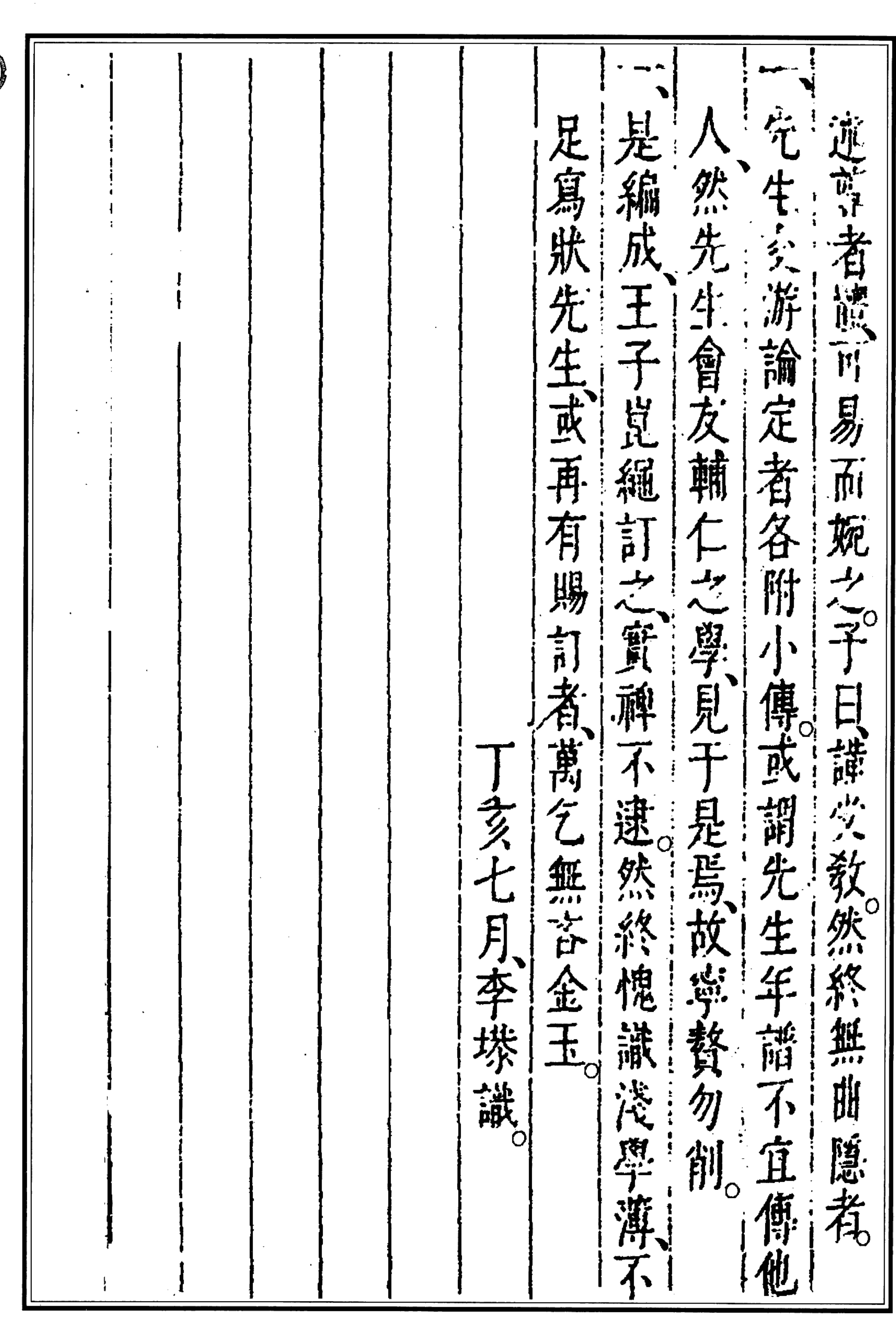
一、顏先生年譜、甲辰三月以前本之先生追錄稿及塨所傳聞、以後皆採先生日記。然日記共七十餘帙、嘉言卓行不可勝收。又塨守先生省減讀覽之戒、每歲日記不下七八十葉。塨修年譜、起乙酉六月二十有五日、訖八月十有二日、除應他事外、一日務完一歲、則其涉獵而錄出者畧亦甚矣。故每言如有再爲修譜者、將其日記節錄、尚可得五六編、編各不同、皆可傳世、亦一快也。

一、二帝三王之道、至孔子而集其成。然秦火以後、典裝劃然一分。漢唐之士抱殘守缺、宋明之士僞襲僭篡、而聖道幾委于地矣。先生崛起而靜墜緒、全體大用、煥然重

明、天心世道、所關非尠、有志者詳論之、可以興矣。

一、孔子不可得而見矣。然予以爲孔子生知安行、如魯論鄉黨所載、人或尚疑高遠、以爲非中材可以步趨。先生年譜日日改過、時時省躬、雖愚柔觀之、亦不可托言自諉也、誠爲後人作聖模範。月講道透快、剖陳世故、剴執、修己治人之方、皆具于是。

一、先生平居教學、每歎先儒代異黨同、虛學欺世。一次河北諸儒爲孫徵君祝壽、王五公先生代先生作一詩。後先生以書規曰、祝徵君鄙意也、但某不知而代爲吟味、則非立誠之道矣。其嚴如此。故今譜先生功過並錄、一字不爲鏤飾、以守先生之教也。王崑繩規我曰、詞懇非



述尊者諱，可易而婉之。予曰，謹受教。然終無曲隱者。

一、先生交游論定者，各附小傳。或謂先生年譜不宜傳他人。然先生會友輔仁之學，見于是焉，故寧贅勿削。

一、是編成，王子崑繩訂之，實稗不逮。然終愧識淺學薄，不足寫狀先生，或再有賜訂者，萬乞無吝金玉。

丁亥七月，李塨識。

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門人　李塨纂
　　　王源訂



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十一日卯時，先生生。

先生姓顏，諱元，字渾然，號習齋。父諱昶，博野縣北楊村人，養縣劉村朱翁九祚養爲子，遂姓朱，朱爲蠡人。妻王氏，孕先生十有四月，鄉人望其宅有氣如麟，忽如鳳，遂產先生，啼聲甚高。七日能翻身，適園甃井，因乳名曰園兒。

數月後，母瘡，損一乳，乳缺，朱媼抱乞嬌鄰媪，不得，則與朱翁嚼棗肉、胡麻、薄餅交哺之。　先生頂圓，後一凹髮，少年甚長，晚歲尺許。面方腴，少紅白色，晚蒼赤，隱白。

顴微峙、準方正而銀、孔有豪。睛黑白分、中年病目上瘡、左目遂眇、然卒視之、若目睛如故者。左眉下瘡痕如橫小棗核、眉晚出毫三五。耳有輪郭珠垂。額豐博、橫有紋。天庭一凹大指頂。口方正、有鬚、豐下、鬚約四寸左右、髯五六株。兩顴各一志、生毫二寸餘。身五尺、胼白。手紋生字、掌紅潤、舌有文曰中、足蟬翅文甚密、其言中行潔之象乎。　朱翁號盛軒、有才智。少爲吏、得上官意。滄桑變、偕衆守蠡城及劉村有功。妻劉氏、無出。　父昦、形貌豐厚、性朴誠、膂力過人、愛與人較跌、善植樹。

丙子、二歲。

丁丑、三歲。

戊寅、四歲。

冬、畿內警兵至蠡。先生父不安于朱、遂隨太公闖東、將年二十有二、自此音耗絕。

己卯、五歲。

朱翁爲兵備道稟事官、移居入蠡城。

庚辰、六歲。

崇禎十三年、歲凶、人相食。朱翁納側室楊氏。

辛巳、七歲。

朱翁爲先生訂張氏女爲室。女長先生一歲、博野王家莊李芳潤女、因亂棄野、蠡人張弘文收爲女。至是弘文爲道標巡捕官、故聯姻。

壬午、八歲。

就外傅吳洞雲學。洞雲名持明，能騎射、劍戟。慨明季國事日靡，潛心百戰神機，參以己意，條類攻戰守事宜二帙。時不能用，以醫隱。又長術數，多奇中。蓋先生之學，自蒙養時即不同也。

癸未、九歲。

朱翁時以錢給先生令買餅餌，先生買易筆。

甲申、十歲。

三月，賊李自成陷京師，烈皇帝殉社稷。五月，

大清兵入，是爲順治元年。先生嘗言，昔戴藍瓣晉巾二頂，明之服色也。

乙酉、十一歲。

始學時文。朱翁側室楊氏生子晃。

丙戌、十二歲。

吳師洞雲納婢生子、妻棄之櫪下、先生漉血胞抱至家、告朱媪劉乳之。吳妻怒、捶其婢、婢逃、復適之宋家匿之。乃緩頰洞雲夫妻、卒還養子、遂成立。然終以吳妻怨怒、不得從吳遊矣。母王氏改適。

丁亥、十三歲。

蠡生員蔣爾恂、明戶部主事蔣範化子也、以衆入城、殺知縣孔養秀、稱大明中興元年。朱翁挾先生辟之博野。爾恂東略河間、衆敗遁去、乃還里。從庠生賈金玉學。

戊午、十四歲。

看寇氏丹法、遂學運氣術。 見斥奸書、知魏閹之禍、忿然累日夜、恨不手刃之。

己未、十五歲。

娶妻不近、學仙也。

庚申、十六歲。

知仙不可學、乃諧琴瑟、遂耽內。又有比匪之傷、習染輕薄。 朱翁爲先生謀賄入庠、先生哭不食、曰、寧爲眞白丁、不作假秀才。乃止。縣試策問弭盜安民、先生對、畧曰、淫、邪、惰、肆、身之盜也。五官百骸、身之民也。弭之者在心。君心主靜正、則淫、邪、惰、肆不侵、而四體自康和矣。亂臣

賊子、國之盜也。士農工賈、國之民也。弭之者在皇極。皇建其極、則亂賊靖息、而兩間熙皞矣。縣幕客孫明明大奇之。試四書文亦異、迎見如上賓、騎遇輒下。朱媪之母王氏患瘡、先生日爲拭血穢不倦。後卒、祭其墓者二十年。

辛卯、十七歲。

浮薄酣歌如故。冬、會友夜讀書、一二三過輒不忘。

壬辰、十八歲。

習染猶故也。然死外欲、雖邪媚來誘、輒峻拒之。

癸巳、十九歲。

從賈端惠先生學、習染頓洗、而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繫

訊、作文倍佳。端惠喜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凡人乎。一日、役縲之行、遇妓揖不顧、役曰、此而敵所嫉者、盍求之解。先生笑不答、大書其前室曰養浩堂。未幾、入庠、諱邦良、訟解、因思父、悲不自勝。 端惠名珍、字襲什、蠡庠生。幼有文名、長莊慤、厭蠡城紛囂、棲西北野、從而居者廿家、因名廿家莊。蠡邑篆劉公請見、不往。懸扁餽儀以致之、亦不往。及釋任去、乃往謝。一姻屬捕役有訟、裹包苴、曰、聞汝貴文學姻也、持渠隻字來即免。端惠笑曰、必令婣有進、寧貸之財耳、字不可得也。禁及門結社酣歌、及子弟私通饋遺。先生遵其教、故力改前非。及卒、先生爲持心喪五月、私謚曰端惠先生。

甲午、二十歲。

訟後家落、告朱翁曰、時輩招筵攜會、從之喪品、不從媒禍。且貧不能揹城賚、不如旋鄉居。翁遂返鄉、以年邁、目費盡責之先生、先生身任之、耕田灌園、勞苦淬礪。糲食菽秫如蔬藜、後甘之、體益豐、見者不以爲貧也。與鄉人朱參兩、彭恒齋、趙太若、散逸翁父子友。　參兩名湛、端謹士也。　恒齋名士奇、頗有學、先生嘗與究天象、地理及兵略。初負節高尚、後技癢、以拔貢康熙四年授長洲令。厲禁婦女遊虎丘、欲有爲、終累繫劇失官卒。　太若少學問、戇直、先生每謂其能攻己過也、而友之。　散逸翁姓彭、名之炳、能詩字、善飲、爲莊老學。子通亦如之、更

工畫、雖極貧困、夷然無累也。兩弟之燦、甲申後棄家出、南遊蘇門、至順治戊戌、謁孫徵君、高薦馨風、吾不願生矣。遂坐餓死于百泉之嘯臺。

乙未、二十一歲。

閱通鑑、忘寢食、遂棄舉業。雖入文社、應歲試、取悅老親而已。

丙申、二十二歲。

元日、望東北四拜父、大哭慟、作望東賦。　以貧爲養老計、學醫。

丁酉、二十三歲。

見七家兵書、悅之、遂學兵法、究戰守機宜。嘗徹夜不寐、

技擊亦學焉。源按、宋儒不知兵、以横渠之才、一講兵法、即爲范公所斥。其屈于遼夏、辱于金元、不亦宜乎。先生初學未幾、即學兵法、此所以遠邁宋儒、直追三代繼世之學也。

戊戌、二十四歲。

始開家塾、訓子弟。王之佐、彭好古、朱體三從遊。　名其齋曰思古、自號思古人。謂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與井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田賦、陣法、作王道論、後更名存治編。　好古父通號雪翁、以往來孫徵君、刁文孝開幽、時作道學語。先生問之、乃出薛文清、王文成、蔡文莊摘要及陸王要語、復言孫、刁行蹟。先生淡喜陸王、手抄要

語一册。漸爲人治疾。

已亥、二十五歲。

三月初六日、將之易州歲試、生子、名之曰赴考。抵易、訪王五修于山廠、訂交。五修名之徵、保定新安人、孫徵君高足。安貧志道、自號尋樂子。作大盒歌畧曰、盒誠大兮誠大盒、大盒中兮生意多。此中釀成盤古味、此中翻爲叔季波。與亡多少藏盒内、高山拍掌士幾何。此處就有開匣劍、出脫匣外我婆娑。小盒歌畧曰、盒誠小兮盒誠小、小盒生意亦不少。箇中錦繡萬年衣、就裏佳餚千古飽。如何捧定無失却、如持盈、御朽索[1]。忽而千里向誰覓、返而求之惟孔老。識得孔叟便是吾、更何乾坤不

熙䲭。嗚呼，夫不知哭，得乃知笑。

庚子，二十六歲。

得性理大全觀之，知周程張朱學旨，毅然以道自任，期于主敬存誠。雖躬稼胼胝，必乘閒靜坐，人羣譏笑之，不恤也。一日，朱翁怒不食，三請不語，大懼，碎席待罪，又祗請，呵曰，汝棄身家耶。葢聞人議先生不應秋試也。謝曰，即赴科考。遂入京，寓白塔寺橄園。有僧無退者，大言曰，念經化緣僧，猶汝教免站當財秀才。參禪悟道僧，猶汝教中舉會試秀才。先生曰，不然，吾教中中舉會試秀才，正是汝教念經化緣和尚，吾教自有存心養性秀才。僧又侈誇佛道，先生曰，只一件不好。僧問之，曰，可恨

不許有一婦人。僧驚曰、有一婦人更講何道。先生曰、無一婦人、更講何道。當日釋迦之父有一婦人生釋迦、才有汝教。無退之父有一婦人生無退、今日才與我有此一講。若釋迦父與無退父無一婦人、並釋迦、無退無之矣、今世又烏得佛教、白塔寺上又焉得此一講乎。僧默然頷首。踰日復來、先生迎謂之曰、無退叅禪悟道、連日何輕出禪關也。曰、僧之剃髮師即生父、母、叅禪師即受業師。今憫衆寺和尚、某剃髮師也、將歸西矣、貧無葬力、募救事耳。先生曰、吾知汝不募緣久矣、今乃爲即生父母破戒、非即孝親之意乎。曰、然。僧紹與人、因詰之曰、紹與有父母否。曰、無。有墓否。曰、有。孰拜掃乎。曰、有兄。先生

曰、即生父母尚多一即字、遂破戒以盡孝、真父母宜何如。乃舍其墓于數千里外而不省、舍汝兄于數千里外而不第、此際不當一思歟。僧俯首泣下、長歎曰：至此柰何。曰：來晚也。足下年方富、返而孝亲、何難。先生行役、亢退、南歸。　設教于西五夫村、徐之琇等從遊。

辛丑、二十七歲。

先生晝勤農圃、夜觀書史、至夜分不忍舍、又懼勞傷、二念交爭久之、嘗先吹燭乃釋卷。　祁州刁非有以母壽托彭壺翁求詩、先生因兩書問學、俱有答書。入祁拜謁、得其所輯斯文正統、歸、立道統龕、正位伏羲至周、孔、配位顔、曾、思、孟、周、程、程、張、邵、朱、外及先賢虞龔。　非有名

包、祁州人、舉天啓丁卯鄉試。嘗曰、作時文不作古文者、文不文。作時人不作古人者、人不人。甲申聞變、設烈皇帝主于所居之順積樓、斬衰朝夕哭臨。聞命教趣、七書駈之、幾及難。遂不仕、孝弟研程朱學。蔚州魏敏果公象樞甚重之、月送日記求正。所居立益友會、朔望拜。及卒、江南高彙旃等公呈當道、入主東林道南祠、五公山人私謚曰文孝。

壬寅、二十八歲。

時爲康熙元年、與郭敬公、汪魁楚等十五人結文社、立社儀。至日夙集、社長焚香、同拜孔子四起、分班、長東幼西、北上再拜、遂列坐。各據所聞勸善規過、或商質經史

說、乃詰題名文。先生嘗言敬公端恪、不面折過。蔭畢、嘗秘授一小封規失。敬公搆文好步思、先生或對衆有溢語、輒遙讀曰、願无伐善。先生洊投好、爲子赴考聘其次女。敬公名靖共、蕃庠生。　通州任熙宇聞先生名、寄書言、道不外飲食男女、應事接物之間、惟在變化氣質、力行不倦。先生答書云、君抱蕭曹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以其長刀筆也。熙宇又書至、曰、凡學人失貲、即已身離道。僕之駑下、輕誣以蕭曹、即道丈須臾之離道。先生展書、赧然感佩、每向人道之。後復書至、規先生進銳恐滋退速。

癸卯、二十九歲。

朱翁及側室楊子見與先生日有間言。先生不知其父非朱氏子、第以爲翁溺少子耳。奉翁命、與朱媼劉別居東舍、盡以前王瀆村民田讓晃。劉病劇、先生禱神求假壽、跪伏踰什、忽聞空中聲若大鼓者六、病頓瘉。日之西禽、事翁媼謹。　作文社規勉會友共力聖道。　作求源、歌示門人、畧曰、六經註腳陸非誇、只須一點是吾家。廿史作餘經作嫁、誠敎桔槔勿問歇。去層沙壤又層泥、滾滾源頭便在茲。溉田萬頃均沾足、滌盪汚塵如洗危。小子勿驚言太遠、試爲關塞負一番。辛未年後、先生追錄之、識曰、此與大小盒歌乃予參雜于朱陸時所作也。幾許虛憍、幾許幻妄、周程所謂孔顏樂處、陸王所謂先立

其大致良知、與釋氏之洞照萬象、自謂極樂世界者、想皆以此也。一一追憶之、堪羞堪恨、使當日而即死也、豈不爲兩間妄誕之鬼哉。堯舜周孔自有正途、錄之以爲同病者醒。而彼三途者、亦不得以此誤人矣。　聞王法乾焚帖括讀經、投佛像于井、居必衣冠、率家衆朔望拜祖祠父母、相其生母拜嫡母、人曰癲。先生曰、士皆如此癲、儒道幸矣。馳書獎之。後又聞法乾自稱眞武化身、曰、此則无輔而癲矣。乃先遣信、十二月、齋戒三日、廿六日往拜之。　王子法乾名養粹、蠡之北泗人。少狂放、十六歲入定州衛庠、嘗以文事從先孝慤于會、孝慤語以道、泣年十九、奮然曰、不作聖、非人也。遂取所讀八股焚之、誦

五經、依朱文公家禮行禮。先生聞之、納交爲日記、十日一會考功過。及後先生悟周孔正學、王子終守程朱、後亦移其說曰、程朱固一家學問耳。每會二人規過辨學、聲色脅厲、如臨子弟、少頃、和敬依然。大約先生規王子膚曠、而王子規先生以流雜霸也。初、王子志聖學、力于行習禮、習射、習舞。退食、輒令門人站班、高聲歌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子竦起拱聽、乃退。已、遭妻子喪、心顏冷、困瞀南華、至謂孔學亦佳、有益于中人。先生力攻之、數年乃出。生平以明理爲學、自慊爲驗、于非道事、非道人收視靜坐、不屑一盼也。或盜其柴、曰、吾欲周之、非渠盜也。糧被竊、人以告、曰、不我竊、當誰竊者。遭

輟絶炊、忻然曰、今乃得貧之益也。嚮家人不欺、此皆力操作矣。一②　死、日、吾每念命蹇、牛或斃、天乃覺驟而不斃牛、幸也。其善處拂逆類如此。

甲辰、三十歲。

正月四日、王法乾來答拜、約十日一會。會日焚香拜孔子四、乃主東客西再拜。主人正客座、客一拱、主人下、同客揖。客爲主人亦然。乃就坐、質學行、勸善規過。三月、與王法乾爲日記、先生序之曰、月之十七日、法乾王子謂予曰、適者易言、意日記所言、是非多少、相見質之下、則不得易且多矣。予曰、豈惟言哉、心之所思、身之所行、但逐日逐時記之、心自不得一時放、身自不得一時閒。會日

彼此交質、功可以勉、過可以懲。王子喜、于是爲日記。

四月、行家禮。朔望謁祖拜先祠四、拜祖父母四、東向拜父四。元旦、冬至則六拜、拜先聖孔子四、拜炎帝、黃帝四。以行醫也。日寅起、掃先聖室、揖。掃祖室、祖母堂、昏定晨省、揖。出告反面、揖。經宿再拜、五日以往四拜。院亦自掃、有事、乃以僕代。躬耕耨、灌園、鋤蔬、暇則靜坐。五月、定每日躬掃室、令妻掃院、晨昏安祖枕衾、取送溺器。冬炙衣、夏扇。進祖食必親、必敬。妻供祖母枕衾、飲食、終日不去衣冠。讀書必端坐、如古人面命。朔望前一日齋戒、勉力寡欲。驗③十五日、起居、行禮畢、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覺和適、修齊治平都在這裏。源按、宋儒靜坐、與

二氏何殊。先生當日原遵此學、後乃能脫去窠臼、直追孔孟正傳、豈不愚哉。　柳下坐記曰、思古人。引僕捺騌、披棉褐、馱麥里左、僕探。獨坐柳下、仰目青天、和風令然、白雲聚散、朗吟程子雲淡風輕之句、不覺心泰神怡。覆空載厚、若天地與我外更無一物事。微閉眸觀之、濃葉蔽日、如絲羅裹寶珠、精光隱露。蒼蠅繞飛、聞其聲不見其形、如聆虞廷聽九部奏也。胸中空焉洞焉、莫可狀喻。孔子疏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知作何心景、今日或庶幾矣。所愧學力未純、一息不敬、即一息不仁、一息不仁、即一息不如聖、不如天。以當前即是者、如隔萬重矣。吾心本體、豈易見也哉。雖然、亦可謂時至焉矣。一時之

天與一日、一月、一歲之天有以異乎。齋克復之功、如天之於穆不已、豈不常如此時哉。辛未後自錄而識之曰、暑月衼絺馱麥、貧且勞矣、猶能自娛、不謂之節損大徵長不可、然卽生許多妄想、爲如許大言。嘗論宋儒之學如吹猪膀胱、以眇小爲虛大。追錄之、自懲自勉。迨堪以爲此禪悅也、而宋儒誤以爲吾心之仁體、聖學之誠敬、所謂主一無適、灑落誠明者、皆此也。是指鹿爲馬矣。存養遂岐于異端矣、豈祗虛大哉。　約王法乾訪孫徵君、以事不果。徵君名奇逢、號鍾元、容城人。成童卽交定興鹿忠節公善繼、道義氣節共淬磨。十七歲舉鄉試、居憂、廬于墓。時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爲魏璫所陷下獄、徵

君與鹿忠節公父正、張果中藏匿其子弟、醵金謀完擬贓，時稱三烈士。鼎革後，移居輝縣之夏峯。鹿忠節公與徵君講學，宗姚江，及後徵君過東昌，訪張司空鳳翔，鳳翔主晦庵，徵君遂著論調和朱王。而接人樂易，道量甚廣，兼以氣誼鼓舞天下，故從遊者甚衆。明清間，徵聘者累次，皆不就，天下稱之曰孫徵君云。

六月，與王法乾纂灑掃應對進退儀注，作句詩舞節。按，句詩舞節，塨從學時先生以儀節未備，亡其稾。塨後輯句歌舞儀，具小學稽業。

時往隨東村看嫁母，夜聞風雷必起坐，食必祭。

閏六月朔望，偕妻行禮。已而夫妻行禮，身南面起拜再，妻北面不起拜四。

八月九日，欲覩非禮，忽醒，

遂止。往耕田，行甚敬。日雞鳴夙興。二十二日，妻不敬，愧無刑于之道，自罰跪。朱媼命起，妻亦悔過，乃起。自勘過，易怒多言。九月三日晚，坐側，覺即正坐。又躧履行，覺即斂。定日功，若遇事寧缺讀書，勿缺靜坐與抄家禮。蓋靜坐爲存養之要，家禮爲躬行之急也。朱翁疾，禱于醫神先祠。自此時病，藥餌服食，竭力將以敬。同王法乾訪五公山人問學。五公山人，王姓，諱餘佑，字介祺，保定新城人，父行昆弟皆宦于明。少有才畧，長念明季多故，乃讀孫吳書，散萬金產結士。甲申，闖寇據京師，遂從父延善及從兄餘厚、兄餘恪、弟餘嚴，雄縣馬于等起兵討賊，破雄縣、新城、容城，誅其僞官。已而賊

敗、清師入衆散、隱居五公山雙峯。每登嵓頂、慷慨悲歌、數④行下。益讀書、尤邃于韜、鈐、書集廿一史兵略、爲此書十卷、曰兵行先知所向、曰兵進必有奇道、曰遇敵以決戰爲先、曰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必于要害、曰據守必審形勝、曰立制在有規模、曰兵聚必資屯田、曰克敵在無欲速。又著通鑑獨覽。工詩字、豪氣清風、見者傾倒。入蠡城晤張鵬舉文升、與論通鑑、勉以實修于內、勿尚發露。丙子歸寧、返途失銀花、問曰、反面禮行否。朱媼云、失銀花不懌、何行。曰、失銀花小事、違曆禮大、得失當何如。命行之。書范益謙七不言及正蒙數語于記領、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

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媒戲嫚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正蒙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思省察、操存、交濟為功。近講操存、不講省察、故多過。○十一月四日、馱棉之五夫市、騎至朱祖墓、恐下不能上、不下心則不安。下、步至五夫、乃知凡事心安勝于身安。○十三日、子赴考、痘殤、慟甚、猶强慰祖母及妻。查禮、不及下殤者、以日易月。服十二日、素衣冠、草纓、麻屦、常功俱廢、惟事親儀不廢。○十四日、莫告以哀、畧曰、自汝之稍有知也、不習人不與羣見聞。吾表弟三靚將與兄鬪、靚引身、無然、恐長

者嗔。自汝能執著也、遇我之貧、蔬精者、麪白者以奉祖祖母、我夫妻食其粗黑。汝孩赤、嘗同老食、汝每推取粗黑、祖母强以分、輒辭曰、奶老矣、嘗食此。自爾能舉止記憶也、每晨午飯後至我前、正面肅揖、側立、誦名數歌三遍、認字三四句、乃與我擊掌唱和歌三終、又肅揖、始退。汝所欲爲者、是吾即止。所不願爲者、順吾即起。入人之家、玩好不取、餅果之賜辭而不受。遭吾不德、與叔異產、少汝者寸草知私、汝無分毫爲吾累。未病一二日、猶同三祝行禮于祖、又至東院拜祖母、且笑三祝不揖而叩、傍鞠躬伏與以示之。爾以六載之身、于曾祖父母稱孝孫、于父母稱順子。嗚呼慟哉。二十五日、復常功。　往北

泗、會塗風寒射面、側跨驢上、忽醒曰、豈可因寒邪其身哉。正之。 以明歲元旦祭先聖先師。二十一日戒、廿八日齋。朱媪李先生丙子亦致齋三日。

乙巳、三十一歲。

元日、書一歲常儀功于日記首。常儀常功逐年酌定、詳後。又書日記額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月朔日書云、操存、涵養、省察、務相濟如環。遷善改過、必剛而速、勿片刻躊躇。 二月九日、訪璨父問學。先生淡慕先君子、此後入蠡城、嘗謁先子。先子返鄉、曹家蕞途去先生居伊邇、不往報也。先生同王法乾邀先子入會、先子不往、復法乾書曰、有道之士、文章皆秋實、浮狂之士、道德亦

春準。今足下與易直先生在來時字。結道義交、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愚知學問將大進矣、氣質將大變矣。其浮者其將渾融乎、矯强者其將自然乎、圭角者其將沉潛乎。愚于二賢之好學、因而思顏子之好學、何其當時後世莫冇及也、所以異于人者何哉。子曰、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回也如愚。或其所難及者、即在如愚乎。曰、如愚不惟不見圭角、亦聰明睿知之毫不露也。即實學之會于、追而思之、亦惟日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會子之得于顏子淺哉。承邀入會、則愚不能、一居家多故、二騎乘不便、三質腐學淺、無能爲役、謹辭。

又復先生問學書曰、承下詢、無可言、必妄言之。當涵養

沉潛、煉至如愚光景，則英姿不露、浮俗全銷。至此效孔子之無言可、罕言可、即終日言、有何不可。故孔子于時然後言、不輕爲公叔文子、信也。至涵養之功、務以誠篤而已。又復書、畧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或易直至寒家、不能相候、或當往貴府、不克必往。此中有情理可諒也。祈如君子之汪汪。源按、李先生諱明性、字洞初、號晦夫、蠡縣人、明季諸生。事親孝、日雞鳴、趨堂下四拜、然後升堂問安。親日五六食、必手進。疾侍湯藥、潔擁厠牏。夜聞輾轉、或竊噫咳、則問聽苦若何、思何飲食。如此三月如一日。妻馬氏亦篤孝、相之無違。親歿毀瘠、遵古禮、三年率兄如父。兄嘗怒而詈、舉履提其面、則惶恐柔色以請曰、

弟非也、兄胡爲爾氣、得無損乎。時年六十七矣。初崇禎末、天下大亂、先生方弱冠、與鄉人習射禦賊。挾利刃、大弓、長箭、騎生馬疾馳、同輩無敵者。甲申變後、闇然斂嚮、足迹不履市闕。念聖學以敬爲要、顏其堂曰主一、慎獨功甚密。祭必齊、盛暑衣冠必整、力行古禮。讀書之背火、則然條香映而讀。晚年益好射、時時率弟子偕侯比耦、目光箕張審固、無虛發。元旦設弧矢神位、懸弓矢于傍、酎酒祀之、曰、文武缺一、豈道乎。顏先生嘗謂生平父事者五人、刁文孝、張石卿、王五公、張公儀與先生也。及卒、率同人私謚之曰孝愍先生。　作婦人常訓三章。　儲田即存心于擴步。　夢自矢曰、臨財勿忘義、見義生可

輕。一日耘、蒜下雜蒿萓、工細繁、欲已。思嘗言學耐煩、豈可任已便乎。遂耘至半、靜坐息片時、耘終畦。　王法乾將赴眞定、先生贈之言曰、千萬人中須知有已、中正自持。千萬人中不見有已、和平與物。又云、艮嘗往、祁常思、如與賢弟對、則少過。大凡人每如諍友在前、可無大失。又曰、人有一分意必未化、即不能保不爲伯鯀。有一分財色心未去、即不能保不爲桀紂。有一分怨君父心、即不能保不爲亂臣賊子。　會友李貞吉遠先君子候言、及半止。先生詰曰、不會言圭角太露乎。貞吉笑曰、言君能直規友、惜少一人直之。先生因乞言郭薇公、徐藍生規代善。　思人不論過惡大小、祇不認不是、即終身

眞小人、更無變換。一日聞客至、行急、心亦忙、忽思急行耳、心何必忙、乃急步而緩心。王法乾批日記曰、淸剛所長也、似涉粗暴。言語明盡所長也、似少簡約。先生深納之。五月、增常儀事親必柔聲下氣。六月、赴試易州。過朔望、望拜朱翁媼。七月、訪張石卿問學。石卿曰、敬者德之聚、所聚者何德。誠者自成、所成者何事。仁而已。仁須肫肫、屯、肉象也、厚之至也。石卿名羅喆、保定府淸苑人、甲申城守死難吏部主事張羅彥之弟也。于時棄諸生講學、以仁爲主。對乞丐如賓。貧甚、非賢友之周不受也。一侄婦改醮、聘金皆入其母家、或尤其過廉、曰、吾何忍食亡侄之婦乎。卒後、魏一鰲、蓮陸並劉靜修

等五賢祠，祔食焉。王介祺來談經濟。一自勘爲學，調埋性情甚難，定每靜坐，以十四事自省，心無妄思歟，口無妄言歟，耳無妄聽歟，目無妄視歟，足無妄走歟，坐如尸歟，立如齊歟，事親愛而敬歟，居家和而有禮歟，啓蒙嚴而寬歟，與人平而正歟，對妻子如嚴賓歟，讀書如對聖賢歟，寫字端正歟。與王法乾言，六藝惟樂無傳，御非急用，禮樂書數宜學。若但窮經明理，恐成無用學究。塨按，此時正學已露端倪矣，蓋天啓之也。始教内子讀書。思敬則一身之氣皆上升。聖人以禮治天下，合乾坤共作一敬，自然淑氣上騰，位育可奏，其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歟。集曾子言行。有所感，思父悲愴。一思

所爲既已離俗、居以薄木猶可容世、而浮躁矜厲始于絕物、終于殺身、可不畏哉。乃擬勿輕與人論理、勿輕責人過、非有志者勿與言學、勿露已長。十一月、聘先君子。先子言冬日可愛者再、先生曰、教我矣。十二月、往見石卿。石卿言性皆善、而有偏全厚薄不同、故曰相近。義理即寓于氣質、不可從宋儒分爲二。又言天者理而已、是涵語無極、非是。訪呂文輔。文輔言、四書朱註有支離者。先生時宗程朱、皆不然之。問文輔天文。文輔名中、清苑人、習天文、六壬數、講經濟。

丙午、三十二歲。

正月、定行見墓則式、見災異、民變則式。式者、騎據鞍而

起、在車憑箱而起。　思日記纖過不遺、始爲不自欺。雖閒室有疾、不可記者、亦必書隱過二字。至喜怒哀樂驗吾心者、尤不可遺。　二月、王法乾謂曰、李晦夫先生言、吾子欠涵養、且偏僻、恐類王荆公。先生曰、某嘗謂如有用我者、可諫議、參謀、而不可以宰政、總師。亦自知耳。朱媪耳聾、先生歎曰、人子不早自盡至此、雖欲柔聲下氣、豈可得乎。　定日記、每時勘心純在則〇、純不在則×、在差勝則⊖中白多黑少、不在差多則黑多白少、相當則黑白均。　三月、看紀効新書。　四月、思學者自欺之患、在于以能言者爲已得。　勘靜坐心有所馳、目便勁閩、忽忘則又睜開、必是主一無適、睫毛間乃得不即

不離之妙。埰拔、以此爲主一無適、乃外氏之莊敬內誠矣。爲先儒誤乃爾、不謂一轉而即悟也。　五月、益日功、以訒言爲要。　七月、侍朱翁坐交股、覺即開之。　入京秋試、拜壽遼東人、求傳壽父報帖。　八月、凡遠友書必下拜、接友書必拜乃展。　十一月、思孔孟之道不以禮樂、不能化導萬世。　十二月、思吾身不修、受病莫過于口。吾心不正、受病莫甚于慾。　除久、寫先儒主、稱周濂溪爲先聖埰拔、先生亦嘗稱朱子爲聖人、即宗信之、亦何至是。蓋先生性篤摯銳往、故早年見似而以爲真也。

丁未、三十三歲。

年儀增過祖墓經時四拜、月再拜、旬揖望墓式。　先生

以先君子不答、拜稍疎。二月朔日日、此非所以親賢也。役人城謁先子。先子言行古禮必以誠先生約翌日再會。及次辰至、則以事出矣。見先子日記有易直立朝、必蹈矯激之僻、先生竦然。觀先子學規、又擱先子骨力勁特、爲學惟日不足及年高習射事、歎息而去。　曰、王介祺春風和氣、李晦夫闇然恂恂、吾羨之、不能之。即見賢不能齊、不善不能改、柔莫甚焉。雖有猛厲方强、是暴也、非剛也。　二十四、新興村延往設教、石鷟、石鸞孫秉彝、齊觀光、賀碩德、張濱、李仁美、王恭已、宋希廉、李含美、石繼搏從遊。立學規、每晨謁先聖孔子、揖出告反面、揖揖師、不答。朔望率拜先聖、揖師、師西面答揖。節令拜師、師

答其半。朔望令諸生東西相向揖，節令相向拜。　思得仁則富，行禮則貴，言多言賤，言少言貴。　四月，先君子有書至云，易直先事皆有卓見，吐時事之務。先生曰，謂我有卓見者，是規我好任己見也。謂我吐時務者，是規我輕談時事也。王法乾亦附書規以默以悠。先生書李晦翁、王法乾六字于筆筒，每坐一拱，敬對之。　養一朱族子，名之曰訒言。　先生每外出，遇朔望，內子必望肅拜四先生，遙答之。　九月，先生辭新興館歸。　十一月，旗人賈士珩從遊。　辯性善、理氣一致，宋儒之論不及孟子。

戊申，三十四歲。

二月十四日、朱媪病卒。先生擬以爲父出亡、宜代之承重三年服也。三日不食、朝夕奠、午上食必哭盡哀、餘哭無時、不從俗用鼓吹、慟甚、鼻血與淚俱下。不令僧道來弔者、焚疏四日、斂入棺。易古禮朝一溢米、夕一溢米爲三日一溢米。薦新如朝奠。朱翁力命廿四日塟、乃具槨朝祖、祖奠及墓觸棺、號咷悶絕。既塟、王法乾吼曰、宜奉主歸室堂、爲孝何得爾。乃返、行三虞禮。廢業、惟讀喪祭禮、不廢農醫、以非此則養祭俱無也。三月行朔望奠、後以禮士惟朔奠、乃望日會哭不奠。四月六日、修倚廬于殯宮外、大門內、寢苫枕塊三月、晝夜不脫衰經、思齊衰不以塟坐、曰近過矣。自此疲甚、寧卧坐勿倚。五月十五

日、行卒哭禮。已後惟朝夕哭、其間哀至、不哭而泣。寢地傷濕、四肢生小瘡、朱翁命造地炕。六月三日夜、始解衰經、素冠、著常衣服。七月、病。八月十四日、聞妻病、遂問之。十月一日、責訶言以其詐傳祖不用辰儀致誤也。時朱翁日必六食、卯一、辰一、巳一、午一、申一、昏黑一。先生以祖母恩淺、且慟父出亡、不能歸與斂葬、故過哀、病殆。朱氏一老翁憐之、間語曰、嘻、爾哀毀死、徒死耳。汝祖母自幼不孕、安有爾父。爾父乃異姓乞養者。先生大詫、往問嫁母、信、乃減哀。時晃唆朱翁逐先生、先生乃請買居隨東村、翁許之。 先生居喪一遵朱子家禮、覺有違性情者、校以古禮、非是、著居喪別記。茲哀殺、思學、因悟周

公之六德、六行、六藝、孔子之四教、正學也。靜坐讀書、乃程朱陸王爲禪學俗學所浸淫、非正務也。源按、先生自此毅然以明行周孔之道爲己任、盡脫宋明諸儒習襲、而從事于全體大用之學、非二千年學術氣運一大關乎。 十一月十一日夜、夢紬一秀才主于文廟、訂言用火香點之、一老婦隨後。寤而思曰、子點主、非死兆乎。養子拈香、非終無後乎。然主婦已老、則死期尚遠也。惟學程日退、爲得入孔廟乎、或後有妄傳妄信者乎、愧矣。因知所居喪不同。又王法乾主古禮、父在爲母期、定十一月而練、期而除、仍心喪三年。 思厲言暴色加于人者不仁、致人加者亦如之。 十二月十五日、盛奠、隨祭

翁致祭几筵、以練告甚哀。去負版辟領、衰麻冠、仍繫衰練衣前。乃復外寢、枕布枕、解衣帶、止朝夕哭、惟朔望哭、若無時哭、則記。食菜果、仍非疾不御酒肉。

　曰、衰表心之衰痛也、衣之何

以名斬衰、齊衰。

己酉、三十五歲。

正月、著存性編、原孟子之言性善、排宋儒之言氣質不善。畫性圖九、言氣質清濁厚薄、萬有不同、總歸一善。至于惡、則後起之引蔽習染也。故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違。塨後并爲七圖。　覺思不如學、而學必以習、更思古齋

曰習齋。 戒講著多言、服膺王法乾語曰、口過纔發出、內力使已少。 二月、思宋儒不特斥氣質之性是染禪、見人輒言性天、即爲禪染。 十四日、行忌祭、大哭思父、益慟哭。 十五日、除服、祔主于朱氏祠。 朱參兩贈聯曰、譚天下事何得容易、做身上功還要安詳。 二十一日、遷居隨東、春祭、僑、晃辦而佐之。時先生雖知身非朱氏、而念翁媼撫養恩、又以翁性厲、未敢質言也。 與王法乾言書數功即治心功、精粗一貫。 自移居、每出無所告、反無所面、即悵然。晨謁後無所謁、輒悲楚、乃議立變生主。 始知齊禮飲酒不至醉、食肉不茹葷、向之不御酒肉、爲異端亂也。 時往劉村問朱翁安、朔望往行禮、

米麪踰月一送、酒錢日需物無缺。　三月、入郴州、以隻雞清酒哭奠刀文孝。　十一月、以祁度望拜父、妻辨答之。往劉村拜朱翁、奠朱媼。　嫁母貧時周問。　曰、天下小過、聖人必為提撕、恐陷于惡也。天下大壞、聖人必為包荒、恐絕于善也。故爾詩云、亟亟魯中叟、彌縫使其醇。

東平宋瑜從遊。　五月、入府哭奠張石卿、遂入幽弔王介祺父喪。會坎下田沛然及子經埏、界埏、遊雷溪而還。　六月二十九日戌時、書曰、兩時之收心、不敵一時之肆口。大自恨。　七月、學習數、自九九以及因乘歸除、漸學九章。　聞太倉陸桴亭自治教人以六藝為主。

八月、為王法乾書農政要務、耕耘收穫、辨土釀糞以及

區田水利、皆有謨畫。 思心如天之清、毫無遮蔽、如地之寧、一無震搖、豈不善乎。 思五福惟攸好德可自主、此一福不自享、眞無福人矣。六極惟憂惡可盡去、此二極不自遠、眞極禍人矣。 甲屋耕欲少直、平留之、不悅。思不獲利而怒人、與不與人利而致人怒、一也、即出錢與之、仍立一可受名、甲悅。 十月、學習冠禮。 冠禮、告祠堂、朔日、主人拜、告家祠卜上旬日、若庶子庶孫則以月之中旬。 戒賓、賓擇親友賢而有禮者一人爲之。前期三日、主人使子弟冠服奉莊啓詣其堂、再拜致辭曰、某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日加冠于其首、敬煩吾子教之。賓辭曰、某不嫻于禮、恐不能供事、以玷大禮、敢

辭。使者再懇、賓再辭。使者固懇、賓曰、某辭不獲命、敢不敬戒以俟。使者再拜而退、賓俱答拜。　宿賓、前期一日、使子弟奉主人帖宿賓、揖、致辭曰、某將以某日加冠于其子某、承吾子許以辱臨、敢宿。賓曰、承再命、敢不齋宿趨事。　陳設、用時制冠服三加、各具、以次加盛、設房中、桌上皆有覆、鞾帶、雜佩皆具。梳櫛、總盛匣中、酒饌畢品、盞箸、盤席、盥盤、巾架、氊八條、大門掛紅綵。　厥明、夙興、安置內外灑掃。房外近東向西布席、加氊、置花其後、移梳櫛匣于此。房西置筵南向、筵南北各一氊、筵上列備果。筵西有酒尊所、置蒂、盞、盤其上。堂中東布一氊、爲主位、西向。西布一氊、爲賓位、東向。稍後在賓左布一氊、爲

贊位。東之對贊者、儐立位也。西階下西壁置一桌、桉安三冠各盤、仍覆之。階下之東安盥盆、巾架、西向。西階之南少東布一席、南向爲冠者字位。稍南近西布一席、東向、爲賓答拜位。其衣帶鞾佩等存房中。各用司執一人、非嫡長子孫、仍冠位而醮。　賓至、賓自擇習禮者爲贊、至入更衣所、其門亦掛小紅綵、子弟迎候、一茶洗塵、更衣或路遠、畧用酒飯。執事者告備、子弟延賓立大門西、東向、贊在賓左。儐入揖、告賓至、請迎賓。主人出、立大門東西向、儐立主人右。儐贊唱揖、讓、再揖、再讓、三揖、三讓。賓入門、先左足、主人先右足。每門一揖一讓、及階、三揖三讓、唱同前。升堂、儐贊唱就位、賓主各就位。儐唱拜、賓

鞠躬、俯伏、興、再拜、平身。贊唱答拜同。儐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將冠者出房、南面立。贊降兩階、盥、洗、升、唱賓揖將冠者即席。將冠者就冠位、西向。儐唱、將冠者跪。贊跪其後、爲之梳櫛合紒。贊復位、唱、行始加冠禮。　詣盥洗所引賓降、勺水淨巾。儐亦引主人降階下、對賓立。盥畢、贊儐唱、復位。賓主一揖、讓、升、復位。儐唱、執事者進冠。贊唱、降階受冠。賓降階一等受冠、執之。贊唱、詣冠者前。賓正容徐詣冠者前。贊唱、祝冠。賓祝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贊唱、跪加冠。贊者佐整冠纓。畢、起。唱、興。復位。儐唱、冠者興。贊唱、賓揖冠者適房、易禮服韠帶。儐唱、冠者出房、南面立。贊唱、賓

揖冠者即席。儐唱、冠者跪。贊唱、行再加禮。　儐唱、執事者進再加冠。贊唱、降階受冠。賓降階二等受冠。贊唱、詣冠者前。執行如初加儀。贊唱、祝冠。賓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遐福。贊脫前冠、唱、跪加冠。佐整如初。唱、興、復位。儐唱、冠者興。贊唱、賓揖冠者適房、易職服。具雜佩、職服如其祖父。冠者出房如初。贊唱、行三加禮。　儐唱、執事者進職服冠。賓降沒階受冠。餘同再加。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餘同再加。贊唱、行醮禮。　賓揖冠者即醮位、詣醮席右、南向。儐唱、執事者酌酒。贊受之、授賓。唱、祝醮。賓北向祝曰、旨酒既

潔、嘉薦芬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冠者受爵置于席、儐唱、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復位東
向答拜亦再。儐唱、冠者席前祭酒。冠者升、取酒進席前、
南向。儐唱、啐祭酒。興、退就席末、啐酒、授執事者盞。興
席前謝賓、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賓答拜同。儐唱、拜贊
者。鞠躬、俯伏、興、者再。贊答拜同。平身、唱、賓字冠者。　詣
字位、引賓降自西階、冠者從之。儐引主人降自阼階下、
西向對賓。賓東向立、冠者在階東南面立。贊唱、祝字。賓
祝曰、禮儀既備、吉月令月、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
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曰、某甫。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
不夙夜祇奉。儐唱、謝字。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答拜如

之。平身、唱、禮畢。　主人延賓贊就次、使子弟席之而退、率冠者見于祠堂、冠者從拜。　拜父母四拜、見家諸父兄各如常儀、見宗親、鄉尊長皆使年長子弟引之。　主人出醴賓、向賓曰、某子加冠、賴吾子教之、敢謝。鞠躬、俯伏、興者再、賓答如之。謝贊者禮同。如儐非子弟亦謝之。凡親友預者、皆爲禮升坐、主人獻酒進饌。筵終、主人奉幣以盤進賓、賓受之、授從者。賓謝、主人答拜、如前儀。力能酬贊儐、皆奉幣謝、答禮同。送大門外、揖、俟上馬、歸賓俎。

十一月、著存學編、共四卷、大要謂學者士之事也、學爲明德親民也。周官取士以六德智、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婣、任、䘏。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孔門教人以

禮、樂、兵、農。心、意、身、世、一致加功、是爲正學、不當徒講。講亦學習道藝、有疑乃講之、不專講書。蓋讀書乃致知中一事、專爲之則浮。學靜坐則禪學。　定自力常功日習數、存理去慾、日記時、心在則○、不在則●、以黑白多少別在否分數。多一言則○、過五則⊗、忿一分則○、過五則⊗。中有×、邪妄也。　十二月、邑士民以先生居喪盡禮、將舉賢孝、先生自引不德、且曰、以親亡得名、良所深悼。力止之。　與邑諸生爲遊孔林會。　自驗無事時種種雜念、皆屬生平聞見言事境物、可見有生後皆因習作主。聖人無他治法、惟就其性情所自至、制爲禮樂、使之習乎善、以不失其性。不惟惡念不參、俗情亦不入。此

堯舜、三王所以盡人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　朱肖文從遊。

庚戌、三十六歲。

正月、學習書射及歌舞、演拳法。　謄存學編、曰存學將以明學、而書多潦草、卽身謗之一端。古云、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今抑程朱而明孔道、倘所學不力、何以辭程朱之鬼責哉。　二月、與孫徵君書論學、畧曰、某思宋儒發明氣質之性、似不及孟子之言性善最眞。將天生作聖全體、因習染而惡者反歸之氣質、不使人去其本無、而使人憎其本有、晦聖賢踐形盡性之旨。又思周孔教人以禮、樂、射、御、書、數、故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故

日、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故諸賢某長治賦、某禮樂、某足民。至于性天、則以其高遠、不變等而得聞也。近言學者心性之外無餘說、靜敬之外無餘功、與孔門若不相似。然僕妄著存性、存學二編、望先生一辨之、以復孔門之舊、斯道斯世幸甚。　有聘作館師者、以方解正學、恐致時文費功、辭之。口占曰、千年絕業往追尋、才把工夫認較眞。吾好且須從學習、光陰莫賣與他人。　劉煥章、齊泰階來訪。煥章名崇文、蠡人、崇禎已卯舉于鄉、後任荊州興山縣、以殘據不得之任、巡撫委署襄陽宜城縣事。及解組、戴巾布袍、恬如也。母性嚴、晨昏朔望拜侍惟謹。五旬後、母怒輒跪受責、曲意務得歡心。聞先生學志

年爵來拜。入會、力滌夙習、立日記、以聖賢相規勉者幾二十年、至卒不懈。身頎直、容莊而和、見人謙抑、善譚論、七十五歲、無疾而逝、門弟子甚衆。恭階名治平、荊州人。性通豪、官至都司。訪先生問禮。　遂哭奠任熙宇。　定州某聘爲館師、甲价、先生辭曰、家有子務、以質宅累之、不得往。价曰、還所假。曰、義不得也。价曰、聘儀甚厚。曰、以義不以利。　閏二月、迎朱翁養于蠡東、復事祖常儀、同寢。嘗夜出溺、朱翁曰、披吾裘、不褌可。對曰、出門如見大賓、脫披裘不褌、敢見大賓乎。孫夜出必衣冠、具也。曰、溺室中如何。對曰、不敢露體。　先生時知父爲博野顏氏、而不得其鄉。乃往博野訪之。有王翁者、爲先生父居間

過嗣于朱氏者也。訪之王莊，亡矣，其子在，問之悉，導之北楊村一巷，皆顏姓，果其父鄉也。祖母張氏尚存，八十矣。先生悲喜淚零，族衆歡留，次日乃返。劉煥章謂先生曰，朱翁撫育恩不可負，年追旦夕，俟其終歸宗，情理乃合。先生然之。　見王法乾日記曰，婦人性陰，可束而不可順。是之。　語法乾曰，我輩多病，皆不務實學所致。古人之學用身體氣力，今日只用心與目口，耗神脆體，傷在我之元氣，滋六氣之浸乘，烏得不病。　思後儒每以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自多。不知人子原是父母血氣所生，但不毀傷點污，便可髣髴父母形體，然必繼志述事，克家幹蠱，乃爲肖子耳。　三月朔日，始不往謁朱氏

家祠、朱翁祭拜仍隨之。 馬過樂從遊、能規先生過、先生欣然謝之曰、吾之于人、雖良友、非責吾善、其交不深。雖嫌隙、但責吾善、其憾卽釋。 出弔歸、過友人、留酒食、辭以弔、友曰、非弔處也。先生曰、昔固然也。後讀禮記曰、弔喪之日、不飲酒、食肉、豈特弔處哉。然先生自謂此禮凡三斷而後能行。初未決也、斷之自弔柏氏始、移處猶飲食也。終日自讀禮始、歸家晩、夜猶飲食也。旣思曰戒而夜違之、僞也、又一斷也。 思世人儘有聰明慈惠、而交人無善道、應事無成法者、亦有內外善交而德性不修、禮樂不明者、又有嫺習技藝而邦家多怨、秉彝不可問者、乃知周禮之三物、缺一不可也。 五月、著會典大

政説、摘大明會典可法可革者標目于册。　罷道統龕所祀炎帝、黄帝、唐帝、虞帝、殷西伯主不祀、專祀孔子。以劉煥章言、士不得祀帝王也。　行端午禮、以内子病、令免、曰、佳節忍見相公獨爲禮乎。勉起行之。先生曰、能自强矣。　王法乾如元氏、先生有憂色。内子問之、曰、良友遠離、恐自倒塌耳。曰、無慮外無强輔、妾當努力相規、勿郎于邪。先生喜曰、果如此、雖古賢女何以過焉。　家人私假人器、讓之、曰、小事。曰、小事亦不可私。　齊泰階曰、天下之元氣在五倫。先生曰、元氣虚矣、何以壯之、六藝所以壯之也。如父慈子孝、豈托空言、自有父子之禮、四倫皆然、故禮序此五倫者也、樂和此五倫者也、射御書

數濟此五倫者也。舍是而言倫常，即爲空虛，即爲支離。七月，朱翁子晃唆翁百計凌虐先生，一日謀殺之，先生踰垣逃，憂甚，旋自寬，益小心就養。十月二十九日，立父生主，刺指血和墨書牌，出告反面，晨參朔望行禮，一如在堂，但不敢獻酒食，恐類奠祭也。十一月，常儀增過祠則下，遙祠不下，不知者式之，所憫所敬皆式。定不答弟子拜，遵明典也。訪王介祺于河間。介祺出所著此書及通鑑獨觀示先生。思巳近墨，王法乾近楊，宜返于中。十二月，以貧斷自新歲禮節再減，虛門面再落，身家勤苦事再加。此即素貧賤，行乎貧賤。自古無袖手書齋，不謀身家，以聽天命之聖賢也。解乾卦

九三爻辭、舊解終日乾乾、夕惕若爲晝夜惕厲、未晰也。終日乾乾、乃終日加力習行、子臣弟友、禮樂兵農、汲汲皇皇、一刻繫于一刻、至久無可作事、則心中提撕警覺、不自息息、觀下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可見。 以王法乾言、立五祀主、春夏季夏秋冬分祀之。

辛亥、三十七歲。

正月、增常儀齊戒禮。戒食肉不茹葷、飲酒不過三盞、不入內、不與穢惡、不弔喪、不問疾、不刑怒。齊、遷坐、變食、沐浴、著明衣、不會客、不主醫方、專思神。小祭一日、時祭三日、大祭七日戒、三日齊。凡食必祭、祭必齊如也、惟餕餘不祭。 內子言隱過不可記、先生曰、惡是僞也、何如不

為記。且卿欲諱吾過、不如精吾無過。夫凡過皆記、雖盈冊無妨、終有改日也。若不錄、即百過盡鎖、更愧以終無改機也。　之楊村、拜祖母、叔母及族尊長。　劉煥章評先生日記規以靜穆、先生服之。　二月、之楊村、謁族長、致清明祭。　止孔子神位前出告反面禮以事、擬儀非所以事神也。　謂王法乾曰、甲辰、乙巳功課頗可對、妻夫婦三月一榻、身未嘗比、不意後反退也。猶約自新。

學習士相見禮、祭禮。　士相見禮、來見者使介通姓名于主人、主人使辭曰、吾子辱顧、不敢當也。請辭旋驅、卜日往見賓、固請、擯入告曰、賓至、請迎賓。賓立大門之西、東面、介在其後、稍北立。主人出、出立大門之東、西面。揖

在主人後、稍北立。贊揖賓介、贊答揖。擯介贊讓、再揖、面
讓、三揖、三讓。賓入門、先左足、主人先右足。每門讓、一揖。
及階、擯介贊三揖三讓。介前、賓先左、主人先右同前。每
階聚足登堂、儐介贊就位。擯贊拜賓、介贊答拜。若賓敬
主人、則介贊拜主人、擯贊答拜、鞠躬、俯伏、興者再、平身。
擯贊安座、展坐、賓拱揖。擯贊獻爵、賓拱揖。擯贊獻箸、賓
拱揖。主人降、並揖。介贊爲主人同、並揖畢。擯介贊即席、
乃拱讓就坐。若非食宴、去獻酒、獻箸。　祭禮、副通唱、執
事者各司其事、排班。班齊、分獻官就位、獻官就位、瘞毛
血。通贊唱、迎神。鞠躬、俯伏、興。俯伏、興。俯伏、興。俯伏、興。平
身。獻帛行初獻禮、引贊唱、詣盥洗所。勺水淨巾。詣酒尊

所。司尊者舉幂酌酒、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祭他神隨宜。跪獻帛。初獻爵、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跪讀祝文。副引跪獻官之左、讀祝畢、引贊唱、俯伏、興、平身、復位。凡引贊神前唱、俯伏、興。通贊贊、贊陪祭者俱同。通唱行亞獻禮、儀注同初獻、但無獻帛不讀祝。通唱、行終獻禮、儀注同亞獻。平身後、引唱點酒、請侑食位。主人立門左、引唱出戶、執事者皆出、闔門、若祭家祠。五祀主婦立門之右、引唱、初侑食、祝祝曰、請歆。再侑食、三侑食、並同。啓門然燭、通唱、飲福受胙。引唱、詣飲福位、跪飲福酒、受胙、俯伏、興、平身、復位。通唱、拜、興、同引。通唱、謝福胙、鞠躬俯伏、興、俯伏、興、平、身。徹饌送神、四拜、與迎神同。讀祝者捧祝、執帛者捧

帛、各詣燎所焚帛、焚祝文、望揖、副通唱禮畢。　從王法乾學琴、鼓歸去來辭、未就。後從張函白學客窗夜話、登瀛洲諸曲。　王法乾曰、宋儒、孝女也、非孝子也。先生曰、然明末死節之臣、閨中義婦耳。　四月、習恭。日日習之、即論語居處恭也。自驗身心氣象與學靜坐時天淵。　十二日寅、盥畢、把巾出室門。内子諫曰、君昏夜從無露首出、今何有此。先生即整冠曰、吾昏放矣。　十七日、思習禮一人亦可、乃起習周旋之儀。凡習禮以三爲節、轉行宅巷、必習折旋。　五月、張公儀遥贈顔生微論、乃達以書、摘存性、存學數篇相質。　習卜、偕邀行及朱翁終尋父資也。　七月、蠡縣教諭王心舉先生行儀、先生達

皆力辭、邑令單務嘉請見、不往。 補六藝、六府于開蒙三字書內端蒙識也。 十一月、定凡飲酒不過三爵、極歡倍之、過一盞必書。 赴幽皁會、以其饌豐減食。 先生與人騎行、馬逸、先生善御無失、其一墜、衆圍共言、明朝生員騎馬、必一二人控轡、近失其規。先生秘歎、不悔不慣乘、而悔不多控僕、士習爲何如哉。 張公儀約會于祁州刁宅論學、淩以存性、存學爲是。公儀、寧晉人、原名來鳳、中崇禎年鄉試魁、鼎革後易名起鴻、號河朔石史。逆闖屢徵、不起、特下僞勅、擢爲防禦使、怒罵不受僞守、執之、檻解北上、至保定、而李自成敗奔、監送者碎檻放歸、笑曰、幾追文文山揖矣、乃不及。 十二月十六日、

先生因會日王法乾僤學習六藝、只、古人以文會友、後世以友會話。譚論聲話也、紙筆畫話也、敬靜空想無聲未畫之話也。　三十日、立祖神主、用父稱曰顯考王莊顏翁諱發神主、側題孝子某奉祀。于其祭也、曰孝子某使冢孫元致薦。王莊翁娶張氏、于萬曆四十五年舉先生父、日者言難育、遂以天啓元年因宅主王翁過給蠡東朱氏爲子。至三年、復舉先生叔父愉如。家貧而尚禮、嚴内外、因賃居王莊以卒也、故以追號。是時、先生易名元。元、園同聲、先生念初生名園、父知之也。自此日記書朱翁媪稱恩祖、恩祖妣。

壬子、三十八歲。

二月、謂王法乾曰、人資性其庶人耶、則惟計周一身、受治于人。其君子耶、則宜明親兼盡、志爲大人。若兩俱不爲、而敢置身局外、取天地而侮弄之、取聖賢而玩戲之、此僕所惡于莊周爲人中妖者也。　哭奠師吳洞雲、助其塟。　三月、與陸桴亭書論學。桴亭名世儀、字道威、太倉人、隱居不仕。其學重六藝、言性善即在氣質、氣質之外無性、著思辨錄。先生喜其有同心也、致之書。畧曰、僕唐訓詁、魏晉清談、宋人修輯註解、猶訓詁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不可教、氣質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等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某爲此懼、著存性編、大旨明理氣一致、俱是

天命。人之氣質雖各有差等、而俱善惡者、乃由引蔽習染也。爲絲毫之惡、皆自玷其本體、極神聖之善、止自踐其形骸。著存學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大旨明道不在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期與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實習之、畢生不懈者。　聞七月、族堉貽蒸、食之、又食蔡米商瓜二條。先生平日非力不食、用識人紙半張、留錢三文。吳氏强食片瓜、曰、數載猶在胸中未化。至是曰、近思吾與斯人爲徒、若貽我以情、欸我以禮、不宜過峻以絕物也。　八月、吳奠彭朝彥。朝彥、劉村儒者也、狷介勤力、少有餘、即施人力爲善、先生敬而筵之。朝彥曰、生平非力不食人一盂。先生曰、

翁守高矣，然請大之。爲述如其道舜受堯天下事，朝彥猶辭。又述徐穉食茅季偉事，乃食。九月，先生以王法乾遭妻子凶變，遂就莊周南華而倚正學也，乃告以止會，自矢獨立不懼。十五日，祭孔子。自是停季秋致祭，祝文畧曰，夫子一身之仕止久遠，即天時也，纖披章甫，即水土也。府事行藝，即堯舜文武也。爲學爲教爲治，皆是也。迨以無能用者，不得已而周流，又大不得已而刪述。蘇、張學夫子之不得已，漢後以至宋明儒學夫子之大不得已，而俱舍其爲學、爲教、爲治之身，則非矣。元不自揣，妄期博文約禮，實由聖教，惟神相之，俾無顛躓，且佐帝牖民，多生先覺，聖道重光，元庶免罪戾焉。十月，

至楊村、叔父愉如自山西歸、拜聚。 十一月、王法乾來悔過、請復會、定仍以月之三、六日。 十二月、王法乾曰、兄遭人倫之窮、歷貧困之艱、而不頹、可謂能立矣。蓋是時先生盡以朱氏之産與兄、且代償其債百餘緡、而兄又欲奪其自置産、屢與變難也。 内子病、不服藥、曰、妾既不育、夫子有年、堅不置再醮、而處女又不輕爲人貳、不如妾死、使相公得一處女、猶勝于待絶也。先生曰、此有天焉、汝勿躁。遂之藥。 書孫徵君聯云、學未到家終是廢品、非足色總成浮。

癸丑、三十九歲。

正月朔、祭顯祖考、望祭恩祖妣、因限飲三盞、以齊戒欽

云、飲酒不至三盞。凡恩祖生日、父生日、巳生日、供祠。朔望儀、凡掃祠及恩祖室、自東而西、從容俟次、轉則西向尊而身自移、却掃至門除出。夏則先灑、每晨一次、非重故或疾痛未嘗廢。　塨人不用命、罰之、跪至二鼓、謝過、乃命起。　與人曰、窮苦至極、愈當清亮、以尋生機、不可徒爲所困。⑤　同會人如曲阜、過風、次日大風、吟云、谷風凜凜逆行人、纔日塵霾日倍昏。山左揚鞭遊孔墓、不堪回首望燕雲。二月三日、至曲阜、齋戒具牲。五日、祭孔子廟及墓、思聖人之道、若或臨之。九日、登泰山、賦詩云、志欲小天下、寧須登泰山。聊以寄吾意、身陟碧雲天。旋里、至楊村、過祖塋、下拜。入里門、下。出里門、乘。後爲常。

思吾身口及心何嘗有從容二字、須學之。　與王法乾習祭禮、法乾曰、勞矣、可令子弟習、觀之。先生不可、曰、所貴于學禮者、周旋跪拜、以養身心、徒觀何益。乃同習。　四月五日、朱翁卒、先生哭盡哀。是日三不食、次日辰始食。與王法乾議律、異姓不許過嗣、即同姓而其養父有子者許歸宗。今若以孫禮服期、是二本矣。可義服大功、既葬練、復內、復常食。若葬緩從俗、以五七日可也。越五日、以遭變中之變、不能朝夕會哭、定哀至北向跪哭。　先生本族叔父羽洙來呼歸宗、先生求俟畢葬終喪、羽洙又促之、先生曰、塋秋以爲期、倘踰時、即歸。羽洙語以危行言孫、謹慎保身。　五月九日、練、惟朔望往哭

殯宮、不與燕樂、不歌。復常功、如習書數類、仍廢常儀、如朔望拜類。晨謁告面生祠不廢。 十四日、買食豆腐、澹然亦涕。蓋先生養恩祖、祖母十一年、未嘗特食一腐、今傷腐之入口也。 投呈于縣、轉申學院、求定服喪畢歸宗、批許歸宗、服以期、乃將讓産。後凡存朱氏物盡還之。令養子訒言亦歸宗、曰、吾不忍訒言之徙父子也。給以物。 六月、至楊村、携叔父之子至、名曰亨、教之讀書。聞劉村孝子朱莪貧、餽以錢。 論明政四失、設僧道職銜、信異端也。立宦官衙門、寵近倖也。以貌招選駙馬、王妃、非養廉耻也。問罪充軍、以武爲罪徒也、誰復敵愾。七月、思無事之時、朔望前一日必齊戒、迎遵三年喪、則

無日不哀、亦無日不齊且戒矣。故朔望節令哭奠、皆不云齊戒。若期功以下既葬、則飲酒食肉非常戒、哀不及重喪之純、亦不得言常齊。凡朔望前一日、仍當齊戒。遇橫逆不校、然鬱鬱。思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愧悔久之。一日、覺氣浮、思氣不自持、其災乎。已而傷手。十一月十五日、哭奠恩祖考妣墓以出、館博野楊村、告、又哭。招亡子赴考之魂、令從而西。蓋楊村族人公議挽先生還家教子弟也。時朱晃復謀吞先生隨東産、起釁、先生不校、且使人辭之、不肯與絕往來也。十九日、楊村顏氏族人來迎先生歸、復爲顏氏。告父祠、奉生主升車、隨之西歸。朱族及劉村隨東各鄉諸親友餞送、或

村首、或至蠡城、或及楊村、皆哭泣不忍別。劉煥章贈圍榼一、內果曰、外無圭角、美在其中。先生受之、謝曰、敢不佩教。至楊村次日、夙興易吉服、告新宅五祀之神畢、反髮服。宅本其祖居、先生復之者也。邊之藩、顏士俊、玉倩、士鈞、士俟、士鎮、士銳、夏希舜、王久成從遊。王法乾送煥章規先生之言曰、對賓言長不能盡人之意、偏向不及遍人之歡。先生謝之。 十二月朔望、拜哭朱翁于野所。

甲寅、四十歲。

正月朔、哭祭朱翁于南亭。五日大功服闋、以學憲批期定內除常儀、俱復祭先與神吉服、餘服素終期。乃之蠡

哭奠朱翁墓、告大功闋、期服内除。　以大明會典、品官祀四世、庶人祀二世、立顯祖考諱子科、祖妣某氏神主、旁書孝元孫杲奉祀、及顯考諱發神主、以先生殤子赳考祔食。春祀祖、以考配享。秋祀禰、不及祖。蓋髣髴程伊川所撰禮而謂分特專祀一主、齊心乃一、乃能聚渙。又祭會得以援卑、祭卑不可援尊也。後以爲誤、改之。　二月、率家人行忌祭禮于恩祖母墓、并哭恩祖。　閩族供滿昉祭于墓、先生奉族長命、立族約、約孝、約弟、約行冠昏喪祭諸禮、約周鄰、約勿盜賭奸欺、詳載家譜。　四月五日、期服闋、率家人昇供入龕、祭恩祖考妣于墓、告以歸宗、易吉服、延朱晃及朱氏族長賢者共餞、遍拜辭。

先生既歸宗、謀東出尋父。值三藩變、塞外騷動、遼左戒嚴、不可往、日夜悽愴。　思向謂有心作欺之害大、無心爲欺之害小。今知有心作欺之害淺、無心爲欺之害深。

或勸先生獻策、因張齊賢不以此出乎。先生笑曰、王文中何以不出、人懸見命耳。天之用吾也、撥亂而人求焉。故劉穆之困卧無衿、一朝而相宋。天之廢吾也、挿標自市而終不售。韓昌黎三上宰相書、何益哉。　魏帝臣來訪、先生待以脫粟。帝臣欣然曰、君以君子待我矣。帝臣名弼直、博野縣庠生。善容儀、周旋、喜賓客、譚論款款然、終日無倦。施目疾藥、遠來者輒延款、下榻、膏僕馬、居數月疾愈、乃去。與妻朱氏相敬如賓、每外退、必入朱榻。

宋氏嘗請之副室、武已至副室、宋氏輒來、副趨出垂手迎、攀簾肅入。夫妻坐譚久、副侍不命不坐也。及宋氏卒、副祝氏以哭病亦死。帝臣晚年聞先生學、甚重之、致敬盡禮焉。

士鈞問、孔子稱管仲爲仁、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孔孟因時立論、所謂時中也。春秋周室卑、荆楚逼、不有管仲、孰爲尊攘。至七雄之世、功利誇詐之習成、發政施仁之道息、孟子自不得傚孔子口吻也。後之講學則不然、虎豹已鞹矣、猶云犖質、邢衛已亡矣、猶云羞管、麤言已盡世矣、猶云講讀纂修。而生民之禍烈矣。

九月、修家譜、其目十七、曰姓氏源流、曰世系派衍、曰遷移離合、曰別嫌明微、曰莊居宅第、曰墳塋圖像、曰祭田樹株、

曰餕宴儀注、曰家禮儀注、曰家法勸戒、曰人才刻傳、曰嘉言善行、曰先人遺影、曰珍器文章、曰簡書誥命、曰婦女甥壻、曰拾遺雜記。　買田氏女爲婢。　王法乾爲子加冠、宿先生爲賓、行如禮。　王法乾謂先生曰、凡食祭先代造食之人。敵客、客先自祭。降等之客、主人先祭、導客、客從之。臣侍君食、則君祭而已、不祭。若君以客禮待之、命之祭、乃祭。大兄凡食自祭、非禮也。先生曰、此禮久廢、故吾獨行以爲人倡。承教、敢不如禮。　自勵有美言傷信之過。　或言、天下多事、盍濟諸。曰、僕久有四方之志、但年既四十、血嗣未立、未敢以此身公之天下耳。因愴然。

乙卯四十一歲。

正月，增常儀灑掃，惟冬不灑。清明、十月朔祭墓，恩祖考妣忌日亦往祭其墓。　時及門日衆，乃申訂數條，每節令讀講教條，諸生北面恭揖，令一長者立案側，高聲讀講畢，又一揖而退。有新從遊者，必讀講一次教條。一、孝父母。須和敬並進，勿狎勿怠，昏定晨省，出告反面，各一揖。經宿再拜，旬以上四拜，朔望節令俱四拜，惟冬至、元旦六拜。違者責。（有衰者不爲禮，但存定省；告面，父母有衰者亦然。）一、敬尊長。凡内外尊長，俱宜小心侍從，坐必隅，行必隨，居必起，乘必下，呼必唯，過必趨，言必遜，教必從，勿得驕心傲氣，甚至戲侮。干犯者責。一、主忠信。天生人祇一實理，人爲人祇

一實心。汝等存一欺心、即欺天。說一謊話、即欺人。務存實心、言實言、行實事。違者責。一、申別義。五倫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義易曉、獨夫婦一倫、聖人加以別字、洵經綸大經之精義也。七年男女不同席。行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叔嫂不通問、男女授受不親。此皆男女遠嫌之別也。至于夫婦相敬如賓、相成如友、必因子嗣乃比御、夫婦之天理也。必齊戒沐浴而後行。別義極精、小子識之。一、禁邪僻。自聖學不明、邪說肆行、周末之楊墨、今日之仙佛、及愚民之焚香聚會、邑門頭、皆世道之蟊蠹、聖教之罪人也。汝等勿爲所惑、勿施財修淫祠、勿拜邪神、勿念佛、勿呼僧道爲師。若崇

族鄰里最遠者、須感化改正。至于祖父有誤、諭之于道、更大者也。違者責、罪重者逐。一、勤赴學。清晨飯後務期早到、一次太遲及三次遲者責。一、慎威儀。在路在學須端行正坐、輕佻失儀者責。一、肅衣冠。非力作不可[illegible][illegible]衣、雖燕居昏夜不可科頭露體。一、重詩書。凡讀書必鋪巾端坐、如對聖賢。大小便後必盥帨潔淨、方許展讀。更宜字句清真、不許鼻孔唔唔。違者責。一、敬字紙。凡學堂街路、但見字紙、必拾積焚之。或不便、則塞墻縫高處。一、習書。每日飯後做字半紙、改正俗謬、教演筆法。有說書忘記者責。一、講書。每日早晨試書畢、講四書或經、及酉時講所讀古今文字。俱須潛心玩味、不解者不妨反復

問難、回講不通者責。一、作文。每逢二七日、題不拘經書、史傳、古今名物、文不拘詩辭、記、序、詔、示、訓、傳、題、學八股者聽。俱須用心思維題理、通暢、不解題不完篇者俱責。一、習六藝。昔周公、孔子專以藝學教人。近士子惟業八股、殊失學教本旨。凡爲吾徒者、當立志學禮、樂、射、御、書、數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予雖未能、願共學焉。一、六日課數、三、八日習禮、四、九日歌詩習樂、五、十日習射。一、行學儀。每日清晨飯後、在師座前一揖、散學同。每遇朔望節令、隨師拜至聖先師四、起、北面序立、以西爲上、稟師爲禮、再分東西對立、長東幼西、相再拜。一、序出入。凡出入齋、班上中左魚貫論前後、行輩異者以行輩叙、相遇

相別皆拱手。出學隔日不相見、見必相揖。十日不相見、見必再拜。皆問、綏福。一、輪班當直。凡灑掃學堂、注硯盛夏汲水、冬然火、斂做進判、俱三日一班。年過十五、文行成章者免。雖有過免責、則罰執小學事。一、班隨有善可旌者、即免。一、尚和睦。同學之人、長幼相敬、情義相關、最戒以大凌小、以幼欺長、甚至毆詈者、重責。一、貴責善。同學善則相勸、過則相警、即師之言行起居有失、俱許直言、師自虛受。至諸生不互規有成、而交頭接耳、羣聚笑謔者、責。甚至戲嘲褻侮者、重責。一、戒曠學。讀書學道、實名教樂地、有等頑童、托故曠學、重責。若有事不告假者同罪。

二月、聞王五修卒、爲位齊戒哭奠。

日、暫腰患

父也、而舜齊栗祗載。定宗、肅君也、而孔子鞠躬踧踖。故孝莫大于嚴父、忠莫大于嚴君。　二月、王契九來訪。觀存性、存學編、是之。契九名凱、清苑人。少有高才、與呂中習兵學、好雎黃人、爲惡少所侮、淩慠之。晩年絶口不言人過、有以文事質者、輒稱佳。博學工詩。　閏五月、陳見專來訪。見專名振聽、清苑人。豪狂博覽。　托束鹿任最六訪父、以其爲商于關東也。　二十八日、未坐不正、覺即正之。申、交股坐、覺而開之。　九月五日、率門人習射村首、中的六、門人各二。因思孔子曰、回之仁賢于丘、賜之辯賢于丘、由之勇賢于丘、此聖道之所以光也。漢高祖曰、運籌吾不及子房、攻戰吾不及韓信、給餉守國吾

不及蕭何、此漢代所以興也。今從吾者更不吾若、吾道其終窮矣乎。 思人不親、教不成、事不諧、多以忿累之、屢懲而不免、愧甚。 給孫衷淵書、規其惑佛老也。衷淵名之萍、高陽人、孫文正公侄孫、隱居力學、以孝母名。

訪彭大訓永年、博野庠生、孝繼母端謹。

丙辰、四十二歲。

正月、保定府閆經略鳴泰之裔有婦人被妖魅、符籙驅之莫效。其妖自言一無所畏、惟畏博野顏聖人。是時先生與王法乾人皆以聖人稱之、專价來聘、先生謝不往。又力請、力却之、恐虛傳招禍也。 有求文者、謝以儀、却之。語門人曰、君子貴可常、不貴矯廉邀譽。昔子路拯溺、

人勞之以牛而不受、孔子責之曰、自此魯無拯溺者矣。今蠡人無醫、自朱振陽施方、醫始也。博人無師、自吾家先三祖施館教食、學者始也。小子識之、吾之却此、有謂他、不可法也。　日、言而盡人者大、盡于人者小。　二十七日、之市市麻不成、信手拈麻一絲、將作鞭提。思麻未買而用其一絲、非義也、還之。　謂門人曰、君子于桓文也、賤其心而取其功。于程朱也、取其心而賤其學。　日功增抄天文占法、讀步天歌、廢本日近出告家祠、從王法乾之死而之生之不智之言也。　三月、易砥石十餘片、後出者不如前所見、念貧人也、如所言價與之。　知劉煥章缺糧、饋粱石六。　思體人之情則不校、體愚人

之情則生憐心、體惡人之情則生懼心。憐則不忍校、懼則不敢校。又思禍莫大于斁人得意之語、惡莫重于發人匿情之私。　一僧求人邀入寺、辭曰、儒爲盡人倫之道、寺爲無人倫之地、不往。　思齊明者、正吾身之德也。耳聰目明、肢體健、利吾身之用也。寡慾積精、寡言積氣、寡營積神、厚吾身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修身也。閑男女之邪心、飭彝倫之等殺、正一家之德也。宮室固、器皿備、職事明、利一家之用也。倉箱盈、凶札豫、厚一家之生也。建學校、同風俗、正一國之德也。百工修、百官治、利一國之用也。倉府實、樂利遠、厚一國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齊治也。　六月十一日、牧驢。思事雖至瑣、但當爲卽

義，不可有厭心。　題日記面日，學如愚。　思心神在內，天淸地寧，豈不善乎。惜未能久也，勉諸。　二十日晚，與人坐遇可言，乃出一二語，卽正言，但見人非傾聽，卽止。

八月，定此後行醫，非价非聘不往。　九月，立齋戒牌。

十月，過王家莊，問室人，生父家無後矣，但有同曾祖兄弟三人。　思得從弟子者其道行，得畏弟子者其道光。

　羽泳規先生未融鋒稜。

丁巳，四十三歲。

　正月朔，思氣不沉，神外露，非雄壯也。萎繖不學，而省言斂氣，非沉定也。　蕭九苞問曰，復井田則奪富民產，恐難行。先生曰，近得一策可行也，如趙甲田十頃，分給二

十家、甲止得五十畝、豈不忍吝法。使十九家仍爲甲佃、給公田之半于甲、以半供上、終甲身其子賢而仕、仍食之、否則一夫可也。　元宵懸齋前一燈、羣聚觀。先生歎曰、盈大經燈何足玩、而羣聚者、通巷無燈也。士君子生於後世、雖羣望棄之、必當進而與堯、舜、周、孔相較、則自見其卑、前途無窮。若遽以寸光自多、不幾窮巷之紙燈乎。　王法乾日每書無聊、便思息肩。先生曰、此大惡、宜急改。莊周、佛氏大約皆不耐境遇之苦而逃者也。　五月、嫁祖母張氏逝、服弔衰、葬除。　六月、如易州、會田治與焉、繪升、楊孔軒論學。治與名乃畝、易州人、孫徵君弟子。繪升名審積、安州人、孝繼母、知正學。孔軒名思茂、山

東人、以祖旅遼左、送入旗。孔軒贖歸民籍、居新城、有文武偉志。親負廬墓三年。　九月、與王法乾交責爲學不實、宜天降殃、共服先君子朴責。　十月、訪宋慶休、楊計公論學。慶休名會龍、博野人、童年遊京師、一僧講法曰、說人墮天堂、自己墮天堂。說人下地獄、自己下地獄。慶休笑、僧曰、汝童子、何笑。曰、笑汝不識字耳。說性也、一言罪小、悅人福心何其善、福至矣。悅人禍心何其惡、禍至矣。僧愕然。已而曰、君必前世如來也。拉至一水甕照之、見己頭瓔珞環垂、如繪佛菩薩狀。慶休遽醒曰、幻僧而以術愚我入邪教耶。僧驚謝去。善事繼母、祭神必齊戒。樂施與、邑數十鄉有紛難難平、慶休到即釋。某生忿弟

毆其子、且將興訟、廣休曰、君愛子乎、惜令先君不在耳、若在、令弟胸創可使見乎。生遽已。一少婦縊死、其母必令婿家作佛事、廣休往說之、嫗掩扉拒曰、翁所言皆聽、惟吾女若死、必資佛力拔、勿啓齒。廣休曰、嫂壽幾何。曰、七十。曰、求出其高。曰、吾婦人、孰與男立。廣休乃大言曰、七十老嫗尚不立男側、況幼女牌位、令羣僧隨昇、不驚魂飛越乎。若女若死、憐之惟慈母、豈可又使僧衆諠鬧、驚散其魂乎。乃止。其他類此難僕數。而不食人一盂、不受人一錢謝也。討公安平諸生、知兵、能技擊、精西洋數學。

十一月、如寧晉、哭奠張公儀、之趙處士墓弔之。處士名琰、安肅人、甲申後不應童子試、就學于公儀。其卒

也、白虹貫日。先生詩云、孝友清高素慕君、神交未遂范張心。白虹貫日當年事、遠拜孤墳憑弔淩。過滋水向橋、思橋舟王霸之分也。橋普濟而無惠名、舟量濟而見顯功。君子其橋乎。日、陳同甫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吾謂德性以用而見其醇駁、口筆之醇者不足恃。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

十二月、訪安平趙衛公啓公兄弟、皆有武勇。言可詡言少年志爲聖賢、亦訪之。詡言名默、自此時來問學。

戊午、四十四歲。

正月、定每年元旦後以次謁敬族尊長。思海剛峯曰、

今日之信程朱，猶戰國之信楊墨。吾謂楊墨道行，無君無父；程朱道行，無臣無子。試觀今日臣子，其有以學術致君父之安、救君父之危者幾人乎。

抄部州學碑刻

洪武八年頒學校格式，六藝以律易御。禮、律、書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樂、射、算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守令每月考試，三月學不進，訓導罰俸半月。監察御史、按察司巡歷考試府生員十二名、州八名、縣六名，學不進者，守令、教授、訓導罰俸有差，甚多則教官革職，守令笞四十。三代後無此學政，亦無此嚴法，誰實壞之源。按：三代以後，開創帝王可與言三代治道者，明太祖一人而已。惜無王佐之才如先生者以輔之，遂將所創良法如此類

不久即變、不變者後人壞之、惜哉惜哉。 八月一日、親御載糞、失新易鞭。思以年長多疾、定不力作、今復力作、省半工而失一鞭、非命乎。徒自貽不安命之咎耳。 九月、會李天生于清苑、論學。天生名因篤、陝西富平人、能詩文、時以博學鴻儒舉至京、考授翰林院檢討而歸。十月、一門童毆先生弟亨、責之不伏、逐之失言。既而悔之、以犯劉煥章所戒也。煥章嘗規先生曰、君待人恩義甚切、而人不感、或成讐者、以怒時責人語過甚也。忿、不眠、內子問故、曰、吾嘗大言不慙、將同天下之賢才爲生民造命、乃恩威錯用、不能服里中之童、愧甚憂甚。 與高生言承歡、生曰、非無心也、發不出耳。曰、發不出、痼蔽

淡也。愉色婉容、性質本具、但痼蔽後須著力發、發出又須頻頻習熟。故曰、膚德之行、不敢不勉。　十一月、入蠡哭郭敬公三日不歌不笑、送葬、哭之哀。　先生族人爲尉虐被繫累累、乃訟之縣、事解。　曰爲治去四穢、其清明矣乎。詩文也、僧也、道也、娼也。　十二月、以今歲覺衰、書一聯曰、老當更壯、貧且益堅。

己未、四十五歲。

正月、塨同李毅武拜先生問學、先生謂塨曰、尊君先生老成寡言、僕學之而未能。內方而外和、僕學之而未能。足下歸求之而已。毅武名備、邢臺人、志學聖學、篤孝友、燕居必衣冠、如對大賓。見人義事、去之如掩鼻而走惡

具也。如蠡與琳交、共學琴、學舞、學禮、闢佛老力、故詞問學于先生。二月、謂門人曰、天廢吾道也、又何慮焉。天而不廢吾道也、人材未集、經術未具、是吾憂也。孔子修春秋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會典大政記實錄取之、如有志者鮮何。因吟曰、肩擔劍倚崆峒、翹首昂昂問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將來何計謝蒼生。或問、守禮人將以爲執。先生曰、禮須執、聖言也。安州陳天錫來問學、謂程朱與孔孟隔世同堂、似不可議。曰、請畫二堂、子觀之。一堂上坐孔子、劍佩觿决、雜玉革帶、深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干戚舞武、或問仁孝、或商兵農政事、服佩皆加之。

筆劄篋弓矢、鉞戚、簫磬、笲器、馬策、各禮衣冠之屬。一堂上坐程子、戴冠幃服、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楊、朱、陸者侍、或返觀打坐、或執書吾伊、或對譚靜微、或搦筆著述、壁上庋書籍、字卷、翰硯、梨棗。此二堂同否。天錫默然笑。

思之圃行徐而莊、思此無暴其氣也、而即所以持志。

思耄將至而身心未可自信、如作聖初志何。又思致用恐戚馬譏、宜及時自改。

賈子一問家變、先生曰、舜之化家也、其機在不見一家之惡。爲子計、須目盲、耳聾、心昧、全不見人過失、止盡吾孝友、方可化家而自全。

途遇邏令、避人門下、令回首諦視久之。因思吾人不言不動、猶的然致世別眼、況輕言妄動、焉能晦其明以求免乎。

九月、謂人曰、人宅丙供仙佛不祥、如人請僧或道士常住宅中、可乎。弔蠡縣殉夫徐烈婦。客有見先生颺場者、異之。先生曰、君子之處世也、甘惡衣粗食、甘艱苦勞勤、斯可以無失已矣。語可訓言曰、佛氏是勿視勿聽言動、吾儒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十月、左目上生瘡、後久不愈、左目遂眇。遂行遇風、輒作痛避息。

庚申、四十六歲。

正月朔丑與、隱然見一烏衣矮人。已祭祖考、父生牌忽欹仆如稽首狀。疑父已逝矣、大慟、自此于父生位前供箸饌、以神人之間事之。看陳龍川答朱子書、至今之君子欲以安坐而感動之、浩歎曰、宋人好言習靜、吾以

爲今日正當習勤耳。　王法乾父廷獻卒、先生往哭奠規法乾行喪禮。廷獻翁名蘊奇、定州衛諸生、性仁厚、教子弟、以次女妻塨、已而卒。先君子曰、先生前議。法乾婿則猶是也、而君女亡矣。俗以婿繼娶爲續女、歸寧非禮也。翁然之。其女未于歸時、有糧數石、翁遣車送至、先君子曰、令女在時、未聞有此也、則君家物耳、請載歸。翁曰、亡女爲李氏之鬼、其遺物豈王氏之物哉、必不可歸。先君子受之。　四月二十四日、先生叔父愉如卒于京邸。先生聞之、慟哭成服。　五月、塨來謁、先生衰麻出見、教學小學、曲禮。　浚州國公王來問學。公王初名之元、避先生、改名之極。　先生自二月買石氏女爲側室、以身有疾、未

氣。女癡且顛、爲媒欺也。至四月、讓媒氏返之、得原金。六月、媒轉鬻之旗下、先生悔之。七月、塨聞往諫、先生泣曰、吾過矣。吾父無處所、而年四十餘、先人血嗣未立、往與行、罪皆莫逭。前擬有子卽出、後迫于時晚、以爲但見子産卽出、後更不及待、但見有孕卽出。乃天降罰、老妻不育、置一婢爲人所欺短、又置一側爲人所欺癡、故痃亂之極、遂欲將此原金再圖一人、而不知其過戾至此也。敢不速更盡出原金、贖女歸其父、不責償。塨感先生改過之勇、立日譜自考自此始。

閏八月、思爲學之難也、如行步也、心在則中規矩、心不在則不中規矩、所爭在敬肆。而人見其某時如此、某時又如彼、遂指以爲僞矣、

敢不力乎。　王法乾指其門人某曰、渠能以冷眼窺人。先生曰、切不可教之如此。昔人有言、社稷丘墟、凡爲子孫者當戮力王室、且勿以名分相責。方今孔子之道途塗、但有志者即宜互相鼓舞、以相勉于聖道之萬一。有人長而二短、姑舍其二。有人短而二長、姑取其二。後生尺寸未進、先存心摘人短、此何意也。　或告兄弟惡、先生悽然曰、君有惡兄弟、幸也。若其欲求一惡兄而恭之、一惡弟而友之、得乎。其人感動。　闡先君子事親夙興拜牀下、刻不令父母知、獨左右就養、委曲有道、以使㠯男安寢曰、吾不如也。　琢規先生言躁而長、猶未改。先生曰、古人養充而辭靈、養充則改過有力、辭靈則一點

即化。僕正賴良友夾扶耳。因出日記令塨評。 劉煥章規先生曰、顏子之明、何至爲佞人欺。而夫子敎之遠者、乃恐賢豪恃聰明、欲駕馭英雄、不覺爲佞人誤耳。先生服其言。 九月、博野鄉耆謀公舉先生賢能、先生力沮之。 語塨曰、春秋惟當以道致霸、戰國必當以道致王。孔子欲爲尊攘事、故仁管仲。孟子無須此矣、故卑之。易地則皆然。 敎塨三減曰、減冗瑣以省精力、減讀作以專習行、減學業以却雜亂。如方學兵、且勿及農。習冠禮未熟、不可更及昏禮。 又語塨曰、猶是事也、自聖人爲之曰時宜、自後世豪傑出之曰權畧。其實此權字即未可與權之權、度時勢、稱輕重而不失其節是也。但聖人

純出乎天理而利因之、豪傑溺乎利害而理與焉。世儒等之詭詐之流、而推于聖道外、使漢唐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此陳龍川所爲扼腕也。僕以爲三代聖賢仁者安仁也、漢唐豪傑智者利仁也。　攀問、古人子婦事舅如父、今遠避以爲禮、何也。曰、古人三十而娶、有子婦則已老矣、故可近事。今人昏早、父子年多不甚相遠、則別嫌爲禮、今時之宜也。　十二月、先生叔父柩還自京、竭力佐其子喪葬之。因思父、哭甚慟。　曰、勇、達德也、而宋人不貴、專以斷私克慾註之、則與夫子不懼二字反、勇士不忘喪其元、臨陣無勇非孝等語俱不合矣。索之何不背天下而爲婦人女子乎。

辛酉、四十七歲。

正月、携塨如獻縣拜王五公先生、弔高公夔其墓、並會五公門人吳瑾等。同過深州國公王家、抵安平訪彭古愚、彭子諒。二十五日、哭奠叔父主前、告練。二月、往哭奠朱參雨。坐王法乾齋、相對衎衎、忽覺期服忘哀、即謹。三月、觀塨日譜白圈甚多、曰、此非慊也、怠也。怠則不自覺其過、不怠則過多矣。僕記中純白圈終歲祇數箇、自勘私欲不生、七情中節、待人處事無不妥當、乃爲慊。故嘗與呂文輔言、聖門三月不違仁者固難、及即月至日至、亦何容易。僕並不可言時至、祇刻至耳。期服難練、每日必思慕數次。謂夏希舜曰、舜何罪、須知

父母不悅、即我之罪。舜何愚、須知感動父母不能、即我之愚。愚字更苦更精。蓋罪猶有事實可指、愚則並無其事、但見父母不允不若、必我心中暗有不可感動者在也。　養同高祖從姪爲子、名之曰爾儀。　書聯所藏膝只木雞四字于東西壁、莊對致敬、如詩友在旁。　思人不能作聖、祇是昏惰。惰則不緝、昏則不熙。　叅訂司馬光十科取士法。源按唐宋科目甚繁、溫公十科差勝、要皆出仕之人而闇雜以未仕者、總不外明經、進士而已、是取之以章句辭華、而另設科以用之、欲人才之得、難矣。不如即以先生所述三物之教、復古鄉舉里選、各取其長、而分兵、農、禮、樂諸科以用之、終身于一職、以其職

之尊卑爲升降而不雜其途、庶人才可以覈出、政事可以畢舉、又何事于唐宋科目哉。先生存治之意如此、今釜姑取其科之近似者檢較之耳。　日、彭濟寰嘗戒予、謂大病是心中話卽說在口中、至今二十年未改也、恥哉。　四月二十四日、哭莫叔父主、告釋服。　聞劉宰宇以豪俠老而甘貧獎之。　齊爟燧侯問學。　時掾與張文升共學駘鈴、先生每入蠡城、則商酌徹晝夜。　觀王法乾日記曰、仁者不見非薄之人、情不相名也、存于中者戾、而感應甚神、可畏哉。服其渡中齋盍錄之。　思周孔似逆知後世有離事物以爲道、舍事物以爲學者、故德行藝總名曰物。明乎六藝固事物之功、卽德行亦在

語、節次。大學明親之功何等大、而始事祇曰在格物。空寂靜悟、書冊講著、焉可淵哉。　八月、以患瘡久、氣血虛、乃更予日在寢、家不御酒肉、稍處則用。　借鄰習禮、教之曰、旋轉貴方圓、唱禮貴高亮、方圓又貴中節、高亮又貴有謹慎意。僕嘗謂呼弟子及奴僕聲音亦宜莊重、而忌褻傲也。　王法乾摘塨過曰、剛主交某某、又與某適有無、可憂。先生曰、果有之乎。然吾以爲剛主不及吾二人在此、其勝吾二人亦在此。吾二人不苟交一人、不輕受一介、持身嚴矣、然爲學幾二十年而四方來求多友、吾寡未成一材、剛主爲學僅一載、而樂就者有人、欲師者有人。夫子不云乎、水清無魚、好察無徒。某將以自改

也。 思齊家之難、謹甚、顰笑不可苟也。 行必習恭、步步規矩、如神臨之。 始製懸門齊戒牌、每齊戒、懸大門外、云今日致神不會客、不主醫方。親友賜訪、請暫回、或榻他所、祭畢領教。 看家語、至趙簡子鑄刑鼎、孔子歎曰、晉其亡乎。法鑄在鼎、何以尊貴、何業之守。因著說謂法寄之人也、銘在鼎、將重鼎而輕人、法必失。道術之人也、刻在書、將貴書而賤人、道必亡。 十月、初棣以月之三五日會實學。 先生從不入寺、不與僧道言、至是悔曰、如此、何由化之。此即褊狹不能載物之一端也。 十二月、著明太祖釋迦佛贊解。

壬戌、四十八歲。

正月、先君子設穀日之筵、先生司禮、同劉煥章、張函白、王法乾、張文升、魏秀升請友彈琴賦詩、習射演數、歌舞藏鉤極樂。先生作穀日燕記。　塨從先生如獻縣、與王五公先生議經濟。　國公王邀衡水魏純嘏來傳天文之學。　思古學教法、闊而弗達、強而弗抑。又古人獎人嘗過其量、吾皆反此、不能成人材、不能容衆。自今再犯此過、必罰跪。　先君子規先生曰、滿腹經濟、再求中節。先生謝言。　四月、塨病疫、先生盤桓蠡城醫之。　七月、著喚迷途、後又名曰存人編、一喚尋常僧道、二喚參禪悟道僧道、三喚番僧、四喚惑于二氏之儒、五喚鄉愚各色邪教。　九月、與塨訂規約、以對衆不便面規者可互

相觸覺也。云、警惰須拍坐、嚴驕示以睛⑥。重視禁暴戾、多言作嗽聲。吐痰規言失、肅容戒笑輕。　請張函白曰、千古學者皆被孔子狂簡二字認定。狂而不介簡、則可進于中行矣。千古狂者皆被孟子進取不忘其初一語說定。進取而忘其初、則可幾于聖域矣。吾與法乾、剛主皆悅是焉。　如保定府吳莫呂文輔、晤孫徵君十一子君夔。

掞進于先生曰、五穀之生也、生而已矣。長也、長而已矣。不自知其實而積也。學者有進而無止也。如之孔子、從心不踰矩、猶思再進也。掞竊窺先生近若有急急收劃意焉。且夫英雄敗于摧折者少、敗于消磨者多。故消磨之患甚于摧折、不知是否。先生曰、是也。願急時策。

癸亥、四十九歲。

正月、如易州、登荊軻山詩云：峯頂浮圖掛曉晴、當年七首入强嬴。燕圖未染秦王血、山色于今尚不平。 四月、博野知縣羅士吉差役來候、以王五修子贄及崔啓事蔚林、楊太僕爾淑言也。蔚林字夏章、學宗陸王。爾淑字湛于、孫徵君門人、俱新安人。 六月、河南楊檢予來訪問學、奉與逆送而去。 喬百一書來論學。百一名巳百、臨城人、明末給事范士髦嘗薦于朝、巳而國變、遂高隱。與塨往返書有云、孔子教人不過忠信、忠恕等語、不止罕言命、亦罕言性。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據也。實行敦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維世立教之

淺意也、可為洺言。　閏六月、納所買田氏女為側室。張函白規先生固執兼輕信人。王五公先生亦謂曰、流丸止于甌臾、流言止于智者。先生服之。　一族弟無狀、先生責之、其人曰、大兄惡我一家、原感不忘、因大兄表功、故反成怨耳。先生悚然自悔。　九月、先君子病、先生視之。既彌留、先生問教、曰、嘉哉、尚有始有終。卒、先生哭奠、挽聯曰、勁脊柱乾坤、操履嚴端介。柔腸和骨肉、德重孝友。　批周子太極圖之誤、王靜之之失。

校記

①此句當脱一字。

②據下文，「二」下當缺「騄」字。騄，小驢。

③此「騄」字當是衍文，蓋原應補刻於上頁第二行，誤刻於此。

④「數」上當脱「淚」字。

⑤因：疑作「困」。

⑥晴：當作「睛」，「示以睛」謂以目示意。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門人 李塨纂
王源訂

甲子、五十歲。

正月、國公玉來請執贄。先生以其年長于己、辭之。二月、王五公先生卒、先生聞之大慟。已而聞其目不瞑、嘆曰、五公不瞑目矣、吾之目其可瞑耶。初志尋父、以事恩祖、不遂。及歸宗、值天下多故、又思爲父母立一血嗣、乃出就延數年、今不及待矣、遂決計尋親。三月、爲位哭奠王若谷。若谷字餘厚、五公從兄、同起兵討賊者。嘗過先生、至易州坎下會葬五公、先生私謚曰莊譽。又之郎仁

哭奠楊計公。先生自誓尋父遼東。不得、則尋之烏喇船厰諸處。再不得、則尋之蒙古各部落。再不得、則委身四方、不獲不歸。故凡友朋嘗哭奠者皆行、乃出、不欲留亡者以缺也。四月八日、隻身起行、如關東尋父。　過涿州晤陳國鎮。國鎮名之鉉、涿州人、鹿忠節公善繼弟子。善繼講學宗王守仁、而躬行切實過之。嘗語人曰、傳吾學者、杜越而外、陳氏子而已。年七十餘、諄諄提引後進不少倦。人問之曰、先生亦苦寂寞乎。曰、動靜皆有事、何寂寞之有。大學士溤銓同城居、請見不得。　十七日、入京、刻尋父報帖貼四城門及內城各處。對人言則泣。人聚觀則叩首曰、求代尋。來報重謝之。斧資取給醫卜、親

友餽贈亦受之。五月十五日、出朝陽門而東。每朔望必望拜家祠、答室人拜。二十日、抵山海關。海吼、山水暴漲、又无路引、不得出關。　見山海之雄、嘆曰、夏殷周之得天下也以仁、失以不仁。漢唐宋之得天下也以智、失以不智。金元之得天下也以勇、失以不勇。　六月四日、遇業士曹梅臣者為經營路引、乃得出。十三日、過韓英屯、南。已至奉天府、即瀋陽也。主堂兄在旗者希湯家。時東鹿友人張倚夫之兄張鼎彝、東巖任奉天府丞、往拜倚夫。因見東巖、求散布州縣尋父報帖。逢人則流涕號懇、與之報帖、求其傳布。　七月、張東巖作毀錦州念佛堂議。先生為之作徵、作說、入存人編。　八月、報者沓至、往

驗則非、先生日夜悲楚。　交程玉行。玉行、山東人、有學、具壯志、以事編居瀋陽。　滿洲筆帖式閻拉江問性情才。先生曰、心之理曰性、性之動曰情、情之力曰才。因言、宋儒不識性、並才情俱誤。拉江驚服、遂拜從學。拉江宿于外、先生問之、曰、吾妻有親喪、念婦人亦人子也、豈可亂其喪哉。先生喜曰、禮所未制之禮也、而合矣。　四出尋覓、日禱父信于神明。

乙丑、五十一歲。

二月朔日、傳蓋州南有信、先生如海、蓋等處。三月、宿遼陽城、出陷翻漿泥中。七日、至蓋平。十九日、又陷泥中、失履。出、過耀州。二十日、入海成縣。二十五日、入遼陽、俱貼

報帖，遍諮詢不得。三十日，復返瀋陽。三月三日，擬東往撫順。四日，瀋陽有銀工金姓者，其婦見先生，報帖類尋其父者，使人延先生至家，問先生尋親緣故。先生泣訴。婦驚泣曰：此吾父也。先生乃詳問父名字、年貌、疤識，皆合。婦又言：父至關東，初配王氏，无出，繼配劉氏，生已會。以某年逃歸內地，及關被獲，遂絶念。康熙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卒，葬韓英屯。因相向大哭，認爲兄妹。先生又出，遍訪父故人，言如一。八日，乃定稅服。十一日，宰豬羊祭墓，立主慟哭。自此寢苫枕塊，不食甘旨，朝夕奠，午上食，哭無時。識交皆來吊奠，人人嘆息稱道。十二日，行初虞禮。四月朔，奠告，奉主歸，隻身自御車，哭導而行，日朝夕

奠、午上食、不怠。凡過大水、橋梁、城門、必下而再拜祝告。溝渠、徒杠、莊門、車上跪祝、或倚車秘祝乃過。是日、兄及妹夫金定國、識交等俱遠送哭別。十二日、達松山堡、行忌日奠。途哭無時、惟至人宅哭止、數聲不揚。十八日、入關、往謝曹梅臣、梅臣來弔奠。嗣後過前助力餽賻者、皆謝之。弔奠襍接。十九日、行再虞禮。二十日、過京城。五月五日、至博野七里庵。先期遣服親皆成服迎奠哭拜、相向哭。已入里、至宅、安主、行三虞禮。遠地親友皆來弔奠、賻則辭。十三日、葬父生主于祖兆、告蠡庠教諭以丁憂。六月八日、行卒哭禮。九日、行祔祭禮。自此惟朝夕哭。讀士喪禮、嘆古聖書多記事、後儒書多談理、此虛實之

訓也。從三叔父怡如病，請同寢奉養之。七月十六日，怡如卒，其子早壯方孩提，貧，先生代葬之。是後朝夕哭考，其間思及從叔則哭叔。十二月十六日，哭奠三從叔，告除服。　高陽齊林玉有雄才，河南堅沆先生題之。

丙寅，五十二歲。

正月，敎諭不敢以稅服報先生丁憂，先生必不易服應考，因棄諸生。　二月，思孟子曰，先立乎其大，今小事皆能動心，小不平皆能動性，正是大不立也。　三月八日，行小祥禮。自此易練服，止朝夕哭，惟朔望哭奠，頗食甘美，但不飲酒，不食魚肉稻。　王學詩來執贄，先生不許，長跽兩晝夜以請。先生曰，吾惡夫世之徒師弟名而無

其實者。汝今居大母喪、能從吾喪禮行、再來受學矣。乃去。學詩字全四、完縣人、傭身葬父、割股肉療母疾。學使奏聞、並及其父三錫之孝、祖母金氏、母邊氏之節、領六十金、建三世節孝坊。嘗從孫鍾元徵君、魏庸齋司寇遊。

四月十一日、思喪禮不言齊戒、以無時不齊戒也。今予年踰五十、愧不成喪、食蔬不免葱韭、則祭前須齊戒。十二日行忌日奠。　博野知縣羅士吉具牲來吊祭成禮、先生往縣謝、致胙二方、望署門稽顙拜而還。　先生偶坐門外、聞言幾失笑、乃知喪禮不耦坐、不旅行、有以也、遂入。　一日晏起、因思喪中廢業、兼以毀瘠、極易萎惰、故先王制祝詞曰、夙興夜處、不惰其身。然期以內哀

慕不遑、不情猶易、練以後哀思日殺、心身少弛、逸斯情矣情愈懈怠矣。故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　五月十三日、聞關東大兄卒、稅服三月。　先生自外過中門、側至田氏急掩扉避、先生遥嘉之曰、可謂能守禮矣。　八月十三日、爲關東大兄位、奠告服闋。　謂門人曰、初喪禮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朱儒家禮刪去无算句、致當日居喪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幾乎殺我。今因家禮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凡哀至皆制不哭、疑聖人過抑人情、非讀子夏傳曰、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无時。乃嘆先王制禮盡人之性、宋人无德无位、不可作也。

丁卯、五十三歲。

自儆曰、堯舜之聖在精一、吾不惟不精、而方粗如糠粃。不惟不一、而且雜如市肆、愧哉懼哉。須極力培持、上副天之所以生我者可也。　三月二日、聞嫁母病、亟之隨東侍疾。　五日、回里齊戒。八日、行大祥禮、始參用儀禮、先生主初獻、主婦亞獻、以邊生作賓三獻。　祭訖、急如隨東、則母卒矣。大哭、服吊衰、吊賓爲先生來者拜謝、非則否。十一日、奠。十五日、送葬。十六日、哭拜、辭主而回。二十五日、行禫祭禮。四月朔日、奉考主于家祠、行吉祭禮、乃遷曾祖考妣主于祧室、安祖考主于祖室、考主于禰室、以殤子赴考祔。十二日、行忌日祭。十五日、始行望

禮于家祠。習齋與家人爲禮、命田氏暨女君拜祠、拜家女君皆四、受于拜父母畢、攝之一切復常、惟不樂、不華飾、以尙有心喪也。

行醫于祁州濟貧、且欲廣成人材也。

六月、刁過之、石藍生約共習禮。

縣令懸匾表先生門。

許酉山致書于先生論學、先生以周孔正學答之。酉山先生諱三禮、河南山陽人、順治辛丑進士、選杭州海寧令。邑煩劇、又值三藩變、政務旁午、先生撫民禦寇、皆有方略。且延士講學、行禮樂、考經史、廚傳雜紛、先生處之裕如也。署後建告天樓、每晨必焚香告以所爲。辛酉入授御史、己巳遷至副憲、特疏劾內閣徐元文與其兄尙書乾學、侍郎高士奇、鐫一級、而徐高亦由是

主位。著河洛淵源流、故舉合一等書。源流略云、聖道立中、原通天地民物為一、全體大用、發文奮武、皆吾心性能事。但自孔子沒而中行絕、狂狷兩途、分任聖道、乃氣數使然、不可偏重。狂者進取、如張良、韓信、房、杜諸人、皆能開闢世界、造福蒼生、然求其言行之盡規規聖道、不能也。狷者不為、如程、顥、朱熹、陸九淵諸人、不義不為、主持名教、然欲其出而定鼎濟變、如古聖之得百里而君之、朝諸侯、有天下、不能也。二者分承協任、庶見聖道。若但認孔子為一經學儒生、則非矣。庚午、官至兵部督捕右侍郎、辛未卒。　塨與張文升推衍存治、文升著存治翼編、塨著瘳忘編、先生訂正之。　七月三日、謁穎洙曰、犧

其來、予心告矣。紹洙問曰、素不妄動。已而備儀果至。紹洙遠族叔也、以貧養于習齋、數年如一。 八月、過保定府、入謁魏蓮陸所建五賢祠、程明道、程伊川、劉靜修、鹿忠節、孫徵君、以其皆郡人也。配饗者爲杜紫峯、張聚五、張石卿、孫君僑、高薦馨、孫東淵。 王法乾謂先生曰、君子口代天言、寧容易乎。先生是之。 十一月、過安平、可訒言勸先生以時文敎人、借以明道倡學。先生曰、近亦思及此。 十二月、訂塨所著閲史郄視。 聞劉煥章无疾而卒、面色如生、大哭、往弔奠、爲作行狀。

戊辰、五十四歲。

正月、常功增日三復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朔日、遣還初伯緦喪、哭奠慟。　時先生丙子復姓李。復務蠡州藥舖于家。　思待聖賢以豪俠、待豪俠以聖賢、待庸愚以聖賢豪俠、待奸惡以聖賢豪俠或處之如庸愚、則失其心、則致其侮、或害、皆已過也。而乃委命之不淑人之難变耶。　二月、出棉百斤助還初子文芳治喪。文芳、爾樣生父也。　王學詩卒、先生如完縣弔之、揖而不拜、以其歸能行朔望哭奠禮、收之爲門人也。　四月朔日、告還初伯于殯宮、除服。　看塨四書言仁解。七月朔日、行禮畢、謂內子曰、吾與子雖病、但能起、勿怠于禮。　塨規先生病中鬱鬱、是中无主也。先生即書于冊面自警。　鹿密親來訪。　思宋室臣子所宜急商確

者正在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乃范益謙首以爲戒、與明人舍職掌談學、皆失聖道而于中年曾受其疫染也。

十月、如獻縣哭奠王豁光。　十一月、如高陽拜孫文正公祠。　如新安拜謝馬開一、會僧鷄立是時凡助尋父者皆往謝之。　如郝關與馬繪升言存性、存學。繪升初疑、後是之。　十二月、李植秀從遊學禮。

己巳、五十五歲。

正月、訂一歲常儀常功、凡祭神用今儀、適三獻、詣位、讀祝、共十二拜、較會典減三拜者爲成儀、達獻五拜者爲減儀。春祭祖考、秋祭考俱大齋。季秋特祭孔子、孟春祀戶、孟夏祀竈、季夏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井、俱中齋。

清明、十月朔從族衆祭祖墓、亦中齊、皆用成儀。凡朔望、節令、親忌日、巳生日及祭外親友、或同老幼祭分派族人墓、俱小齊、用減儀。朔有薦、望惟酒果。大齊七日、誠三日。齊、中齊、散齊二日、致齊一日。小齊、散齊一日、致齊一夜。大齊必沐浴、中齊沐浴或澡拭、必及齊房。小齊必別寢。戒日懸內齊戒牌、書云：戒不弔喪、不問疾、不怒責人、不入內、不與穢惡、飲酒不至三盞、食肉不茹葷。齊沐浴、著明衣、還坐、不會客、不主方、不理外事。致思所祭、如在。齊日懸外齊戒牌、書云：今方交神、不敢會客、不敢主方。賜訪親友暫回、祭畢候教。如遠客、煩族親延搨他所、祭畢恭迎。凡倉卒與祭外神、親友、又有時齊、刻齊之例、謂

立刻卽屏他念、禁言語、專思所祭也。凡祭、令家人辦祭品務潔肅。凡朔望節令謁祠、出中堂南面、妻北面四拜。惟冬至、元旦八、皆答再。妾拜同、不答。子拜同、不答。妾拜妻儀同拜君。子孫惟元旦拜、妻再、妾答拜。凡出告反面于家祠前、俱如生人禮。今因禮言無事不闢廟門、定卽日反者揖告祠外、經宿以上再拜告簾外、旬日以上乃啓簾、焚香設薦告之。教妻行禮同。是謂家禮。朔望出至習齋、焚香、率子及從學弟子拜聖像四畢、坐受弟子拜四、是謂學儀。凡出、過祠必下、騎祠不下、不知者式之。行樹壁外、式文廟壁外亦下。過墓必式、他墓不式。若名賢宗族及至親尊友之父母塋下騎側。有所惻必式、如見瞽者、殘疾、喪

衰、婢倉偶、判決、殺傷之類。有所敬必式、如遇墓畫、望祠廟、望祖塋、過忠臣、孝子、節烈遺蹟、賢人里之類。凡過祖塋、日一至揖、再至趨、旬以上再拜、月以上四拜。思祖父母、師墓同。凡賓主相見、見師、日見揖、旬以上再拜、月以上四拜。交友皆再拜、會常客如常儀。凡吉禮、遇喪皆廢、雖飢亦然。此一歲常儀也。習禮、樂、射、御、書、數、讀書隨時書于日記、有他功隨時書。每日習恭時思對越上帝、[illegible]言語、肅威儀。每時心自慊則〇、否則●。以黑白多少別欺慊分數多。一言〇、過五則凶。念一分〇、過五則乘。中有乂、邪妄也。如妄念起、不篤子嗣、比內皆是。每晨爲弟子試書、講書、午判做教字。此一歲常功也。有缺必書[illegible]。

爲却疾求嗣計、增夜中坐功。謂張文升曰、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興禮樂。

二月、恭執贄正師弟禮。先生歎曰、素隱行怪者有其人、半塗而廢者有其人。依乎中庸、遯世不悔者、吾非其人也、竊有志焉。思心時時嚴正、身時時整肅、足步步規矩、即時習禮也。念時時平安、辭氣時時和藹、喜怒時時中節、即時習樂也。玉帛周旋、禮也、不爾亦禮。琴瑟鐘鼓、樂也、不爾亦樂。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王法乾論友主擇交、先生主節取。

三月、習琴。十一日、誕日也、家人請拜、先生泣下曰、予兩間罪人、不及事父母、

敢當家人襯乎。乃側不襯壽。是日、與人送葬、遂泣不已、自傷也。知養子有隱疾、不能嬗嗣、且有室變、大發旋以命自解、乃謀養孫爲後。李檟秀來問禮曰、予有祖父在、禮不得專行。吾聞人子善言常悅于親耳、善行常悅于親目、須潛孚祖父、若自其已出、而我奉行之者乃善。此吾在朱氏時所自勉也。習騎刀式、始及雙刀。四月、學使李公應薦爲知蠡縣事趙公旭俱遣人懸匾旌閭。趙兼有餽儀、先生受而不報。時蠡人士公舉先生于縣、將達道院上奏、國公玉亦謀遍揚當道、先生力止之。謂塨弟培曰、僕抱禹稷之心、而爲沮溺之行、如函劍而欲露寸光者。法乾謂不如全函、剛主謂不如多露、皆

非僕志也。 如鑑與塨世父保初。世父諱成性，康熙初以恩貢截留提選通判、辭老不就、先生私謚之曰節白。 五月、塨問曰、近日此心提起時思慮皆忘、祇是一團生理、是存養否。先生曰、觀子九容之功不肅、此禪也、數百年理學之所以自欺也、非存養也。予素用力、靜則提醒操持、動則明辨剛斷、而總以不自恕。蓋必身心一齊提起、方是存養。不然、則以釋氏之照徹萬象、混吾儒之萬物一體矣。 七月、教李植秀及幼弟利學士相見、獻酬禮、令肄三。 王法乾曰、程朱何可操戈、試看今日氣運、是誰主持。家讀其書、取士立教、致君臨民皆是也。先生曰、元亦謂今日是程朱氣運、正如周季自是五霸

持世、然必以爲五霸持世不如堯舜、程朱持世不如孔孟。已而日、謂程朱持世尚過其分。十分世道、佛氏持三分、豪俠持三分、程朱持二分、仙氏持一分、聖道纔得不皇皇表章也。　刁文孝之子靜之來言、靈壽知縣陸隴其求先生所著書、清苑知縣邵嗣堯欲相見。先生謝曰、拙陋不文、持貴吾子勿游揚也。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爲程朱學、居官清介。嗣堯字子昆、山西猗氏人、學陸王、清廉有吏才。　以祭門神齋戒有雜念、思祭神猶難于齋、況平常而能齊明也、即專思神。　二十九日、拙也、行中規矩人則否。塨曰、甚矣、周旋中禮之難也。　李植秀問曰、秀欲師問道、人多毀忌、如何。曰、天下方以八股

爲正業、別有講作、皆日閒雜、皆屬怪異。汝初立志、當闇然自進、不驚人、不令人知、可也。然亦須堅定骨力、流言不懼、笑毀不挫、方能有成。　八月、撫院于公成龍使來懸匾旌閭、先生受而不報。　九月、訂恭所編訟過則例吹籥。　自勸出門如見大賓、近多如此。　國之桓介塨執贄、先生辭、固請乃受之。　思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必于湛然虛靜之中、寞上帝臨汝之意、則靜存正功也。若宋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非丹家所謂內視乎。塨問、自整飭矣、已又忽忘昏惰、何以免此。先生曰、湯銘苟日新矣、何必復曰日日新。日日新、日日則無間矣、何必贅曰又日新。可見忽忘昏惰、古今學者通患、除時常振刷、无

他法矣。李植秀問閒念朋從，屏之不退，如何？先生曰，但將精神竦起，使天君作主，諸念自然退聽。然非用力有素，而驟言竦起退聽，亦殊不易。先儒所謂工夫，即是效驗也。族弟借乘，家人對碓矣，先生思此人魯鈍，无所借，命家人毀日碓。十二月，往哭莫獨夫來。大來名際泰，蠡人，豪俠好義，所施散萬餘金，交游幾遍天下，而待人寬讓，遇橫逆笑受之不報。三從叔子早壯，以孩提從母嫁，至是取歸養之，率之招神于墓，立主習齋旁室，行虞禮。書一聯云，虛我觀物，畏天怨人。

庚午，五十六歲。

正月三日，養族孫保成爲孫。國之植至，先生日，學人

未有眞誠如子者、惜老矣。之桓曰、竭力向前、死而後已、敢以老阻乎。先生與王法乾同榻、問曰、元有寸進否。曰、有。遇人爭辯、能不言矣。二十三日、行中矩、望見壁上書「毋不敬」、怏然思敬、時見嚴而安、怠時見嚴而惕。不啻嚴師爭友矣。湯武逐物有銘、有以哉。博野令羅公致仕、先生往謝。羅公尋來拜謁、深以先生之學爲是、作與遂途序。二月、張東嚴通政來訪。二十二日、遵從世母緦服。三月、訂族約。思事可以動我心、皆由物重我輕。故兵法曰、敗兵若以銖稱鎰。曰、後世詩文字畫、乾坤四蠹也。習射。門左演戲、弄家衆寂然、室中各理女工、如無聞。先生喜曰、誰謂婦女不可入德也。

五月九日，子弟俱往田，思吾庭除日薉，有乏人，无廢事，今不潔，衰惰甚矣。乃各處親掃，惟揚三息乃畢。 思内篤敬而外肅容，人之本體也，靜時發其形也。六藝習而百事當，性之良能也，動時發其形也。絜矩行而上下通，心之萬物皆備也，同天下踐其形也。禪宗焉能亂我哉。 二十二日，哭莫從世母墓，告除服。 六月，書謹言八戒：一戒閒言，二戒俗言，三戒類引，四戒表暴，五戒凌人，六戒幽幻，七戒傳流言，八戒輕與人深言。 思文曁之禍中于心則害心，中于身則害身，中于家國則害家國。陳文達曰，本朝自是文曁世界，當日讀之亦不覺其詞之慘而意之悲也。 思高明覆物，萬物歸我，洞照萬

象、一象不沾、儒釋相去天淵也。恭 思定其心而後言、自无失言。定其心而後怒、自無妄怒。失言妄怒、皆由遂物、未嘗以我作主。 八月朔日、以祭門神齊、思人心不如聖人之純一也、齊日之心必如聖人而神乃可格。人身不如聖人之九容也、齊日之身必如聖人、而神斯可交。 一日行容恭、因思劉煥翁、謂門人曰、予當恭莊時、輒思劉煥章。矜莊時、思呂文輔。坦率時、思王五修。懇摯時、思陳國鎮。謙抑時、思張石卿。和氣包括、英氣憤發時、思王五公。嗟乎、使諸友皆在、其修我豈淺鮮哉。 九月、思人大則事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人未聞識其反覆背逆也。 二日、行中規矩、思昨終日中度、今日惟此時、純

徵之難也。　思人才無用矣、厭其無用、卽已才无用。世路不平矣、怨其不平、卽已情不平。　以祭考齊戒、思齊戒日有不悅宜寬之、曰、先考之量容之也。有妾財宜讓之、曰、先考之惠及之也。　十月、爲蠡人士作祭劉潤先文。潤先名膺旺、蠡人、恭兄富而行仁、環居十餘村、有訟争皆往質之。　十一月、涞水曹敦化來問學、求列門人、先生辭。　王法乾曰、自知周孔三物之學、却鍥靜功、不及前日。先生曰、易曰洗心、中庸曰齊明、非齊不明、非明不齊、非洗心不能齊明、非齊明不能洗心、何事閉目靜坐、拾釋子殘瀋也。　十二月、教之桓、敦化學禮。　敦化介塨執贄、先生許之。　先生語塨曰、伯夷仁也、柳下惠

義也。塨曰、塨亦謂伯夷非佛老可托、以其不念舊惡也。柳下惠非鄉愿可托、以其必以道也。伊尹非雜霸可托、以其樂堯舜之道、而一介取與必嚴也。孔子非經生可托、以其志爲東周、而教人以兵農禮樂也。先生曰、然。

先生曰、唐楊綰疏言、選士專攻文辭、自隋煬帝置進士科始。唐以帖括自唐高宗聽劉思立之奏始、乃爲世害至今乎。

辛未、五十七歲。

正月、思凡罪皆本于自欺。言聖人之言而行小人之行、自欺也。即言聖人之言而行苟自好者之行、亦自欺也。

法乾規先生曰、身不及口、口不及筆。先生曰、心更不及

衆顧共勉之。　思有一夫不能下亦爲惡、有一事不辭望亦怠惡、有一行不平、實亦僞惡、若一錢不義、料亦貪惡。又思不怨不尤、下學而上達、眞無聲無臭、於穆不已、上通于天矣。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內返歉然自愧。　看韓非子至說難、強以其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憮然恨未交人每蹈此危哉。名保成自重光。　思子以倔彊爲直、暴躁爲[illegible]、[illegible]爲堅定、畏葸不改、廢才也。　三月、先生將出游、曰民生休戚、世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于是别親友、告家祠。于六日、南遊中州。　至安平縣閻聯光齋、閻教其門人揖立應對、朔望拜父母儀、獎之。　至深州、國之桓請從以其

年老、家貧、子幼、辭之。對曰、吾輩遜子路乎。因論從步從、先生敬之曰、正心修身之功、不可因途行儉、吾嘗內自提撕也。又敬以齊家先嚴內外。　野莊郭、遐鄭光裕克、昌示以與迷塗、大悅。　至順德府、張莊、訪楊甫著及其弟齊川示以喚迷塗、楊錄之。路邢臺、敬論賈韋修、故人也、曰、人言敬聯爲開署、不知人才爲政事之本、而學校尤人才之本也。勉以修身亦敬之道。　四月朔日、行望拜家祠、答拜家人、門生禮。　至安陽、吳真許酉山先生。訪徐孝子逆。適聞存學、存治、曰、適每夜祝天生聖賢、以衛聖道、其在先生矣。　抵岡龍、與陳子寀、耿子達窮、天木孫伯玉、耿敬仲、孫實則、柴聚魁、丁士傑論學、爲甯

李和、劉愼行言經濟。至清縣、敎諭國之薦男玉、之桓弟也、來迎、遊大伾山、諭道士歸倫。考辰日、齊宿、遙奠、祭用素衣冠、不御酒肉。與男玉論井田、固留之桓而行。宿趙勝固、見民以歲凶流亡、惻然出錢及衣周之。單遊客會嵩縣令、諷以四急、一急停徵、一急賑濟、一急捕蝻、一急請上官行文各處發集流民。至夏峯、晤孫徵君子五君協、七君望、十一君夔、貢雞酒祭徵君、奠之。拜耿保汝、因同孫平子、孫箕、岸登嘯臺、遊安樂窩。弔彭餓夫墓、酹以酒、盥嘆百泉。時保汝率子從貢及楊蔭千、楊誠甫、李天祐、孔蓋仲、陸積至、乃以存學質保汝。保汝曰、請問孔子在天之神、以爲是否、程朱罪我否。保汝曰、孔子

必以爲是也、程朱亦不之罪也、但用前習見不脫者起紛紜耳。先生曰、苟无獲戾先儒、而幸聖道粗明、生死元不計也。保汝曰、如此無慮矣。乃爲暢言六藝之學、保汝出其王制管窺、論井田、封建與先生存省合、深相得、流連幾十日、乃別、饋千以車馬送。保汝名極、定興人、從孫徵君移家夏峯高隱力學。

至延津訪周礎公論學、渡黃河。

五月、望河南開封府、張醫卜肆以閱人。

思令出遊、卽用九也、必見无首、乃爲善用。

十日夜、店人賊盜、先生堅卧、亦不言。

訪張子郎、劉念慶、郭十同、李瑤之。

杜韋、修爵、炎趙、龍文來訪。

時時習恭、心神清坦、因體精健。時發氣流行、兼之奉養不給、而先生浩歌自

得絕不動心。　一日、見一翁過、骨甚健、異之、挽入坐、則孫徵君門人原武張爍然天章也。先生以常功及存學質之、天章喟然曰、禮樂亡矣、存學誠不容不作。問水政、先生畧言之。天章曰、先生何不著禮儀、水政書。先生曰、元之著存學也、病後儒之著書也、尤而效之乎。且紙墨功多、恐習行之精力少也。自此來問學者日衆。　二十七日、始食杏。恐食早、家人未薦也。　張天章來曰、學者須靜中養出端倪、書亦須多讀、著述亦不容已。先生曰、孔子强壯時學成教就、陶鑄人材、可以定一代之治平矣。不得用、乃周流。又不得用、乃删述。皆大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如效富翁者不學其經營治家之實、而徒效其

四歲轉移遭亂記產籍以遺子孫者乎。且孔子自居于述、乃武周述事之述。家居習禮樂、執射御、為司寇、辨五土之性、乃述六府三物之事也、非註記其文字也。後儒以講書、註解托聖人之述、可乎。況靜中了悟、乃釋氏鏡花水月幻學、毫无與于性分之真體、位育之實功也。聖門下學上達、原有正途。不然孔子日與七十子習行粗述、而性命不得聞、孔子不幾為千古之拙師、七十子竟成愚徒乎。天章曰、顏子仰鑽瞻前、如立卓爾、是何物、豈顏子枯禪乎。先生曰、古顏子明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豈空中玩弄光景者比耶。後儒以文墨為文、以虛理為禮、將博學改為博讀、博講、博著、不又天淵之分耶。天章

拜手曰、聞命矣。時主客坐久、體愈莊、容愈恭、先生因指曰、非夙用戒慎功、此容不得于人前勉强粧飾也。故一整齊若。天資競服、抵夜乃去。　偶見羣有戲者、因思杏壇之琴書不鑒、孔子不得謂之恭而安、俱正之。　六月、遊于衢、遇一少年頗異、問之、朱超越千也、約來寓。已而果至、問其志、願學經濟。乃沽酒對酌、與之言已、提劍而舞、歌曰、八月秋風彫白楊、蘆荻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徬徨。徬徨良久鸜鵒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諸儒何足數、宜呼小兒楊德祖。罇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翌日報一刺曰吳名士、拜、遂行。　抵杞縣、訪田椒柏、鄭吉人、皆以

存學爲是。

至鄢陵，訪梁延援以道，于伋朴、鄢劉子厚。

訪王延、前次亭，次亭述其師張仲誠所傳將好貨好色作成色相觀。先生曰：是主人不務守家而无事賊益也。于謂白晝乾健習行，夜中省察操存，私慾自不作。即或間作，祗一整起亦必退聽。孔門爲仁與克伐怨欲不行之分即在此。次亭請執贄，辭之。晤常貞一、蘇子文。

七月，訪劉從先言禮當習。從先奮起曰：此時即習，何待乎。習祭禮二度。日入，從先曰：豈可讀書，豈不可習禮乎。累講終三。教從先三即喪禮，從先問喪服制，言之。

訪韓旋元。旋元閱存性，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豈心之理善，而身乃雜惡乎。閱存學，曰：是吾儒與述學也。

訪韓智度、指易修業居業曰、學者須知田産籍非産業、講讀籍上田産非修業、乃得求其業而修之、修乃得居之、吾儕急事也。智度曰、然。　觀鄧汝極傳、以當將心學歷行、崇證覺以九容、九思、四教、六藝爲繁。汝極駁之曰、九容之不修、是无身也。九思之不謹、是无心也。先生續曰、四教之不立、是无道也。六藝之不習、是无學也。閏七月、思化人者不自異于人。　携上蔡訪張仲誠、仲誠曰、修道卽在性上修、故爲學必先操存、方爲有主。先生曰、是修性、非修道矣。周公以六藝教人、正就人倫日用爲教、故曰、修道謂教。蓋三物之六德、其發現爲六行、而實事爲六藝。孔門學而時習之、卽此也、所謂格物也。

格物而後可言操存誠正。先生教法、每乃于大學先後之序有素乎。論取士仲誠曰、如無私、八股可也。先生曰、不然。不復鄉舉里選、無人才、無治道。仲誠名沭、以進士知內黃縣事、有惠政。論學大旨宗陸王、而變其面貌、以一念常在爲主、弟子從者甚衆。　觀上蔡知縣楊廷望所關杜塞、又聞其毀佛寺、重建書臺、伏羲廟、清丈地畝、躬率人習文廟禮樂、蓋有用才也。　先生謂李子楷曰、朱子論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曰、以不觀觀之、此是禪宗否。子楷曰、此誠近禪。恩等操存不如此、乃將學問思辨俱在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內用功。先生曰、如此、則孔子學于郯太襄、小問禮問官、終日以思辨問與

達、皆其兀然靜存、不覩不聞時也、而可通乎。　八月、先生與仲誠及其門人明辨疑引繹一月將行、申曰、學原精粗內外一致加功、近世聖道之亡、多因心內是覺、口中講說、經上議論三者之間見道、而身世乃不見道、學堂顯稱書院、或曰講堂、皆倚學之不講一句爲業弃之、猶然不思置學之二字于何地。孔門是爲學而講、後人便以講爲學、千里矣。仲誠笑曰、向以爲出脫先儒籓籬、不知仍在其窠中也。及行、仲誠率門人遠送、先生拜手曰、承教、不敢自棄、勉加操存。先生操存有年、願進習行、以惠蒼生。仲誠拜手許諾。　訪侯子實諸人、勉以習行有用之學。　至商水、訪傅陽若論學、陽若服焉、以吳名

士剌拜李子青木天、與言經濟木天是之。先生佩一短刀、木天問曰、君善此耶。先生謝不敏。木天曰、君願學之、當先拳法。拳法、武藝之本也。時酒酣月下、解衣爲先生演諸家拳法。良久、先生笑曰、如此可與君一試。乃折竹爲刀對舞。不數合、擊中其腕。木天大驚曰、技至此乎。又與深言經濟、木天傾倒下拜。次日、令其長子珖、次子順、季子貞執贄從遊。 渡小黄河、訪王子謙及寇楣等、隨問引以正學。 抵奉天峙、訪王焉倚、李象乾。焉倚初執習見、已而廢。 返鄢陵、訪李乾行等論學。乾行曰、何須學習。但操存功至、即可將百萬兵、無不如意。先生悚然、懼後儒虛學誣罔至此、乃舉古人兵間二事、即其策次

日問之。乾行曰、春之思、亦不必思、小才小智耳。先生曰、小才智尚未能思、大才智又何在、豈君操存尚未至耶。乾行語塞。九月朔日、偕王次亭昆仲習冠、燕諸禮。次亭問明德親民。先生曰、修六德、行六行、習六藝、所以明也。布六德、六行、六藝于天下、所以親也。今君等在仲誠先生之門、從未以此爲學教、然則何者爲若所以明之、親之者乎。閉門靜坐、返念改心、乃二氏之學、非吾儒之操存也。次亭感佩。先生從爾北歸、過淇縣、訪王餘嚴柔之、五公先生弟也。老病、留金于其孫世臣爲養資。至湯陰、訪朱敬主一、他出。其父寧居出會、風儒也、語之學、拱掌稱善。主一歸、先生與主一及其子侄習禮、寧居

曰、予可任老乎。即主位、伏與彬彬如也。夜與主一論學、論治、主一曰、不見先生、悉枉度一世。行、徐廷僴容已來迎、出日省說來教問禮樂、答之。已而主一復來、追送予磁州別。主一請先生習恭觀之、因並坐習恭。先生曰、吾儒無一處不與異端反、即如我二人並坐習恭、儼然兩儒、尚並靜坐、則儼然兩釋和子矣。　十月、至臨城、拜喬百一、耄耋清苦、布衣草敝、饋以金、力却、出酒食、寒舍論學。　五日、抵里。族侄修己、莆儼從游。　聞家人前以家書至、相謂曰、不聞聖賢語至人臣必拜受乎。夫子一家之君也、寧以書予異人臣。相率拜受。先生慨然曰、吾儕以當之、尚客少自非薄乎。因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家

人相勉。歷言終未能識、積養五字用力、日省稀文靡遜、或少寡事。王法乾論道在于書、先生曰、書之文字固載道、然文字不是道。如車載人、車豈是人。法乾曰、如坐如尸、非道乎。曰、是人坐乎、書坐乎、抑載之即爲坐乎。法乾無以應。給李介石書、退其幣、以萬斯養介石具幣儀來問學也。介石名桂、深澤人、黃門人龍子也。辛酉舉于鄉、能技擊、好樂、教子嬰及門人各習一音、毋自瀆書畢、即登歌合樂、溫溫如也。樂易好施、人多德之。

壬申、五十八歲。

二月、觀恭所輯諸儒論學、關中李中孚曰、吾儒之學、以經世爲宗、自傳久而謬、一變訓詁、再變詞藝、而儒名存

實亡矣。批曰、見確如此、乃膺撫臺尊禮、集多士景從、亦祇講書說話而已、何不舉古人三事、三物之經世者與人習行哉。後儒之口筆、見之非無用、見之是亦無用、此所以吾心益傷也。　觀古月令每月教民事、至命樂正習舞、命宗正入學習樂之類、嘆今曆授時布政之法亡、添入建除宜忌諸術、亦周孔學失所致也。　謂塨曰、子纂諸儒論學、名曰未墜集、蓋憂予存性、存學大翻宋明之案、遂至難入、錄其合道之言、欲使人信吾說之不謬于先儒、而教易行、意甚盛也。然予未南遊時、尚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支派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

定以爲孔孟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愿矣。且所謂未墜者、非也。未墜者在身世也。今諸儒之論在身乎、世乎。在口筆耳、則論之悖于孔孟、墜也。即合于孔孟、亦墜也。吾與子今日苟言而不行、更要其墜矣、而暇爲先儒文飾曰未墜哉。　六月、教儼曰、人之不爲聖人也、其患二、一在視聖人之大德爲不敢望、一在視聖人之小節爲聖不在此。吾黨須先于小節用功。　七月、錄四書正誤偶筆、皆平日偶辨朱子集註之誤者。至是、命門人錄爲卷。　八月、側室田氏卒、葬之祖塋傍、行三虞禮于別室。以無所出、准無服殤例、令子弟十二日除服。田名種宜、有女德、柔順而正、事先生十八年、未嘗一呢近、

未嘗仰首一觀先生面也。事文君如慈母，死後數年，女君時時哭焉。 十一月，王天享北來問學，先生詳示之。

王法乾規先生雜霸，先生曰，予以儀爲雜霸，或即予染于老莊之見乎。儀以予爲老莊，或即儀染于雜霸之見乎。各宜自勘。

癸酉，五十九歲。

正月，書規先生道大而器小，宜去禍，去矜，去躁，去監二語可試者。 二月，王法乾曰，吾二人原從程朱入，先生曰，從程朱入之功不可沒也，然受其害亦甚，使我二人不見程朱之學，自幼專力孔孟，所成豈如今日而已哉。即以賢弟聰穎，廣覽廣讀，受害益甚，故吾書言，仙佛之

害止藏書人、甚朱之書偏迷賢知。　置側室姜氏。　亡友劉敬叔延往、先生曰、後儒失孔子之道、致我輩不得見君子以文會友之樂矣。即如今日、如聖學未亡、與公郎等吹笙鼓瑟、演禮習射、其快何如。乃祗閑論今古、差勝俗人酣賭而已、可勝歎哉。　四月、以三物一一自勘。思一日不習六藝、何以不愧習齋二字乎。　閱宋人議其君用曉事人、勿用辦事人、歎曰、官乃不許辦事耶。曉事者皆不辦事耶。愚謬至此、不亡得乎。　六月、王越千來問學。　觀明臣傳、每以著書成加官進秩、夫爵位所以待有功者也、而以賞著書之人、朝野胥迷乃爾。觀周密癸辛雜識載周平原云、程伊川言有眞知、所行

自然無失，以致學者但理議論，不力實行。忱仲問云：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居官不理政事，以爲俗吏所爲。惟建書院，刊書註，輯語錄爲賢者。或稍議之，其黨必擠之爲小人，異時必爲國家莫大之禍，不在典午清談下也。當時儒者猶覺其害如此，今則舉世罔覺矣。吾黨不懼哉。　李植秀問曰：張仲誠學術錯，先生亦時稱之，何也。曰：辯學不容假借，若其居官廉幹，自是可取。吾嘗謂今日若遇程朱，亦在文事之列，正此意也。　思與常人較短長者，常人也。與小人爭是非者，小人也。如天之無不覆幬，斯大人矣。　十月，觀春秋，思孔子祗記某事某事，其經濟裁處之道皆在胸中，未錄也。故游夏不

能贊一辭。予旦明大政記應錄條件、不參一議、以待用之則行、似孔子當日亦此心事。後人專以文字觀經、至年月日皆尋義意、遇不相合、又曰美惡不嫌同辭、恐皆臆語耳。　如涿州獎冀康國鎮。　十二月、與爾儆言致用、以稼本色、揭田為第一致。

甲戌、六十歲。

正月朔日、祭祖考、側室田氏亦稱食。　二月、肥鄉郝文燦公函來問學、請先生主漳南書院設教、先生辭。　王法乾為定州過割地畝于已名下、書狀不如式、氣象鬱鬱然。先生曰、為愛靜空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即茫然、賢豪不免、況常人乎。予嘗言誤人才、

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不其信夫。　六月、以祭中霤者、自謂行坐皆如禮、使他日盡如齊日也、無愧矣、而不加也、非忘乎。故助忘二字、非孟子實加作聖功、不能道也。謂孫曰、吾與文升不言操存、與法乾不議經濟、兼講者、惟子于其勉之、勿以虛文畢事也。　謂魏帝臣曰、延世翰林院侍讀講修撰等官、爲朝廷第一清貴之臣、李何居其命官詔敎、乃忘此要職乎。學術誤及政事、可笑也。　十月、思夫子之溫、良、恭、儉、讓、石卿先生有三焉、溫、恭、讓也、介祺先生有二焉、溫、恭也、晦夫先生有二焉、良、恭、儉也。予曾未有一焉、愧哉。　十一月、郝公函具幣帛與僕遣苗生尚儉來聘主漳南書院、先生又辭。

乙亥、六十一歲。

三月、修巳曰、近日取士、書藝、贊研、策表互換、祇爲欺局。先生嘆曰、豈惟是哉、孟子後之道之學、二千年誰成一大說。　四月、日、龐惠于人、乃其人命中所須、然自吾手一轉移耳、何德之有。故世間豪無可使之善、可施之勞。　七月、之小店、遠誦程子四箴、覺辭清氣聳。因思必得氣舒一時、乃爲生一時、故君子壽長。辟昏氣累一日、即是死一日、故小人年短。　謂敦化曰、三重之道、王者之迹也。三物之學、聖人之迹也。亡者、亡其迹也。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孔子曰、不踐迹。吾人須踐迹。又曰、多看叢書、最損精力、更傷目。　教修巳、爾假日、學者但不見今

日有過可改、有善可遷、便是昏惰一日。　十一月、謂修己曰、子讀律而時文乃進、可知經書皆益于文、不在讀八比矣。然尚未嘗實學之味也。苟時時正吾心、修吾身、則養成浩氣、天下事無不可爲也、況區區文藝乎。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韓退之文人之雄、亦云。　十二月初三日、爲孫重光行冠禮、延杜益齋爲賓。　思以厚病人之薄、即己薄也、以寬形人之刻、即己刻也。

丙子、六十二歲。

二月朔日、行朔禮。已旦矣、出行學儀、久之、入、家人仍帽襴候請拜。先生曰、吾德衰、不能振一家之氣、不足拜也。室人懼、拜內、戶外立而不答、側拜、坐而不立。　謂曾敦

化日、天下無治亂、視禮爲治亂。家國無興衰、視禮爲興衰。　四月、郝公函三聘請主教肥鄉漳南書院、乃往。璽光及門人鍾錂從。五月朔日、在途、率重光行望拜禮、使錂望拜其父母。酉日、抵屯子堡、漳水泛、公函率鄉人以舟迎入。　公函學士相見禮、因告家事。先生曰、爲兒之道、只不見子弟之過則善矣。　議書院規模、建正廳三間、曰習講堂。東第一齋西向、牓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齋東向、牓曰武備、課黄帝、太公及孫、吴諸子兵法、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并射、御、技擊等科。東第二齋西向、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等科。西第二齋東向、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

數等科。門仍懸許公三禮漳南書院扁、不設舊也。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直西曰帖括齋、課八比舉業、皆北向。以應時制、且漸引之也。比空二齋、左處儐价、右宿來學。門外左房六間、榻行賓、右厦六間容車騎。東爲更衣亭、西爲步馬射圃。堂東北隅爲倉庫廚竈、西北隅積柴炭。　思孔子討陳恒而料其民不予、會夾谷而却萊兵、反汶田、聖人之智勇也。乃宋儒出而達德沒、僅以明理解智、去私解勇、其氣運之阨哉。又思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自佛氏出而天下有不達之道。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自宋儒起而天下有不達之德。　鄒也魯、苗尚信、白宗欽、李弘

業、韓習數、邾也、廉、郲也、愚拜從學。　六月、書習齋堂聯云、聊存孔緒勵習行、脫去鄉愿禪宗訓詁帖括之套。恭懼天心學經濟、斡旋人才政事道統氣數之機。　恕谷言由于歷世事不熟、看人情不透。　閻家語至塨晨由數日、觀于子路、子貢、則趙奢、李靖、仲達、陸賈皆吾道所不擯矣。乃自宋儒分派、而諸色英俊胥不得與于吾道、異哉。　思有所事、則心景日上、無所事、則心思汩下。尚書曰、所其無逸、有以也。　命諸生習恭、習數、習禮、與公函顧而樂之。　七月朔、行學儀畢、曰、朔望行禮匪直儀文、蓋欲每月振刷自新也、汝等知之。又教弟子舞、舉石習力、先生浩歌。　八月、如同龍晤諸故友程潛伯請筵、

語之曰、程朱與孔門體用皆殊。居敬、孔子之體也。靜坐惺惺、程朱之體也。兵農禮樂、爲東周、孔子之用也。經筵進講、正心誠意、程朱之用也。潛伯曰、解矣。　訪路趨光懷皇論治、主封建、井田相合、謂之曰、聖人不能借才異代、須寬以收天下之材、和以大天下之交。　十六日、以漳水愈漲、書齋皆沒、嘆曰、天也。乃旋。門人皆哭別也、祭送至家。九月始返。　思非禮勿視四句、嚮二字一讀、謂不視邪色云云、非孔子復禮意也、當四字一氣讀、禀在一禮字、謂視聽言動必于禮也。天下歸仁、卽王天下、有三重、民其寡過也、皆復于禮也。　思威不足以懾人而妄夷之、惠不足以感人而妄居之、不智也。爾于是伏焉。

十一月十五日，爲爽然行冠禮，延劉滌翁爲賓。爽然即早壯也。二十七日，遭叔母期喪，寢于外，不入内，飲食行處非哭時，皆如平居，不致毁矣。十二月，著《宋史評》。爲王安石、韓侂胄辯也。其辯安石略曰：荆公耆讀著書，作文立法，以經義取士，亦宋室一時之良耳。然較之當時則無其倫比，廉孝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想。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農田、保甲、保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于兩河，皆屬良法，後多蹬行，即當時至元祐間，范純仁、李清臣、彭汝礪等亦訟其法以爲不可盡變，惟青苗、均輸、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竇。然人亦會考當日之時勢乎？太宗

北征、中流矢、二歲瘡發而卒、神宗言之、惓焉流涕。夏本宋臣、叛而稱帝、此皆臣子所不可與共戴天者也。宋歲輸遼夏銀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弔、聘問、賂遺近倖又倍、是宋何以爲國。買以金錢、求其容我爲君、宋何以爲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舉兵則兵不足、欲足兵、餉又不足。荆公爲此、其得已哉。辟之仇讐、戕吾父兄、吾急與之訟、遂至數責家貲、而豈得已哉。宋人苟安日久、聞北風而戰慄、于是牆堵而進、與荆公爲難、大哄極詬、指之曰奸、曰邪、并無一人與之商確曰、某法可、某法不可。或更有大計焉、惟務使其一事不行、立見驅除而後已。而乃獨責公以執拗、可乎。且公之施

爲，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辦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而韓琦、富弼等必欲沮壞之，毋乃荆公當念君父之讐，而韓、富、司馬光等皆當愬置也乎。劉琦之劾荆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敵疑者延有七，一、招高麗朝貢。一、取吐番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樹于西山，制其蕃騎。一、創團保甲。一、築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一、置河北三十七將。皆宜罷之，以釋其疑。嗟乎，敵惡吾備則去備，若敵惡吾有首將，去首乎。此韓節夫所以不保其元也。噫，腐儒之見亦可畏哉。且此七事皆荆公大計，而史乎削之，幸琦謀以爲罪狀，

遂傳耳、則其他僞者何限。范祖禹、黃廷堅修神宗實録、務詆荆公。陸佃曰、此謗書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黨起、又行盡改。然則宋史尚可信耶。其指斥荆公者是耶、非耶。雖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誣此一人、而遂誣忘君父之讎也。而天下後世遂羣以苟安頹靡爲君子、而建功立業、欲措拄乾坤者爲小人也。豈獨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辨侂胄畧曰、南宋之金與北宋之遼又不可同年而語也。乃累世知岳飛之忠、累世皆秦檜之智、獨韓平原毅然下詔伐金、可謂爲祖宗雪恥地下者矣。仗義復讎、雖敗猶榮者矣。乃宋人必欲誅之以畀金也、尚有人心哉。然兵臨城下、宗社立墟、敵問戎首、無

如何也。乃吏考當時葉適、丘崈、辛棄疾等支吾于北、敵無勝計、而宋相之首已不保矣、異哉。有趨朝門者耳、還錯既誅終叛漢、於期一入竟亡燕。可見當時人聊猜之、非誅平原而宋存、留平原而宋亡也。及金主見平原首、率群臣哭祭禮葬、曰：此人忠于謀國、繆于謀身、謚曰忠繆。則金非惡平原、而深笑宋室也可知矣。宋史乃入之奸臣傳、徒以貶道學曰僞學、犯文人之深惡耳。宋儒之學、不心論之、支離章句、染癘釋老、而自居于直接孔孟、不近于僞乎。其時儒者如沈仲固、周密等皆曰、今道學輩言行了不相顧、其徒不已有僞乎、而遂深疾之也。至于指數其奸、除貶僞學外、實無左驗、徒曰姬媵盛、左右

戲媚而已。郭汾陽猶窮奢極欲、張曲江猶著歎羨、而欲責平原以聖賢乎。且此等亦未必非迎拿文人嫉媒之也。而七百年來直觀爲奸肖、無一察焉、不其冤哉。郭子固篤書問學。子固名金城、北京人。少能詩文、聞塨言顏先生之道、輒棄去、爲天文、地理、禮、樂、書、數、河渠諸學。仕刑部員外郎、精練刑名、十四司稿皆倚定。每奏讞、再四繳獻、全活甚衆。陞御史、上疏請官冗殘民、請汰之。性孝友、謙默、有客、非其義、强之財弗受也。年四十一卒。

博野知縣徐公國綬造廬拜見。

丁丑、六十三歲。

正月、偶觀宋孫甦、吳時二傳、嘆宋家每論人先取不諱

兵、能作文讀書、不可療之痼癖也、殃其一代君臣、毒流奕世、傷哉。　思人至衰老、容色氣度宜倍寬和、以樂天年、骨力志情宜更剛毅、以保天命。吾恐有一焉、豈不可懼。　二月、思宋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爲多事、見理財便指爲聚斂、見心計材武便憎惡、斥爲小人、此風不變、乾坤無寧日也。　閲韓詩外傳、仁道有四、聖仁、智仁、德仁、而廉仁爲下、嘆曰、予求仁而好其下、殆哉。　觀古書言十淫、有淫中破體、淫文破典、曰其宋儒之謂乎。　三月、殷平陳宗文來訪。　四月、王法乾與先生言學、忽歎曰、宋儒竟是惑世誣民。先生笑曰、予乃今始知乎。　答縣書曰、吾所望與于此道者惟足下一人、故懼其放、畏

其雜相見責善過切。非日暮途遠、擔重力罷、將伯之呼、不覺其聲高而氣躁也。　六月、思天之所祚①報者人不感稱、已不表見、所謂陰德也。又思對越上帝、不爲世味糾纏、不爲喜怒勞擾、不爲疾病困縛、乃爲晚年進益。七月、定與劉茱旃甫刊先生訂改王應麟三字書。　九月、思古人靜中之功、如洗心退藏于密、乃洗去心之汚染、退然自藏、極其嚴密、一無粗疎、卽不動而敬也。何事宋人借禪宗空靜而文之以主一、又贅之以無適、以似是而非者亂吾學哉。　十一月二十七日、哭眞叔母墓、告服闋。

戊寅、六十四歲。

正月、登廁、皆粱之穅秕也。出謂人曰、昔年歲儉、人剛主家廁、矢積葛穅。此處正堪自對、爲知貧之苦乎。二月八日、忽長吁、自愧必有隱憂不自覺者。思千古無暴戾之君子。四月、思諸子不及門、吾師無學習、亦是無志、遂獨習士相見禮、如對大賓。鄢陵裴文汸子發來問學。五月、觀朱子語類、秦檜愛與理學交、自謂敬以直內、終日受用、則當日理學之爲小人假者固多矣。六月、保定詹遠定侯來問學。觀語類曰、本朝全盛時、如慶曆、元祐間、只是相共扶持、不敢做事、不敢動、被外人每亦祇忍受、不敢與較、方得天下少寧。積而至于靖康、一旦所爲如此、安得天下不亂。不知此言是怨慶曆、

元祐諸人乎、抑怨靖康諸人乎。朱家可笑可憐、積成禍亂之狀如此、而乃歸獄荊公、何也。　思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爲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曉路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周行榛蕪矣、遠返。已正墮此處、專非惰即畧、待人非偏即隘、仍一不能走路之宋儒也、可愧可懼。堪謂走路者、兵農禮樂也、路程本者、載兵農禮樂之籍也。宋儒亦不甚喜觀此籍、蓋其所喜者尚在安樂窩居、不在通曉路程也。如論語敬事而信等、諸必曰是心不是政可見。　思吾身原合天下爲一體、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舞韶樂、放鄭聲、遠佞人、合天下之視、聽、言、動俱歸于禮也。故曰天下歸仁。　七

月、曰、天下寧有異學、不可有假學。異學能亂正學、而不能滅正學。有似是而非之學、乃滅之矣。　徐公解任來拜別、先生往答之。　八月、覺胸中恬靜、與天地相似。十月、王法乾曰、自居功者人必共怨之、自居長者人必共短之、自居是者人必共非之。先生曰、然。　十二月、李植秀請專志于禮。先生曰、善。剛主在浙學樂、傚射禮可、修己學律、希濂學書、賞自及儀數俱可用。近法乾大奮于禮、汝又佐之、六藝備于吾黨矣、予何憾。勉之。　習祭禮、爲身近衰憊、乃主獻、升降跪拜以自振。　國之桓卒、先生聞之大哭、易素冠服、爲位哭奠、受弔、持心喪三月。之桓字公玉、深州生員。性樂善、懇誠、敢爲。邑人主之倡

廬墓苦孝，桓遍走當道及諸王舉揚。田遜年行備得直，以佐斧飧。桓辭之，遜年恚曰：「善不分人乎？」凡五載，卒上達，建石坊于之俊墓。長顏先生八歲，束修長跽求教，先生辭，桓曰：「昔董蘿石執贄王陽明不論年，桓乃遜蘿石耶。」卒成禮。先生南遊，桓步從，時年幾七十矣。嘗擬草民疏言天下疾苦，人笑其愚，不恤也。老以無子置側，凡求嗣必偕齊戒沐浴，聯生三子。　爲重光娶婦，行醮命親迎，饋食饗婦禮。

己卯，六十五歲。

二月，規王法乾不繫念民物，法乾引易何思何慮。先生曰：「予自返已至聖人乎？」元則自愧衰昏，不能晝有爲，宵

有得矣。觀朱子語錄、見其于岳忠武也、雖從天下之公好稱之、有隱忌焉、曰岳飛誅、曰岳飛亦橫、曰岳飛只、是亂殺。于秦檜也、雖從天下之公惡而貶之、有隱于焉、曰秦老、曰士夫之小人何也。爲檀秀、錢言用人、自鄉約保長與州縣吏胥同緣更代、任用二年、鄉里公議其功德、而上之邑宰、邑升府、府升監司、監司登之朝、以至公卿。思每晝夜自檢、務澄澈方寸、無厭世心、無忘世心、無怨尤心、無欺假心、方與天地相似。不然、昏昏如無事、人老而衰矣。吟詩云、本來一點無虧缺、遭際窮阨柰我何。自從知得吾儒事、不大行也亦婆娑。三月、思言行不相顧、即欺世也。使路人指爲聖人、而一德未立、

一行未成、即盜名也。見禍于天、受侮于人、不亦宜乎。
四月、之柩心喪已闋、以未得往哭、猶不忍歌笑爲樂。
十八日、王法乾卒、先生慟哭、爲之持緦服、朔望祭禮俱
廢。　五月、送王法乾葬、爲謀家事、託其門人王懷禹致遺
孤濟。　一僧從先生言歸倫、姓姚、名之曰弘緒、字興呂
禁。　思長友云、吾須時時畏天、不則墮。　六月、思三事、
六藝若盡亡、三才亦不立矣。所亡者、士不以爲學術耳。
請修己勿觀性理語錄。　抵其家、賓起、賓主皆未聚、思
吾方自愧喪惰、而人猶稱爾精、世遷乃至此哉。　省過
近多自老、大過也。　七月已前不時哭慟、至十九日、之
北泗哭奠釋麻。既而考禮、乃悔誤廢吉禮、盜服友麻、乃

弔服緦麻，非緦麻服也。謝遷于家祠五祀。　閏七月，林自浙來見，先生命吹簫笙聽之。塨謂先生曰：先生倡明聖學，功在萬世。但竊思聞者束身以斂心，功多；養心以範身，功少。恐高年于内更宜力也。乃以無念、有念、有事總持一敬之功質先生。先生曰：然，吾無以進子，子乃于外出得之，可愧也，敢不共力。乃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語于日記首，日服膺之。　觀毛大可樂書，王草堂書解正誤。大可先生名奇齡，浙之蕭山人，多學善文，少爲僧，家構避之四方。康熙戊午舉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已告歸，益邃經學，禮、樂、易、詩、書、春秋各有論著，一洗舊儒頹說。草堂名復禮，叔行好學。初年調和朱陸，晚具蓋

邃、著四書集註補、書解正誤、駁朱註訛謬、內人顏先生說。　曹敦化以新鄉尚重威如及朱主一係先生辭來。威如辭曰、卓識絕膽、踢離拆藩。存性學恨不親孔孟傳、講治法眞如見三王面。不得已跳過漢唐、舉首遼天。服膺睛總不敢塵沙眩。主一辭曰、頭回迷塗、德兆添多三存如願、薦邪協和。喜先生壽考作人、開風起爲肯豎毗。威如、主一寄辭、俱四拜。　琳質所著大學辨業于先生、大畧言格物致知者、博學于文也、學問思辨也。誠正修齊治平者、約之以禮也、篤行也。物卽三物之物、格、至也、卽學而時習之。誠意愼獨也、內省也、正心、心在也、洗心、退藏于密也、不動而敬也。總之不分已發未發皆持一

敬、孔子所謂修己以敬也。謂心無靜時、祇一愼獨盡之、而非朱子分靜存動察者非也。分靜于動、而以主靜爲功者亦非也。何者、心之靜而爲其所不覩不聞者、祇屬須臾不可主之也、主之必入二氏矣。先生嘗曰、吾道賴子明矣。後爲之作序。　八月、語曹敦化曰、論語、孔子之經濟譜也。漢高祇得惠則足以使人一句、即興、項王祇犯有司出納一條、即亡。　自以衰病敬身功疎、省過自振。　九月、安州馮繪升來、以法乾亡、與繪升約一年兩會、責善辨學。　以衰病不能理他功、惟常習恭、覺萎怠、習恭莊。覺放肆、習恭謹。覺暴戾、習溫恭。覺矜張、習謙恭。覺多言、習恭默。覺矯揉、習恭安。　先生以屯子堅水患

益甚、屢請不往。至是郝公函書至候安、附一紮云、顏習齋先生生爲漳南書院師、沒爲書院先師、文燦所贈莊一所、田五十畝、生爲習齋產、沒爲習齋遺產。　十一月、省過、恐振厲時是助、平穩時是忘。　十二月、博野知縣杜公開銓造廬拜見。　閱陸桴亭思辨錄。

戊辰、六十六歲。

二月、把總趙玘光玉來拜、去、謂儀曰、汝今日見吾會武夫辭氣乎。對曰、與平日異。先生曰、因事致禮、因人致對、竊有慕焉。友人不知吾者多矣。　三月、朱圭一來考習六藝、復具贄令其少子本良從學。　一日、習恭、忽閉目、自警曰、此昏惰之乘也、不恭孰甚。已而喟然嘆曰、天監

我于散地二十有八年，曾不切劘我矣。誼夯問曰，何也。曰，困抑不若在爨之甚，左右共事不若在爨之才。忽忽老矣，是以嘆也。　五月，思法乾不已，因曰，行數一步，即若法乾之監我一步也。心數一念，即若法乾之範我一念也。何必戚戚爲無益之悲乎。　作先君子傳曰，年幾七十，受兄掌面，不怒益恭，此一節也，幾堯舜矣。　六月二日，覺天清地寧，風和氣爽，身舒心泰，誠如象山所云欲與天地不相似不得者。倘如是以死，于張所稱君子曰終其庶乎。　思昔年工程靜敬中檢，昏惰近日昏惰中檢靜敬。　七月，徐仲容來問學。　思羣氏，宋儒靜中之明不足恃也，動則不明矣，故堯舜之正德、利用、厚生

謂之三事、不見之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謂之三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許恭玉憂學人弱如婦人女子、先生曰、非去帖括、制藝與讀著主靜之黨、禍終此乾坤矣。八月、高陽李霖沛公寓書問學、稱弟子。謂李命侯曰、法乾卒、良友中再無以過入相責者。遂泣下不已。十月、思家人有不化者、須諄諄諭之以法、齊之乃書言教法、束人治之要于日記額。悔過自訟驕浮二事。十一月、思文王緝熙敬止若宋人釋之、必爲一派禪宗。大學爲人君五句、乃眞熙眞敬。十八日、夜就榻矣、聞子弟摸還、復出園坐成一聯云、父子祖孫幸一筵共樂、漁樵耕牧喜四景長春。

十二月、謂重光曰、三達德之定天下也、有互用之時、有獨勝之時。光武戰昆陽、此勇德獨勝之時也。　評塨曰譜、戒以用實功、惜精力、勿爲文字耗損。　曰占云、宇宙無知己、惟有通天通、須臾隔亦覺、自矣日蔬苑。　思人使之才易、使人之才難。

辛巳、六十七歲。

正月十五日、祭戶神。祝成、敎重光安五祀龕奉上額正行、家衆當者令辟、坐者令起、淨掃神位、拂拭神主、置祝鑪前、恭揖稟明。日寅時、恭祭垂簾而退。此儀幾四十年、皆先生自行、今始命孫。　塨弟培從學。　二月、培請先生之李家莊、塨門人管廷耀、李廷獻、曾紹昌皆來習禮。

三月、修己侍、告之曰、浮躁人無德、亦鮮福壽。吾年少自斷不過三十、今幸有延也、于戒之闇。公度半日默對、書圖座稱美。　四月、李塨問孟子盡其心節、先生曰、識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知其仁、義、禮、智之性也。知其仁、義、禮、知之性、則知元、亨、利、貞之天矣。　五月、曹乾齋刊存學編。　六月、思小心翼翼、翼翼者、如翼之飛、進進不已也。　八月、塨將入京、先生曰、道寄于經千卷、不如寄于人一二分。北遊須以鼓舞學人爲第一義。自傷三老、有不下之淚、墓、一也。出有背親、二也。或與不長多忘句、三也。　九月、語杜生曰、道莫切于禮、作聖之事也。今人覵禮之請、距者曰不能、粗細者曰不必、是使

聖人無從學也。有志者先其粗、慎其細、學得一二義亦可。卽如出告反面、苟行之家、道不亦孩、孝弟不尊其事。叔璪曰、今卽著述盡是、不過宋儒爲誤解之書生、徒爲不誤解之書生耳、何與于儒者本業哉。顧黃諸儒何得行此道之分寸、吾卽死無憾矣。　十二月、有惑者、蓋氣解之惑、此卽已惑也。　曹乾齋寄所刻存學編至、或言盍走書謝之、先生不可、曰、吾二人不識面、業以明道也、非以爲我也、何謝。後有問學書至、乃答之。

壬午、六十八歲。

正月朔日、始祖禰同祀。初、先生遵程伊川說、春祭祖、秋祭禰。茲按古禮皆祖禰同日祭、程說非也、質之先生、先

生考而然之、至是改從古禮。 聞人稱邊之藩孝恤二行、曰、吾門有人矣。 雪夜、重光取薪烘火、他人者近、欲把之、思不可、而遂取巳薪。先生聞而獎之、曰、克此意可爲聖矣。昏夜不欺、一也。義利分明、二也。舉念能斷、三也。

二月四日、哭從姑喪。思禮七十衰麻在身而已、而況功緦、乃定葬日、朔望禮、哭勿傷、其餘但追慕、不哭。 服膺小心昭事、思任人情之顛倒、事變之反覆、君子之心總不失其對越上帝之常、其幾矣。 三月八日、忽思少年最卑污事、因思張仲誠言、鳶飛戾天、一斂翅即落地、豈不信乎。自今不可任此身頹衰、須日日有工程、但擇老力可能者爲之耳。 劉懿叔稱其長郎近勤子職、先

生因奬之語、懿叔曰、數子十過、不如奬子一長。數過不改也、徒傷情、奬長益勸也、且全恩。　五月四日、哭莫從姑、告除𥚃。　自勘期人過高、望人過厚、百苦百咎所從來也。　或饋肉、家人德之、先生曰、此施百而報一也。家人言報一亦佳。先生因自愧一言三失、伐善、校物、器小。

思老來懈惰之態不施乎身、昏慢之愚不作乎心、無所鬱累、無所貪繫、斯學力之驗也已。　六月、自勘曰、李晦夫氣象朴穆、全不入世局。王法乾專一畏避、故皆不受侮。予既甘心汨溺、而又不能認確、窮則獨善一句、且至誠不足動人、恭也皆取恥辱、愛也皆招玩侮、是誰之過與。　思宋儒之學、南誤張仲誠、西誤李中孚、北誤王

法乾、皆天生秀傑、可爲斯人立命者。誤常人之患小、誤秀賢之禍大。又思呂新吾、陸道威材識一人爲矣、亦沾泥帶水、更可惜也。　族孫保邦初不識字、先生愛其勇力、教之武、爲講鑑史、遂漸通文。閏六月、乃入塾行學儀。習恭覺足容徵閑、斂之。　十四日、小便祕幾殆、書命塨勉力、益光聖道。已少靜、談笑如常、夜乃通。越數月、錢侍請曰、剛主會請于師、以習齋作千秋公所、門人恭祀師主、集則講習其中。先生可手書一紙。先生許之。　七月、先生聞某不分父勞、歎曰、古者弟子爲學、即教之事父事兄、服勞奉養。今學讀書作文、必袖手靜坐、安其身而奴隸其父兄、此時文取士之害、讀作爲學之弊也。　八

月。思大人自恃其聰明，則不能用人；小人自恃其聰明，則不能爲人用。　聞師賀金玉卒，奔哭，持心喪五日，罷無時哭，猶朝夕哭。葬時，率門人往哭送。　九月，河南周璕价恭執贄從學，先生率行釋菜禮于先聖，傳之經濟，囑以勿爲書生所誤。　培始編日記，求教，誨之曰：務有恒。

癸未，六十九歲

正月，或求教授書文，先生曰：衰疲，自知天廢，姑舌耕以濟絕糧，亦可也。于是曹可成、田得豐、郝品、郝夢祥、郝夢麟來從遊。　清苑馮辰拱北書來問學，答之。　六月，大興王源价紫執贄從學，先生辭不受，固請，乃受之，因文

升、剛主道吾友英雄之氣與夫文章識力、想望久矣。近又聞因剛主言、爲省身錄、從事身心、尤使僕喜而不寐。過謙不敢當、然相期于周孔之道者、寧有既乎。願斷自今一洗詩文之習、實力聖學、斯道斯民之幸也。因問曰、聞子知兵、其要云何。對曰、源何足知兵要、但以爲不過奇正而已。又曰、假以烏合數千、使子治之、何法爲先。對曰、莫先束伍。先生躍然曰、子眞其人矣。次日、李源祭告孔子、行釋菜禮、祝聖陰佑、使之成德興行、有功乾坤。許省身錄、勉以遷善改過。源問刀法、告之。源紀二詩曰、離迷禾黍問南村、慚愧擔簦五柳門。十載低顏隨燕雀、半生孤跟横乾坤。先生有道青雲上、今日從遊是開尊。虞

夏高歌人未老、無遐風雨亞黄昏。藥爽發微詰情親、今古興亡賴有人。破屋寒飛青蝀、影荒籠遠閣夕陽塵茰將文武傳洙泗、未許安危係洛閩。山勢東蟠滄海盡、態知燕趙自生申。　七月、縣使弟培、門人陳兆興爲其學會以日記質之先生。　縣質所撰小學勺舞儀節、畫舞位、執干戚羽籥以舞。先生觀譜、監之。　八月、許培日記日、既脱俗局、而高視遠望、再斂空虛、而自卑自邇、則可與適道矣。　嚴侍、言有心疾、曰、習行于身者多勞枯、于心者少自壯。　一日、曹可成觀天象、言寅時東方見黑雲、似雨兆、然不大。次晨果微雨。先生曰、若可成者、可與傳贍天之學矣。　九月、祭孔子、祝曰、李培從元及其兄

塨學日記、逐時自省、改過遷善、因之元門下。任修巳、爾儀及門人李植秀鍾錢各集冊互相糾繩、元亦用自振撕、庶末路無曠、惟神相之。　訂塨所著小學。　十月、夜坐久、無惰容、爲修巳述故友劉肇南以六十鄉宦、父一出告、受跪責于其母事②。　十一月、語可成曰、孔子稱仲弓可使南面、稱子賤霸王之佐、論由求等從政、及子貢、孟子之稱孔子得邦家、得百里而君、聖賢之學之德可想矣。宋人相推、有是乎。　先生見學堂禮器禮位、乃知諸子自習禮也、錢莘倡之、私喜。　培來與錢習勺象舞式。　教培痛除假冒辯飾。　十二月、齊憑案者再、因思古人之老也、行有杖、馮有几、是古人固不諱老。齊之日

不拘行立坐臥、以一心恩神而不忘爲主、不必盡莊坐也。

甲申、七十歲。九月二日酉時、先生卒。

正月朔日、祀祖禰、祝文畧曰、尚其冥佑、來路荒荒、寡增罪戾、庶保降衷、以歸元。　率門人習禮、先生作通發漸歲習勤也、必終肆三。　漢軍崔璠負笈來問學、先生謂之曰、學之亡也、亡其粗也、願由粗以會其精、政之亡也、亡其迹也、願崇迹以行其義。　十五日、行學儀、有發至者、乃命凡遇行禮日、專任一人、或輪班傳呼齊集、務亍先生未出前嚴辦聽候勿悞。　自勘一生勉于明處用之政、學孔孟之學、尊祖敬宗、老老恤孤、隆師重友、躅邪

徧正、改過修慝、日新時惕、凛乎帝臨、勿負蒼生。乃年及七十、而反身自證、無一端可對堯舜周孔而無慚者。且有敗壞不可收拾、如化族一事、良可傷也。　戒子任役日斂用布、勿以絲帛。　二月朔日、習禮。先生主獻、問諸子有失儀否、儆曰、無失、且始終恭敬。　謂門人曰、孟子必有事焉句、是聖學眞傳。心有事則心存、身有事則身修。至于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統、治統俱壞。故乾坤之禍、莫甚于釋氏之空無、宋人之主靜。　與門人言博蠡修河法曰、北人祗思除水患、不思與水利。不知興利即除害也。　二十日、看書、儆曰、伯父言誦讀爲病、而又犯之。況年邁宜養。先生笑置之、曰、子弟不當

如是乎。族祭墓三盞及限、若有餘意、乃坐。久止一盞、較指輸一盞即止。日、吾事本學、不外分濬疏三字。聖王治天下、亦祇此三字。三月、將以銀易新冠、思此門太周瑋所寄遺者、當爲天下公用之、不可以私華其身、乃易紙抄與迷途。思生存一日、當爲生民辦事一日、因自鈔存人編。遊西園、可成從、因言王元公之敎于陶賜也。謂主人曰、吾登山即借弟子登山、玩水即借玩水。吾吟詠、吾看花、吾步騎射無不弟子借。諸公勿問也、祇取弟子學問、科名勝人耳。學且勿論。其門人甲遂中進士。即帖括也、豈僅在誦讀哉。書立心高明、俯視一切、予記首。四月、謂門人曰、齊宣王欲授孟子室養弟

子使大夫國人矜式。是以朱儒待孟子也。孟子志作名世。烏肯居哉。倘以留宋儒。必悅從。繙朱註。程子果曰。齊王處孟子未爲不可。慨然嘆曰。程朱之學。焉得冒孔孟之學哉。　十二日。素服行忌祭禮。其祝詞曰。嗚呼。顯考饗哉。知兒之將獻。尚得幾時哉。悲咽哀愴。何有極哉。塨來叩稟。應鄖城郟縣溫公益修聘。因議南遷。先生曰。吾夙志也。然屢謀不遂。而竟昏耄。天殆使我葬斯土也已矣。　五月。坐場中。覺脊骨俯屈。振起習恭。　二十五日。塨以往鄖城。拜辭求教。先生曰。持身莊慄。力斷文墨。愛惜精神。留心人才。佐政仁廉。足民食用。特簡武壯。不問小過。出入必愼。交遊勿濫。塨拜受。行後。先生悽然。

許恭王來言一統志、廣輿記等書皆書生文字、于建國規模、山河險要未詳也。先生曰、豈惟是哉、自帖括文墨遺禍斯世、即間有考纂經濟者、總不出紙墨見解矣。

六月、沐後見指肉紅潤、甲色穩秀、嘆曰天何不使我櫛風沐雨、胼手胝足也。　以祭中霤、齋戒所以致思、覺不專一、則坐。坐覺不專一、則立。期不以暑困勝吾心之齊。思修其天爵以要人爵、雖文武盛時不能保無其人也、惟修之久、則習與性成。功名之事、皆性命之事矣、即或虛假、亦有此一修、其存天理、成人材者亦不淺哉。國才俊、猶盛後世。此周公立法之善也。今時文取士、求一修天爵以要者、亦安可得哉。　七月、謂門人曰、心性

天則與、存養所以事天。道、踐履所教、習行所以事天。

哲可成死、先生哭之慟、爲素服十二日。八月三日夜、夢中大哭父、闔巷皆聞。十一日、行中矩、習恭十二日、行中矩、已而習恭、坐如泥塑。夜半、左脇下病發、見時積也。十三日、習恭者二。十五日、行中秋禮、獻先祠瓜菓酒肉。夜與修己、爾儼、爾儀、重光飲月下、不歌、不能忘可成也。二十五日、寢疾。李植秀、鍾錢俱來侍。二十七日、張振旅、張智吾來視。起冠、智吾曰、病何必冠。先生曰、卧蹤脫、起則冠、固也。三十日、王巽發、王濬、王澤、王懷萬、王濆、王緝其來候、命人扶揖。九月朔日、張文升來視疾。二日辰、令舉湯沐浴。培及賈子一來視疾。先生謂

門人曰、天下事尚可爲、汝等當積學待用。申命自學舍遷于正寢、酉卒、面貌如生。 安陽徐适聞訃、北面拜哭、正弟子禮。 棣聞訃、自鄴城奔回哭奠、與及門培、邊逵、蕭、顏修已、李植秀、顏爾儼、鍾鍰、賈易、田得豐、郝品、郝婁、斷輿、執喪、衰服加絰。紳士許瑤、彭太訓等百餘人共奠、棣爲祝曰、嗚呼、秦火熖而大道隱、講壇盛而學術岐。悠忽者千餘年、昧痼者數百載。乃今始得一先生、而先生又忽逝也、悲哉。天之于人、其有意耶、其無意耶。先生崛起側陋、直以聖道爲已任、以爲聖人必可學而至、希賢則已卑。才總丱、即能斡御門內難。及長、躬灌園事母、祖甘毳、隨欲散進。雖勞不怨、日五滌牏、坐必直首端身、而

足分踏地不踰五寸。立不跛、股不搖移。行折必中矩、周旋必中規、盛暑終身未嘗去衣冠。尊長恤族里。與王法乾十日一會、糾日記。記并十二時言行、時下圈黑白別欺慊。好言論、行嘗忤俗、然生平無一言非道、無一事不以堯舜周孔相鼓勵。朔望謁家祠、二時祭以及冠昏力行古禮。居喪倚廬、堊室、哀戚、無時哭、三年不懈、雖功緦皆如禮、無少假。待妻如若、撫子如師。屋漏獨居、身未嘗傾欹。是為先生之躬行。非其有一介不取、一錢財必報。邑令約車騎造齋下拜、惟遣子爺答。士民公舉德學苦孝、學使者李公、巡撫于公將交章上薦、先生力沮、若傷之乃止。是為先生之守。慨然謂周孔之道在六德、六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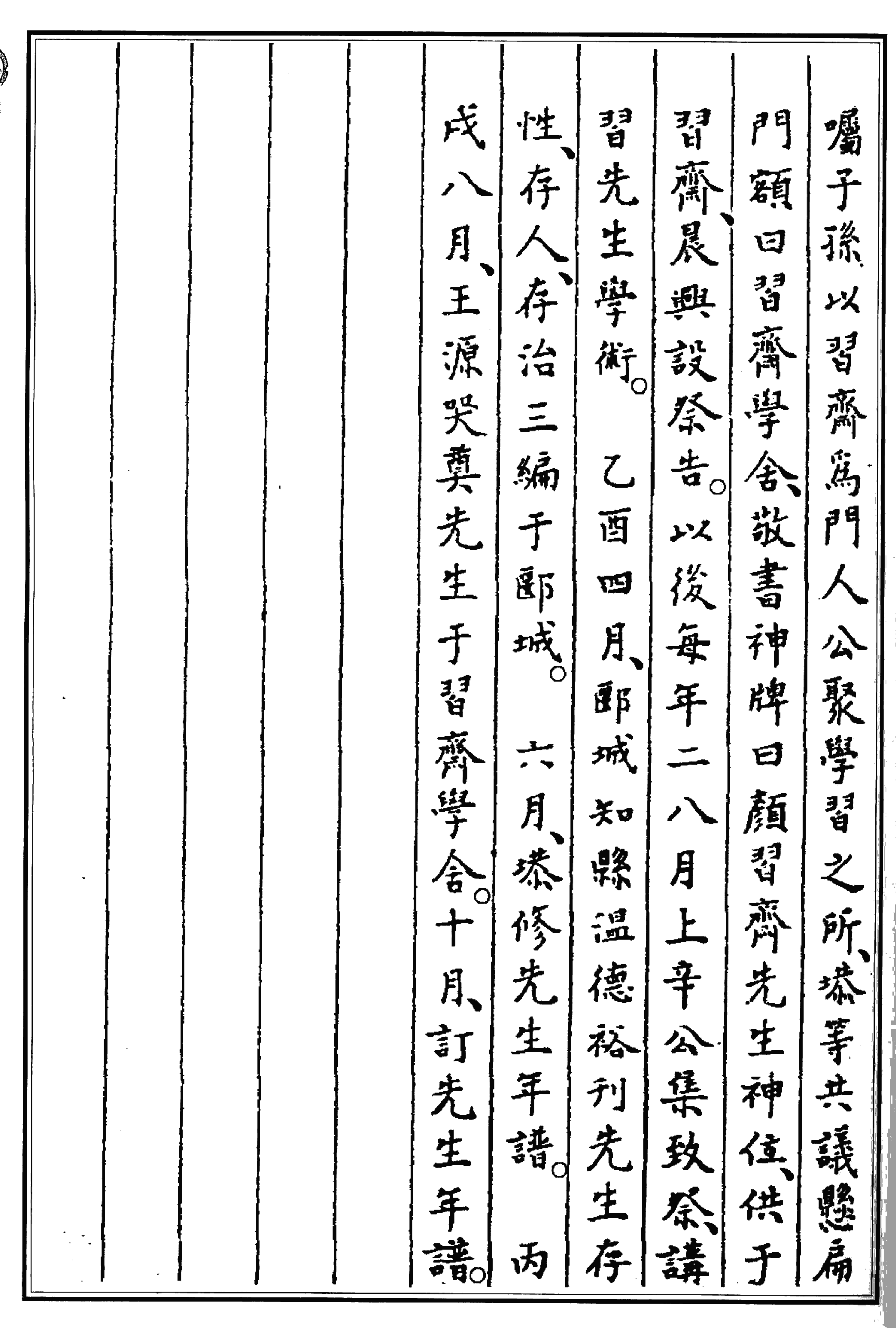
六藝、後儒以靜坐、致良知、務雜異端、纂吾心之德。且鄉黨自好、遂負高訖、罕見一一考行古道、絲髮不苟者。至攻詩文、纂章句、尋趣無用、而先王兵農、禮樂之藝、嗒然喪失、以致天地不得位、萬物不得育。乃定課外整九容、內顧明命、一致加功、自終日迄夕、乾乾惕若。家禮、學規酌古準今、務期當。飭弟子分日習禮、習射、習樂、習數、習書、考究兵農、水火諸學。學堂中洒掃潔甚、琴竽次拾、籌管森列。衆生揖讓進退其間、已而歌謳舞蹈、唐宋後儒室久不見此三代威儀矣。于是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以立教、是爲先生之學術。而謂先生之生徒然耶、天無意耶。故嘗謂先生之力行爲今世第一人、而倡明聖學、

則秦漢後第一人。海內文士無論、即稱爲儒致行教、與先生疎密因大有間。而至于秦火之餘如董仲舒、鄭康成、文中子、韓昌黎、程明道、張橫渠、朱晦庵、王陽明、其于學術皆顧此躋彼、甚至拾瀋捉風、浸淫虛浮、而以亂聖道。嗚呼、千餘年于茲矣。先生生亦晚、迯居蓬蓽、就傳之執啓之。一旦爬日抉月、堯舜周孔之道拾之墜地、而舉之中天、奚其然耶。豈天道運會、一盛一衰、堯舜盛以至于周秦衰而遷迤至明。自此以後、乾旋坤轉、聖道重明、斯民蒙福、故特生其人耶。乃少困以息難中、阨貧賤內苦于家庭、外之聞者或疑、或信、或謗且滋、而且奄忽以去。抑天地之氣如燭熾火燼、已成灰燼、後爇發點紅鹽烱

然自照、而竟覺耶。嗚呼、吾無以知天矣、嗚呼傷哉。凡我同人、昔有後死者之責、其何以不負先生、其何以終遂福于天。先生之神、萬世不磨、矧茲旦夕而不予臨。嗚呼哀哉、尚饗。李植秀挽聯云、持身乾乾、備歷錯節盤根大德行、二千年後無雙士。樹議巖巖直拼迸逆戟路黃學術、十八代來第一人。鍾鍈聯云、手著四存、籌絕學于三古。躬習六藝、開太平以手挽頹。爾儼聯云、關外尋觀遺水東西欽大節。洛中講道、嵩山南北識真儒。張文升上私諡曰文孝先生。

十二月六日、葬于北楊村西祖光、塋與及門諸子送葬哭慟失聲。葬返、從孝子爾檥、孝孫重光行虞祭、相向哭盡哀、持心喪三年。

● 先生卒前、遺



囑子孫以習齋爲門人公聚學習之所，塨等共議懸扁門額曰習齋學舍，敬書神牌曰顔習齋先生神位，供于習齋，晨興設祭告。以後每年二八月上辛公集致祭，講習先生學術。乙酉四月，鄠城知縣温德裕刊先生存性、存人、存治三編于鄠城。六月，塨修先生年譜。丙戌八月，王源哭奠先生于習齋學舍。十月，訂先生年譜。

跋

閱顏習齋先生年譜，見其自幼英毅，慨然有志于聖道，切已束修。壯而明周孔不傳之學，禮樂兵農實覈其事。晚年上達，所見益精實。其德彌上，心彌歉，倍加淬厲，造世之志無頃刻忘。行已教人，乾惕如一日。嗚呼，此真周孔之道之學也。塨自甲申秋閱國語，感古人父子君臣之際，民社、世故、政事之端，莫不實有規畫，自反無似，因發憤與鄭君知芳英學。乙酉，立日記，記得失過惡以自省。抵上谷，始謁先生，而先生已沒，不可見矣。嗚呼，何塨之不幸哉。雖然，其言與行俱在，穆然思之，如見先生。塨苟能孜孜不懈，學先生之學，是即親受教于先生也。況

有剛主李先生身得其傳、諄諄以此道提誨、警而正之、猶見先生也、又何憾焉。是在自勉而已。康熙丁亥三月、蘇津後學張璥璋謹識。

揚子云、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嗟乎、模範詎易得哉。今觀顏先生年譜、誠哉模範矣。乎吾數大儒自命、而誠以面壁為存養、章句為學問、抑其能造水、至於言行相違、借名行私者、又不足道也。今得先生模範、竊有志焉。但自顧蕪陋、不知果能私淑以善其身否也、行滋愧矣。丁亥蒲月、後學鄭知芳拜識。

校記

①祚：當作「祚」。

②毋：當作「母」。

閻潛丘先生年譜

清・張穆編撰
楊世文校點
郭齊一審
劉琳二審

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閻潛丘先生年譜》一卷，清張穆編撰，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閻若璩（一六三六—一七〇四），字百詩，號潛丘，清代樸學大師。其先世太原人，明正德間以經營鹽業僑寓於淮安。年十五以商籍補山陽縣學生員。年二十，讀《尚書》古文二十五篇，即疑為偽書，潛心研究三十年，作《古文尚書疏證》八卷，引經據典，列一百二十八條，抉其作僞之蹟，《古文尚書》之僞遂成定讞。康熙元年改歸太原籍，補廩生。遊京師，尚書徐乾學聘其參修《一統志》。其著作尚有《四書釋地》、《潛丘劄記》、《毛朱詩說》、《日知錄補正》等。若璩開創了清代考據學之先河，《四庫全書》編者稱他「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四庫全書總目・尚書古文疏證提要》），梁啟超稱他為「近三百年學術解放第一功臣」（《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張穆（一八〇五—一八四九），初名瀛暹，字誦風，一字石洲，山西平定人。清代著名學者。勤學博通，治學嚴謹。鴉片戰爭後，懷着愛國之心鑽研經世之學，尤長於邊疆地理考據。有《蒙古遊牧記》、《㞙齋詩文集》等。

是譜取杭世駿、錢大昕所作之傳以及《潛丘劄記》、《尚書古文疏證》諸書，排次年月。丁晏所著《山陽詩徵》、《柘塘脞錄》亦多採獲，並詢之閻氏後人，反復質正，勤加修訂，凡五易其稿而後定。徵引文獻甚爲廣博，舉凡閻氏之學行、著述、交遊、講論、唱和，大體已具。

張石洲所撰百詩年譜，甲子正月九日得於蘇州圓妙觀內書肆，同撰尚有亭林譜、文端公譜，刻之惜未遇也，但有粵中重刻耳。顧譜余別有吴映奎輯本。

吴譜石洲未見，蓋據上元車守謙輯譜重釐訂，而車固本於吴所輯也。姗記于此。

簟紋如水曉驚秋，推枕尋釵搭臂鞲。郎困夙醒猶未起，一簾微雨看梳頭。

潛邱性情言論皆有伉爽豪邁之致，乃有此綺膩之作，何也。

癸卯夏，穆改訂亭林年譜既卒業，念國朝儒學，亭林之大，潛丘之精，皆無倫比，而潛丘尤北方學者之大師。因取杭大宗、錢曉徵所爲傳及劄記、疏證諸書，排次歲月，爲潛丘年譜，將以詒吾鄉後進，興起其嚮學之心。討論月餘，稿艸（粗）具。是年秋，南游江淮，過山陽，訪丁儉卿舍人，訊以潛丘遺事，儉卿出所箸山陽詩徵、柘塘脞錄見示，頗多采獲。漢陽劉茮雲學正見之，爲修改十餘條。葉潤臣舍人好爲詩，凡國初人集有與潛丘相涉者，輒來相告，增補加密矣。洎交光澤何願船比部，復以此譜相諉，願船爲析疑彌罅，又不下數十事。於是壽陽祁尚書嘉其用力之勤，欲遂墨諸版，與顧譜

並行。憶戊戌冬襄校淮安、見閻氏之應試者今尚多有、遺容
志傳必世守焉、不可當吾世而失之也。屬同年何子貞編修
致書學使者張筱浦侍郎行文淮安學官、向閻氏後人索之。
越數月、得學使復書、則復申所撰行述、
世宗憲皇帝祭文、輓詩巋然俱在。意潛丘之靈實默相焉、爲
之意愜者彌日。爰與顧船更事討論、客又加密。蓋自刱始以
訖今日、凡五易稿、而後寫定此本。雖罣漏仍不免、然於潛丘
東身力學之大綱約畧具矣。學者倘能循潛丘讀書之法、研
證經史、勉成實學、而不蹈標榜聲譽、苟簡自封之習、是則區
區舉似前賢之微意也夫。整比再三、勉徇尚書之意、付之梓
人、因述其緣起如此。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平定張穆識。

閻潛丘先生年譜

郡後學平定張穆編

先生系閻氏，名若璩，字百詩，别署潛丘居士。

四庫書提要：潛丘者，若璩本太原人，寄居山陽。爾雅曰：「晉有潛丘。」元和郡縣志曰：「潛丘在太原縣南三里。」取以名書，不忘本也。　一統志：潛丘在太原縣東八里。　太原縣志：潛丘相傳宋修惠明寺塔，陶土爲瓦，遂失其形，疑即今之瓦窯村。　山陽丁儉卿晏嘗於淮安市上得潛丘居士小印，珍弆之。歲甲辰入京師，見穆爲先生所撰年譜，遂以印相贈。譜中所采山陽詩徵、柘塘脞録皆儉卿所手輯也。

始祖仲寶，元初自祁縣遷太原嘉節都西寨村。

子詠撰潛丘行述、始祖貞逸公諱仲實。魏叔子閻氏
本支敘、閻氏受姓相傳爲周昭王少子、爲秦伯曾孫、爲
唐叔虞後、皆遠無所考信。修齒之錄、斷自元初遷太原
仲寶公始。又曰、元初自祁始遷太原嘉節都西寨邨者
曰第一代始祖仲寶公。四書釋地、今晉水源有女郎
祠、去吾家之西寨邨一十八里。

第四代祖岱。

本支敘、四世以下嵛祀修齒所自出、其始分支者、曰第
四代祖岱公。

第五代祖珍敖。

本支敘、始分四大股者、曰第五代祖珍敖公。尚書古

文疏證、卷六下。鉅鹿澤一在鉅鹿縣西北、一在昭慶縣東二十五里。昭慶縣、今真定府之隆平。余五代祖之弟實遷其地云。

第六代祖人瑞。

本支敘始分十四小股者、曰第六代祖人瑞公。又曰三晉方言稱某支爲某股。

第七代祖居閶、號西渠、始由太原遷山陽。

本支敘、遷淮者曰第七代淮安始祖西渠公。又曰、蓋自仲寶公遷太原、以耕讀世家。西渠公業鹽筴、遷淮、而後世稱素封。皆代有隱德、多文學士。又曰、西渠公之遷淮也、在正德初。案杭大宗、錢曉徵兩傳俱作五世祖始居淮安。趙飴山撰墓志則曰六世祖。蓋由先

生之身而上溯之爲六世也。釋地、吾家自高高祖由晉之汾水遷楚之淮水、所以二水之源及流皆曾窮歷之。案、梨洲金石例古人例以高祖上一世稱五世祖、故先生沿俗稱則曰高高祖。杭、錢作傳則曰五世祖也。王山史賀牛叟先生壽序、先生之先爲太原人、以貲游於淮、遂家焉、居有廬、耕有田、蓺有圃。陳其年贈閻梓勤二十初度序、自注、梓勤居淮之竹巷狀元里。左汾近稾耶瓊山過山陽詩、揚州千載繁華景、移在西湖嘴上頭。西湖嘴在運河東岸、距余家狀元里僅一二百步。余嘗笑此謂成宏時之西湖嘴耳。

高祖翰、號雙溪、太醫院吏目。

行述、五世祖明將仕郎太醫院吏目雙溪公萬厤甲

辰進士履歷便覽、閻世則祖翰、吏目。 南雷文定參議閻公神道碑、其先太原人、至公之祖雙溪徙於淮右。

曾祖國順、字覺吾、歲貢生、南安府上猶縣訓導。

太原縣志閻國順字覺吾、有至性、年十歲、大父病、夜禱願以身代、性甘淡泊、而急於解紛、鄉人有奇冤、以千金爲壽、求居間、國順力卻、而卒陰爲之所、訓子世科成名、封如秩。鄉人共舉入鄉賢祠。 南雷參議公神道碑、雙溪四子、而覺吾以明經爲上猶掌故、惠吾以舉人爲狄道令、公則覺吾之長子也。淮安府志閻士望、萬厤四年丙子山西中式舉人。 太原縣志閻士望、國順弟、任陝西狄道知縣、有惠政、民立祠祀之。康熙十六年入名宦祠。 行述、先高祖考封文林郎、浙江湖州府推官。 劄記示孫學翼詩

注、高曾墓在太原西山。

祖世科、字伯登、號磻楚、又號龍門、萬厤庚子舉人、甲辰進士、官至遼東寧前兵備道參議。

萬厤甲辰進士履歷便覽、閻世科、龍門、詩四房。行述、吾家明朝俱以詩經中式、國朝則皆治禮記。己卯六月二十一日生、案、公生於隆慶庚午、至萬厤甲辰年三十有五、履歷減十歲、則二十有五也。太原籍、南直山陽人、庚子三十五名舉人、會試一百名、三甲二百二十三名、兵部觀政。乙巳、授湖州府推官。釋地餘論引朱文肅國禎湧幢小品論磁州水利事曰、先參議起家湖州司李、與朱交好、朱亦會戶遞手畫其事云。己酉、福建同考官。劄記、閩旌德令從兄聘試江寧詩、楚材原待晉、祖德自依孫。自注、參議公主試萬厤閒、於今六十餘年。案、從六十餘年當爲康熙八年己酉也。釋地、鍾伯敬述其座主雷何思檢討之言、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告子是箇太

受用人。萬厤己酉、閩闈先參議以湖州司李聘往領房、雷何思爲正考、其事甚歡、亦偶及是語。故余家世賓問之。錢謙益明詩人小傳、雷思霈字何思、夷陵州人、萬厤辛丑進士。何思好學問、通禪理、講經世出世之法、其宗指在江陵、内江之間。己酉、出典閩試、所撰程策、頗見大意。惜其未試而殁。何思集、其門生鍾惺所論次。庚戌、舉卓異。辛亥、升戶部主事。壬子、管象房艸場。癸丑、升郎中、遼東管糧。丙辰、升河間知府、仍留遼東管糧。丁巳、升寧前參議。戊午、回籍。是科總考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朱賡、俞庭、浙江山陰人、戊辰進士。嘉義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唐文獻、抑所、南直華亭人、丙戌進士。同考詩四房、文林郎禮科都給事中張問達、誠宇、陝西華亭人、癸未進士。劄記、邢方坦庵詩、通家原孔李。自注先參議出公叔父大理公之門。又送金道州詩、孔李先朝籍最真。自注先參議出麗陽中丞公之門。案若方、若金蓋公鄉試座主。南雷文定參議閻公神道碑、公字伯登、號磻磴、登萬厤甲辰進士第、授湖州府推官。湖濱巨浸多

盜賊、治以嚴苛始辦。公奉職循理、解其繁密、民甚便之。有豪右誣人死罪、公疑之、精神所注、通於夢覺、神語諄諄、即時判結。戊申水災、民死者過半、公與郡守陳幼學發廩勸分、盡所以救荒之術、故民雖饑而不怨。劄記、移寓雜興詩、手霹萬人曾得活、心冰十郡舊皆寒。先公祠宇今猶在、君說遺黎淚未乾。自注、先大父起家湖州司李、與郡守陳公筠塘同時、政取有聲。首二句即用直指方公曾岳薦疏中語也。左汾近稿有送張龍占還湖州詩、結句云、棠梨聞尚在、花發到孫枝。自注、先曾王父起家湖司李、有治聲。自湖多秀民、而經術不足、公禮姚承菴以爲大師、其說時與朱文公相出入、學者始知穿穴經旨以求自得。庚戌大計、郡吏舉卓異第一、入爲戶部主事。癸丑、以本部郎中總理遼餉。時邊烽尚息、而軍政翕茸、公奭然憂之、乃蒐乘補伍、廉重核實、

三年之內、捐公費千五百金、貯積六萬餘緡。發寄國之變、坐放如期。築廒倉數十間、分屯鹽二項、不相侵奪。公於邊事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蓋已逆知將來東方之有事也。丙辰、擢守開封。詩明綜云、出知河間府、與履歷同、此作開封、誤。而今河間府志郡官表明崇禎間知府亦無世科名、則以題留本部、原未涖任也。司農李汝華特疏題留、引公自助。又明年、陞山東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廷議邊才、改爲寧前兵備。當是時、戊午之敗、問尋至、公置幼子於潞河、單騎出關、拔祖帥於廢籍、整頓營壘、以待不虞。而巡撫不知其爲勞薪也、以公禮格之。公既不得行其志、念入十老父曳杖倚閭、將無忠孝兩失乎。遂投版棄官而去。自公去後、疆

場破碎、談兵者非身橫獄戶、即駢首西市、鮮有以功名終者、而後知公有先幾之智也。劉記、與趙秋谷書、錢牧翁爲先參議作閻寧前畫像贊。按有學集、贊曰、幅巾褒衣、步雅觀詳。夷考其垂魚委佩、濟濟蹌蹌。斯公雅頌、廟廊、厲坊表、面文章、佩韋弦而修珩璜者邪。披襟奮袂、立栗趨翔。旋觀其法冠豸服、容容昂昂。斯公之僇力邊疆、敦青嵬環武岡、犂虎穴而埽扶桑者邪。全遼全區、渝關金湯。誰隳戎索、誰壞堵牆。急枰擣阽、危柱促腸。身已閒而憂愁、口已含而覩長。瞻公遺像、整容肅衣、不自知其清淚之潰裳也。行述、先曾祖考、常熟錢宗伯爲像贊、墓志則漳浦黃詹事爲之。按、墓志今佚。公歸、整拂藤蒲、具陳花木、與太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逮丁大故、雞骨支牀、爲鄉論所榮。逆黨崔呈秀盛時、以同年生通殷勤、公不顧而唾。家居二十五年、漕撫王紀、李養正、給事中解學龍、御史王允成、累登啓事、公皆不應。所著有敬刑錄、計遼始末諸書。生於隆慶庚

午六月二十一日、卒於崇禎壬午十二月二十一日、享年
七十三。葬於淮上之蛟龍溝北壟。娶高氏、蔡氏、劄記家君云、過
鶴江、蔡公宗伯墓、下爲水所齧、公先孺人曾王父也。時
子孫蔑有存者。一首、言從尚書墓、正屬蔡家親。石馬鼓
秋艸、銀魚掩夜燐。麥盤誰更薦、桂壐久虛陳。去去猶盈
淚、寒泉在夢頻。首韻下自注、司空贈外弟盧綸詩平
生自有分、況是外家親。次韻下自注、公官兼學士。末句
下自注、陶淵明孟嘉傳、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
寒泉之思、實鍾厥心。又、蔡公鶴江在詞館、與新都楊
升庵友善、姓名字見升庵文集卷五十七、云淮南蔡衡
仲昂。淮安志、禮部侍郎
蔡昂墓在城南包家圍。贈封皆孺人。副室陳氏、子一、
修齡、江以北之學者也。女三、其壻諸生許永祜、舉人李
藻先、劄記有與李表弟邴詩。諸生杜嗣臬。　淮安府志、閻世科仕
蹟、又除蕭山盜竄、夙害頓去。　山陽詩徵、龍門先生家
本晉人、世居淮上。官湖州司李時、有疑獄、屢讞不決、夜

夢人語之曰、汝未舉子、宜留意祥刑。覺以告其母、母曰、獄中囚必有當平反者、汝試求之。及再錄、果得囚冤狀、遂出之、人咸異焉。其爲遼東管糧戶部郎中及兵備寧前參議時、皆有特勅一道。蓋神宗之末、東事孔亟、故特異於他處也。　明詩綜載世科詩一首、楞伽臺垂老投簪穩、憑高對酒閒。江楓梳白髮、海霧冪青山。目極秋天遠、身依暮鳥還。禹功遺跡在、千載喜登攀。劄記、家大人追和先大父楞伽臺述懷并命璩作、到此成三世、居停竊一僧。神州悲易變、祖武媿難繩。小艇當春載、高臺正曉登。追隨愁不及、江水捲層層。

父修齡、字再彭、號牛叟、淮安府學生。淮安府志云、明末貢生。

趙飴山潛丘先生墓志考、諱修齡、世所稱牛叟先生者

也。以文名一時、撰述甚富。　魏叔子集、修齡平生慎檢持、以詩名。　淮山肄雅、崇禎乙亥、倪宗師元珙浙江人、壬戌進士。歲試淮安、修齡以商籍入學、首題攝齊升堂、次題坐而言、不應。　王山史牛叟先生壽序、先生行誼甚高、又淹通墳籍、著爲詩文、清真典雅、可以式靡起衰。　劄記乞言小奏、家君生丁巳九月十日、籍諸生。先是、參議公分校閩闈、禱於九鯉湖而生、名字皆夢中夙授、少穎異不凡、性篤孝、先大父母見背、哀毀踰禮、克襄大事、極其誠信、依戀松楸、數十年不釋於懷。與先母白首相莊、始終無閒言。生平非義之取、雖千駟弗視、交游不侵然諾。常云、欲學没脊而不能、蓋有爲之談也。嗜荔枝、繢圖以

寄遐抱。陳其年迦陵詞、洞仙歌、題前生爲閻牛叟賦注引牛叟兒閻遺徵序曰、子生於閻、故生平癖嗜尤在楓亭荔枝。妻屢辦裹助子入閩啖荔、以遠道遙遙未果也。著有脊西堂詩文、紅臨亭詞行世。　茶餘客話、國初、郡城園亭見於詩文者甚多、今遺趾無考。以余所知、閻牛叟脊西堂在新城東門、金石廢、嘉樹軒在新城。又一蒲庵、影閣、鷦巢、鶴墩在平河橋、又西爲飲牛草堂。案、平河橋在淮安城南四十里。劄記有平河身望詩。淮安志、平河橋鎮城南五②十里、枕隄跨河、邨落市肆兩相映帶、田疇肥美、帆檣繹落、亦淮甸之門戶也。昔有橋、今圯久矣。或曰運河水至此而平、故名。　山陽詩徵引吳山夫云、牛叟先生七歲入小學、塾師以月山鳳屬對、即應聲曰碧海龍。識者以爲偉器。先生家世豪貴、獨折節以讀書取友爲樂。未弱冠、爲督學御史倪元珙所賞拔、復從漳浦黃公道周

游。甲申以後、棄儒衣冠、與同里張虞山、靳茶坡諸先生爲世外交。淮安府志、張養重字斗瞻、山陽人、崇禎中諸生。善詩文、不求仕進。子欽世、從子鎮世、一門高隱、父子閒自相倡和、所著有一家言。靳應昇字璧星、山陽人、順治中歲貢生。博學工文、尤長於詩、有渡河集。茶餘客話、靳璧星號茶坡樵子、張養重號虞山逸民、晚自廣南歸、戴一椰子冠、又號椰冠道人。閒若禪侶、靜若處子。去城西四十里小築一蒲庵、朝夕行吟、介然自守、不趨流俗。其詩高潔、無煙火氣、不減儲王、著有秋心、秋舫、冬涉、影閣諸集行世。尤工花閒艸堂諸闋、舊刻有清溪怨、感青姬作也、一時和者如雲。余嘗見先生畫像一卷、爲圖凡六。初爲授書圖、畫丱角童子學書於參議公側、參議公高冠偉服、望之肅然生敬。次爲游泮圖、方巾襴衫、樹二金花於首、乘白馬、前有彩旗、後張

黃蓋。此爲前明崇禎乙亥年、先生年十九歲、題者甚多、惟張虞山七言古詩爲詳。次爲焚冠圖、聚儒衣冠而焚之、繫漁舫於叢葦中、將行遯也。自題云、甲乙之交、學業頓廢、效殷之箕子而不得、慕堯之巢父而不能、別號飲牛叟、始此。嗚呼、然後知先生前二圖之意、皆爲此圖設也、其志亦可悲矣。又次爲改詩圖、則四十時也。有蒙叟、河濵詩。錢謙益別號蒙叟、李楷字叔則、號河濵、朝邑人、國初官寶應知縣、漁洋蠶尾集有李河濵書跋曰、先生以文章起關中、游宦淮南、居廣陵最久、比余至揚州而先生歸秦數載矣。然時時聞江淮士大夫言先生每作詩文、廣坐酒酣、使兩人張絹素、懸腕直書、略不加點、如疾雷破山、怒濤穿脇、頃刻而罷、擲筆引滿、旁若無人、舉坐爲之奪氣。名槩一時、亦以此取忌、坎壈失職、傲然不屑也。書學東坡、得其骨髓云云。愚山有酬李叔則、詩注云、罷官居廣陵。又一首注云、君歸關中、明年而揚州難作。蒙叟詩不在卷中。又

次爲東籬圖、則五十時也。追和河濵三首、又自題一絕云、題詩者甚多、如杜蒼略、名岕、初名紹凱、號些山、茶邨之弟也。程穆倩、名邃、號垢區、歙縣人、流寓江寧。鄧孝威、名漢儀、號鉢叟、泰州人、著有過嶺集。康熙己未召試、以年老授中書舍人。嘗坐文選樓選詩、爲詩觀初二三集、別集、簫樓集。紀伯紫、名映鍾、一字蘗子、號戇叟、上元人。劄記有慈峨言紀一丈伯紫、亦未葬、愴然同作一首。輩皆一時聞人、此卷今歸吾鄉劉氏先生之孫甥也、子就錄先生自題詩數首。先生他著甚多、今皆散佚失傳、可惜也。案圖凡六、而所引山夫語止五、詩徵尚載有斷絃圖、自題絕句、爲六十時作。

行述先祖考所著有閻氏本支錄、五思錄、秋心詩、一蒲庵詩。名流老輩來訪、下榻嘉樹軒、或留止經年、或數月。劄記移寓雜興詩注、余幼時每侍家大人與諸名宿語。柝塘脞錄、先生滄桑後隱

居白馬湖、與同里茶坡、虞山諸人結望社相唱和、風雅之士一時翕集。如黃岡杜茶村、名濬、字于皇、初名紹先、見復社姓氏。太原傅青主、事蹟見顧譜。南昌王于一、名猷定、號軫石、著有四照堂集。寧都魏叔子、名禧、字冰叔、號裕齋、一號勺庭。嘗集同志九人講學於易堂。臨清倪天章、名之煌、淮安志、劉漢中字勃安、山陽人、康熙中歲貢生、選東流縣訓導。臨清倪天章流寓淮安、僦屋與漢中同居、暴卒於馬陵、經紀其喪、銘其墓、收其遺詩、乞毛奇齡序而傳之。案劄記有荅勃安詩。徐州萬年少、事蹟見顧譜。閻古古、名爾梅、字用卿、著有白耷山人集。查初白有讀白耷山人詩三首。皆下榻相待、飛觴拈韻、爲南北詞流所宗、不減玉山雅集之盛、於世味泊如也。左汾近稾、幼時見先大父藏弆壽承二字私印、傳爲三橋手筆。

母丁孺人諱仙窈、字少姜、淸河丁文恪公季孫。

魏叔子閻母丁孺人墓表、淮安閻君再彭修齡之妻姓丁氏。祖文恪公諱士美、嘉靖己未狀元、官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父中憲大夫知姚安府諱有般。劉記、丁舅兄爲其二子求乞名、余名之曰醴源、曰禾根、以文恪公後人也、并繫以詩。又案潜丘與喬后林爲姨兄弟、劉記有哭后林姨弟詩是也。又贈潘山補詩曰、我母母之祖、厥官曰中丞、傳君已六葉、家法守還能。中丞謂明都御史頊也。及考鈍翁類稿、喬母潘孺人墓志、后林母乃頊之元孫女、輩行差忒、汪志疑誤。又案山補名夏、字西河、山陽人、順治中諸生。淮安志稱其不事舉業、專肆力於詩、性好酒、家貧不能常得、興至、即走向友人家索飲、醉則以一詩報之、愛其詩者召飲無虛日、著有澂滄亭詩。然則潜丘贈詩後二韻曰、縱酒愁書亂、離鄉畏病增、高堂幸強飯、勉矣就蜚騰。蓋規之也。崇禎甲戌、孺人年十七、歸再彭。再彭早失母夫人、時參議公老在堂、孺人內外家皆貴盛、特柔謹、孝事參議公、自奉養朝夕至視疾喪葬無違禮。遇二一女公

女妹必敬以和、身撫杜氏孤女甥、而厚庀匳具嫁之。案、參議公有女嫁杜嗣皋、見前南雷墓碑。生平於奴婢罕叱咤聲、接內外姻婭無失色。孺人諱仙窈、字少姜、行季。性婉慧、眉目朗秀、知書明大體、兼通琴奕。琴不由師授、以意成譜、妙合音節。事再彭恭、奉再彭賓客酒漿、久必飭、夫婦相歡、得白首如年少人。甲寅八月、孺人以微疾卒。閻氏故世家、自高曾以下生忌日皆祭、每歲十餘舉、孺人直日必夙興潔觴豆肴蒸、僮被立須再彭拜獻。未卒前十日、一祭愆期、日亭午、孺人覺之、恚曰、吾爲閻氏婦奉烝嘗四十年、未嘗敢失事、何今日而遽忘之、豈死期至神不守邪。卒成禮。又七日、曾祖妣忌、力疾整衣肅拜如平時。又三日歿。

孺人於家無專制，鉅細必稟再彭。然遇事往往開陳義命。再彭性褊，每改容從之。甲申後，勸再彭棄科舉、再彭遂以詩名。予與再彭、若璩皆有交，請予表其、墓門。墓在吉家整、距參議公兆西二百步。初，再彭偕孺人上先塋憩此，偶指一穴曰，他日與汝合葬是。今正其處云。丁案：孺人墓表，牛叟先生初請耶邦士作之，邦士不果作而卒。叔子作耶維屏傳，載其事曰，己未九月病噎，不食死，年六十六。先是，淮海閻氏以椿繭一匹將書，求爲其妻銘墓，未作也。死之先日，邦士命家人取繭出，日以付冰叔，還淮安閻氏。時余方就醫泰和，未歸云云。然則此繭應遂歸叔子矣。乞言小奏、先母生戊午九月三日，家君敬之，稱爲濟陽君，從郡望也。陳其年定風波、齊世家詞注引牛叟兒閣遺嶽曰，妻名仙窈，字少姜，女兄弟五人，幼者適余從兄，自名其讀書處曰兒閣。妻丁姓，子恒呼之爲濟陽君。孝慧柔愼，尤曉大義，事至不動聲色

而就理。御下仁恕、肅然成風。卒之日、無賢愚內外咸慟惜之。一生善病勿藥、垂危前三日猶禮拜先高妣忌辰、吉祥而逝、年僅五十有七。已未詞科錄、徵君母丁自題讀書處曰兌閣、以兌爲少女、已於女兄弟中行最少云。何秋濤案、牛叟兌閣遺嶽云、妻女兄弟五人少者適子從兄。此云最少、誤。陳其年閻牛叟貫花詞序自注、牛叟向有悼亡之戚、曾爲賦兌閣遺嶽詞十首。案、牛叟兌閣遺嶽詞不傳。其小序俱載陳其年迦陵詞中、但失其次耳。又案、西河亦有和作、并載牛叟原序。浣溪紗逮下詞注引曰、妻屢請納妾、子不應。閒置孔氏一妾三年、遣之、猶處女焉。減字木蘭花佐家詞注引曰、余世以鹽筴起家、後中落、妻恒好語相慰。祝英臺近維摩天女恰

同參詞引曰、妻屢勸予參訪耆宿、究向上一著、而以鈍根未果、近慚龐媼、遠負萊妻。滿江紅琴奕雙清詞注引曰、妻善奕、花下與諸女劇、必招予、予笑謝。於琴不由師授、以意成譜、巧合自然。卓牌兒聯吟詞注引曰、余填詞成、妻恆爲解頤。偶製杏花天三闋、妻索書素帕、出入懷袖中。月華清病榻閒情詞注引曰、妻一生鮮惰容、雖疢疾亦淡妝讀史。子調曰、提學未至、女秀才矻矻何爲。每憩耳天閣、日課童奴茀濯、余以丈夫當埽除天下爲言、妻笑曰、請從一室始。泛清波摘遍采菱詞注引曰、妻種菱湖西、常攜諸女扁舟采摘、當夕陽下舂、翠袖紅妝與清流碧沼相映、宛在畫圖。寅秋尙期踐此約、而竟不逮

矣。以上凡七事，餘三事散見前後各條下。劉松苓雪坡詩話、迦陵嘗爲牛叟賦卓牌兒詞云云、想見牛叟伉儷風致、而百詩又能以經學名世、亦奇矣。

明崇禎九年丙子十月十四日、先生生。

劄記有壽子仁詩曰、吾聞堯元載、竹書歲丙子、後幾七十周、實爲吾生始。又生日展期啓、今年下元前一日爲吾六十。杭大宗道古堂集、若璩生、參議公爵愛之、常抱置膝上、摩頂熟視、曰、汝貌甚文、其爲一代文人、以光吾宗乎。行述、府君生於明崇禎九年十月十四日亥時。

十年丁丑、二歲。

十一年戊寅、三歲。

十二年己卯、四歲。

十三年庚辰、五歲。

十四年辛巳、六歲。

道古堂集六歲入小學、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猶未熟。且多病、母聞讀書聲輒止之、間記不敢出聲。

劄記移寓雜興詩注、余六歲時、見家古古先生。劄記、楊維垣成淮䕫、畫明妃夢還漢宮圖、屬人題詠、適同宗閻用卿先生自沛至、曰、楊名在逆案、果漢宮可還、則逆案可翻矣。楊立取卷回、後直指使者誣劾用卿、楊與有力焉。

十五年壬午、七歲。

二月、參議公卒於家。

十六年癸未、八歲。

十七年甲申十月朔，爲

大清順治元年，九歲。

是年，牛叟先生客金陵，先生從母丁孺人避地吳越，迎陵詞賀新涼雙魚問爲閻牛叟賦注引兒閻遺嶽曰：甲申子客金陵，妻獨攜子女避地吳越，常手書促予歸，爲輕薄子敓緘竊覩，歎箴勉得性情之正。釋地年九歲，讀孟子，疑滕定公薨，兩使然友往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疏證卷六上：余少時習孟子，疑滕定公薨云云，與釋地語意略同，但不著少時爲幾歲耳。茶餘客話：劉節之孔和，山東長山人，明大學士鴻訓子。少年豪俠，詩文有奇氣，好煮酒論兵，結納死士，散財聚衆於長白山，殺僞縣令。秋濤案：此事在崇禎甲申，闖賊所署縣令也。領數千人至淮

安。時劉澤清開藩淮上、建牙新城、節之同鄉有舊、遂以兵屬。後見澤清所爲不道、屢侮之、澤清怒、令健兒二十人拉死之。節之在新城、與閻修齡、靳茶坡友善、時有唱酬。死後修齡、茶坡攜白金數百兩往尋其屍、終不得。案、漁洋文略有劉孔和傳。

二年乙酉、十歲。

是年、從兄洞以商籍入淮安學。案、劄記有寄從兄錦濤詩、錦濤當即洞之字也。

三年丙戌、十一歲。

是年、從兄若琛以商籍入學。案、若琛字紫琳、與先生同曾祖。祖世美、父調元、見戊戌進士履歷便覽。是年與若琛同案入學、又有閻若璵、商籍、亦先生從兄也。

四年丁亥、十二歲。

茶餘客話、靳茶坡、閻牛叟、張虞山丁亥秋有三子秋心之

刻。興化李小有序之。小有自稱虛天游。秋濤案：小有名長科，世所傳仁品、廣仁品皆其所輯。

五年戊子，十三歲。

六年己丑，十四歲。

劄記初刻唐百家詩選序，回憶五十載前，曾遇閻中書賈持翻刻本，止二十卷。案：此序作於康熙己卯。

七年庚寅，十五歲。

道古堂集：年十五，冬夜讀書，有所礙，憤發不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沉思。行述：此下有「筆硯皆冰」四字。心忽開朗，如門牖頓闢，屏障壁落，一時盡撤，自是穎悟異常。是年，列學宮爲弟子。案：據淮山肄雅，入學實在明年。名流如李宗伯太虛、名明睿，南昌人，天啟壬戌進士，官左諭德。入二

國朝、官至禮部侍郎。方處士爾止、名文、桐城人。著有畬山集。梁商丘公狄、案、歸德府志職官表、商丘知縣梁以樟、崇禎間任。魏季子集書梁公狄甲乙議後、初授太康令。時賊盤踞中州、公與其兄以樟悉志力拒之。以殺賊功、調商丘。賊攻商丘陷、公夫人張氏并家屬俱死。公傷仆亂尸中、民救之、三日後蘇。逮刑部獄、天子以爲無罪、出之獄數日、京師陷。公冒死南下、參史閣部軍、題授兵部主事、經理河南。迨命下而事不可爲矣。云云甲乙議者、公狄前後所上封事及平賊方略也。鼎革後、隱居高郵、施愚山有贈湖苔梁公狄詩云：千里尋君逢臥病、杖藜猶自爲開門。浮家不厭滄州僻、抱膝誰知故老存。白髮歡歌含涕淚、殘尊風雨自寒溫。扁舟歲晚歸人急、信宿何年湖上郵。孫夏峯集亦有覆公狄札及題韻寄懷之作。苗夔案、以樟、清苑人、明崇禎己卯北直解元、大興王潔、王源之師也。見恕谷後集王子傳。王處士于一、李孝廉小有、杜貢士于皇、宗人孝廉古古與之上下議論、咸拱手推服。以一經不可盡也、進而之五經、則曰：十三經不通、五經不能精也。次第卒業。阮應韶筆訓云：吾父嘗言、少時與閻百詩先生同受

業於靳茶坡先生之門、同學日暮抱書歸家、閻天資魯、獨吟不置、必背誦如翻水乃已。後發憤將書折散讀一頁輒用麪餬黏几。背既熟、即焚去、終身不再讀。一夕、胸前膈下豁然洞開、若有聲震耳。後視書一過目即成誦。戊午、與吾父同薦鴻博、爲世通儒。秋濤案、道古堂集不言潛丘十五歲時所事何師、以筆訓考之、是已從靳茶坡游也。證以劄記之言、知從茶坡亦五六年。應詔字虞再、山陽人。穆案、應詔父名晉、字鶴巖、吏垣讀略、己未山陽薦舉鴻博赴部驗到者三人、李鎧即象隨、張鴻烈未到者三人、稽宗孟、張新標、馬駿、更無阮晉之名。淮安志稱晉由諸生入國學、鴻博科開、津要多欲招致其門、堅辭不附、是其事也。晉孫學浩、學濬、曾孫葵生、芝生皆成進士、官顯於時。芝生字紫坪、先泗州府君丁丑進士同年也。

沈儼劄記序、先生生長世胄、家多藏書、幼即潛心鐵擊抉精剔髓、思成一家言、所交盡海內名流、如李太虛、梁公狄、杜于皇、李叔則、王于一、魏冰

叔昆弟、案、冰叔從兄伯子際瑞、弟季子禮、所謂江西三魏也。時過淮、必主其家、輒留止經年、與先生討覈今古。諸公皆歎服、謂後來者居上。二十

八年辛卯、十六歲。

案淮山肆雅錄、順治八年、李提學嵩陽類考、先生以商籍入淮安學、首題伯夷叔齊至怨乎、次題視天下悅而歸已。清秘述聞、李嵩陽字雲增、河南封丘人。前庚午舉人、順治六年任。案、吳梅邨有贈李嵩居御史督學江南詩、荊注引程迓亭曰、嵩陽字元佩、號嵩居。又董含蓴鄉贅筆、封丘李公嵩陽起家乙榜、視學江南、翕然有公明之目。顧棟高萬卷樓雜記、閻百詩先生年十五補山陽學官弟子、覃究經史、深造自得。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柱曰、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案、題柱語、先生載之困學紀聞箋。

是年、毛西河避讎、初出游淮上、變姓名王彥、字士方。

九年壬辰、十七歲。

十年癸巳、十八歲。

十一年甲午、十九歲。

從兄若琛中式山西舉人。

十二年乙未、二十歲。

錢傳、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卽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 墓志、少讀尚書、多所致疑。謂自孔安國至梅賾、幾五百年、中間𠀤出傳會、遂著尚書古文疏證、以申其說。 行述、著尚書古文疏證、蓋自二十歲始、而諸子、史、集、亦自是縱學、無不博覽。 劄記、題春秋

左傳屬事、余年二十前、從同里靳茶坡先生學、此書蓋得於其家。　移寓雜興詩注、霞舉紫嵐同余受業靳茶坡先生之門、余年最幼。　疏證、卷八、同里友人石子華峙字紫嵐、一字企齊、與余善、每著疏證成、或面語、或遣信送覽、正唐人詩所謂爲文先見艸者。淮安府志、石岱峙字霞舉、弟華峙字紫嵐、大河衛人、皆諸生、文章行誼見重一時、邑人交口稱二石先生。又紫嵐嘗謂余子於考證之學洵可謂工矣、其指要亦可得聞乎。余曰、不越乎以虛證實、以實證虛而已。釋地三續、吾何修十二句引石子嵐說、郎紫嵐也、劄記多與紫嵐書及詩。

十三年丙申、二十一歲。

十四年丁酉、二十二歲。

十五年戊戌、二十三歲。

三原孫豹人枝蔚漑堂前集戊戌年有懷閻百詩就醫京口詩、苦憶淮陰閻伯子、近來脾病太相磨。少年最有登臨興、異縣其如藥餌何。能賦茂陵消渴甚、苦吟昌谷嘔心多。漫勞著作徒無益、努力萊衣舞且歌。阮太傅廣陵詩事、孫豹人本三原人、至廣陵學賈、三致千金、頓自悔曰、丈夫處世、不能舞猾取金印如斗大、則當讀數十萬卷書耳。何離鄉學富家兒。乃僦居董相祠旁、名其居曰漑堂。舉詞科、時崑山大司寇徐公爲一時龍門、四方之士鱗集仰流、豹人獨不事干謁、入試、不終幅而出。上雅聞其名、命賜銜以寵其行。行述、以病嘗就醫鎮江、特延李寶應叔則先生偕行、偃仰金山楞伽臺、日作詩倡和、夜則乘月浩歌達旦、與江聲相應。長洲金聖歎聞而訪焉、語輒詘、逡巡別去。王應奎柳南隨筆、金人瑞字若采、聖歎其法號也。少年以諸生爲游戲具、補而旋棄、棄而旋補、以故爲郡縣生不常。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錢宗伯天台泐法師靈異記所謂慈月

宮陳夫人以天啟丁卯五月降於金氏之叶者，郎指聖歎也。聖歎自爲叶所憑，下筆益機辯瀾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於正，好評解稗官詞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行世，昆山歸元恭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行世，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學者愛讀聖歎書，幾於家置一編，而聖歎亦自負其才，益肆言無忌，遂陷於難。時順治十八年也。初，大行皇帝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暱令，於是諸生被繫者五人。翼日，諸生羣哭於文廟，復逮繫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聖歎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興大獄。廷議遣大臣即訊，并訊諸生，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俱傳會逆案坐斬，家產籍没入官，妻子遣戍云。結埼亭集劉繼莊傳後跋曰：繼莊之才極矣，顧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極口許可金聖歎。故吳人不甚知繼莊，閒有知之者，則以繼莊與聖歎並稱，又咄咄怪事也。聖歎小有才耳，學無根柢，何所取而許可之。然繼莊終非聖歎一流，不得不爲別白也。案：繼莊名獻廷，吳人，寄籍大興，明史館、一統志局，繼莊皆與其事。

是年，從兄若琛成進士，改兵部主事。若琛歷官至嘉興府知府。劄記贈李梅谷府吏部詩自注：國博兄同年，昔與同官。案：梅谷名含春，順天通州人，戊戌進士。國博蓋若琛別字也。左汾近稿寄顧山

容學士詩、吾家所欣賞、倍與阿咸親。自注、君出從父、今嘉與守之門。

十六年己亥、二十四歲。

十七年庚子、二十五歲。

劄記題邵文莊簡端錄、余年二十五歲、始從同里吳太易先生學、見先生手不暫捨此書、間請而觀焉、復於先生曰、未見甚佳處。先生微笑。蓋先生病耳聾、以爲此自其恆狀。越後二載、取而復讀、徹首徹尾、不覺沈酣尋味者彌旬。以復先生、先生喜曰、吾當日若嗤子、子未必服、固知吾子必有今日解悟在。其善開發人如此。然則先生自此年至壬寅入京師以前、皆從吳太易學也。

困學紀聞箋、先師吳太易先生問余、五福無貴、子知其說乎。對曰、未也。先生曰、蓋福乃人生受享之物、古者

有一命則有一命之責任、寒者與衣、飢者與食、凡不獲其所者與安、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不遑暇。其在位也、如肩重負、及去位也、如釋重負。豈若後世之貴者以位爲恣睢乎。故五福中不得有貴。此論甚精。案、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古未有富而不貴者、深寧叟之論允矣。釋地天時不如地利條、業師吳太易先生謂此節兩地利字殊不同。上地利是舉偏而言之、已足勝天時、下地利是舉全而言之、仍不能及人和。語此時歲在庚子、距今四十有二年、案、後四十二年爲康熙四十年辛巳。墓木徒拱、著書莫遂、恐有名字翳如之感、爲識於此。自注、先生諱一清、大河衞人、丁酉北闈舉人、甲辰擬會元、後二年卒。秋濤案、先生篤於師弟之誼若此、烏有始學終倍如顧、江諸說者哉。李塨大學辨業題詞、大學釋治

國未釋平天下。蓋天下者國之積也、此國如此用人、如此理財、推之他國亦如是、無異道也。故治平條一天下字虛、五國字實、以爲國作爾。三十載前聞先師吳太易云、是編又不謀而合。至德不孤、斯文尚在、不意老年見此奇特。堪字剛主、蠡縣人、自名其里曰恕谷。康熙庚午舉人、通州學正。案、恕谷此書成於康熙戊寅、己卯過淮安與潛丘相見、題詞當卽作於此時。儒林傳稿有評定古文百篇、其師山陽吳一清所手授、續加闡發。

是年、從兄洞中式山西舉人。　西河復出游、自此年至康熙三年甲辰皆在淮上。施愚山毛子傳、出亾抵淮上、山陽令朱禹錫故善甡、爲召諸名士詞人畢集爲歡。而吏部張新標父子耆詩、有名園、中秋夜會客數十人、伎樂合作、甡倚醉抑盤、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旦、則淮上諸家傳寫殆徧。宣城施閏章還自京師見之、目爲才子。自是客淮數月、留連不能去。甡年四十餘、尚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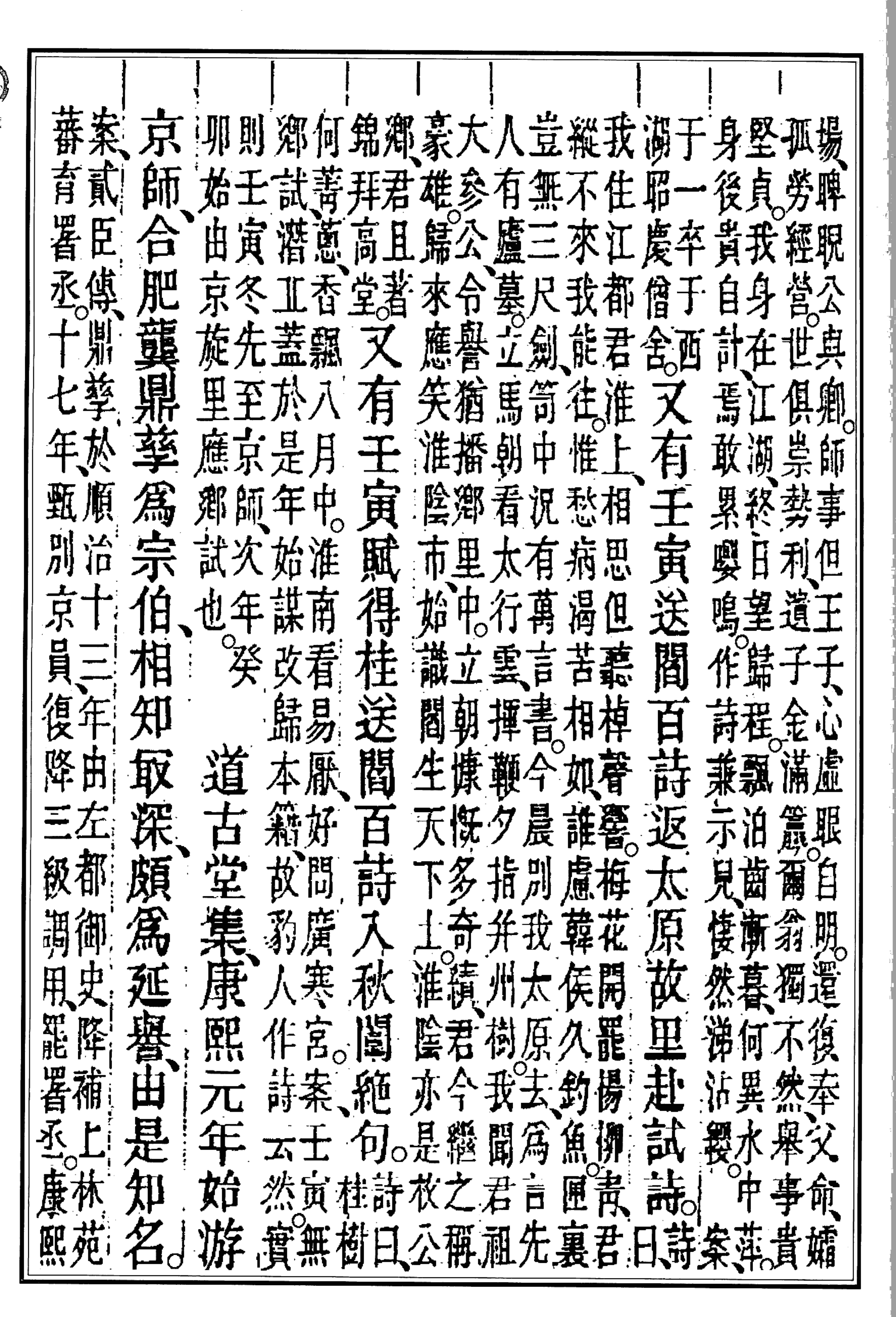
子自言當以客游老云。案是年西河年三十八，此傳當作於康熙三、四年。愚山此年皆以分守入覲，歸路出淮上也。朱禹錫字揆叙，浙江山陰人，順治間以選貢積分選山陽縣。考淮安志職官表，禹錫知山陽在順治十六年後，康熙五年前，而西河於四年乙巳與愚山講學白鷺洲，然則禹錫賓禮西河之歲月亦約略可知矣。

十八年辛丑，二十六歲。

是年，從兄洞成進士，改旌德縣知縣。淮安府志，歷旌德、長寧、安溪三縣知縣。劄記寄從兄錦濤詩曰，官向青山下，長吟小謝詩。謂旌德也。又疏證卷二，從弟自旌德歸，授余以縣志。

康熙元年壬寅，二十七歲。

孫豹人溉堂前集，壬寅閻百詩自淮至邗上哭亾友王于一，兼經營歸櫬，感其古誼，贈以詩。詩曰，太白於指南，自謂重朋情。禫服日痛哭，營葬在鄂城。高義照千載，豈獨詞賦名。我友昨客死，杭人多哭聲。魂寄古寺中，尚聞鐘鼓驚。我遠不及赴，垂淚徒縱橫。貽笑李太白，倫誼何太輕。古道未淪喪，乃復見閻生。自淮過廣陵，醵金恤其嬰。日夜望柩至，將送歸柴荆。閻生擅詞



場、睥睨公與鄉。師事但王子、心虛眼自明。還復奉父命、孀孤勞經營。世俱崇勢利、遺子金滿籯。爾翁獨不然、舉事貴堅貞。我身在江湖、終日望歸程。飄泊齒漸暮、何異水中萍、身後貴自計、焉敢累嬰鳴。作詩兼示兒、悽然涕沾纓。案、于一卒于西湖昭慶僧舍。又有壬寅送閻百詩返太原故里赴試詩。詩曰、我住江都君淮上、相思但聽棹聲響。梅花開罷楊柳青、君縱不來我能往。惟愁病渴苦相如、誰慮韓侯久釣魚。匣裏豈無三尺劍、笥中況有萬言書。今晨別我太原去、爲言先人有廬墓。立馬朝看太行雲、揮鞭夕指并州樹。我聞君祖大參公、令譽猶播鄉里中。立朝慷慨多奇績、君今繼之稱豪雄。歸來應笑淮陰市、始識閻生天下士。淮陰亦是衣公鄉、君且著錦拜高堂。又有壬寅賦得桂送閻百詩入秋闈絕句。詩曰、桂樹何蕭蕙、香飄八月中。淮南看易厭、好問廣寒宮。案、壬寅無鄉試、潛丘蓋於是年始謀改歸本籍、故豹人作詩云然、實則壬寅冬先至京師、次年癸卯始由京旋里應鄉試也。

道古堂集、康熙元年始游京師、合肥龔鼎孳爲宗伯、相知最深、頗爲延譽、由是知名。」

案、貳臣傳、鼎孳於順治十三年由左都御史降補上林苑蕃育署丞。十七年、甄別京員、復降三級調用、罷署丞。康熙

元年，詔以侍郎補用。今據順治十八年搢紳、鼎學官國子監助教，是罷署丞後所補官也。又據大宗此傳，知此年補侍郎，乃得禮部也。行述、龔大宗伯府君父行也，知服深。

二年癸卯，二十八歲。

道古堂集、旋以僑籍改歸，籲於太原。案：據下蕭松齡條、傳青主條核之，知改歸故籍當在此年。行述、自遷淮以來，高曾以下類先就僑籍考試，然後歸本籍，故是年又附太原縣學，隨補廩膳生。案：藤陰雜記稱於吏科庫見己未保舉鴻博奏疏，潛丘係以監生膺薦，槐廳載筆引吏垣牘畧同。釋地、蕭松齡木公夫子爲衛君乎全章文云云，癸卯交木公於京師，曾舉此段議論，今忽已三十八年，能無慨然。案：與蕭木公會當在此年之春。時尚未歸太原也。後三十八年，爲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劄記、案傳山先生少耽左傳、著左錦一書，祕不示人。余初訪之松莊，年將六十矣。案：全

謝山傳先生事畧、康熙戊午、青主年七十四、則此年年五十九也。劉記訪馬長遥詩第三句、回首松莊稱韻學。自注、謂陽曲傅青主。二丈、松莊其所居也。問余古人命名應有義、但如文六年續鞫居乃狐射姑之族、鞫居二字何義。余曰、案成二年齊師乃止、次於鞫居、杜氏止注鞫居衞地、惟劉昭引陳留志於兗州封丘縣下注云、有鞫亭、古鞫居。則知此蓋以地命名者。因難何以晉人遠取衞地而名其子邪。余曰、則有風俗通義在、俗説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荅曰、惟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先生不覺笑。　又傅山先生長於金石遺文之學、每與余語、窮日繼夜不少衰止。歎謂此種學正經史之譌、而補其闕、厥功甚大、畢竟始自何代何人。余曰、魏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

尾送女器有犧尊、純爲牛形、王肅以證其羽婆娑然說非是。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犧象二尊、形爲牛象、傳至梁劉杳、以證象骨飾尊之說非。漢章帝蔣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傳至魏孟康以證律厤志竹曰管說不盡然。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魏張晏注曰、名勝、伏生碑云。地理志魏郡黎陽黎山在縣之陽。縣當名黎陰、乃云陽者、兼取河水在其陽以名。晉晉灼注曰、其山上碑實云。水經注、青州刺史傅宏仁說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顔氏家訓、開皇二年、長安民掘地、得秦始皇二十六

年鐵稱權。上有乃詔丞相狀綰之銘。之推與李德林對讀。則知本紀丞相隗林爲俗書。林當作狀。凡是數說。似未有先之者。王鳴盛潛研堂金石跋尾序。傳靑主問閻百詩。金石文字足以證經史之譌。而補其闕。此學始於何代何人。百詩考得七事。以爲此外無先之者。但王肅。劉杳。孟康所據。皆無文字。則精確者惟四事耳。而此外若昭三年傳叔向引讒鼎銘。昭七年傳孟僖子引考父鼎銘。禮記祭統引孔悝鼎銘。考工記㮚氏引嘉量銘。此見於經者也。史記封禪書。李少君識齊桓公柏寢銅器。案其刻果然。漢書郊祀志。張敞案美陽鼎款識。辨爲周鼎。此見於史者也。若家語載金人銘。大戴禮載丹書銘。秦本紀載始皇所立諸碑。魏書衞操傳載操所立大邗城碑。而柏人城西門碑。及闞駰且據以爲卽舜納於大麓之迹。凡此皆百詩之所未舉也。然則金石之學。自周漢以至南北朝咸重之矣。移案金人銘出劉向說苑敬愼篇。王肅勦襲之耳。丹書銘非金非石。不當舉。始皇諸碑及衞操大邗城碑皆史官據實載之。非後世搜獲軼聞。此四事。西莊所引皆誤。又移寓詩注。金石文字足爲史傳正譌補闕。余曾與陽曲老友傅靑主極論其事。又余嘗

告子壽、金石文字北方爲多、棗梨文字南方爲勝。　又案、余嘗謂葢代文人無過歐公、而學殖之陋亦無過公。傅山先生聞之曰、子得毋以劉原父有好個歐九之云、從而和之乎。余曰、非敢、然實親驗之集古録跋尾。此條又見困學紀聞箋卷二十。

困學紀聞箋、卷十三。　謝承後漢書、錢牧齋云、方少師於史館攜去、問之其後人、不可得。陽曲傅山先生聞之、笑曰、某家即有之、永樂間揚州刻本。初、郃陽曹全碑出、曾以謝書考證、多所裨、大勝范書、以寇亂亡失矣。案、此事又見劄記移寓詩注及唐百家詩選跋。惟詩注云、曾見與前後語頗抵牾。又案、潛丘於癸卯壬子兩訪青主於松莊。此數條未知定在何年、類記於此。

是科、山西闈題子路有聞一節、萬物育焉、使天下仕者皆

欲立於王之朝。

孫豹人集有癸卯清明日閻再彭攜歌童泛舟城北、案、謂揚州城北也。取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爲韻、五言律十首。

三年甲辰、二十九歲。

魏世傚昭士文集閻再彭七十壽序、家大人曾與先生相見、而先生令子同宿於清江浦上、時傚甫十歲耳、輒知先生父子。案、世傚、魏季子禮之次子也。據序中丁巳歲傚年二十有三逆推之、知當在此年。

四年乙巳、三十歲。

劄記、方坦庵先生自寧古塔歸、過家君、誦余拙作甚多、不知何從得之。異日賦此志感、并以爲弔。又注、余乙巳始過維揚、謁先生未值。甲申傳信錄、方拱乾字坦庵、南直桐城人、戊辰進士、官左諭德、掌司經局印。闖

城陷、尚臥牀上、引刀割髮未半、爲家人抱持、而止。尋削髮
報名以美婢賂賊將羅、不加拷掠云云。 案吳震方說鈴
采拱乾所著絕域紀畧、戍寧古塔時作也。末有無衣曹序
跋曰、坦庵被罪謫徙、捐貲得還本末、總無可取。但其所記、
有足備勸戒者云云。案拱乾入 本朝、仍官詹事、順治十
四年因爲少子章鉞科場賄緣中式、與吳漢槎諸人同遣
戍寧古塔、但放還較早耳。施愚山有聞方坦庵先生及樓
岡、邵村諸君放還志喜詩、在湖西到官寄親舊詩後。案年
譜、愚山以順治十八年秋分守湖西、則坦庵放還在辛丑
壬寅之間矣。樓岡、邵郵者、坦庵二子玄成、亨咸之別號也。
漁洋精華錄、甲辰年有將往金陵冒辟疆攜歌兒見過、同
方坦庵先生、杜于皇、方邵村、崔不離小集詩。 大興劉寬
夫侍御位坦藏拱乾、漢槎諸人所書大方廣佛華嚴經墨
蹟、末有跋曰、拱乾曩曾發願書華嚴經、望洋未敢就成。戍
冬入圖中、偶吳孝廉蘭友言及蘇州半塘寺有宋景濂學
士三世共書華嚴經、自敘其兩世爲僧、一世爲學士、筆畫
猶犂然、未湮沒也。因與同羅諸君子約、以己亥元日沐手
揮毫、不意出關期迫、乃晝夜竭蹷、以竣厥事、各隨心願所
及、腕力所成。方拱乾書八卷、方亨咸書七卷、姚其章書五
卷、陸鳴時書四卷、方玄成書四卷、查學詩書四卷、張洵書
三卷、王樹德書三卷、趙瑞南書三卷、張湛書三卷、方章鉞
書三卷、郁之章書二卷、孫珀齡書二卷、李倩書二卷、吳蘭

友書二卷、錢咸書二卷、張明薦書二卷、邵廣書二卷、徐榮書二卷、齊維岳書二卷、吳兆騫書二卷、張天植書一卷、諸豫書一卷、丁澎書一卷、李煙升書一卷、黃鉞書一卷、張文書一卷、劉隱如書一卷、孫暘書一卷、莊允堡書一卷、孫樞書一卷、李夢先書一卷、沈始然書一卷、張貢書一卷、公書一卷、共八十一卷。竟以是三十四人之一生代宋學士之三生。嗟乎、是三十四人者、一生之升沉易險且堪代人百生、不第三生矣。裝潢費約五十餘金。陳時拭及諸檀施外、率諸君子隨所給。及其舊朝裳繡衣而為嚴飾、讐校則惟李煙升、齊維岳力。以正月朔肇、二月朔成。成施廣濟寺。寺有僧超文、為張司馬天植外弟兒、目擊司馬之難而傷心薙染、經原本因超文請之寺中、故永供寺中也。此書經時節因緣、而拱乾為之記。己亥二月初一日、方亨咸書。

釋地、父執杜于皇當三十五載前遇於維揚、作長歌贈余、中一段曰、城南荒草寓、城北古旗亭。君來我往談六經、出未日出歸戴星。白頭老子陡一驚、今世乃復有閻生。不貴子博觀、貴子秉確識。吾子必自愛、如子實難得。臨岐時、復諄諄以確字見誨、余深有志

焉、而媿未逮也。案、世傳變雅堂集寥寥、五言律、七言絶句數十篇、殊與詩名不稱。近黃岡有搜刻于皇詩文者、變雅堂集外、別爲補遺二卷、茶村詩鈔六卷、而此作仍不在焉。蓋軼者多矣。此長歌作於何年、無從臆定。然以文集考之、于皇於康熙癸卯客淮陰、甲辰至丁未皆客揚州白雲樓記曰、余客廣陵久、是也。潛丘於乙巳至揚、當與于皇相值、意即于皇贈詩之年也。時于皇年五十有五矣。又于皇揚州石塔寺飯僧田碑文尾有潛丘評語、意皆一時事。後三十五載、則康熙三十八九年己卯、庚辰間也。

是年、西河客廬陵白鷺洲、偕施愚山講學。愚山年譜、康熙二年癸卯、分守湖西、有鷺洲講會歌序曰、西江講學之會、吉州最盛、中輟者四十年矣。余以癸卯十月修復舊事、布衣野老皆許以客禮相見、會者近千人。已而去游淮西。秋濤案、西河是年由廬陵北游少室、五年復還湖西、居一載、以愚山將移治蘄之崇仁、復之汝寧、留三年。凡所稱游淮西者、謂汝寧也。

五年丙午、三十一歲。

是年、先生當同太原應鄉試、試題爲政以德論。劄記、丙

午、丁未閒重策論、讀宋陳傅良時論云云。秋濤案、皇朝通志、康熙二年停止八股文。越三年、更定科場試題、頭場策五篇、二場用四書本經題作論各一篇、三場表一篇、判五道。四年、三月、仍復三場舊制。是丙午、丁未間已復用八股矣、然策論猶重、故先生云爾。穆案、据清祕述聞甲辰會試及此年鄉試首場皆作四書題論一篇、通志之言疑有未覈。劄記有修史、郊祀、經學、守令、經筵一策五篇。案郊祀策曰、世祖定合祀以來、二十年間。守令策曰、國朝定鼎以來、已二十餘年矣。推知五策皆作於此數年中、或即應試之作。秋濤又案、皇朝通志、順治元年定制、每歲冬至大祀天于南郊、夏至大祀地于北郊。順治十七年四月己酉、合祀天地百神于大享殿。十八年正月、聖祖仁皇帝登極、尋以諸臣詳議祀典、請罷大享殿合祀。從之。

六年丁未、三十二歲。

是年九月、牛叟先生年五十一、丁孺人年五十、先生爲二人稱觴。

馬宛斯選授淮安府推官缺、旋裁。案、潛丘與宛斯相識、當即在此年、不待癸丑自

隴右東歸也。移寓雜興詩內一首曰：紛紛把筆學題詩，未見揚劉傅極時。却羨歸來堂畔客，浩如煙海細如絲。弟三句自注：謂鄒平馬公驄御其讀書處，即宋趙明誠故莊。

七年戊申，三十三歲。

疏證卷五上。戊申夏，王源崑繩讀左傳閔二年及狄人戰於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來問。程鴻詔案：穉地公孫撝條亦記王源崑繩語，皆云讀左傳，豈是戊申一時之事。方苞西君子傳：王源字崑繩，世爲直隸宛平人。父某，明錦衣衛指揮，明亡，流轉江淮，寓高郵。源少從其父，喜任俠言兵，少長，從寧都魏叔子言古文，晚年與蠡縣李塨游，遂與師事博野顏習齋，適六十，復往來金陵、淮揚間，客死山陽。案崑繩康熙癸酉舉人，父名世德，兄潔字汝公，年十二，補弟子員，明亡，不復就試。金壇蔣衡世所稱拙老人者，汝公之婿也。

是年，西河游睢州，已復歸淮西。秋濤案：西河至睢州，爲湯文正公母夫人作崇祀祠記，明年還浙，九年復游淮西，爲張仲誠作白龜圃記，既而客息縣。

八年己酉、三十四歲。

行述、八年鄉試山西、受知於前給事中交城縣知縣趙恆夫先生、爲同考所忌、不售。府君感其知、執弟子之禮終身。恆夫事蹟詳顧譜。案、是年闈題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言而世爲天下則、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吳薗次林蕙堂集謝閻牛叟貽唐白虎十美人卷及唐鏡啟、有鄙文未就、雅既先頒之語、益爲索文而投贈者。秋、壽案、此事不得其年。薗次解官在康熙己酉、其自傳云、以忤上官、投劾歸、歸而貧甚、是解官後即歸也。又云有索翁文與詩者多以樹木花竹爲潤筆費、不數月成林、因名曰種字林、是歸里後以賣文爲活也。薗次名綺、江都人、順治甲午拔貢、薦授祕書院中書舍人、遷兵部主事、郎中、出知湖州府。

九年庚戌、三十五歲。

十年辛亥、三十六歲。

孫豹人溉堂續集辛亥年七言律詩有黄大宗招同范仲艮、張虞山、馬圖求、趙天醉、張孟思、閻百詩家姪獻于飲止園次天醉韻。詩曰：登筵忽使旅愁無，染柳春風緑到蘆。水鳥當階容易狎，漁舟入夜不曾孤。同來勝友如金谷、老去才名姚達夫。何事招尋成汎愛，久看撫牧可爲徒。案：魏叔子於辛亥三月過山陽黄大宗於廣陵，爲敘其庚戌登高集。豹人詩有染柳春風之語，蓋同時事，據知潛丘此年曾作廣陵之游矣。圖求名駿，亦山陽人，康熙己酉舉人。晚薦博學鴻儒，未及試而卒。著有聽山堂集。

是年，西河復游淮安，至癸丑冬始還蕭山。秋濤案：以西河所作袁監州七十序推之，知此年復至淮安也。十二年冬歸里，十四年復客汝寧，十六年游上海，十七年應徵入京，從淮城下過，未信宿也。

西河送閻徵君歸淮安序：余避讎之淮安，與淮之上下無不交，閻君潛丘在其中。暨之梁之宋，不能前，復歸

淮安、則稍稍有言潛丘君年損而學多者、於是躬詣之、與之登城東程將軍冢、題名而去。顧余變姓名、獨於淮有識余毛生者、予漫應之曰、毛姓。於是有毛姓與潛丘君游墓之題云云。西河詩集有九月十九日登程將軍冢詩、詩曰、層雲蕩㾔空、涼風薄枯艸。我登淮陰城、秋衣振縹緲。淮陰城東有高阜、九日初過又重九。閻君父子好探奇、邀我登高共飲酒。籬頭黃菊堆酒卮、風前重把一茱萸枝。雙攜銀榼墜鸚鵡、頻開鏤椀燒蟲螭。飄飄千里試一望、射澤鹽陂滅秋漲。煙浮蒼靄到海平、日涌黃河到天上。紫霄高闕陵貝宮、霓裳羽節吹長風。圯橋再見赤松下、淮王自坐丹霞中。前臨巨冢近千尺、半倚城根半葦陌。水落難知王氏墳、道傍猶覩滕公宅。閻君本屬唐相餘、稱言此是將軍墟。神堯定鼎畫麟閣、程氏高勳析珪爵。曾留淮海鎮徐方、因釋金甌葬繁弱。千秋甲冑掩黃土、猶捲旌旗走風雨。介馬嘗隨龍虎號、銜花近見牛羊舞。秋風酹酒瀉雨鉄、幽思還視飛鴻翎。昭陵西望人寂寞、鼎湖南去愁清冥。銅笙一曲倚鞦竹、戲馬臺空散黃鵠。把酒頻看琥珀紅、拂盡殘碑不堪讀。西河又有集閻修齡若璩父子郎席詩、東第邀羣彥、西園集

酒徒。清缸開玉露、畫槳待珠湖。角綺梁王賦、烹鮮陸氏廚。謳吟相聞發、不忍聽驪駒。末注：嘉謨曰：珠湖即東湖，時查伊璜同赴飲。又題眷西堂詩并序：閻氏自山右來淮，名其堂眷西，不能忘舊。乃從堂主人再彭之請云耳。甲第移家遠、茅堂倚郭新。久爲淮海客、仍是太原人。荷葢看留楚、瓜生想去秦。天涯多蕩子、誰得買君鄰。鹽筴開鴻緒、魚鬻念舊鄉。人倫重東國、彼美念西方。啼鳥聽幽谷、流泉繞夕陽。千秋垂乃眷、聊以志斯堂。數詩不得其年，附記於此。又案錢謙益亦有寄淮上閻再彭眷西艸堂詩：西向依風笑、南枝擇木謀。艱難仍有步、眷顧豈無頭。築賜金天醉、盤辭渭水愁。美人紆萬舞、山隱思悠悠。長淮南紀水、滔蕩汨窮塵。故絳眞吾土、陶唐自古民。周詩太原什、晉問柳州文。他日論都賦、東西定主賓。

十一年壬子，三十七歲。

移寓雜興詩注：家古古先生壬子春復過之交城，相去三十餘年矣。　疏證、卷五上。　壬子秋，過陽曲松莊，傅山先生字青主者，適讀左傳，以哀二十五年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公

怒、下問曰、古人既脱屨、復脱韈乎。雖杜注古者見君解韈、然書傳中僅此一見、無別證、何也。余不能對。久之、讀陳祥道禮書、始用以報曰、禮書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韈、又謂梁天監間尚書參議、案禮、跣韈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淸廟崇嚴、既絶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韈。蓋方是時有不跣韈者、故議及之、可見六朝時猶然。而尤妙者在案禮跣韈事由燕坐二語、古祭不跣、所以主敬。朝不脱屨、以非坐、故惟登坐於燕飲、始有跣、爲歡。後則以跣示敬、此亦古今各不同處。因怪杜注見君解韈、見君字不確、要須易爲古者燕飲解韈耳。先生得之喜甚、曰、此一段直可以正杜注、補孔疏、爲劉炫、趙汸所未及。余不敢當。兹已忽

忽十年、聊牽連書之、以見一時知己之情云。案、劄記有與傅青主二丈書云、後四載、讀陳祥道禮書。後四載爲康熙十五年丙辰、後十年則二十一年壬戌也。西河經問彭軏山東昌樂人、乙丑進士、問褚師聲子韤而登席云云。若然、則朝祭之跣起於後代、剝不足據。但軏曾客淮、聞淮客有論采菽之詩者云云。秋壽案、此淮客郎指潜丘。　錢傳、崑山顧先生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即爲改定數條、顧虛心從之。　疏證、卷六上。壬子冬客太原、顧寧人向余稱朱謀㙔水經注箋爲三百年一部書、余退而讀之、殊有未然云云。又、卷七。憶余晤寧人、壬子冬會問古文尚書還當疑否、　否、云云。　劄記、顧寧人論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余時同客太原、面質正曰、此不過從肇者始也臆度耳。其實周禮職方氏并州其澤藪曰昭餘祁。昭餘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三十二里、俗

名鄔城，洎吾與君所共游歷者，非石嶺關以南乎云云。又南雷哀詞，顧余遇之太原，持論嶽嶽不少阿，久乃屈服我。

疏證二卷。愚嘗以梅氏晚出書自東晉迄今歲次壬子一千三百五十六年，而屹與聖經賢傳並立學官，家傳人誦，莫能以易焉者，其故蓋有三焉。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三都經其片語，遂競相讚述。況渠實得孔書，載於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於世者，皇甫謐之過也。隨雖奏上，得立於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並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爲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於世者，孔穎達之過也。天祐斯文，篤生徽國，孔子之後所可取信

者、一人而已。分經與序、以存古制、一則曰安國僞書、再則曰安國僞書。爲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説、是使此書終信於世者、蔡沈之過也。經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牽世俗趨舍之大儒、如臨川吴文正公尚書序録、實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者、而世亦莫能崇信之、蓋可歎也夫。善夫、歐陽永叔之言曰、自孔子没、至今二千年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爲是説矣。愚亦謂自東晉至今一千三百五十六年、有一閻若璩者爲是説矣、其尚取而深思之哉。

劄記有跋周郡守晉祠碑記二則。又曰、愚既跋吾師晉祠碑亭記訖、復取縣志閲之、見宣和五年有姜仲謙晉祠

謝雨文、其首云致祭于顯靈昭濟聖母汾東王之祠、中云惟聖母之發祥兮、肇晉室而開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靈之可知。爲之狂喜欲絕、益歎吾師之言、信而有徵也。女郎祠之建、實始於天聖、而封號之加、則自熙寧禱應始宣和五年、上距天聖甫百年、其建祠之故與所祠之人、必歷歷有據、故仲謙得之於傳聞、而載之於撰著。不然、豈牽合傅會遂至此也。元人戈毅重修汾東王廟記亦云、女郎祠建、因改封汾東王之後。則其相因而及、意有在矣。乃祀典之譌、實自洪武四年始詔革天下神祇封號、止稱以山水本名、而聖母廟遂改爲晉源神祠、若以聖母爲眞水神也者。嗚呼、不知此似是而實非也。愚故詳考曲證、以信吾師

之説、且以爲他日作縣志者補焉。秦、周郡守名令樹、字計士、由贛州推官遷大同同知、卓異、升太原知府。竹垞集、辛亥春有送計百赴太原任詩、是也。太原縣志載令樹重建晉祠碑亭記、末行款署康熙王子端午後三日。釋地晉水源有女郎祠、實邑姜之廟、去吾家西寨村一十八里、每游而忘歸、誠如北齊王晞之所賦者。秀方爲唐叔虞廟、南向、此子爲母屈者也。母封曰聖母、子封曰汾東王。余從艸間搜出宋政和五年殘碑、乃姜仲謙謝雨文首云云、喜得一典證、屬有司當上聞於朝、以釐正之。此鄉邦故事。或曰、既釐正矣、則當別建晉源神祠。余曰、然、豈惟晉源、此間有臺駘廟、當補入實沈、以祀參神。不然、是知有地理、而無天文也。

是年、山西闈題舉善而敎、不能則勸、足以有臨也。夫仁亦

在乎熟之而已矣。

十二年癸丑、三十八歲。

道古堂集、未幾、出游鞏昌、與陳秀才子壽子壽名祺芳、常熟人。昭文新志、祺芳有聲諸生中、游牧齋、芝麓之門、客游徧天下、所交皆一時勝流。著有韜庵、鴎波等集。釋地、憶亾友陳祺芳子壽之言、天下事莫難於讀書、莫奇於用兵、餘俱平且易耳。又雜興詩注、余知子壽自蔣子荊名從都門歸始、案荊名名楛、山陽人、毛西河所稱杜陵蔣楛者即其人也、焉山公康熙丁丑有和荊名七十醉吟詩、據之則荊名長潛丘八歲也。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長汀黎副使士宏爲之序。士宏託素齋集士宏字媿曾。序略曰、癸丑臘盡、趙子𠪚寅自皐蘭渡河、策蹇衝雪、走一千五百里、訪余於張掖。記與𠪚寅別於劍津已二十有二年、相見道故舊、慰問勞苦外、曾不數語、𠪚寅即自稱於鞏昌陳階六少

參所得交兩詩人，一爲陳君子壽，一爲閻君百詩。子壽蒼髯道貌，故錢虞山高弟，百詩年甚少，博極羣書，逆數周秦，如在眉睫。兩君日坐老屋頹簷，以詩角險，眞若大將將十萬師，分壇據壘，無敢勝負，壁觀者無不驚駭失魂魄。當㡳寅述兩詩人時，手揮色動，鬚髯戟張。余即不識兩詩人，而兩詩人精神意氣，聽㡳寅言，若或見之矣。又云：陳先生苦宦蕭然，不足爲賓客謀懽，黄羊濁酒，兩詩人何所愉快，而終日擁被含毫，眞若有萬不可已之事，屬稿連篇，至一二千言不止云云。案，繹序意，知無一夕成絶句百首之事。淮安府志：陳台孫，山陽人，崇禎十三年庚辰進士，授富陽知縣，調平湖。入國朝，授户科給事中，歴禮科，轉福建糧餉道參議，補陝西分守，隴右道參議。秋濤案，甘肅通志職官，分巡隴右道陳台孫，江南人，不著在任年月。其前二人亦無年月，其前之第三人乃康熙十年任，



其後一人則康熙十四年任是陳之溢任正在十年之後十四年之前緣十三年經王輔臣之亂冊籍發閣故通志
亦不能詳也○穆案茶餘客話京城南舊有龍爪槐僧言三百年前物前輩詩文集中不多見徐電發菊莊詞戢自
門紀伯紫云王子季夏僕與合肥龔宗伯山陽陳黃門階六同飲龍爪槐下塡詞此地亦名流展齒所常到也云云
据之則十一年六月階六倘在京師溢任輩昌當在子丑之交也階六又號楚州酒人見杜于皇贈階六七十壽序
及愚山酬陳黃門詩注剳記有得酒人消息詩起句云側身西堂意寧只爲君來蓋在西游發朝之初也又桼后寅
名琳剳記與馮圃芝書亾友趙后寅善論詩尤好指摘以供談柄又釋地登泰山條亾友趙后寅誦其亾友滿之章
巽元一絕云云后寅巽元俱萊州掖縣人穆於丙午春在子貞同年處晤掖人張士保畫師訊后寅有著作否士保
日有詩集未刻因屬爲寫其峒齋偶存諸艸來皆五七言律淺卒不人格有人秦訪黎媿會先生塗中漫與七律十
二首無與潛正相闕之作也士保云家藏有潛正手札異日歸檢獲并以相贈又云父老傳言潛正曾至掖館於掖
西門外滿巽元之淇園余案潛正至掖更無可攷淮疏證卷六下有一條云質以余足之所蹈目之所擊令歷城縣
北有大小二清河云云若僅南北孔道見大清河不及見小清河此或往來萊州時所經涉歟○秋濤案釋地引滿

巽元解狐貉之厚以居、即居吾語女之
居此潛工與巽元曾經晤談之一證。案、參議署有鷄笑堂移寓詩曰、鷄笑堂開鎮日閒。自注、堂爲少參階六先生靜攝處。茶餘客話、陳階六鷄笑齋在南市橋。案、此淮上之齋、蓋即用鞏昌署中舊名。有溫玉亭移寓詩曰、溫玉孤亭更在東、秦風留得楚人風。自注、亭爲京山李本寧宗伯出宦時所構。又一首注曰、亭別有額曰聽松、余欲取杜老語易爲論松、屬子壽書之。又石霞舉時亦客少參所、移寓詩曰、故鄉人忽異鄉逢、誰道鴻泥有定蹤。坐久晝移魚鑰動、輸君獨聽曉天鐘。自注、謂霞舉所居西偏與僧寺近。又一首注曰、霞舉所居爲子壽舊寓、暇日同過見壁有畫石、淋漓飛動。

釋地、余昔往來洪洞、見道有豐碑曰、皋陶故里、側有祠及墓、雖躬拜祠下、心殊不

以爲然。　又、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趾宛然、余嘗往觀。案此條又見劄記、云、余親歷其地、方悟從前說盡錯。新田、括地志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余亦往觀。土人呼王官城、距晉城五十里、曾告之黃儀子鴻。子鴻、常熟人。漢學師承記、子鴻篤信古學、於經史中地理及各家輿地書靡不究心。謂班書地志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閒經歷之地、不可得聞。惟水經注備著之、然非讀圖、讀者不能了然於心目。乃反覆尋玩、每水各爲一圖、如某水出某縣、向某方、流逕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八某水、無一不具。閻若璩見之、不忍釋手、數日、鄺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己也。　趙一清水經注釋參校諸本、標目、崑山黃子鴻曾依鄺注、每水各爲一圖、兩岸翼帶諸小水、精細絕論、參伍錯綜、各得其理。劃正渭水篇、胡渭禹貢錐指從之、辨誤。今是書歸於新城王氏池北書庫。穆案、子鴻所讀水經圖、既不知沈蝕何所、陸清獻日記稱嘗借其所訂晉地里志、閱之、今亦未見傳本。精神所萃、必不遂歸泯滅、呈露何日、跂予望之。疏證、卷六下。通鑑智伯言、今乃知水可以亾人國。以汾水可以灌安

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余嘗往來於平陽、夏縣、而悟通鑑二語具爲妙解。又、余曾客朝邑數日、覺其治基頗高、乃置諸彊梁原之上、說者謂原卽荆山北麓。困學紀聞箋、案鐫工安民、李仁父長編作李姓、非、余親至西安碑林中辨之。疏證、卷六下。岐山在今岐山縣東北十里、縣在鳳翔府東五十里、余所舊游處。又、岍山在隴州西四十里、余所舊游。移寓詩、秦晉重姻地亦連、爲尋遺跡著吟鞭。涇源佛峽皆天險、望裏猶愁嶽頂蓮。自注、涇水源出六盤山、金佛峽在華亭。疏證、卷六下。元和志嶓冢山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五十八里、漾水所出。此班志誤認禹貢之嶓冢山、今一名分水嶺。余曾至秦州此山下、山不甚高、而峯岫延

長連屬、若並冢。問其土人寧羌州此山若何、愕然曰、從金牛驛北望見嶓冢山、巍然雲表、豈傲地所能作其兒孫乎。但水亦微細、自西東流、卽所謂嶓冢導漾者、水幾濫觴。合五丁峽水東流爲沔、其流始大。此地則水出嶺時爲南流、與東不合耳。余心識之、以爲負薪能談王道。疏證、卷六上。漢志言、朱圉在天水郡冀縣。余曾親經其山、在今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十里、山色帶紅、石勒四大字曰禹奠朱圉。當日道中雜詠、有丹嶂含朝景之句、卽指此。又、卷六下。朱圉山向所登陟者、山最小、元和志所謂朱圉山在伏羌縣西南、最合。又曰、秦漢冀縣故城在今縣南五十步、余所目覩。禹貢雖指、朱圉諸家互異、說者遂謂縣西南錦纘、石鼓、木梯、天門等山皆朱圉之隨地異名者也。百詩謂余曰、據漢

志、山在梧中聚。夫一聚可容、則其趾不甚廣、安有如上所云云者。吾嘗親經其山、在今伏羌縣西南三十里、山色紫紅、石勒四大字曰、禹奠朱圉。疏證、卷五上。畢陌在渭水之北、癸丑秋曾經過其地。劄記、唐有永樂縣、併入蒲州、今爲永樂鎮。讀漁洋山人集、知李義山玉溪在焉、慨然作一首、自注、余癸丑冬欲游永樂鎮未果。疏證、卷六下。余嘗往來封丘原武、陽武間、問其士人濟水何在、曰亾矣。案其故牒、皆以爲大河既決、其湮也久矣。又、余登濬縣東南二里大伾山、臣瓚所謂黎陽縣山臨河者、覽其形實再重。劄記有贈倪六通詩、題下注云、海州人、官儀封令。案、繹詩意、是親至儀封官署、不同遙贈。核以潛丘生平行蹤、蓋亦癸丑東歸時事也。詩末有擬尋九日醉高臺之句、蓋回溯已事、過儀封時已交冬令矣。六通名長犀、康熙戊戌進士。海州志稱長犀官儀封時、張伯行方居貧、爲縣吏、夜讀書科房中、長犀聞而異之、召與語、奇

其才、乃能而教之。後官江南巡撫、爲名臣。八服其識。疏證、卷八。鄒平馬公驌字宛斯、當代之學者也。司李淮郡、後改任靈璧令。余以癸丑東歸、今刻本作己丑。案、靈璧縣志、馬驌以康熙八年任。池北偶談云、宛斯康熙癸丑歲卒於官、靈璧人皆爲制服。然則宛斯卽以是年之冬卒官矣。靈璧志又云、驌博極羣書、著作甚富。公退卽張鐙升閣、手校心維、申旦不寐、積勞成疾卒官、士民痛之。過其署中、秉燭縱談、因及尚書有今文古文之別、爲具述先儒緒言。公不覺首肎、命隸急取尚書以來。旣至、一白文、一蔡傳、置蔡傳於余前、曰、子閱此、吾當爲子射覆之。自閱白文、首指堯典曰、此必今文。至大禹謨、便眉蹙曰、中多排語、不類今文體、恐是古文。歷數以至卷終、孰爲今文、孰爲古文、無不立驗。因拊髀歎息曰、若非先儒絕識、疑論及此、我等安能夢及。然猶幸有先儒之疑、而我輩尚能

信及、恐世之不能信及者、又比比矣。復再三慨歎。余曰、公著繹史引及尚書處不可不分標出今文、古文。公曰、然。今繹史有今文古文之名者、自余之言始也。案今行繹史本更無今文古文之別。　秋濤案、今繹史卷首李清序實作於康熙九年庚戌仲春、其剞劂當亦在是時。宛斯以八年任靈璧令、益甫官邑令、即以付梓也。中所引尚書、惟舜典篇首二十八字下注云今文無此二十八字、餘皆不注今文、古文、則此爲未改定之本無疑。潛邱明言今本繹史有今文古文之分、是改定之本、潛邱嘗見之、乃今日反罕覯者。案分甘餘話云、康熙四十六年、　聖駕南巡、至蘇州、一日垂問故靈璧知縣馬驌所著繹史、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原版、明年四月、令人齎白金二百兩至本籍鄒平縣購版進入內府、人間無從見之矣。是改定之本藏於內府、所以不著也。

疏證、卷六下。　磬石山、今在鳳陽府宿州靈璧縣北七十里。馬公驌云。又葛嶧山在今邳州西北六里。余以劉昭葛嶧山注山出名桐、伏滔北征記曰今榮根往往而存、證禹貢

當在此、抑曾親至其地云。

十三年甲寅、三十九歲。

是年九月初六日、母丁孺人卒。　魏叔子閻氏本支敍、修齡子若璩好學能文章、比喪母、蔬食三年。服既闋、哀其母、不忍其父之獨處也、不入內而臥起於父者又一年、父諭之十反不肯去。

山陽詩徵載牛叟先生自題斷弦圖詩云、金徽欲拭意先孤、不待氷弦絕也無。惆悵臨風雙撒手、懷人只爲賞音殊。

十四年乙卯、四十歲。

劄記題詞、愚年四十、甫敢出臆見集衆聞、用纂一帙、以示兒輩。　夏、成孟子自齊葬魯初解。

有贈超宗丈詩、五十高常侍、君尤老十年。案、超宗長先生二十歲、知系此年作。

十五年丙辰、四十一歲。

生日展期啟、憶先君子六十初度、自注、康熙丙辰重陽後一日也。時妻喪已除、而予小子母喪纔踰大祥之四日。先一月、姻友有謀來祝者、先君子聞之頻顣、進小子而命之曰、禮經、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然則吾不可聽子易其服、以稱吾觴、以忘汝母。其展期一年。古有展重陽、吾獨不可展生辰哉。越明年八月、寧都魏叔子在揚州、以文來祝、稱其達禮、且以江西及嶺南俗皆然、爲徵葢前十之年必加一而成、後十之年必從一而生、大易貞元之義也。在淮實自先君

子始。　劄記有閻楊公西狩督學秦中遥有此寄之作、關中秋色滿、君忽動華鏕。士莫輕捫蝨、文尤重射雕。積兵連二岳、麾羽隔三橋。不乏貂襜贈、何由慰寂寥。清秘述聞、陜甘提學道楊西狩字華覲、江西進賢人、順治壬辰進士、康熙十五年任。

施愚山是年有寄閻牛叟詩。詩曰、山月多清暉、江淮同照曜。洵美思公子、潔身棲海嶠。長吟枚叔里、時把任生釣。歲晏涉橫流、中原紛虎豹。叢桂還青青、重看入公笑。　穆藏有愚山丙辰年詩手稿一册。

山陽詩徵、載牛叟先生丙辰予届六旬再和李河濱志感詩、元注、三首錄一。耆齡無願望、德薄媿如何。入世年空大、傷心事漸多。冰弦前歲斷、塵鏡幾時磨。恨少齊眉案、莊盆不忍歌。

十六年丁巳、四十二歲。

魏昭士閻再彭七十序、閻氏祖孫三世以詩古文名江淮

間。歲丁巳，寧都魏世傚客京口，再彭先生就吾仲父於廣陵，未見，傚手書扇面以寄。斯時傚年二十有三，先生見其所作文而謬以爲可學也，心竊感焉。乞言小奏：家君以丙辰季秋晉六十，戒闔人毋納祝者詞，璩時未敢遽請。今年丁巳九月十日，復値初度，璩先期進曰：大人昨歲有成言，今其時矣，乞俯徇輿情，以展菽水之歡，幸甚。家君始而戚，既而矖然曰：余何能違俗，汝不記丁未九月爲二八稱觴時乎。余年五十一，汝母年五十，同在是月上旬，此有往例。汝今不逮事汝母，獨余蕭蕭白髮，其何以爲情。況今之月猶昔之月也，存没異視，將奚取必也，同稱庶慊老懷。璩退而自維，家君之思，璩之思也，微家君言，璩詎敢忘，敬銜

命拜懇先生，願賜一言進之堂上，以慰嚴訓，以開慈儀。仁孝之感，料大君子所不拒者，用陳梗概，以告於下執事。陳其年集有壽閻再彭六十一序，淮安閻再彭先生者，吾友百詩徵士之府君也。案，先生時尚未膺鴻詞之薦，徵士之稱，蓋系後來刻集時追改。魏叔子閻再彭六十序，淮安閻子再彭壽六十有一，子若璩聞寧都魏禧來廣陵，奉書幣乞言以佐觴。又閻氏本支敘，歲丁巳，禧客揚州，閻君再彭修齡自淮安奉其本支錄謁禧爲敘。又曰，修齡修丙行，篤念先祖，惇敘二宗，年六十寒暑，考證繕寫，不貫其勞。冬，成孟子自齊葬魯後解。劄記鏡月歸，余以先朝典故數事送難於令兄映碧先生，先生以爲聞所未聞，有僑札之譽，感賦一律敬寄，垂白李

昭陽、經秋忽報章。焚餘周石鼓、劫後漢靈光。道大寧從闕、知深轉覺傷。何年荀氏子、御罷更登堂。秋濤宋、興化李瀅字鏡月、文定公春芳四世孫也。康熙乙酉舉人。著惇好堂集。映碧先生名清、崇禎辛未進士、鄞縣知縣。南都時官御史、上疏請追卹建文時徇難諸臣、得予祠謚。福王敗、歸里不仕。順治九年、會爲馬驄御序繹史。康熙辛亥年七十、魏叔子作壽序。戊午八十、朱錫鬯爲作壽詩。湯潛庵集有贈李映碧先生詩、則在戊午後矣。疏證卷四、論代宗卽世宗嘗私評明旣有世宗矣、而宏光朝又上景帝號曰代宗、不重出乎。意牧齋宗伯掌邦禮、或不應至此。詒書興化李公清問之、公復書曰此當日出顧瑞屏手、瑞屏時文名家、未諳舊典、宜來吾子之議耳。老夫耄矣、幸及未死、得聞高論。其虛懷如此、洵有前輩風範云。卽此詩本事也。穆案、此事又見剳記與陶紫司書、不得其年。以剳記書首有憶家居時云云、故系之未應大科之前。又案、亭林餘集、廟謚議、臣聞當日南京新立、邦禮繁多、禮部尚書顧錫疇素不攷古、一切謚號悉聽其門人謝復元撰定。以不學之宗伯、任委巷之小夫、遑其胸臆、目無旁人、以至謚冊一頒、天下用爲譏笑、云云。較李公之言尤備。

是年、邵提學嘉允浙江人、乙未進士。歲考、閻詠入山陽學第五名、首題地道敏樹、次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非商籍矣。

十七年戊午、四十三歲。

正月、有

詔開博學鴻儒科、中外官各舉所知、徵詣

闕下。十月、

命人月給俸銀三兩、米三斗、至考試後停止。

劄記有與劉超宗書云見開送單、有仁和吳志伊、詳譜。頗深快人意。作字與季貞云、安得將杜于皇濬、閻古古爾梅、周茂三容、茂三亦作鄮山、明諸生、善書工畫、著有春酒堂集、梨洲弟子也。申鳧孟贈周太堊先生序、茂山曰吾父服貧積學、知天下將亂、抱道絜身、所以教兒子輩者不嘖嘖於纓組田宅、而余裂冠爲浮屠、放形方外、爲里人所

匿笑、實以承權耳、云云。寧波府志、容性踈弛、不羈、御史戴殿臣一見賞契、由是著名。後殿臣避跡天童、海寇掠之去、容郎倉皇奔赴、以身質之。殿臣得返、而容代受刑梏、足爲之跛。乘間竊歸、乃從横於詩古文詞。

屈翁山大均、翁山事蹟詳顧譜。疏證卷四、余雅愛太史公藏之名山之例、此疏證第四卷成時別錄四本、一寄眞羅浮山應屈大均之請。

姜西溟宸英、西溟別號湛園、慈谿人。鮎埼亭集、湛園先生墓表、聖祖仁皇帝留心文學、先生之名早達宸聽。一日問侍臣曰、聞江南有三布衣、尚未仕邪。三布衣者、秀水朱先生竹垞、無錫嚴先生藕漁及先生也。又嘗呼先生之字曰姜西溟古文當今作者。會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崑山葉公與長洲韓公相約連名上薦、而葉公適以宣召入禁中、浹月既出、則已無及矣。於是三布衣者取其二、而先生不與。

彭躬菴士望、躬庵字公安、寧都人。著有恥躬堂集、易堂九子之冠也。

邱邦士維屏、寧都人、亦易堂九子之一、魏叔子姊夫也、名與公安齊。晚尤精太西筭法、茶餘客話、叔子爲文、非經邦士點定、不敢以示人。

顧景范祖禹、漢學師承記、祖禹無錫人、徙居常熟、客於釣渚渡、依范九鼎。後居膠山黃守中家、人稱宛溪先生。著方輿紀要百二十卷、魏叔子序曰、据正史考訂地理、於山川形勢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成敗得



失之迹、皆有折衷。雖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見。疏證卷六下、景范地志之學、蓋出於家尊人耕厓先生、名柔謙、字剛中、著山居贊論。

劉超宗某、案超宗名理、山陽人、康熙中歲貢生、官青陽訓導。劄記、與超宗辯難之札取多。又有酬超宗丈見贈詩、結句云。籍戎方其輩。自注、超宗正長余二十歲。顧寧人炎武、嚴蓀友繩孫、蓀友號藕漁、無錫人。江南通志、繩孫以詩、古文、詞壇名、早棄諸生、舉博學鴻儒、試日賦一詩而出。聖祖特命授檢討、異數也。在明史館纂隱逸傳、容與蘊藉、多自道其志行。著有秋水集。彭爰琴桂、溧陽人、著有初蓉閣詩集、京口耆舊集。鴻博之薦、爰琴以母疾力辭。案國朝詩別裁集、選桂夜飲閻再彭席上聽孫艮侯撾鼓長歌、苔懷閻再彭七律。及顧梁汾貞觀、梁汾一字華峰、無錫人、明吏部侍郎憲成曾孫、康熙壬子舉人、官中書舍人。著有積書巖集。顧震滄云、貞觀幼有異才、能詩、尤工樂府、少與吳江吳兆騫齊名。年二十餘、游京師、題詩寺壁云、落葉滿天聲似雨、卿關何事不成眠。魏柏鄉見之、創日過訪、名遂大起。一輩數十人盡登啟事、齊集金馬門、眞可賀野無遺賢矣。

劄記有奉贈邱曙戒先生詩、輕命嘗思倚北欄、君虞何地

有彈冠。雲山故國初傳信，涕淚新知舊憶歡。瑣洧謫來香案吏，金臺徙處法曹官。最憐詩律兼刑律，慘淡能令豪髮安。馮山公邸公曙戒傳：公名象升，字曙戒，淮安山陽人。舉順治甲午、乙未成進士，入翰林。己亥進侍讀。庚子三月，以才堪外用，出判夔州。戊午，入補大理寺左寺副。案：己未詞科錄、鶴徵錄皆不載保薦潛丘之人，以此詩推之，潛丘蓋邸公所薦也。是年，潛丘仍回山西應鄉試，故有雲山故國之句。邸公爲大理，多所平反，故有結句。

是年，先生當回太原應鄉試，闈題抑爲之不厭，至不能學也，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禹思天下有溺者一節。

疏證卷八：余戊午應薦至京師，崑山顧炎武寧人時在富平，有自富平來傳其新論者，云云。案：此蓋天生應薦至京，述亭林之言如此。天生事蹟詳顧譜。

劄記，與李天生書：十年仰止，昨始得晤於傅舍，親寓主先生。案：傳謂青主先生。

行述：十七年，應鴻詞制科，日與傅山人青

主游處。劄記有與傅青主二丈書曰、昨座上客有云、世傳關壯繆生于靈帝戊午、日月時竝同。案通鑑目錄此年五月己卯朔、無戊午日。此札當在應制科時也。而反覆辯論、則李天生檢討、汪鈍翁編修爲多。

劄記、余戊午己未閒在京師、見汪苕文繆封公墓志、案、封公爲修撰繆彤父慧隆、字蕣書。載及高祖、謂之曰、古人敘人家世、皆自曾祖以下、無及高祖者。閒及高祖、亦必其名其事足書、非空空僅及其名諱而已、云云。時苕文怒甚、有代之荅者曰、家先生本元人。余曰、近得柳文肅集於廟市、亦自曾祖敘起、渠非元人耶。後見三刻堯峰文鈔、此篇削去高祖諱某某五字。案、文載續稿卷廿四、曾祖憲、祖天秩、考國維、無高祖一代。此又當爲書祖文廣一例耳。事又見與汪舟次書。舟次名楫、號悔齋、休甯人。己未召試一等、授檢討、官至福建布政使、有悔齋集。淮海英靈集、悔齋以檢討奉　命冊封琉球、爲其國撰孔子廟碑、有餽贐卻

不受、國人建祠金亭志之。

困學紀聞箋後序、康熙戊午、己未間、家大人應博學鴻詞之薦入都。時宇內名宿鱗集、而家大人以博物洽聞、精於考據經史、獨爲諸君所推重、過從質疑、殆無虛日。或有問説部書取便觀者誰弟一、家大人曰、其宋王尚書困學紀聞乎。近常熟顧仲恭以演繁露並稱、非其倫也。由是海內始知尊尚此書。

王山史北行日札、戊午十一月、有荅閻百詩書曰、三王並封、雖舉朝具疏、然其中旋轉、仍賴首相。故北海上書文肅力爭之、而其事終寢、則文肅之力居多。拙作所指、葢謂此耳、非謂其上書天子。且舉此者、借一端以美馮氏、亦非論述當日並封事也。不斐之文、過蒙留意、一語質定、不厭再三、足下有心人、眞吾師

矣。案、山史賀馮易齋相國七十壽序有云、萬厤時、婁江王文肅以三王並封之議爲眾所不與、有上書力爭者、文肅引咎自陳云、左庶子馮某告臣、如此、卽公之從伯祖、天下所稱爲北海先生者也。云云。臣疏證卷四、余雅愛太史公藏之名山之例、此疏證第四卷成時、別錄四本、一寄眞太華山頂、友人王宏撰司之。又劄記又有與山史書、論王紹徽點將錄事、當亦在此年。又與劉超宗書、向見亾友張季埜兄手錄欽定逆案云、係先生家本、家父多致意奉假尊本一錄。舍下久有此書、今亾之矣。云云。季埜名新棟、山陽人、順治庚子副榜、著有頤庵集。

是年、有贈何崑孚會稽詩。淮安志、何源濬字崑孚、山陽人、由貢生授建寧府通判、值耿逆背叛、家屬盡陷賊中、隻身赴浙江請兵、陳恢復大計、隨大兵進剿。賊敗、以功授紹興府知府、後改馮湖府、歷浙江督糧參政。按崑孚子而栗潛丘婿也。耿精忠以康熙十三年叛、十五年降、十六年伏誅。此詩當作於初授紹興知府時。又弟六句云、暫對寒流旅思間、弟八句日、聲華明日滿燕山。則是十七年潛丘應薦入都時與崑孚同行也。

有送張大理雲翼歸省及娶二首。竹垞有送張大理雲翼省覲皋蘭結婚作、編在明年己未。案、孫豹人戊午七言絶句有贈張又南廷尉兼送之歸娶詩六首、亭林年譜、是年冬、張又南廷尉承父命

來聘往蘭州、堅辭之。則竹垞此詩乃誤編也。李子德受祺堂集有張廷尉又南省覲畢、迎娶還朝、詩以紀之、四首、又自注、廷尉外舅爲亭夏提督趙將軍揅之。有贈舒漢雯舍人詩、結句云、倘得恩叨鳳池上、明春恭和早朝詩。贈胡又弓學士詩疑亦此年作、又弓名簡敬、沭陽人、順治乙未進士。有酬蔡子構南歸留別諸同學見贈之作、首句云、後先同作帝城游。結句云、笑爾枉將車笠約、長才寧獨滯林邱。蓋其語意、當是此年冬作。子構名爾趾、山陽人、康熙中歲貢、晚官祁門訓導、西河集有奉贈蔡二爾趾七古及爲其母徐太君八十壽序。又曰、嶽嶽饒經術、風流四奠、吾不如蔡子構。有送陳子度之任太原二首、次首有句云、半菽還先多士飢。自注、時待詔諸公議給食用。按、子度名楷、時爲山西布政司經歷、隴右道台孫之子復中舍人之外舅也。有贈陳解人詩、莫笑巢由拜馬前、今朝徵君尤可憐。閩南候火接天起、薊北聘書任壁懸。羨子麻衣

能感衆、經時旄節得稱賢。一身往返萬餘里、泣向慈仁老樹邊。按、解人亦字解庵。己未詞科錄、陳學夔字解庵、福建侯官人、康熙己酉舉人、龔煒巢林筆談、解庵當耿逆變作、抗節匿橘園三年、不受逆職。尋丁父艱、少司寇任公克溥首薦應詔、薦牘云、昔長安責賦洛陽之紙、頓貴今全節罵賊、睢陽之舌猶存。時服未闋、郡縣逼迫、赴京、籲乞終喪、得請歸、後授寧陽令、遷兵部主事。案此詩或作於己未春首。

西河兌閣詞序云、余游淮時、閻子牛叟與丁少君惇伉儷之好、作兌閣十闋、索余和、余未有以應也。閱十八年、余赴召至京、牛叟年六十、丁夫人已亾、其嗣君百詩重貽書幷幣、專使赴長安、請和前詞、蓋欲以承尊人歡、當稱觴地也。余始理其詞、對使和去其十闋皆有題、依題演義、不自解工拙。牛叟知我、定有以諒之耳。秋濤案、兌閣十闋乃牛叟先生悼亾之作、此獨以爲悼伉

麗之好之詞、殊不可解。然於朱蓤一闋仍引牛叟原注、味其語意、其爲悼亡明甚。西河著作、往往於數行之間而自相矛盾類如此。

十八年己未、四十四歲。

三月初一日、召試諸徵士於　太和殿、璿璣玉衡賦并四六序、省耕排律二十韻、

先生報罷、仍寓京師。　北行日札、賀閻牛叟先生壽序、閻子百詩、今之所謂博學君子也。應詔入都、與余數相往來。己未春、乞予言爲其尊人牛叟先生壽、而以先生之命、將於稱觴之日並追饗其母丁孺人。時先生年六十有三矣、初度之辰在九月十日。先是、友人魏

君冰叔、李君子德既各有作、云云。案、子德作未見。又與閻百詩札曰、承命爲尊君先生壽文。竊以哀樂不並用、古之訓也。誠如此、即有以得乎尊君之心、而恐難乎其爲吾子之色。若滌園吏之說、固不敢爲尊君道、而吾子孝思無已、將欲爲終身之喪焉、夫固有太夫人之忌日在矣。又書壽序後曰、余爲賀牛叟先生壽序成、寄之淮上、先生曰、休矣。吾昔者有餘哀、將慰吾子稱觴之情、而不忘吾偕老之盟、故有是舉也、豈今復爾邪。於是百詩札來告余以故、余乃謝曰、此余之所謂得間而有請者、然而疏矣、是余之過也。而先生之行、則何其典而中乎。昔余在淮上、得交萬年少、邱如磐輩。今於燕臺、復識百詩、質疑問難、有朋友之樂焉。顧獨恨

未獲從先生游也、云云。又與百詩書曰、前讀乞言引、謂今復舉斯禮焉、遂爾下筆。今接來札、爽然自失、如命復作數語書於後、亦可見吾輩相與之誼、其不敢苟如此。　疏證、卷二。魯詩亾於西晉、近代復出申公培詩說。己未在京師、一徵君著詩論、多所采獲、予為證明之曰、班書杜欽傳、關雎為歎康王之后。臣瓚曰、此魯詩。谷永傳、閻妻驕扇、注以為魯詩、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也。禮坊記、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康成注記時、尚未得毛傳、故用魯詩曰、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劉向列女傳正同。蓋向家世魯詩故。句。今詩說關雎仍屬太姒、燕燕仍莊姜、十月之交仍幽王、皆與毛詩合、分明是後人襲用毛詩。脫誤如此、不待細攷。案劄記與宋既庭書、

承示詩論八篇、內及魯申公詩說、此出近代、僞書之尤者也。云云與疏證所舉一一相符、然則此。徵君即既庭也。嗣記有宗安至自興化、得既庭消息詩、既庭名實頴、號湘尹、長洲人、順治辛卯舉人、官興化縣教諭、著有老易軒、讀書堂、玉磬山房等集。

又一徵君自誇家有世本、未攜至京師、余曰、世本朱子時已失傳。據班志、凡十五篇、見周禮、禮記注疏者有作篇、左氏疏者有氏姓篇、史記注者有居篇、君家本是如是否。然則其僞又不待辨。揚子法言有言、夫欲售僞者必假眞、眞之不假、僞將安售、吾知其立敗爾矣。疏證、卷四

己未留京師、富平李因篤天生告予曰、晉用夏正、予知之乎。予曰、然。天生曰、周天王固許之用也。觀定四年、啓以夏正、疆以戎索可見。予曰、左氏乃政字、非正字、即政與正通。然則于伯禽、康叔曰、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魯、衛乃又建

丑乎、何周初自亂其正朔也。天生語塞。秋濤案、天生平日必素持此論。潛丘嘗云、杜撰故事、莫甚於李天生。四庫書目提要云、其所謂杜撰故事者、今不可考、姑存其說可矣。竊謂潛丘所說、當卽指此類事也。　釋地、己未、余以薦舉留京師久、日以論學爲事。有以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爲朱子采入集注、似可信來問者。余曰、此子虛烏有之言也。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敍其坐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可知。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點實不過六歲、七歲孩童耳、烏得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弓多誣、莫此爲甚。　劄記題益智錄、此書刻成之五年、余至京師得之。長夏無營、披閱一過、惜未及刊其誤。遠寄兒輩、爲我置脊西堂。潛丘老人記。

或問、余子年四十四、何得稱老。余曰、杜詩、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閽。時年正四十、已云爾矣。又記。案、牛叟先生時尚存、此語不可爲典要。

與徐勝力書、昨過談、偶及季悼子未執政、益死於武子手、故經未書其卒。先生盛氣欲辯、已而中止、弟不覺匿笑得毋見弟在失意中、少寬假。然此非所論於學問也。案、此書蓋在大科報罷之後。勝力名嘉炎、號花隱、秀水監生。己未召試二等、授檢討、官至內閣學士。

與陸翼王書、近者三月御試、有進三不如之說於上前、以毀百四十三人者、上意寖衰、一時譁然、以爲與李林甫表賀野無遺賢無異。翼王事蹟見顧譜。

與徐電發書、令宗兄勝力先生來談、因及元儒黃澤、趙汸之學、云云。又曰、猶憶故山有來問五十人人物

何如者、弟荅以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强記、可稱雙絶。若李天生之杜撰故事、汪若文之私造典禮、恐亦未必有三。案、與勝力論黃趙之學、又見疏證卷八。五十人者、大科入選之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也。電發名釚、號拙存、又號虹亭、晚號楓江漁父、吳江人。國學生、召試二等、授檢討。著有南洲艸堂集、續本事詩、詞苑叢談、菊莊詞。

是年、有王昊廬宮詹招飲話舊一首。案、李秋錦己未年有贈王昊廬宮詹詩、知此亦同也。詳詩意、當在未試之前。王山史北行日札己未年有荅王昊廬太史柬曰、承手教、益感垂注之殷、然宏撰衰病伏跡、不能與於燕飲久矣、敢固以辭。案、郎潛並良年賦詩話舊之會也。昊廬名澤宏、字涓來、黃岡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

有寄贈高澹人舍人詩。澹人名士奇、號江村、錢唐人。以御試鍾王書法、直南書房、授中書舍人、累官禮部侍郎、謚文恪。隨輦集、省耕詩序、康熙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御試博學鴻詞科於太和殿、命臣英、臣士奇、臣訥在大内南書房賦。案、舍人於明年庚申擢官侍講、此仍稱舍人、則必己未年事也。掖南隨筆、康熙丁巳、戊午閒、入貲得官者甚衆、繼復薦舉博學鴻儒、於是隱逸之士亦

爭趨輦轂，惟恐不與。四明姜西溟有詩云，北闕已成輸粟尉，西山猶貢采薇人。時以爲實錄。今案，潛丘詩云，朝飲新豐酒未殘，驚開捷徑五雲端。正與西溟同意。時潛丘蓋已報罷，故有驚開捷徑之句。結句云，一德由來契若蘭。自注，懋勤殿有秋蘭，舍人獻賦焉。案，此賦載江都經進文稿，云寄贈者，江都於此年五月扈幸西山潭柘寺，潛丘贈詩，當創在此時也。

有偶讀唐人李郢登第後爲妻作生日寄意詩戲簡穀文一首。題下自注，重陽前一日，爲穀文内子初度。穀文有詩寄内。案，穀文名鴻烈，號涇原，山陽人，由檢討知系此年作。○廪監生，己未召試二等，授

又有九日和張穀文即席韵一首，和穀文移寓待尊甫吏部公來京之作一首。穀文尊甫名新標，字鞠存，順治己丑進士。又題下注曰，嵇杭州其外舅也，亦將至。案，淮安志，嵇宗孟，字子震，安東人，崇禎丙子舉人，國初官杭州府知府。己未與鞠存吏部俱以鴻博徵，故潛丘贈舒舍人詩有句云，漸聽故蒲轂轉。自注，謂嵇、張兩公。時兩公俱以老病辭不就試，故人至九月始又口占贈穀文一首，結句云，爾從家學攜染久，來京也。

射策金門恩拜偏。

竹垞集、是年有酬閻某詩曰、烈火燔帝竹、秦鏡忽以淪。番番濟南叜、死耄而勤。腹笥傳少女、齒落餘空齦。掌故頗川來、何由聽其眞。所怪張歐陽、疑義默不申。金縢魯宮響、蝌蚪蟠輪囷。俄遭巫蠱發、竹簡迹久湮。梅生千載後、一一紛羅陳。其餘航頭字、捃摭亦有因。譬若完衣裳、安用重補紉。文從義艱晦、體殊絶蹤塵。孔書旣咸在、謨誥恒鮮新。何人正今僞、去險歸溫純。此義誠難知、疑者頗相循。閻生弁州彦、徙宅清淮濱。昨年應詔至、旅食春明春。小心對縫掖、餘勇剌古人。示我一編書、其言狂且醇。諸家援王吳、百氏搜墨荀。幽室抉窔奥、希音辨韶鈞。雖爲見者駭、猶勝徒呫

呻。吾生嬾述作、老矣潛悲辛。君非漢井丹、經義何紛綸。況有執扇詠、贈我情彌親。客子寓招提、不出動盈旬。春氷玉河裂、艸暖波粼粼。紅杏舒絮條、翠嵐壓重闉。相期出郭游、西山忩同巡。並馬騁劇談、九皇八八民。醒即坐松石、醉即卧花茵。

疏證、卷五上。錫鬯生平不敢疑古文、見諸贈余詩。

又、卷八上。錫鬯近撰經義考、雖漸爲愚見所轉移、終不透。

十九年庚申、四十五歲。

錢傳、十七年、應博學鴻詞科不第、在都門與汪編修琬交。汪著五服攷異成、先生糾其謬數條。略見劄記六與陶紫司書及陸氷修書。紫司。名元淳、字子師、常熟人。康熙戊辰進士、廣東昌化縣知縣。著有南崖集、釋地有與紫司論太王翦商事、秦蒼峴山人陶子師墓志、君游京師、徐健庵尚書雅重君、爲之延譽、名日以高、而其同邑翁尚書者亦羨君名、延之邸第。然君

性剛直、每與尚書忤、以是尚書轉銜之。康熙己未開鴻詞科、光祿何公以君名上、君已先期出都門、遣騎追君還、復以病告。戊辰　殿試讀卷諸公俱歎爲奇才、以請減蘇松浮糧語激直、抑置二甲。時徐公元文爲明史館總裁、欲留君、竟歸。冰脩名嘉淑、海寧人、有辛齋遺稿。又與江辰六書、承面問鈍翁長子筠卒、以幼子穀詒爲之後、名之曰權、是説也、於禮安乎。否乎。云云。辰六名問、歙縣人、貴州貴陽籍、康熙癸卯舉人。吳薗次之壻也、官解州知州、著有河汾集。汪意不懌、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可乎。案困學紀聞箋、己未、庚申在京師、與汪鈍翁論喪禮不合、鈍翁詆余云云。先生應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説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唾餘乎。徐尚書乾學因問、於經亦有徵乎。案、健庵時以贊善領明史館總裁。困學紀聞箋、徐原一宮贊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君其思之。余退而思、得二事云云。宮贊舉節日、雖百喙亦不能解

矣。先生曰、案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子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殁、子張尚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徐大歎服。案方望溪有與先生書云、昨所論曾子問一篇乃母在時所講、可正子瞻所譏於程子之誤、宜筆於書。卽邀至邸、延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合肥李公天馥亦言、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案、湘北時官內閣學士、事蹟詳顧譜。剳記有承閻合肥相國以生平文筆非得閻某校定、不免謬誤、敬賦一首。

山陽詩徵載牛叟與先生庚申二月十二日顧種紙朱二玉、程婁東過眘西堂、分賦花朝喜晴詩、行春虛度復南回、爲惜春光共舉杯。客至扶笻偏興健、狂來縱酒莫生哀。郊原

想巳紅蓮樹、庭砌從敎綠滿苔。最喜花朝晴兆稔、稻花香勝百花開。

二十年辛酉、四十六歲。

陸清獻日記、辛酉七月初二、至常熟會黃子鴻、言無錫顧禹錫字景範有方輿錄、最精詳、今館於徐健庵家。穆案、清獻蓋初聞宛溪之名、故名字、書目皆舛。采此以著潛丘與宛溪聚合蹤蹟也。　彭躬庵徐健庵春坊五十壽序、庚申八月、余在吳江、崑山徐子藝初章仲二孝廉遣書使因顧子景范迎余居其家。又云、公既延武林陸子拒石、太倉顧子伊人與共晨夕欣賞析疑、及四方士過從、禮之無倦、而虞山顧景范不求聞達、落落人外、惟潛心方輿紀要一書、公禮而致之、不煩以事、聽自纂述、更爲具廩餼、筆札書史以相佽助。案拒石名繁弨、錢唐布衣。伊人名湄、亭林族子也。

疏證、卷五下。予留京師久、遇有從寧古塔來者、詢其風土、云東去一千里曰混同江、江邊有松樹、榆樹、枝既枯、墮入江、

爲波浪所激盪、不知幾何年化爲石、可取以爲箭鏃。楡化者上、松次之。西南去六百里曰長白山、山巔之陰及黑松林徧生楛木、可取以爲矢、質堅而直、不爲燥溼所移。又有鳥曰海東靑、卽隼也。予固請得一石砮以歸。案此事潛丘當是聞之吳漢槎兆騫。秋笳集長白山賦、信亥步之未跡、知禹菜之莫覽。自注、自山麓至半山皆黑松林、亘三百餘里、不見日月、樹根相糾、如網、地皆深淖、馬行七日乃畢。又賦云、人蔘抗莖於椴陰、艮楛挺奇於松陽。自注、人蔘生於椴樹之陰、石崖外松林極目、其間環生楛矢、卽肅愼氏矢也。渡混同江詩云、部餘石砮雄風在、地是金源霸業開。登西關詩云、半空長白雪、極目大荒雲。自注、長白山在寧古之西、高二百餘里、夏有積雪。與疏證所記語符合。漁洋池北偶談亦記得石砮事、曰、吳江吳孝廉漢槎以順治十五年流寧古塔二十餘載、康熙辛酉歸至京師、相見、出一石砮、其狀如石作紺碧色、云出混同江中、乃松脂入水年久所結、所謂肅愼之矢也。又一條云、余嘗見吳江吳孝廉漢槎自塞外攜來石砮、形如鏃、石色如蒸栗、云是混同江所產、葢江邊松脂入水所結、非石也。所記與疏證同、但語互有詳略耳。

漢槎之東還也，由健庵爲之納鍰，當與潛丘同客碧山堂，則其所遇爲漢槎無疑。又與漢槎同時戍寧古塔而爲潛丘之執友者，尚有方坦庵世乾。然坦庵放歸較早，潛丘於乙巳過維揚訪之，且劄記稱坦庵東還，過家君誦拙詩甚多，不應於此事轉諱其名。而坦庵所著《絶域紀略》亦無一語與疏證之言相應，故決知非闇諸坦庵矣。漢槎入關後客京師，不久即南旋，故查初白壬戌年有過漢槎禾城寓樓詩，漁洋癸亥年有寄漢槎之作，旋復化去，故其子振臣《秋笳集跋》曰：何圖作入玉門遽捐館舍。然則闇、吳相遇即在辛酉之歲亦無疑也。

二十一年壬戌，四十七歲。

行述：二十一年，客福建。疏證卷五上：余至福建會城，見荷蘭國人之游於市者，皆以綵帛纏其足，由脛以上至膝，整比異常，非似行縢之蓬鬆，因想見古者邪幅之制。秋濤案：皇朝文獻通考及會典：荷蘭於順治十三年始入貢，道廣東，期以八年一貢。康熙三年，以助剿金門、廈門，詔賚國王以下銀幣有差，許令兩歲一貿易於粵、閩二省。五年停止兩歲貿易，仍於入貢之年准其互市。六年違例由福建



入部議、以後飭令由廣東入。二十三年助平臺灣、二十五年入貢。以粵海道近而險、閩海道遠而穩、乞仍改由福建。詔可。自後職貢維謹、池北偶談云、荷蘭於康熙六年入貢。今二十五年臺灣平、其王復遣使入貢、云云。是臺灣平後貢使入賀、自當即由福建。然是二十五年、非二十一年也。竊謂荷蘭貢道雖於二十五年始改、而中間互市、助剿閩入之事多在閩地、時時弗絕、類皆在海上、惟入貢之年始得至會城。二十一年非貢期、而潛止於會城、見之者、益平臺之前檄諭助剿、其國必先有使臣至省垣也。嘗舉一事證之、康熙三年始檄夾剿金厦、而張學禮使琉球記云、二年四月抵閩、閱視船隻、詢舵工所來、云有紅毛國進貢、請兵船數隻、已同留三隻、現泊江上、隨往泊所視之、云云。然則夾剿雖由檄諭、實因彼國先來請兵、請兵之船至閩境、實在夾剿之前一年。以是知甲子平臺之役、亦必荷蘭先來請兵、始檄其夾剿。故二十一年得有荷蘭人至會城也。臺灣本荷蘭所據、鄭氏攘而有之、故荷蘭每欲請兵、藉據報復之。忿於當日情事極合。且平臺後、帥臣有臺地必不可棄一疏、亦因時議欲將臺地畀荷蘭而發、則助剿爲荷蘭所自請、斯又灼然可證者。

王山史山志、壬戌夏、予在海州、接閻百詩手札云、亭林於

春初歿於曲沃。

淮山肆雅、是年趙宗師崙山東人，戊戌進士。歲考淮安、取閻訓懃

入學、首題子之武城至而笑、次題其事則齊桓晉文。

二十二年癸亥、四十八歲。

行述、客福建方歸、司寇公來邀、復至京師。公家盛賓客、客

皆當世魁士、而賢重府君逾常等。疏證、卷一。按東坡紀年

録、元符三年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勢甚危險、起坐四

顧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本、拊之而歎曰、

天未欲喪是也、吾儕必濟。已而果然。余每歎古人之以著

述免患難如此。癸亥秋將北上、先四五月間、淨寫此疏證

第一卷成。六月攜往吳門、於二十二日夜半泊武進郭外、

舟忽覆、自分已無生理、惟私念曰、疏證雖多副本在京師、然未若此本爲定。天其或不欲示後人以朴乎、吾當邀東坡例以濟。越次日達岸、往告吾友陳玉璂賡明、賡明喜曰、此盛事、不可以不記。幷記於此。玉璂號椒峯、武進人、康熙丁未進士、官中書、著有學文堂集。王晫今世說、椒峯少有大志、凡天文地志、兵刑禮樂、河渠、賦役諸大事、莫不講求爛熟、言之娓娓。賓客輻輳、應酬旁午。以至彈琴、投壺、嬉戲之樂、靡所不爲。偶有觸發、爲詩文、旬日之間、動至盈尺。見者遜其才、比之劉穆之云。已未詞科錄、秦瀛案、先生家太湖之馬蹟山、即夫椒山、故以椒峯自號。與邵青門交善、所居有邵園、青門用少陵游何將軍山林韻十首寄題。疏證卷八有與武進周叟論召公書事、未詳周叟何人。箚記有訏五歸述所見詩訏五鄒氏、名祗謨、號程村、順治戊戌進士、有遠志齋集、亦武進人也。又疏證卷六下有舟過武進、飲於一友人家、論滕王閣序南昌故郡事、未知所謂友人、即椒峯否。又有舟中讀干寶晉紀、見子詠在側一條、越明年、余得吳中水利全書一條、均不得其年、附識於此。

陸清獻日記、癸亥十一月三十日、淮

安閻百詩來會、言顧寧人已不在、所著音學五書方在刊刻。案、清獻於是年服除入京、時選得靈壽、將赴任也。竹垞年譜亦記是年十一月陸公隴其來會。疏證、卷五上。余嘗有感南沙熊氏將注春秋、先求明厤。其明志錄序曰、於是問厤於劉仲敬、以正諸家之失、并列所課而正之。癸亥三載於京師、案、蓋謂癸亥、甲子、乙丑、此三載在京師也。就吳任臣志伊學厤、歸而交秦淵雲九里中、諡研窮之、久之始得通其術。

阮太傅疇人傳、若璩通時憲及授時法。嘗據筭術以證古文尚書之僞、其它以步筭攷證經義甚多。論曰、上古積年、據史記則託始共和、據漢書則斷自武王伐紂、至於夏殷以前、荒遠難稽、馬、班所弗道、攷古者存而不論可也。詩十月之交朔食辛卯、在幽王六年、其積筭班班可攷、故可以近法推之。若嗣征辰弗集於房一節、出於昭十七年左傳引夏書、其積年不可審知、又安所求其日食與否邪。閻君經學名家、其於步筭蓋餘事耳。　劄記有與戴唐器書曰、昨同雲九兄游紫極宮、登程知節墓、慨想林靈素如昨日。呂洞賓不可得遇、求掩鶴井亦湮無迹、爲之低徊而不能

去。又有與雲九倉螢、告以子贍在揚州以此寄先龍圖公少游詩、送雲九還錫山詩。疇人傳、秦文淵著秦氏七政全書八冊。閻徵君尚書古文疏證往往引秦雲九說、未審即一人否也。穆案疏證卷六上稱雲九爲金壇蔡仲全弟子。

疏證、卷七。癸亥、甲子晤吾友胡朏明京師。案、此爲胡會合之始。朏明名渭、初名渭生、號東樵、德清人。會祖友信、世所稱思泉先生也。

釋地、胡朏明客京師、余時以書求助於朏明、久之方肎艸數條以應、中有余百思不到者。秋濤案、此亦初會時事。

劄記與劉超宗書、晚疑俄羅斯國必非羅刹國、混爲一者、京師貴人不考故也。今讀隋書、羅刹國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晚親見其國來降人、何曾此等形狀。婆利國在東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屬南蠻、不屬東與北也。至俄羅斯、當另考以聞。案、俞君理初俄羅斯佐領考、八旗通志旗分志云、鑲黃旗滿洲第四參領之第十七佐領、係康

熙二十二年以尼布褲地方取來鄂羅斯三十一人、及順治五年來歸之伍頭格里、康熙七年之宜番等編爲半箇佐領後二次又取來俄羅斯七十人、遂編爲整佐領索伍頭格里宜番等皆自拔來歸者。平定羅剎方略云、康熙二十二年四月羅剎殺斐雅喀居民留婦書而去七月甲申、瑪拉等送所獲羅剎五人、又送二十六人至京四裔考亦云、二十二年羅剎之衆有過黑龍江者、降其兵目三十餘人、此即通志所言之三十一人。方略又言、南岱擒至二人、則四裔考遺之。又言十一月癸未　上諭宜番近授驍騎尉岳曠圖席圖須及新投誠之吉里戈里岳佛那西馬克西木俱授七品官其新投誠內之岳佛那西費禮普令驛至薩布素處、酌遣招撫二十三年正月薩布素令宜番等往諭、即以招撫米海羅多等二十一人送京安插是年七月、又獲羅剎一人曰費岳多羅送京安插二十四年三月、獲羅剎噶瓦力剌等七人、逸去一人。五月破雅克薩城、巴什里等四十人願降此則通志所言後二次之七十人也。七月、羅剎又遣裔番等四人誘我俄羅春被獲旋縱之歸。其噶瓦力剌等六人亦於進兵時放之還。南岱擒至之二人亦縱歸。計所獲順治五年、一人、康熙七年宜番等二十二年三十三人、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七十二人、而遣歸者十二人、總得羅剎近百人、居東直門內胡家圈衚衕。據之、則羅剎降人隸正藍旗二十二三四年中屢見之也。



理初未刻稿又有一文，辯羅剎、俄羅斯異同云：羅剎者，紅毛諸番。其正名羅剎國者，今之俄羅斯。其國東北自黑龍江邊外，北盡北海，西盡西海，西南包額納特珂克外。羅剎種人素與佛不合，自立天主教，其部强盛。嘗佛時，羅剎王名阿修羅，斯陵佛，并欺淩佛國，佛國深畏之。退惡人惡物皆以羅剎名之，故有在山羅剎，有在海羅剎，有飛天羅剎，極皆假名羅剎，而於真羅剎無與也。羅剎至今俄羅斯，而閻大潛丘劄記言俄羅斯定非羅剎，謂長安貴人爲不考，葢略見佛書，不能詳悉。且俄羅斯自稱爲羅剎，何得謂之定非也。案理初此辯極明晝。其云羅剎者紅毛諸番，郎隋書之羅剎國，惟云閻葢略見佛書，則語近誣。閻生不讀佛書，復申撰行述，曰府君精究儒書，不談內典，是也。其時俄羅斯尚阻聲教，故止据隋書以與長安貴人辯耳。俄羅斯郎元史地里志西北附錄之阿羅思，潛丘亦未攷得也。穆於辛丑七月從永樂大典畫出元經世大典西北地圖，以詒魏君默深，刻入所輯海國圖志中。

二十三年甲子，四十九歲。

是年，與黃子鴻初晤於碧山堂。案，碧山堂葢健菴館客之別第。查初白康熙庚辰有同朱悔人、劉大山、魏禹平、錢亮功、馮文子、方靈皋、吳山崙、汪武曹諸子飲徐尚書碧山堂花下詩，曰：謝公別墅在城

濠、載酒會陪飲興豪。不料故人還客此、猶能折柬致吾曹。商量未定將歸燕、搖落何堪舊種桃。併墜平生知己淚、廿年塵土一青袍。時健庵卒且七年矣。疏證、卷八。鄞萬斯同季野將輯古今喪禮通考、以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質余。甲子春、寓東海公碧山堂、爲說禮服、中夜精思、不覺忽得云云。時季野寓處頗近、不敢復語之矣。案：蓋因駁喪禮雜問、不滿於其師餘姚黃氏之經學、爲季野所不悅也。又案：萬氏昆仲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皆黎洲弟子也。斯選字公擇、戴唐器迎館於淮上、取久。季野先生又號石園、皆與潛丘交契。劄記有喜公擇見過詩、有哭萬公擇五兒詩二首、內有句云：「充宗經作笥、季野史成箱。」充宗、斯大字也。結埼亭集萬石園先生傳：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浙江巡道許鴻動以先生薦、力辭得免。明年、開局修明史、崑山徐學士元文延先生往。時史局中徵士許以七品俸、稱翰林院纂修官、學士欲授其例以授之、先生請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審、明史稿五百卷、皆經手定、雖其後不盡仍先生之舊、要其底本足以自爲一書也。嘗爲徐侍郎乾學纂讀禮通考百六

十卷、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李厚庵曰、吾生平所見不過數子、若顧寧人、萬季野、閻百詩、斯眞足以備后渠顧問之選者也。

劄記、憶甲子初夏自碧山堂移徐公健庵寓邸、案、健庵是年由侍講學士升詹事府少詹事。夜飲言、今日直起居注、上云、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既思不可得、又不敢上問、奈何。余對丙午、丁未閒重策論讀宋陳傅良時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題、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發揮、應是昔人論此事者作此語、第不見出何書耳。公曰、博越十五年、案、是康熙三十七年戊寅。讀唐書李靖傳、高祖謂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八百破開州蠻冉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案、是康熙四十一年壬午。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

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賢注、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處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公凡於余攷據辨析議論輒手錄成帙、署曰碎金、以爲談助、惜此條不及入之也。茶餘客話、盧日堂嘗手輯潛丘緒論一編、曰閻氏碎金、皆洞庭書局中辨論之事、今無傳。釋地、初交何屺瞻、年甫二十四歲、按、屺瞻生於順治十八年、名焯、號義門、崇明人、康熙癸未恩賜進士。日與之上下議論。一日偶及時文、曰、吾欲將有明三百年名家制義凡看題錯、用事誤者盡標出爲一帙。蓋此乃代聖賢語氣、豈有聖賢口中而使別字、用謬事者乎。因歷數之、得數十百條。今忽忽十有八年、遺忘殆盡云云。案、後十有八年是康熙四十年辛巳也。

沈季友檇李詩繫、季友字客子、號南疑、平湖人、康熙丁卯副榜。梅里李氏多才、符與繩遠同年齊名、時號三李。康熙甲子、余在京師、分虎亦館於龔氏、案芝麓卒於康熙十二年、此爲仁和龔翔麟字蘅圃、時官御史、分虎之詞友也。三李事蹟詳譜。顧往來唱和、月舉一會。同賦者晉江黃虞稷、虞稷字俞邰、晉江人、流寓江寧。徐公肅薦與姜西溟、萬貞一同入明史館、以諸生食七品俸。著有千頃堂書目、楷園集。案西溟入明史館在壬戌年、俞邰、貞一當從同。次年癸亥、潛丘應健庵之聘、復來京師、竟卽閻黃會合之始矣。疏證卷八、余讀焦氏筆乘稱家有梅鷟尚書譜五卷、專攻古文之僞、將版行之、不果。求其譜凡十載、得於友人黃虞稷家、急繕寫以來。大梁周在浚、在浚字雪客、櫟園侍郎之子。太原閻若璩、寧波萬言、言字貞一、季野伯兄斯年之子、由副榜貢生豫脩明史、獨成崇禎一朝長編。錢塘洪昇、昇字昉思、號稗畦、以作長生殿傳奇得名。嘉興周篔、篔字林於、號鬬塘、兄質字青士、與竹垞爲詞友。河中吳雯、雯字天章、本遼陽人、父允升、順治乙酉順天舉人、逾五年選蒲州學正、乙未成進士、又明年授臨潁令、已前卒。天章遂著籍蒲

州。己未薦舉博學鴻儒、不中選。著有蓮洋集、四庫書提要曰、憂天才雄駿、有鄉人元好問之遺風。遼陽佟世恩、武林王嗣槐、同里沈奕日案、奕日蓋融谷兄弟行。暨我兩人也。魏昭士閻再彭七十序、當傚游燕都、過淮、先生方失適、屏賓客、聞傚至、蹶然出揖之、爲設酒食、兩孫咸侍坐。先生爲道其令子客燕、長孫歸三晉、與其先世所以僑居淮上、家計興替之由、且詢傚父子兄弟家世及易堂先後輩甚悉。酒罷、以諸孫相屬、語懷款、幾令涕下。詰朝、先生仲孫訓懿拜而言曰、王父六十有八矣、又二年而七十。子適過此、願豫乞一言、爲王父七十壽。

是年、趙秋谷典試山西、長君詠中式第七名舉人。清祕述聞、康熙二十三年山西考官編修趙執信字秋谷、山東益都人、己未進士。兵部主事戴璽字爾玉、直隸玉田人、戊戌進士。題

爲令穉謹一節、送往迎來三句、或勞心至義也。

馮山公景南還、設教淮安邱季貞家、前後凡十年。國史文苑傳、馮景、浙江錢唐人、國子監生。康熙十七年游京師、授經於侍郎項景襄家。二十三年、館侍郎金鼐家。因病南還、歸、設敎於淮安流馬邨象隨家者十年。案、季貞以廩監生己未召試鴻博一等、授檢討。

二十四年乙丑、五十歲。

李分虎香艸居集有閻百詩人日招集碧山堂時令嗣復申從山右至詩、河東劉墮酒、攜到劍門來人日調蘭膳、宥筵勸竹杯。眞稱賢父子、況住好亭臺。似此春盤薦、須敎盡醉回。案、甲子、乙丑間、分虎皆在京師、復申以初正從山右至京、必是中後以公車北上也。

劄記、秀水徐善敬可爲人撰春秋地名詁、問余成二年鞍之戰、云云。 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序、乙丑夏四月、奉

命總裁春秋講義、因於纂紀之暇、博搜羣書而參考之、云云。

四庫書提要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高士奇撰。據閻若璩潛丘劄記稱、秀水徐勝敬可云云。則實士奇倩勝代作也。案、勝當作善、撰提要者蓋誤合勝力、敬可爲一人。胡朏明易圖明辨卷五、秀水徐善敬可博覽精思、無所不通、而尤深於易、晚著書以發其藴、有天易、羲易、商易、周易。同郡朱太史彝尊名其書曰徐氏四易。敬可與余厚、向在京師、出以示余。歲庚午、與敬可讀書莫釐峯下、方且效一得之愚、更訂是書。而敬可尋以病歸、卒於家。　案、敬可亦與脩一統志事。竹垞庚午年送徐處士善南還詩曰、玉河新柳已堪攀、二月交亭送客還。十度洞庭游未足、今番眞住石公山。謂洞庭書局也。

劄記荅友人書曰、潘公印川治河工成、故老傳其要語曰、東去只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此二語平平無奇、竊恐神禹復生、不能易。已前之治河者雖勤勞十二載、專與

此二語相反、不惟已不開下河、見人之閒必從而撓之、俾之去後已。周家橋在高堰南四十餘里、翟壩又在周家橋南二十餘里、皆堅築之以捍淮東侵者。淮不東則淮疆、淮彊則黄弱、然後由淸口以達海。彼不惟周橋、翟壩而已、且一帶盡圮之、以聽其衝溢、是以末局雖知建周壩、導淮入運河刷沙、運漸深濬、然不過暫時策耳、豈經久之道哉。今惟當確遵印川名言、廣開海口、堅塞周橋、斯無事矣。或曰、海不可濬、潮汐往來、人力難以施工。然舊口皆係積沙、水力自能衝刷、故海無可濬之理。惟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即濬海之策也。然河非專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

去、治隄卽導河之策也。或曰、海高於內、水不可下。不知江南江北弟曾徧歷、凡瀕海之地、比之腹內特高、但濬治倍深、無礙乎水之東注矣。案、

國史靳輔傳、康熙二十四年、
上念高郵、寶應諸州縣湖水泛溢、民田被淹、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經理海口及下河事。輔疏言、下河卑於海潮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大不便。請自高郵城東車邏壩築長堤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束所泄之水入海。隄內涸出田畝、丈量還民、其餘田招民屯墾、以抵經費。上召輔及成龍進京、成龍力主開濬海口、故道。輔仍議築長堤。時寶應人侍讀喬萊奏輔議非是、乃命尚書薩穆哈等往勘、覩尋以開海口無益回奏。會江寧巡撫湯斌入爲尚書、奏下河宜疏濬、上命侍郎孫在豐往董其事云云。先生此書與于湯諸公議合、當亦在是年。喬與先生爲姨兄弟、所見尤應相同。故劄記又載示兒詠及孫學箕學林詩曰、一般博學兩詞林、死後猶垂濟物心。自注謂喬石林、夫亦曰石林之議與己正同耳。喬議見潘次耕所作石林墓志、湯文正集有與孫屺瞻論濬下河事。

二十五年丙寅、五十一歲。

是年、健庵以禮部侍郎充一統志、會典、明史三館總裁。趙志、崑山徐尚書以文章被眷遇、領纂修數局、所邀與商略皆天下名士、而先生爲首、周旋累年、敬禮不衰。

劄記有送金道州之官馬平兼簡沈融谷來賓詩、題下注、追錄丙寅春作。案廣西通志職官表、康熙二十一年金人望、江南安東人、馬平知縣。二十三年、沈晫日、浙江平湖人、來賓知縣。融谷晫日字也。又號茶星、平湖貢生、與竹垞迦陵爲詞友。至來賓天長歷辰州郡丞、高江村有送沈晫日之任來賓序。案人望壬戌巳選馬平、何以至丙寅春始之任。而通志職官表二十五年馬平知縣又已選朱廷銓、不可解也。淮安府志、金人望字道騶、安東人、康熙壬子副榜貢生、任長武令、升同州知州、充己卯鄉試同考官、副榜入闈自此始、晉莊浪同知、邊疆嚴邑、軍與旁午、肆應略無支詘。時親王領軍者褒獎特至。尋以老病乞休不允、遂卒於官。案志載人望宰長武以後事、而不言其曾宰馬平。以己卯充鄉試同考官推之、己卯爲康熙三十八年、則是宰馬平後以故去官改選得長武也。劄記又有題道州魯游艸詩曰、地脈羣尊岱、星文獨重奎。又曰、校藝

分黎火、論交半馬蹄。則道州、又嘗聘充山東鄉試同考官、惜其年不可考矣。　秋濤案、茶餘客話載金道州人望令長武、荅鈕玉樵書一首、自敘辛馬平前後事頗詳、足補淮安志之闕。有云、君袍方絲、我服猶緇。伴羨馬上之鞭、巾多瑁璪。私挾懷中之錦、會有逢迎。是道州應試不偶、注選而得馬平也。又云、懼忌我之有人、遂易名而去國。於時江邊艀艋、尚插旌旗。嶺上烽煙、渾如毒霧。艱虞萬里、荏苒三年。辱藩侯之招簡、竊駢語以飛翰。節備書之辛苦、一歲累有千金。塡在任之逋、亡百劫猶留殘喘。此是去馬平後羈滯江湘始末也。又云、爰東帶而重瞻、三殿又極巍峩。閶闔之觀。下除書而分列、五方偏處蕭瑟。間關之地、潘與未遂、毛檄遥征。劄邠國之一隅、當邊垂之三面。此則由湖湘復入都注選、而得長武之始末也。阮吾山謂道州題堂柱曰、家臨漂母千金地、人到邠邠風七月天。未幾以受代罣誤去、計其時止七閱月耳。云云、跡道州一生宦海浮沈、壯懷落莫、蓋亦不得志之士。然志稱其令長武後復官莊浪同知、則吾山所云詩讖、殆專指官長武月日耳。　劄記與后企齊書、金道州赴任柳州、余以故太守章大力先生成神於彼、如羅池廟碑事、不可不隆其祀。孰知道州到日、大力夫婦旅櫬四十餘年、竟

無貲之葬者。道州慨然捐俸，且致書撫州太守，俾葬二柩於祖墓之次。千古高義，令人感泣。案：與企齋書又云，一好友為河間太守幕客，來辭行。弟以河間獻王德祠墓更新為試，已力任。未詳好友為誰。

是年，牛叟先生年七十。邵子湘青門簏稾子湘名長蘅，武進縣人。閻再彭先生七十壽序：余友閻百詩尊人再彭先生今年壽七十，誕以九月某日。又曰：先生生明神宗之季，當是時，以貴公子負海內盛名，年未及壯，遭離變故，絕意仕宦，讀書隱居，終其身。蓋自甲申迄今四十餘年，而先生年亦七十矣。百詩以博學名聞於朝，文孫繼登賢書，云云。又有荅閻百詩書曰：使者齎尺函走六百里，而索言於僕，竊計尊公先生壽辰，佳文充棟，海內能言之士大略在是矣。以拙

文厠其間，寥寥未稱。云云。又曰：儆鄉黃敉公進士有體有用儒者，今日科目中求此種人，尤不多得。聞今歲授徒淮陰，不可不一相見。

有席上贈賈五鈕古詩二首。鈕近刻作鈕。案，鈕字右旁爲聖祖廟諱，字必有誤。曝書亭集，丙寅年有題賈院判鈕畫荷二絕句，嘉興楊謙注：鈕字玉萬，號可齋，臨汾人，工竹石及折枝花，喜用瘦筆乾墨。出守黃州，嘗畫竹題識，命工人鐫諸石，置赤壁，疑潛止贈詩亦即此人。五其伯仲之序，鈕其名也。贈詩何年，無從肊度，姑從竹垞之例，附識丙寅年末，以詒知者。竹垞丁丑年又有寄賈黃州鈕詩，亦是從之乞畫。潛止二詩更不言其工畫。首章曰：偉節不西行，黨禍終莫解。舉世名龍門，感恩同覆載。誰知千載間，此事一而再。聞語復見人，儼若尚書在。欣然倒衣迎，畫呼兒女拜。恭承道義交，永締骨肉愛。鐙花何燦爛，談笑殊相對。吾老忽少壯，樂哉今夕會。繹詩意，則鈕亦志節慷慨之士，惜不得其本事，容更訪之。平陽人文章曰：吾生著讀書，不以老而倦。奧篇及隱帙，倍文如覿面。家藏苦不足，假借遣人賤。思覩春明居，願謝王翁餞。忽聞東土司，插架十萬卷。歷傳自隋唐，人間未經見。因

君達書名、繕寫煩郵傳。續留古慧命、萬世猶歸善。則其收藏之富、又可想見長安酒貴、宜潛丘之傾倒也。

何義門游山陽買得困學紀聞。又紀聞箋、何屺瞻告余、頃得朱槧本不全左傳。

二十六年丁卯、五十二歲。

湛園未定稿門酒詩跋、丁卯元夕、今總憲徐公碧山堂之讌、出所儲酒三十種飲客、命客爲門酒詩。明日、相繼以詩來者若干人。又曰、時座中皆南人、多右南而左北。案、潛丘蓋於前一年歸里、爲牛叟先生稱觴、故座中無北人也。健庵以九月升總憲、跋當作於九月後。

是年、牛叟先生卒。行述、二十六年、居先祖考憂、喪葬中禮、鄉里至今以爲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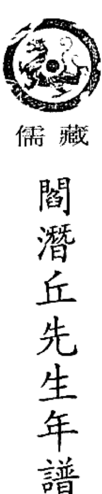
九月、健庵擢左都御史。劄記與劉超宗書、孟子喜而不寐、以善人得志當路也。今有淸議得申一事奉聞長者、以

爲寢食有味、何如臺臣馮瑞、進士出身也、利人所有、題一疏爲加納官員一體升遷、不必用保舉、部議允行矣。垣臣錢晉錫、明經也、爲新總憲所使、具一疏嚴駮之、部議不准行、奉

旨著現行事例行。蓋允錢而不允馮也。一時公論喧騰、人心暢悅、此非初出艸廬第一功乎。案、所謂新總憲、殆即指健庵也。竹垞戊辰年有題錢給事晉錫富春大嶺圖詩、楊謙注、錢字再亭。又案、潛丘弟四次入都、不得其年、以此書推之、蓋在卯辰之交也。

二十七年戊辰、五十三歲。

是年、健庵充會試總裁、即闈中轉刑部尚書、出闈就職。因張汧事罣誤、上章乞休、准解部務、仍領各館總裁、三日一直　內廷。



二十八年己巳、五十四歲。

是年、健庵因子樹穀考選科道事、爲副都御史許三禮所劾、上章乞歸、

命攜書局歸家編輯。健庵復上疏言、明一統志疏漏舛錯、難以盡舉。臣今博訪舊聞遺獻、務期精核。又言宋元通鑑明臣薛應旂、王宗沐諸本或詳略失宜、或考據抵牾、或名姓互殊、或日月闕謬。臣請改修、博採正史、雜史及諸家文集參考同異、辨證是非、仍倣司馬光通鑑例、作目錄考異、彙爲一書。

諭依議行。

胡朏明禹貢錐指略例、昔大司寇崑山徐公奉

敕纂修　大清一統志。己巳冬、公請假歸里、
上許之、且令以書局自隨。公於是僦舍洞庭、肆志蒐討。時則
有無錫顧祖禹景范、常熟黃儀子鴻、太原閻若璩百詩皆
精於地理之學、二三素心晨夕羣處。
行述、先是、府君殫精經學、佐以史籍。客司寇公所時、方修
一統志、與顧處士景范、黃處士子鴻周旋、遂喜談地理。二
君固地理專家也、府君於古今沿革、考索尋究不遺餘力、
往往出其意表。朏明先生嘗稱、吾輩老年人讀書、只宜優
柔厭飫、自得之樂。徵君用力太苦太鋭、殆非所宜。府君愈
謚力、十餘年中、成四書釋地三續及釋地餘論若干篇。又
曰、四書釋地三書、則以四子爲幼學首習之書、而地理經

古注疏集注以後、簡略蒙譌尙多、故特加考覈、爲經學始基。又曰、府君從前四至京師、二十八年歸里之後、無復遠游意矣。　疏證、卷六上。憶己巳與顧祖禹景范同客京師、問景范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注以在常山九門縣。果爾、則趙地、何以燕有其饒。仍指今永平府是、但又在燕之東、何云南。景范曰、凡地理言南可與東通、言北可與西通、非同東與西、南與北迥相反者。余自是觸處洞然。　又己巳本書作先一載、蒙上庚午夏而言也、茲應改。在京師、萬季野謂余撰一統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傳諸書。余頗駭其言。及近覽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意果不重在此。一州內或人物無、或僅姓名貫趾、卽間舉生平、亦寥寥數語、不似明一統

志誇多汎濫、令人厭觀。因折衷二者之閒、不妨臚名宦、流寓、人物、列女四項、但取其言與行關於地理者方得采輯。如名宦、則蜀守李冰以作離堆避沫水之害而收、鄴令史起以引漳水溉鄴田富魏之河內而收。列女趙襄子姊聞夫死、摩笄自殺、代人以名其山、收入保安州。顔文妻事姑孝、甘泉湧室、齊人以名其河、收入益都縣。梁鴻適吴、卒葬於要離冢旁、切陵墓矣、收爲蘇州之流寓。雷次宗徵至都、爲築館鍾山西嶺下、切古蹟矣、收爲江寧之流寓。即例所不收之仙釋、如河上公結廬河濱、漢文帝親枉駕。梅福變姓名爲吴市門卒。甚且許楊署都水掾、爲太守、興鴻郤陂數千頃田、汝南以饒、均寧得遺。蓋不惟其人、惟其地。不然、

隨甚道德、隨甚勳名及文藝、苟無關地理、概不得闌入。何者、著書自有體要。善乎、杜君卿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李宏憲云、飾州邦而敘人物、因丘墓而徵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於丘壤山川、攻守利害、反略而不言。元和宰相之言、施於撰述如此。若張南軒論修志不可不載人物、典型繫焉、世教補焉。此則儒生之見、以之點綴郡邑志則可、非所論大一統之書、卷帙浩繁者也。案今一統志更不用潛丘之議。

四庫全書提要、資治通鑑後編一百八十四卷、 國朝徐乾學撰。是編以元明人續通鑑者、陳桱、王宗沐諸本大都年月參差、事蹟脫落。薛應旂所輯雖稍見詳備、而如改宋

史周義成軍爲周義、以胡瑗爲朱子門人、疏謬殊甚、皆不足繼司馬光之後。乃與鄞縣萬斯同、太原閻若璩、德清胡渭等排比正史、參攷諸書、作爲是編。艸刱甫畢、欲進於朝、未果而歿。今原稿僅存、惟闕弟十一卷、書中多塗乙删改之處、相傳猶若璩手蹟也。

困學紀聞、卷十九。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代艸制下箋云、南遷錄、寶退錄、駁之、近漁洋文略駁之、信多子虛亾是之辭、然載遺奏檜事卻可信、余取以補續通鑑。稿置傳是樓云。陸清獻日記、庚午十月初一、會姜西溟言徐健庵修宋元通鑑、甚覺掣肘。蓋以南北朝爲疑也。

彭躬庵傳是樓藏書記、庚申暮春、余因顧子景范、陸子拒石、得登昆山徐公之傳是樓。樓十楹、跨地畝許、特遠人境、無附麗、啟後牖、几席與玉峰相接。中置度閣七十有二、高廣徑丈有五尺、以藏古今之書。裒遺精好、次第臚序。首經史、以宋板者正位南面、次有明實錄。奏議多鈔本。又次諸子百家、二氏方術、稗官

野乘、齊諧、靡不具備。凿直從攢部勒充囿阿、各有標目。

二十九年庚午、五十五歲。

是年三月、健庵歸里、開局洞庭東山、纂輯一統志、仍延先生及胡朏明、顧景范、黄子鴻、姜西溟分纂。時西溟以布衣食七品俸、在明史館、健庵疏請偕行。查初白題壁集起庚午二月、終六月、題云：玉峰大司寇徐公予告南歸、奉旨仍領書局。出都時、邀姜西溟及余偕行。兩人日有唱和、旗亭堠館汚壁書牆、率多口占之作。竹垞庚午年有送史館姜君宸英赴包山書局詩。案、健庵既歸、萬季野獨以明史事留京師、館戶部尚書王公宏緒家。

錢傳、及徐公奉敕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既又移嘉善、復歸崑山、先生皆豫其事。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

掌。行述、司寇公歸里、府君相與晨夕談古援今、慰謦開廣、不以出處隱顯異致。公嘗謂盧孝廉六以名軒、海寧人、康熙己丑進士。行述末塡諱署盧名、款曰年家眷世同學姪。紀聞箋屢引盧六以言曰、闇先生乃古人、其學有經法、亦非吳志伊輩可望也。

劄記、棗羊流店、晉羊叔子故里、在新泰縣西北六十里、南北孔道也。余庚午春經此。案、此是潛丘偕健庵同歸也。又劄記、嘗經過保定府新城縣、其士田甲天下、古所謂督亢地、至今禾稼樹蓺冣勝、而田賦冣輕。又曰、今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四面五百餘里皆平地、求一部婁塊阜亦不可得。釋地子在川上、相傳即泗水發源處、今之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下。余嘗往游、惟有詠郭景純詩林無靜樹、川無停流、覺神超形越云云。又東蒙條、昔過其下、土人承謁歷歷指點示我。疏證卷四、徂來在今泰安州、新甫在今新泰縣、余屢經過之。卷六下、胡陵故城在魚臺縣東南六十里、沛縣西北五十里、余嘗親過之、問距定陶之菏澤約幾三百里、彼豈知菏澤在定陶東、孟豬在睢陽東北、二澤相通、距僅

一百四十里哉。又小沂水、愚過費縣。土人則呼淺河、在其縣西北八十里。案以上數事皆南北孔道所必經、不得其年、併記於此。問叔子之後裔有存者、往尋其祖墓、隆然高阜者三、卽傳出折臂三公之所。復往尋其居遺趾、隱然若城郭、綿亘八里許。因歎叔子以上九世皆二千石卿校、可爲東漢第一世家、當時聚族而處、居以積久、日加闊遠。又蔡邕亾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以此地爲淵藪、孰敢過問之。種種皆與史傳闇合、獨後漢書羊續太山平陽人。平陽卽西漢之東平陽、晉爲新泰縣。叔子、晉書卻泰山南城人。南城原晉南武城、晉地志亦三字名。故城在今費縣西南九十里、距新泰二百四十五里。意新泰叔子之祖貫、已則占籍南城耳。觀武帝咸寧中詔以泰山之南武陽

年、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置南城郡、封叔子南城侯、以其爲南城人也。叔子且死、從弟琇述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狐死正邱首、正欲葬其隆然高阜之旁也。茲撰一統志、繫續於新泰人物可也。叔子以孫從祖、李晉書何。且新泰縣建置沿革並未見何年改南城一筆、人物豈有無根者哉。要須別繫叔子於費縣人物、不必拘元和志、然後可。查初白題壁集有王羲文、閣復申招同西溟泛舟紅橋七言絶句二首。

劄記、卷六上。庚午季夏、置書局於洞庭東山、撰輯一統志。有分得福建者來質余曰、欲倣宋梁克家三山志、建置沿革斷自周職方之有七閩始、不上繫禹貢、何如。余曰、杜氏通

典敘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五郡於古揚州内，未見唐人遠之於禹服外者。元和郡縣圖志亦然。然明一統志、福州等八府竟書爲禹貢揚州之域，亦未安。惟歐公妙有斟酌，所撰新唐志於淮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域；江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南境；嶺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南境。南境與域字頗別，微可議者，江南道領有今蘇、松、常、嘉、湖，正禹貢三江震澤地，江州尋陽郡有彭蠡湖，皆當日之域中，豈得别之爲南境？惟援其例，書於福建一司則可。福州府曰禹貢揚州之南境、泉州府曰禹貢揚州之南境、下迄漳州府並同，方不即不離。蓋雖未顯見爲疆域，未嘗不爲揚州師牧之所接。聲教訖於四海，閩東南海也，豈唐虞之所得而遺之

哉。案、今一統志刻本惟於福建統部及泉州府書曰禹貢揚州南境、餘仍明統志舊曰禹貢揚州之域也。

查初白允寄集、題洞庭秋望圖詩注、庚午秋冬間、余寓居洞庭東山橋社集。起庚午秋、終十二月。題云、橋社在洞庭東山之麓、劉氏取以名園。秋冬間假館於此、與書局諸同人唱酬不少云云。案、嚴繩孫與劉震脩書、李武曾、扇落士也。今健庵尚書開書局於洞庭山、武曾方與纂修之役、足下往訪尚書、當與武曾相見。云云。是李秋錦亦在書局也。有大雨同胡朏明閻百詩登湖樓詩。詩曰、大聲拔湖洪、飛上巨鯨背。歘空作猛雨、倒射怒百倍。萬木助一喧、掀騰走羣怪。樓孤若搖動、勢已岌岌殆。雲頭排窗來、山影忽在外。日存思欲絕、境變奇乃最。我詩苦難工、傑句應有待。

剳記、老友吳喬先生。案、喬又名殳、字修齡、常熟人、剳記有逢吳子詠舊詩首二句云、史局置湖山、天敎孰曬問。疑所謂吳子即喬也。嘗言、賀黃公黃公名裳。載酒園詩話、馮定遠鈍吟雜錄及某圍爐詩話可稱談詩者之三絕。余急問

賀書何處有，曰金陵有，須價銀一錢二分。余以三錢付黄俞郎使者同家購之，不半月，以八分購賀書，餘盡如余所屬買套櫻桃乾、蓋素嗜此也。到日，同胡朏明大暇細讀，口眼俱快，沁入心脾。歎吾老友之知言也。康熙庚午秋寓洞庭東山席氏館題。

鈍翁類稿席仲遠墓志，余嘗兩過洞庭東山，其始至也，以事趨謁席太翁仲遠，别去十年而復至，則翁已歿，伯季兩君方各治一圃中間，樹所蒼秀，亭榭雅潔，又各於其旁穿池蒔蔬，備極幽人逸趣。毛朱詩説：近日吴喬先生共余讀李商隱東阿王詩，曰國事分明屬灌均，西陵魂斷夜來人。君王不得爲天子，半爲當時賦洛神。説曰：後二語似有悔婚王氏之意。夫婦不及十年，甥舅不過一年，而竟致一生顛頓。此種情事出於口則薄德，而意中不無展轉，故以不倫之語志之乎。若論，故實丕爲世子，在建安十二年丁亥，子建賦洛神在黄初三年壬寅，相去十五年也。唐人作詩，意自有在，或論故實，或不論，故實宋人不解詩，便以薛王壽王同用譏刺義山何異。農夫以菽麥眼辨朱艸紫芝乎。此解可謂妙絶千古，發端二語已道令狐綯之當國矣。蓋原知義山之人之

事、方得是解。不然、空空而思、冥冥以決、豈可得乎。縱得之、恐亦成郢書燕說而已矣。劄記又有洞庭山人餉菊詩、

又憶庚午重九病新愈後、東海公招登高莫釐峯、酒中云古人之事、應無不可攷者、縱無正文、亦隱在書縫中、要須細心人一搜出耳。

又余告徐司寇健庵曰、郡縣始自秦、作輿地表自當以秦縣名之可攷者實之、不獨以郡。案、今輿地表自秦始。

又曰、後居洞庭山中、討論直隸、眞定、廣平諸志、而後益曉然於今制折田之故、又具以淮、揚兩府折田之數告徐司寇健庵、令纂入一統志中。案、今一統志淮、揚兩府下不載折田之數。疏證、卷六下。

余告東海公纂郡縣志者全憑有識。如河南八府、惟懷慶糧最重、民且受困三百年。如近來纂志、當以糧所由重之說痛加發揮、方與有世道之責者惻念、請於

朝、比諸别府、減而輕之、柰何喋不一語。案今一統志褒慶府下於糧所由重之說仍無一語及也。　又、一統志有闗隘一項、下載至某鋪或某集、某鎮、在縣東若干里、又若干里爲某鋪、又若干里爲某鋪、達某縣界、冣有謚。或病其碎、且名不雅馴者。余曰、昔宋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大將臨西采石楊林渡、初奏言巳犯采石、而不言東西、朝廷大驚。次報巳到楊林、而不言楊林渡、莫知其在江之南北、謚懼。求當塗歷陽人問楊林所在、言楊林、西采石之渡口也。於是憂疑少定。余謂使當日諸州所上閏年圖備載村鎮及津渡之處、可一一檢而知、不必外訊諸人矣。　又、一統志在京師輒進呈者、爲保定府內多載及水利、有巳施行者、有未施行者、允稱有用之書。

又、嘗謂鑿空出新、不若舊説之安者、尤莫甚近日碣石入海之説。陽信有劉世偉者著論曰、海豐縣北六十里有馬谷山、高三里、周六七里、疑即古之碣石、爲河入海處。顧寧人賞其新、東海公載入一統志中。余曾正告之曰、九河見兗州、碣石則在冀州、皆禹貢明文、未易可移。果如世偉言、當移碣石爲兗州山矣。古九河闊二百餘里、長約四百里、其爲逆河之地、亦須長闊相等、方外受海水之朝夕入、内容河水之九派注。今馬谷山之旁與上何處著此一片地邪。東海公不覺笑。余曰、無論經、聊以史證之。蘇秦説燕曰、南有碣石之饒。秦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到

碣石、刻始皇所立刻石。封禪書、並海上北至碣石、巡遼西。貨殖傳、夫燕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尙得謂碣石不在昔平州、今昌黎等縣處耶。永平府志已進呈、末及正之云。案今一統志刻本仍以碣石爲在永平府昌黎縣西南武定府馬谷山下、不采劉世偉說、但云肇域記以爲卽古之碣石也。又案、潛丘嘗因論河至碣石入海事、親至瀕海一帶、兼咨土人、比之腹內特高、不知當在何年。又、宋史韓世忠列傳、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乃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其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旣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按續資治通鑑綱目、宋元通鑑、金山之下廟之上並有龍王二字、曾親至其地、疑之。當時兀朮軍江南、太乙孛堇軍江北、韓

世忠以海艦泊金山下、兀术不得絶江、豈能輕騎至龍王廟、且既覺而復能浮江去邪。或曰當時有沙洲、故諺云金兀术騎馬上金山、此尤無稽之談也。昔在崑山輯一統志、至鎮江府、得舊本三山志、載龍王廟北宋時在銀山上、非金山也。然後知修宋史者以其時龍王廟在金山、故實以金山、而不知於兵機地形失之遠矣。案、今一統志刻本不主此說、於北固山下引輿地紀勝曰、龍王廟在北固山、韓世忠遣兵伏廟中以襲兀术、即此。於銀山下曰、即故土山、元皇慶二年建寺其上、以與金山相對、易名曰銀山。蓋隱以閻說爲不然也。又與劉超宗書、明一統志無壽河、胡三省注通鑑、於敗之於壽河之下亦無注、甚矣其難也。至新修統志、淮安府山川載壽河、引十國紀年凡兩部書、可謂遠勝明人。案、今一統志、故城河古名壽河、即澗河支流也。引淮南水利考、唐昭

宗景福元年、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朱全忠將時溥於壽河云云。此今日顧景范、黃子鴻饒為之事。惜先生不見此兩人捍海塘備載范文正築海塘方略、真正有用之書。今人遠勝明人、鄙言豈無徵。案、今一統志海塘下不載文正之說。又曰、纂志於洞庭、徐司寇出典籍庫中大元大一統志十數本、皆蜀中地、計尚有九百八十餘本。曾見葉文莊家書目、此書與經世大典並列、安知世不更有足本乎。潛研堂集、跋元大一統志殘本、戊子春從南濠朱氏假元大一統志殘本、歷四百四十三翻大字疏行、殊可愛。每冊鈐以官印、驗其文、則處州儒學教授官書也。傳聞康熙間崑山徐公乾學奉　敕修　大清一統志、開局於吳之洞庭山、借　內府書、有元大一統志殘本二十餘冊、徐公志稾今在史局、所借之書度已歸中秘、而未聞有見之者。穆棻元修大一統志事、秘書志載之冣詳。永樂大典收天下府州縣志不下千部、中凡引用元一統志處、乾隆中開四庫全書館、校書者一一籤出、稍會粹見其標題、計當有新本行世、而亦未之見、是可惋也。

困學紀聞箋、卷十五。李仁父長編、近四十年前無錫顧孝廉始從嘉興高氏購得之、凡三易主、而歸傳是樓。余假館樓下、且讀且鈔、窮日夜不少休、然止及治平、餘仍放失。有勸主人宜集衆以續此編者、余亟搖首以戒、主人笑以爲知言云。劉記移寓詩注、公戢從錫山購得長編、余爲辨其非是。蓋此書乃錫山秦氏家藏、歸於敬齋宗伯、絳雲災後、此書絶矣。公戢名體仁、潁川衞人、順治乙未進士、官吏部考功郎、著有蕭菴集。又案、公戢與潛丘相識最早、嘗在壬寅初入京師時。移寓詩注云、劉公戢考功會語余今人百不及古人、所差勝者、品茶度曲、圍棊耳。

是年、汪鈍翁卒。劉記喪服翼注、汪氏琬臨沒、刪其稿爲堯峯文鈔、戴晟西洮購以示我、讀之頗有幽冥之中負此良友之感。蓋爲余所駮正者悉刊以從我、有駮正而未及聞於彼者、承譌如故、將來恐疑誤後生不小云云。案、劉記有詩云、

汪筆王詩重本輿，詩尤兼筆扶風騷。曉來酬答爭名甚，輸與拙身價銅高。又嘗稱錢翁居鄉人品高絕，可謂惡而知其美矣。戴晨又字晦夫，潛丘爲易其字曰唐器，易其齋名曰窺硯，事皆見劄記。淮安府志：晨，山陽人，康熙中諸生，師事浙西黃梨洲，歸而廣購異書，研窮經史，有疑義，輒就質於同里閻徵君百詩，辨難往復，多得其指歸。

劄記有雪舫來口占即事以贈之作：重見巳成翁，傷懷話不窮。小侯四姓長，新樂一門忠。正誤能留史，探亾欲作風。寥寥乞米帖，裝裹至今雄。明詩綜：劉文炤字雪舫，任丘人，新樂忠恪侯文炳弟，有撰蕙堂偶存。明史外戚傳：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新樂侯劉文炳之弟劉文炤方侍母飯，家人急入曰：城陷矣。文炤盤脫地，直覲母。母遽起登樓，文炤及二女從之。文炳妻王氏亦登樓，懸孝純皇后像，母率衆哭拜，各縊死。文炤入，繯顛，拊母背連呼曰：兒不能死矣。從母命留侍太夫人，遂逃去。吳梅村有吳門遇劉雪舫詩，蘄榮藩注。案：文炳母杜氏聞城將陷，即命侍婢檢笥縶懸樓上，作七八繯，命家僮積薪樓下，遂遣老僕迎李國氏、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此。又念孝純皇太后母瀛國太夫人年篤老，不可俱盡，因與文炳計，匿之申湛然家，文炤所以有留侍太夫人語也。魏叔子

有新樂侯傳、又有贈劉雪舫敘曰、方甲申三月之變、君年僅十有五歲、避地秦郵者二十年、勞苦患難、飢寒之狀無弗身試。謬案據之、則雪舫長先生五歲。詩曰、重見已成翁、雖未知重見何時、而是年先生由京師南還、雪舫逾六十矣、附記於此、當不甚差忒也。淮安志載文炤清河夜泊詩、孤舟離緒又清明、一挂蒲帆千里程。去住向誰商出處、飄零到我負生平。雲連海氣天無色、風鼓河流夜有聲。襆被春寒眠不穩、悽然雙淚落三更。

三十年辛未、五十六歲。

馮山公解春集第八九兩卷爲淮南子洪保山公自題曰、洪保者何、馮子讀閻子尚書古文疏證而作也。儒者之學、莫大乎正經而黜僞。今文尚書爲古文淆亂其間、莫之或正、儒者之恥也。閻子唱之、馮子和之、其義大安、故曰洪保。閻子、晉產也。馮子、吳產也。一西一南、地之相去幾千里、而作合於淮安、以卒其業、豈非天哉。故亦號淮南子云。按、此題詞

以下論釋地書證之、知爲此年事。又與閻百詩論釋地書、景辛未客鄭公卿、與先生辨析諸經義、別來忽忽十稔、每望三洲、何嘗不歎。比得寓目大著四書釋地及續二書、發朱子集注所未發云云。

劄記與劉超宗書、淮南子洪保、馮子山公所著書名、與閻子何書古文疏證辨論而作也。其勢如傾山倒海而出、卻可惜所憑據在逸周書、穆天子傳、又可惜在一家語、孔叢子、僞本竹書紀年、尤可惜則在魯詩世學、世本、毛詩古義耳、眞謬種流傳、不可救藥、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又一書云、洪保主人亦信古文非眞、所論難者他語耳、正恐信亦不透。

趙秋谷送閻復申歸山陽序、趙子既返田里、山居而野食。

歲辛未之春、門人閻生自其家北上、將試於禮部、枉道來省之。既逮試、竟爲當事者所黜、南還復過山中、留數日。劄記有故人子劉予吉以勤學而死、異日始知、遂有此作。長轡未及騁、車輪出戶摧。旁觀猶起歎、白首定餘哀。魂去同秋艸、名留祇夜臺。前身覃季子、碣待柳州來。戴唐器、席硯齋集、亾友劉君予吉行略、君諱修、字予吉。少穎異好學、而不得其闇奧。年二十、始得交顧在瞻、在瞻受學於甬江陳怡庭先生、論學一以蕺山南雷爲宗。他人治一經、而君治五經。他人治一經、舉業講義耳、而君必求之注疏、以及左氏外傳、戰國策、三史、莊子、離騷、咸博取之。丁卯、余邀君授兒子句讀、因約爲讀書窮經計。君日鈔書十五葉、得七千二百六十字、月則得二十一萬七千有奇。夜讀書至三鼓、而符於所鈔之數。庚午春、余師萬公擇先生見其手不停披、戒之曰、學以涵養本原爲上、次之諷詠、以陶寫性情而已。如此將積弊成病、已而果然。病幾一載、至辛未八月十一日歿、年三十有六。

左汾近稿有和王阮亭少司馬西城別墅十三詠、後有跋曰、昔張文毅公典試、歸熙甫先生下第、公怨怨不樂、對客曰、吾爲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爲恨、至今詞場傳爲盛事。顧余何人、敢當公歎、然不可不謂公之異於恒情也。慰藉之餘、出詩題十三首、命余屬和曰、此非餬名書、又無壅而不以徹吾目者、子力搆之、必有賞音。余唯唯。歸塗經秋谷夫子家、夫子十三首早成、亦命余和曰、吾子之遇而知己也、新城公子不遇而知己也。於是依次搆成、敬書冊上。念自曾大父登第以來、八十八年矣、與公家三世交好、靡少間、云云。又與王阮亭先生書、人負一瓻能一技、莫不有翹然自異之心、況文章心術所寓、進取之關、而適

出當代大賢之門下、雖不遇猶遇也。抵家、園圃多暇、與家父述之、家父亦有盧公知汝、汝可不恨之喜。偶以腰痛、不能祗候布謝、但云客歲在洞庭書局、東海先生撰次江西人物、歐陽文忠下備引先生盧陵永豐之辯、家父以爲的未曾有。東海曰、此出新城先生皇華紀聞、子尚未見耶。家父因求一讀、祕惜不與、曰、一讀必刺刺不休、荒吾統志功矣。家父志之不忘、奉懷及嶺海集各三部見付、來人係特遣、望立賜回音。案、漁洋於是年春同張文貞、陳文端、李文貞主試禮闈。又今一統志刻本收歐陽文忠入吉安府人物下、不著漁洋之辯。　又書姚崇捕蝗事後曰、康熙辛未四月、余從京師抵山陽歸塗所經、蝗蝻蔽野、因取姚崇列傳、唐紀開元三年、四年事彙而刻之云云。有寄李學士詩曰、

夢回閶闔轉淒其、通籍憑君指路岐。老女同牆三月半、酒人獨病百花時。經塗蒿目螟蝗急、返舍驚心鸜鵒遲。更向顏山取深處、致書珍重抵瓊枝。自注、時有書寄天水公。

三十一年壬申、五十七歲。

是年、健庵因濰令朱敦厚事落職、書局亦撤、仍奉[illegible]

旨續進所纂書。乃避居嘉善、已又僦居郡西華山之鎮村。[illegible]

是年六月、宋牧仲由江西巡撫調任江蘇巡撫。 沈儼劄記序、商丘宋公開府吳門、賓禮授館、相與質疑問難、無有虛日。 劄記有奉投江寧巡撫宋公詩二首、頷句云、相門才子百僚師、使節真瞻兩道宜。自注、唐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公兩任恰合。案此二詩不得其年、類記於此。 又宋商

並撫吳延吳荊山士玉爲子弟師。劄記及釋地中均有與荊山札、蓋即相見於斯時。劄記、與劉紫函書、頃聞吳荊山選考卷及沈儼蘇之去公室、文尾載儼自記、即不佞議論、荊山駁之正之、意只在遵集注耳。荊山與僕交情亦佳、安得及此嚬乎、眞令人忿折氣盡。

三十二年癸酉、五十八歲。

寤硯齋集超宗先生别傳、癸酉秋七月、超宗劉先生卒、太原先生以詩輓之曰、老淚不能多、聲聲與柰何。平生知已盡、萬事任蹉跎。第許孤魂及、官曾一命過。鄉邦志文獻、終古首編摩。言有盡而意無窮、後山之哭南豐、不是過矣。左汾近稿亦有超宗輓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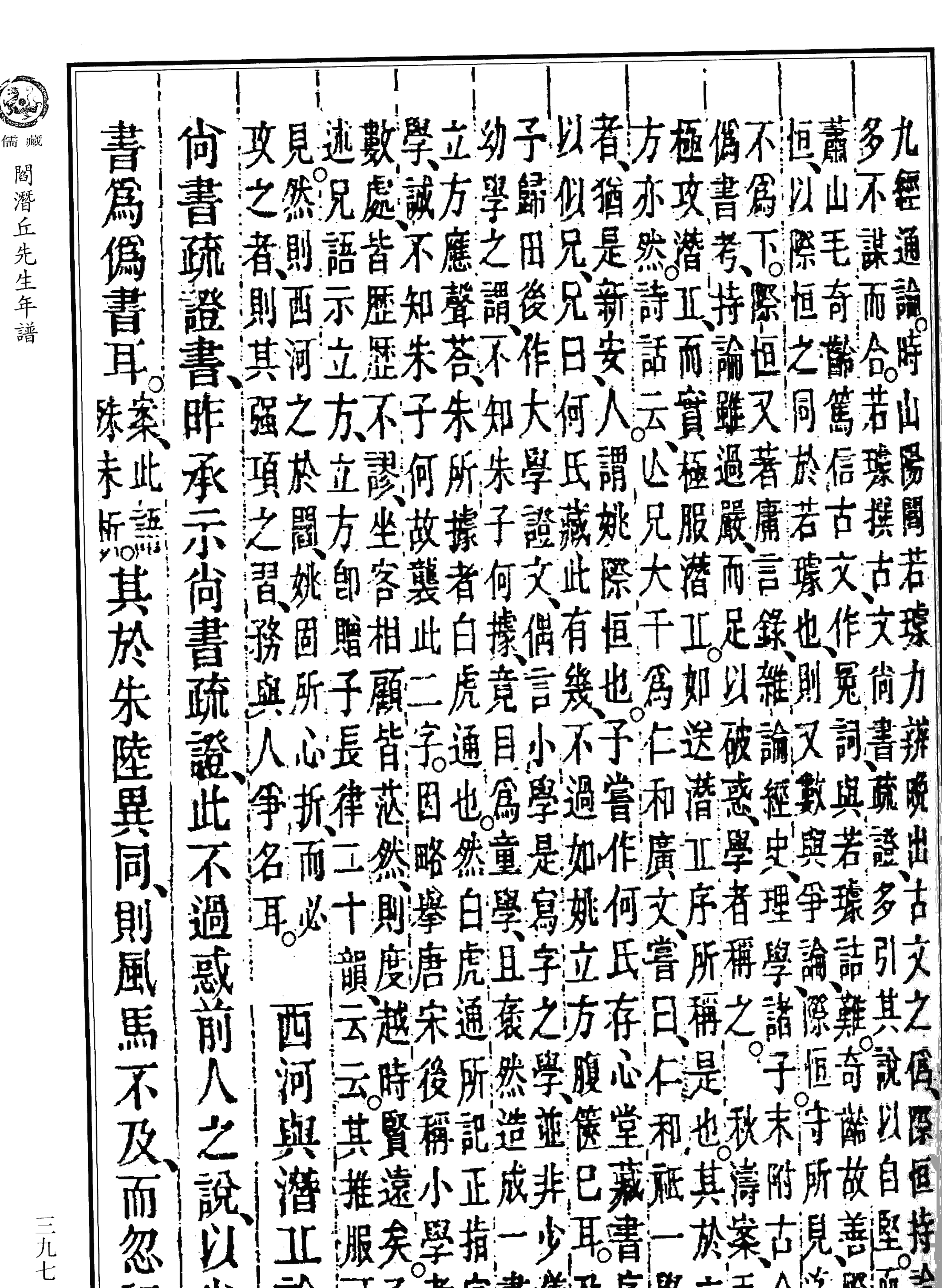
劄記有北闈聞西溟得售詩。　查初白宂寄集起癸酉四月、盡十二月。有姜西溟至都詩二首、又有洞庭秋望圖爲同年姜西

溟題古詩、中有句云今年又赴京兆試、失固其常得差喜。與君同榜獲聯名、王後雖卑吾敢恥。鮎埼亭集、崑山徐尚書罷官、猶領一統志事、即家置局、先生從之南歸。時貴之構崑山者亦惡先生、顧崑山雖退居、其氣力尚健、倦倦爲先生通挨、卒不倦、則亦古人之遺也。

解春集與楚喇先生牘、案、楚喇先生、謂潛丘也。一濬河書發末。念切、念切。此事利在速行、無可疑者。三城之人欲開潤河、萬口一談、望公力言、有如望歲。入冬水涸、不早從事、斯無期矣。惟公毅然行之、亦此邦之人不敢望於他人者耳。既已決於中、不必更與人謀、以見鄉先生之大有造於桑梓、且使當事別白觀之、漸得要領、倚如長城。臨淮之人屬耳目在此舉矣、此事行、數世之福也。戴唐器超宗先生別傳、暮年斷斷不置者、郡邑兩大事、一潤河

水利。灞河泄運河汎濫之水，並泄三城積潦之水，直達射陽湖，爲鹽興數邑柴米之要津。又有小澗河，當日所以設兩河者，緣黄淮汎漲，一河不能受其波決，故復開支河，以分其湍流。後勢力家因小澗河水易汲引，多置田園，遇水緩時專引注小澗河，河澗河遂淤淺，積久不能行舟，而小澗河亦塞。先生特著一議，意在泄水，而不專主澗河。癸酉冬十月，中丞三韓興公議開澗河，太原先生槩括前議上之，而先生已不及見矣。未幾，興公罷去，澗河之工遂寢。淮安志：興永朝，遼東人，康熙三十一年任漕運總督。

疏證、卷八。癸酉冬，薄游西泠，聞休寧姚際恒字立方，閉戶著書，攻僞古文。蕭山毛大可告余：此子之廖偁也，日望子來，不可不見之。介以交余，少余十一歲，出示其書凡十卷，亦有失有得。失與梅氏、郝氏同，得則多超人意見外。喜而手自繕寫，散各條下。武林道古錄：姚際恒字立方，號首源，仁和諸生。少折節讀書，泛濫百氏，既而盡棄詞章之學，專事於經。年五十，曰：向平婚嫁畢而游五嶽，余婚嫁畢而注九經。遂屏絶人事，閱十四年而書成，名曰


九經通論。時山陽閻若璩力辨晚出古文之僞，際恒持論多不謀而合。若璩撰古文尚書疏證，多引其說以自堅，而蕭山毛奇齡篤信古文，作冤詞與若璩詰難，奇齡故善際恒，以際恒之同於若璩也，則又數與爭論。際恒守所見，迄不爲下。際恒又著庸言錄，雜論經史理學諸子。末附古今僞書考，持論雖過嚴，而足以破惑，學者稱之。　秋濤案：毛極攻潛丘，而實極服潛丘，如送潛丘序所稱是也。其於立方亦然。詩話云：亡兄大千爲仁和廣文，嘗曰仁和祗一學者，猶是新安人，謂姚際恒也。予嘗作何氏存心堂藏書序以似兄，兄曰：何氏藏此有幾，不過如姚立方腹笥已耳。及予歸田後作大學證文，偶言小學是寫字之學，並非一步儀幼學之謂，不知朱子何據，竟目爲童學，且褒然造成一書。立方應聲荅，朱所據者，白虎通也。然白虎通所記，正指字學，誠方不知，朱子何故襲此二字，因略舉唐宋後稱小學者數處，皆歷歷不謬，坐客相顧，皆茫然，則度越時賢遠矣。予述兄語示立方，立方即贈予長律二十韻云云，其推服可見。然則西河之於閻、姚，固所心折，而必攻之者，則其強項之習，務與人爭名耳。

西河與潛丘論尚書疏證書，昨承示尚書疏證，此不過惑前人之說，以尚書爲僞書耳。案此語殊未析。其於朱陸異同，則風馬不及，而忽詬

金谿及姚江、則又借端作横枝矣。云云。秋濤案、此當是潛丘初以疏證持示西河、故云爾也。時西河尚無意立異、故篇中數百言、祇爭陸王學術、絶不及古文眞僞。其送潛丘序作於是時、亦無一語及古文也。又送閻徵君歸淮安序、予避讎之淮安、與閻君潛丘交。曁之梁、宋、復歸淮、則稍稍有言潛丘君年損而學多者、於是躬詣之與之游。及予還舊鄉、會開制科、舉天下强才有學之士、徵車四出、其在淮則潛丘君首應之、予得相見於京師。觀其所著書、夥頤哉、言洋洋乎。乃不見用而罷。

値司寇徐公承

命脩天下志書、聘君掌其局、多所論著。既而謝去、出所辨尚書二十五篇、挾之游錢塘。時潛丘亦垂老、毛髮種種、而予則歸田有年、越七十衰矣。案、西河以二十五年丙寅歸里、是年年七十一。乃取所

爲文讀之、謂之曰、吾不知於漢北海君相去何等、若唐之孔仲遠、宋之深寧叟、則出之遠矣。亦全謝山毛檢討別傳、西河素不持士節、多仇家、乃相與共發其殺人事於官、當抵死、亡命游淮上、得交閻徵君百詩、始聞考索經史之說、多手記之。已而入施公愚山幕、始得聞講學之說。西河才素高、稍有所聞、卽能穿穴其異同、至數萬言。未幾得豫詞科、爲史官、益自尊大無忌憚。於是自言得學統於關東之浮屠、所謂高笠先生者、而平日請教於愚山者不復及焉。其於百詩則力攻之、嘗與爭不勝、至奮拳欲毆之。秋濤案、謝山此傳初疑其或不實、近假得西河全集、細覆其生平事蹟、并西河自作墓志、盛唐所作西河先生傳、始知謝山之言不妄。集中前後多自相牴牾、其謂以選詩評語獲怨於王柳潭自超、假他事訐訟、伏人道旁篡取之、將置死地、鄉人率

衆奪之還。然者移營卒屍橫地，指爲所殺，捕逮甚急，乃出游江淮間。云云。事似可信，然敘出游歲月，則卒不足據，或云十餘年，或云二十年，又往往同此一年，而或自言出游、或自言里居，足知其非事實矣。李剛主師事西河，欲爲作年譜，而不果，殆亦有見乎此。又其四十以前未見潛丘時，卒以賦詩塡詞、選制藝、評傳奇爲事。集中經解雖卷秩繁重，實皆歸田後作。自言二十餘歲時已作續詩傳，遭兵燹失其稿，然世亦未有見者。烏名一卷，仍歸田後所成，託之早歲賸稿耳。白鷺洲主客說詩成於愚山署中，西河經解之最早出者也。中多引潛丘說，時方與潛丘訂交也，則謂西河考證之學得自潛丘，良信。又潛丘初成疏證，寄西河時，西河貽書祇爭書中朱陸之辨，而不及古文眞僞，是其時於壁經源流尚未一考，迨剛主進以尚書非僞之說，而冤詞作焉。始未幷詳其再與潛丘書中，總之，西河固心折於潛丘，而必欲强與爭勝，此其所以爲西河也。又案、西河詩話云：琉球中山王遣使入貢，於還京時，福建侯官縣五縣寨巡檢胡奉至杭州，爲使者買絲布什器，兼覓毛初晴論釋西廂記及瀨中集詩於書林，不得，遂訪余云云。又詞話、西廂久爲人更竄，余求其原本正之，逐字覈實，其書頗行。第中尙有不能詳處，如第四折內和尙們同施些云云，是西河別有此等書，與金聖歎爭名，其亦異乎潛丘已。

劄記有頌眉來云尊公文

起大行典試山左志喜之作、萬里輶軒使、三秋藻鏡開。文從東國轉、名自小山來。吐鳳曾多侶、成蹊亦有棋。爲傳余問訊、今的鑄顏回。（淮安志、劉愈字文起、康熙壬戌進士、工部屯田司主事。清祕述聞、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科鄉試、山東考官行人劉愈。案、紫函須眉皆文起之子、紫函則潛丘之女夫也。劄記又有劉行人訊至苔之一首、即文起也。又送丘汝紹詩、亦及文起。汝紹名聞衣、康熙己卯舉人。）

三十三年甲戌、五十九歲。

疏證、（卷八。）甲戌首春、交王復禮艸堂於錢塘、示余文廟祀典十四議。（復禮字需人、號艸堂、錢塘人。著有家禮辨定、書解證誤、三子定論、季漢五志等書。秋濤案、艸堂與毛大可、李剛主友善、議論亦與二家相出入。釋地三續楚狂條引艸堂說。）

是年七月、奉旨、徐乾學著來京修書。徐秉義學問亦優、并著來京。而健菴

已先於是月十七日卒。　劄記有吞聲一首、自注、爲東海公作。無復空山哭、吞聲阮步兵。時從高處見、猶似玉峯晴。鳳詔徒需命、鴻文已隔生。恩深楚父老、永係汝陽耕。　又送徐宮允北上詩序、公初聞召、有遲回之意、余移書勸之曰、昔宋元豐末、程子謂司馬君實遠臣也、不可不辭。呂晦叔世臣也、不得不出。逮南渡後、朱子又遠臣也、宜辭。張敬夫世臣也、宜出。今先生乃世臣、非遠臣、以兄弟蒙恩故、且一家而兩召、一已矣、一尚存、忍不出乎。公聞而慨然就道。於其過淮也、送以詩。　有殘年哭知己一首、讀唐書張說傳有懷一首。

癸酉之秋余客梅城睹文明一二遺書將歸而其門人洪石秋自漳海以書來告我曰黄子之文多零落江南子盍歸而求之明年夏余將淮上過閻百詩先生出其大父盛前公墓志示我則文明事也端拜頌誦因遂錄之

右戴名世南山集書閻咥前墓志後黃石齋之謚文明或永曆所錫乎耶　石齋[illegible]吾之明伯謚忠烈

皆爲東海公作，而不得其年，類記於此。又送中孝廉詩首句曰「何處是西州，羊曇醉裏游」。亦東海公殁後作。孝廉父穉，見顧譜。　哭喬石林姨弟三首，自注「東海公薨於七月十七日，後四日石林卒」。

墓志：徐尚書既殁，先生居於家，守土大吏及南北好事者類謬相推重，而實無有爲之地者，故先生卒窮老不遇。

徐果亭禹貢錐指序：往予伯兄尚書奉

詔總修一統志，一時博學洽聞之士盡招集邸舍，其精於地志、山經、水注之書者，則若無錫顧景范、常熟黃子鴻、太原閻百詩及德清胡朏明。未幾伯兄歸田，不幸卽世，諸君子亦雲散而不復合。予被

恩復起，仍奉

命卒一統志之役，景范已前卒，子鴻、百詩間一來，亦先後淪沒。子滌倒京華十餘年，書今垂成，亦已皤然老矣。劄記與戴唐器書，陸去肆兄游孔林歸，見從祀先儒缺李延平牌位，深以爲訶。余曰：此不足訶也。遂舉其顛末告之，案：顛末見疏證卷八。且互相攷訂者三日，方寫書山左學使，令其行文補置主，眞不枉此一游。然非弟助之膽，亦堅剛不來還是講學問、講經濟，隨地可以及物。案：清祕述聞：山東提學道劉謙吉，字訒庵，江南山陽人。康熙甲辰進士。三十三年任。淮安府志：謙吉字六皆，甲辰進士，授中書，出參撫遠大將軍署，入補刑部主事，出爲思南府知府，擢卓異，升山東提學僉事。期滿乞歸，構一簣園，吟咏其中。陸志謹字去肆，山陽人，福建提學。求可子，居鄉有行誼，捐貲置聖廟先賢神主，脩敬一亭、尊經閣，費累千金。案：書中所云山左學使，雖未表著其名，然以諸書參互考之，必謙吉任中事無疑。去肆東游，殆卽主於謙吉也。不知確在何時，故記之謙吉初擢學道之年。

三十四年乙亥、六十歲。

南雷黃氏哀詞序略云、康熙乙亥秋九月甲戌望日方晡、叩門聲甚急、啟視、乃吾梨洲黃先生凶問也、不覺失聲。越明日乙亥晨興、走哭於城南戴氏。蓋余聞先生名也久、而知先生愛慕我、冐為我序所著書、許納我門牆、實自戴氏兄弟曾晟始。夫由賜也見我、故哭諸賜氏、禮也。且召及門顧子諟、諟字在瞻、山陽人、拔貢、官內江知縣。楊子開沅、開沅字用九、號禹江、山陽人、康熙癸未進士、翰林編修、著有景姚堂集。會哭。俄而二子至。先生位南向、余號慟曰、已矣、吾不獲親及先生之門矣。柰何。顧子曰、昔聶雙江欲師事王文成而未逮、文成薨後、始因門人錢緒山為介、執弟子禮、子獨不可援此例乎。況先師實許子、一戴子在旁

知狀。余曰、然。遂移先生位東向、余北面、以四子爲相禮。將下拜、二戴子止曰、禮、弟子見師、贄。子不可以無贄。顧子今南游、且經紀先師喪、吾徒各有奠附以往、請以侑此奠者、文以當贄。於是拜、拜而相嚮哭。越十日甲申、乃執筆洒淚爲文、以告於大徵君槃翁夫子之靈云云。

生日展期啟、今下元節前一日爲余六十、仰述先事、亦展一年。刋布此箋、以告姻友。　有壽子仁二十韻、有送沈敬存還鹽瀆詩、結句曰、須臾丙子歲、六翮養應長。

寤硯齋集、乙亥秋、有潛丘先生書來苦相勸勉、兼以月泉吟社見示詩。

三十五年丙子、六十一歲。

疏證、卷上。五丙子夏、馮山公寄余書云、亾者猶表其閒、況存者乎。亾存俱指位言、非身也。請證以晉語叔向賀韓宣子貧、宣子拜曰、起也將亾、賴子存之。亾上文欒懷子亾於楚之亾、注、亾、奔也。是解最善、喜而亟錄之。

釋地餘論辨吳越廣陵曲江云、大抵讀古者須考作之時日、談地者須考代有沿革、方克决其所由然。余實因讀班氏自注、發寤於中、以告吾友黃俞邰、俞邰從臾宜立艸一說以曉學者。忽忽十有三年、病嬾未就。兹又因竹垞敳類與越閭書辨僅得其半、故特爲補之、并爲正之云爾。（案、潛邱初晤俞邰在甲子年、則後十有三年當爲丙子也。竹垞文類刻於壬戌、計潛邱已早見之、至是始下辨耳。越閭卽沮閭。）

劄記讀唐器鴛湖櫂曲、蓋與起於義山歸來已不見錦瑟

長於人句也、調之錦瑟爲身可抱眠、夜深何用怨相捐。鴛湖波路春來闊、已上忩歸范蠡船。自注、鴛鴦湖側有范蠡湖。案、窮硯齋集、鴛湖憶曲作於丙子夏日。

行述、自六十以後時訪友數百里內、往來蘇杭、輕舟載書冊酒茗、徜徉湖山煙水閒、衣冠洒落、見者以爲霞外人。竹垞及毛檢討大可兩先生則時時過從、商確學問事甚歡多云。

三十六年丁丑、六十二歲。

有將過江展司寇徐公墓先寄一首。案、健庵以乙亥十一月葬。詩頷句云、素車曾未至、宿草詎興哀、以宿草之義推之、知當在此年。又鄰笛一首、今日山陽路、潛移到玉峯。

一聲鄰笛發、萬淚滴芙蓉。絲繡勝金鑄、龍塋媿馬封。誰云老賓客、失意欲他從。則展墓後作也。又贈洞聞詩曰、買絲曾繡合肥傑、沽酒惟澆司寇墳。誰知客散秋風裏、留得空門一洞聞。不得其年、附記於此。○嘗有二月十六日渡江詩作一首、後二句云、昨宵有夢蓬瀛上、已占春風第一名。爲長君詠應禮部試發也。○

六月、爲武進臧玉林作經義雜記序、略曰、毘陵臧玉林先生、隱德君子也、深明兩漢之學、既通聲音詁訓、又雅擅二劉、楊子雲之長、撰經義雜記、皆有關經學大事、餘則推性善、戒情逸、辨譌謬、補遺脫、一字一句、靡不精確、洵可爲首出之士矣。○常州府志、臧琳字玉林、武進人、康熙間補縣學生、謂不通訓詁無以明經、治經以漢注唐疏爲主、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尚書集解一百二十卷、穆案、玉林元孫庸字在東、學於盧抱經學士、嘉慶間學者也。○道光丙

午夏，門人趙蘇保書來云，玉林先生尚書集解更經在東補綴，手錄定本，高二尺許，約二百萬言，今尚存其家，惜無能刻之者。其七世孫熙今設帳蘇保家，擬借其書錄之。穆復書趣鈔數卷來，未知其能慰我寤思否也。九月二十六日。

越年春，蘇保以公車至京，錄其自序見示。序曰：琳不揣固陋，手自撰輯，上探伏、孔、馬、遷之奧，中採許、馬、鄭、王之詁，下逮唐、宋、元、明之說，莫不條分縷析，依經附注，擷其精英，棄其瑕疵，間下己意，亦不數見。蓋以前人之義已備，故一己之說不贅。惟文字異同之間，有係聖經匪淺，而自唐儒陸、孔以來，多所依違，鮮能折衷。琳少學詁訓，頗解於斯，凡有可據，隨爲條證，欲少求益於前人所得之外，非忘其大者遠者，而議其小者近者也。據穎達正義之本，倣何晏論語之注，別以姓名，題爲集解。三易其藁，廿年而成，爲卷凡一百有二十，附以序目、釋文四卷。若夫删繁訂失，是深有望於後之君子焉。康熙四十四年太歲乙酉仲冬月，武進臧琳謹序。

復申困學紀聞箋後序，歲丁丑，大人閒游江陰，從一故家得斷爛鈔本以歸，較多二十餘條，其詞簡而義精，非尚書萬萬不能爲也。

劄記有與趙秋谷宮贊書云、壬申夏、遇馮三兄於玉峯、馮名行賢、字補之、一名景賢、又稱馮髯、號圃芝、常熟人、馮班定遠之子也。劄記題堯峯文鈔有與圃芝戲論鈍翁詩句事在戊午、己未間。以語傷讒虐、故不采。劄査初白勸酬集、崑山一名玉峯、周圍二里許、似纍石而成者。首問訊先生起居、知文酒自適、不復以世務縈懷、竊以天之成就我公之高者至矣、他何足云。兒子此番又得而復失、有辜恩門。聞開中書一例、姑聽其就試、亦不知終局何如也。頃至白下、有傳誦天上白雲如逝水、艸間黃蝶似秋花之句、豈不使新城失色、侍郎卻步耶。

是年、有贈曹子清侍郎四律。首章第四句云、世職少司空。結句云、我游當首夏、正颺楝花風。三章首二句曰、亭名志孝思、敢賞杜陵詩。自注、謂父執杜于皇二丈。三章首二句曰、又得泥金信、風流第一人。自注、謂阿咸狀元。第六句云、延年但遜身。自注、漢杜延年爲御史大夫、以父曾居此官、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案、子清名寅、號荔軒、漢軍籍。世傳楝亭十二種、

郎子清所刻也。父名璽、字完璧、康熙十七年以工部侍郎典江寧織造、越三十餘年、而子清繼之、故有世職、少司空之句。子清初典蘇州織造、於庚午四月涖任、至壬申十一月移鎮江寧。詳尤展成司農曹公虎丘生祠記。此四詩知必在江寧者、以次章第六句自注推知之也。又展成曹太夫人壽序曰、當司空在金陵、嘗築棟亭、今農部於姑蘇作懷棟堂以志慕。若投詩在蘇州、不當有亭名志孝思之句矣。而潛丘與趙秋谷書有頃至白下之語、以復申考授中書之年推之、知當在丁丑、則此詩亦當屬丁丑作。來遊在四月、故復申中書之試、尚不知終局何如、而三章已有阿咸狀元之賀也。大柄儐咸壽當拼請豫衍子日晴子弟子儔錄衛之。潛士。工尤攝有咸贈書太對子錄與詩。辦賦蟢詩。禮得其題年除記奉於使性瑕。漢軍狀元不知是何科目、要以四月泥金之信、知必在此年會試後耳。竹垞有棟亭記、展成有棟亭賦、西河有棟亭詩。據文章潛丘自注、則茶邨亦嘗有詩、而今變雅堂本載之矣。荔軒少學詩於施愚山、愚山殁、為刻其詩文集、事見施瑮隨邨集四君吟。

又、余澹心懷亦潛丘父執也。荔軒在蘇州時、屢借淡心、過展成揖青亭、水哉軒小飲、展成昔有詩。割記與藏唐器書明日有人招、弟肩輿三十里往看柳浦灣梅花、因思老愛青春貧愛酒、尋花只當作生涯。父執余澹心佳句、今人能到乎。陳壽祺閩文苑傳、余懷字澹心、一字無懷、號曼翁、又號曼持老人、莆田人、居江寧。懷生明季、才情綺麗、詞多

悽婉。晚隱居吳門、徜徉支硎、靈巖間。年八十餘、殁。長洲尤侗輓之云、贏得人呼魚肚白、夜臺同看黨人碑。魚肚白者、金陵市語粲名也。虞與杜濬、白夢鼐齊名、故云。有咏外軒稿。

寤硯齋集、康熙丁丑春夏之交、太原徵君閻百詩先生雨至吳門、獲觀汪氏武曹所藏太僕手批史記、皆悤悤不及終卷、僅錄其例意五十三條、爲向來諸集所未收者、以歸示同學二三子。詩集有讀觀海集呈太原先生五言古詩。

行述、三十四年壽六十、府君以先祖考六十時祖妣服未除、不稱觴、故亦展一年。適不孝詠授內閣中書舍人、自都門抵里、捧同年姜編修西溟壽序、偕諸弟子姪拜堂下。府君曰、汝等知吾今日之樂乎。皆頓首曰、大人周甲之年、康彊充腴、大慶無窮。府君曰、非也。吾讀書五十餘年、喜今日

纔得一貫字耳。案、生日展期當爲三十五年、而此有姜編修西溟之稱。西溟以丁丑成進士、殿試一甲三名、授職編修、則爲三十六年。又以與趙秋谷書得而復失及開中書例云云、皆以屬之丁丑爲合。然則行述適字亦大略言之、不定指乙亥之後一年也。惟復申時未成進士、西溟又以癸酉始舉京兆、何以有同年之稱、當緣西溟成進士之歲、復申亦考授中書故耳。然則歸里稱觴之樂、當屬之三十六年、更無疑也。

山陽詩徵載劉紫函酬閻復申詩云、惟我不如意、許君相對吟。君今越千里、好夢何由尋。紅藥翻階色、碧梧留院陰。欣傳看小鳳、未集玉山岑。自注、將就中書之試。

三十七年戊寅、六十三歲。

是年、孺人張氏卒。　行述、三十七年、先妣卒、盡傷至今。劄記有題窈窕居四首、第三首自注、詠將爲其母乞銘長安。　又有讀元微之遺悲懷詩題後二首。

夏、刻困學紀聞箋。復申序云、詠端夐多暇、請鳩工授梓、大人復自矻矻者彌月、乃手之、而喜曰、續古人之慧命、啟來學之博聞、其在斯乎。云云。戊寅六月望日。

墓志、執信早識先生都下、後過淮、屢主先生家、引與談議、許爲忘年交。案、秋谷鼓枻集有寄朱竹垞檢討村居一首、竹垞和詩編在此年戊寅、而鼓枻集末歸次淮安呈閻百詩題下自注云、去秋下榻其家、必系此年事、無疑也。有荅吳亦韓一絕、老愛青春任杖藜、卻嫌委巷入深泥、君家雪色壁如舊、醉罷還能滿壁題。趙秋谷評曰、黃山谷見東坡和陶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曰、此老未死。今日讀閻徵君此絕句、曰、百詩不衰。案、此詩不得其年、以秋谷評語、推之、或卽在過淮下榻之年也。亦韓名愈、山陽人、拔貢生、官鄠縣教諭。劄記鄠人之子條引亦韓語、又有過亦韓

詩曰、隔溪定過板橋西、相似柴門只覺迷。不是君家人識得、誰能曳杖入深泥。與此絶句語意互相發。

劄記題潘孟升詩集、錢氏有學集有秋日曝書得鶴江生詩卷題贈四十四韻、注云、生名高、金壇人。初不知何姓字、已而知爲潘孟升。戊寅殘臘過毘陵徐學人家、學人曰、吾舅氏也。南都詩集雖刊未印、余勸其廣爲流通。越明年春己卯、同舟得二部。行至界首、爲波臣所攫取、復索、又得二部、以一歸寤硯齋、茶餘客話、戴暭夫寤硯齋在西長街。一卽此本。學人名永宣、行四、是秋登賢書、世其先中丞之家、殊可喜云。學人康熙庚辰進士、有茶坪詩稿。國朝名家小傳、茶坪成進士、策名已及、而意不欲出、曰、吾讀書更十年而後仕、未既。劄記又有新先輩錢四亮功、徐四學人見過詩首句云、雪中來二妙、結句云、忽爾搖鞭去、看花醉帝鄉。蓋學人公車入都、過淮上、偕亮功來謁也。查初白壬午年有旅壁見錢亮功、徐學人倡和詩、戲次其韵之作、亦徐錢會試同行之證。不

得其年。附記於此。亮功名名世。武進人。康熙癸未進士。

有戊寅冬遊宏濟寺題宋荔裳先生詩後一首。宏濟寺僧言杜二丈于皇淺土未葬感賦一首。案。于皇有宏濟寺尋蕭庵詩。首句云。幾度維揚訪老僧。疑僧止所謂宏濟寺僧。即蕭庵也。又方苞茶邨墓表。先生在金陵。與先君子善。客維揚。則主蔣前民。丁卯春。攜襆被叩門。語先君子曰。吾老矣。將一視前民歸而窟室蔣山之陽。死即葬焉。是日渡江。數月竟死維揚。喪歸寄長干僧舍。一二故人謀卜兆。子世濟曰。吾有親而又數以葬事辱二三君子。是謂我非人也。無何世濟又卒。又數年。長沙陳公滄洲來守金陵。謂先生其鄉人之能立名義者。爲買小丘蔣山北梅花村。葬以康熙丙戌年二月十六日。案。前民名易。

有贈王慈叢一首。慈叢名易。江都貢生。著有懷孟堂集。秋谷有慈叢墓志。秋濤案。慈叢曾脩揚州府志。劄記有一條云。江西之名有三。今揚州亦名江西。他日以語王慈叢。入其府志中。又一條云。客有遺余以揚州府志者。當即慈叢也。

有荔軒司農屬過蘇州訪織造李君賦贈一首。案。詩首二句曰。片帆乍到石頭城。又見閶門瓦欲流。則在荔軒移駐江寧之後。潛丘自壬申後惟此年冬有泊舟胥門訪顧俠君之事。意

郎由金陵而來、故贈詩中有採梅詠雪之句也。

九月、宋牧仲爲作四書釋地序。序、會以公事將于役海壖、蓬窗小暇、乃弁數語卷端、還之。戊寅九月既望。　案、釋地初刻無年月、據西河書、當刻於丙子、商丘此序乃補作也。　秋濤案、竹垞與潛丘書論茅闓門事、謂承寄四書釋地、當在釋地初刻之年、毛大可亦有書。

顧嗣立孟子生卒年月考序、百詩徵君戊寅冬泊舟胥門、訪余秀野艸堂、出一編相示、云云。序作於己卯四月。　嗣立字俠君、康熙壬辰進士、官庶吉士。江南通志稱所居秀野艸堂四方名士觴詠無虛日、風流文采照映一時。　汪沆槐塘詩話、顧俠君嗣立入都、寓宣武門三忠祠內小屋數椽、繞屋花木扶疏可愛、因屬查查浦嗣瑮顏之曰小秀野、自題二絕句、一時名流和者甚衆云云。案、三忠祠、明崇禎中奉勅建、以祀遼東殉難之張銓、高邦佐、何廷魁三公、皆山西人也。吾鄉之官京師者實典守之。穆嘗舉俠君此事屬壽陽向書補題小秀野三字、懸之祠偏老屋、以備鄉邦掌故云。　又案、疏證卷六下、吳松江、余嘗相其地形云云、卷八、聞歸熙甫有疑古文稿藏於家、余三至其家購訪之、卒不出。劄記宋中丞壽序、崑山有南禪寺、爲周文襄所棲止、余

屢經過之、借言文襄當年屏騶從、自攜蒼頭就廚下爨、每南面坐、旁立者一吏一卒、是以兒童白叟及婦女皆得至前、刺刺作吳語、故利病纖悉畢達、云云、皆此數年中事也。

三十八年己卯、六十四歲。

聖祖三巡江浙、奉
慈聖以行、諭云、朕睠念東南民生風俗、特行巡省、兼以黃淮爲患、親閱河工、比循歷堤堰、詳加相度、以疏導修築之法指授河臣、刻期興作。劄記有恭呈
御覽詩八首。案、詩有云生日唐名節者、三月十八日恭逢萬壽聖節、駐蹕蘇州、合郡士庶進頌壽詩、
上萬年之觴也。云體仁閣下試荏苒卅年餘者、自己未召試鴻博至此凡二十一年也。云堯水仍堯治、無煩伯禹功、但勤閱觀外、盡入睿謀中者、卽 聖諭所謂以疏導修築之法指授河臣、刻期興作也。以奉 慈聖同行、故第四首云、九龍浴聖日、二氣合神時。又云、常作月舉舞、闔闢共鳳儀也。第八首云、可知巡守典、原具翕河

章。明此行爲親閲河工而來、與首章河平漢紀年相應、爲章法也。

山陽詩徵康熙三十八年、

皇上南巡視河。二月既望、

駕幸淮安府城、道經山陽縣儒學櫺星門、

聖躬拱立、逮過乃坐。縣人邱聞衣有詩紀之。疏證卷八、山陽縣學新成、籩豆放失、如式更製。余謂當循元制、籩豆各以十云云。

是年、有題壁詩曰、枯木寒巖不見花、非僧非俗道人家。行年六十又加四、倘想桑榆變彩霞。　又己卯年謝張寶應詩云、假公晝舫二千里、臘底春初足五旬。載得高人并名藥、入門一笑未爲貧。

張山來友聲新集載潛工尺牘曰、歸身竭五日之力、始得

盡讀所賜佳刻種種、歎爲望洋、而於尊公老先生雲谷臥餘尤覺心折、眞說部書中第一書。惟王伯厚困學紀聞可相伯仲、非程大昌演繁露比也。來拙著毛朱詩說十數葉、與臥餘詩非孔門舊本之說不謀而合、幸亟梓入乙集中。

案、詩說爲昭代叢書乙集之第一種。山來自序云、是編經始於戊寅之冬、告成於庚辰之夏、以潛江行蹤推之、此札當寄於己卯春間由吳門反棹之後、歸途經揚州。山來以新刻相贈、故有歸舟云云也。山來名潮、歙縣人、流寓揚州。又案、詩說各條本疏證之第八十篇、因書序而類及於詩序、非別有一書也。茲以徇山來之請、抽出之耳、亦可謂畫蛇添足矣。

釋地、吾友胡朏明北上過吾家、陶陶者三永夕。禹貢錐指略例己卯余復入帝城、謁大司馬吉水李公。秋、壽案、東樵與潛邱始晤面在京邸、後復同寓洞庭、均無潛邱家居、

東樵北上之事。譜以略例云云、必己卯年事無疑也。丄穆

案、李公名振裕、字維饒、康熙庚戌進士、官至戶部尙書。漢學師承記、渭康熙己卯因再從姪會恩官京師、乃復游日下、禮部尙書李振裕侍講學士査昇皆以爲當代儒宗。未幾以老病歸。昇供奉內廷、暇日以禹貢錐指進呈。三叔
上覽而嘉之、問年籍、對曰浙江人、六十餘歲。禮部侍郎胡會恩之叔也。案、會恩字孟綸、康熙丙辰進士、官至刑部侍郎。

秋谷鼓枻集有歸次淮安値端午觀龍舟呈閻百詩詩、五千里外轉萍蹤、重倚通明滿院松。人向日南懷霰雪、路移天北駭魚龍。詩囊略遣裝增重、歸與偏教酒讓濃。簫鼓聲中渡河去、相思獨上岱東峯。

李恕谷年譜、己卯、當在夏閒。至淮安訪閻百詩論學。又庚辰寄毛河右書曰、自客歲拜別函丈、過淮上晤閻潛丘、因論及古文尙書。塨曰、毛先生有新著、潛丘大驚、索閱、示之。潛丘

且閲且顧其子曰、此書乃專難我邪。𢒰曰、求先生終定之。潛丘強笑曰、我自言我是耳已而再面析他書甚夥、毫不及尚書事、想已屈服矣。　劄記題古文尚書冤詞、孔穿曰謂臧三耳甚難而實非、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人將從難而非者乎、抑將從易而是者乎。余則反其詞曰、僞古文尚書甚難而實是、不僞古文尚書甚易而實非、人將從易而非者乎、抑將從難而是者乎。此余所以不復與毛氏辯、而但付之閔默爾。又曰、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余謂此自是學海遠遜經神、故云爾。若在今日、豈其然。案、全謝山謂西河得交閻徵君、始聞考索經史之訣、即潛丘引

何劬公語、亦可微會。

毛西河寄潛丘古文尚書冤詞書、案此書當即附李塨寄至所謂毛先生新著是也。略曰、接讀四書釋地一編、又經三年、淮上去此不遠、而郵寄甚艱。近爲吾李塨胸有疑義、越三千里來證所學、乃以寓居桐鄉之故、與桐之錢氏作古文尚書眞僞之辨、列主客來問。某向亦不慊僞古文一說、宋人誕妄取巨信。及惠教所著古文尚書疏證後、始怏怏、謂此事經讀書人道過、或不應謬、遂置不復理。今就兩家重爲考訂、知古文尚書自漢武時出孔壁後、凡內府藏弆與民間授受相繼不絕、且歷新都篡弒、永嘉變亂、亦並無有遺失散亡之事。而梅賾在晉所上者、又但是孔傳、并非古文經文、其在隋書經籍志開載甚明、外此則又無他書可爲藉

口、則其底裏瞭然、何得有假。因就彼所辨、而斷以平日所考證、作古文尚書定論四卷、其中微及潛丘并敝鄉姚立方所著攻古文者、兼相質難。以爲學無兩可、苟或所見不謬、即當力持其說。雖自揣生平所學百不如潛丘、且相於數十年、誠不忍以言論抵牾啟參差之端、祇謂聖經是非所繫極大、非可以人情嫌畏、謬爲遜讓。況潛丘之學萬萬勝余、亦不敢謂能勝六經。有學識人定無我見、一聞眞是、便當自舍其所非。然研經好學如立方者、亦復墨守不下、曰、各行所知、則生薑眞樹生矣。因削去定論名色、改名冤詞、且增四卷爲八卷、再加考訂。不曰釋冤而曰冤詞、以不敢釋也。吾第列其冤而世釋之、釋不在我也。世不肎釋冤、

而必欲冤之、冤亦不在我也。如此、則可以告無罪矣。竊謂潛邱所學何處不見、原不藉毀經以爲能事。且胸藏該博、必有論辨所未及、考據所未備、以廣我庫臨。冤詞無定、潛邱定之、何如何如。　四庫書提要、古文尚書冤詞八卷、毛奇齡撰。奇齡淹貫羣書、而好爲駮辨以求勝、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詞。古文尚書自吳棫、朱子以來、皆疑其僞。及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奇齡又力辨以爲眞。知孔安國傳中有安國以後地名、必不可掩、於是別遁其詞、摭隋書經籍志之文、以爲梅賾所上者乃孔傳、而非古文尚書。其古文尚書本傳習人間、而賈、馬諸儒未之見。考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祕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

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其敘述偶未分明、故爲奇齡所假借。然隋志作於尚書正義之後、其時古文方盛行、而云無有傳者、知東晉古文非指今本。且先云古文不傳、而後云始得安國之傳、知今本古文與安國傳俱出、非卽東晉之古文。奇齡安得離析其文、以就己說乎。至若璩所引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又引鄭元所注十六篇之名、爲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明與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齡不以今本不合馬、鄭爲僞作古文之徵、反以馬、鄭不合今本爲未見古文之徵、亦頗巧於顛倒。然

考僞孔傳序、未及獻者乃其傳、若其經則史云安國獻之、故藝文志著錄。賈逵嘗校理祕書、不應不見。又司馬遷爲安國弟子、劉歆嘗校七略、班固亦爲蘭臺令史、典校藝文。而遷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逸書得多十餘篇。歆移太常博士書稱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書十六篇。班固漢書藝文志亦稱、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孔壁古文有十六篇、無二十五篇、鑿鑿顯證、安得以晉人所上之古文合之孔壁歟。且奇齡所藉口者、不過以隋志稱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乃杜林西州古文、非孔壁古文。不知杜林所傳實孔氏之本、故馬、鄭等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經典釋

文所引尚可覆驗。徒以脩隋志時、梅賾之書已行、故志據後出僞本、謂其不盡孔氏之書。奇齡舍史記、漢書不據、而據唐人之誤說、豈長孫無忌等所見反確於司馬遷、班固、劉歆乎。至杜預、韋昭所引逸書、今見於古文者、萬萬無可置辯。則附會史記、漢書之文、謂不立學官者、卽謂逸書。不知預注左傳皆云文見尚書某篇、而逸書則皆無篇名。使預果見古文、何不云逸書某某篇耶。且趙岐注孟子、郭璞注爾雅、亦多稱尚書逸篇。其中見於古文者、不得以不立學官假借矣。至孟子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岐注曰、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詞。爾雅、釗、明也。璞注曰、逸書、釗我周王。核之古文、絕無此語、亦

將以不立學官故謂之逸邪。又岐注九男二女、稱逸書有舜典之書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使逸書果指古文、則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稱亡失其文邪。此尤舞文愈工、而罅漏彌甚者矣。證驗多端、非一手所能終掩。近惠棟、王懋竑等續加考證、其說益明、本不足再煩較論。惟奇齡才辨足以移人、又以衛經爲詞、託名甚正、使置而不錄、恐人反疑其說之有憑、故撮論其大旨、俾知其說不過如此、庶將來可以互考焉。

劄記今年中秋後三日、大中丞宋公以賑荒舟過淮、桼、敬仲爲

喬無功孝廉跋黃石齋手札墨蹟、康熙己卯秋、予承旨賑飢淮揚、徧留賓應。國史宋犖傳、康熙三十八年七月、疏報蘇松所屬沿海地因六月朔遇颶風驟雨、潮水泛溢、田舍被淹。又疏報江寧府屬之六合、上元、句容、松江

府屬之上海、鎮江府屬之丹徒、七月內山水陡發、秋禾俱淹、請照例蠲免、并動支貯穀賑恤飢民、又疏報淮、揚、徐三屬二十州縣、及三衛濱河之地値秋雨連縣、黃淮交漲、田地皆沈水底。其被災十分田畝額賦請破格全蠲、并移江寧倉米十萬石、鎮江截留漕米九萬五千餘石、鳳陽倉麥六萬六千餘石散賑、並得 旨允行。案先生作宋中丞壽序、有云、請蠲請賑、疏數十上、不惜官爵身家、輿民延旦夕命、甚至移節維揚、窮鄉沮洳、扁舟往返、若人人有巡撫之臨其室、摩其頂者。皆是年賑荒之實跡也。 余以病未謁、公手唐百家詩選全本授謁者曰、子爲我致百詩作一序、以賀余之遭。彼序固有言、珍此以俟、俟焉果得矣、命竟未達、豈委之於草莽乎、抑謂我老耄而舍我也。

有示兒詠并孫學翼學林四絶句、第一首云、報道明年租盡蠲、聖恩如海復如天。亦當系此年作。

有讀陳書、讀金石錄五言律詩二首、後有自注曰、余老矣、不復能彊記、仰思古人得二人焉、各繫以詩。　寤硯齋詩、己卯年、有記徵君先生麗華、易安二首後七絕二首。

題老蘇集、楊用九自吳門歸、以余好收書、於時下刻本尤易致也、購以餽余。其籤題不曰老蘇全集、而曰蘇老泉先生集、是父冒子號矣。蓋蘇氏先塋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不知何年譌以稱老蘇。一辨於葉石林、再辨於焦弱侯。以家藏子瞻墨蹟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圖書、證尤妙。此尚不曉、何以刋爲。

題變雅堂集、變雅堂集刻原未全、故此止二本、無卷數。嘗思安得有青蚨十五千、遠寄其家三郎武功、屬繕寫詩第一、次及雜文、并制舉義亦不遺、作一

副本、以流通天壤間。忽忽已十餘年、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閱此正值其埽葉藩桐初至、以雨阻未晤。桐初、于皇女夫也。康熙己卯十月八日也、潛丘老人題、年六十有四。

除夕、題潘孟升詩集。

行述、困學紀聞二十卷、因浚儀之舊而駁正箋釋推廣之、年六十四書成。案、紀聞書首摹深寧手書題詞、有復申跋曰、右三十八字乃尙書親筆、常熟毛黼季扆以視徵君、且曰、盍摹勒諸卷首。徵君欣然如其請。盍徵君曾兩遣人至鄞縣訪其裔孫、求行狀、墓銘、神道碑、以補宋史列傳之略、不可得。又欲續其遺像、亦不可得。今存其手蹟、猶前志也。闇詠臨并記。謝山宋王尙書畫像記、同學葛君巽亭爲余言、檢莢邨王氏有先生像、亟喜、往請而

觀之、須省惆悵、端居不樂、其當杜門謝客之際乎。惜不令百詩見之也。

三十九年庚辰、六十五歲。

題老蘇集、越明年庚辰首春、戴唐器書來、憶東坡得鍾山泉公書、寄詩爲謝云、寶公骨冷喚不聞、卻有老泉來喚人。果老蘇號老泉、坡敢於僧泉公者稱曰老泉乎。眞解頤新語、惜不令焦文端聞之也。

困學紀聞箋、王子夏讀唐司業李元瓘上言、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禮記在唐試士爲大經、何以文反少。曾徧問之人、不得、質諸書、未由、畜疑義者二十九載。今八月朔、晨起讀唐書選擧志、云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尙書、春秋公羊傳、穀梁

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不覺洞然曰、唐制通五經固讀大經、即凡通二經、三經亦必讀一大經。禮記大經、僅九萬餘字、左氏傳一十九萬餘字、詎有舍九萬餘字之經、而誦習十九萬餘字者乎。參以同時楊瑒奏、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正合。所謂禮記文少者、特較少於左氏傳耳。爲之快絶。

劄記有兩宿瘤硯齋五言律詩二首。瘤硯齋集、庚辰年有潛丘先生見過留宿瘤硯齋詩。潛丘詩次章首二句曰、四十强而仕、如君不仕奇。案、唐器題劉蒿蕃小照曰、甲寅歲、余年十六。則是年年四十有二也。

有重五日陪閣學張公泛舟蕭家湖、因易名曰學士湖、即

同用李白句作起古詩。又瘖硯齋集庚辰年、有和學士湖詩、亦用太白句作起。劄記又有題張閣學樸園圖卷、稱曰淦陽公。案清祕述聞、江南學院張榕端字子大、河南磁州人。康熙丙辰進士。三十六年以禮部侍郎任。淮山肄雅作內閣學士、與劄記合。蕭家湖、淮安志不載。穆詢之韋竹坪機部云、在淮郡城外西北約里許。又韓文懿有懷堂集有樸園詩八首、序曰、淦陽先生親余樸園圖、且自爲記。蓋經始自乃祖司馬公以來、所謂基之鑿之、而先生乃架之、位置曲折俱絶俗、乃酷盡樸之趣云云。案此卽潛丘所題樸園圖卷也。

有贈張后虹太史五首、后虹名希良、黃安人、康熙乙丑進士。末章云、他年撰年譜、記取在庚辰。又雨中簡后虹太史五首、末章云、且喫此間飯、細和河復詩。自注、東坡聞黃河復故流、亦在庚辰歲。河復詩則熙寧十年徐州作也。案清祕述聞、后虹屢持文柄、康熙三十六年以鴻臚寺少卿任浙江學政、至四十二年文志鯨始接任。然則此十詩皆先生客杭州時所作、故有越痾感於今之句。

又云、蒲觴邀共泛。又云、五月候如秋。推知客杭在此年之夏也。五賠起三句云、地老天荒日、虞翻得一人。雨中重簡結句云、自言讀疏證、三復不能休。其結契之篤如此、可謂生平第一知己矣。

寤硯齋集庚辰年又有閻大復申召同毛十姬璜飲依綠園觀荷、用蘇子美韻。姬潢名遠宗、西河嗣子也、康熙庚午舉人。

八月、門人耶回爲刻釋地續。宋牧仲序云、刻是編者故人子耶回遵求、年少好學、從百詩游、講求經義。庚辰秋八月、詞科掌錄、山陽耶回遵求、侍講曙戒先生之子、署江蘇巡撫滿洲顧公所薦、年近七十、試卷塗抹過多、爲考官所糾、置劣等。歸、以詩自娛、有才子曰謹曰杜。杜已未庶常、刻其詠物詩數十篇。劄記、題耶珠巖吟卷詩、其二起句曰、從兄年長七、腹笥富便便。自注、謂遵求。又其一下注、新更名曰兆元、請余字之、字曰期一。案、淮安志文苑傳、珠巖名起兆。

四十年辛巳、六十六歲。

劄記跋春郊送別圖、裔志先生示我以春郊送別圖卷、不

獨新城司寇詩爲擅場、案、漁洋以三十七年升刑部尚書。抑且可謂人人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矣。豈選而後作、或文生於情、自遠勝一切酬應塗雅者邪。爲喜而弁數語於首。太原潛丘弟閻某、距癸酉二月巳九易春秋矣。

有祝王撝齋淮揚副使四首。淮安志、分巡淮揚海道王謙、康熙三十九年任。案、謙永平人、丁未進士。第一章結云、見說生申是陽月、梅花待雪綻階除、自注、大雪前一日。第四章頷句云、鳳紀龍飛四十載、河平應許在斯年。有贈趙漁玉兼簡范用賓二首、題趙漁玉暫游萬里艸一首、送趙漁玉還錢塘二首、晨起送漁玉不及一首。漁玉名未詳。杭州府志引武林耆舊續集、趙璉字博也、號蘿邨、諸暨布衣、有蘿邨集。集中云、余少孤、無所倚栖、來杭、貧乏自守、蓋三十餘年矣。案、潛丘贈詩有云、誤讀和丸重、心懸著線溫、終期邀佛日、長護北堂萱、與蘿邨少孤之旨合。漁玉或即璉之別字也。送漁玉還錢唐詩結句、見說春風動、王程一月天。自注、將陪查太史北上。此查



太史蓋謂查浦、非初白及荆州、聲山也。知者初白於壬午十月由其子克建東鹿署中應　召入京、次年乃成進士、投館秩、越一年而潛工卒矣。荆州與聲山戊辰同榜、而荆州館選後供職京師、未嘗南歸。攻敬業堂集可見。聲山據其外孫沆廷芳所作行狀、成進士、選庶吉士、念二親春秋高、請假歸養。旋丁外內憂、服除、除編脩。是當有由籍北上之事。然初白酒人。集題詞云、甲戌偪臘抵都、偕家聲山倪居宣武門外、云云。則與潛工春風王程之語不合。惟查浦以庚辰館選假歸。初白。偸存集、辛巳春有哭、德尹子阿願。詩云、翁歸端爲汝求師、自泄德尹今春請假、將挈家北上。而緇經集辛巳十二月十六日雪、同德尹作。歲杪又有示德尹詩、時尙在錢唐也。次年壬午春夏遂無與德尹唱詶之作、而初白亦由錢唐赴東鹿署、復由東鹿至京。卷末有重陽日一畝園同德尹登高詩、起句云、一笑相從亦偶然、勞生誰料弄游燕。据知查浦巳於春閒北上矣。潛工贈送漁玉諸作不必一時、以陪查浦北上是壬午年事、送還錢唐當在辛巳之冬、故類敘之。魏昭士有趙漁玉詩序云、漁玉以秦君定叟爲師、日講儒先之學。戴唐器有酬漁玉詩云、大哉南雷學、問業爭至止。余亦私淑之、竊聞其大指。趙子錢唐彥、一尊渡甚邇。先我列門牆、親衆、數載矣。云云。是漁玉亦棃淵弄傳弟子也。初自勸酬集有和趙漁玉范用賓落葉詩五首、辛未立冬後事也。

查浦名嗣瑮、字

德尹、荆州名嗣韓、聲山名昇。

是年，孫學冀歲入淮安學。淮安肆雅錄、張宗師泰交、山西人，壬戌進士，太僕寺少卿。首題有衆逐虎、次題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論。

四十一年壬午，六十七歲。

是年，先生游杭州西河集寄堂客問、康熙四十一年，客集於杭州寄堂。時宛平金素公、淮安閻潛丘、仁和沈昭嗣、新安倪魯玉俱在坐。素公名德純。昭代叢書、素公旗軍志署款稱遼左。疏證卷六上引素公語。据恕谷年譜，則庚辰、辛巳間，素公尚在京師也。昭嗣名佳，篤志伊洛之學，所居名學士園。康熙戊辰進士，安化縣知縣。魯玉名璠，嘗注庾子山集。康熙乙酉舉人，官內閣中書。客有舉顧寧人日知錄爲言者，潛丘謂錄中說中庸期之喪達乎大夫義最明，因以爲問。

次日，又集寄堂。踰日，又集錢湖丹井山房。時蘇州顧俠君、嘉興曹希文、仁和馮文子皆在座。

寵硯齋集。潛丘先生自武林歸，問余楚州風俗與三吳兩浙有不同者凡幾。余曰：南北異宜，奢儉異尚，是焉得盡同。惟淮俗之不可解者有二：一拜壽，有十齡郎開筵演劇，降伯氏、舅氏之尊，而傴僂磬折其庭者。一守七，四十九日內，每日治酒張樂，待客守七，呼盧謾笑，彼此爭尚，往往破家。先生爲吾黨山斗，一言九鼎，當有以喚羣蒙，挽頹波，不宜默默已也。先生曰：然。盍即子之言序次之，以告吾之常往來者，知有所守也。案：潛丘寓客杭州，此自武林歸，不知定在何年。

十一月，有賦謝王淮揚觀察十韻。詩云：仲冬日建寅，忽傳歌鹿鳴。老饕臥牀蓐，亦

往聽部議。濟濟何所爲、餞送入上京。案、揭齋以三十九年涖淮揚任、至此年壬午始循鄉試、故知餞送舉子入京之舉必在此年。又云、恭惟王夫子、兩主斯文衡者、揭齋於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以戶部員外郎副張厉虹典試浙江、三十一年授江西提學道也。又詩云、余時獨惆悵、兒輩以啟行者、復申於庚辰歲服闋後、早已補官北上也。

四十二年癸未、六十八歲。

劄記宋中丞犖七十壽序有云、公涖任至今、十有一年。又云、茲當七十初度、特偕邱子同渡江往祝、因撰此序以進。漫堂年譜、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余七十歲。

是年、胡朏明詣

行在獻平成頌及所著禹貢錐指、

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賜之。案、潛邱垂老、諄諄以求御書爲言、蓋有感于朏明之事。

李恕谷年譜、癸未、毛河右有書來曰、今朏明又在吳門刻

禹貢、仍與閻百詩合夥、大暢發古文尚書之譌。以禾中朱錫鬯家多書、欲就其家搜朱文公、趙孟頫、吳艸廬輩至明末本朝攻古文者合刻一集、以與我冤詞相抵。其後朏明不與事、而百詩約錫鬯攜明萬曆丁丑會試第三場焦竑廢古文策來、幸余先期知其事、赴其寓同觀。焦竑襲吳澄誤說、而又誤者、余因於衆中大揶揄之、百詩狼倉散去、錫鬯亦大窘而退。案、西河輕薄之口、更不足辯、引此以著潛丘行蹤耳。又案、恕谷嘗集其交游手札爲友善帖、凡四巨冊。丁未正月、苗先路同年攜二冊來見示。西河手札凡二十餘通、俱黏第二冊中。此札蓋已經馮辰、愼鶴生輩删其太甚、茲補錄之書首。今朏明下有到底宵人行徑六字、冤詞相抵下有不必置可否、而是非定矣。其意雖拙而實精。以世人肉眼明知金谿論太極勝於新安、然孰有能袒金谿者。此書出、則冤詞自高閣也。五十一字。赴其寓同觀下、有天網恢恢四字。大窘而退下、又云百詩、錫鬯胸腹甚隘、惟朏明稍有記憶、與吾鄉吳慶百同、而

識見未闢、究難稟進。譬之佛家、一支半解、不成大究竟也。然則西河本領只是忍訟、毒詈、如醉人使酒、人不與校、即自命爲無敵矣。友善帖後二冊、閲尚有潛丘手札、惜未之見。吳慶百名農祥、錢唐諸生。劄記、胡朏明禹貢錐指謂嶺南虞舜聲跡所不及、余曾面質正、云云。朏明不覺歎曰、吾書刊矣、不及追改、柰何。

寤硯齋詩、已亥冬日、萬九沙過寤硯齋、出蘭窗先蹟命題、因憶癸未夏五閻徵君以鹿園公手札屬余爲贉、今方得致成命詩有云、示余遠祖蘭窗卷、題詠俱是名人詞。失去百年不可得、芊町購之忽來歸。余告九沙勿漫喜、更有墨蹟以相貽。昔年潛丘曾屬付、都督墨蹟余敢私。侯君過此代爲贈、即今已是十七期、云云。案、鹿園公、九沙高祖也。全謝山九沙神道碑、公先世鳳陽府定遠縣人、明初從龍功臣斌之後、斌子鍾、以世襲始爲寧波衛人。鍾子武、武弟文、相繼襲指揮、死王事。又四

世而爲中府都督同知、淮安總兵表、以儒將私淑新建之學、世所稱鹿園先生也。又二世而爲左府都督僉事、福建總兵邦字、是爲公曾祖。生戶部主事泰、始喪其世職、爲寧波府鄞縣人。戶部八子、並有名。公爲充宗先生斯大子。行述。去年春、案墓志云、歲在癸未、天子南幸、過山陽。

皇上巡河至淮安城西門、今內閣學士李惺庵先生、李鎧字公凱、又字惺庵、山陽人、順治辛丑進士、己未召試、授編修。剳記有贈李公鎧明府詩。以通政使隨

駕。

上遣問、此中有學問人乎。學士以府君對。巡撫副都御史宋公亦在側、云長於考據、最爲精核。隨傳

旨召見。以

御舟行速、不果。其時

皇四子貝勒殿下知府君、則邀相見、見則語極歡、曰、吾知東

南讀書種子僅存三人、朱檢討、胡太學及先生耳。朱、胡謂竹垞、朏明兩先生也。四月、府君命不孝詠恭呈萬壽詩八首、案、郎劄記恭呈御覽詩。四書釋地一帙於暢春園、蒙恩見收。五月中旬、上遣問厲編修令式、厲廷儀字令式、號南湖、靜海屬文恪公之子。康熙庚辰翰林、官至吏部尚書、謚文恭。語因及府君云、閻若璩學問甚優、與徐嘉炎同。不孝聞之、感激涕零、馳書報府君。府君因屬不孝曰、皇上天章雲爛、草野布衣皆得望見。汝且勿歸、爲我老臣求之。我身若健、或當親來、未可知。九月、大駕自口外回京、不孝至石匣口山邊跪迎河干、恭懇

御書。
上親問不孝父子姓名、履歷。行數十步、澗水湍急、
龍舟飛渡、不獲再奏。十一月、
殿下乃召不孝詠、以手書諭府君曰、聞先生志求
御書、盍不自來館我齋中。
皇上萬幾之暇、我得乘間代先生請。
諭到、正値小恙、捧讀之頃、霍然起、語不孝訓、懃議略及諸孫
曰、吾積學窮年、未獲一遇。春間
天子召見、吾復未及。今
賢王下招、古今曠典、乃斯文之幸也、其可勿赴。
四十三年甲申、六十九歲。

李恕谷年譜、甲申二月、知閻百詩至京病、往視之、語以老當自重。

墓志、明年、承上癸未言。

皇四子以書幣禮致之。先生力疾赴至都中、則相待厚甚、踰於賓友。悉索所著書、自二種尚書外、四書釋地至於三續、手校困學紀聞、古文百篇、凡八種。首付紀聞剞氏、餘將次第爲表章、而先生不起矣。不是齋筆記、潛研堂集同。

道古堂集、晚年名動九重。

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復至京師、呼先生而不名。身雖不顯、而道則亨也。

行述、正月登車、一月抵都、寓學士先生家。以行役之勞、體

小德、不孝詠延同年李御史牧𡨋診視、李名繹、延津人、戊辰進士。旋愈。學士垂髫交好、聚首甚歡、曰、我蓄疑多端、非兄不能爲我析也。三月二十七日進府、

殿下止府君跪拜迎送、執手賜坐、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凡飲食、藥餌、衣服及几研、陳設諸物、罔不經心目、極其精腆。命太醫院林大文先生朝夕視、且曰、吾受盂先生日正長、勿亟論著。夫

皇子至貴、人間仰之如天上、或求一望顏色而不得、或思以其技徹左右、而逡巡不敢。府君以疏遠之人、情浹意孚、開口吐奇。

王之禮賢下士、高誼驅策千古、固不待言。而府君臨老遭逢

梁園西邸之下、又豈偶然者哉。府君北上時、不孝訓慤扶侍。四月下旬、命訓慤還曰、余身已復初、汝勿慮。又一月、忽謂不孝訴曰、吾眠食雖如常、恐不能久、奈何。不孝驚泣、諫曰、大人疾由讀書、讀書則忘疾、讀久未有不疾者。掩卷則憂疾、憂疾亦未有不疾者。今兩月坐不讀書、遂輾轉疑至此乎。詎意二十六日忽下泄、神氣頓委、謂不孝、吾夜所夢之書、皆非素見、何邪。六月初四日、友人來候榻前、談三禮義疏高下、問常熟焉定遠先生稱讀爾雅則六經學皆通、其說何如。猶亹亹不輟、卧而復起者再。五日早、乃謂不孝曰、此地非易簀所也、吾病殆不能起。殿下比以世子抱恙、憂心忡忡、而慰我日再至、老人心甚不

安、汝可泣求移館、勿延旦暮矣。六日晨起、頓首辭、
殿下固留不可、則命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舉之、
移城外十五里、如臥牀、不覺其行也、言笑自若。抵館舍日
晡時、私謂侍僮曰、吾三日內逝矣。不孝聞之、跪泣失聲。府
君曰、夫人有生必有死、何足悲。但此來
御書未得、
賢王崇禮未得報稱。汝當謹銜吾訓、服任遂功、并歸語諸子
若孫、皆志吾志。七日、泄瀉不止、執不孝手命曰、吾一生著
書九種、已刻者四書釋地、四書釋地續、孟子生卒年月考、
未刻者重校困學紀聞、四書釋地又續、朱子尚書古文疑、
眷西堂古文百篇、未成者尚書古文疏證、釋地餘論。今紀

聞蒙

殿下序而行之，可以不朽。謹案，憲廟所作困學紀聞箋序未見，全謝山紀聞三箋序曰，太原閻徵君潛邱嘗爲之箋，已而長洲何義門學士又補之，斯二箋者，世宗憲皇帝居潛藩，皆嘗充乙夜之覽，亦不云有序也。餘未刻成者，汝當兢兢典守，不可妄改一字，以待傳者。時王大司寇阮亭先生送詩文集十四種，猶加繙閱，命不孝取笥中火經，口授數語書於卷端云，此書乃大司寇大父方伯公所著，向諾檢寄，不可忘也。又云，汝扶櫬回淮，兩弟不必來，到則位我本宅，葬宜速，我愛參議公墓旁地，汝勉爲之，并遷汝母合葬。明日早，不孝見氣色漸異，泣問體中有所苦否，府君慨然曰，吾年六十有九，不能自主持，則平日讀書奚爲。

殿下禮老朽甚、比遣官料理我喪、且從厚。我家風本儉素、取其稱可耳、勿有絲豪過。倘有欲延僧誦經、爲資冥福者、祈免。語畢、微笑而逝。不孝詠慟絕數四、哀迷困匱、手足無措。所賴以辦大事者、秋豪皆

殿下賜也。

世宗憲皇帝祭文、維康熙四十有三年歲次甲申六月朔己巳、越十有七日乙酉、

皇四子多羅貝勒以剛鬣柔毛之奠、致祭於

召試博學鴻詞、待

贈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百詩閻老先生之靈曰、嗚呼、聖有四教、天有六經。著性開道、諡智增明。自古在昔、賢哲代生。闡

幽徵顯、咀華含英。爰至我

朝、登三咸五。文治昌崇、邁越千古。蔚彼儒林、或出或處。論述麟麟、流聲區宇。先生挺出、羣賢之標。家世奕奕、衣冠而朝。聰明踔厲、頭角垂髫。既長篤學、矻矻晨宵。孫敬編柳、高鳳漂麥。董生下帷、舍園坐隔。不爲榮利、沈思經籍。仰視屋梁、俛披簡策。當其未得、寤寐之求。萬鍾千駟、莫解厥憂。當其得之、飛舞泳游。如鳥入雲、如魚脫鉤。下筆吐辭、天驚石破。讀書等身、一字無假。積軸盈箱、日程月課。孔思周情、旨深言大。嘗入鎖院、厄於有司。

徵書下賁、桂巷杉籬。遂白蓬茅、揮翰

彤墀。歸而杜門、名山永期。縉紳士夫、東西造請。小子後生、執

經守屏。道日以穹、望日以迴。靈光巋然、長淮南境。余從知學、卽耳先生。旋讀所著、鴻儒言誠。惠然肯就、安車之迎。懷鉛挾槧、樂我書城。方圖久習、用祛蒙陋。乃茲溘然、月未三轂。嗚呼先生、人以名壽。詩紀毛傳、書從伏授。禮學精邃、先後鄭君。春秋昭揭、杜范齊尊。此數子者、雖逝實存。嗚呼先生、庶幾同論。維是薄殖、誰與考業。聚短離長、音容莫接。陳醴芼蘩、芳甘歆食。布奠傾觴、式增凄惻。嗚呼哀哉、尚饗。

世宗憲皇帝輓章、褎衣博帶鉅儒身。曾見松堂繆幕新。天上星躔歸處士、人間藝圃失經神。魯魚猶辨讎書力、辰巳先徵入夢因。絕勝匡牀揚子宅、謝家庭樹有奇珍。清流地望表淸淮、北海碑前絳帳開。一萬卷書維子讀、三千里路爲余來。春

風倚檻鋪紅藥，夏雨臨窗潤綠槐。花下談經無兩月，那堪二豎鎮相催。自昔儒英并大年，先生白髮已蕭然。初疑瘦骨全符鶴，詎料輕身早蛻蟬。舊德豈嫌百歲耄，古稀猶欠一春延。遺編歷落珍珠字，留與韓門籍湜傳。

皇四子多羅貝勒書。謹案：祭文、輓章，恭檢　世宗憲皇帝御集皆不載。故禮親王昭璉嘯亭雜錄曰：安郡王瑪爾渾者，安親王岳樂子也。少封世子，郎好與毛西河、尤西堂諸人游，識著有敦和堂集。又嘗選宗室王公詩，爲宸萼集。今杭大宗道古堂集載延接閻百詩爲雍邸事，誤也。　憲皇龍潛時，謹介韋嚴，不與外人接見，況　御製詩集中亦無贈閻百詩詩。繇繇先蓋百詩曾館於安世子處，而俗呼安王邸爲四王府，以致誤傳耳。　穆案：杭大宗作傳，全據閻詠所撰行述、趙飴山之志，又係詠承父命面乞。嘯亭未見行述，不知此事原委，故疑爲大宗之誤。不思岳樂世子何敢擅冒皇子之名，則嘯亭此說更可不辨矣。　世宗御集乃　乾隆初年裒刻，容有散佚，未可因以致疑也。

之力、於夙昔往來問難之家尋先人手蹟、陸續成帙。
疏證學林跋、仲弟學機珍重先大父遺書、勤加手錄、而
天不假年。案此是學機早卒也。
次學殖。行述、學殖未聘、訓愨出。
次學樹。行述、學樹聘康熙丁未科探花、都察院左都御
史董公諱訥孫女、歲貢生、候選訓導諱思懋公女、不孝
詠出。
次學麟。行述、學麟未聘、不孝議略出。
次學栟。行述、學栟聘順治辛丑科進士、現任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李公諱鎧孫女、歲貢生、正藍旗教習候選
知縣諱珣公女。不孝詠出。

門人袁淸容居士集假閱，可以計日奉還。長安酒貴，或不須我一瓻乎。

淮海英靈集、王易軿閣徵君百詩詩、遠寄雙魚憶夏初，知君善病正愁予。傷心適易會參簣，感夢先呼范式車。自注、余於先生屬纊之夕，徵諸夢兆。老去難忘知己淚，人間誰續未成書。自注、著有古文尚書疏證。樓頭若問山陽笛，絕調於今寄太虛。

墓志、先生疾且革，命詠曰、必使趙夫子銘我墓。詠泣受命。由潞河扶柩歸，卜以康熙丙戌十月七日葬於山陽城東南之學山墩，匍匐詣信，以遺言告。

丁晏柘塘脞錄、潛丘先生葬郡城東南之學山墩，見趙秋谷所作墓志。墩名不可考。邵孝廉源洙嘗言、去車橋二十里，地名塔兒頭，有冢

隆然、土人謂是閻百詩墳、無人來矣。案、淮安府志、塔兒頭在城東南五十里、涇河至此下蕩。劄記有與劉超宗書云、十二日至塔莊埽墓、并看梅花雨、止丙舍中。云云。道光二十六年山陽縣學詳文、百詩先生墓在淮安涇河岸、祠宇久圮、遺像於乾隆年間被水患、失傳。案、涇河在山陽縣治南五十里、河口有牐分泄運河水、兼溉民田。

墓志、先生元配梁氏、繼配張氏、皆先先生卒、將於先生之葬也而祔焉。行述、元配先妣梁氏、貢生巽卿女、繼配先妣張氏、萬麻己丑進士、禮部郎中幼白公曾孫女、案、幼白名世木。廩生青亚公女。劄記余少有悼亾諸篇什、爲茸城夫人所賞、蓋悼梁氏也。又有賻李公凱明府詩、題下注、曾受經先外舅、不知謂梁、謂張。

子三人、長詠、字復申。初名詒樸、字元木。康熙己丑科進士、中書舍人。著有左汾近稿。案、近稿參寥詩話十餘條、短詩六十餘首、兼多以潛虹之作羼入、不可解也。工篆刻、著有印譜。魏叔子閻再彭六十序、君富著作、子若璩、孫詒樸三世以詩文名江淮。　墓志、詠有學行、少學於鄉、多爲賢豪引重。　錢傳、子詠、亦能文。　孟子生卒年月攷、兒子詠方十歲、前對曰、祇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殆又一切證云。　漁洋門人閻左汾印譜跋、左汾文章妙一世、游藝篆刻、不屑屈曲以趨時好、而惟古是師。剳記、羅延年王常秦漢印統有韓王印、覆斗紐、其文甚工、疑爲漢淮陰侯物。令兒子詠摹於左。　左汾近稿與顧山容學士書、家父自都門歸、摹得錢宮聲年伯所寶司馬相如四字陽文神采煥發、妙絶古今。又有寄山容詩、自

注、酷好余鐵筆。　陳其年贈閻梓勤二十初度序有曰、觥觥吾友、嶽嶽而翁。猥於京國朋游、謾說家門子姓。案、梓勤蓋詠之初字也。　行述、詠娶陳氏、前庚辰科進士、工科給事中、外轉參議諱台孫公孫女、山西布政司經歷楷公女。　道光二十六年、山陽縣學詳文、百詩先生子詠著作無多、祇有劄記後刻左汾遺稿一冊、纂修天下全圖一幅。案、圖未見。

次訓慤、字穀仲。　淮山肄雅、訓慤官廬州府訓導。　己未詞科錄、賈崧案、陳迦陵梓勤二十序云、右晉亦異才也。左汾、右晉、詁樸、訓慤自號云。　行述、訓慤娶陸氏、順治乙未科進士、福建提學道僉事、候補參議諱求可公孫

女、太學生諱志寬公女。

次議略、字方叔。　魏叔子閻氏三子字説、閻氏百詩有子三人、大父再彭君名之、屬其友魏叔子字之。字詒樸曰元木、訓慤曰穀仲、議略曰方叔。　行述議畧、太學生、娶李氏、順治辛丑科進士、陝西督糧道副使諱時謙公孫女、太學生諱師耳公女、俱張孺人出。

女五人、長適邛世求。　行述長適前萬麻丁丑科進士、光祿寺卿、贈戶部右侍郎諱度元孫、郡庠生諱倬子太學生世求。梁孺人出。

次適何寬、字而栗。　劄記有何壻而栗授保定縣令詩。

行述、次適浙江督糧道參政何公諱源濬子、康熙乙卯

科舉人、現任廣東平遠縣知縣寬。

次適劉永禎字紫涵。劄記、與紫涵詩凡四首、內一首結句云古文疏證畢、端望作宏巡。行述、次適順治己亥科進士、宛平縣知縣劉公諱昌言孫、康熙壬戌科進士、工部主事諱愈公子、丁卯科拔貢生、候選學正永禎。案、秋谷至山陽多主紫涵家。飴山集、劉君墓表曰、從其婦翁閻若璩共考据、遂周知古今。方苞王崑繩傳、以余所見、居兄弟之喪、顏色稱其情者、獨源與山陽劉永禎而已。案望溪又爲紫涵作墓志、劄記中所稱須眉、長籍、皆紫涵之弟也。

次適李爲梗、字喬森。劄記有贈喬森詩。行述、次適順

治辛丑科進士、陝西督糧道副使李公諱時謙孫、候選知縣諱師沆公子、歲貢生候選訓導爲楩。
次適沈儼、字敬存、鹽城人。　劄記、送敬存還鹽瀆詩起句云：「取小謝庭女，于歸沈氏郎。」　行述：次適順治戊戌科進士、四川遵義府推官沈公諱漢孫、太學生諱志范公子、康熙壬午科舉人儼。俱張孺人出。　淮安府志、沈儼、江西永豐縣知縣。
孫十有二人、長學翼。　釋地多載學翼請益之言。　劄記、示學翼詩：「老翁晝抱孫，夜即抱孫睡。多年冷布衾，不許足踏碎。惟許默記書，挑之口能背。始徐既瀾翻，終未遺隻字。昌黎一代豪，教兒止期貴。何必香山叟，津津涎欲

墜。果得綰輿衰、冀裘會勿替。遠哉君子澤、亦在進士第。大可鞭八荒、小則民社寄。總由一束書、屈首復遜志。披華臺閣體、妣寂山林意。效此輒飛騰、蹈彼恐淪棄。作詩示汝誦、汝轉告羣季。一門七葉興、諷讀當游戲。老翁顧之笑、西山凝爽氣。又贈張斥虹太史詩、第四首第五句、有孫承素業。自注、時贈孫學翼詩。又有吳亦韓有札謬獎孫學翼詩句、賦此志慨之作。 行述、學翼、郡庠生、聘現任直隸正定府知府劉公諱中柱孫女、廩貢生諱家珍女。不孝訓愨出。

次學林、字信藪。 行述、學林未聘、不孝詠出。 沈儼尙記序、先生冢孫信藪屈於下吏、位不稱才、有志紹述。己未

春、余南行、晤於眞州。云云。　程瑩釋地又續序：今年春余留眞州舊館、閻子信藪時相過從、得復見釋地又續、三續二編州稿。云云。時乾隆癸亥十二月也。　鍾靈疏證後跋：信藪天性孝友、凡同堂弟姪悉共爨同居、雖官卑祿薄、而刊刻各種遺書、竭力經營。云云。　學林疏證識曰：乾隆乙丑之秋、刻尚書古文疏證成。又曰：先君子在中翰時、欲板行之、而未有成局。癸卯、己酉學林兩至京師、先人之舊好寥寥數人、無復贊成斯事者。丙辰以來、微秩自效、官卑俸薄、每泫然抱遺書而泣。癸亥春謁同里夔州程先生、先生雅嗜先大父書、慨然捐貲、而淮揚士大夫更多好義者。於是閱二載而蕆事。回憶學林

之憂思徘徊、無所措手者、又二十年於茲矣。

次學丹。行述、學丹聘陸公諱求可曾孫女、志寬公孫女、貢生諱應麒公女。不孝訓懃出。

次學機、字心織。行述、學機聘康熙甲戌科進士、現任廣西南寧府知府、永淳縣知縣徐公諱鳳池女。不孝詠出。

㝛硯齋集跋閻徵君遺書後、嘗讀白傅池上篇、欲繪一圖。及觀玉峯羣居課試錄序、圖中花木交茂、開門見山、超然有物外之趣。今心織道兄校乃祖徵君先生遺書、放禮堂寫定之意繪像其中、有閩蘭、有芰荷、有古松、有怪石、有旨酒、有異書、太傅太僕之樂、兼而有之。案心織當是學機之字。

劄記學林跋、卷五一冊、乃仲弟學機竭數年

之力、於夙昔往來問難之家尋先人手蹟、陸續成帙。

蔬證學林跋、仲弟學機珍重先大父遺書、勤加手錄、而天不假年。案此是學機早卒也。

次學殖。行述、學殖未聘、訓慤出。

次學樹。行述、學樹聘康熙丁未科探花、都察院左都御史董公諱訥孫女、歲貢生、候選訓導諱思懋公女、不孝詠出。

次學麟。行述、學麟未聘、不孝議略出。

次學柟。行述、學柟聘順治辛丑科進士、現任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李公諱鎧孫女、歲貢生、正藍旗教習候選知縣諱珣公女。不孝詠出。

次學陽。行述、學陽聘勅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吳公諱璜曾孫女、劄記有壽吳姬望丈詩。淮安府志儒林傳、吳璜字姬望、山陽人。康熙壬戌科進士、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諱晟公孫女、庠生諱泰公女。不孝議略出。

次學羣。行述、學羣、不孝訓慤出。

次學炳。行述、學炳、不孝議略出。

次學至、見釋地卷尾。案、潛丘諸孫行述無學至、釋地卷尾無學羣、當是學羣早殤、學至後生也。

孫女六。行述、孫女六。不孝詠出者一、幼未字。不孝訓慤出者一、適順治壬辰科進士、兵部督補理事官徐公諱越曾孫、廣西柳州府武宣縣知縣諱覺公孫、現任江南

如皋縣教諭本豫公子某不孝議略出者四、一字郡麇生何公諱九徵子、郡庠生景行、餘未字。

曾孫大衍、見釋地又續及疏證後跋尾。

大文、見釋地又續卷尾。

纘曾、見釋地又續卷尾。

元孫長庚、見釋地又續卷尾。

五世孫潢。

道光二十六年、山陽縣學詳文、百詩先生五世孫山陽縣學附生、乙未科副榜閻潢。潢子名椿芳、應童試。族中讀書者仍有童生二人、名士恩、士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古文尚書疏證八卷、經部書類。閻若璩撰。古文尚書較今文多

十六篇，晉魏以來，絶無師説，故左氏所引，杜預皆注曰逸書。東晉之初，其書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猶與今文並立，自陸德明據以作釋文，孔穎達據以作正義，遂與伏生二十九篇混合爲一。唐以來雖疑經惑古如劉知幾之流，亦以尚書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僞。自吴棫始有異議，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諸人本朱子之説，相繼抉摘，其僞益彰，然亦未能條分縷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參考諸書，證其剽剟，而見聞較狹，蒐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僞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條，毛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百計相軋，終不能以强辭奪正理，則有據之言，先立於

不可敗也。其書初成四卷、餘姚黄宗羲序之。其後四卷又所次第續成。若璩歿後傳寫佚其第三卷、其二卷第二十八條、二十九條、三十條、七卷第一百二條、一百八條、一百九條、一百十條、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條及一百二十七條皆有録無書、編次先後亦未歸條理、蓋猶艸創之本。其中偶爾未核者、如據正義所載鄭元書序注、謂馬、鄭所傳與孔傳篇目不符、其説最確。至謂馬、鄭注本亾於永嘉之亂、則殊不然。考二家之本、隋志尚皆著録、稱所注凡二十九篇、經典釋文備引之、亦止二十九篇。蓋去其無師説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與伏生數合、非别有一本注孔氏書也。若璩誤以鄭逸者即爲所

注之逸篇、不免千慮之一失。又、史記、漢書但有安國上古文尚書之說、並無受詔作傳之事。此僞本鑿空之顯證、亦辨僞本者至要之肎綮、乃置而未言、亦稍疏略。其他諸條之後、往往衍及旁文、動盈卷帙。蓋慮所著潛邱劄記或不傳、故附見於此、究爲支蔓。又前卷所論、後卷往往自駁、而不肎刪其前說。雖倣鄭元注禮、先用魯詩、後不追改之意、於體例亦究屬未安。然反復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

毛朱詩說一卷。經部詩類存目。閻若璩撰。是書論小序爲不可盡信、而朱子以詩說詩、爲矯枉過正、皆泛論兩家得失、非章句訓詁也。所引尚書、左傳、以爲詩之本序、誠爲確鑿、

其餘則多懸揣臆斷之辭，不類若璩他著作，未喻其故也。

四書釋地一卷、續一卷、又續二卷、三續二卷。經部四書類。閻若璩撰。是編因解四書者昧於地理，往往致乖經義，遂撰釋地一卷，凡五十七條。復摭所未盡爲釋地續一卷，因牽連而及人名，凡八十條，復因地理人名而及物類、訓詁、典制，得一百六十三條，謂之又續。其他解釋經義者又得一百二十六條，謂之三續。總以釋地爲名，從其朔也。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雖其中過執己意，如以鄒君假館謂曹國爲復封，以南蠻鴃舌指許行爲永州人者，秋濤案：此是學翼之說，疑許行是永州

帶人、潛丘偶記之、未可執以相病也。亦間有之、然四百二十一條之中、可據者十之七八。蓋若璩博極羣書、又精於考證、百年以來自顧炎武以外、罕能與之抗衡者。觀是書與尚書古文疏證、可以見其大概矣。

潛丘劄記六卷、子部雜家類。閻若璩撰。是編皆其考證經籍、隨筆劄記之文。傳本有二、一爲其孫學林所刻、一爲山陽吳玉搢所刪定。考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六第八十一條下有云、潛丘劄記恐世不傳、仍載其說於此。然所載兩條、一推春秋莊公十八年日食、一推晉光熙元年正月七月十二月頻食。今兩本皆無之。蓋其少年隨筆劄記本未成書、後人掇拾於散逸之餘、裒合成帙、非其全

也。此本卽吴玉搢所重定。原刻首兩卷、雜記讀書時考論、多案而未斷、此本删併爲一卷。原刻卷三曰地理餘論、以禹貢山川及四書中地名已詳疏證與釋地、此特餘論耳、此本次爲卷二、而取首兩卷内合於此一類者次爲卷三。原刻卷四上録雜文序跋、卷四下曰喪服翼注、曰補正日知録、此本取首兩卷内涉及喪服者次喪服翼注後、合爲卷四、移雜文序跋附補正日知録後、次爲卷五。原本以與人荅論經史書録之卷五、以應博學鴻詞賦一首併雜詩若干首録之卷六。詩賦非若璩所長、且劄記不當及此、此本删去、而存其與人荅論經史書、次爲卷六。葢學林綴輯其祖之殘稿、徒欲一字不遺、

遂致漫無體例。此本較學林所編尚有端緒、今姑從之。中間重見者四條、三見者一條、尚沿原本之誤、今悉爲删正。若璩學問淹通而負氣求勝、與人辨論、往往雜以毒詬惡謔、與汪琬遂成𨋫齬、頗乖著書之體。然記誦之博、考核之精、

國初實罕其倫匹。雖以顧炎武之學有本原、日知録一書亦頗經其駮正、則其他可勿論也。兹編雖纂録而成、非其全豹、而言言有據、皆足爲考證之資、固不以殘闕廢之矣。

困學紀聞二十卷、子部雜家類。宋王應麟撰。此本乃

國朝閻若璩、何焯所校、各有評注、多足與應麟之説相發明。

若璩考證之功十倍於焯，然若璩不薄視應麟、焯則動以詞科之學輕相詬厲，攻應麟博極羣書、著述至六百餘卷，焯所聞見，恐未能望其津涯，未免輕於立論，是即不及若璩之一徵。以其一知半解，亦或可採，故並存之，不加芟薙焉。

黄太沖尚書古文疏證序、淮海閻百詩寄尚書古文疏證，方成四卷，屬余序之。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中間辨析三代以上之時日、禮儀、地理、刑法、官制、名諱、祀事、句讀、字義，因尚書以證他經史者，皆足以祛後儒之蔽，如此方可謂之窮經。　行述、所著尚書古文疏證，不多示人，黄黎洲先生嘗見而奇之，歎曰：吾一生疑

圜見此盡破矣。此外掊擊者不乏人、有著書相攻者。府君曰、萬世有公是非、此時固當不辨耳。

李文貞閻百詩小傳、余聞百詩閻先生名久。曩撫直隸、先生嘗郵致所著書數種、得披讀焉。今之學者大抵搜華擷卉、爲文辭之用而已、至於字義、故實、書文、形聲、尚未有留意講考於其閒者。若大者爲遺經源流、禮典同異、細而地名、山川、史載人物、眞贋是非之跡、則豈徒以樸學置之。抑其惡賾就簡、而自恬於謏陋。嗚呼、文武之道、豈有小大哉。萬一朝廷舉行石渠之典、吾知眾籍羅奏、而莫之措辭、儒者之羞、非云小缺矣。先生學極博、論核、閒有出新意掃沿說者、究其持辨本末、悉有所据依。

趙贊善志其與汪鈍翁難喪禮事、昔者眉山蘇氏曾以是嘲伊川矣、其門人爲之荅、亦曰正叔太君先逝而已。令有如先生歷引古義、折以通禮、彼不得於言者、豈能無愧。惜乎先生逸處終老、曾不得奉淸燕、備顧問、蒐祕府、校藝文、與諸儒上下折中、贊經史於方徵、補遺軼之文獻、是誠可悲也已。余嘗慨夫老成日遠、舊學彫傷、晚出後生、益將無所考質。自余登朝後、識面者長洲顧寧人、宣城梅定九、鄞縣萬季野、知名者尚有三數輩、而先生其一也。諸君子者博極羣書、能以著述自通於後、中間有專門名家者、就其所造、古人不讓也。今惟定九尚老而康、時致音問、餘則皆零落不可復見。每覽周易碩

果之辭、大雅典型之詩、俯仰斯文、不勝簷歎。先生子詠求予言揭之原、予不工金石之文、故謝不爲、而其學行大致、則趙志具焉。聊寫予那頌先民之思、倣司馬氏伯夷、屈原體爲閻先生小傳。康熙癸巳八月。年月據閻氏所藏傳稿補。

案、伯夷、屈原傳何嘗不詳其出處始末、但參入議論耳。若此文只可謂之贊、斷斷非傳體也。道古堂集閻若璩傳、安溪李文貞公嘗爲作傳、深致那頌先民之思、而未嘗以其姓氏達之　九重、即其所著又不能旁魄而論、亦似草率酬應之作、而於閻氏毫無加損也。

劄記與戴唐器書云、崔立暐少頗屬詞、晚以爲非己長、不復搆思、專意經術、宛然太原閻生一小像矣。詠漢鄭康成詩注、余屢欲傳康成照。詠宋劉敞、李燾、王應麟、馬端臨詩注、余嘗集四公逸事爲一帙、足補宋史列

傳之略及馬無傳。與戴唐器書、弟嘗手鈔沈約謝靈運傳論、鍾嶸詩品上中下三序、元微之杜子美墓志序爲一帙、以爲古今聲詩原委、具載其中、惟宜精玩熟誦。疏證、卷八。嘗習淳化閣帖、至文不可解處、輒以爲有斷簡缺字。既習之日久、見其上下相生、一筆連注、苟闕覆其中之一字、氣便不屬、乃知當時語自爾也。惟親接其手書之人則解、旁人容有不解者。劄記與戴唐器書、偶得舊榻九成宮、唐榻未必宋初本無疑。今摹勒上石、與天下共之。疏證、卷八。家藏有宋名畫授經圖、伏生東向坐、鼂大夫北面僂而立、旁有女子、儼然儒家風姿、爲之指點。案、沂州府漢畫伏生授經圖、卽如此。其石舊在蘭山縣治西菜圃中。道光二十五年吾友許君

印林主教琅邪書院、訪得之、移置王右軍祠。劄記有元旦絶句云、屈首窗間受一經、東西游走竟何成。憑將骨與青山誓、老入儒林號伏生。不得其年、附記於此。

與后企齊書、大戴禮記曰、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議論、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因自扁其堂曰老教堂、如宋陸放翁老學庵之義。

以上類輯潛丘軼事。

行述、府君讀書、每於無字句處精思獨得、而辯才鋒穎、證據出入無方、當之者輒失據。常語不孝輩曰、讀書不尋源頭、雖得之殊可危。手一書至檢數十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爲眩、而府君精神涌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復窮思、飢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扇、必得其解而後止。古文詞不常作、偶存序記數十篇、非泛然者。詩甚夥、

嘗與不孝詠座主趙秋谷先生論詩云、吾詩無可傳者。

比上

殿下書亦云、某生平篤志經學、無暇爲文、閒有所述、無足觀采。其虚己不自滿假如此。性雅潔、不治産業。交游遍天下、先後名流咸以文學相質。府君必詳細條荅、雖熟記之書、必檢示出處。或閱他書可以印證者、輒復手錄示之。或數年後、猶時時劄記馳書告之。客游四方、常周人之急、傾囊不惜、至貧斧告匱、束手無策、不以爲悔。有負義者、未嘗不深惡、及其人有故、仍扶擕之。恐後閭里中有不法事、輒切齒。常云桑梓間大利害廢置非我責也、然生長於斯、而不能竭力救護、無用爲人矣。生平所正

事不可紀、每致憸人之怨、而終不能中府君者、以府君行誼完潔開亮、而誠懇之心可以上格神明、下孚士類故也。

道古堂集、若璩學長於考證辨覈、自言有志之士務在盡己所受於天之分、而力學以盡其才、固自有可傳之道與可以比擬之人、而無取乎過高之學。天性好罵、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强記、李天生謂其杜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堯峯文鈔掊擊不遺餘力。生平所服膺者三人、曰錢牧齋、曰黃太沖、曰顧寧人。然於錢猶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於黃則曰、太沖之徒粗。待訪錄指其譌謬者不一而足也。於顧之

日知錄有補有正、猶在未定交時。可謂極學士之精能、非鴻儒之雅度也。又曰、所著書八種、四書釋地及孟子生卒年月攷刻於及身、注困學紀聞則廣陵馬氏刻之、古文尚書疏證暨潛丘劄記則其孫學林刻於淮安。宋牧仲四書釋地序、吾友閻百詩氏績學耆古、於漢唐諸儒注疏類能貫穿鉤穴、口誦如瀾翻。禹貢錐指略例、百詩與余銳意通禹貢、故錐指稱引較多。

居易錄、閻百詩云、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漢以十月爲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文秋蟬鳴樹閒爲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唐儲光義

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則又和盤托出。楊升庵曰、唐人不辨、而自了然是也。惟宋儒始生異說、明人出而益滋妄解矣。漁洋又稱、百詩近著博湖掌錄、有改歲、改時改月解一篇、取博而核云云。案、其說載疏證卷六上、合漢古詩云云爲一條、玆不錄。

帶經堂詩話、門人太原閻詠寄余書云、有人自謂精通小學、問詠曰、少陵詩、賓客減應劉、應爲人姓、當讀作平聲、何新城公作仄聲用。詠不能對、歸質家尊、家尊云、皆可用也、此字正爲左傳、國語、應爲武王之子所封之國。陸氏、宋氏無音、故黃公紹韻會於蒸部應字曰、人姓、陰時夫韻府於徑部應字曰、人姓。非平仄兩用之證乎。亦猶吾鄉之枚乘、漢書無音、故子美作仄聲、枚乘文章古

是也。安得是李而非杜、是杜而非李乎。伍子胥之員讀作運、亦讀作云。故陸魯望詩、賴得伍員騷思少、未聞以令公四俊之謠而病其不識字也。徐自笑曰、吾作新城公桓譚、得否。百詩博學強記、漢唐注疏皆能舉其詞、此其緒餘耳。

茶餘客話、閻潛丘遺書惟四書釋地三續、宋商邱刻於吳。校正困學紀聞、馬秋玉刻於揚州。其尚書古文疏證、孔廟崇祀末議、孟子生卒年月攷、則里人刻之。孫學林刻潛丘劄記、如日知錄補正、喪服翼註、毛朱詩說、續朱子古文疑、宋劉攽、李燾、馬端臨、王應麟四家逸事、皆未刊。劄記乃未定書、零箋碎紙、投入一笥。捐館後、家人與

計簿混入筍中、學林不知抉擇、將他人往還手蹟及陳言、狎語、游戲之詞悉條舉而刻之、砆玉並陳、大失潛丘面目。予嘗刪存十之五六、卓然可傳不朽。又盧日堂嘗手輯潛丘緒論一編、曰閻氏碎金、皆洞庭書局中辨論之事、今無傳。又博湖掌錄一書、吳山夫少年時猶見鈔本、予尋之二十年、無有知是書者。王漁洋稱其博雅精核、手錄其盤谷一條、辨李愿非西平子、亦全鼎之一臠也。

家伯祖樾軒先生嘗戒子弟曰、近見後生小子皆喜讀毛西河集、其所稱引未足爲據。因言西河與閻百詩辨地理、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峯私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文、貽悞後學匪淺。戴菔塘璐云、樾軒先

生諱應商、官吏科都諫。

談龍錄、山陽閻百詩、學者也。唐賢三昧集初出、百詩謂余曰、是多舛錯、或校者之失、然亦足爲選者累。如王右丞詩東南御亭上、莫使有風塵、御訛卸、江淮無卸亭也。孟襄陽詩行侶時相問、涔陽何處邊。涔訛潯。涔陽近湘水、潯陽則遼絕矣。祖詠詩西還不遑宿、中夜渡京水、京訛涇。京水正當圃田之西、涇水則已入關矣。余深韙其言、寓書阮翁、阮翁後著池北偶談內一條云、詩家惟論興會、道里遠近不必盡合。如孟詩暝帆何處泊、遙指落星灣。落星灣在南康。云云。蓋潛解前語也。噫、受言實難。夫遙指云者、不必此夕果泊也、豈可爲潯陽解乎。　又

曰、百詩考据精核、前無古人。好爲詩、自謂不工、然能知其指歸。余與申論三昧集曰、右丞云、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諸家曲爲之解、當闕疑也。儲光羲云、山雲拂高棟、天漢入雲流。下句雲字定誤、不輕改正可也、漫而取之、使人學之、可乎。李頎緩歌行夸炫權勢、乖六義之旨。梁鍠觀美人臥、直是淫詞、君子所必黜者。百詩大以爲然。比歲阮翁深不欲流布三昧集、且毀池北偶談之刻、其亦久而自知乎。

方中德古事比、前刻有荅閻百詩徵君書云、伏承手翰云、古事比、奇書也、當就高明勝己之友、求其嚴加彈射、有不善者、應時改定、勿遺後人以口實也。案、中德之書

至不足道、故荅之如此。然先生之言、則至言也。中德字田伯、號依巖、桐城人、明檢討以智之長子。

全謝山曰、閻徵君所著書最得意者、古文尚書疏證也、其次則四書釋地。徵君稽古甚勤、何義門學士推之、然未能洗去學究氣、爲可惜。使人不能無陋儒之歎、蓋限於天也。案謝山不信潛丘古文尚書之說、故府有微詞、譏爲陋儒、似覺太過。然曰未能洗去學究氣、則深中潛丘之病、學者分別觀之可也。

山陽詩徵、劉超宗百詩齋中分賦得銅雀瓦硯、零落漳臺瓦、淒涼韻至清。西陵謹望幸、東序偶同聲。匪石心如轉、兼金價似輕。霸圖銷歇盡、此物獨硜硜。

徐北山脊西堂百詩徵君留飲、北山名麟吉、字日敬、淮安人、諸生。楚城

西北望、河水東南流。陵谷生新感、衣冠憶舊游。停車上客過、問字草堂幽。日暮問尋眺、白雲紅樹秋。段玉裁戴氏年譜、先生言、閻百詩善讀書。百詩讀一句書、能識其正面、背面。又言、閻百詩能考核、而不能做文章。顧亭林文章較勝。

蘇州志流寓引吳門補乘、閻若璩、淮陰人。積學嗜古、於漢唐諸儒注疏類能貫穿鉤穴。口誦如瀾、翻舉鴻博報罷、來寓吳門。宋中丞犖亟稱之、日與顧嗣立、何焯上下議論、灑灑不休。生平撰述雖不及顧炎武之富、而精確過之。

山西通志、閻若璩少奇慧、博極羣書、而字句必精核不

少苟。尤嗜吟詩，類張籍、王建古樂府，曉暢中義蘊宏深。案先生喜談詩，而詩非所長，此皮傳之論，不足爲先生榮也。江南通志：若璩淹貫經史，學博而思精，最長於考訂，多闡先儒所未發。一統志略同。

墓志：先生非今之人，蓋古之學者也。其於書無所不讀，又皆精晰而默識之。其篤嗜若當盛暑者之慕清涼也。其細若織紉者之於絲縷織縞也。其區別若老農之辨黍稷菽粟也。其用力雖壯夫駿馬，日馳數百里，不足以喻其勤。其持論雖法吏引四決獄，具兩造，當五刑，不足以喻其嚴也。銘曰：先生於學邁嗜慾，少壯迄衰日不足。典墳索丘完在腹，旁薄紛綸引以觸。理細大緒窮繁縟，

地千萬里爕手目。事畢百代儼覩矚、上都嶽嶽折五鹿。談家如雲甘屈辱、經神武庫騰高躅。聲日以昌身終伏、暮齒浸亨嗟不祿。大雅摧蔵淮川曲、於文先生發私淑。阮太傅儒林傳稿、若璩又著孔廟從祀末議十一事。一曰、孔廟祀典宜復八佾、十二籩豆於太學。二曰、十哲而外、宜進有若、公西華兩賢於廟廷、廣爲十二哲。三曰、秦冉、顏何宜從祀、縣亶宜補入。四曰、公明儀宜從祀、樂正克宜進於兩廡。五曰、曾申、申詳均宜從祀。六曰、河間獻王劉德宜入從祀。七曰、諸葛孔明宜入從祀。八曰、范仲淹宜入從祀。九曰、蔡元定宜進於兩廡。十曰、黄幹請援蔡沈之例以進。十一曰、兩廡先儒位次多陵躐、宜請釐

正。孔廟從祀末議。書成於康熙四十年以前，外紀、阮學浩奏摺。至乾隆十二年，檢討山陽阮學浩始上其議，部議未允。吳玉搢山陽志遺。而大學士朱軾編次歷代名儒，於河間獻王曾取若璩言爲斷。康熙五十四年，增祀范仲淹於西廡。雍正二年，復祀秦冉於東廡，顏何於西廡。案祀典，諸葛孔明亦於雍正二年從祀西廡先儒鄭元之次。乾隆三年，以有子升配東序，若璩私議已上見於

列聖施行矣。

漢學師承記、閻之顧君千里云，曾見初印亭林所刊廣韻，前有校刊姓氏，列受業閻若璩名，則若璩嘗執摯昆山門下。然若璩書中不稱亭林爲師，豈亭林歿後遂背

其師耶。穆案顧、閻相見在康熙十一年壬子、而廣韻刻於康熙六年丁未。王山史山志云、李子德嘗得廣韻舊本顧亭林言之陳祺公、託張力臣爲鋟木淮陰。陳祺公序同、但山史言較直捷耳。案書前列正字姓氏四行云上谷陳上年祺公、吳郡顧炎武寧人、關中李因篤天生、淮陰張弨力臣、與山史之言正合。此事本於潛丘無涉、何爲無端拉入、若今日名士之標榜乎。且四人皆冠以地、不應潛丘獨稱受業。卽眞執摯門下、廣韻非顧氏私書、受業之稱於誰加之。惟四行後空白一行、下又記云、悉依元本、不敢增添一字。千里因從此空白之一行生波、夫太沖、亭林皆潛丘心折之人、太沖卒、潛丘放雙江故事、追稱弟子、

豈有於亭林而反背之。千里天性輕薄，於生平師事之段茂堂，一旦論學不合，輒痛加詬厲，無復弟子之禮。茂堂至引顏黄門語以責之，事具見經韻樓集中。於總卯至交之李尙之，其歿也，又造作文字，重相詆毁。顧吳羹通政嘗述其事而太息曰，不意千里之待亾友也如此。然則其誣潛丘，正以自解也，此論又何足怪。但不可使後進少年以潛丘爲藉口耳，余所以不能已於辯也。

校記

①瀫：當作「瀔」。

②落：當作「絡」。

③庚：當作「康」。

④鸚：當作「鸜」。



萬季野先生繫年要録

王煥鑣 編撰
郭齊 一審
劉琳 二審

據《史地雜志》第一卷重排

《萬季野先生繫年要録》，王煥鑣編撰。原載一九三七年七月浙江大學史地學系編《史地雜志》第一卷第三期。

萬斯同（一六三八—一七〇二），字季野，號石園，浙江鄞縣（今浙江寧波）人，萬泰第八子。萬氏係甬上望族，斯同兄弟以經學、史學卓絶一時，人稱「萬氏八龍」。斯同與斯大爲浙東學派鉅子，合稱「浙東二萬」。斯同在明亡後，堅不入仕，布衣終身。康熙間詔修《明史》，斯同以布衣身份參預其事，本着知其人而論其世的原則，秉筆直書，廣搜博取，爲《明史》修纂貢獻卓著。其治史講究經世致用，側重於探究典章制度。其治經則以《禮》學和《春秋》學知名。著有《明史稿》、《歷代史表》、《儒林宗派》、《群書疑辨》、《書學彙編》、《周正彙攷》、《石園文集》等等。斯同極重民族氣節，終身不仕清廷，並著《兩浙忠義考》、《宋季忠義録》，以表彰宋明遺民之忠義。

王煥鑣字駕吾，南通人，我國著名學者，浙江大學教授。其撰此譜之前，先撰成《萬履安年譜》（萬泰字履安），至此譜則僅及一半（至三十三歲），值抗戰爆發，遂以《萬季野先生繫年要録》爲題發表，略述其生平大事。以記從學、交遊、修史爲主，側重於纂修《明史》的記載，對其父萬泰及其兄斯年、斯大、斯備之行蹟亦有所涉獵，然均較簡略，是爲年譜大綱而已。其未竟之業，託友人陳訓慈續之。陳復與方壯猷合作，纂成《萬斯同年譜》，於一九九一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較全面地反映了譜主生平事蹟及其學術成就。



萬季野先生繫年要録

王焕鑣

先生諱斯同，字季野，號石園。始祖斌，定遠人，從明太祖起兵定天下。太祖命守滁州。天下已定，策功受三等之封，世襲指揮僉事。斌子鍾，備倭寧波，遂爲鄞人。鍾子武，征交阯死，無子，弟文襲職。自斌至文四世，皆死王事，所謂萬氏四忠者也。高祖表，以文章德業有聲世宗朝，與唐順之、王畿、錢德洪、羅洪先友善。祖邦孚，以總兵鎮七閩。父泰，字履安，中崇禎丙子鄉試，巍然爲一代儒宗，領袖東南數十年，入清，著道士服以終。有子八：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選、斯大、斯備及先生。先生其少子也。

明莊烈帝崇禎十一年戊寅，一歲。

正月二十四日戌時，生於里第。

時履安公已舉孝廉，聲名日起，四方之士過甬上者，必造訪，家門稱鼎盛焉。

崇禎十二年己卯，二歲。

崇禎十三年庚辰，三歲。

履安公入京會試，不第。

崇禎十四年辛巳，四歲。

學使以履安公應薦舉，公以讓同邑陸符。

崇禎十四年壬午，五歲。

崇禎十六年癸未，六歲。

履安公入京會試不第。

崇禎十七年甲申七歲。

五月、國變訊至甬上、履安公痛哭不欲生、趣海道盧若騰舉兵討闖賊、若騰不能用。是月壬寅、福王由崧卽位南京、閹孽馬士英、阮大鋮用事、欲殺南方名士曾署名留都防亂揭以攻大鋮者、履安公在逮捕之列、乃潛出都門歸里。

乙酉八歲。

福王弘光元年、順治二年

先生生而異敏、讀書過目不忘。是歲在客座中背誦揚子法言、終篇不失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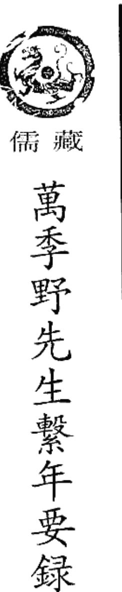
夏五月、福王被執。閏六月、唐王聿鍵立於福州、錢肅樂起鄞奉魯王以海監國紹興、授履安公戶部主事、督餽餉、履安公不受職、而以角巾視事。逮南江失守、盡室避地五鄉、其冬又避之光溪。

丙戌九歲。

唐王隆武元年、魯王監國元年、順治三年

春正月、魯王在紹興、海師橫決。六月四日、母聞氏病疫歿於旅舍、享年四十有八。時已五月不雨、輿柩五十里、葬於西皋。事畢、復避奉化之榆林。是時家道盡失、僮僕多逸去、家中食指尚二十餘人、樵蘇不繼、多從民家借米而炊。履安公自是杜門獨處、罕接時流。先生兄弟寒暑衣履、皆祖母晏孺人主之、而董姑製之。

秋八月辛丑、清兵下汀州、唐王聿鍵被執、送福州殺之。冬十月壬午、桂王由榔監國肇慶。丁酉、魯王發舟山。十一月甲辰、唐王聿鐭監國於廣州、丁未卽位、改明年爲紹武元年。庚申、桂王立於肇慶、改明年爲永



曆元年丙寅、魯王次中左所。

魯王監國二年、永曆元年、順治四年 丁亥十歲。

冬十月三日、祖母陳氏卒、享年七十有九。十一月二十四日、合葬西皋祖墓。先世祭器書卷悉蕩於兵火，履安公哀毁逾甚，病瘧至困。

魯王監國三年、永曆二年、順治五年 戊子十一歲。

履安公廬墓西皋，而留家人於奉化。先生日與兄姪雜僮僕中耕稼自給，時猶未入學，間從諸兄問字，默識經史，已自能爲文。履安公初不之知也，或以告，試之信然，始大驚，以慰。

魯王監國四年、永曆三年、順治六年 己丑十二歲。

是年，御史馮京第至四明，與王翊合軍，初爲鄉聚團練所敗，翊旋收兵萬人，勢復張。

侍履安公還故居，履安公有桐廬之行。

魯王監國五年、永曆四年、順治七年 庚寅十三歲。

是年春，王翊破上虞，與清師遇，敗之。七月，魯王次建跳所，閩地盡陷。

履安公却公車之徵，脱黄宗炎於難。

魯王監國六年、永曆五年、順治八年 辛卯十四歲。

是年正月乙卯，魯王在舟山，馮京第爲降將所殺。

取家藏書遍讀之，皆得其大意。履安公乃遣從姚江黄宗羲學。

履安公得吳鍾巒遺稿手鈔成帙，先生讀而敬之。鍾巒寧波陷時，抱孔子木主自焚死者也。

魯王監國七年、永曆六年、順治九年，壬辰，十五歲。

是年七月，魯王在舟山，王翊還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二十七日，團練兵執送於清，遇害。九月，滃州破。

魯王監國八年、永曆七年、順治十年，癸巳，十六歲。

魯王在中左所，尋居金門。

七月三日，兄斯年妻周氏卒。

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甲午，十七歲。

是年魯王在金門，三月自去監國號。

履安公過武林，遺書訓諸子。

永曆九年、順治十二年，乙未，十八歲。

師黄宗羲嫁女於朱，入寓先生家寒松齋，履安公使諸子任其勞。

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丙申，十九歲。

履安公客吳中，兄斯選侍行。

夏，履安公客粤東，探羅浮之勝，兄斯年客燕。

永曆十一年、順治十四年，丁酉，二十歲。

與諸兄及從子言暨里中諸子約爲文會。

究心詩歌古文、欲與當世知名士角逐。履安公有書訓子、略云、兒輩在家、自相師友、最是好事。古書五經而外、宜歸本於八大家。至於通鑑、尤不可不看。讀書人不知古今、與聾聵等耳。會考立社、但須集同志十許人、以四書爲面會、以經爲窗會。聞汝等聚集多人、如同鬧市、此無益有損、萬萬不宜。只杜門靜坐、時取同心之言以相賞益。讀書在是、做人亦在是。下略又一通云、八兒有志、吾亦甚憐之。在家讀書、當與諸兄相砥礪、但要虛心平氣、方有長進。

秋、履安公自粵啓行歸里、同舟有毛浒者疫且劇、舟人皆欲委之。履安公謝舟人、弗汝累也、親其藥餌、時其起臥。毛愈而公病、抵湖口不起、十月六日也、享年六十。十二月二十八日、先生等匍匐迎柩、歸葬於嶴山先塋之右。

永曆十二年、順治十五年、**戊戌二十一歲**。

丁憂、益自奮、通經汲古、奉先志不墮。

永曆十三年、順治十六**己亥二十二歲**。

兄斯大妻陸氏來歸、偕諸子姪赴黃竹浦問學於黃宗羲。

永曆十四年、順治十七年、**庚子二十三歲**。

正月十二日、從子經生。

永曆十五年、順治十八年**辛丑二十四歲**。

元夕、偕兄斯備、從子言、訪師黃宗羲於龍虎山中。冬、緬人獻桂王由榔於清師、明年遇害。

康熙元年壬寅二十五歲

冬、廣濟橋故第奪於帥弁、移家西皋之墓廬。即白雲莊。饘粥不給、三旬九食、而兄弟叔姪談經諏史、盎然有餘味焉。脯脩所入、恆以供宗黨中喪葬老疾之費。祀田遭亂、多所廢斥、祭祀不能支、創議復興、子姓咸仰賴之。

康熙二年癸卯、二十六歲。

里中文會罷、兄斯年館桃源書院、斯大脫義士陸宇㸅於獄。

康熙三年甲辰、二十七歲。

與慈谿鄭梁訂交。秋九月、兄斯大與張文嘉、僧超直葬張煌言於錢塘南屏之陰。是年、從子言就昏東里錢氏。

康熙四年乙巳、二十八歲。

春、與甬上陳錫嘏怡庭、赤衷夔獻、張汝翼旦復、馮政蓋仲、陳紫芝非園、范光陽國雯、董允瑫在中、允珂二嘉、道權巽子、陳自舜同亮、董允瑋佚真、鄭梁禹梅、董允璘吳仲、仇雲蛟石濤、兆鼇滄柱、王之坪三文、張士塤心友、九英梅先、李開錫璧、張九林壁薦、陳寅衷和仲、錢魯恭漢臣、及兄斯選公擇、斯大宗充、姪言管村等二十六人、至餘姚黃竹浦從黃宗羲受業。信宿南樓而歸、自是非先生過姚江、即宗羲過甬、講道論心、極一時師友之盛。因得盡聞蕺山劉宗周慎獨之學、以躬行實踐爲事、以聖賢爲必可及。與甬上諸子爲策論之會、講究經國有用之



學自有書契以至今日之制度、無弗考索遺意、論其可行不可行。集中與錢魯恭書論讀書次第、宜先經後史、先經史而後文集。與從子言書亦勸其爲經世之學、以解生民之憔悴、不必專專於古文。皆在是年。左右先生之學至是一變。是年妻莊氏來歸兄斯大館城中謝氏。

康熙五年丙午二十九歲。

春、偕諸子謁師姚江、與陳赤衷、黄百家、從子言等讀書海會寺借雲在樓陳自舜書樓。二十一史讀之、入夜無油、就星月光披覽、光盡則相背誦達旦、兩目爲腫。十一月、友人李胤奇卒、仍舉策論會。

康熙六年丁未三十歲。

甬上諸子以師教首重經學、乃剏講經之會、月凡再舉、諸家子弟亦得執經旁聽、會者常百數十人。先生時爲主講、遇疑義以片言折之。講先易、次禮、次詩、次書、次春秋、折衷諸儒、援據今古、議論蠭起、聞之者各有所得而歸。諸經之外、泛及史學、天文、地理、六書、九章、至遠西測量推步之學。是年與諸子講周子通書、西銘、又講程子定性書、朱子中和説。於張九英之竹中精舍。九月二十八日、兄斯大妻陸氏卒。

康熙七年戊申三十一歲。

與諸同學請師黄宗羲主鄞城講席。三月、大會於廣濟橋、又會於延慶寺、會以證人名之、承蕺山之傳也。是年、兄斯選授經石門、斯大館城中高氏、從子言授徒萬載。

康熙八年己酉三十二歲。

赴會稽、授經姜希轍家、與姜、黄百家諸子讀書砥礪。得姜氏所藏明列朝實録、廢寢讀之、幾能成誦。自是

以後、一志明史、屏他書不觀。以爲塗山二百九十三年之得失，尚無成書，其君相之經營創建、與有司之所奉行、學士大夫之風尚源流，今日失考，後來何所依據。毅然欲以著作自任。先生之學至是三變矣。時甬上諸子多散之四方，講經之會遂罷。是年，妻莊氏卒，有女子子三。先生所補史表數十篇，多作於是年前後十餘年間。

康熙九年庚戌，三十三歲。

自會稽歸，贅於傅氏高斗魁，卒，與同輩祭之。是年文有逸老堂記。

康熙十年辛亥，三十四歲。

兄斯大館錢唐魏氏。兄斯程卒於吳門，享年五十有一。從子言館於李都督家。是年文有李杲堂先生五十壽序。

康熙十一年壬子，三十五歲。

鄭梁有詩題先生文稿，今石園集中詩文大半早歲之作，後日所增無多也。與兄斯大等重修杭州報先寺鹿園公像。

康熙十二年癸丑，三十六歲。

以潘平格所著書示友人毛文强。平格字用微，慈谿縣人，嘗有朱子道、陸子禪之説。先生怪而往詰其説有據。同學因轟言先生畔黄氏，黄氏亦怒，致書先生駁之，凡數千言。先生謝曰：請以往不談學，專窮經史。與友人張汝翼校讎甬上耆舊詩。此書爲先生兄斯備、輔李文胤所輯，而又經胡道南論定者。兄斯大所

注三禮燬於火、復理前業、成學禮質疑一書。冬、友人錢魯恭卒、年二十七。

康熙十三年甲寅、三十七歲。

秋、浙省鄉試、友人陳錫嘏、范光陽、仇兆鰲等中式、錫嘏列榜首、從子言中副榜。兄斯備從外舅李文胤結詩社。是年、詩有壽李文純八十、友人張九英卒。

康熙十四年乙卯、三十八歲。

康熙十五年丙辰、三十九歲。

修郡志、先生以爲大亂之後、人物之卓然傑出者、當仿浦江人物志、吳郡先賢傳之例、以表章之、校讎甬上耆舊詩竟。是年、從子言入京。

康熙十六年丁巳、四十歲。

兄斯大葬父友陸符之柩於城西。從子言自京師歸。十日、兄斯年、斯備、從子言赴滁州省先塋。

康熙十七年戊午、四十一歲。

館李文胤家。詔徵博學鴻儒、浙江巡道許鴻勳以先生薦、力辭得免。從子言客崑山。

康熙十八年己未、四十二歲。

三月、開明史館、以翰林院掌院學士徐元文爲監修、以庶吉士葉方靄、右庶子張玉書爲總裁、新取博學鴻儒五十人爲編修。局設內東華門外、元文聘先生入史局。秋七月、偕從子言北上、友人餞之黄過草堂、贈以詩文、師黄氏以大事記、忠端公所記。三史鈔授之。時史局中徵士許以七品俸、稱翰林院纂修官、元文

欲援其例以授先生。先生請以布衣從事，不署銜，不受俸，總裁許之。元文乃延主其家，以刊修委之。十二月，元文至京，史局始開，京師才彦皆質疑於先生，甚見尊禮。王士禎亦在翰林院，充明史纂修官，先生嘗以所著禘説示之。是年，醵金贖父友馮京第之子。

康熙十九年庚申，四十三歲。

正月，諸編修分撰洪武至正德各朝事，析爲五班，編纂初采溫公長編之法，纂修竣，送先生覆審。先生閲畢，謂侍者曰：取某書某卷某頁有某事當補入，取某書某卷某頁某事當參校。侍者如言而至，無爽者。尚書徐乾學時在京，爲之纂讀禮通考百二十卷，上自國卹以訖家禮，十四經之箋疏，廿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説部，無或遺者。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先生深於經如此。乾學因請先生編成五禮之書。閻若璩時亦館乾學邸，先生以喪服質之。二月，徐元文請徵黄宗羲、萬言等修史，宗羲不至，乃取所著書付史館，並徵其子百家言入史館，復兼修一統志。秋，兄斯大校南雷文案。

康熙二十年辛酉，四十四歲。

六月，諸纂修分撰之稿告竣，復分撰泰、啓、禎三朝。以崇禎朝無實録，總裁從汪楫議，選館臣六人，先課長編。萬言又獨力別成崇禎長編一書。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四十五歲。

春，鄭梁來京會試，與先生情好彌敦，先生出樂府新詞，使序之。

四月，諸纂修分撰之史既畢，乃繼撰嘉、隆、萬三朝。是時史局監修爲大學士李霨，總裁爲侍讀湯斌、贊善

徐乾學、侍讀王鴻緒。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四十六歲。

七月二十六日兄斯大卒於杭州、享年五十有一。八月明史嘉靖以前已纂修過半、萬曆、天啓、崇禎三朝方分作紀傳。是月晤陸隴其、於黄虞稷座上以學禮質疑贈之。十一月與姜宸英等公宴隴其。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四十七歲。

二月徐元文專領明史監修、與先生商榷、常至夜分。乾學後與元文訂修史條議六十一條、疑出先生之手、否卽相與討論而成者。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四十八歲。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四十九歲。

十月初六日適董氏姑卒、年八十有五。是年徐乾學以禮部侍郎充一統志、會典、明史三館總裁、所邀與商略皆天下名士。王鴻緒因喪南歸。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五十歲。

元夕徐乾學讌客碧山堂、出儲酒三十種、命客爲鬥酒詩。引友人劉獻廷參明史館事、獻廷好遊、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歸而以所歷告之先生、先生亦以所讀書證之。時黄百家、王源亦以史事客乾學家、先生愛源英傑而友之。是年從子言檢明史史料、自初夏迄秋始卒業。友人陳赤衷、陳錫嘏卒。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五十一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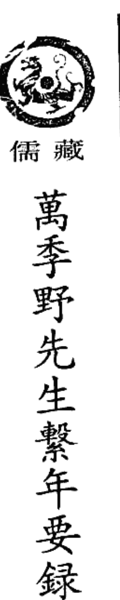
從子言授五河知縣、以六月蒞任。上已與徐乾學、湯斌、姜宸英等修禊楊氏園。乾學充會試總裁、卽闈中轉刑部尚書、出闈就職。因事罣誤、上章乞休、準解部務、仍領各館總裁、三日一直內廷。冬、先生歸里。徐乾學贈以詩、云慣對卷編常病眼。與談忠孝卽開顏、折衷三禮宗王鄭、泚筆千秋續馬班。蓋實録也。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五十二歲。

三月、北上。黃宗羲時年八十、特之甬上送之。與閻若璩論編一統志不必及人物。若璩始猶不信、既而大服。與梅文鼎訂交。冬、與劉坊訂交。坊有狂名、京師貴人謂其不可近、先生獨與友善。姑子董德祖卒。十二月、從子經葬其考妣於錢唐西溪安樂山。徐乾學以陶樹穀考選科道事、爲副都御史許三禮所劾、乞骸骨歸、因命以書局自隨。翌春始行。王鴻緒亦被劾致仕。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五十三歲。

春、史稿初就、凡四百一十六卷。三月、徐乾學歸里、開一統志局於蘇州洞庭東山。與沈公厚訂交。夏、徐元文罷歸、仍領史局。劉繼莊遂挾其所鈔史館書歸蘇州洞庭西山、欲約先生與俱去。先生與黃百家均爲張玉書、陳廷敬所留、移置江南館中、不果行。同門友仇兆鼇與館中知己邀先生同講經術、月凡三舉。公卿主供張、翰林部郎處士輿馬駢集、環坐聽先生講宮闕、地理、倉庫、河渠、水利、選舉、政刑諸項、朝而設席、向晚而退。如歲寒書屋、梅花堂、浙江、江南會館、皆講所也。每會講一事、不繙書、口如瓶注。友人溫睿臨嘗爲札記、何代、何地、何人、年月日事起訖、毫釐不失也。睿臨後著南疆逸史、蓋感先生之言而爲之者。



康熙三十年辛未五十四歲。

春、與梅耦長訂交。夏四月、黄百家歸姚江、耦長亦將戒道、先生有送耦長南還序。秋、方苞入都、先生降齒德與之交、使輟古文之學而求經義、又以明史列傳目録示之。從子言在五河任得罪。七月、徐元文卒、年五十八。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五十五歲。

明史稿尚在討論修改中。徐乾學以事落職、一統志局亦撤。先生憮然有歸志、索劉坊傳爲贈。秋八月、作王源父中齋先生八旬壽序。朱彝尊爲先生作歷代史表序。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五十六歲。

姪孫承勳入京、謀脱父言於難。七月二十五日、兄斯年卒。是年、兄斯備客徽州、作送梅定九南還序。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五十七歲。

以大學士王熙、尚書張玉書爲明史館監修、尚書陳廷敬、左都御史王鴻緒爲總裁。鴻緒復延先生及錢名世於家、以史事委之。先生每撰一傳、集書盈尺者四五、或八九不止、與錢君商榷孰是孰非、孰宜從、孰不宜從、孰可取一二、孰概不足信。商既定、錢君以文筆出之。楊椿亦於此時獲聞先生緒論。四月、徐乾學卒、年六十四。八月十日、兄斯選卒、年六十六。冬、從子言事解、以斯年之柩歸葬之林邨。是年、作送沈公厚南還序。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五十八歲。

鄭梁守高州、作序贈之、七月三日黃宗羲卒、年八十六、門人謚之曰文孝。是月六日劉獻廷卒、年四十八。

王鴻緒邀遊西山。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五十九歲。

秋從子經鄉試中式。方苞將南歸、先生要之留信宿、與論史法甚詳。又曰子誠欲以古文爲事、則願子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記其後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則吾死不恨矣。因指四壁架上書曰是吾四十年所收集也。踰歲吾書成、當并歸於其子矣。是年苞歸、有書致先生從子言自京師走豫章。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六十歲。

正月先生六十誕日、王源、梁份等置酒爲壽、源有序。四月兄斯禎卒、年七十六、合葬應嶴。從子經入京、時從先生問業。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六十一歲。

春先生南旋、約黃百家秋間同入都、欲俟明史告成、歸里著明朝大事記一書、百家不果行。鄭梁來書促先生歸主文壇、先生時以衷曲語劉坊、坊得罪鉅公、先生促令南歸、作序贈之。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六十二歲。

是年姜宸英卒、年七十二。四月、從子經下第歸。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六十三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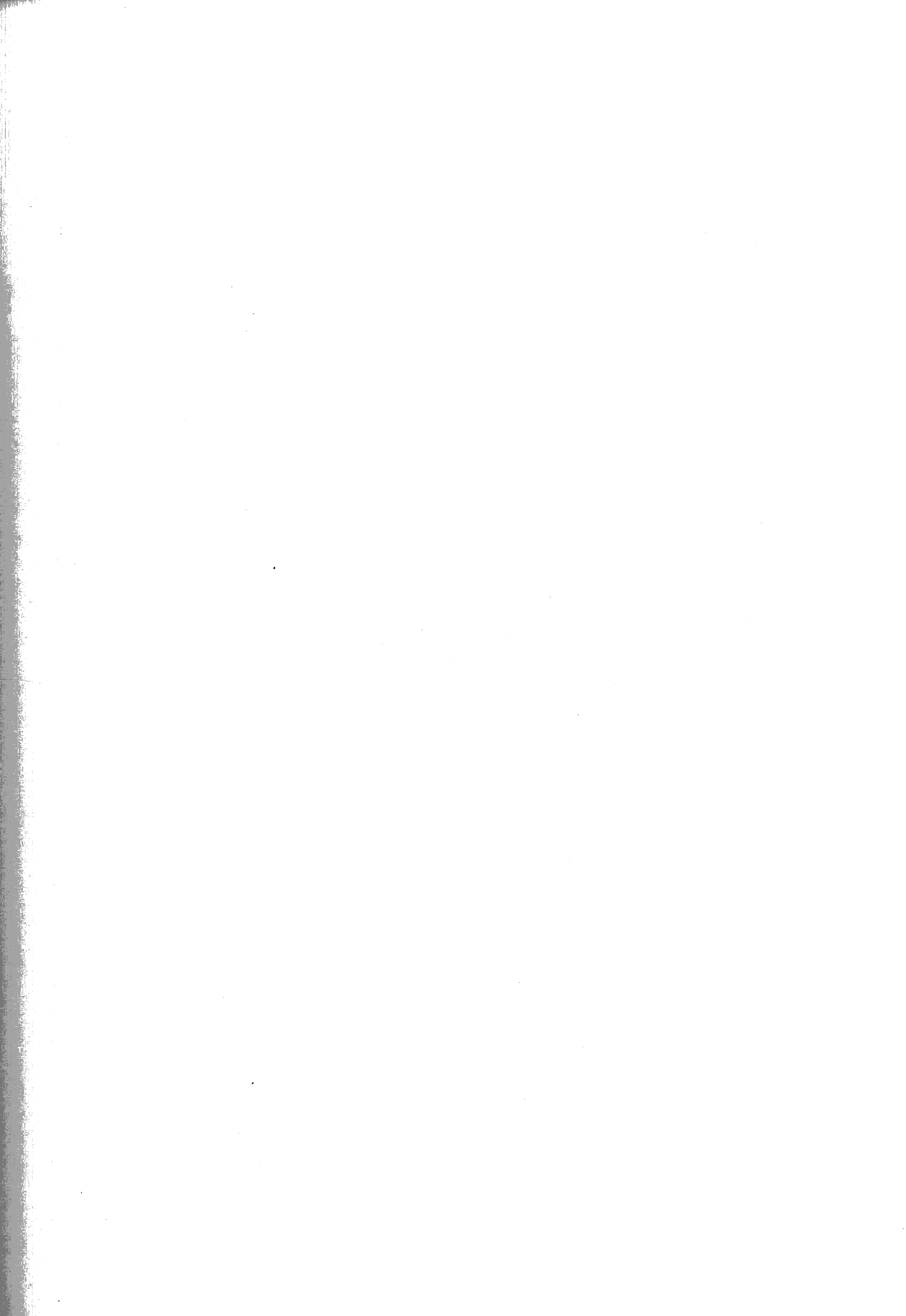
四月、金德純招宴、得晤李塨、胡渭。先生謂塨所撰毛西河全集序稱許太過、塨謝之。九月、復與塨晤。十月、邀之赴講會。十一月、塨歸。

康熙四十年辛巳、六十四歲。

正月、赴孔尚任筵。李塨以大學辨業請正於先生、先生讀而善之、爲之序。四月、塨之講會、先生因講其學。十月、塨復來京、先生與之雜論經史。時明史紀傳成、表志未竣、因薦塨於鴻緒以助成之、未果、事寢。

康熙四十一年壬子、六十五歲。

正月誕辰、諸友醵金爲壽、以刊所著歷代紀元彙攷。四月八日辰時、卒於京邸、年六十五。門人謚之曰貞文。歸葬奉化縣忠義鄉德星里蓴湖嶴。先生子二、世楷早卒、世標府學生。孫四人、人英、人敵、人傑、人瑞。所著書數十種。



張文貞公年譜

清・丁傳靖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郭 齊 一審
劉 琳 二審

清光緒三十一年木活字本

《張文貞公年譜》一卷，清丁傳靖編撰。清光緒三十一年丹徒張氏木活字本。

張玉書（一六四二—一七一一），字素存，號潤甫，江蘇丹徒人。清順治十八年進士，自編修陞授侍講學士、內閣學士。康熙二十九年任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張玉書博學多能，熟諳水利，多次提出治水意見，均受到朝廷的重視和採納，對治理黄河、運河起了重要作用。康熙五十年，以七十高齡隨玄燁出巡熱河，病死於塞外，謚文貞。張玉書學識淵博，被委派修纂多種書籍。由他擔任總裁修成的有《三朝國史》、《大清會典》、《大清一統志》、《平定三逆方略》、《平定朔漠方略》、《政治典訓》、《治河方略》等書。特别是《佩文韻府》，親自採輯經史，補原書所未備。《康熙字典》也由他擔任總閲官，但書未成即病故。《明史》也曾一度由他任總裁。所著詩文有《張文貞集》。

丁傳靖（一八七〇—一九三〇），字秀甫，號闇公，又有鶴睫、鬼車子、招隱行脚僧等别號，鎮江人。十八歲進學，登鄉試副榜，後入江陰南菁書院深造。宣統二年由陳寶琛薦舉為禮學館纂修。詩文負有盛名，尤工戲曲。民國後，任江蘇督軍馮國璋幕僚，總統府秘書。他利用有利條件，廣集宋、明、清三代史料，著述甚豐，現可考知的約三十種。所輯《宋人軼事彙編》搜集六百多位宋代名人的遺聞軼事，爲治宋史者之必備書。

是譜意在表彰鄉賢。取四庫所訂《松蔭堂集》及史傳、行述，參合互證。採用綱目體，於人、事後加夾注，引用文獻以證明之，大體上清通簡要，務求矜慎。

康熙朝、吾邑張文貞公繇詞臣受
聖祖知遇、洊擢綸扉、爲太平宰相二十餘年、出入帷闥、謹愼小心、相業之純懿、與李文定、王文靖、陳文貞諸公後先輝暎康雍之間。一門貴盛。乾隆初、公孫适爲近畿方伯、所居毘陵青山莊擅水木之勝、雍乾老輩集中多有題詠。其後有爲守令者、有爲曹司者、多著政績、有聞於時。咸豐中、七世孫錫庚以侍郎視學浙中、殉粵寇之難、
予謚文貞。祖孫同謚、前此未有。相公遺澤、下及雲礽、烏虖盛矣。兵燹以後、鄉邦文獻日益衰歇。過里中

故老、叩公之立朝梗槩，多不深悉。夫一邑之中，積二百餘年之久，虧得一偉人，而鄉里後進竟不能略道其生平，此亦事之深可怪者。因不揣固陋，取四庫所訂松蔭堂藁及史傳、行述參合而互證之，輯爲年譜一卷。方公爲學士時，諸臣章奏有重大者，

聖祖即引與參決。洎入政府，倚畀益隆，前後五十餘年，君臣之間有如家人父子。觀

聖祖待公之厚，知公之所以仰贊

高深，必有爲史臣所不及載、家人所不能知者。則是編所輯，猶髣髴公之萬一而已。鄉後學丁傳靖謹序。

張文貞公年譜

里中後學丁傳靖敬編

明崇禎十五年壬午六月二十六日辰時，公生。

公諱玉書，字素存，號潤浦。案：公行述及家乘皆不言公號潤浦，此據吳修國朝名人尺牘小傳。始祖善甫，元至正間自中州遷居鎮江之丹徒，遂爲縣人。仲子德明，建文時以右軍都督府斷事犒師東昌，遇燕兵被執，不屈死。高祖浹，曾祖柏，明萬歷間出粟賑饑，議敘布政司經歷。祖鳳儀，明諸生，七舉鄉飲大賓。父九徵，字公選，號湘曉，順治乙酉江南解元，丁亥進

士、歷官行人司行人、吏部文選司主事、考功司員外、河南提學道僉事。薦舉博學鴻詞、崇祀河南名宦祠。著有艾衲亭稿、閩遊草、文陛堂文稿。母何氏，生子六，公其次也。

十六年癸未，二歲。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三歲。

二年乙酉，四歲。

公父湘曉公領解首。時年二十九。徐乾學張公九徵行狀：時初經變亂，人多廢學，科舉之文，猶沿明季蕪詭之習。公文宏博大雅，爲一代模楷。王文貞公在翰林，一見深器重之。　弟玉禾生。字實存，廪貢生，後官行人司司正。

三年丙戌、五歲。

四年丁亥、六歲。

湘曉公舉進士。

五年戊子、七歲。

湘曉公授行人司行人、頒詔福建。

六年己丑、八歲。

行述、公自幼穎悟絕人。甫入家塾、尺寸不苟、嶷然如山岳、識者知爲廊堂器也。江右熊先生公句讀師也、善李虛中術、知公大貴、以乳下孫爲屬、而請命之名。後四十年、其孫至京、門公一見、呼其乳名曰、若卽某耶。厚贈之以去、人皆服公善記事、而益歎古道之過人遠也。

七年庚寅、九歲。

湘曉公奉

命至闕里宣衍聖公。

八年辛卯、十歲。

弟仕可生。字惕存、康熙丙辰進士、後官湖南兵備道。

九年壬辰、十一歲。

應童子試、入縣庠第一。行述、學使者蘇州石公申以益者與命題公援筆立就、石公大奇之、據案疾讀、曰、十一歲童子已盡得先輩三昧、眞千里駒也。拔置膝上、賞賚不已。刻試卷以行、士子爭相傳誦。

湘曉公考選吏部文選司主事、旋晉員外郎。徐乾學張公九徵行狀、公熟諳掌故、人共驚異、郎中宋某曰、張君爲秀才時、已爛熟胸中矣。

弟恕可生。字韋存、康熙戊辰進士、後官杭

州知府。潤故恕可官戶部員外時、潯州陳文貞公曰、張司官才品非以相公介弟重也。時共新城商推風雅尤痛絕竿牘羣以爲眞清郎也。

十年癸巳、十二歲。

湘曉公晉驗封司郎中、又調考功司郎中。弟與可生。字端存、廩貢生、後官國子監學正。

十一年甲午、十三歲。

兄玉裁充拔貢是年鄉試中副車。玉裁字禮存、長公六歲丁未進士、後官國史院編修。獲汀錄禮存入成均、益都馮公爲大司成、薦曰、今之子瞻、非僅以文章名世者。

十二年乙未、十四歲。

湘曉公分校會試，尋乞養歸里。八月，祖鳳儀公卒。

十三年丙申，十五歲。

十四年丁酉，十六歲。

舉江南鄉試。主試遂安方樝（仁和錢開宗，首題「貧而無諂」一章，次「忠信重祿」四句，「三以不忍人之心」二句。行述：房考節推田先生，羅重典，公倡捐槖金歸其家，累於三原，子若孫來，必有所贈，甚至典衣褻以賙之。案是科江南主司房考以科場事伏法者十餘人，中有田俊民者，當即行述所稱節推田先生是也。兄玉裁中副車。

十五年戊戌，十七歲。

覆試列上選。行述：會有摘科場事者，章皇帝召諸中式舉子試之於廷，



拔公詩若文置上卷。初計偕，與同年夏公沅劍車以北。僉謂試題必備衆體，夏公就逆旅發篋讀書不少休，公恒拱手危坐，曰：文體殆數十種，旬月間可盡讀耶。吾輩少年書生，驟覿至尊，恐或偟懼，惟當預養此心，庶臨事不擾耳。及試，果異等。戴璐石鼓齋雜錄殿廷覆試之日，不完卷者鋃鐺下獄。吳漢槎兆騫本名士，戰慄不能握筆。張文貞公時方十八歲，識悱。十從容抒寫而出。公輔氣度，固自不凡。

十六年己亥，十八歲。

海寇犯鎮江，淵曉公與兵道侍御重光嬰城守禦。徐乾學張公九徵行狀：知府戴可湛誓異志，語城下曰：承旨欲降，獨某某不從耳。公與兵道聞之，急趨下城，而門扯已啟。公微服出城東門，日暮得一艇，脫身走常州，謁巡撫蔣公，言海寇烏合易破，宜速進兵。又至浙江，趨督撫嚴兵堵賊。未幾賊敗，果如公言。始賊入城焚掠，公舍時封公

柩在堂，火將及，回燄不爇，如有神護。

秋，遊延陵。見公集跋燕文貴草堂圖。

十七年庚子，十九歲。

兄玉裁中副車。

十八年辛丑，二十歲。

舉會試第五名。總裁大名成克鞏、曲沃衛周祚，同考官田麟，號西藪，首題知止而后有定一節，文夫子之文章一章，三易其田疇二節。

授庶吉士。行述：總裁大名成公，即湘曉公乙酉座主，引嫌遠避，榜前未嘗一至其門。成公謂所親曰：此年少不惟文章，其風節當不愧古人矣。初入禁林，即杜門卻埽，一切外事不與，晨夕課書，往往迄丙夜。少宰北海孫公嘗語湘曉公曰：文公他日必爲宰相。請其故，曰：吾召客，會天雨，已而客罷去，客坐處足蹟多散亂，惟文公雙趺宛然，此必貴而壽無疑也。

康熙元年壬寅、二十一歲。

二年癸卯、二十二歲。

湘曉公補稽勳司郎中、又調文選司。

三年甲辰、二十三歲。

散館、授翰林院編修。 湘曉公授河南按察司僉事、出視學政。

四年乙巳、二十四歲。

子逸少生。（字天門、康熙甲戌進士、累官翰林院侍讀學士。）

五年丙午、二十五歲。

秋、與浙江鄉試。（行述、與浙江鄉試、所舉多知名士、海內翕然有公明之誦。） 又

湘堯公於前明實錄、邸鈔、家傳、野史皆可背誦。公少即濡染，丙午浙闈策問，即舉明三案以試士。是科浙江副主司爲晉江劉廣國，榜首餘姚徐景范。　湘曉公乞病歸里。徐乾學張公九徵行狀：河南兵荒後，文治日衰。公獎拔孤寒，倡明禮教，兩河人士歎爲百年未有。黜中牟潘岳祀典，祀鐵鉉於鄧州事竣，考核爲天下第一，當擢京堂，有尼之者，乃止。會撫臣疏舉卓異，　詔賜蟒衣部議需次超遷，而公已誓墓不欲出矣。　兄玉裁舉京兆試。

六年丁未，二十六歲。

奉　敕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　兄玉裁成進士，一甲二名及第。熙朝新語：玉裁對策直刺部院督撫隱弊，讀卷者歎曰：此長沙痛哭書也。　子思學生。

字處中、康熙丙子舉人、官內閣中書。

七年戊申、二十七歲。

八年己酉、二十八歲。

充順天武鄉試主考。策問存集中。

九年庚戌、二十九歲。

兄玉裁分校會試。

十年辛亥、三十歲。

七月、兄玉裁卒。

十一年壬子、三十一歲。

弟仕可舉京兆試。

十二年癸丑、三十二歲。

十三年甲寅、三十三歲。

十四年乙卯、三十四歲。

十五年丙辰、三十五歲。

遷國子監司業、轉侍講、歷左右庶子。按、轉侍講與晉庶子疑非一年事。國史及家傳皆繫是年、存之俟考。充日講起居注官。

行述、是時皇上銳意文治、愼簡講僚、特命公與崑山葉文敏公常川進講。一日進講書經名刑、至王曰嗚呼、念之哉一節、公因奏、漢書謂囚在獄中飢寒而死曰瘐。從來大獄既興、株連者衆、淹滯不決、動經歲時、因之不死於法而死於飢寒者多矣。夫匹夫匹婦、亦足上干天和、聽獄者所當深念也。上爲首肯至再。一日進講易噬嗑、利用獄、公因講章內有三宥之



法、於是疏解周禮三宥之義。復言盛世不輕赦、故春秋于肆大眚則譏之。後如管仲之治齊、諸葛之治蜀、皆以慎毋赦爲言。其經所謂赦過宥罪者、爲其罪有可原、因而赦免、非一概寬釋、以示恩也。至於定獄之時、原情察理、斟酌至當、一歸於罪、罪疑惟輕、則隨時隨事、赦免已多、又豈待頒行大赦、然後謂之赦乎。講畢、上稱善曰、所講赦過一節、極當於理。又進講易剝卦、不利有攸往、公因疏解内言漢唐黨錮之事、乃言、東漢時黨錮最甚、而其時如郭泰、徐穉輩皆能高蹈遠引、不與其禍。唐之黨始于牛李、而其時如白居易輩亦不與其黨、此所謂超然塵盬之外者也。就黨人而論、東漢時以名譽相高、節義相尚、其人本皆君子、止因意氣太過、不能容人、所以人皆嫉之。至唐之黨人、專以權位相軋、勢利相傾、其品不皆君子、故其禍中於國家者甚烈。上爲之傾聽。其餘因事納忠、敷陳愷切如此類者、不可悉記。公由此浸受知矣。

弟仕可成進士。十月、元配吳夫人卒。按、夫人桐城吳

庶常定嗣女、來歸未詳何年。行述、或有勸公續配者、公不應。吳夫人母劉念公壯年失偶、買一婢送京邸侍巾櫛。先使人白其故。公對使執不可、淚隨語下、使者仍送婢還。其後數十年獨處一室、終身無姬侍。士大夫聞公之風者、莫不感慕、增伉儷之重焉。

十六年丁巳、三十六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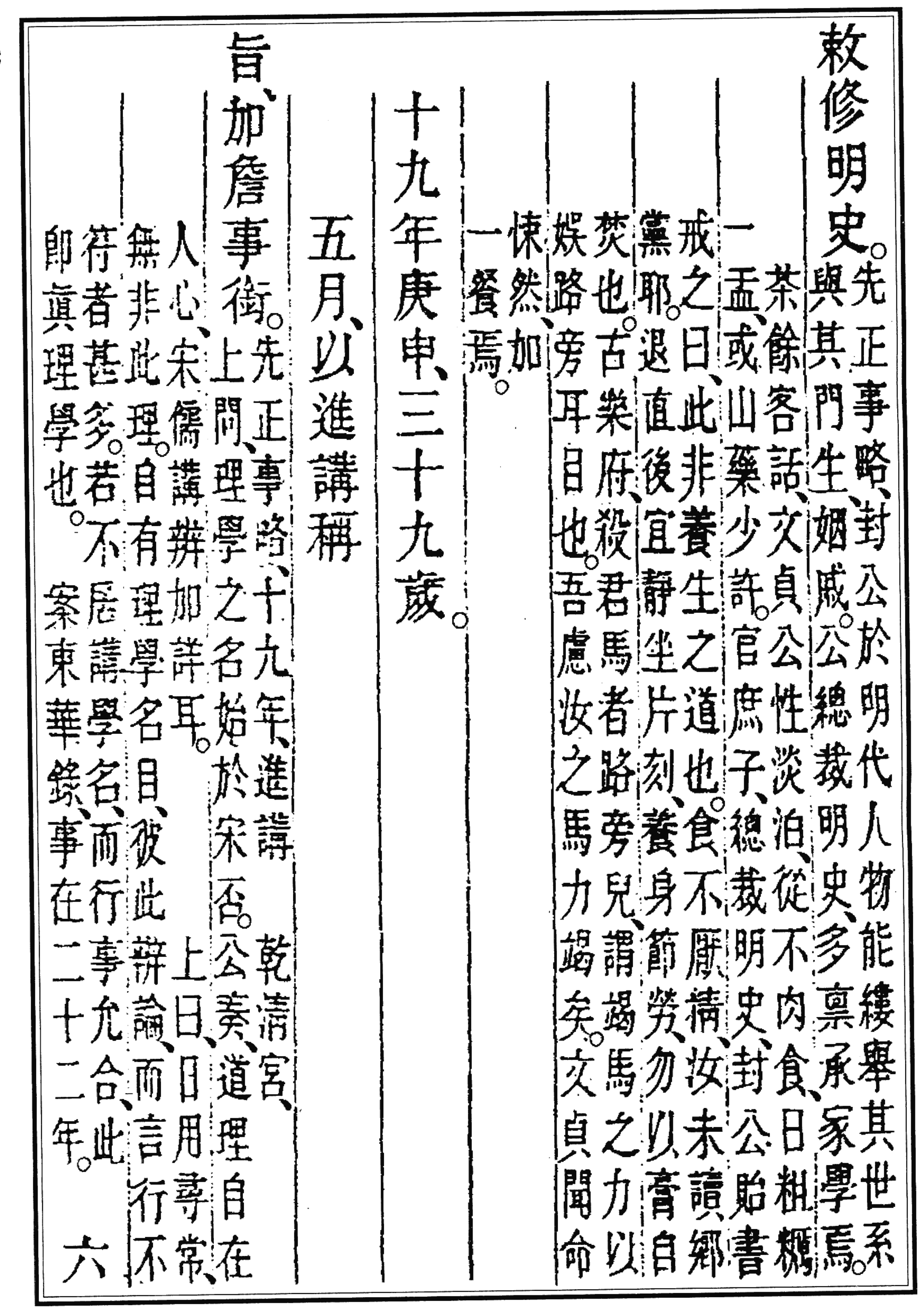
十七年戊午、三十七歲。

湘曉公舉鴻博、辭不就。茶餘客話、冢宰郝恭定薦之、貽友人詩云、少不如人何況老、身將終隱又焉文。又遣懷云、虛名空好羊公鶴、肥遯深慚梁伯鸞。京洛少年爭獻賦、伏生接武賈生難。人以是知其不出山矣。

弟恕可舉京兆試。

十八年己未、三十八歲。

五月、奉



敕修明史。先正事略、封公於明代人物能縷舉其世系與其門生、姻戚。公總裁明史、多稟承家學焉。

茶餘客話、文貞公性淡泊、從不肉食、日粗糲一盂、或山藥少許。官庶子、總裁明史、封公貽書戒之曰、此非養生之道也。食不厭精、汝未讀鄉黨耶。退直後宜靜坐片刻、養身節勞、勿以膏自焚也。古樂府、殺君馬者路旁兒、謂竭馬之力以娛路旁耳目也。吾慮汝之馬力竭矣。文貞聞命悚然、加一餐焉。

十九年庚申、三十九歲。

五月、以進講稱旨、加詹事銜。先正事略、十九年、進講乾清宮、上問、理學之名始於宋否。公奏、道理自在人心、宋儒講辨加詳耳。上曰、日用尋常、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目、彼此辨論、而言行不符者甚多。若不居講學名、而行事允合、此即眞理學也。案東華錄、事在二十二年。

月、升侍講學士。冬、

賜貂裘、朝服。行述、每歲上元後二日、必蒙御饌一筵送至邸第、拜賜於家、以爲常。池北偶談、康熙十九年、以御書手卷賜侍講學士張玉書莊子說劍篇。

二十年辛酉、四十歲。

三月、遷內閣學士。行述、內閣學士缺、開列諸應升者名以上。上問大學士、皆以簡在聖衷對。上舉公名曰、學問既博、人品亦極優、卿等云何。皆對曰、誠如聖諭。上曰、開列諸人皆不及、可即補內閣學士。

二十一年壬戌、四十一歲。

正月、隨駕往盛京謁

陵。

行述、正月、上以逆藩盡平、將謁福陵告成功。元夕前一日、召滿漢大臣賜宴 中和殿、復宴諸漢大臣於乾清宮、 命掌院學士澤州陳公、學士桐城張公及公傳 諭諸臣、倣漢柏梁體、上倡首句、諸臣依次賡和、爲七言古詩一章、以志太平盛事。公遂奉 命隨駕往 盛京。案、公集有遊遼陽千頂山記。

充 經筵講官。 九月、充 殿試讀卷官。按行述、公充 殿試讀卷凡五次。 十月、教習庶吉士、奉

敕修平定三逆方略。行述、 三朝國史、大清會典、大清一統志、平定朔漠方略、政治典訓、治河方略、公俱奉 命爲總裁官。其他館局所纂之書、悉 命公裁酌。佩文韻府則公親自採輯、補原纂所未備。

二十二年癸亥、四十二歲。

五月、調翰林院掌院學士。　九月、隨

駕幸五臺。　十二月、遷禮部右侍郎。行述、公居禮部、研覈典章、準酌今古。

御史李時謙請行禘祭之禮、公博引前代故事而折其中。謂成周之制與今異宜、請罷其議。詞臣曹禾請　上封禪、公言書稱舜燔柴岱宗、非封禪。司馬相如引管仲七十二家之說、梁著作郎許懋極詆其妄、朱子綱目是之。史紀秦皇漢武光武、唐高宗武后、明皇、宋眞宗皆嘗行此、爲後世所議。封禪不應經義、宜罷勿論。皆詔可。案此二事未詳何年、以其皆在禮部時事、謹附於此。

二十三年甲子、四十三歲。

二月、轉禮部左侍郎。　八月、湘曉公卒於家。

上遣內閣學士王鴻緒至邸寓奠酒、復

賜公兄弟茶酒。旋歸里。値

上南巡、駐蹕揚州、公伏謁舟次、特

賜召見。行述、上見公體貌羸瘠、温諭加意調理、復命侍講學士高士奇傳旨、家有大故、諭免遠送。并頒賜御前餅餌三器。

二十四年乙丑、四十四歲。

二月、由分守江常鎮道頒到

諭祭公父祭文。

二十五年丙寅、四十五歲。

二十六年丁卯、四十六歲。

二月、服闋、即家起

授刑部尚書、尋入京供職。　子逸少舉鄉試。

二十七年戊辰、四十七歲。

轉兵部尚書。　五月、奉

命勘視河工。八月、還京。先正事略、開音布監督高郵州石工、奏請開塞支河口、爲中河留水。

仁皇帝命公偕圖納往勘、並徧閱毛城鋪高家堰及海口情形、詳加審度。瀕行、

上謂公曰、此行是非可否、當秉公陳奏、不可效熊一瀟託故推諉也。公叩頭領訓。

先是、開音布疏劾高郵州河員擅開減水三壩、請議處。比公至、即馳奏河員開壩乃循舊例、無罪。開音布瀆奏、應議處。八月還京、疏言、奉

命勘閱河形、黃河西岸出水頗高、年來大水、未曾溢岸、則河身淤塞之說非也。海口岸寬二三里、河流入海、絕無沮滯、諸減水壩應如舊閉塞。惟中河一道、利濟舟楫、得此免涉黃河百八十里之險、殊關緊要。但形勢逼近黃河、既不可

挑寬、而太狹、又不能容納運河及駱馬湖之水。

謹按蕭家渡、楊家莊、新莊口有衝決舊河之處

請 飭河臣增建減水壩、相時宣洩、則中

河舟楫可以常通。其支河口應如開音布所奏、

永行閉塞。奏 十二月、奉

入、均如所議。

命往浙查辦事件。行述、浙江巡撫金鋐 奏、民杜光遇等

訐控兵丁害民十款。 上命公

偕大司空蘇公赫往浙察審。比至、而光遇等姓

名皆詭託、無其人、所列款又絕無左證。且奏內

多誹謗語。公 轉禮部尚書。 孫迪生、逸少出、

按律奏擬。 康熙癸

巳舉人、後官陜

西榆林知府。

二十八年己巳、四十八歲。

正月、自浙還。値

上閱河南巡、於蘇州復

命。

國史傳、覆奏查無杜光遇其人、撫臣金鉉揑造虛欵、暨藩司李之粹迎合附會、情罪非輕、應按律問罪。案行述云、於鄭城復命。國史傳及東華錄均云在蘇州、今從之。

奏事畢、即

命從行。行述、至鎮江南門、御騎由家門、上問公弟子、有在家者否。公對曰臣二子、長造少、從臣在京邸。次思默、就迎道左者是。上顧思默曰、爾讀書否、年幾何、思默具以對。是時公母家居、公往浙、及還又隨駕再往還、獲覲省者數四、望人以爲榮。

三月、至淮安。

命與諸臣會議中河事、尋扈蹕還京、充律例館總裁。見大清律例序。行述、公嘗曰、律例一書、生民性命、職官考成所係、不可不盡心。於是句字酌劑、更定輕重之比、凡若干條、刑書乃畫一。

二十九年庚午、四十九歲。

六月、

授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行述、公自講幄受知爲學士、諸臣奏章有重大者、上即手授公、命加票擬。公從諸元老後、執筆逡巡、諸公多指目公者。一日在閣、政府皆退、諸學士亦退、獨李文勤在座、揖公使登已座。公惶悚却避、文勤曰、君何讓焉、旦夕即君座耳。

三十年辛未、五十歲。

充會試總裁。案、是科爲公副者、安溪李文貞、澤州陳文貞、新城王文簡也。榜首張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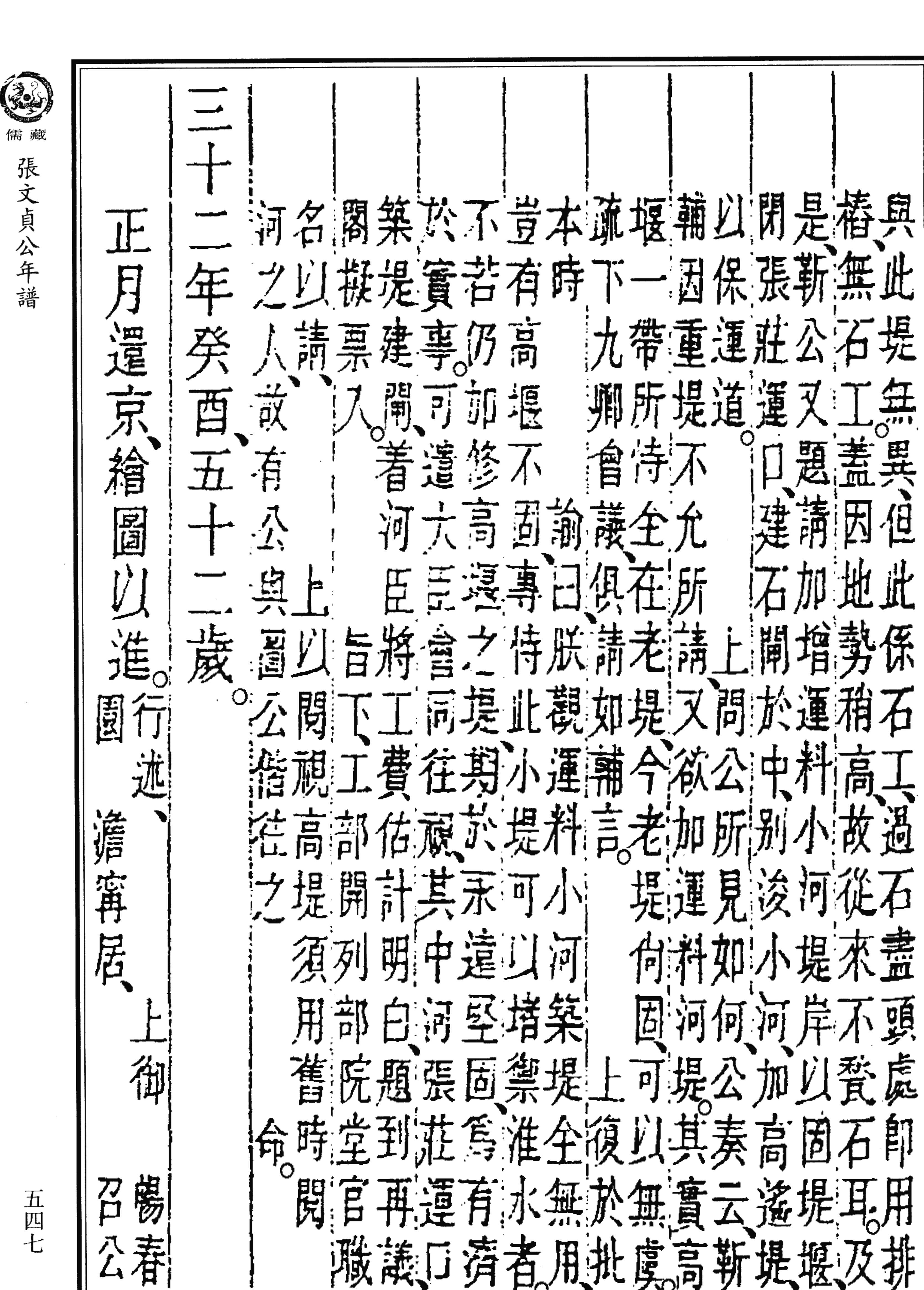
何太夫人至京師。明年旋里。

三十一年壬申、五十一歲。

四月、

賜遊玉泉山　暢春園。案、公集有記、惟不言爲某年事、但云四月初四日、召大學士伊某、阿某、王某、張某同遊。暢春園。今按、伊某者、伊桑阿。阿某者、阿蘭泰。王某者、王熙。張某者、即公自稱。公集王文靖墓志銘所謂暢春園賞花泛舟、皆得隨公之後是也。攷公與伊、阿、王三公同爲大學士、自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八年止。以後阿公遂卒。此八年中、據東華錄惟三十一年四月　幸玉泉山、故定爲是年之事。　十二月、奉

命閱河工。行達、先是總河靳文襄公嘗請於高家堰旁建重堤以防淮水之潰。　上之閱高堰也、令隨行諸臣詳觀形勢、　諭曰、重堤斷不可用。語云、日費斗金、不敵西風一浪、湖水浩瀚如此、若老堤不堅、雖有重堤何益。靳輔與人爭氣、故爲此舉、不待知者而知其非也。又　諭曰、高堰堤頗堅厚。人言堤工單薄、不足信。因問公曰、自此以前、俱與此堤相同否。公奏云、



與此堤無異。但此係石工，過石盡頭處，即用排樁，無石工，蓋因地勢稍高，故從來不費石耳。及是，靳公又題請加增運料小河堤岸，以固堤堰，閉張莊運口，建石閘於中，別浚小河，加高遙堤，以保運道。上問公所見如何，公奏云：靳輔因重堤不允所請，又欲加運料河堤，其實高堰一帶所恃全在老堤，今老堤何固，可以無虞。疏下九卿會議，俱請如輔言。上復於批本時諭曰：朕觀運料小河築堤全無用，豈有高堰不固，專恃此小堤可以堵禦淮水者。不若仍加修高堰之堤，期於永遠堅固，爲有濟於實事。可遣大臣會同往看，其中河張莊運口築堤建閘，着河臣將工費估計明白，題到再議。閣擬票入，旨下，工部開列部院堂官職名以請。上以閱視高堤須用舊時閱河之人，故有公與圖公偕往之命。

三十二年癸酉，五十二歲。

正月，還京，繪圖以進。行述。上御暢春園澹寧居，召公

與圖公俱前、問河事如何。公與圖公同奏云、近年河道俱已安流、但去年黄水甚大、淮水不能遄行、因而較往年水高數尺。若黄、淮之水一時並長、則勢爲極險、加修實屬要着。如靳輔等所云運料河堤加高、眞無益也。上曰、加此堤果無益耶。公又奏、湖水面尚高於此堤數尺、雖加至二尺之高、高堰若潰、亦必不能禦、其爲無益甚明。上曰、固知如是。公因以所議本進。上取閲一覽、至竟、即稱善、曰、爾等所議甚當。又命取圖展閲、上一一垂問、公因指圖奏云、此爲仲家閘、此爲陶家閘、今議另增二閘、以備蓄洩。上問、欲洩何水。圖公奏云、若中河水小、則閉之、水大則洩入黄河、公又奏、中河見在刷寬、靳輔之意猶恐不足容水。今欲將夾河深濬、是增築一河以防意外之意。上曰、防意外亦甚善。公又奏、張莊運口水極深、不便置閘、河臣議於舊口下二三里建閘、取其土堅可以興造。上深是之。

國史傳、上問宿遷一帶民生若何、公上奏、小民沐聖主憂勤、甚爲得所。

欣悅。公又奏、高家堰一帶河工、惟史家刮至周橋最為衝要、不急於此處重設堤防、雖多築堤數重無益也。臣度史家刮至周橋約一萬四百餘丈、宜須 聖意飭河臣迅速加築至三官窮諸口、俟其隻纜垂朽、改用石、以期永久、即現在石工亦須加土擁護。此今日河工急務也。目今高家堰擬築小堤之處、惟令河臣每屆歲修親勘情形題報可耳。 上深以為然。

孫造生。逸少出。

三十三年甲戌、五十三歲。

子逸少成進士。

三十四年乙亥、五十四歲。

三十五年丙子、五十五歲。

二月、隨

駕親征厄魯特。行述、上親率大軍北征厄魯特、命公隨駕。四月初十日
至科圖營、有旨令漢諸臣從行者留此
以待旋師。公堅請從。至擒胡山、上駐馬
觀明永樂間舊蹟。命公詳視之。有石拔
地數尺、刻銘紀功。乃永樂八年成祖北征過此
所刻、學士胡廣書、載金幼孜北征錄者也。公因
奏、明祖所征乃元殘孽、追剿易爲力。今厄魯特
方跳張、皇上誅討、爲邊民除百世害、自
古帝王所未有。臣等從行至此、復觀舊蹟、不勝
欣幸。遂從駕深入。此賊奔敗、上
諭公曰、漢官無隨師者、惟爾以大臣決意扈蹕、
堅確不移、參贊機密、從行至此。今大功已告成、
我君臣當舉手相賀矣。公頓首謝曰、臣以儒生、
遭遇皇上神武、獲覩巍巍之功。今日之
事、當爲宗社萬世太平賀、不第一時奏凱告廟
已也。按、公弟仕可、是時參贊總
統于公戎幕、亦同出塞、見潤故。六月、還京。
九月、隨

駕幸歸化城。行進、是時噶爾丹敗北、其兄子丹濟剌輸款納降。上聞其將至、幸歸化城以 聖待之。九月、公進擬拖諾山勒石恭紀武神功碑文并鐃歌曲三十章、復請隨駕。上命公從行。抵宣化府、上命大學士阿文清公傳諭曰、天氣甚寒、不必隨出口外、至右衛以後、有事則召可也。公請從內地至右衛、從右衛往歸化城。上復諭曰、彼處無一漢人、可毋往。公復力請曰、臣隨駕遠來、原不避寒暑、蒙 聖恩垂念、不耐嚴寒、命從內地右衛、此誠 皇上曲體臣下之仁、臣敢不赴右衛。但既至右衛、豈有不赴歸化城隨 駕之理。計 上至彼駐蹕時、臣亦當至行在所。 上從公請隨、命取公衣帽觀之、大笑曰、此足禦寒耶。頒之以 御用狐皮煖帽、貂皮大裘、狐皮小套、黑狐皮領、 賜公、且傳諭云、此帽前在暢春園往來出入用之、總不透風。黑狐領甚煖、得此可以禦口外嚴寒矣。隨又以 御用套褲煖靴一雙 頒賜、

傳諭云、靴勿嫌舊。此靴雖似稍大、而以煖襪套用、大小皆宜、甚適用也。是時方隆冬、上爲天下計、蒙犯霜雪於窮塞、而心念公特甚、膳食之珍美者、瓜蔬之新鮮者、無一不賚。且令內侍省疚、問寒否。上駐蹕野外、則令公駐民房、毋露宿。至於內地、上心始釋、君臣相遇、如家人父子然。十二月、還京。子思默舉鄉試。孫蓬生。思默出。

三十六年丁丑、五十六歲。

二月、隨駕幸寧夏。行巡、上由延綏往寧夏。初、噶爾丹之敗走也、部眾知其獲罪天朝、無倖存理、大兵至、恐玉石不分、多內攜、擒其子色不騰巴爾朱爾以獻。噶爾丹窮蹙、計無復之。上在達喇布龍駐營、有將軍奏章及丹濟喇上章、言噶爾丹於閏三月十三日死、部眾皆四走。丹濟喇

攜噶爾丹尸來，伏候進止。上顧語諸臣曰，自此邊境永無事矣。復顧公曰，爾漢人，三次從出征，亦不慮此行矣。公奏曰，皇上如天之福，臣亦被有殊榮。尋進擬勒石狼居胥山恭紀聖武神功碑文。五月，還京。六月，充平定朔漠方略正總裁。十二月，乞假三月歸省。

詔賜公母何太夫人御書金剛經五部。

三十七年戊寅，五十七歲。

三月，奉何太夫人至京師。六月，何太夫人卒。上遣內閣學士布泰、徐嘉炎至邸奠酒，復賜公兄弟茶酒，並

御書松蔭堂額、爲公母身後光。七月、回籍。十一月、
由分守常鎮道頒到
諭祭公母祭文。

三十八年己卯、五十八歲。

上南巡、公迎
駕萬家莊。行遞、時多議開海口者、上問公治水
當何如。公奏曰、愚民不知河事、但望專治下
河、開海口。其實上河不治、雖開海口無益。
上曰、此言甚是、朕意亦以爲當治上河。公又
奏曰、目前黃水倒灌、湖水東洩、其病全在
上流、則治水當有次第。上首肯之。扈
蹕至江寧、尋至京口。公集、駕幸江寧紀
恩碑記、御
書治隆唐宋四大字、遣侍衛馬武、海青
等捧示諸臣曰、此御筆爲明陵題殿額

者。明日、命郡王索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張玉書同往行禮。奉安殿內、臣玉書奏曰、自古帝王、未有躬祀前代陵寢者、聖駕三至明陵、親行奠禮、茲又特書殿額以示優隆、盛德藝典、允光千古。且治隆唐宋四字、於明太祖創垂功業至爲確切、一經宸翰褒題、史書遂有定論、臣等不勝欽仰之至。又公集謝恩疏、駐蹕江天寺、頒賜御書恭儉爲德匾額、並金山月夜詩一幅、對句一聯、淵鑑齋法帖一部、耕織圖一冊、又御書浮翠樓澄懷、日新二匾、對句一聯、留題江天寺者、益以賜臣。及至揚州、又頒賜御用緞東珠涼帽一頂、緞袍銀鼠皮褂各一領、靴一雙。

五月、隨駕至鄭家口、奏辭回籍守制。李來泰文貞公傳、往有遊京口歸者、語予云、僕闖入張園、門徑清幽、寂無人聲。漸近書舍、遙見一翁、衣白布袍危坐、手一卷書、旁無侍者。僕遽返、尋

園丁問之、日、即相公也。蓋是時方宅何太夫人之憂云。行述、卯辰之間、江東旱荒、守令禱不效。公方讀禮墓田、父老相率走請一禱祈、以活吾民。公謝不得、則就墓旁小阜白衣冠四面拜、不雨日雨大降。

三十九年庚辰、五十九歲。

案、國史傳及行述皆云、是年冬、詔促入京。據東華錄、起復大學士張玉書在四十年。讀公集謝恩並報起程疏云、臣今年已六十。又公集徐公壽序云、憶辛巳冬被命召對、上問江南吏治民風甚悉、云云。據此、入京確爲四十年事。國史傳及行述皆誤也。

四十年辛巳、六十歲。

十月、

詔促公來京，照舊辦事。十一月，入京。先正事略，時河臣張鵬翮奏河工事宜，

上問公，奏對甚悉，乃降旨諭河臣云，昨問大學士張玉書，據稱河水尚大，高家堰俱爲河水所侵，如此，則泗州、盱眙安得不被水災。河身之淺深，以洪澤湖水高下爲驗。今聞洪澤湖之水比甲子年尚高數尺，可見河身未刷深，恐高堰之堤過此以往未可知也。案

國史傳，是年有扈從南巡之事，攷是年

聖祖并未南巡，史傳所紀，乃四十四年事，而誤屬於是年也。

四十一年壬午，六十一歲。

五月，

御書，公得三幅，率羣臣上表謝

賜羣臣

恩。

疏存集中。

十月、扈蹕至德州、尋還京。案、是年

聖祖南巡閲河、至德州、因

皇子允礽病而返。

十二月、弟玉禾卒。謂、故、玉禾司訓

潁上、值荒歲、士多不能自給、乃損貲傾助、士得

守其舊業、潁人謳思不絕。因父母年高、援例京

職、需次家居。兩浙制府于公聘修通志、辭不就。

侍郎尹公奏聘入會典館纂修、積勞成疾卒。

四十二年癸未、六十二歲。

正月、扈蹕南

巡、至浙江。三月、還京。

四十三年甲申、六十三歲。

奉

敕修佩文韻府。

四十四年乙酉、六十四歲。

正月、子思默卒。二月、扈蹕南
巡。
國史、傳、扈從聖駕南巡、賜銀
千兩、幷皇輿表等物。四月、駐蹕蘇州府、
命偕學士揆敍考試諸郡舉貢生員、閱卷
呈覽、得汪來泰等五十二人。尋駐蹕
江寧府、又偕揆敍等閱卷呈覽、得錢榮
世等五人。及御舟次高資港、公奏曰、前
去京江不遠、臣之敝廬在焉。若城中無駐
翠華之地、輿情雖切、未敢恭迎御輦
入城、懇請行幸江天寺、多留數日、與親
臨鐵甕城無異也。得旨、張玉書懇求致
切、茹再留一日、後日起行。閏四月初一日、于寶
墖灣行在賜宸翰一幅。行巡
上駐蹕青口、巡視高堰、命公與澤州陳
公肩輿以行。公至開壯繆廟中、出河圖與澤州
共閱、因爲陳公言、新堤高舊堤丈許、三十一年
所議加之堤、今皆在水中。總因六壩既閉、黃水

倒灌、以致湖底淤墊如此。六壩一時不能剔深、非加築堤、不能禦湖水之漲。此高廣堤岸爲救時急務也。是時、河臣遵
上方略、築堤閉壩、黃河已深通。
駕至惠濟祠、觀挑水壩、從官環列。
上曰、黃河泛漲、衆人立處皆是黃河。今清水直抵此處、實爲可喜。故朕每次閱河、必欲到此一觀。公因奏、三十八年以前、波濤洶涌、此地爲至險。今日竟爲清水所逼、河勢至此、可稱成功。
上因與公言及向年自寧夏道黃河中、其水險視此相上下。蓋惟公從至湖塞、泝黃河之上流、而黃淮先後十餘年情形、亦惟公預聞其本末。故
上南巡、必命從行、語河事必以相告云。

四月、還京。

四十五年丙戌、六十五歲。

九月、孫遜卒。

四十六年丁亥、六十六歲。

正月、扈蹕南
巡閱河。國史傳、河臣張鵬翮奏請開溜淮套河、恭請
聖駕親臨相度。御舟泊清河口、
上親往武家墩周視良久、見所樹竿之處多屬民塚、非掘塚不能開濬。上惻然、乃
召見河臣、極斥其請開溜淮套河之非。張鵬翮語塞、叩頭請罪。公奏曰、向者老人白英曾有引汶水分南北流之議、策之善也、不若別作壩引汶水通濟、其下流專以淮水敵黃、黃水趨海、此萬世之利也。上善其言。分甘餘話、康熙四十六年、
聖駕南巡至蘇州。一日垂問故靈璧知縣馬驤所著繹史、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原板、明年、令人齎白金二百兩至本籍購板、進入
內府。

二月、弟與可卒。

五月、還京。

九月、弟仕可卒。渭故、仕可砥礪名節、不妄交一人、不妄投一刺。任刑部郎中、主稿明斷、詳覆、多所平反。噶爾丹跳梁、
聖駕親征、仕可參贊總統于公戎幕、奏章出其手。

督學河南、與其尊人後先、踵武、士林以爲美談。奉湯文正、祟祀鄉賢、錄其孫於州庠。

四十七年戊子、六十七歲。

五月、扈蹕塞外。

賜遊化育溝後苑、又

賜遊哈喇和屯後苑。六月、至熱河、

賜遊熱河後苑。俱有記。　九月、還京。

四十八年己丑、六十八歲。

四十九年庚寅、六十九歲。

五月、以疾乞休、

温旨慰留、遣　御醫診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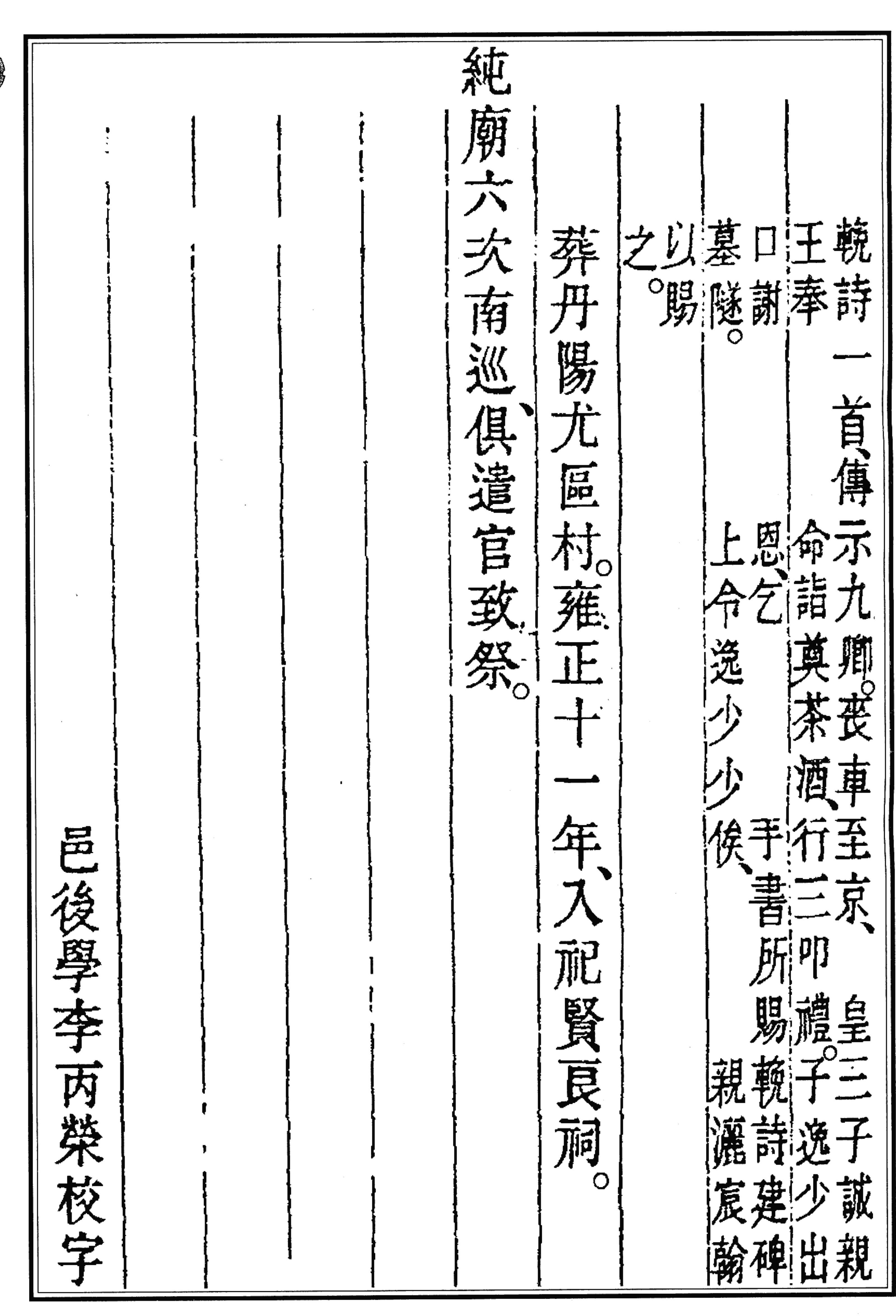
賜珍藥。行述、公臥疾。　上遣　御醫劉聲芳診視、漸有功效。六月中、奏摺請　安行在、上手批問公病狀、令用藥留心。時公已上章乞休、因奏言、臣臥病兩月、步履仍艱、如此衰頹必悞趨直、臣年六十有九、理當引退、在閣中前後十八年、分當知止。謹已具疏瀆陳、乞准休致。　上手批報云、卿在閣多年、凡事小心、朝中老臣不覺漸少、朕實傷心也。還當調理得法、數月之內、自然全愈、故不准告辭。　諭旨回、公扶病跪拜、且感且泣、自是不敢言歸矣。

八月赴閣辦事。

五十年辛卯、七十歲。

四月、扈蹕至熱河。　五月、疾作。十七日、公薨。行述、四月、　上將避暑。公念塞外高凉、水泉潔清、出口數月、當陡健堅、請隨　駕。上重違公意、　命從行。抵熱河。五月初九、疾不寧、猶治事。明日憊甚、　上諭好生調

理、珍藥、鮮果頒賚疊至。十七日、漸劇。上
命大學士溫公偕從　駕諸詞臣詣榻前
省視。復　命內侍傳旨云、卿思家、欲回京
否。公伏枕叩頭曰、　皇上聖恩感戴不盡、
無所
思也。
上聞、大痛惜、
賜帑金千兩治喪、
御賜輓章、碑文、
遣皇三子誠親王奠茶、贈太子太保、謚文貞。行述、上命溫
公傳　旨云、張玉書勤勞王事、偶然患病、
不意至此。聞其家甚淡薄、給銀一千兩治喪、此
地不必動用。衣衾棺槨皆內府置辦、悉視南方
殮禮。應用物件俱着於監督處取用。及殮、遣內
大臣省視、且令隨　駕滿漢九卿畢集、乃　御製
殮、復遣內務府員外護喪還京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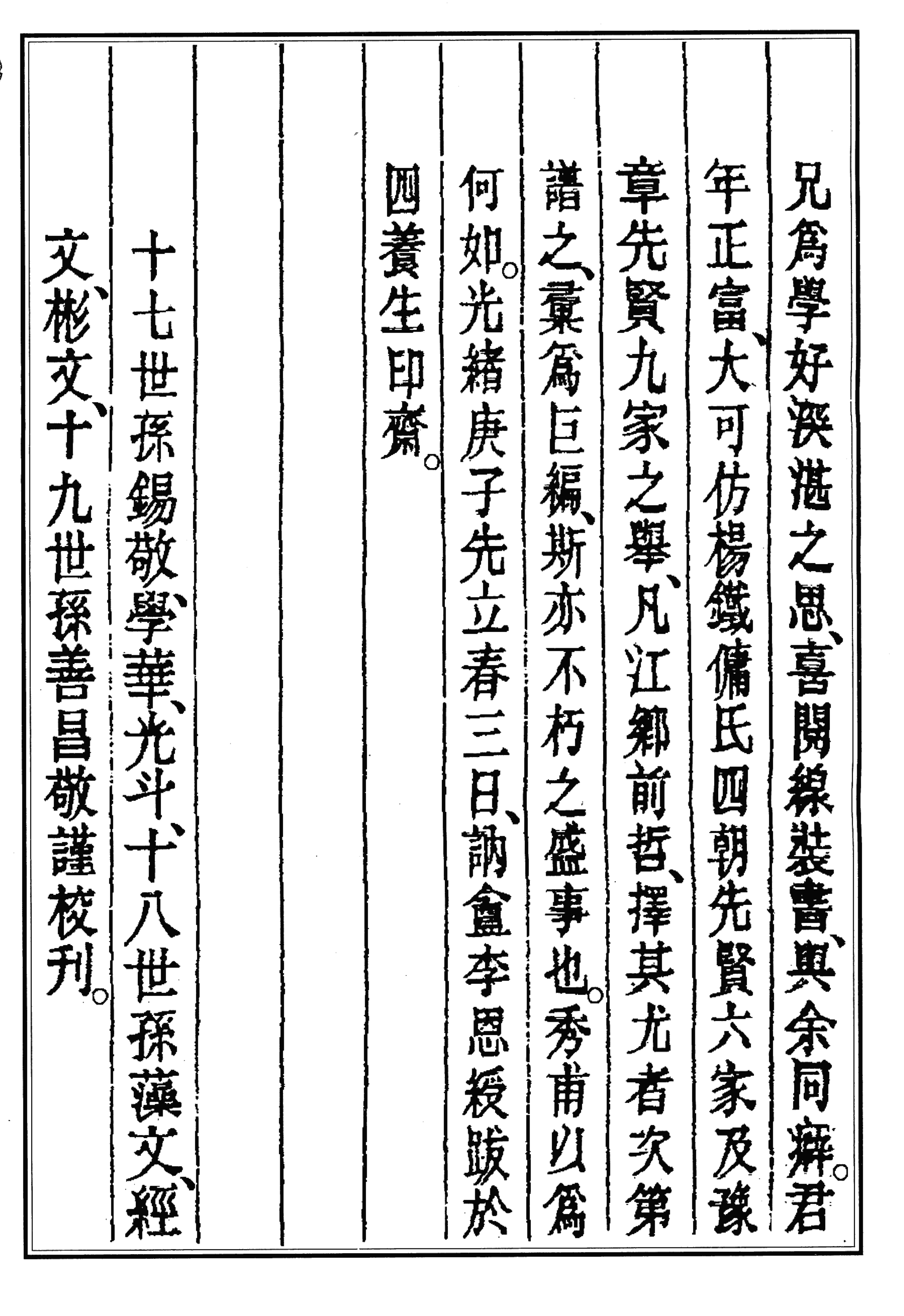
輓詩一首，傳示九卿。喪車至京，皇三子誠親王奉命詣奠茶酒，行三叩禮。子逸少出口謝恩，乞手書所賜輓詩建碑墓隧。上令逸少少俟，親灑宸翰以賜之。

葬丹陽尤區村。雍正十一年，入祀賢良祠。

純廟六次南巡，俱遣官致祭。

邑後學李丙榮校字

右編清通簡要、大致與近賢所輯王船山先生之譜相彷。凡文貞事蹟多用夾註、故篇章不多、其矜慎可知矣。王譜按年尚引詩文以證其事、此耑識其大、以詩文爲餘事、故不詳載。攷京江耆舊集小傳、謂文貞著力行齋集、又云京江制藝爲當代宗工、不知其詩氣雄筆健、格調蒼渾、卓然入唐代之室、即專門名家者有弗逮也。茲譜載文貞墓在丹陽尤區村、此足補邑乘之遺。若父子同祀鄉賢、公與其父九徵同。祖孫同薦鴻博、公之子逸少與九徵同。亦爲世所僅見、似宜坿入秀甫姻世



兄爲學好深湛之思，喜閱線裝書，與余同癖。君年正富，大可仿楊鐵傭氏四朝先賢六家及孫章先賢九家之舉，凡江鄉前哲，擇其尤者次第譜之，彙爲巨編，斯亦不朽之盛事也。秀甫以爲何如。光緒庚子先立春三日，訥盦李恩綬跋於四養生印齋。

十七世孫錫敬、學華、光斗，十八世孫藻文、經文、彬文，十九世孫善昌敬謹校刊。



文貞公年譜

清・李清植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郭　齊 一審
劉　琳 二審

清道光五年寫刻本

《文貞公年譜》二卷，清李清植編撰。清道光五年二酉堂寫刻本。

李光地（一六四二——一七一八），字晉卿，號厚庵，又號榕村，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後擢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康熙十九年，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歷官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通政司通政使、兵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直隸巡撫、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卒謚文貞。他潛心理學，旁闡六藝，是清初理學的代表人物。李光地的學術實踐，旨在闡釋儒學義理，尤能提倡謹實學風。在理學研究中，他宗本程朱理學，兼採陸王之長，詳評各家思想得失，而不拘於門戶之見。在經學研究中，他長於樂律、曆算、音韻之學，注重折衷融彙各家之說，所識多有創新。《四庫全書總目・榕村語錄》評曰：「光地之學，源於朱子，而能心知其意，得所變通，故不拘墟於門戶之見。其詁經兼取漢唐之說，其講學亦酌採陸王之義，而於其是非得失，毫釐千里之介，則辨之甚明，往往一語而決疑似。」康熙御纂《朱子全書》及《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皆命光地校理。一生業績顯著。「三藩之亂」時，他不畏兇險，遣使帶蠟丸入京，獻用兵之計。康熙二十年鄭經病死，又力主收復臺灣，舉薦施琅為福建水師提督，統舟師進取澎臺，完成清王朝統一大業。著有《榕村全集》。

是譜爲光地從孫清植纂輯，門下士魏廷珍等同參訂。清植（一六九〇——一七四四），字立侯，號穆亭，雍正二年進士，授編修，累遷山東巡撫、禮部左侍郎。嘗輯《榕村語錄》三十卷，爲光地學術思想之彙編。是譜因出自後裔、門人之手，對光地一生亦多曲護，但對光地一生出處行事、仕宦浮沈以及論學、著述敘述較詳，可資參攷。

文貞公年譜上

孫清楨立侯纂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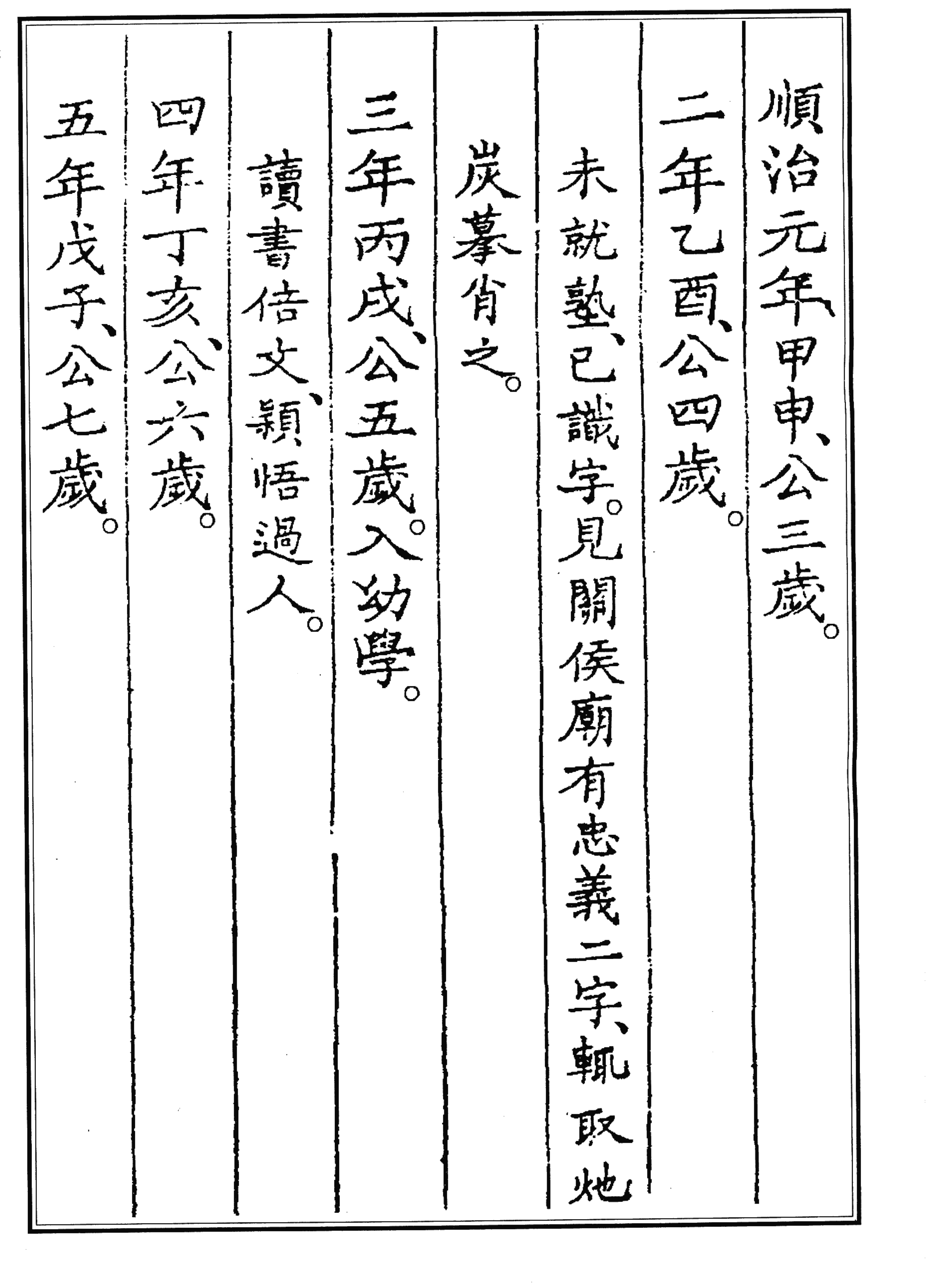
魏廷珍君璧　蔡世遠聞之
徐元夢善長　梅㲄成玉汝
楊名時賓實　徐用錫壇長
門下士　仝參訂
王蘭生振聲　官獻瑶瑜卿
元孫維迪校刊

崇禎壬午秋九月癸酉，公生。

公諱光地，字晋卿，號厚菴。先世居劍州，相傳爲

唐江王元祥後，初祖君達，始遷安溪縣感化里之湖頭鄉。六世祖樸菴公好義樂施，鄉國歸仁。祖念次公邁德種善，實修樸菴之業。至考贈公益本之以孝誠，澤之以學問，誼行卓卓，具載家乘。公在孕時，山海訌沸，母吴氏避居於外氏之華地鄉，以九月初六日亥時生公，因以其鄉名名公云。

癸未，公二歲。



順治元年甲申、公三歲。

二年乙酉、公四歲。

未就塾、已識字。見關侯廟有忠義二字、輒取灺炭摹肖之。

三年丙戌、公五歲。入幼學。

讀書倍文、穎悟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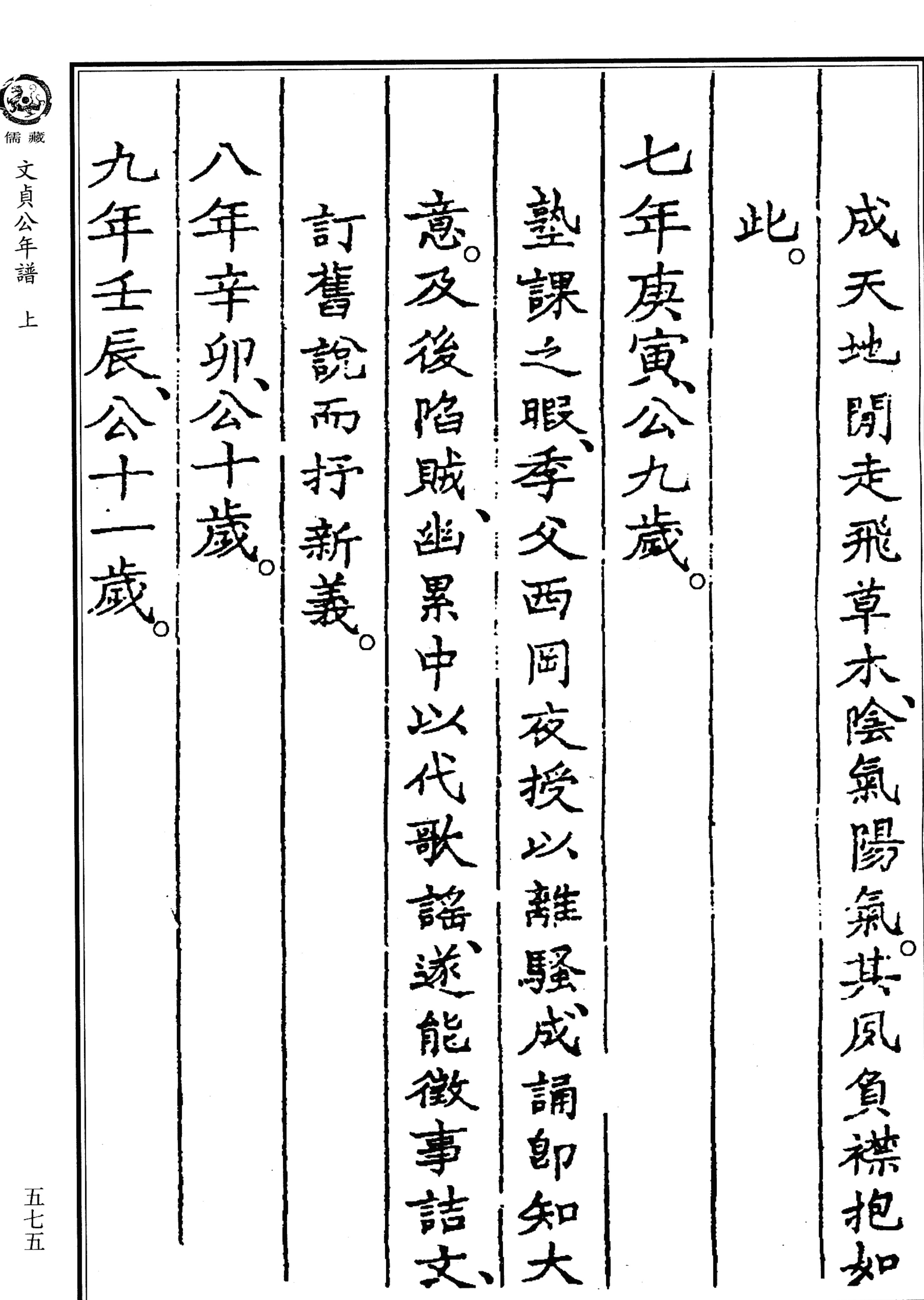
四年丁亥、公六歲。

五年戊子、公七歲。

是年、從毋就學於外祖家。外祖教以詩、即能曉其體製。一日、外祖與客碁、以碁命賦、公立成一截云、棋子十六雙、伍位皆相同。連呼過河去、一戰似有功。有先達聞其奇穎、邀與相見、器度儼若成人、先達接以賓禮。

六年己丑、公八歲。

季父西岡指幅畫爲對曰、一幅丹青、繪盡古今來山水人物、畫工化工。公應聲曰、兩道乾坤、曲



成天地閒走飛草木、陰氣陽氣。其夙負襟抱如此。

七年庚寅、公九歲。

塾課之暇、季父西岡夜授以離騷、成誦卽知大意。及後陷賊、幽累中以代歌謠、遂能徵事詰文、訂舊說而抒新義。

八年辛卯、公十歲。

九年壬辰、公十一歲。

十年癸巳、公十二歲。

日命五題、自辰至酉、楷畢、居然大篇。

十一年甲午、公十三歲。畢誦羣經。

聰慧益開、而鋒鍔斂戢、循循恭謹、侍坐於長者、

日暮不敢就宴。

十二年乙未、公十四歲。夏六月、陷於賊。

時鼎革未幾、鄭氏假託殘明、沿海爲寇、山賊林

日勝乘亂竊發、結黨仇寃、穴巖嶮閒、四出侵暴。



贈公偕弟西岡挈家避跡山堡。適賊黨出掠別堡、西岡捕之、賊以爲憾、乃夜掩堡、盡劫老稚兒女十二人以去、獨贈公走脱。賊挾質索贖、公祖念次公財竭意懣、至十一月竟以憂殞。於是仲父漁仲久以官事羈於劍、聞家喪亂、奔歸。既卒哭、身詣賊議贖。日勝獨指公謂曰、是兒偉器、君無惜貲也。○贈公既走脱、徬徨山澤間。嘗過族姪家、辨色辭去、忽值雲雷轟黑、嘿誓於天、從此

走三十里、身不霑濡者家無害。則見潒雨四垂、遵霞光一線而趨、須臾抵寓、自雨中振出、縞衣麻履訖無滓漳、坐頃而街膝如川矣。事見漁仲盤嶼集中。

十三年丙申、公十五歲。秋七月癸丑、自賊拔歸。漁仲既輸贖、賊望難厭、訖無見還意。乃募鄉壯先後破賊砦十數、舉家十二口以次拔歸。曰勝憊甚、歸命於官。漁仲事累見集中。○公之陷賊



也、衆止軒軒異常兒。時取賊兒書讀曰勝異之每過堂下、必起立加敬。一日、日勝閱其泉公投以詩、有戟插雲天疑雪結、師行地水似風來之句、日勝顧其黨曉文義者令爲解說、歎曰、眞英物也。及連破於我、日勝遷竄無恒處、猶謹挾公以居奇、故公最後脱。日勝嘗遣其從子林光詐漁仲以冀緩師、曰、已殺君第四姪矣、再戰則諸兒皆將不免。漁仲不意爲虚唱也、遂斬之以相

當。日勝聞則大怒、拔劍擬公、其黨莊進曰、素日常獨奇此子、奈何爲德不卒耶。日勝曰、然則落其大指。劍落矣、進急持之曰、是兒年幼指落、斷無生理、就令幸活、終身無用也。且李氏勢熾、所以未窮其銳者、子在故耳、卒聞子殘、鬭必益力、我軍其能支乎。日勝乃投劍而罷。○賊嘗以公竄伏山巖穴中、漁仲察賊逃於石穴、而不知公亦在也、盛以鬱火之煙逼之。賊輾轉且死、見公



無恙而問故、公敎之曰、伏身以面貼土上、只離分寸則烟氣不侵矣。賊從之、亦免。公於幼時便體察物情如此。

十四年丁酉、公十六歲。

有郡先達者客於湖、公以宿構文就正、先達曰、詞順矣、氣未充也。指而授之。公退而摩揣逾旬、質以新構、先達曰、氣充矣、神未赴也。又指而授之。公退而摩揣逾旬、質以新構、先達喜、復謂曰、

文章之道、譬如畫龍、其睛一點、破壁飛去。今君文已能神氣相團結、然必人以眼視文、若文中之眼尚未能以視人也。因傾示以單微之解、公領畧契會、愈肆其力、由是文日益進。

十五年戊戌、公十七歲。

贈公貧、無宅舍、僦居於洋山砦中。是春病疝、大劇。每深夜、公輒陰啓砦檽、長跪致禱。一夕感異夢、若有告者曰、尊人無恙、大期之疾在口、非疝



也。問其年、示以二指。自是贈公疾漸瘳。○公嘗曰、吾年十七、值秋熱病痢幾殆、已愈、乃立志向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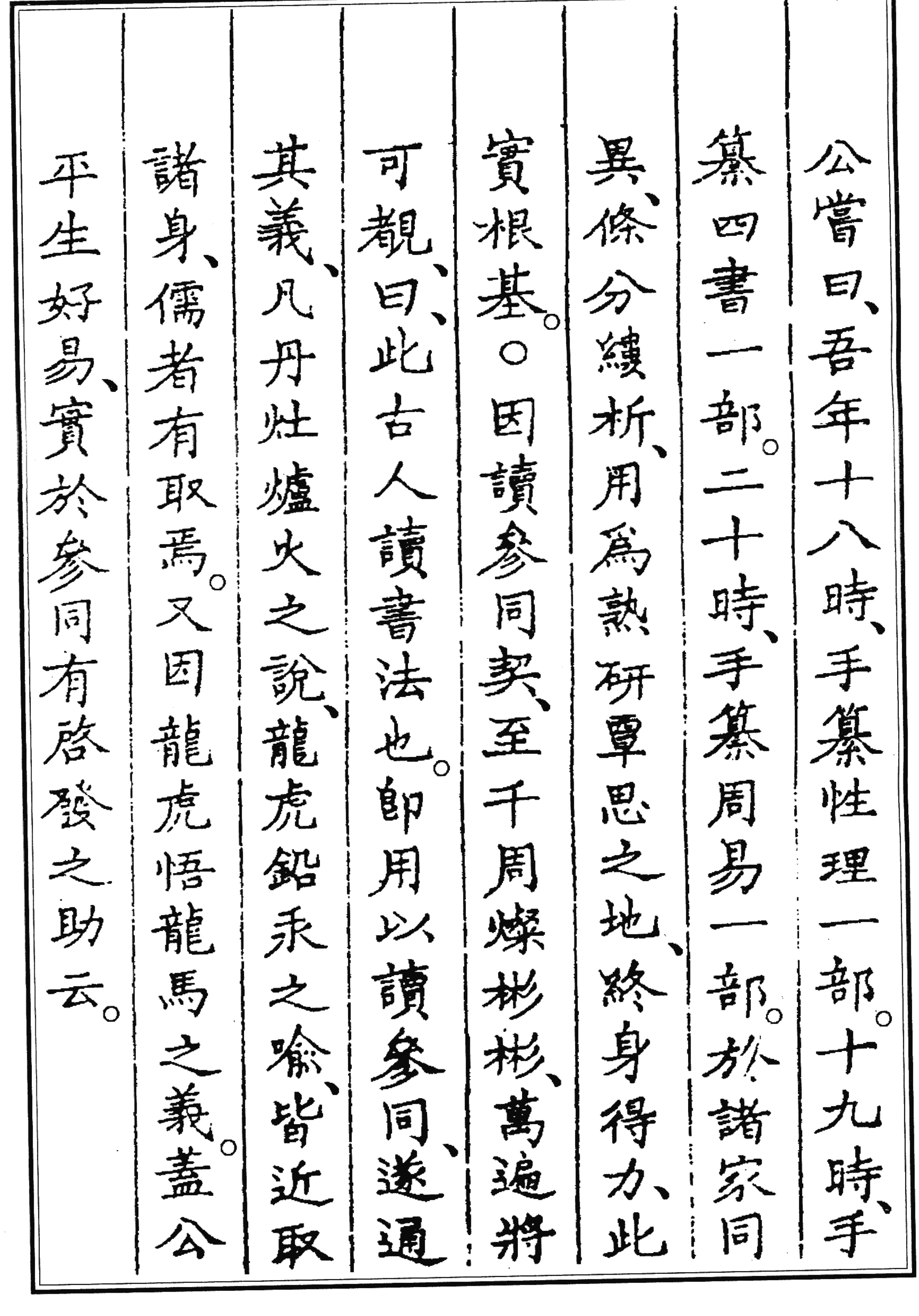
十六年己亥、公十八歲。始講性理之學。

季明風氣雜駁、破棄繩尺、爭脫畧爲名高、動以程朱爲詬病。贈公獨喜蓄濂洛關閩及同郡蔡、林諸先賢書、雖橐無贏貲、而購輯不擇價。○公既厲志、首抽性理之編、專心一力、每夜手錄數千

言、晝則熟誦精思、窮極深微、遂毅然希蹤前哲。斂衣冠、謹坐起、非程朱不敢言。尊卑閒憚之、閒公來、則裸者衣、讙呶者息、因嘿爲假道學。公聞之曰、夫假者、外然而中不然也。若心知不可、勉厲自持、非可謂假。且特儒者疏節耳、何張皇及道學也。○是歲、娶夫人林氏。○

十七年庚子、公十九歲。纂四書解一部。○

十八年辛丑、公二十歲。補諸生、纂周易解一部。○


公嘗曰、吾年十八時、手纂性理一部。十九時、手纂四書一部。二十時、手纂周易一部。於諸家同異、條分縷析、用爲熟研覃思之地、終身得力、此實根基。○因讀參同契、至千周燦彬彬、萬遍將可覩、曰、此古人讀書法也。即用以讀參同、遂通其義、凡丹灶爐火之說、龍虎鉛汞之喻、皆近取諸身、儒者有取焉。又因龍虎悟龍馬之義。蓋公平生好易、實於參同有啓發之助云。

康熙元年壬寅，公二十一歲。

讀書妙峯山，譜太極通書相表裏圖。

二年癸卯，公二十二歲。補廩膳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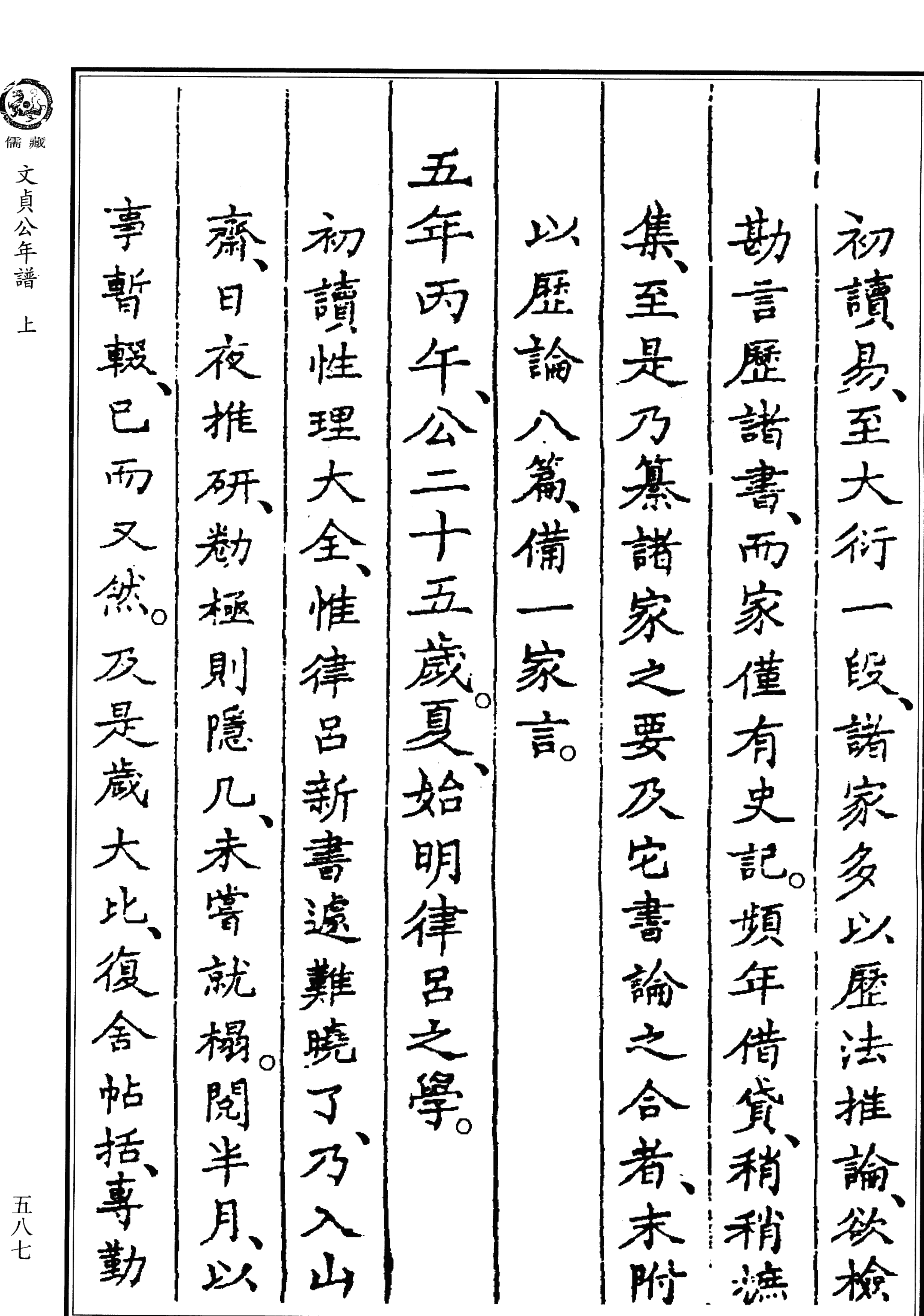
歲試第二名。是歲，冢子鍾倫生。

三年甲辰，公二十三歲。始注洪範，又著卜書補義。

疑蔡傳與洛書不相應，乃以三區之，以九列之。

其說與西山眞氏合，而倍加精當。

四年乙巳，公二十四歲。輯歷象要義。


初讀易、至大衍一段、諸家多以歷法推論、欲檢勘言歷諸書、而家僅有史記。頻年借貸、稍稍潕集、至是乃纂諸家之要及宅書論之合者、末附以歷論八篇、備一家言。

五年丙午、公二十五歲。夏、始明律呂之學。

初讀性理大全、惟律呂新書遽難曉了、乃入山齋、日夜推研、勘極則隱几、未嘗就榻。閱半月、以事暫輟、已而又然。及是歲大比、復舍帖括、專勤

益倍。浹月、遂明其學。

秋八月、舉福建鄉貢。

主考吳公國對、王公汝斐、同考王公三薦。吳公戊戌及第第三人、有知人之鑒。是冬、公與同榜吳君會芳偕計、道遇吳公、通謁、吳公曰、吳君已得兒否。對曰、未也。吳公矍然曰、君相非壽、善自愛。因指公曰、李君精魄內凝、神餘於形、此大器也、君宜以爲楷。逮庚戌、吳君復與公偕第、竟歿



京師。吳君爲人多可紀、集中有其狀。

六年丁未、公二十六歲。

是春會試、同考陳公論得公文、薦而不售。公歸、途出故城縣、見其文廟傾圮、即竭餘齋倡修之。○先是、贈公被仇誣、官沒於賄、累歲莫直。公至家、逞身代理、於福州遇太守王公之儀、得白之。儀、遼陽人、狀貌魁奇、持廉節、堅風操、卒死耿逆之難、贈太常寺卿。○是歲、仲子鍾脩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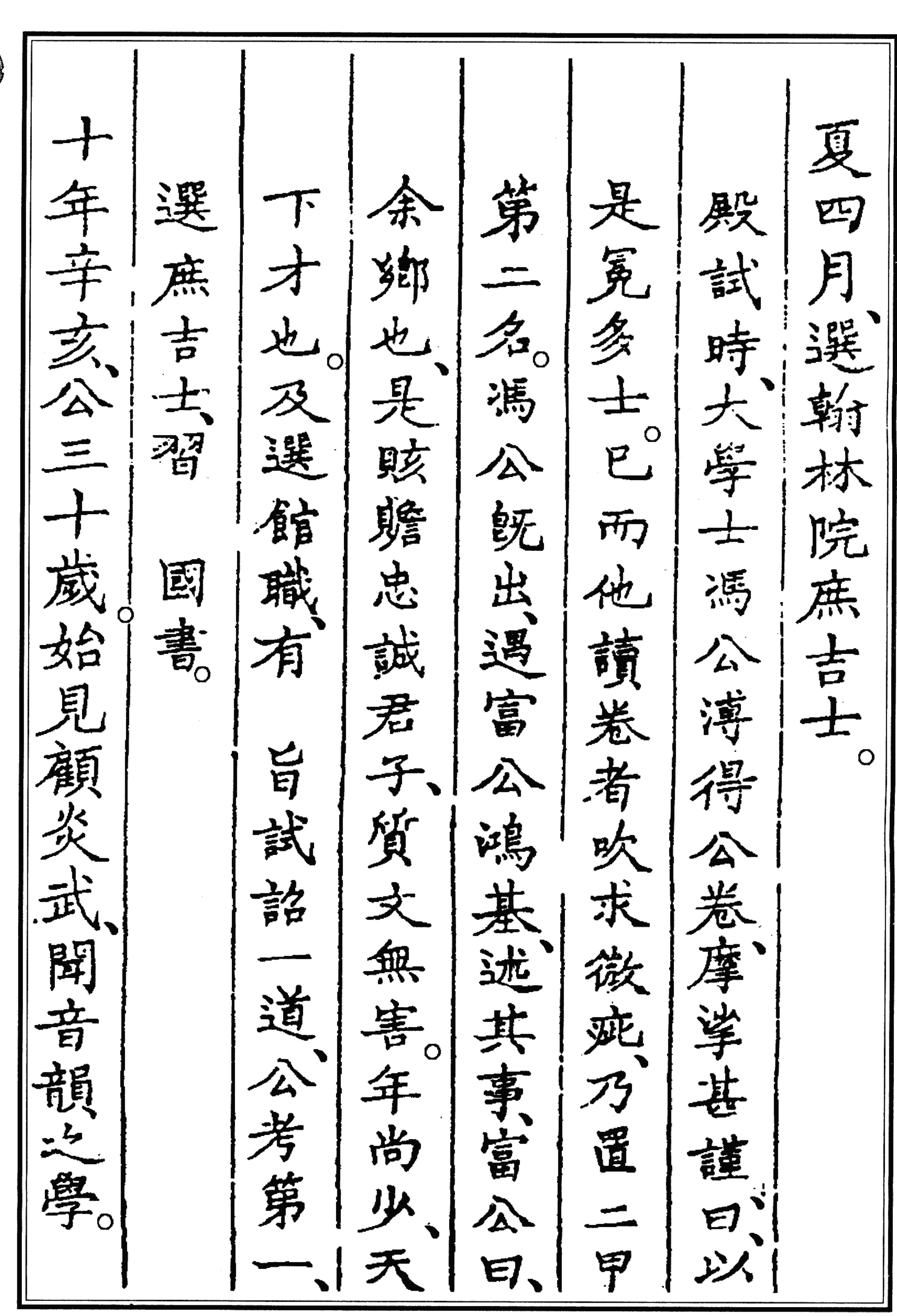
七年戊申、公二十七歲。

是歲、季子鍾佐生。

八年己酉、公二十八歲。

是冬、偕計至京師。同郡先達王公命岳私發策試之、以強藩世及爲憂。公所對、王公深加激賞。

九年庚戌、公二十九歲。春三月、登蔡啓僔榜進士。主考魏公裔介、龔公鼎孳、王公清、田公逢吉、同考衛公既齊。



夏四月、選翰林院庶吉士。

殿試時、大學士馮公溥得公卷、摩挲甚謹曰、以是冤多士。已而他讀卷者吹求微疵、乃置二甲第二名。馮公既出、遇富公鴻基、述其事、富公曰、余鄉也、是眩瞻忠誠君子、質文無害。年尚少、天下才也。及選館職、有旨試詔一道、公考第一、選庶吉士、習國書。

十年辛亥、公三十歲。始見顧炎武、聞音韻之學。

公以歷論八篇就正於衛公既齊、衛公以示顧氏、顧氏曰、元人之文也、誰爲爲之者、幸一識之。衛公乃見公於顧氏、顧氏與縱談點畫聲音、古今訛異之原、公心識其說。顧氏又曰、讀書須整片讀、僕平生零綴碎補、過連篇文字則不耐竟讀、此大病也、當以爲戒。顧氏先代遺叟集中有其傳。左都御史魏公象樞雅與公相重、間日會讌、既久益歡。一日、魏公退　朝、意甚悅、曰、乃

者　命薦士、有董漢策者、嘗見笞於令長、范公承謨猥以其人應　詔、今日科臣甯爾講彈之是也。公曰、令長白黑不分久矣、士之蒙汙豈可概量。假令以枉法受賕之官、而笞不畏彊禦之人、此其過在笞者乎、在受笞者乎。縱使年少不謹、卒德改行、亦不當咎其既往。且
上春秋方富、求治日新、首開薦舉之門、可爲復古之漸。抑遏其端、愚未覩其便。魏公爲之嗟服。○燕

吉士散館例需三年。是冬、山陵役竣、以升祔禮成、覃有恩數、同職或議丐請先期散館、公執不可、曰、三年學猶不足、豈宜以躁進而壞舊典乎。議以不行。

十一年壬子、公三十一歲。春、進河洛圖說。諸翰林承旨各進所學、公進是編。大旨謂天地之著作在圖書、聖人之著作在易範。河圖顯



陰陽二氣、主於流行、流行則變化不窮、而屈伸往來因乎時。洛書備三才、主於定位、定位則一成不易、而範圍參贊存乎道。伏羲作易、盡二氣之變也。故自二以極於八而卦成、不用五十以爲之本。神禹敘範、備三才之道也。故自三以究於九而疇備、獨重中五以建其歸。與舊説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八卦、九章相爲經緯者異、詳見集中易範諸書。○先是、鄉人有謝璿者僑蘇州、

一夕夢公親捧一函、其第二章經三緯九、曚矓中猶記三字、曰夏后氏。公寄德公格勤詩云、謝翁居閶門、夢我捧册秘。一卷獻當宸、宛如夢所記。卽指是也。是年、公又自夢神人賜册、中有一語云、賜長兒特上青霄。冢男墓誌所述指此。公平生所感異兆甚多、非集中所述、故不載、載其述者、以使後之讀公集者知所由云。

秋九月、散館、考第一、改授編脩。



衛公既齊精於韻學、公日從之遊、以與顧氏之說相參證、故於習　國書獨能易人所難、探討其條理、而心融貫之。比散館、遂冠等倫。逮晚年、所著韻箋及音論等篇大抵皆闡明顧說、至以收聲韃韻部、以五聲切衆音則補顧氏所未發、得於　國書者爲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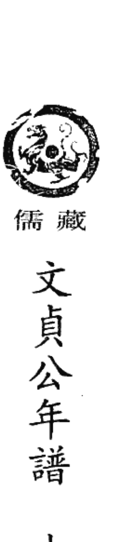
冬、京察最其列。

十二年癸丑、公三十二歲。春、充會試同考官、

取中唐四表等九人。

夏五月，以省親丐假。

道聞尚可喜請撤藩，覲京、吴三桂、耿精忠繼之，廷議悉如其請，憮然曰：「旦夕其有變乎。」比至家，耿逆反形漸露。總督淛閩范公承謨者，忠義人也，公密貽以書，畧謂公不離肘腋，若變起倉卒，必爲所制，不如以閲操閩安爲名，整師出城，疾走洪塘，溯流而上，直駐延平，控其上遊，彼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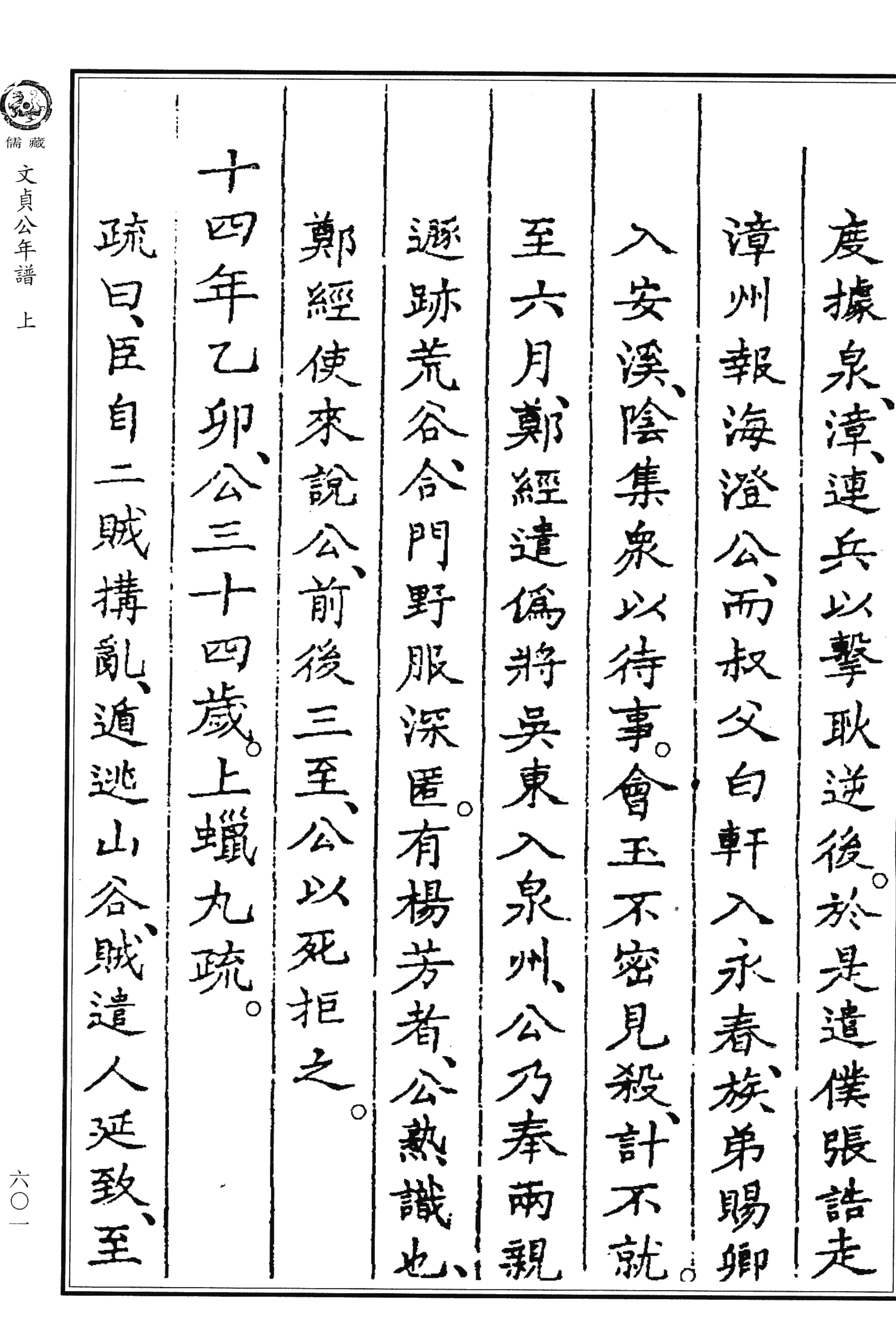


敢遽動、徐而圖之、其變可弭。范公得書、徘徊不能決、密報曰、所畫是也、吾自度不足以辦、吾義惟與此城共存亡耳。明年、三逆果皆叛、范公遂爲耿逆所囚、卒被害。

十三年甲寅、公三十三歲。避耿、鄭二賊之亂、遯匿荒谷。

耿逆既蓄異志、思收羅才傑之士、聞公回籍、再四以王諭召公。公雖知變在旦夕、然迹未彰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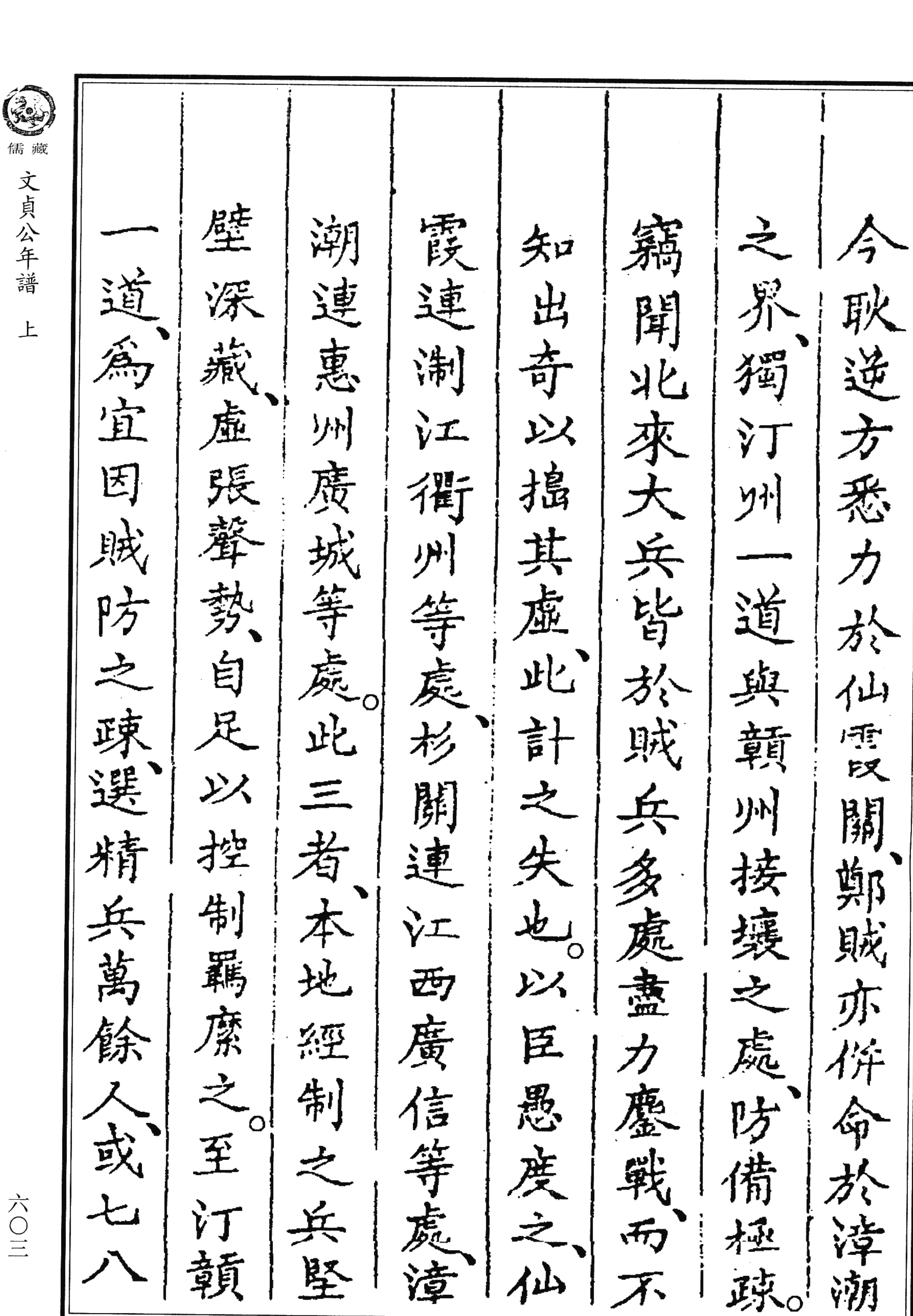
辭不獲已、乃赴省一見、輒告歸。耿逆不聽。公之行也、贍公與闔門皆知其危、甚以爲憂。公將行時、與仲父漁仲約、度至省三日、便以贍公疾劇走信、以紿耿逆。於是請於贍公、贍公然之、具書遣僕許順齎達公所。公執書泣、請於耿逆、始幸見許。公出卽首道、疾走泉州、僑寓北門。三月望日、耿逆叛、提督王進功以泉州應之、走福州計事。公乃密就城守遊擊賴玉、謀結海澄公黃芳


度據泉、漳、連兵以擊耿逆後。於是遣僕張譆走漳州報海澄公、而叔父白軒入永春族弟賜卿入安溪、陰集衆以待事。會玉不密見殺、計不就。至六月、鄭經遣僞將吴東入泉州、公乃奉兩親遯跡荒谷、合門野服深匿。有楊芳者、公熟識也、鄭經使來説公、前後三至、公以死拒之。

十四年乙卯、公三十四歲。上蠟丸疏。

疏曰、臣自二賊構亂、遁逃山谷、賊遣人延致、至

於再三、臣抵死固拒、幸到於今、未汙清節、以辱
朝廷。然蹤跡孱危、尚未知能幸全腰領、以再瞻
天日與否。蟲蟻微命、無足言者、臣不敢自惜、獨至一
隅安危、大勢所繫、敢冒萬死、蹈不測之禍、希徹
天聽。臣惟八閩疆宇褊小、糧稅稀薄。今自二賊跡躪、
兵革不休、椎骨剝膚、民以大弊。此時官軍誠宜
以急攻為主、不可置此一方、曠日持久、恐粤東、
江右必生他變。然所謂急之之道、不可不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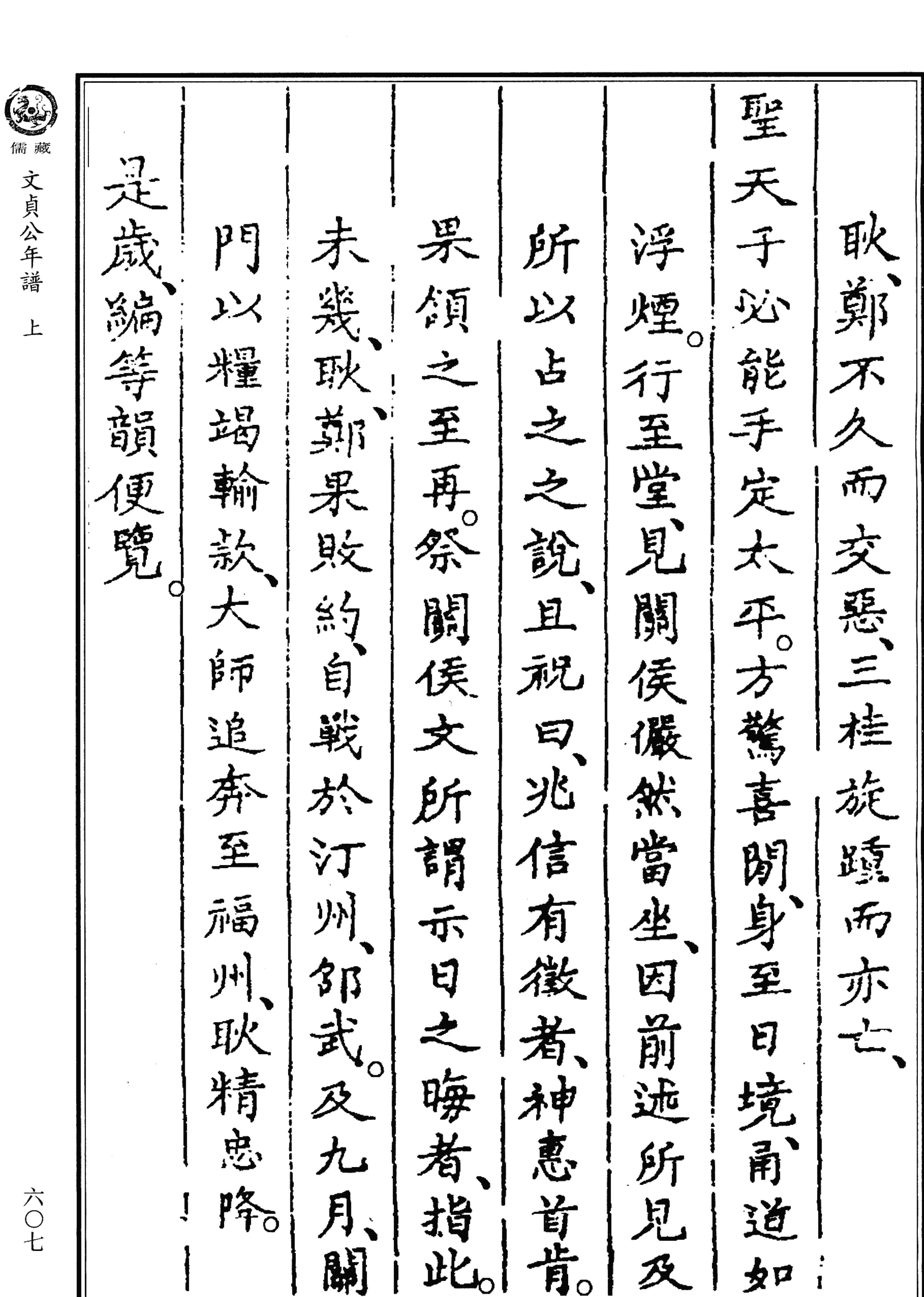
今耿逆方悉力於仙霞關、鄭賊亦併命於漳潮之界、獨汀州一道與贛州接壤之處、防備極疎。竊聞北來大兵皆於賊兵多處盡力鏖戰、而不知出奇以擣其虛、此計之失也。以臣愚度之、仙霞連浙江衢州等處、杉關連江西廣信等處、漳潮連惠州廣城等處。此三者、本地經制之兵堅壁深藏、虛張聲勢、自足以控制羈縻之。至汀贛一道、爲宜因賊防之疎、選精兵萬餘人、或七八

千人、詐爲入廣之兵、道經贛州、遂轉而向汀界。贛州至汀州數日耳、而汀州至福州、泉城來往非月餘不至。此二賊聞知、則大軍入閩久矣、所謂避實擊虛、迅霆不及掩耳之類也。此時賊方悉兵外拒、内地府州縣盡致空虛、所在殘黎望大師之來、正若時雨。苟出汀州小道、横貫其中、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矣。臣乞密馳　詔旨、勅總兵官閒諜虛實、隨機取敉。仍恐小路崎嶇、更



須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臣今者雖已爲樊鳥湯雞、然葵藿之心、睎見太陽、尚冀幸於萬一、仰惟
聖明照亮。又爲書與富公鴻基言、二賊交毗、勢且狡憤相戕、若叩關遏之、必生內變、可無折矢而下。因請大師入閩、禁屠戮以慰殘黎。疏及書既具、時賊熾𡾊巖、道梗難通、乃細作蠅頭腊片紙上、蠟裹爲丸、遣僕夏澤齎之、間道由五福以行。叔

父白軒護出西江界上、經年始得至京。當公以
聞、
上得丸動容、手削出疏、嘉歎久之。以疏遍示羣下曰、
此眞忠臣也。所上機宜、輒下羣帥予施行。
十五年丙辰、公三十五歲。秋九月、耿精忠降。
是秋八月、公夢三烏犯日、啄處光蝕、頃刻垂既。
俄而兩烏交鬭、投西南去、一烏徬徨自逝、日漸
復光。以意占之曰、日者君象、烏者逆象也。意者



耿、鄭不久而交惡、三桂旋蹶而亦亡、聖天子必能手定太平。方驚喜間、身至日境、甬道如浮煙。行至堂、見關侯儼然當坐、因前述所見及所以占之之說、且祝曰、兆信有徵者、神惠首肯。果頷之至再。祭關侯文所謂示日之晦者、指此。未幾、耿、鄭果敗約、自戰於汀州、邵武。及九月、關門以糧竭輸款、大師追奔至福州、耿精忠降。是歲、編等韻便覽。

公既通　國書及顧氏音學、至是玩心益熟、乃摘字之習用者、依等韻字母編爲便覽。

十六年丁巳、公三十六歲。夏四月、特遷侍讀學士。

二月、大師復泉州、遂復漳州、鄭賊悉遁。三月、公見和碩康親王於福州。四月、得　旨超授侍讀學士。大師入泉州時、因公前請禁屠戮、又　旨下主兵者、以公忠貞、令保護其家、故按堵愈於他郡。他郡擒頗不嚴、失民心、公先幾憂之、語所



知曰、吾懼時事之尚未輯寧也。

秋九月、還朝、道丁父惟念公憂、奔喪歸。

閩亂時、贈公日夜憂苦、舌生皰皰。比亂平、猶不可愈。公察贈公神觀異常、且戊戌距今計二十年、心疑二指之夢、憂怖不敢違膝下。而贈公以國知深厚、趣公入覲。公雖婉詑百端、贈公素方嚴、大義質責、公不得已、奉命以行。公既首途、贈公入而垂涕。太夫人請曰、促令行者、夫子意也、

今又何泣焉。贈公曰、吾自覺已衰、度不久於人間世、直以人臣義無私顧、故勉而自割、冀以成全其忘家之節耳。太夫人亦泣數行下。公甫達福州、卽聞訃、奔歸居喪、一如禮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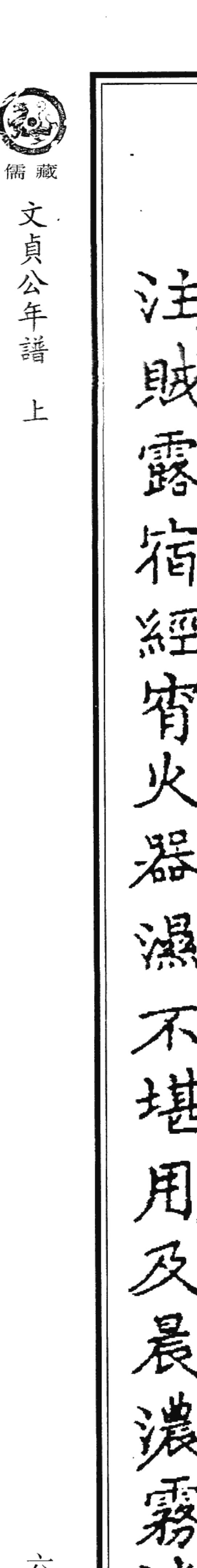
十七年戊午、公三十七歲。春正月葬考惟念公墓在安溪崇善里谷口鄉、贈公所自營兆也。公遵遺命、既虞而後卒哭。是時、鄭經僞將劉國軒復寇海澄、圍之。



夏五月、滅白頭賊。

國軒既困海澄、而泉州白頭賊起。白頭賊者、姦人蔡寅假號殘明以詭衆、嘗驀入泉州西門、爲郡兵所逐、遁去。於是羣帥疑城西民通賊、將剿之、知晉江縣事沈君朝聘持不畫押、議未定。適公至郡、急謁羣帥、具言小民無辜、力贊沈君之議、乃止。未幾、寅黨益夥、逾二萬人、再圍安溪、勢張甚。公將興義旅、而苦無資以收衆、乃具啓丐

糧於康親王。王度附里數村劄公科取。是時軍需浩繁、官方立爲大當之法、擇富戶輸日當直、無論貴之繁省、差之多寡、一切取辦於直日者之家、家立破罄。公計戶均賦、免其輪直、每日戶不過數銖、差平而費省、數村盡賴之。用是赴募者莫不懽忭效命、故能以農甿什佰之羸、於鴟張豕突之時、與縣犄角、而人無懈貳。復牒示諸鄉曰、寅本永春賣漿家兒耳、吾已與兵剿捕、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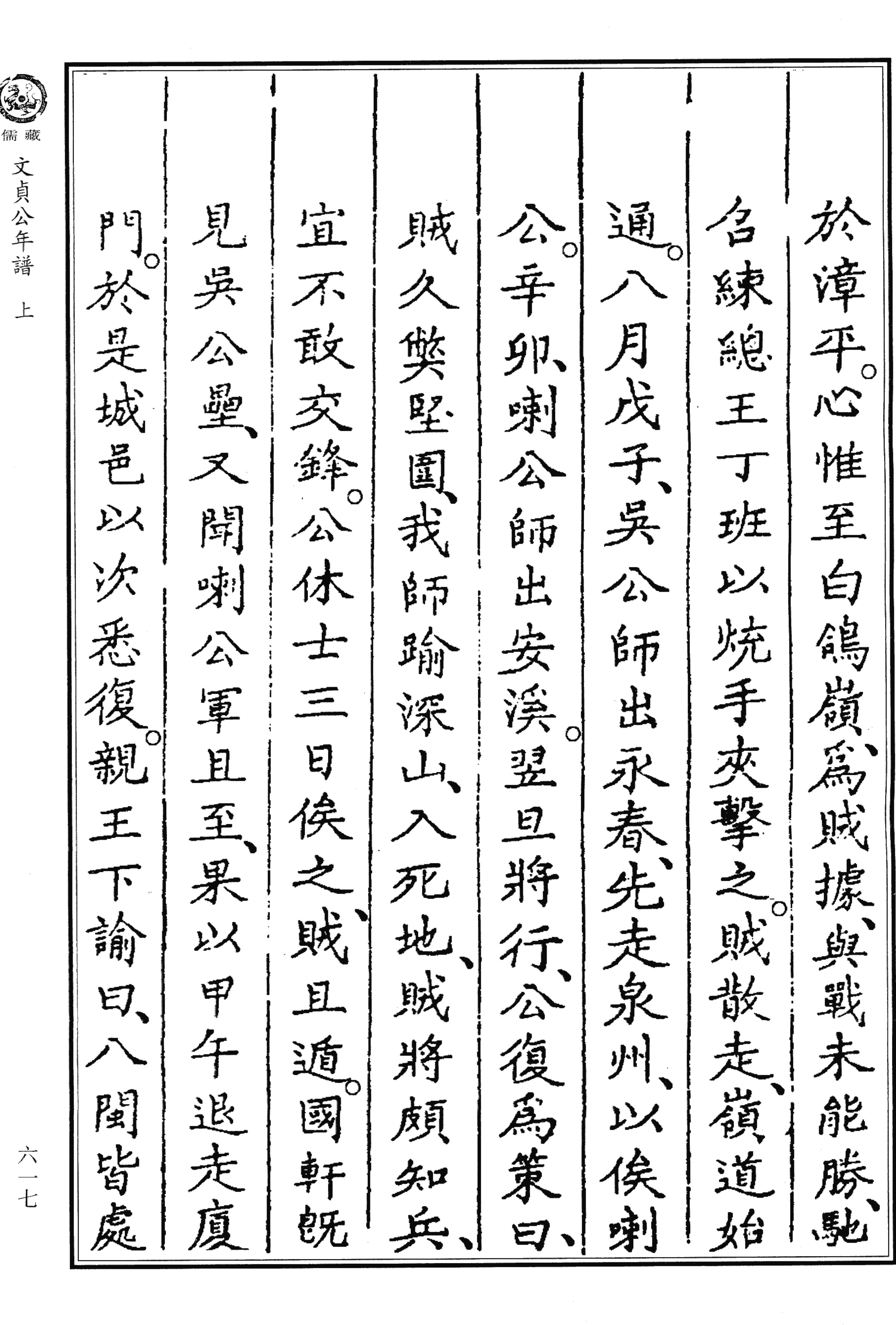
鄉慎毋以粮齎賊。若私自餉賊、是即賊也、便當移兵先剿、以爲諸鄉戒。且分兵抄絶賊糧、别下牒招徠其黨、有殺降者死無赦。牒出之翌日、賊弁林啓卽以七百人降、公量留數十人、餘悉遣歸農。自啓降、賊黨日相猜忌、散走強半、賊勢頓衰。寅忿甚、悉衆迫公、尚六七千人。至盤嶺、公令叔弟心惟率百人扼諸隘、賊不敢下。會夜雨大注、賊露宿經宵、火器濕不堪用。及晨、濃霧迷漫、

賊俯望公鄉、叢樹烟林皆成兵象、遂遁去。公令心惟尾之、戒曰、度距賊里許即駐師、困獸猶鬭、勿迫也。賊日夜饑疲、不得休飽、甫七日盡潰、寅走歸鄭氏、以瘟死。逾月、國軒破海澄、遂還圍泉州、困之。

秋八月、導巡撫吳興祚、寧海將軍喇哈達之師自山道並進、遂解泉州圍、屬縣悉平。國軒圍泉州、屬邑俱下、安溪令李鈺棄城走、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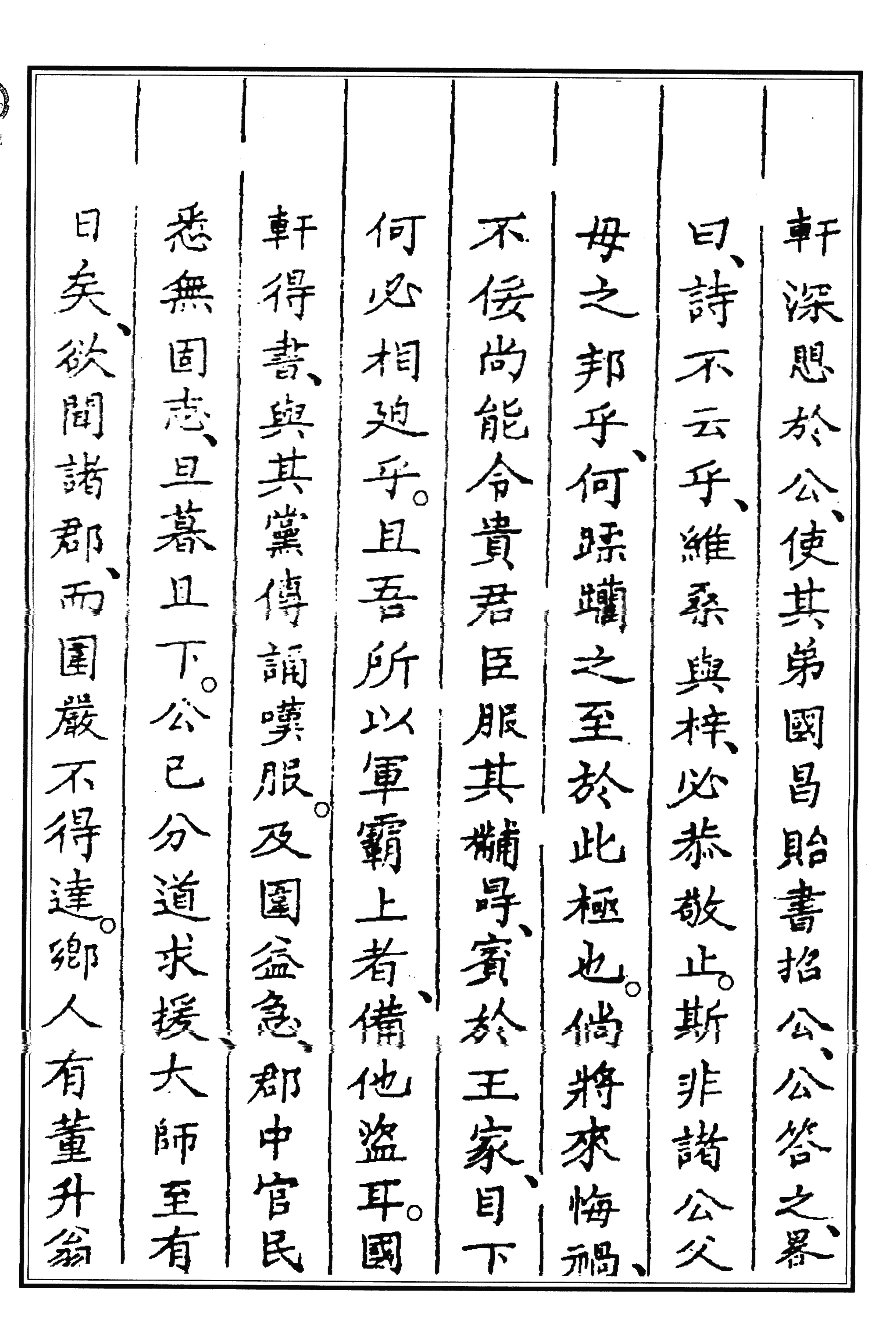
所、曰、民志皆潰、事無可爲者、公曰、君今計欲何之。鈺曰、鈺老母在京師、思當直北、一見老母、雖就死萬無恨、惟公亦宜與鈺偕遁也。公曰、吾老母兄弟盡在此鄉、義不容以獨去。挈抱扶攜、則蹤跡易露、勢必不遠、吾與此鄉俱碎決矣。且君既自分一死、死法與死事孰榮。榮及老母、盡留此共事乎。鈺未應。既夜半、鈺蹶然曰、公儒苑清流、猶奮不顧死、鈺去何爲者、爲當從公効命耳。

公大喜。卒事平，後公代列其績，晉知州。是時吳公師駐福州，刺公師駐漳州，賊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公密籌所以濟大師者，於是白軒爲走福州求援，别使僧人檀機乞師於漳，各偵綿谷中樵蘇細徑，暨山支橋以導之入。公忠節既着，故兩道之師雖盤出羊腸，而將卒咸無疑阻。公復分遣心惟及族弟賜卿、卒鄉旅導吳公於白鴿嶺，兄萊菴、表弟吳概觀卒鄉旅導刺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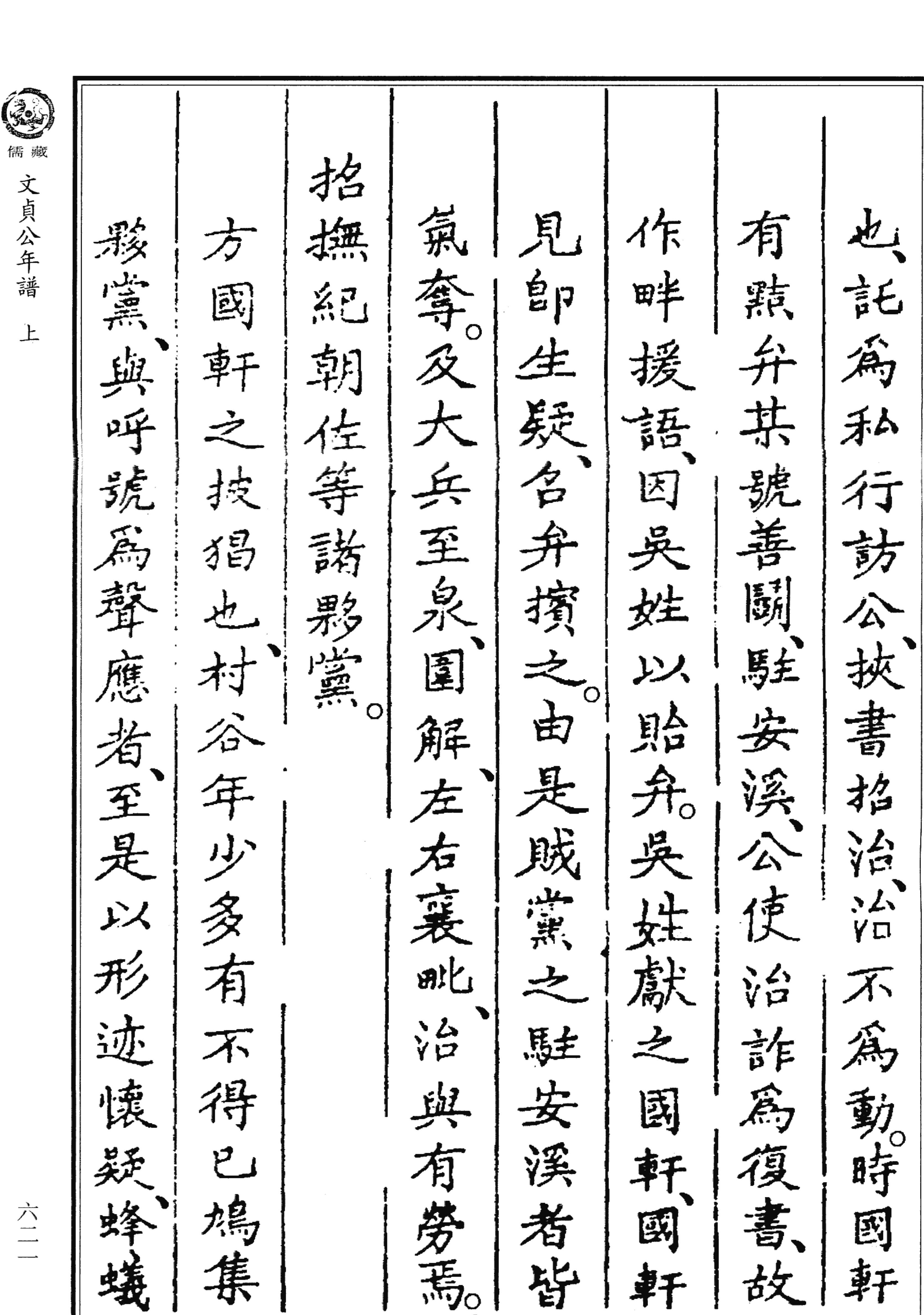
於漳平。心惟至白鴿嶺，爲賊據，與戰未能勝，馳名練總王丁班以帨手夾擊之。賊散走，嶺道始通。八月戊子，吴公師出永春，先走泉州，以俟喇公。辛卯，喇公師出安溪，翌旦將行，公復爲策曰，賊久弊堅圍，我師踰深山，入死地，賊將頗知兵，宜不敢交鋒。公休士三日俟之，賊且遁。國軒既見吴公壘，又聞喇公軍且至，果以甲午退走廈門。於是城邑以次悉復。親王下諭曰，八閩皆處

危地、若非學士中流一砥、幾於事不可問、卽當錄實以聞。而喇公以情請曰、某戴罪圖功、今雖因公幸成事、然功微未足以自贖。公若義肯相脱者、盡以爲某功、則某可以釋罪矣。公曰、凡所以得保鄉族者、將軍退賊之賜也、某何功之有。是役也、公功不備聞於朝。○先是、閩亂之始、公晦迹自匿、賊謂儒書生、不足慮。已破白頭賊、威畧聞於賊中、賊衆讋讋。方泉圍之初合也、國



軒深悃於公、使其弟國昌貽書招公、公答之畧曰、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斯非諸公父母之邦乎、何蹂躪之至於此極也。倘將來悔禍、不佞尚能令貴君臣服其黼冔、賓於王家、目下何必相逼乎。且吾所以軍霸上者、備他盜耳。國軒得書、與其黨傳誦嘆服。及圍益急、郡中官民悉無固志、旦暮且下。公已分道求援、大師至有日矣、欲聞諸郡、而圍嚴不得達。鄉人有董升翁

已者善水、乃納書於筒、蠟糊其口、投諸河、覆以浮苴、使二人者隨筒東下、道遇賊則自没於水、賊去則出。比至郡、潛行水底、遂冒賊圍、由水關入。郡人聞之、守遂固。有李治者、少出入戎閒、知兵事。初識贍公、即能寫誠、相委託。嗣爲泉州城守營千總、屬賴玉。玉之與公謀據泉、漳也、治與其議。玉敗、乃依公。及公糾旅捕賊、肅伍籍、厲械器、甚得其力用。國軒聞、乃遣一吴姓者、公婭



也、託爲私行訪公、挾書招治、治不爲動。時國軒有黠弁某號善鬬、駐安溪、公使治詐爲復書、故作畔援語、因吳姓以貽弁。吳姓獻之國軒、國軒見卽生疑、名弁擯之。由是賊黨之駐安溪者皆氣奪。及大兵至泉、圍解、左右襄毗、治與有勞焉。

招撫紀朝佐等諸夥黨。

方國軒之披猖也、村谷年少多有不得已鳩集夥黨、與呼號爲聲應者、至是以形迹懷疑、蜂蟻

屯聚、無所投命。羣帥見公威信大著、託以招撫、公乃牒示以堅明約束、又散遣鄉旅邀制之。不數旬、朝佐等相率款服、村谷廓然胥靖焉。○公退然書生耳、而雅知兵事。自整旅以來、科律嚴肅、賞罰明信、有冒取民間一物者死無赦。及剌公師出公里、所部多禁卒、凡芻秣之供、饔牢之犒、公悉以平價均取、大師飽騰、而民不知費。禁卒亦以公故、肅然就伍、三日中無敢闌入里閭



者。駐師萬計、而民不知兵。至朝佐等降、乃散旅歸農、渙然復故、而心無攜怨、一時重臣宿將、下及臧獲童孺、無不仰公風績云。

冬十一月、特遷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鎮東將軍喇哈達疏言、海賊斷江東橋等處、阻截援兵。泉州守制在籍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光地遣人至臣軍中、爲大兵鄉導、由漳平縣朝天嶺小路入安溪縣。李光地復遣人修通險道、接

濟軍需、又躬迎大兵。文臣爲　國盡勞，請加議敘。得　旨、李光地當閩地變亂之初，不肯從逆，具疏密陳機宜，殫竭忠貞。今又遣人迎接大兵，指引道路，平險隘，治浮橋，饋食物，餉軍，率民兵備辦糧米，供給兵衆口糧，矢志滅賊，實心爲　國，深爲可嘉。着從優授爲内閣學士。○公自遭亂，栖止一樓，漁仲取贊皇籌遠之義，名曰籌樓。至在恤中，讀禮之暇，閒成制義若干首。及是，漁仲



名爲籌樓草而序之，畧曰，晉卿讀禮樓上，日攤三禮而紀綱之。其初本無所籌，至會於不得不籌。但見坐起一樓，而蠟丸檄書，徧走於危機曲徑之閒，卒如其所籌。當其時，有憂其籌之鮮濟者，有詆其籌之自焚者，有慮其身弱心瘁必馴致於幽憂而伐性者。是外觀其發縱，未審其靜定也。事竣，果出其制義三十餘，皆作於其籌之時。予謂費禕、謝安卒於皇遽之日，表其從容之

度。齋从道也、尚見精神焉、況於制舉、所謂暇整非耶。

十八年己未、公三十八歲。春三月、以服未闋、表辭、不許。

公以衰服即戎、古有權制。若服中拜職、非禮所宜、具疏力辭、白軒代爲齎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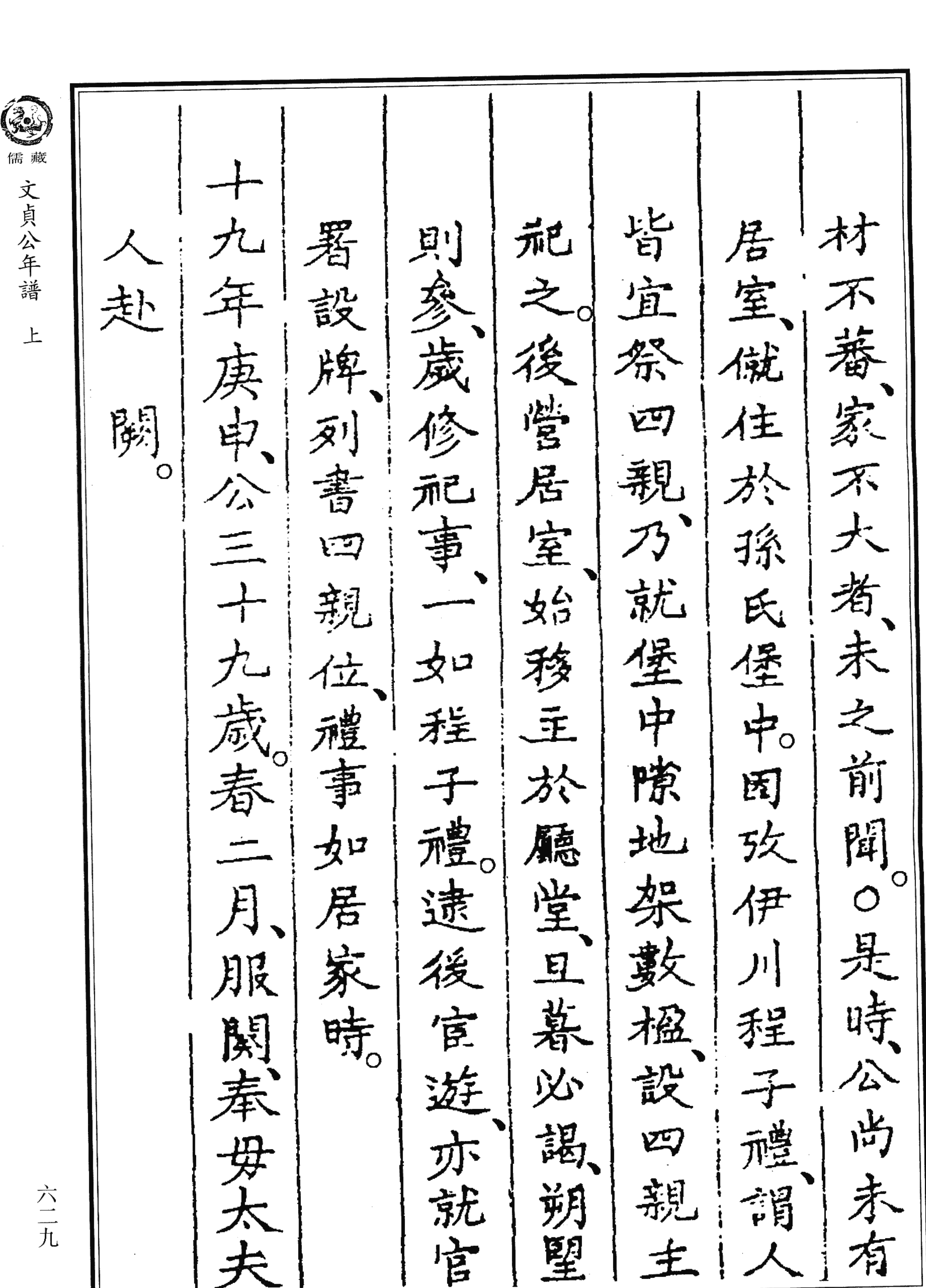
上不許、仍 命大學士名白軒至內閣、備問沿海情形。白軒因條奏機宜五事。



夏、修宗譜。

既竣，序之、畧曰、余家宗禮有古之遺者四、執𢾾者或以宗、或以爵、或以年德、然祝嘏之辭、則宗子先焉、蓋亦猶宗法之權也。有達者則以其秩祭、無達者則以祖田備士禮焉、蓋亦猶世祿之變也。廟奉遠祖、不附近親。然有貴者、賢者、有勤勞於祖宗者、則升配食焉、蓋亦猶宗有德者之道也。先是、祭止於春秋。先君子攷諸伊川家廟

以冬至祭初祖、元日祭先祖法而修之、以合氣始形始之義、蓋亦猶古今祭禮之衰也。若譜之設、所以濟宗之窮。吾家之譜、其善亦有三焉。本以宗法而聯之、所以長長也。標其爵命而榮之、所以貴貴也。繫之傳記而彰之、所以賢賢也。夫是以入廟者、觀譜者識長長之義、則知所以尊祖焉。識貴貴之義、則知所以尊王焉。識賢賢之義、則知所以尊聖焉。夫能尊祖、尊王、尊聖、而其



材不蕃、家不大者、未之前聞。○是時、公尚未有居室、僦住於孫氏堡中。因攷伊川程子禮、謂人皆宜祭四親、乃就堡中隙地架數楹、設四親主祀之。後營居室、始移主於廳堂、旦暮必謁、朔望則參、歲修祀事、一如程子禮。遠後宦遊、亦就官署設牌、列書四親位、禮事如居家時。

十九年庚申、公三十九歲。春二月、服闋、奉母太夫人赴闕。

公將行時，適提督萬公正色規取廈門。廈門者，與同安隔海相距，僅數十里。臺灣入寇泉、漳，必由之道也。鄭氏再世據之，守以重兵，伺釁爲患。萬公將發，衆皆虞其不利，公獨以爲必克，贊白軒從之以往。既捷，白軒以功加左都督，後授都武副將，調安平副將，遷至湖廣永州總兵官。

秋七月，至京，額外補内閣學士。

入對，慰勞優渥，嚮用甚至。時學士員備，特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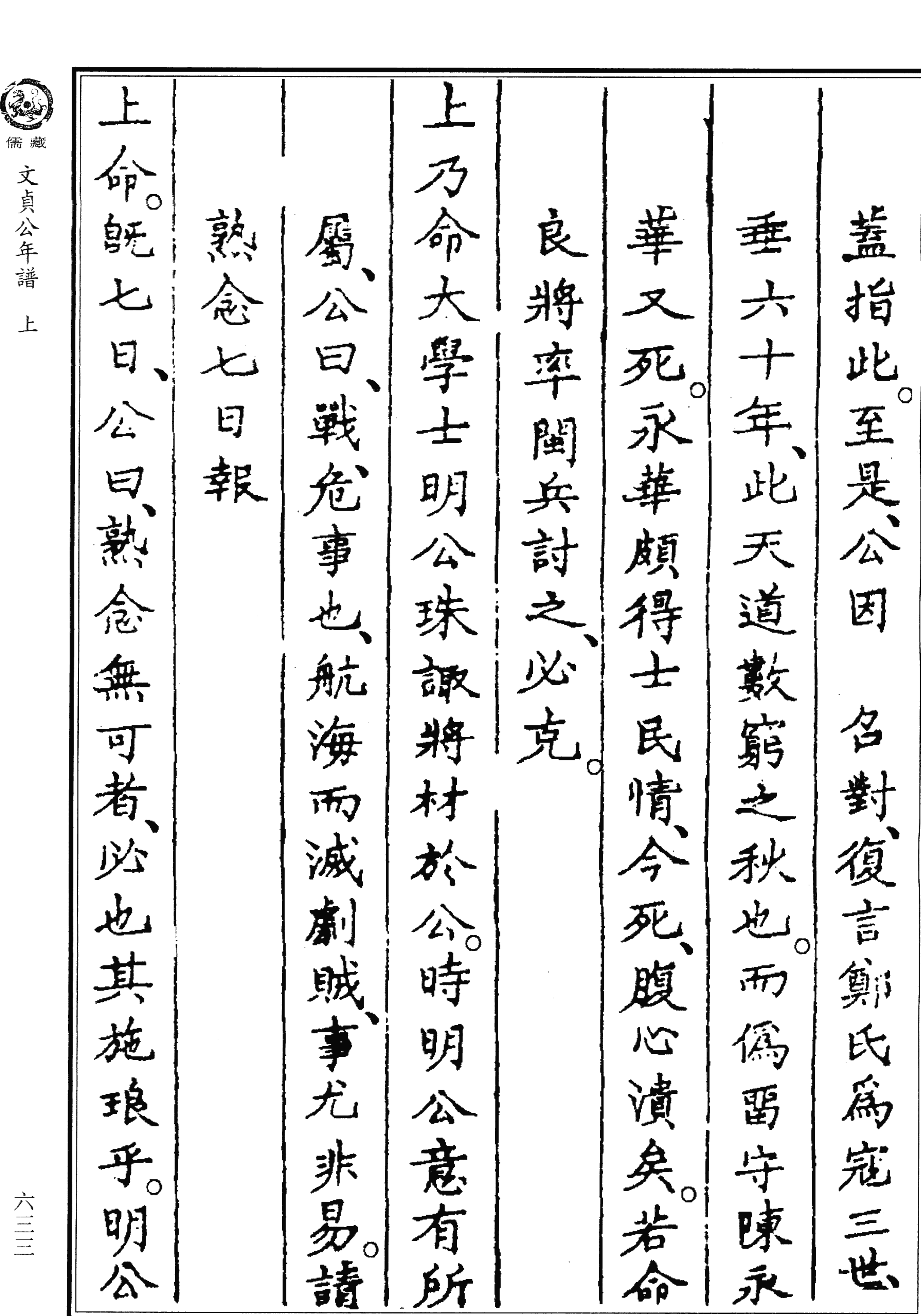


額外補職。
閏八月，進易論、大司樂釋義及讀書筆錄等編。
公之初歸也，念將以養親餘暇，稽古求志，而游
遭閩亂，始則以子身致命，繼乃以一旅成功。雖
巢卵業岌之中，而意氣安閑，出餙戎備，入披卷
軸，所著有易論等編。至是承問及之，遂繕寫以
進。蓋公自蒙難正志，過荷　國知，及入　覲，仰
見

天子神武應期、典學思治、遂慨然將推所得、贊太平之基。故其序三編也、勸
上常存未濟之心、以修禮樂之事。至論學、則惓惓以殷高宗爲說云。

二十年辛酉、公四十歲。秋七月、薦內大臣伯施琅提督水師、專平海事。

時鄭氏尚稽天討、公念欲卒平之。會正月名大臣聯栢梁體、公得句云、仰觀神策驅天狼、意



蓋指此。至是、公因　名對、復言鄭氏爲寇三世垂六十年、此天道數窮之秋也。而僞留守陳永華又死。永華頗得士民情、今死、腹心潰矣。若命良將率閩兵討之、必克。

上乃命大學士明公珠諏將材於公。時明公意有所屬、公曰、戰危事也、航海而滅劇賊、事尤非易。請熟念七日報

上命。既七日、公曰、熟念無可者、必也其施琅乎。明公

以聞、施公遂蒙任用。○公又因閒謂明公曰、今四方粗定、凋殘未醒、幸公常惻念之。○公貴富已極、復何所望、惟全晚節、爲完人、則千秋矣。竊見出入公門者不相惜以名節、恐非愛公者也。○明公瞿然曰、公言是也。○爲絶私交者累月。○

是歲、著尊朱要旨。○

湯公斌與公以學行相取、至契也。○然湯公實宗餘姚、公著是編質之、湯公深爲歎嘉、不以異同



爲忤。公嘗言、前輩虚懷者、魏公象樞而外必推

湯公焉。

二十一年壬戌、公四十一歲。夏五月、疏丐送母還

里、許之。

公備蒙

恩知、嚮用甚篤、當軸及躁進者漸生

嫌忌、而公閉戶介立、莫之知也。先是、癸丑分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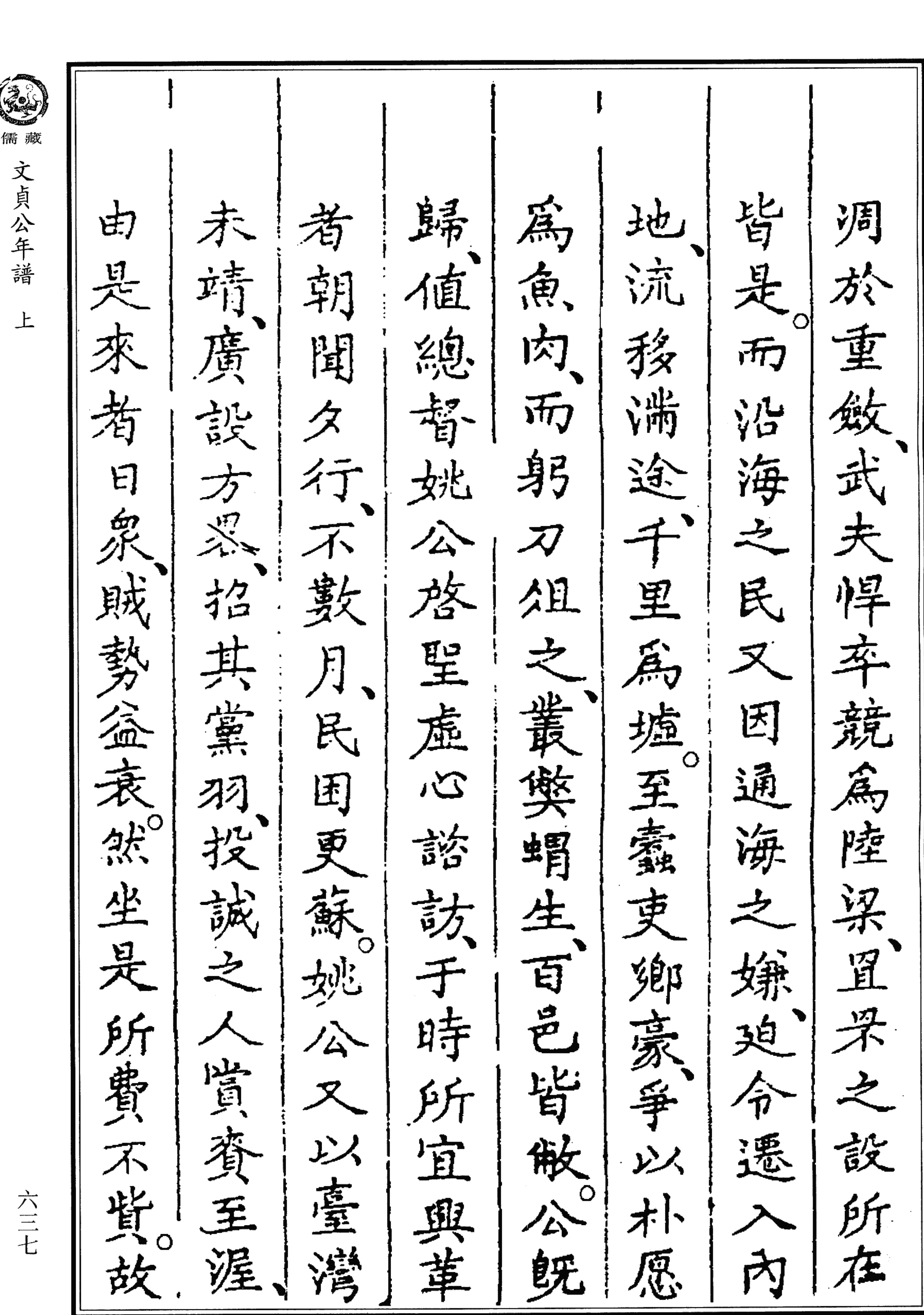
時、公偶於禮記房檢得一卷、大加洛賞、力贊其

同考呈薦之、主司定爲第一、榜發、乃吴下韓公

焚也。故韓公于公有知己之契。及是、韓公亦爲內閣學士、與公聯職、一夕同直政府、促坐庭中、乃具報公以諸嫌忌者寖相媒孽狀。而母太夫人亦以不服水土思歸、公于是具疏陳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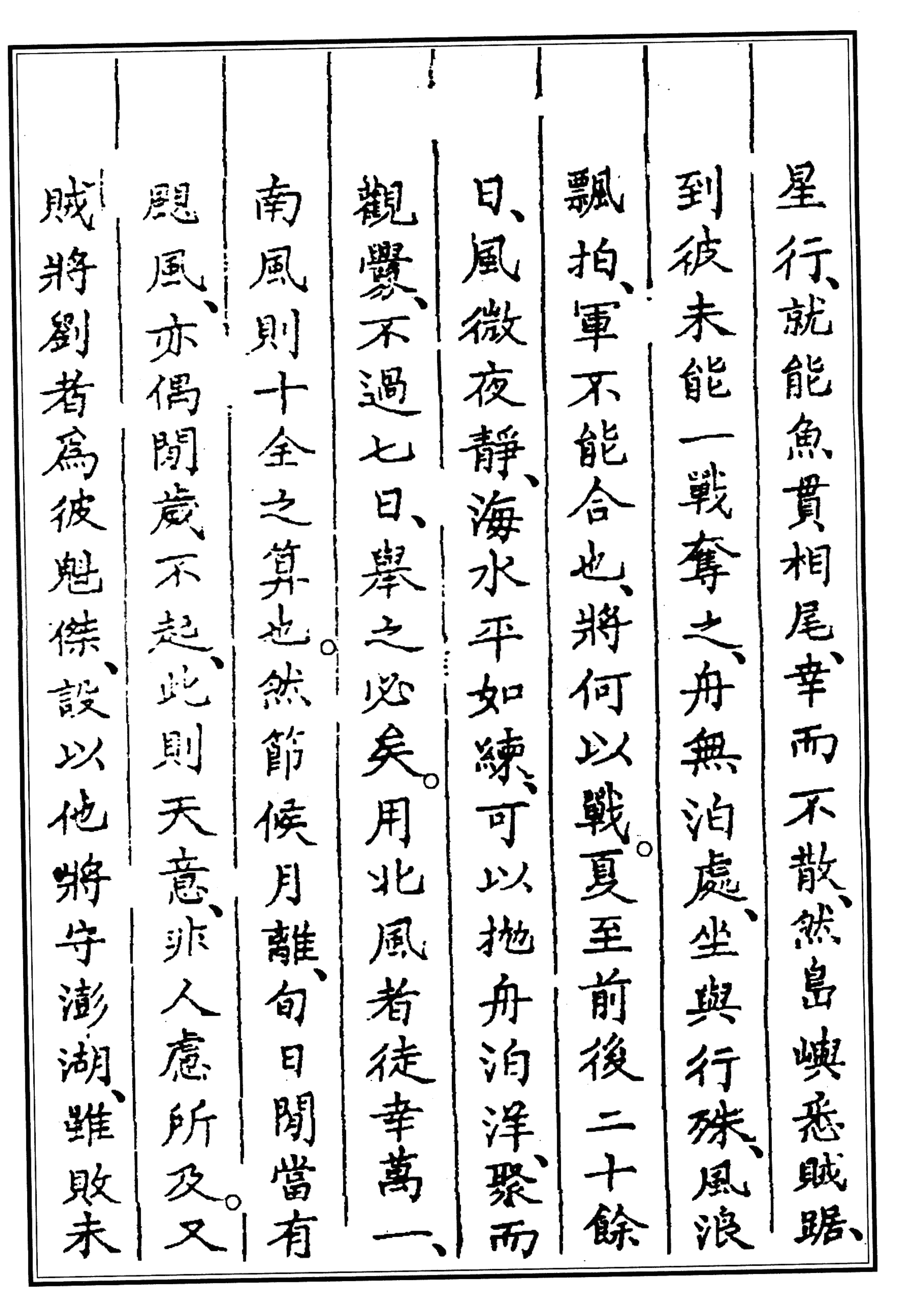
上見疏、意不欲其去、有重公者代爲奏曰、將母歸里、固人子私情。然施琅出師在即、歸參其畫、亦大有裨于 國事。

上乃熹、許之。當是時、八閩疊經兵革、官困于供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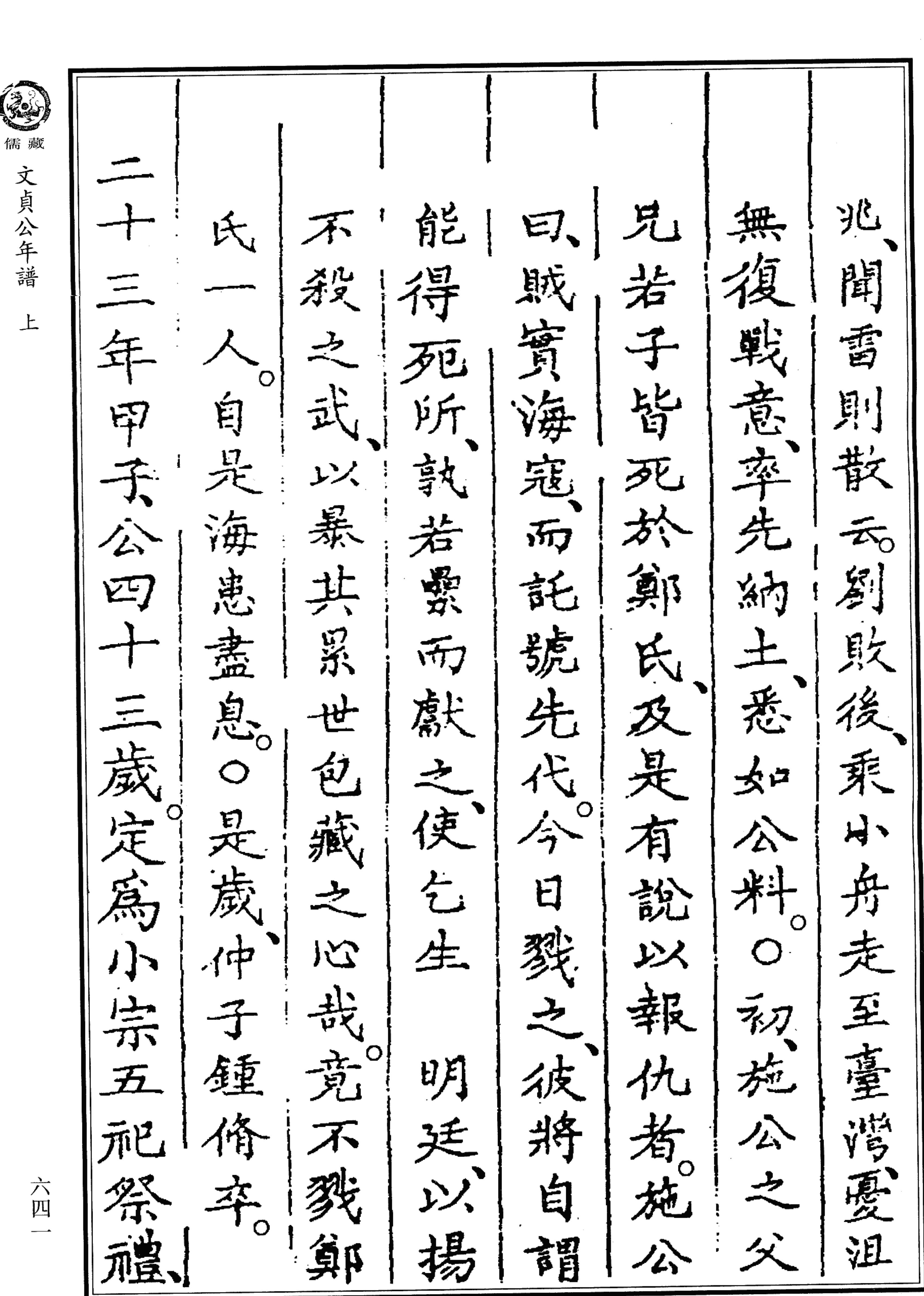
凋於重斂，武夫悍卒競爲陸梁，罝罘之設，所在皆是。而沿海之民，又因通海之嫌，廹令遷入內地，流移播遷千里爲墟。至蠧吏鄉豪，爭以朴愿爲魚肉，而躬刀俎之叢，獘蝟生，百邑皆儆。公既歸，值總督姚公啓聖虛心諮訪，于時所宜興革者，朝聞夕行，不數月，民困更蘇。姚公又以臺灣未靖，廣設方畧，招其黨羽，投誠之人，賞賚至渥，由是來者日衆，賊勢益衰。然坐是所費不貲，故

姚公身殁之後，所虧帑金以百萬計。值公還朝，爲陳其勞勩，指述其耗費本末，荷
上隆恩，概予放免焉。
二十二年癸亥，公四十二歲。秋八月，臺灣平。
集中有記施公逸事，其畧曰：余請急家居，邂逅公小店中，雨甚，稍憩。余曰：公出師在此月，然泉皆言南風不利，公必犯之，何也？公曰：賈豎之言也。夫北風日夜猛，夜則更甚，自此至澎湖，舟載



星行，就能魚貫相尾，幸而不散，然島嶼悉賊踞，到彼未能一戰奪之，舟無泊處，坐與行殊，風浪飄拍，軍不能合也，將何以戰。夏至前後二十餘日，風微夜靜，海水平如練，可以拋舟泊洋，聚而觀釁，不過七日，舉之必矣。用北風者徒幸萬一，南風則十全之算也。然節候月離，旬日間當有颶風，亦偶間歲不起，此則天意，非人慮所及。又賊將劉者爲彼魁傑，設以他將守澎湖，雖敗未

服也、必用再戰。如守澎者劉、或死或敗、則勢盡膽喪矣、臺灣可不戰而下。余喜曰、寇平矣。公笑曰、何相信也。余曰、聞爲將者必識天時利害、地理向背、較將之智力、公兼之矣、能無平乎。公以六月十四日舟發銅山、十六日至澎湖、二十二日尅勝、果在七日中。戰之日、東南角微雲起、劉方調遣拒敵、望見喜甚。須臾雷聲殷殷動、劉推翻食案、歎曰、天命矣。海行占風者以雲起爲風



兆、聞雷則散云。劉敗後、乘小舟走至臺灣、憂沮無復戰意、率先納土、悉如公料。○初、施公之父兄若子皆死於鄭氏、及是有說以報仇者。施公曰、賊實海寇、而託號先代。今日戮之、彼將自謂能得死所、孰若纍而獻之、使乞生

明廷、以揚不殺之武、以暴其衆世包藏之心哉。竟不戮鄭氏一人。自是海患盡息。○是歲、仲子鍾脩卒。

二十三年甲子、公四十三歲。定爲小宗五祀祭禮、

文載集中。○是秋，公夢高峯萬仞，欲登之，廻惶尋徑，乃繞入山腹，盤而層上。至腰，旁有小牖，憑望遠見江左，口自哦曰，覽冀州兮無極，騁四海兮焉窮。復念曰，及半已如此，若益上，則今古盡在目矣。既造其巔，見二人倒卧，長各十丈許，下望，山坳怵然生悸。因循徑下，則見散灰滿道，心訝之，若有應者曰，此所謂劫灰者也。遂寤。閬山賦所述指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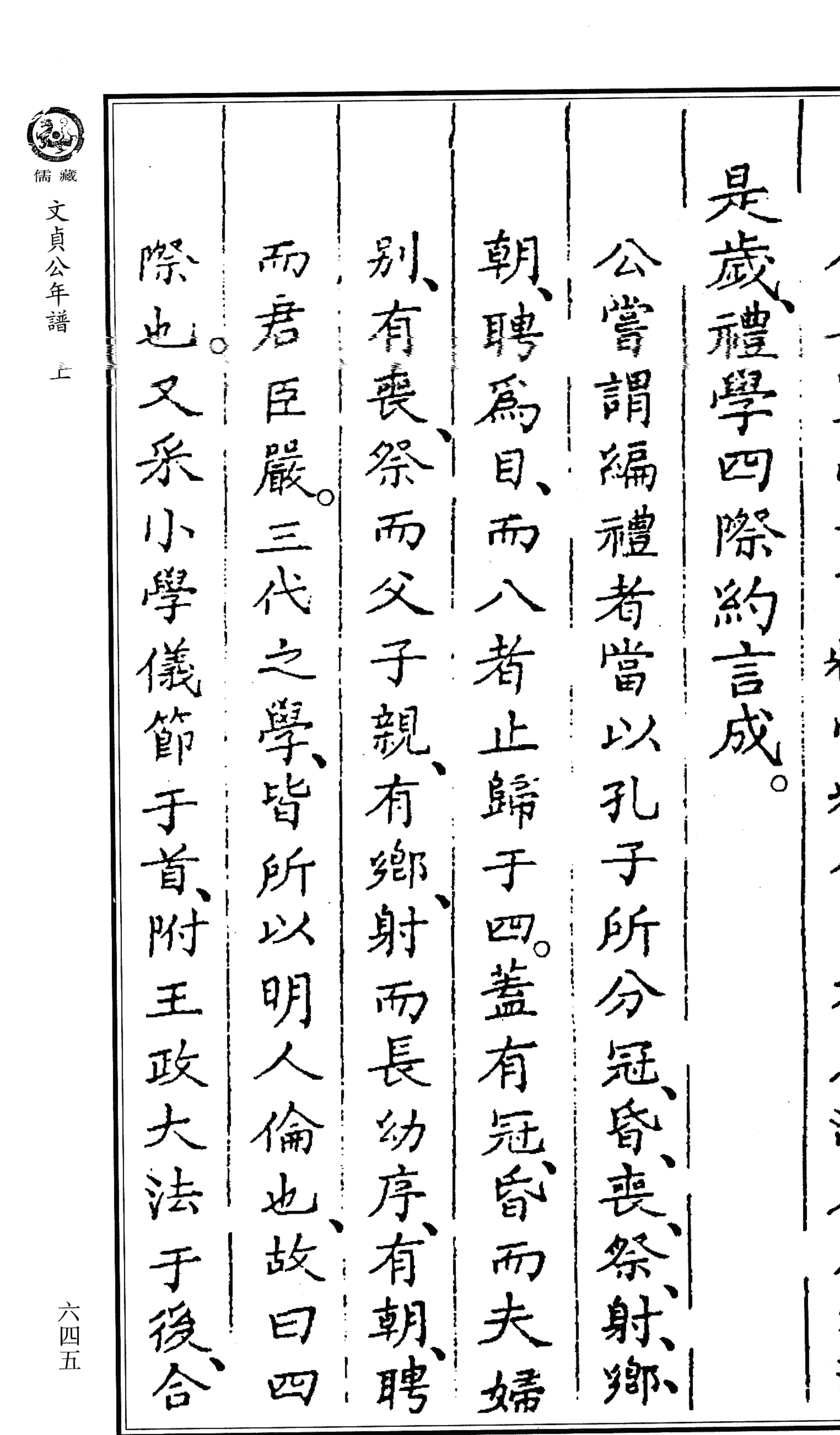
是歲、樂書纂成。

凡八篇、一曰樂教。古者學校之中、四術造士、而樂爲尤重。故虞之典樂、夏殷之樂正、周之大司樂、皆學職也、而以樂名。以此知樂所以教、非徒爲祭享朝聘之用也。二曰樂用。凡郊廟、朝會、燕饗以及方田、蜡祭各有儀節。三曰樂章。如燕射歌鹿鳴、四牡、皇華、兩君相見歌文王、大明、綿之類。四曰樂聲。聲有五、通曲而名之爲調、逐字而

奏之爲聲。五曰樂律。詳律管之分數。六曰樂器。載金石絲竹之類之制度。七曰樂舞。舞已失傳、就可攷者論而存之。八曰樂理。統論同和之精者也。後乙酉保定官署火、燬不傳。

二十四年乙丑、公四十四歲。始闢榕村書屋。

地在孫氏堡之東北、有榕數株、蔭數十畝、故名。自爲記、有曰、二三親串知厚椆要角文其中、志在光時、職思用世、扶樹缺微、嗣音風雅、使榕村


之名及後、諸子之志也。由是學者稱榕村先生。

公又買山一區、粗營精舍、中有石洞、名成雲洞。

是歲、禮學四際約言成。

公嘗謂編禮者當以孔子所分冠、昏、喪、祭、射、鄉朝、聘爲目、而八者止歸于四。蓋有冠昏而夫婦別、有喪祭而父子親、有鄉射而長幼序、有朝聘而君臣嚴。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故曰四際也。又系小學儀節于首、附王政大法于後、合

爲此書。後乙酉稿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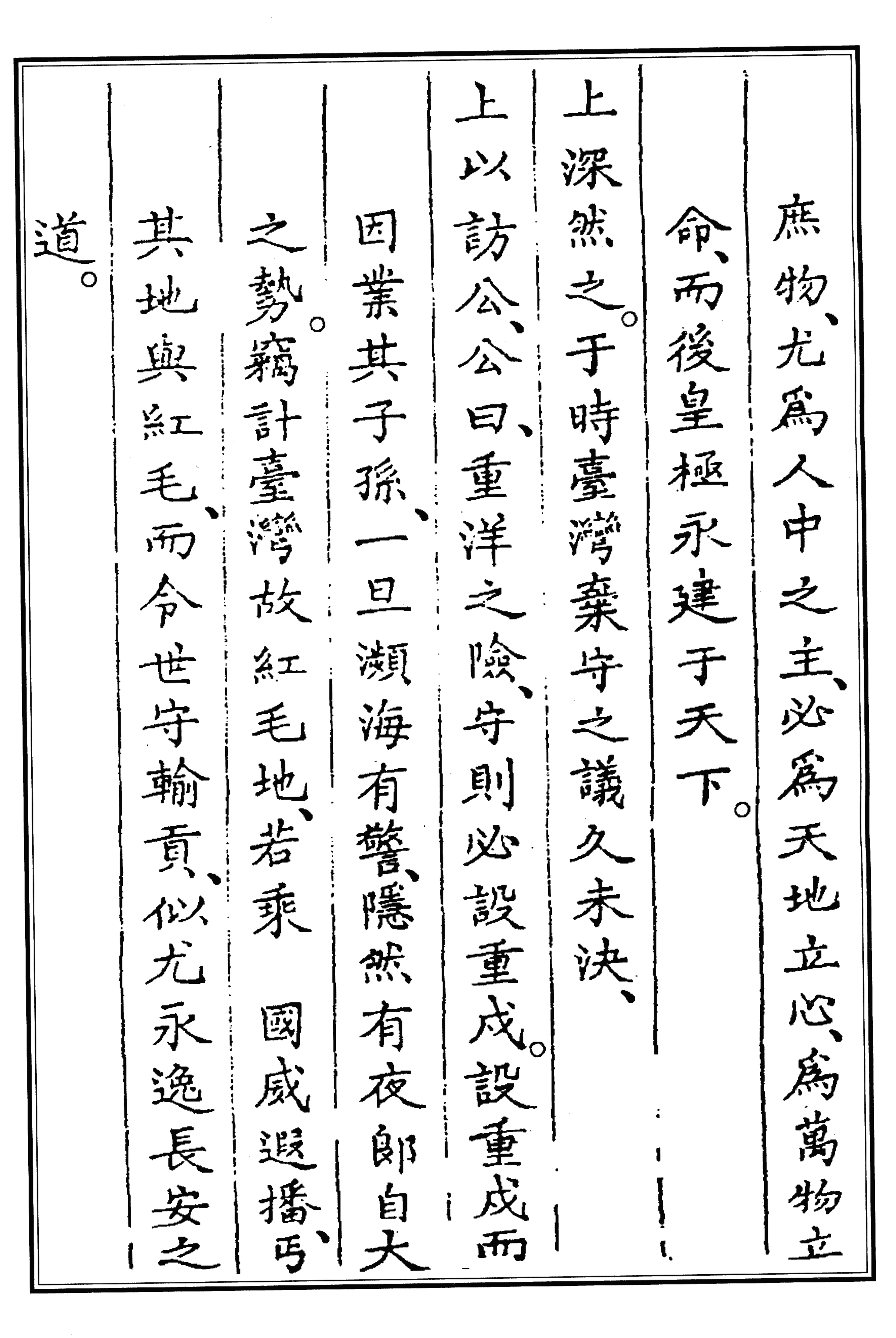
二十五年丙寅、公四十五歲。春、禮記纂編成。

乙酉、稿並燬。

秋七月、還朝。

毋太夫人以受　國殊恩、義當陳力、述贈公本意、屢趣還　朝、公乃行。入　覲之日、

上問易範理數甚悉、公因奏曰、洛書具三才之象、神禹陳之、以見上天下地、人都其中。至人君首出



庶物、尤爲人中之主、必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而後皇極永建于天下。

上深然之。于時臺灣棄守之議久未決、上以訪公、公曰、重洋之險、守則必設重戍。設重戍而因業其子孫、一旦瀕海有警、隱然有夜郎自大之勢。竊計臺灣故紅毛地、若乘　國威遐播、丐其地與紅毛、而令世守輸貢、似尤永逸長安之道。

上忿久之、慨然曰、今日可守則守、若萬世之後、我受命無疆惟休、何必逆爲遠慮乎。乃定爲戍卒更番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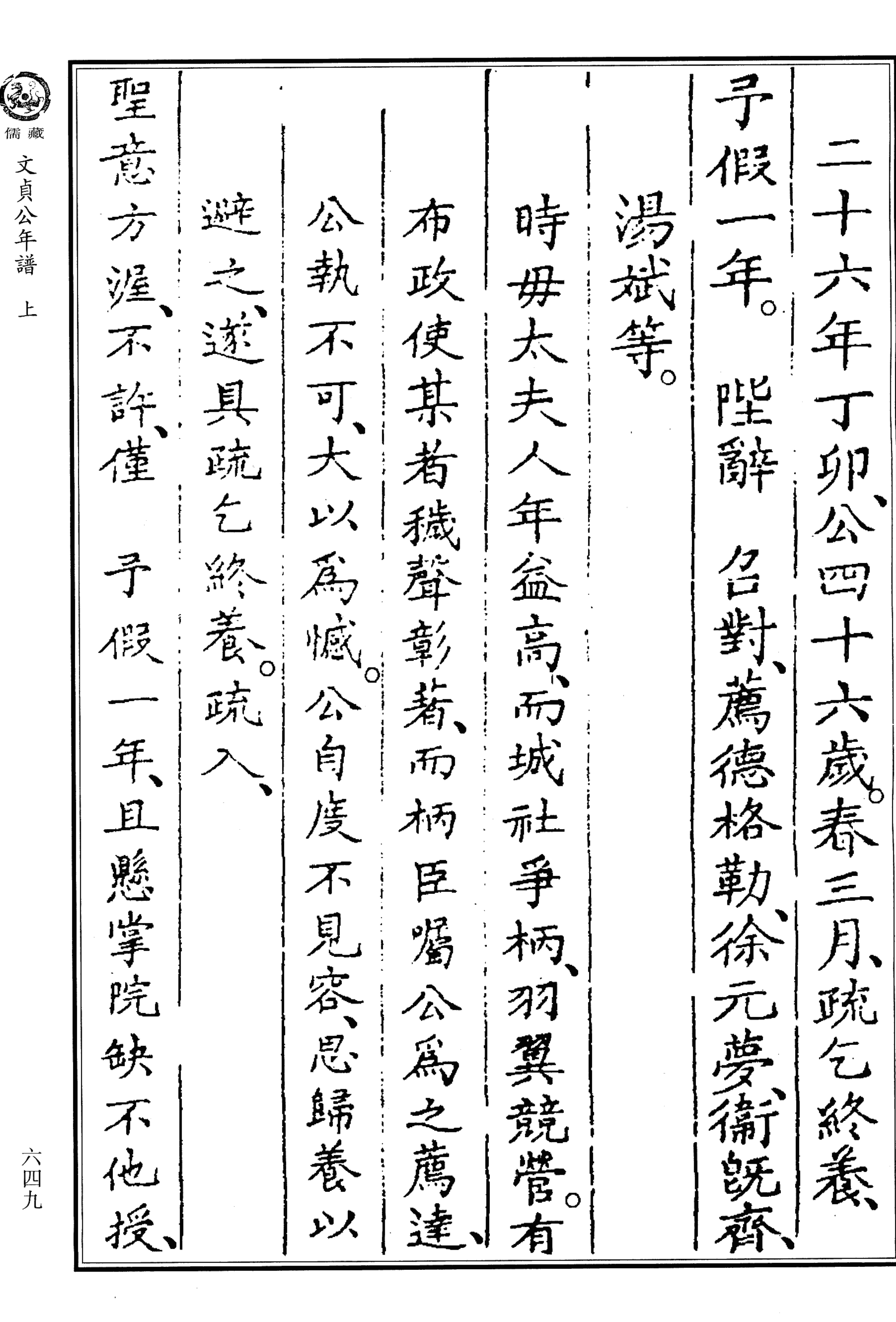
九月、改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

公日就館與諸賢正襟講貫、日昃忘疲。于時

上眷遇愈隆、旦夕且大用、諸惡爲異己者日益忌之。

充經筵講官、日講、起居注、

充方畧館副總裁。



二十六年丁卯、公四十六歲。春三月、疏乞終養、予假一年。陛辭 召對、薦德格勒、徐元夢、衛旣齊、湯斌等。

時毋太夫人年益高、而城社爭柄、羽翼競營。有布政使某者穢聲彰著、而柄臣囑公爲之薦達、公執不可、大以爲憾。公自度不見容、思歸養以避之、遂具疏乞終養。疏入、

聖意方遲、不許、僅 予假一年、且懸掌院缺不他授、

以速公還。公臨行、進所著易學二卷、洪範說一卷、歷理新書一卷。荷　恩名見、因論易學、公薦德公格勤、徐公元夢。論實學、公薦衛公既齊、湯公斌。至李顒爲餘姚之學、李因篤爲淹博之學、耿介之篤行、仇兆鰲之厲志、楊文言之歷算、亦皆以其名聞。因奏曰、秦漢以後、禮壞樂崩、六經雖經宋儒闡明、然永樂間所修大全、未免蕪雜疎漏。宜大徵天下知學之士、蒐羅羣言、討論編

纂。以至禮樂制度、亦稽古論定、有典有則、貽厥子孫、誠千載一時也。

上然之、但曰、士人纂書、多挾私聚訟、求其虛心公道、實爲難耳。俄出蓍策、命布一卦、得賁六爻不動。

上令論其卦意、公曰、賁、文明之卦也。天下事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故賁當得亨。然文貌盛則實意微、若浮華相尚、不知返樸、將不勝其獘矣。昔孔子

筵賁、憮然不樂、蓋憂周末文勝、求終知儆耳。

上曰、此卽玉帛鐘鼓之喻也。是日也、以辰正入對、出

時午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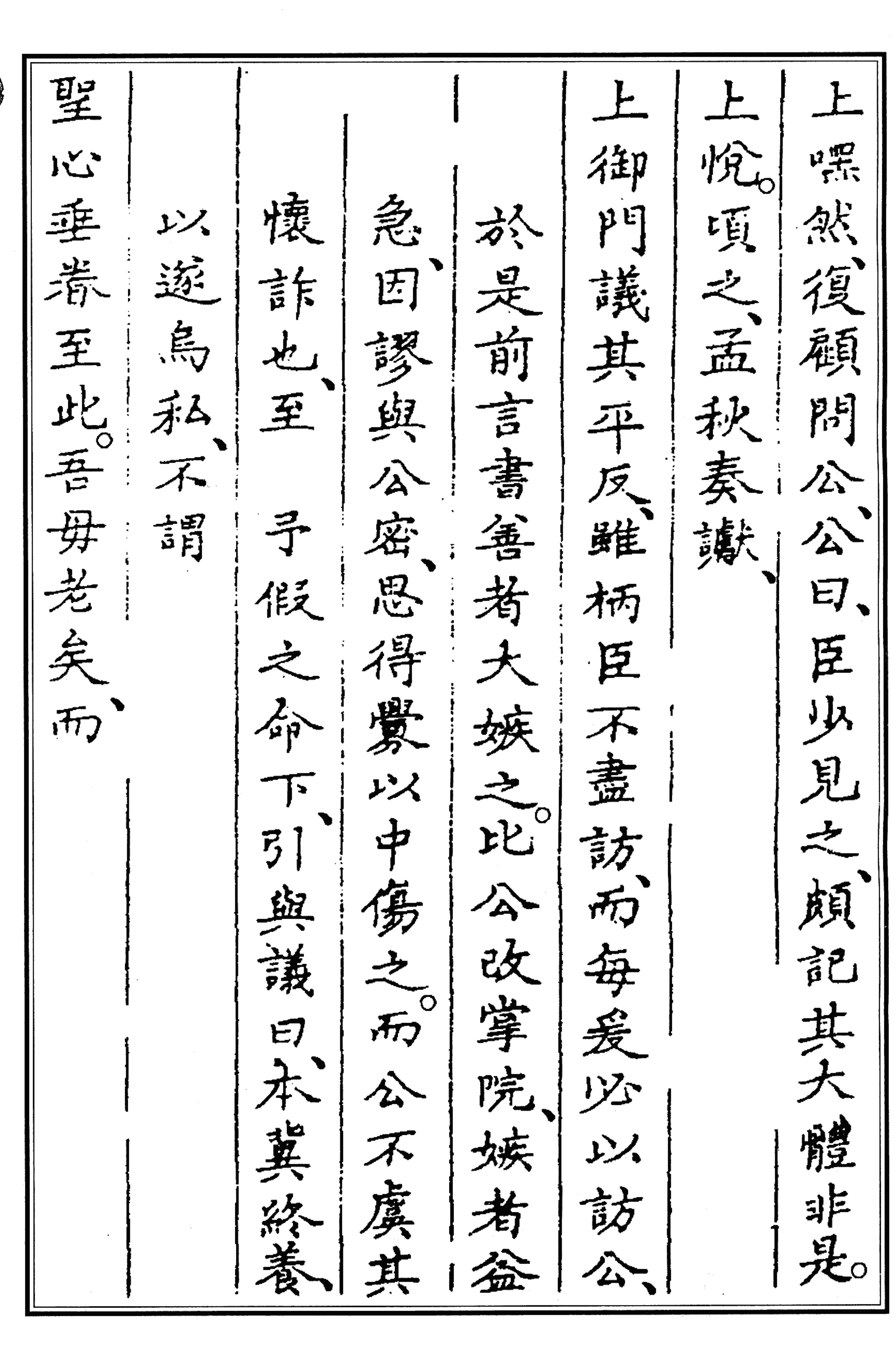
冬十月、疏請展限。

先是、

上見其書指擯元代、不得書法之公、一日從容講讌、

因問及之、有謬揣

上指者、實未見其書、遽應曰、良善。



上嘿然，復顧問公，公曰，臣少見之，頗記其大體非是。

上悅。頃之，孟秋奏讞，

上御門議其平反，雖柄臣不盡訪，而每爰必以訪公，

於是前言書訾者大嫉之。比公改掌院，嫉者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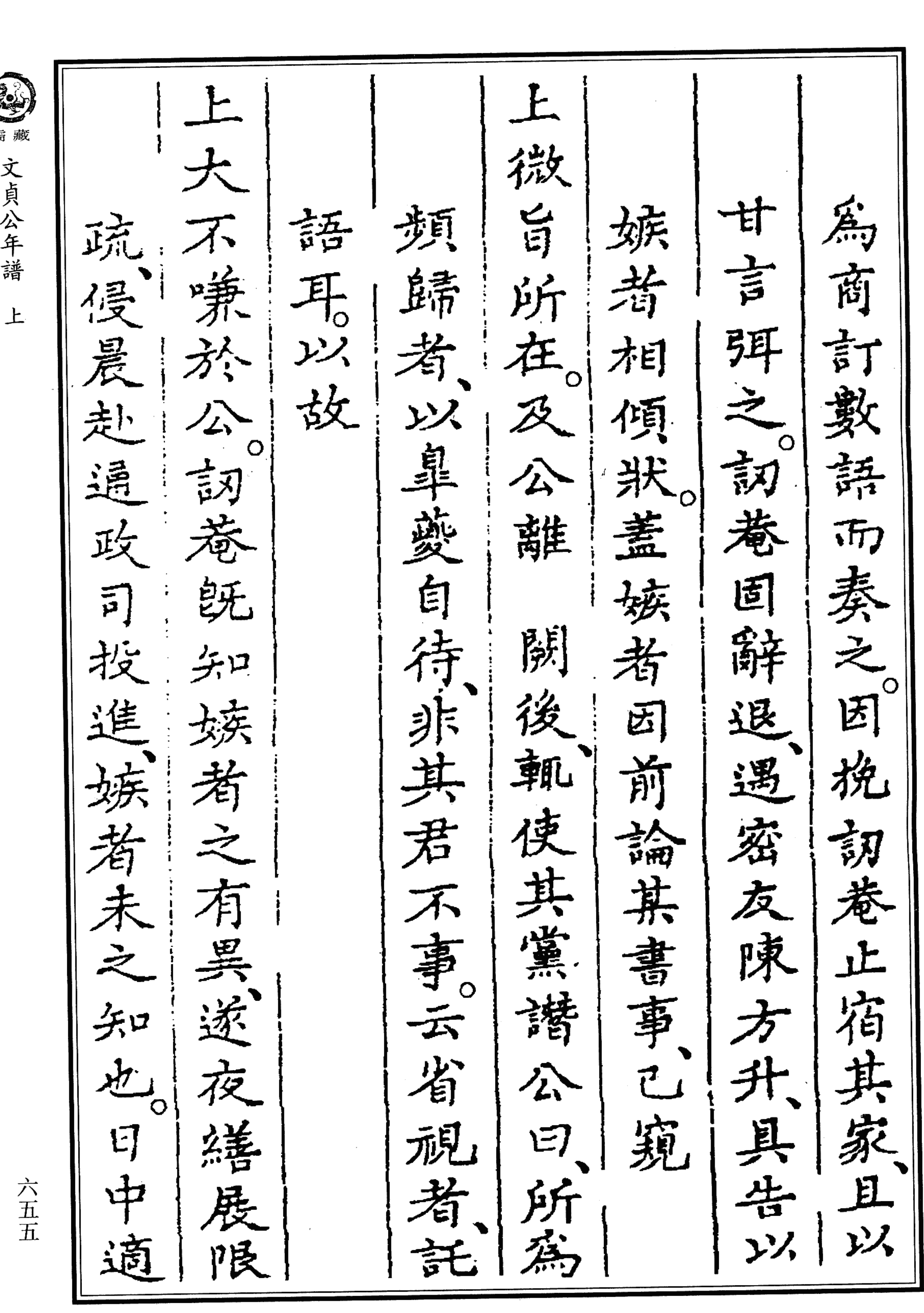
急，因謬與公密，思得釁以中傷之。而公不虞其

懷詐也，至　予假之命下，引與議曰，本冀終養，

以遂烏私，不謂

聖心垂眷至此。吾母老矣，而

主恩益厚。進退之計、兩情交胸、公將謂我何。嫉者曰、何泥也。既得假則遄歸、歸而更以終養請、未爲遲也。公若有後疏者、幸以相聞、當助爲圖之、以副孝思也。公性易直、遽喜其誠然、深以爲德。五月至家、卽用其言、具終養疏。又慮未必可用也、復具展限疏、而特使仲弟訒菴齎赴京師、以就決于嫉者。十一月、訒菴至京、未皇舍館、卽謁嫉者、備致公意。嫉者見則大喜、曰、終養是也、吾當



爲商訂數語而奏之。因挽訒菴止宿其家、且以甘言弭之。訒菴固辭退、遇密友陳方升、具告以嫉者相傾狀。蓋嫉者因前論其書事、已窺
上微旨所在。及公離　闕後、輒使其黨譖公曰、所爲頻歸者、以皐夔自待、非其君不事。云省覲者、託語耳。以故
上大不慊於公。訒菴既知嫉者之有異、遂夜繕展限疏、侵晨赴通政司投進、嫉者未之知也。日中適

有會議事，嫉者揚言于廷曰，李某畀力丐終養矣。通政司曰，其疏展限，非終養也。嫉者愕曰，公於何見疏。通政司曰，適至司未久也。嫉者不覺爲之勃然變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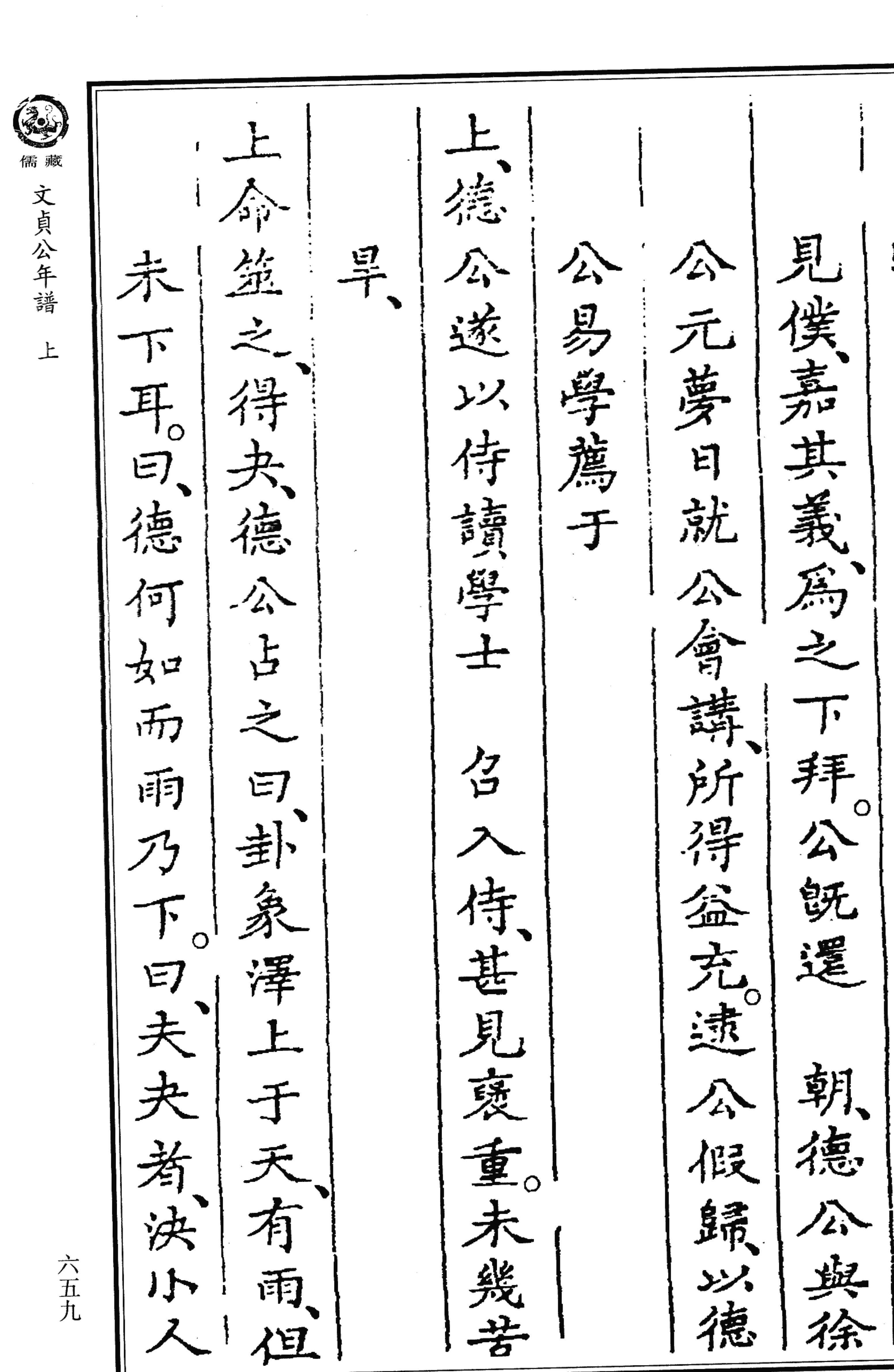
二十七年戊辰，公四十七歲。春二月，奔赴孝莊文皇后大恤。

公在籍聞訃，哭臨禮畢，即倉皇赴京。于道連得嫉者數札，大抵皆勸公以徐來勿遽之意。及至

福州、巡撫張公仲舉者、舊泉州守、爲劉國軒所圍者也。圍解後、深仰服于公、相見頃、私謂公曰、有人傾公、公宜速行。蓋

文皇后發引大禮卽近在春季、嫉者本計將使公會送後期、以成其譴、故旣連札沮公、復馳書授意于巡撫、使緩其來、不意巡撫之露之也。然嫉者亦知公忠義性成、與 國同戚、必不遊其術中、且見

天子明聖、上符日月、箕舌翕張、恐未足以傾公也。因柄臣有憾于公、復陰相結、誣陷德公格勤、以附致公罪。德公者、字子鍔、滿州人、公同榜進士。性剛毅、事毋至孝。通籍時、年少佻達、于同榜無所不狎侮、同榜咸畏而下之、否則畏而遠之。公獨晉接以禮、雖相犯、未嘗一作色。德公怪之、公曰、其失在君、吾何與焉。德公大慙謝。公因勸之曰、古人重改過、不改斯爲過耳。德公感其言、折節



學問、氣質大變。及公遭亂、遣僕上蠟丸疏、德公見僕、嘉其義、爲之下拜。公既還　朝、德公與徐公元夢日就公會講、所得益充。逮公假歸、以德公易學薦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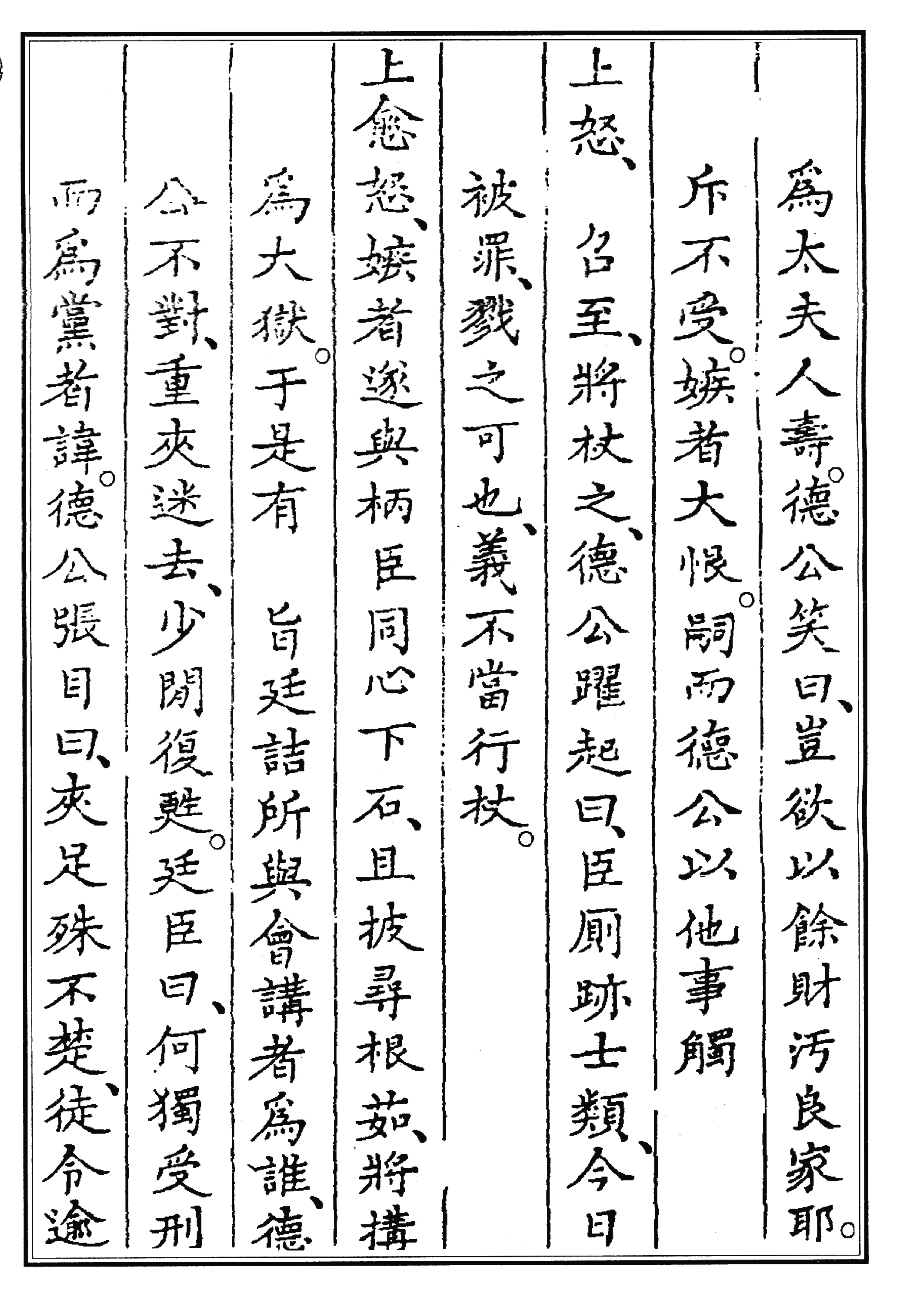
上、德公遂以侍讀學士　召入侍、甚見褒重。未幾苦旱、

上命筮之、得夬、德公占之曰、卦象澤上于天、有雨、但未下耳。曰、德何如而雨乃下。曰、夫夬者、決小人

之卦也、去小人則兩矣。曰、誰爲小人者。曰、一陰據五陽之上、以象論之、非卑位者也。

上所尊寵委重者爲誰、斯足以當之矣。

上嘿然。當是時、專竊依附之徒競爲門戶、德公旣嫉之、有懷未吐、故因筵及之。語聞于外、遂共力擠擯德公、竟罷去。德公家本貧薄、奉母居固安、嘗自策牛車、或徒步入都市鬻物、以供甘旨。嫉者聞之、私圖結納、乃具白鏹千者三之、密使款門、



爲太夫人壽。德公笑曰、豈欲以餘財汚良家耶。

斥不受。嫉者大恨。嗣而德公以他事觸

上怒、召至、將杖之、德公躍起曰、臣廁跡士類、今日

被罪、戮之可也、義不當行杖。

上愈怒、嫉者遂與柄臣同心下石、且披尋根茹、將搆

爲大獄。于是有　旨廷詰所與會講者爲誰、德

公不對、重夾迷去、少間復甦。廷臣曰、何獨受刑

而爲黨者諱。德公張目曰、夾足殊不楚、徒令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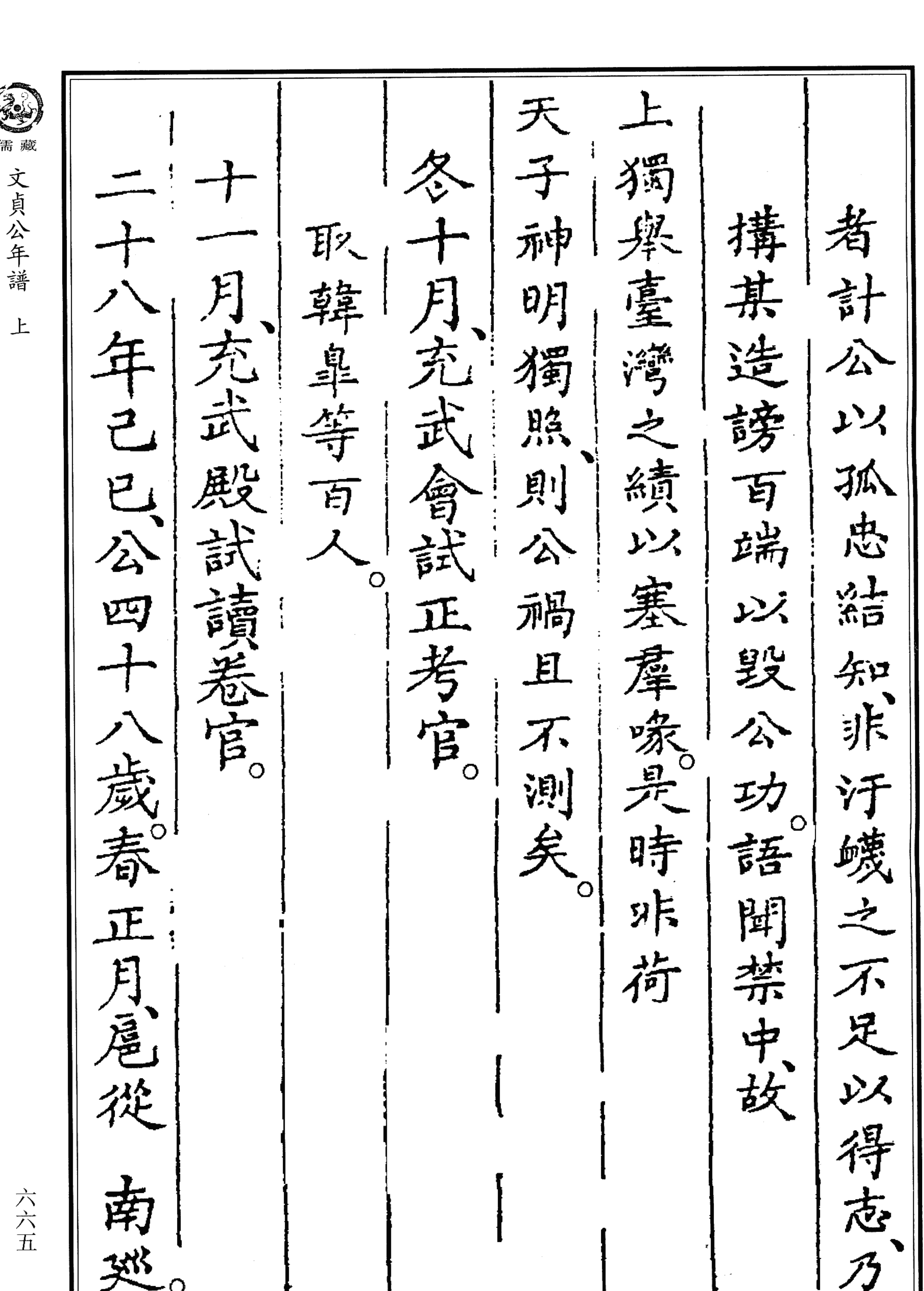
時睡熟耳。惟夾吾首，使腦漿迸裂，則輸服矣。詞閒，乃貸其死，使爲勝臣于塞外。至歲丁亥，德公以役一還京師，公過之寂歷僧寺，道無恙外，即出書一篋，歷有標識，蓋其連年所疑處也。往復問辨，盡明其説，遂歡然辭去。公嘆曰：德公居塞外，進學不輟，所詣益深卓。患難契闊之餘，曾無辛苦相勞，牢騷不平之響，其肝膽之錚錚，不獨今人無是也。至辛卯，竟卒塞外。

三月、至京。

至京之翌日、卽爲發引之期。前數日、有　旨、在籍諸臣會送不至者、禮臣疏糾以聞。蓋爲公也。公既會送、禮畢、　旨下廷詰來遲之故。公既知讒搆所由、因挾道所得嫉者札以就質。嫉者聞之、遮道持公爲乞憐狀。公曰、豈以前札故耶。今我不出札于廷。猶持未肯釋、公笑曰、去休矣、我已許諾、無相貣也。及質、直以道里程期對、卒不

出札。而嫉者亦愬詭情之露也，囑承問之人毋過求來遲事，惟用德公故嚴詰舉主，坐公罪，貶秩數等。于是

天子曰，臺灣未平時，朝臣咸持觧介衣裳之議，獨李某斷爲必克，果竟克之，以靖我國家，茲非其功歟。遂從寬貸。先是，同年某者有才美，公深器之。及耿逆之難，其名跡難自白。耿逆平，公疏救之，得從末減。而其猶望公以救己不力也，于是嫉



者計公以孤忠結知、非汙衊之不足以得志、乃

構其造謗百端以毀公功。語聞禁中、故

上獨舉臺灣之績以塞羣喙。是時非荷

天子神明獨照、則公禍且不測矣。

冬十月、充武會試正考官。

取韓臯等百人。

十一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二十八年己巳、公四十八歲。春正月、扈從 南巡。

公既蒙貸、嫉者益忌。先是、有大臣某者與公論易不合。及公丙寅還 闕、有 旨命就國史館熟論三日、同僚聞者多是公、大臣心益不平、由是成隙。久之、大臣以閣事獲譴、家居數年。至是嫉者將起之以爲助、陰囑近臣高某相與口噓手援之、

上意稍回。適 駕南巡、嫉者乃揣大臣迎見頃

上所欲問及大臣所以答者、驛致以授大臣。于是大



臣迎見、

上果問曰、李某學問何若。對曰、毫無識知。又問曰、高某何若。對曰、頗宏博、然好招事。皆所揣擬也。高某乃所囑與并力以起大臣者、卽使大臣兼詆之、其擊剌險賊如此。然高營窟布置、故不相下、

應時知之。卽入見、

上曰、李某學問何若。對曰、學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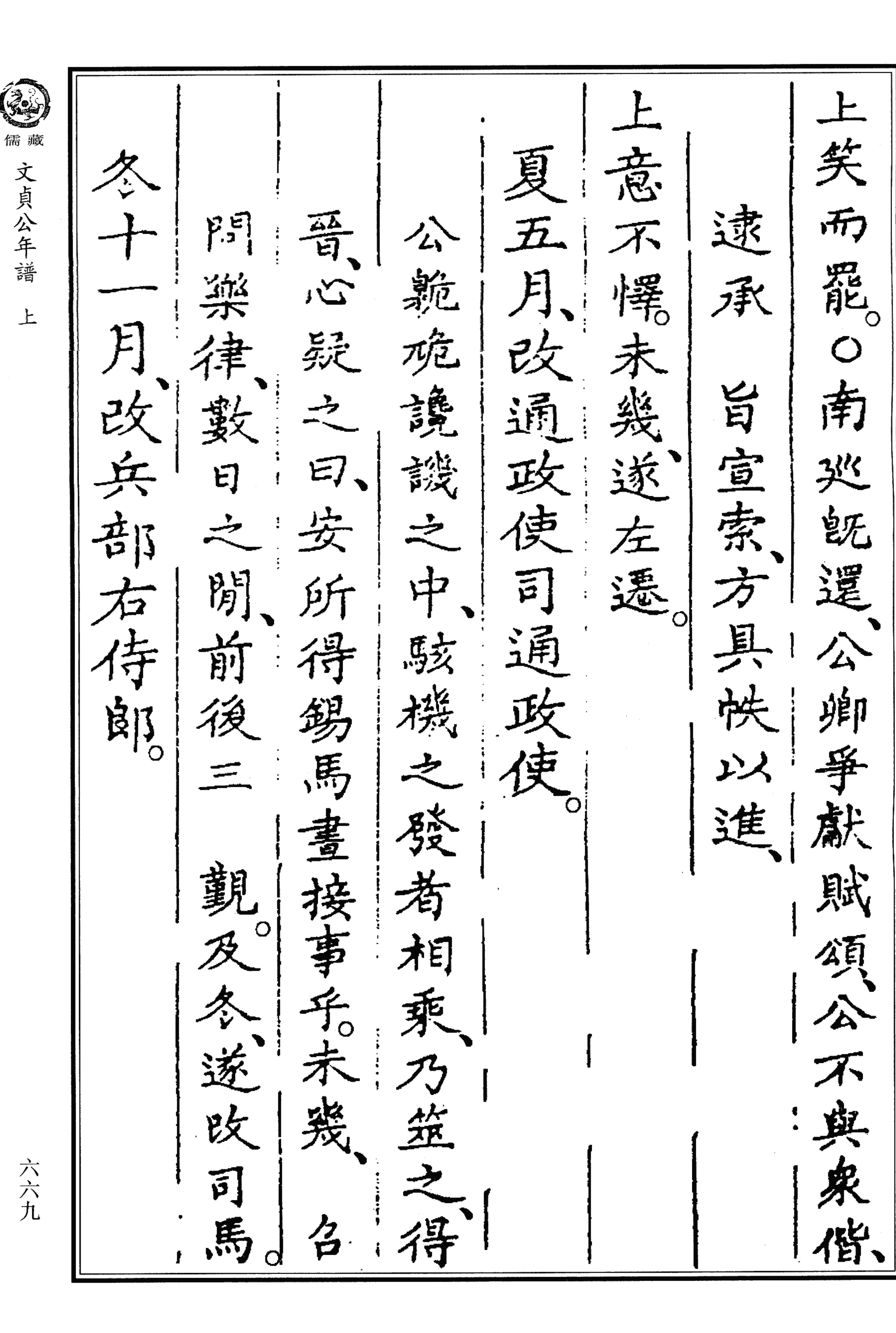
上曰、有言其毫無知識者。對曰、聞在天末、或頗荒陋、

何至言者之甚也。

上曰、有告朕以卿掐事者。對曰、臣朝夕在直、何由敢爾。高之揚公也、蓋聊以自救、初非知公也。及回京、高其卒請曰、前　諭臣以有言臣掐事者、其人爲誰、臣敢以請。

上曰、卿欲知之耶、卽卿所薦之大臣也。對曰、臣薦之、而彼乃詆臣、臣之掐事與否、必蒙

聖諒矣。



上笑而罷。○南巡既還、公卿爭獻賦頌、公不與衆偕、逮承 旨宣索、方具帙以進、上意不懌。未幾、遂左遷。

夏五月、改通政使司通政使。

公䵶硊讒譏之中、駭機之發者相乘、乃筮之得晉、心疑之曰、安所得錫馬晝接事乎。未幾、名聞樂律、數日之閒、前後三 覲。及冬、遂改司馬。

冬十一月、改兵部右侍郎。

部胥例以年杪試判、示中律者以雜職用。公典其事、考核必慎、不徇私干。干者曰、此豈科場選士耶、何泥之甚。公曰、非也、旣已糊名、而宅方以得之、雖甚細故、其爲曖昧欺人則一而已。干者服其言、遂不敢請。

始見梅文鼎、聞歷算之學。

文鼎字定九、宣城人。博涉羣書、尤精歷算、凡中西之學無不淹貫。爲人忠厚、徹于表裏、口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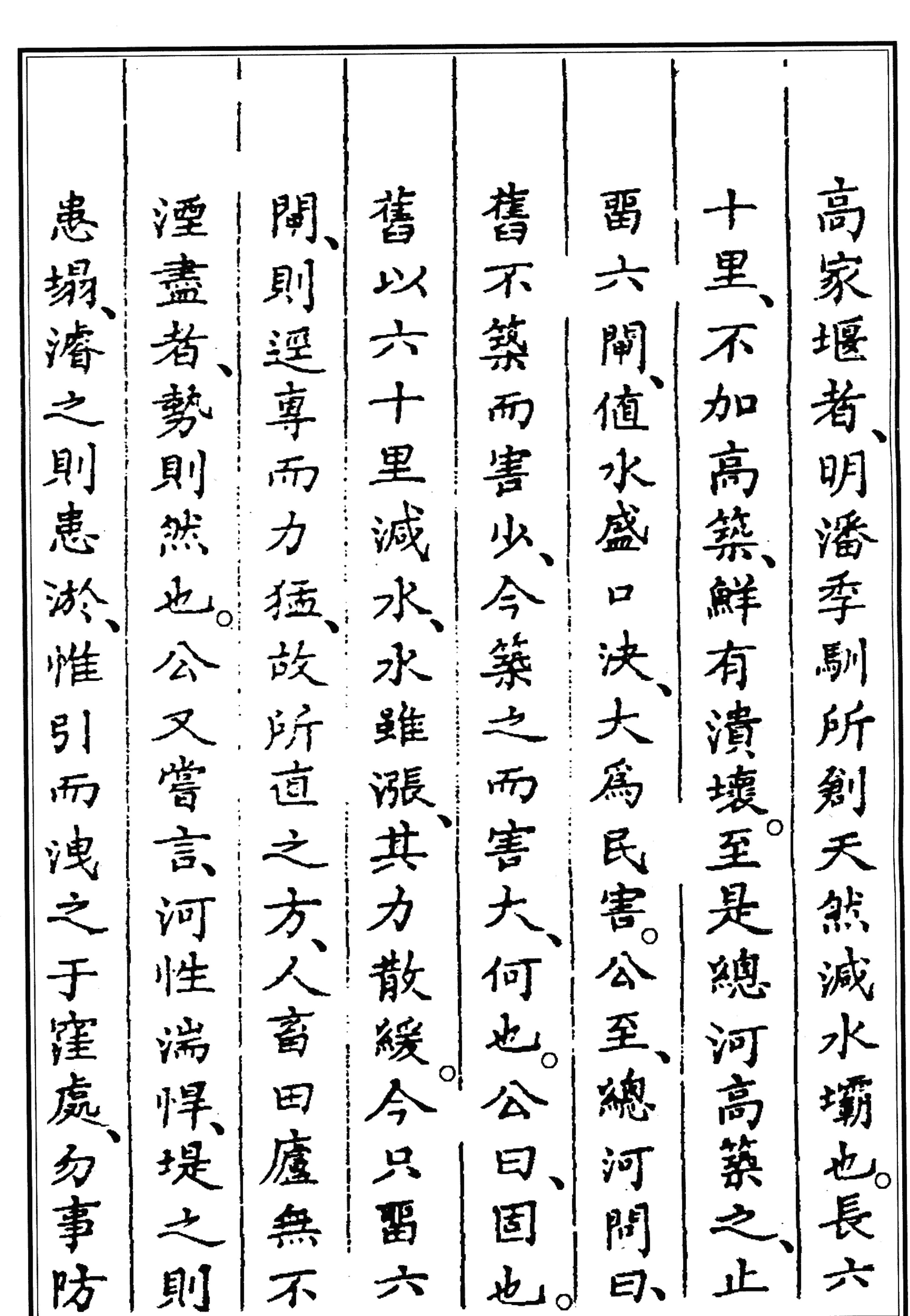
人過、與人交和而不同。是時以訪南懷仁入都、公往扣所學、遂與訂交、因得其所著方程論、爲付刻閩中、板藏榕村精舍。公嘗推顧氏音韻、梅氏歷算、自漢以下、專門未有也。

二十九年庚午、公四十九歲。察賑大同。道經蔚州致奠于環極魏公之墓、感夙契也。

三十年辛未、公五十歲。春二月、充會試副考官。公寬裕休容、獨于科塲請託之獘義形于色、以

爲壞人品、傷風化、莫此爲甚。採虛聲與受賄囑厥罪維均。又以制義者遵守傳註、佐佑六經、使人窮經明理、極有補於世教。才氣鶩騁、名爲貌古、而實與經旨背馳、則掎摭糞壤、勢必晦瀊蒙昧、若晚明之爲心聲、如此、治忽何徵。故入闈與張公玉書、陳公廷敬、王公士禛同心剔弊、極力還淳、取張瑗等百五十人。

夏五月、銜　命視高家堰、遂至海口。



高家堰者、明潘季馴所剏天然減水壩也。長六十里、不加高築、鮮有潰壞。至是總河高築之、止留六閘、值水盛口決、大爲民害。公至、總河問曰、舊不築而害少、今築之而害大、何也。公曰、固也。舊以六十里減水、水雖漲、其力散緩。今只留六閘、則逕專而力猛、故所值之方、人畜田廬無不湮盡者、勢則然也。公又嘗言、河性湍悍、堤之則患塌、濬之則患淤、惟引而洩之于窪處、勿事防

東、使四平皆容水之區、則雖或泛溢、勢將隨漲隨溢、不至驟滿横決、有一道崩衝之虞、而河害自減、所謂不與爭地者是也。禹貢九澤既陂、陂乃堤也。惟止水可堤、河而堤之、是汨陳之故智矣。然三百年來、不得不講治河之方者、徒以濟運也。致漕運之法、本色之輸、耗幾倍于折色、則其累在民。上運之日、文武接受、竇穴千孔、則其累在官。至旗丁之廩食、運員之禄糈、以及漕艘



之大修小修、閘夫淺夫之千里碁置、其累揔中于國。綜而計之、每運米一石、無慮需銀八九兩。更合之以治河之費、蓋千金不啻矣。若于畿甸之內、邐有泉源處所與窪下之鄉、厥壤塗泥者、倣古溝洫之制、採虞集之說、擇幹吏以興稻田、既可少殺北河水患、又可上供玉粒、下給吏俸。至各旗甲米、則量歲高下、就近省採買雜糧以勻給之。如此、則東南漕額漸次可省。每歲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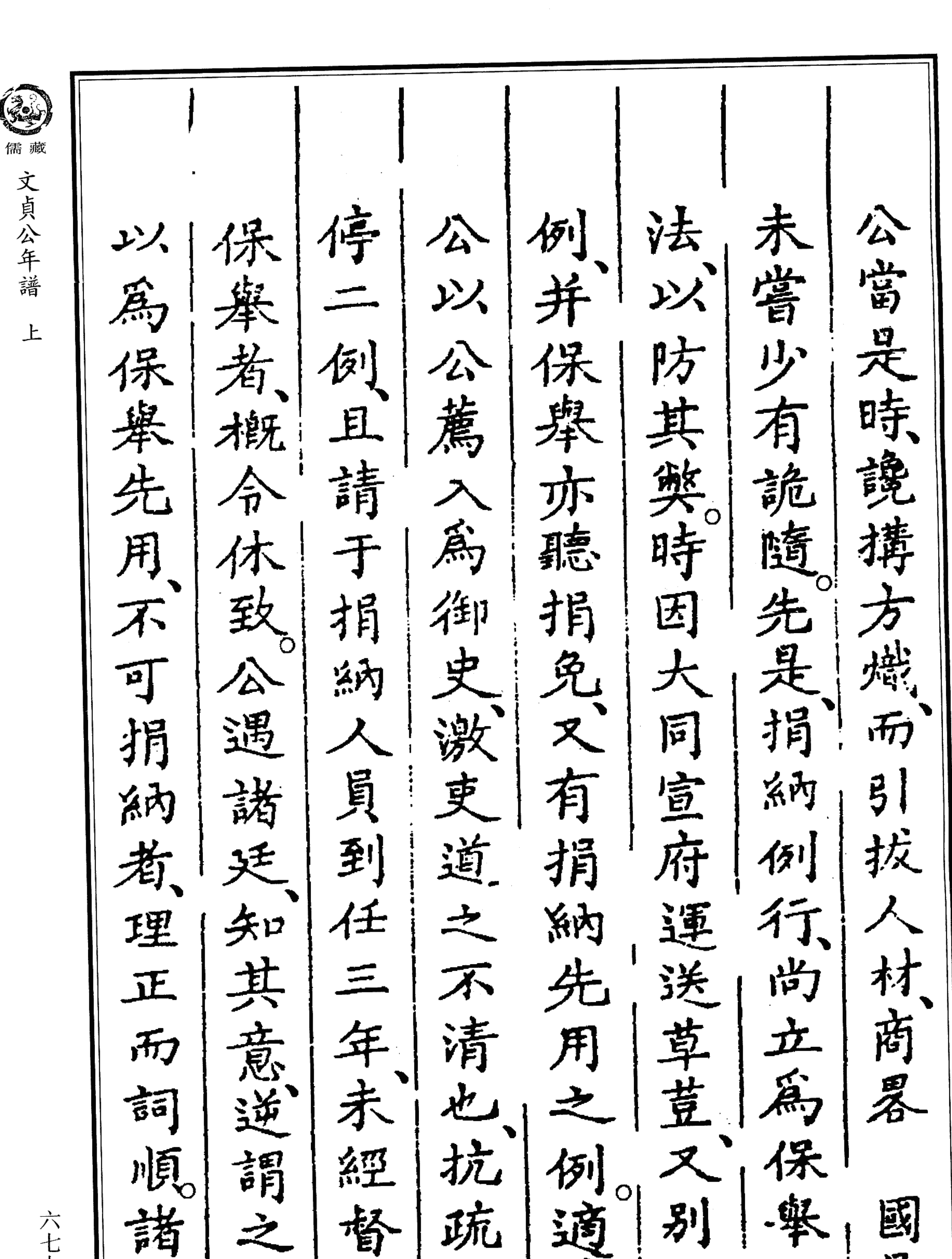
漕以㓕　天庾、自可改用小艇、直凌淺波、不必藉水于河。于是度河之勢、引而淺之、一以損漕道歲輓之勞、一以免河防歲修之費、北收溝洫之大利、南減崩衝之甚災、計莫便此者已。

冬十月、充武會試知貢舉。

是月、季子鍾佐卒。

三十一年壬申、公五十一歲。夏、初夏錄成。

薦陸隴其。



公當是時、讒搆方熾、而引拔人材、商畧　國是、未嘗少有詭隨。先是、捐納例行、尚立爲保舉之法、以防其弊。時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荳、又別開例、并保舉亦聽捐免、又有捐納先用之例。適陸公以公薦入爲御史、激吏道之不清也、抗疏請停二例、且請于捐納人員到任三年、未經督撫保舉者、概令休致。公遇諸廷、知其意、遂謂之曰、以爲保舉先用、不可捐納者、理正而詞順。諸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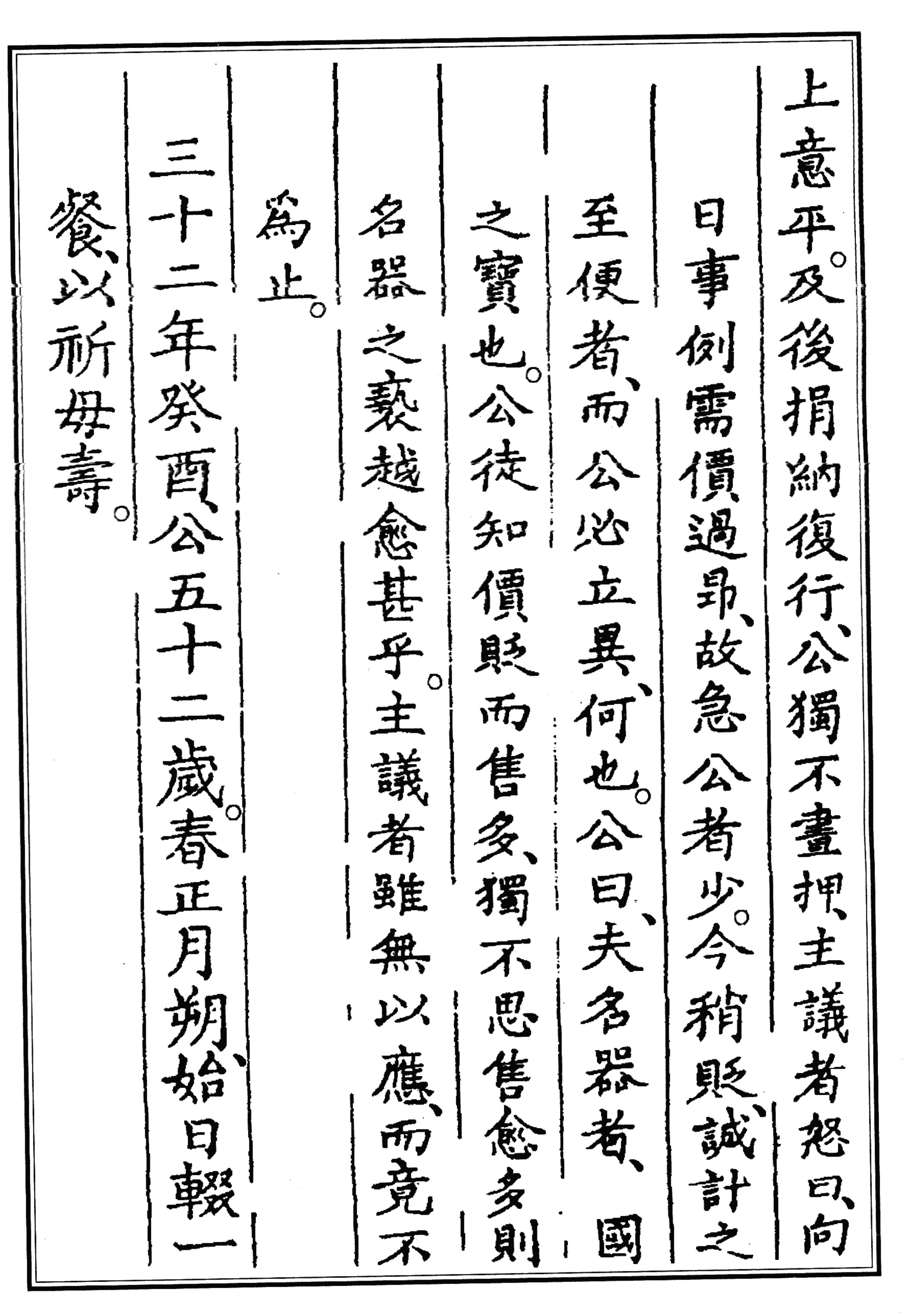
到任、以三年不得保舉、而輒奪其職、衆將謂我何。

上寧肯失信于天下乎。陸公不聽、疏遂上。

上怒、所以呵責陸公者甚厲、同僚皆爲公恐、且曰、若責舉主、必深自引罪、萬無爲陸公辨雪也。有頃、

旨下詰公、公乃自述所以駁陸公之説、因曰、陸某不諳事理、臣故爲

上言之。若語持己清廉者、臣終不敢二言也。語奏、



上意平。及後捐納復行、公獨不畫押、主議者怒曰、向日事例需價過昂、故急公者少。今稍貶、誠計之至便者、而公必立異、何也。公曰、夫名器者、國之寶也。公徒知價貶而售多、獨不思售愈多則名器之褻越愈甚乎。主議者雖無以應、而竟不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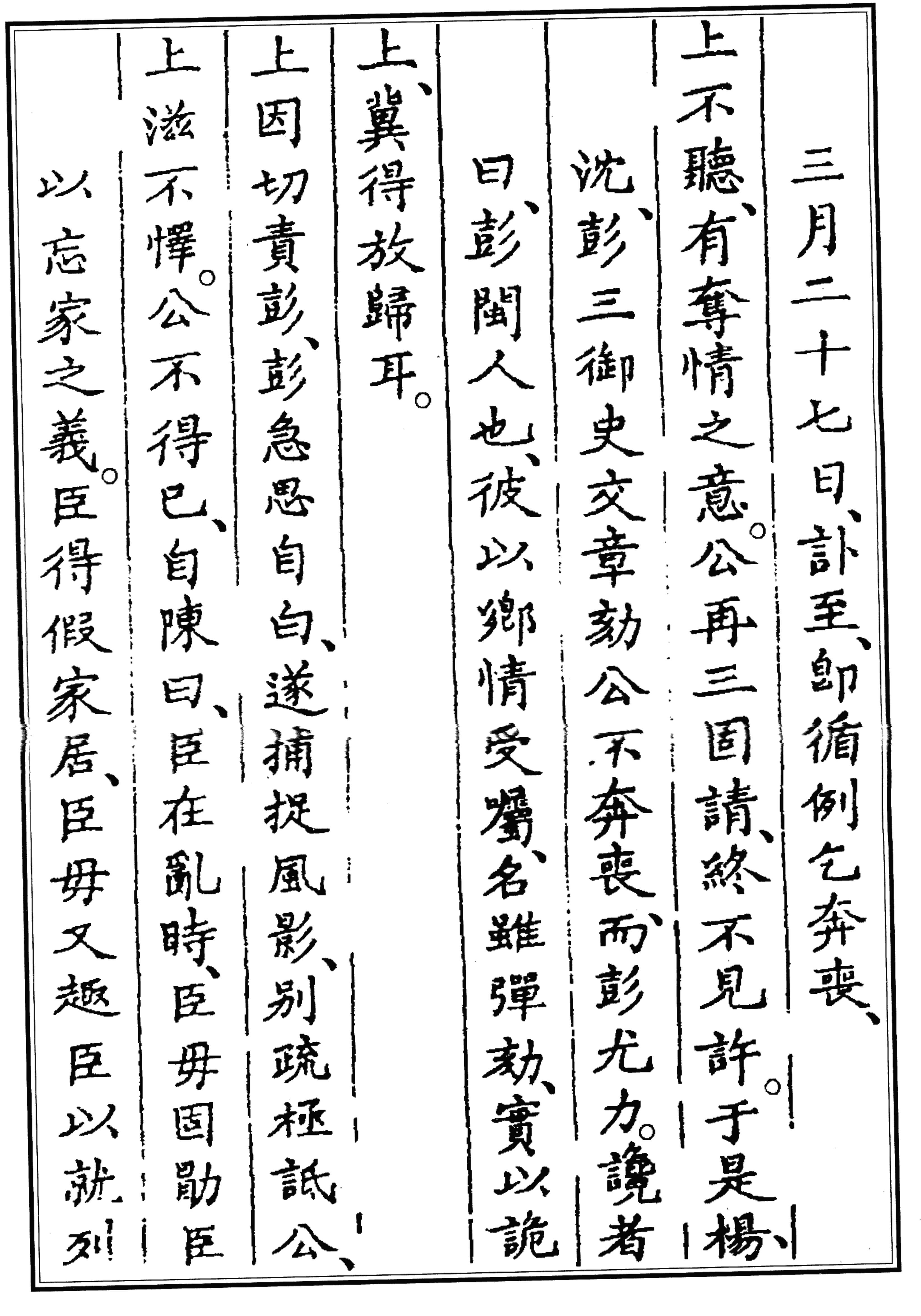
三十二年癸酉、公五十二歲。春正月朔、始日輟一餐、以祈母壽。

自戊辰趨　闕、衆喙交攻無寧晷。公雖孝思純篤、而前譏已深、未敢卒遽陳情、以實譏言、拂
上意、而遺毋憂。至是、毋太夫人年七十有九矣、望雲之下、一則以懼、乃日輟一餐、以是年元日爲始。

○是秋、冢子鍾倫舉福建鄉貢。

冬十二月、以兵部右侍郎提督順天學政。

三十三年甲戌、公五十三歲。春三月、丁毋太夫人吴氏憂、固請奔喪、不許。在京守制。



三月二十七日、訃至、卽循例乞奔喪、

上不聽、有奪情之意。公再三固請、終不見許。于是楊、

沈、彭三御史交章劾公不奔喪、而彭尤力。讒者

曰、彭閩人也、彼以鄉情受囑、名雖彈劾、實以詭

上、冀得放歸耳。

上因切責彭、彭急愳自白、遂捕捉風影、別疏極詆公、

上滋不懌。公不得已、自陳曰、臣在亂時、臣毋固勖臣

以忘家之義。臣得假家居、臣毋又趣臣以就列

陳力、少効夙夜在公之職。今臣勉遵母志、不敢

丐歸、惟求解任。乃　命在京守制。

三十四年乙亥、公五十四歲。朱子語類四纂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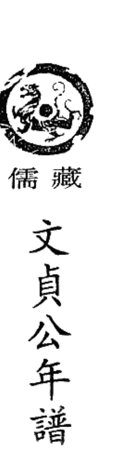
公編摩洛閩之書、惟日不足。以語類門目繁多、

辭旨宂複、乃撮其精要、凡四釐定。及是書成、至

朱子文集、循環點勘、丹黃塗離、亦摘選其尤粹

者、頻年抽易、未及定本。逮乙酉燬於火、以故失

傳。



三十五年丙子、公五十五歲。程子遺書纂成。是編手所纂錄、較語類尤加劬。○是時、諸搆公者咸以事敗、或死或黜、公心跡稍白矣。

夏六月、服闋。

冬十一月、復以兵部侍郎銜提督順天學政。

十二月、葬妣太夫人吳氏。

墓在安溪感化里之南清鄉。公既未得丐歸營葬、曠歲怦怦、至是不得已、命訒菴、心惟及季弟

皐軒偕冢子鍾倫襄事焉。

三十六年丁丑、公五十六歲。

北方侵尋學廢、公教以則古通經、有能誦二三經、若小學及古文辭多者、稍成文、輒錄以示勸、爲之背誦、至漏下二三鼓不勌。試日發題、先爲解剔經旨、而後答義、極力起衰、所錄文悉返之大雅。校刻朱子語類四纂、以貽學者、立其根柢。讖緯勢要鱗集、宿學過抑、公一切謝絶、士氣頓



伸。嘗發案項、一生入謁、審諦之、則前甫儰于公者也。詰之、則曰、少嘗就學、屢試輒黜。家苦貧、舍業就傭、傭於公。竊見公之校士以公也、復舍傭就試、就試而見錄于公焉。諸生丐休有成例、自積弊相仍、有賄者例莫能格、貧者即及例、百不一得。比公視學、龍鍾就試者相踵。公乃一破成例、惟察其年力老壯、不拘以歲月久近、由是窮老之士皆得所息。尤留心賢哲之裔、於河間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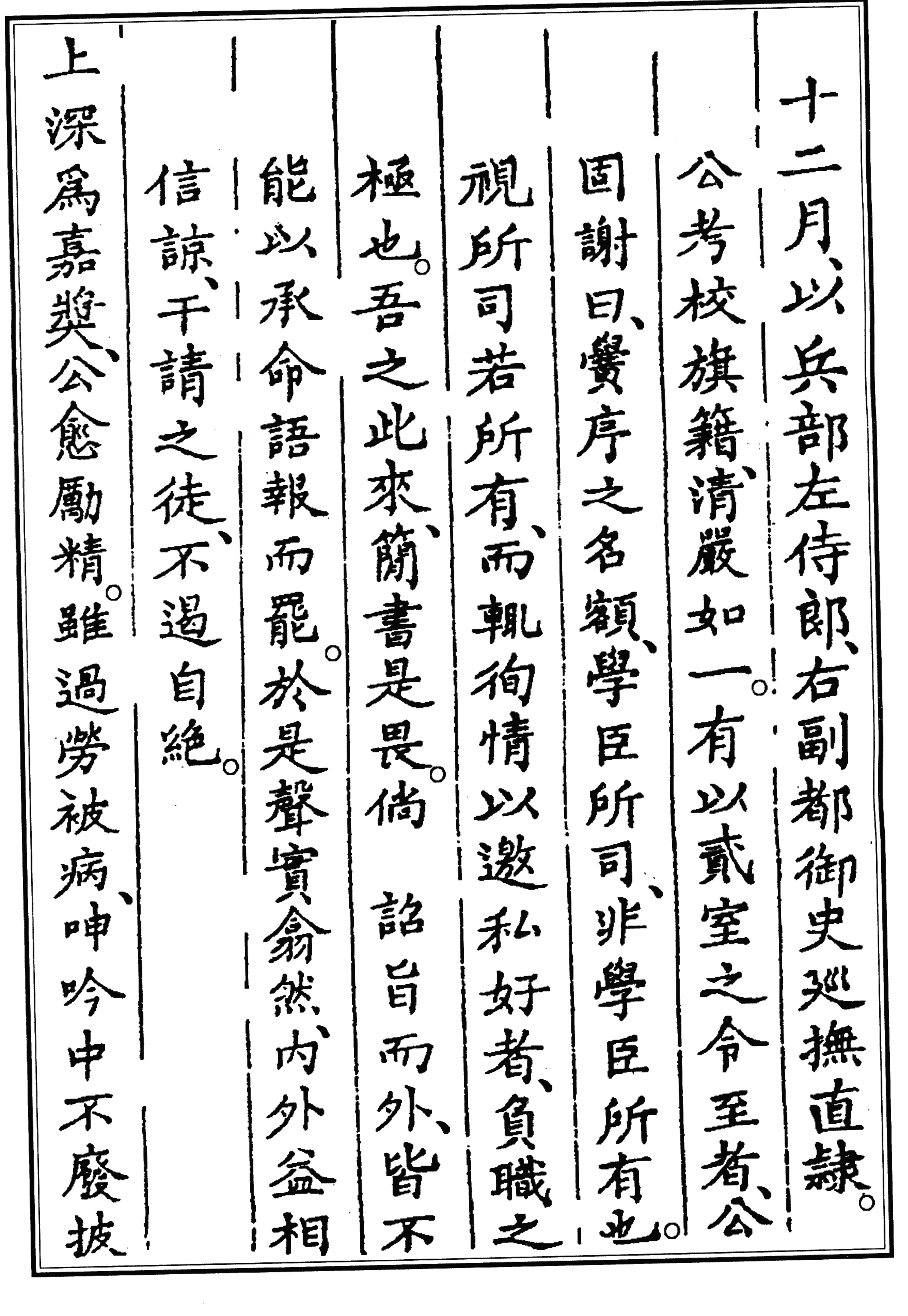
拔端木氏、劉氏保定則拔楊氏使學者溯淵源、慕忠節、慨然發其志士仁人之思。淵哉深乎、作人之微意也。

冬、就補工部右侍郎。

三十七年戊寅、公五十七歲。選古文精藻、榕村講授成、

因并刻之、以惠士子。

冬、就轉工部左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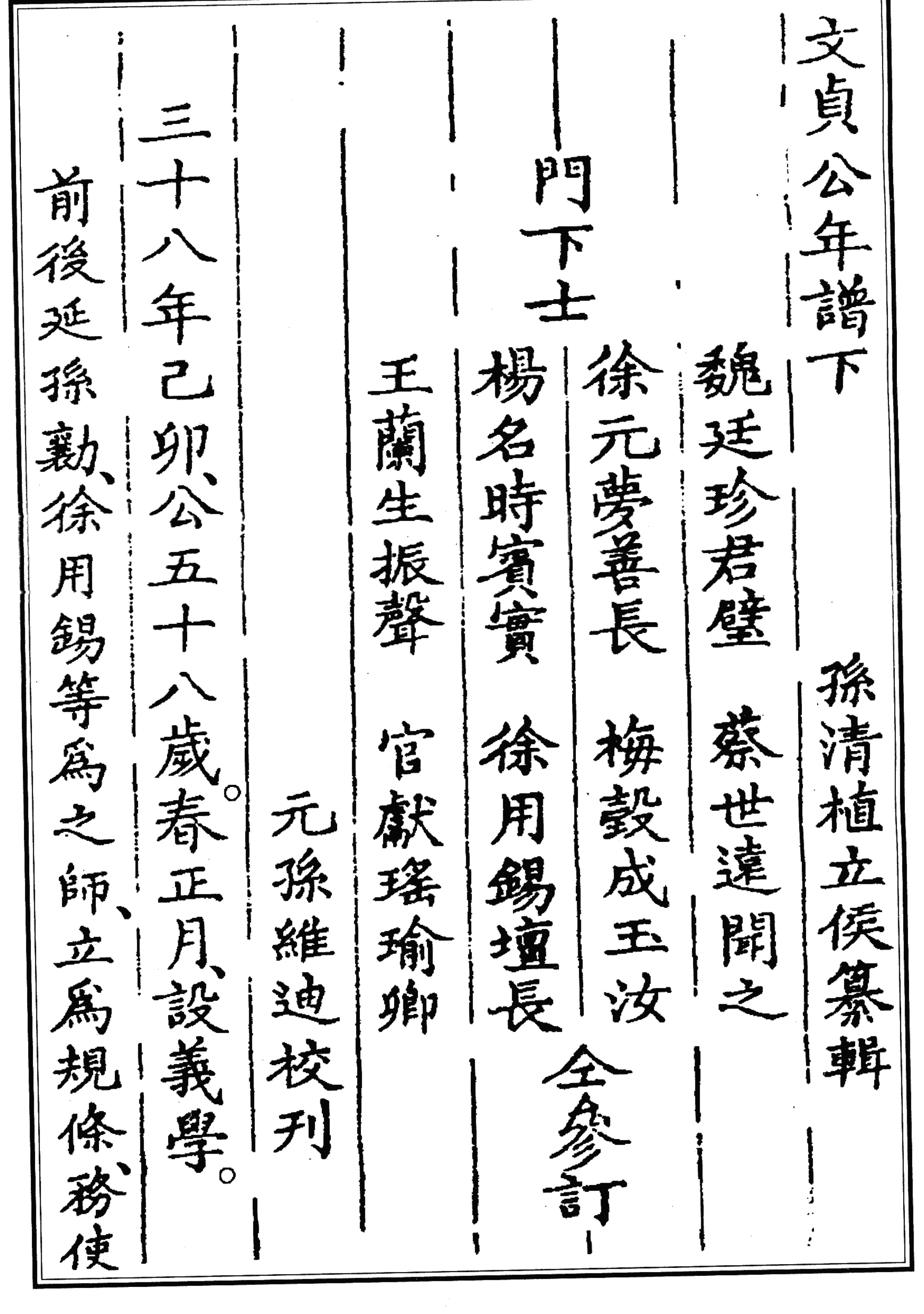


十二月、以兵部左侍郎、右副都御史巡撫直隸。

公考校旗籍清嚴如一。有以貳室之令至者、公固謝曰、黌序之名額、學臣所司、非學臣所有也。視所司若所有、而輒徇情以邀私好者、負職之極也。吾之此來、簡書是畏。倘 詔旨而外、皆不能以承命語報而罷。於是聲實翕然、內外益相信諒、干請之徒、不過自絶。

上深爲嘉獎、公愈勵精。雖過勞被病、呻吟中不廢披

閲。方期破俗還淳、以端士趨、興雅化、而廵撫之命遽下。不及究其績效、公嘗以自歉焉。



文貞公年譜下

孫清植立侯纂輯

魏廷珍君璧 蔡世遠聞之

徐元夢善長 梅轂成玉汝

全參訂

門下士

楊名時賓實 徐用錫壇長

王蘭生振聲 官獻瑤瑜卿

元孫維迪校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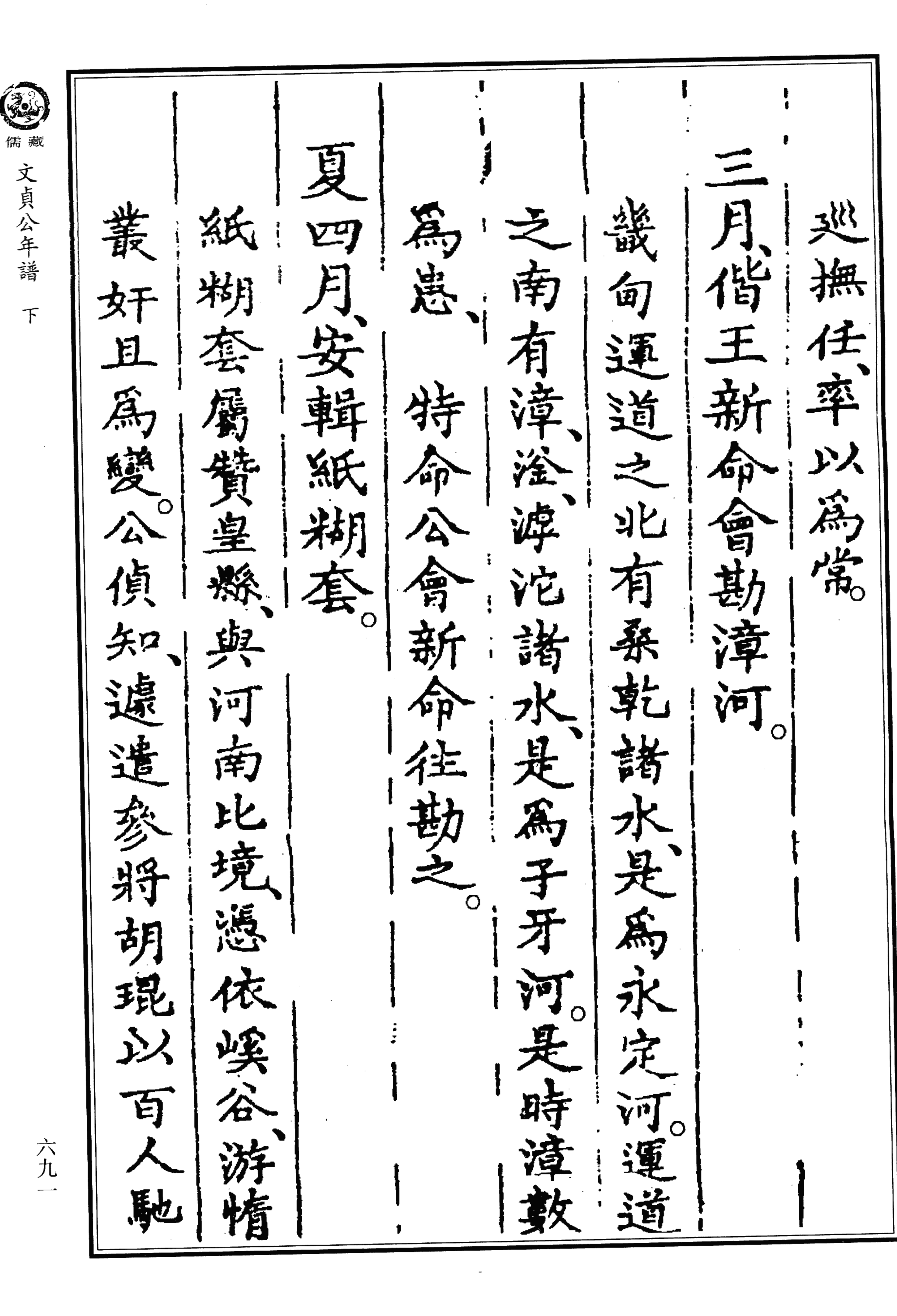
三十八年己卯，公五十八歲。春正月，設義學。

前後延孫勷、徐用錫等爲之師，立爲規條，務使

整衣冠，謹嚬笑，一正俗學之陋。有閒，則身臨課之。諸生兼通五經者以十數，獨張南齡能誦十三經。中乙酉順天鄉試第一。嗣復推行所屬，凡通都大邑皆以次修舉焉。

二月，南巡迎駕，賜内府耕織圖。

公每有行，僕從不過五六人，簿吏標騎合不過十許人，車馬省約，禁誡嚴明。所經由有敢需求騷擾者，死無赦。有陰爲趨奉供億者，罰無赦。終



巡撫任、率以爲常。

三月、偕王新命會勘漳河。

畿甸運道之北有桑乾諸水、是爲永定河。運道之南有漳、滏、滹沱諸水、是爲子牙河。是時漳數爲患、 特命公會新命往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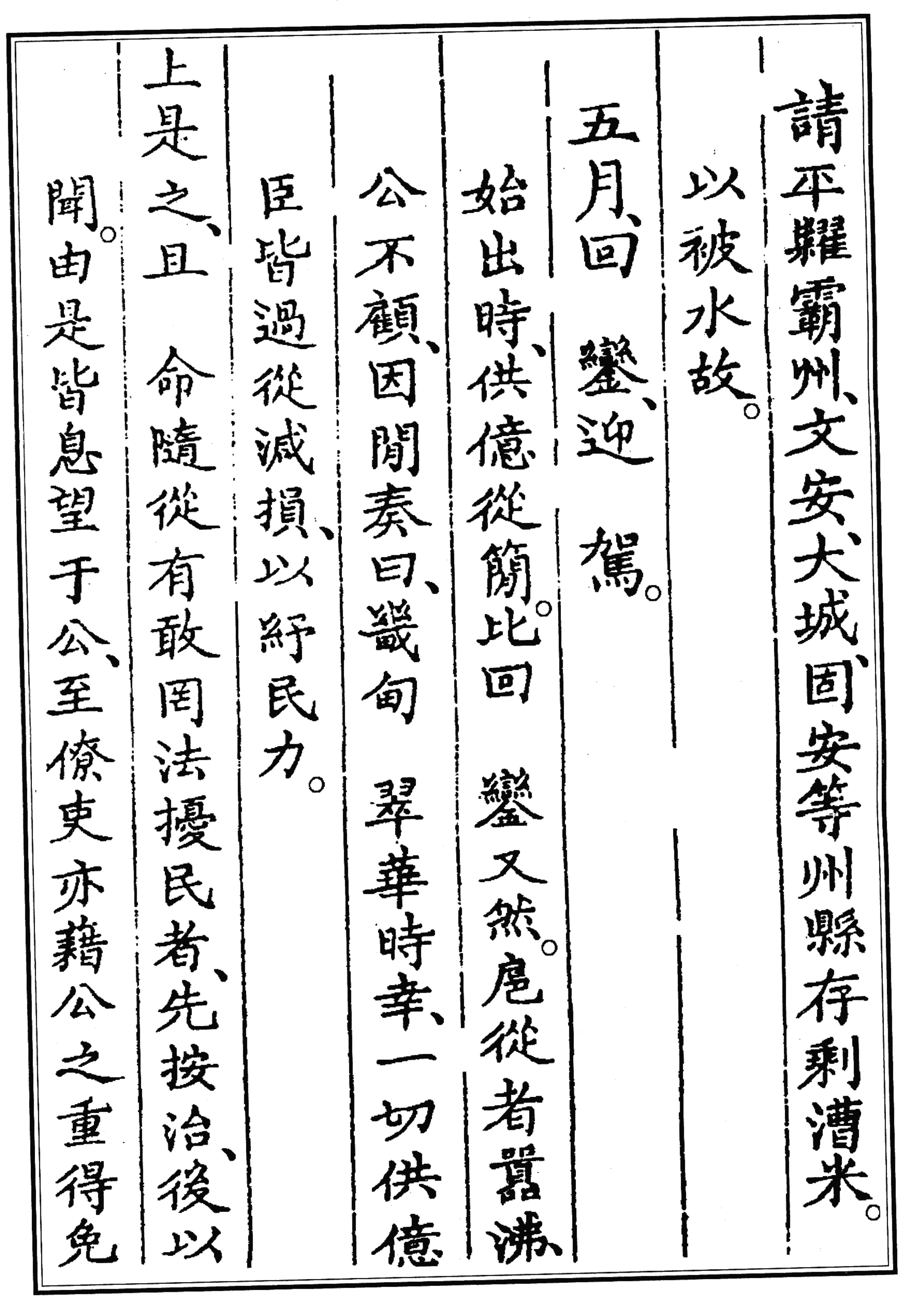
夏四月、安輯紙糊套。

紙糊套屬贊皇縣、與河南比境、憑依嵠谷、游惰叢奸且爲變。公偵知、遽遣參將胡琨以百人馳

往鎮懾之。琨以衆少辭，公曰，奸民喁鱅，莫能相長，及其計未定急往，且無事。多挾人騎，反激奸心。琨至，果盡戢。嗣復遣知縣成永健入捕其首惡數人，餘置不治，更拯貸以牛種，使自業比平民。

請紅剝船田畝遇災一體邀蠲。

紅剝船者，徭户也。其田畝向例以事異民業，雖遇災未嘗予蠲，積困已久，至是始甦。



請平糶霸州、文安、大城、固安等州縣存剩漕米。以被水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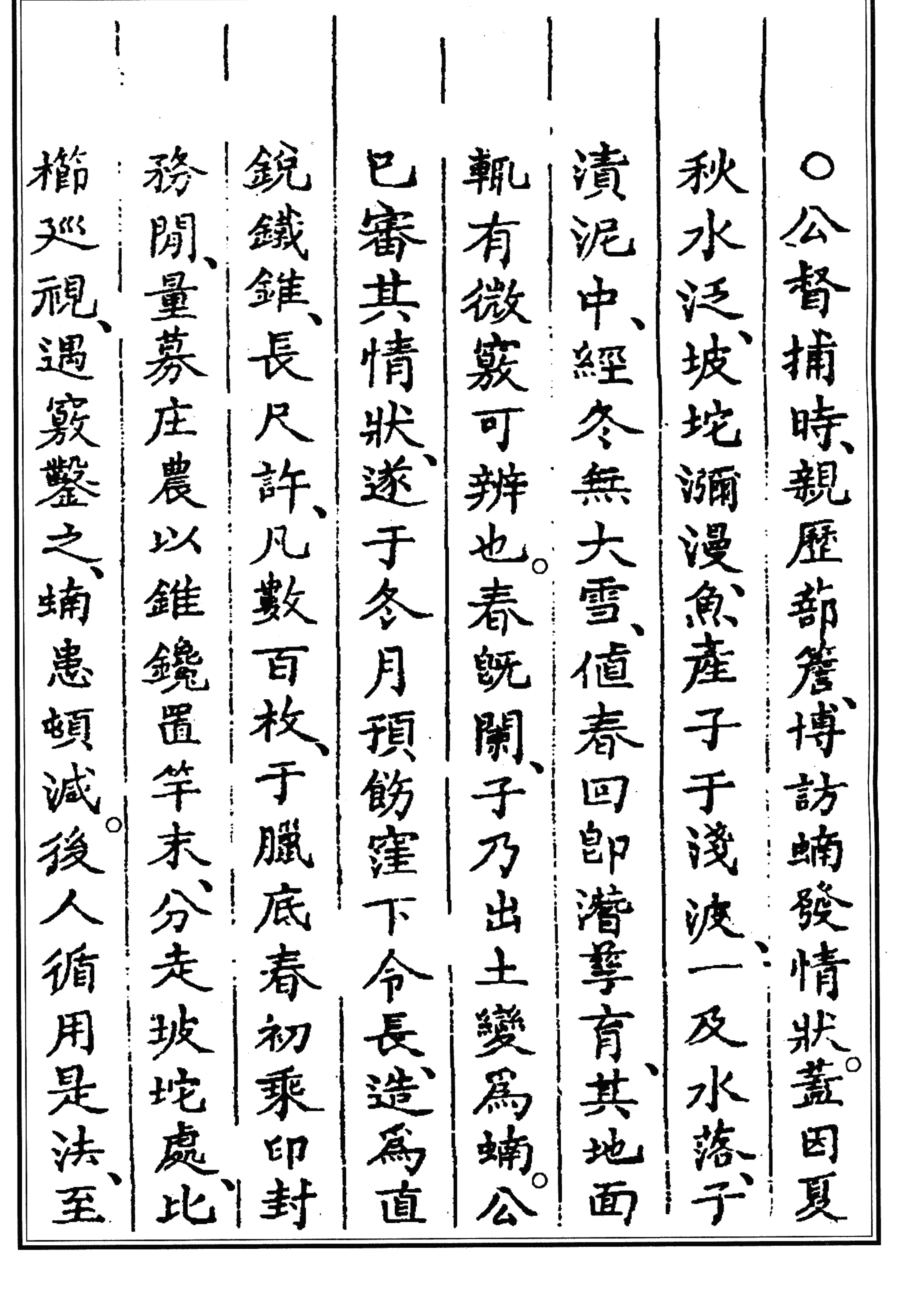
五月、回鑾、迎駕。

始出時、供億從簡。比回鑾又然。扈從者囂沸、公不顧、因閒奏曰、畿甸翠華時幸、一切供億臣皆過從減損、以紓民力。上是之、且命隨從有敢罔法擾民者、先按治、後以聞。由是皆息望于公、至僚吏亦藉公之重得免

苛求。即有求者、則謝曰、非不欲相奉、廵撫實不許我也。

六月、督捕蝗蝻。

畿内窪下州縣、每歲蝻發、是年尤盛。公旣親督官吏晝夜捕撲、又募民有捕致一石者、予貲若干、卽除災之中而寓振窮之惠。頃之、復以捕撲未盡、自請鐫級及協捕各官級、以督其效。未幾、捕撲盡滅、歲以有秋。凡官僚所鐫級、槩蒙開復。



○公督捕時、親歷鄗詹、博訪蝻發情狀。蓋因夏秋水泛、坡坨瀰漫、魚產子于淺波、一及水落、子漬泥中、經冬無大雪、值春回卽潛孳育、其地面輒有微竅可辨也。春既闌、子乃出土變爲蝻。公已審其情狀、遂于冬月預飭窪下令長造爲直銳鐵錐、長尺許、凡數百枚、于臘底春初乘印封務閒、量募庄農以錐鑱置竿末、分走坡坨處、比櫛巡視、遇竅鑿之、蝻患頓減。後人循用是法、至

于今爲民利。

秋七月，赴固安聽質。因劾永定河分司吴祿禮。祿禮築堤曠年，不報奏銷。公節其請給，祿禮遂劾公貽悞工程。

上命侍郎羅察赴固安審質。公既就質，因閱堤工，盡得祿禮靡冒苟簡諸弊，抗疏論之。

閏七月，再赴固安聽質。

羅察之出，心懷覬望，而公不之應，故奏覆時袒



祿禮以排公。然

上既見公疏、心知祿禮負職、命尚書薩穆哈復出覆審、果盡得其情弊。祿禮由是褫革、沿河之民快焉。

八月、請以馬見伯爲中軍遊擊。

見伯者、寧夏人、馬似龍裔孫也。以武進士授正定守備。爲人整敏、氣候分明。公督學時過正定、與語、器之、至是拔以自助。公嘗閱河出、夜宿舟

次、更既闌、披衣啓艙、見一人左韔弓矢、右跨刀、閉息坐艙門外、呵之則見伯也。詰其故、則謹對曰、公野泊于外、警守不可以懈、防過意表、中軍分也。公笑曰、際時清平、復何所怵、而君達曉凝坐、無乃憊乎。見伯曰、凡爲將者、日夕警惕、倘床簟偷安、習久益慣、何以備疆埸驅策乎。公深爲嘉歎。後累薦之、歷山西、天津總兵官、擢固原提督、率師克復西藏、凱還、道觸瘴卒。見伯所至整



飭軍容，惠撫士卒，不愧其家世。公嘗言曰：昔管子稱小白惕而有大慮。凡龍之蟄，聞雷則惕，惕而升騰，則雲雨作焉。故夫惕者，立事之基也。余始知見伯時，披腹陳義，見伯無不惕然易容者，以此知爲大器也。○公天懷樂豈，制行潔清，屬吏承風，多知以飭躬恤民爲事者。是冬，

上校獵塞外，道出宣化府，見野有蓋藏，民閒兒女斑斕粲新，顧謂環衛曰：朕用一清正撫臣，便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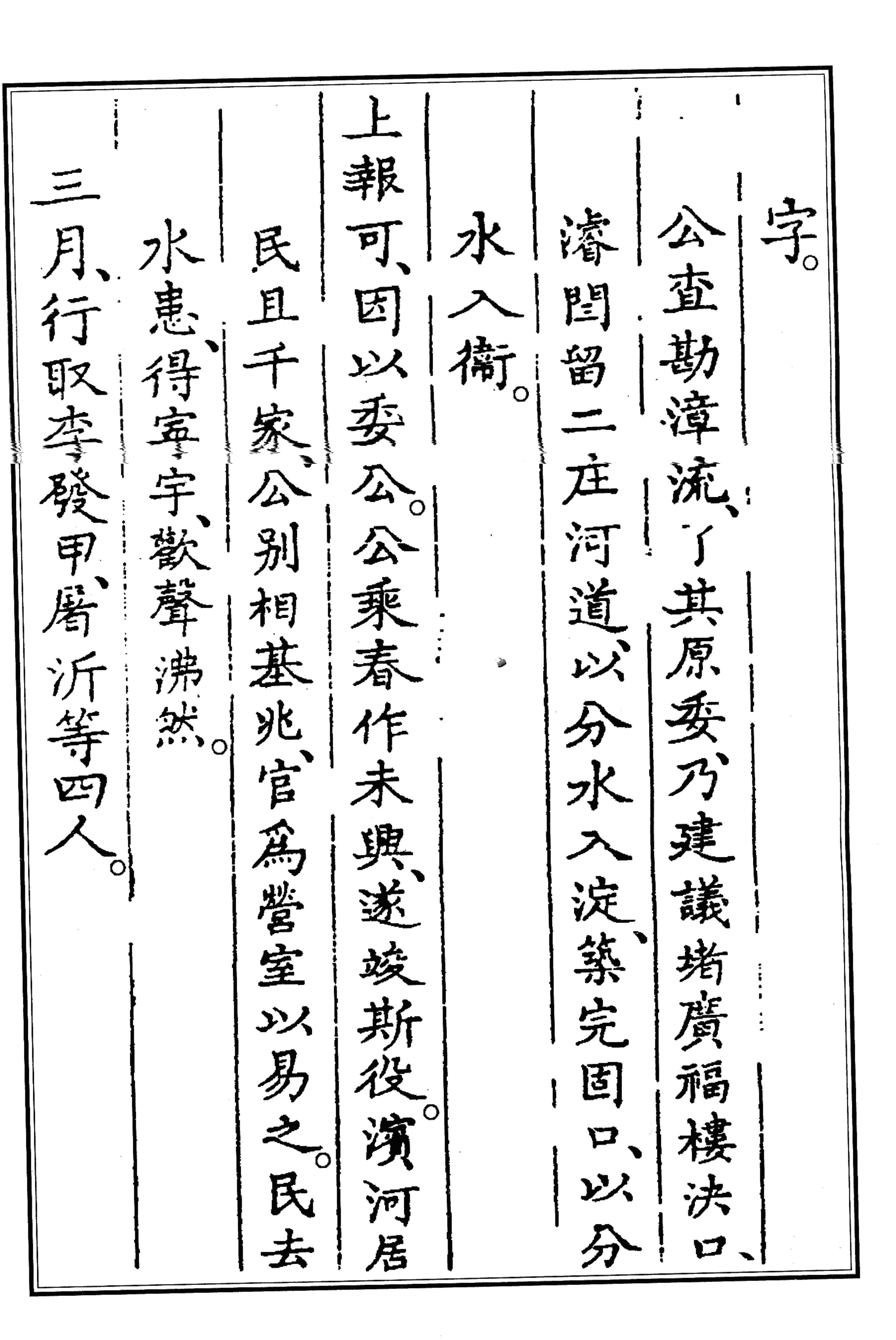
豐人樂、可知得賢之易效也。

冬十月、校刻梅文鼎所著歷學疑問。

三十九年庚辰、公五十九歲。春正月、請定常平倉咨部輒發之例。

公以青黄之交、貧民待哺、每歲表請平糶、例下部議、動經數旬、遂使良法美意、不得及時以濟農旺之急。請咨部輒發、自今年始著爲令。

二月、子牙河工竣、扈從閱視、賜御製子牙河詩



字。

公查勘漳流、了其原委、乃建議堵廣福樓決口、濬閆留二庄河道以分水入淀、築完固口、以分水入衛。

上報可、因以委公。公乘春作未興、遂竣斯役。濱河居民且千家、公別相基兆、官爲營室以易之。民去水患、得寧宇、歡聲沸然。

三月、行取李發甲、屠沂等四人。

後發甲、沂歷官皆有聲績、累擢至廵撫。

秋七月、請以許天馥知河間府經理水田事。

河間常苦水患、公始勸開稻田以殺其潦、用天馥司其事。凡瀕水州縣可導以稻田之利者、皆以次經理、歲有成效。

八月、條奏科場學校事例。

時湖廣總督郭公琇因劾學道、并陳場弊、

上遣中書舍人齎　諭詢公、公條奏詳密、槩蒙施行、



具載文集。

冬十月、扈從閱永定河、請撤回王新命、身任河防責成。

新命專督河防、累歲縻金錢鉅萬、績用弗成。公請身任其役。

上許之。公念北方三冬土凝、既難疏築、夏秋大雨時行、河澌方泛、而農務正殷、尤非勞民之候。計惟春回凍解興役爲宜、乃先期飭材、以需乘時庀

事。

十二月、勘東冀馬廠、請以餘地聽民墾種。

廠地旗民紛爭已閲數年、公乃確查舊案、履畝勘實、爲奏畧曰、馬廠餘地、有水佔不可墾者、有愚民偷墾、因撤旋拋者、有犁掘墒種、雖似開墾而無人承者。其經墾餘地實三萬二百一十六晌。蓋愚民因已田墝薄、故舍而墾餘地、原未多佔漏糧。所當寬其偷墾之罪、使各安耕種、照則



輸糧。至旋拋及掘蝻等地、容臣檄行州縣陸續勸墾、照墾荒之例升科。

上可之。是役也、八旗都統俱銜命會勘、既退還所攘民業、而公供饋有節、又不滿其求、各懷憤悒。獨白公某歎曰、有官公正若此、撓之可乎。嚴東所部、毋敢睢盱入城市者。及事定、旗人猶囂沸。

上命內大臣會公確議、內大臣聲色俱憤、公據事論理、詞氣沖和、內大臣爲之愧屈。

是歲、洪範初稾、孝經注、正蒙注、握奇經注成。

是年、四境豐熟、異穎挺生。或勸公獻之、公不聽。

適署中粗搆小齋、因名曰嘉穀軒。工甫落、於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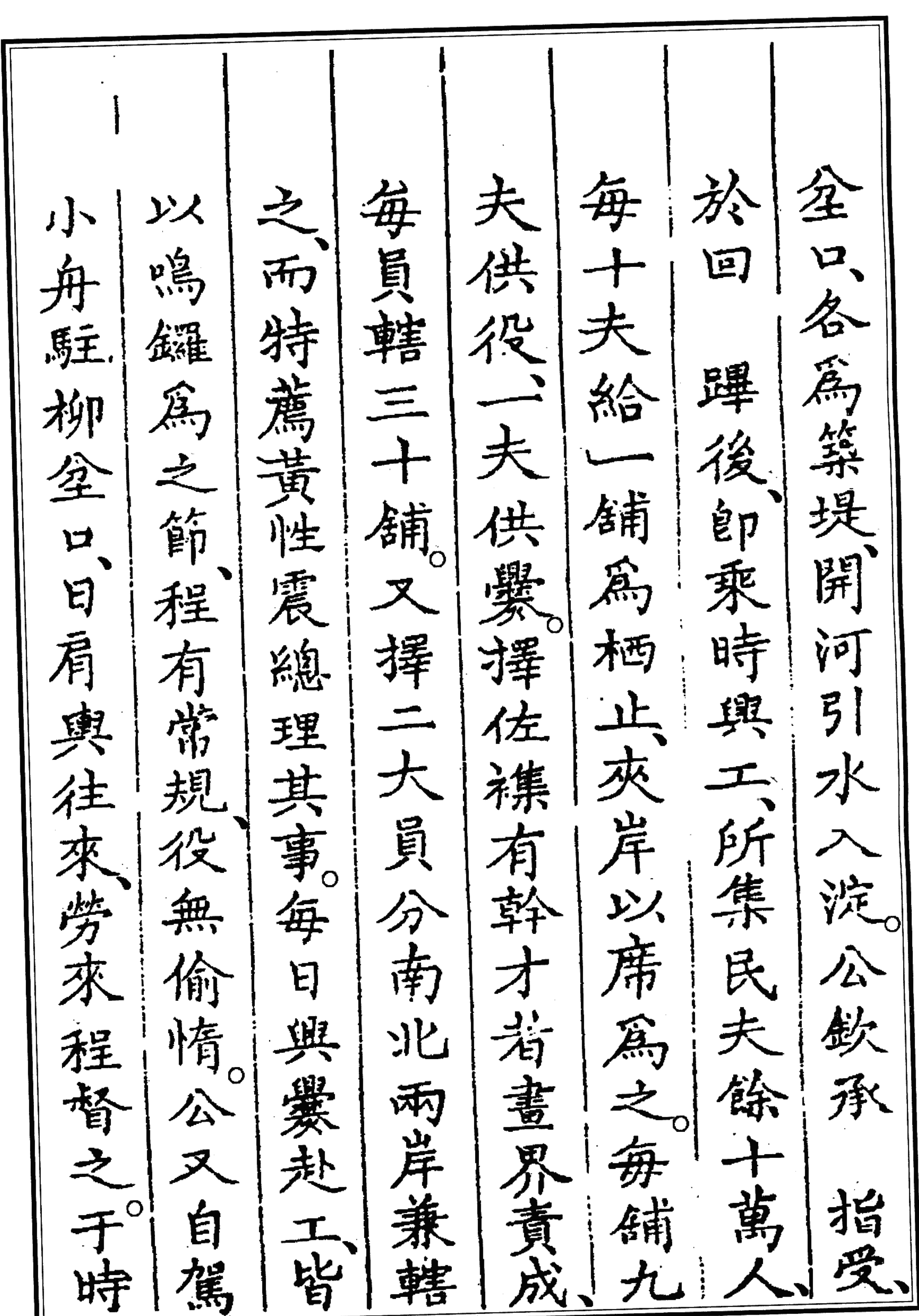
閒產芝一枚、深紋淺茸、紫色金檢、大學士桐城

張公英自都下聞之、馳贈一額曰芝館。

四十年辛巳、公六十歲。春二月、扈從閱永定河。

永定河自蘆溝迤東兩岸多沙土、歲有衝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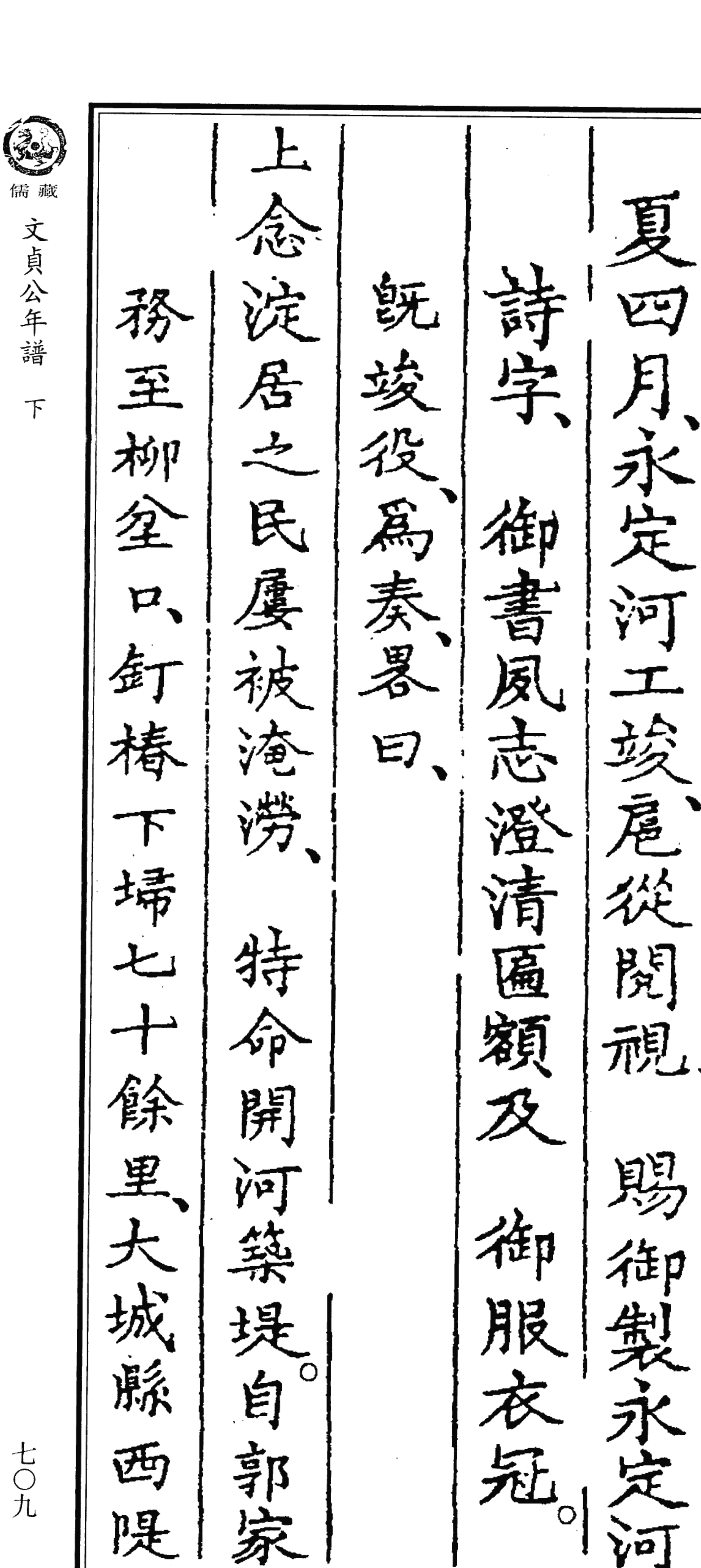
上親臨相度、命自三聖菴經老君堂折而南、出柳



埪口、各爲築堤、開河引水入淀。公欽承　指受、於回　蹕後、卽乘時興工、所集民夫餘十萬人、每十夫給一舖爲栖止、夾岸以席爲之。每舖九夫供役、一夫供爨。擇佐雜有幹才者畫界責成、每員轄三十舖。又擇二大員分南北兩岸兼轄之、而特薦黃性震總理其事。每日興爨赴工、皆以鳴鑼爲之節、程有常規、役無偷惰。公又自駕小舟駐柳埪口、日肩輿往來、勞來程督之。于時

東作將興、役夫中或生怨言。公召父老諭之曰、南河之役、藉以濟運、猶爲有利於　國。至若此役上煩

聖慮、下勤百官、無非爲父老田廬之計。北方三冬土凝、夏秋水發、計一年中可以興工者、惟方春兩月耳。父老義宜仰體　當宁之憂勤、知爲萬民身家之切務、勉率子弟、官民一心、及時趨事、以圖永安。不當視爲公家力役之比、妄生怨讟也。



語未及既、父老皆應曰、諾。出而相詔、役夫皆應曰、諾。歡呼赴事。凡四十日而工竣、附河居民亦代爲度宅、如堤子牙時。

夏四月、永定河工竣、扈從閱視、賜御製永定河詩字、御書夙志澄清匾額及御服衣冠。

既竣役、爲奏畧曰、

上念淀居之民屢被淹澇、特命開河築堤。自郭家務至柳岔口、釘樁下埽七十餘里、大城縣西隄

椿埽工七十餘里、又子牙廣福樓新河接修至賈家口等處堤工五十餘里、并雄縣民堤二十餘里。凡土工、椿工二百餘里、工程並舉、不日告竣、沿河田疇涸出、二麥豐收、士民謳歌聖澤、直同覆載。上見疏因躬出閱視、嗟勞優渥、親解御服衣冠以賜。方役之興也、東作將届、既虞苦雨以妨河工、又慮恒暘以愆歲事。而四旬之閒、晝則雲陰澄



霽、夜則微雨疎零、十萬之衆罔有疹疾、功以時成、歲亦大稔。論者以爲上下協和之應云。

請放免永定河効力人員。

時用部議、名家居督撫以下、道員以上五十餘人至工所、出貲爲助。公以經費已足、不必責貲于下、且諸臣中多有守職清素者、請一切罷遣。于是高曰驄、汪薇等皆得免歸。

請免開永定河工捐納事例。

先時，王新命曾開北河捐例，至是諸營進者復謀開之，重賄布託，計在必行。然條請甫上，而工已報竣，于是下公議之。始則部僚輸情，不可，則邸第諷指，又不可，則佐史交迭更請，且曰：「上意已肯。」公愼毋違。公不應，密奏已之。時直隷與山西毗連，叢山中綿亘百里，大木數萬章，價浮鉅萬。奸商或借邸第色目橫罔其利，官皆縮手，民盡吞冤。公聞之，飛檄嚴捕，奸黠悉解散。

冬十月、請免築廣平縣堤工。

時有請築廣平堤工者、公奉　命察勘、爲奏略曰、廣平一帶土鬆沙深、而漳性遷徙無定、開河則旋淤、築堤則旋塌。詢之士民、咸稱不可築堤。且歷考漳河經由之處、其後涸出、俱成沃壤、不過目前被水、耕種維艱、惟有希　恩于被水之歲免其田糧、既涸則勸墾起科。若明年水勢未消、則再免一年。要以荒田墾種之年爲起科之

限、則一邑稍蘇矣。由是廣平頻歲邀蠲、民未大病。頃之、又有議開畿南河道、并數流爲一者、公以爲費不可勝計、壞邑廬宅兆尤衆、且流合犇猛、害將莫大、密奏寢之、所全尤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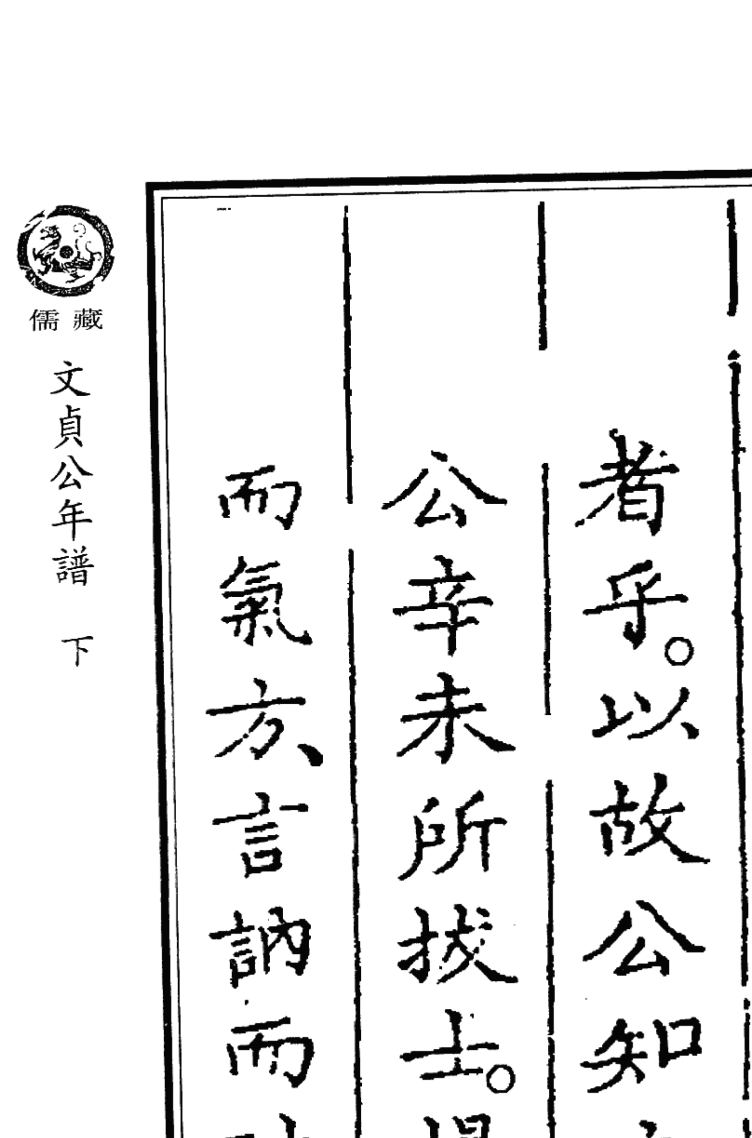
十二月、勘西翼馬廠、請斥餘地予民。

公以勘地必需農隙、故東西二翼分年勘之。既竣、爲奏畧曰、西翼餘地乃先歲用以準抵城西所圈民地者、不宜圈給旗人。卽旗人舊所侵圈、

亦宜斥以予民。從之。

列舉楊名時、趙申喬、劉琰、文志鯨等十有五人。

趙公江南武進人、公同榜進士。始仕秋曹、引繩爭事、多所全活。以忤上官自罷去。公與趙未及相見、有述其事笑於公傍者、曰、世有癡如趙某者乎。以故公知之。楊公江南江陰人、與文、劉皆公辛未所拔士。楊公篤學力行、立志不欺、貌樸而氣方、言訥而神完、聞人有善、不啻己出、古之



慥慥君子也。時　特遣中書舍人詢訪人才、公列楊與趙、劉爲特等、自文以下十二人爲一等、密奏以聞。於是以楊督順天學政、趙爲浙江布政使、文督浙江學政、劉督江西學政、皆廉隅清慎、能可其職。

四十一年壬午、公六十一歲。春二月、扈從省耕畿南、賜御書勸農詔一軸。

蹕經博野、因念稼穡艱難、躬秉犂器、卽功竟畝。



公爲文勒石，以紀其盛。

薦徐元夢。

徐公字善長，一字蝶園，滿州人。癸丑進士，選庶吉士。與德公格勤從公講論，嗜學無厭。後坐德公事褫革，妻女俱入辛者庫。時徐公父母皆在堂，公恐有差使事，致動父母心，乃居父母舊處，而自尋屋別居，卒其夫人及一女供役不稍懈。父母見公身雖被累，讀書不輟，意頗歡愜。命授

書諳郎、公每退直趨寢、色養備至、若嬰赤之未離懷、聞者以爲美談。時公因　召見、蒙問滿州人材、公曰、無有過徐元夢者。比　蹕還、遂　命補授包衣員外郎。是秋、差充順天鄉試副考官。

夏四月、薦何焯。

因便見、蒙諏逸民、公以焯對。焯博學強記、書法冠一時。性峻潔、持議論不爲詭隨、以此爲流俗所嫉。未幾、　召焯入京。明年會試後、　恩授庶



吉士。公子書曰、某平生多受友朋之累、然每諷蒹葭蝪笛之詩、念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慨然永嘆、以爲此太平之基、太上盛德也、輒復自罄不顧。其後居數年、焯果以圭稜爲人所誣構、然磊落無他、卒見剖白。改編脩、卒贈侍讀學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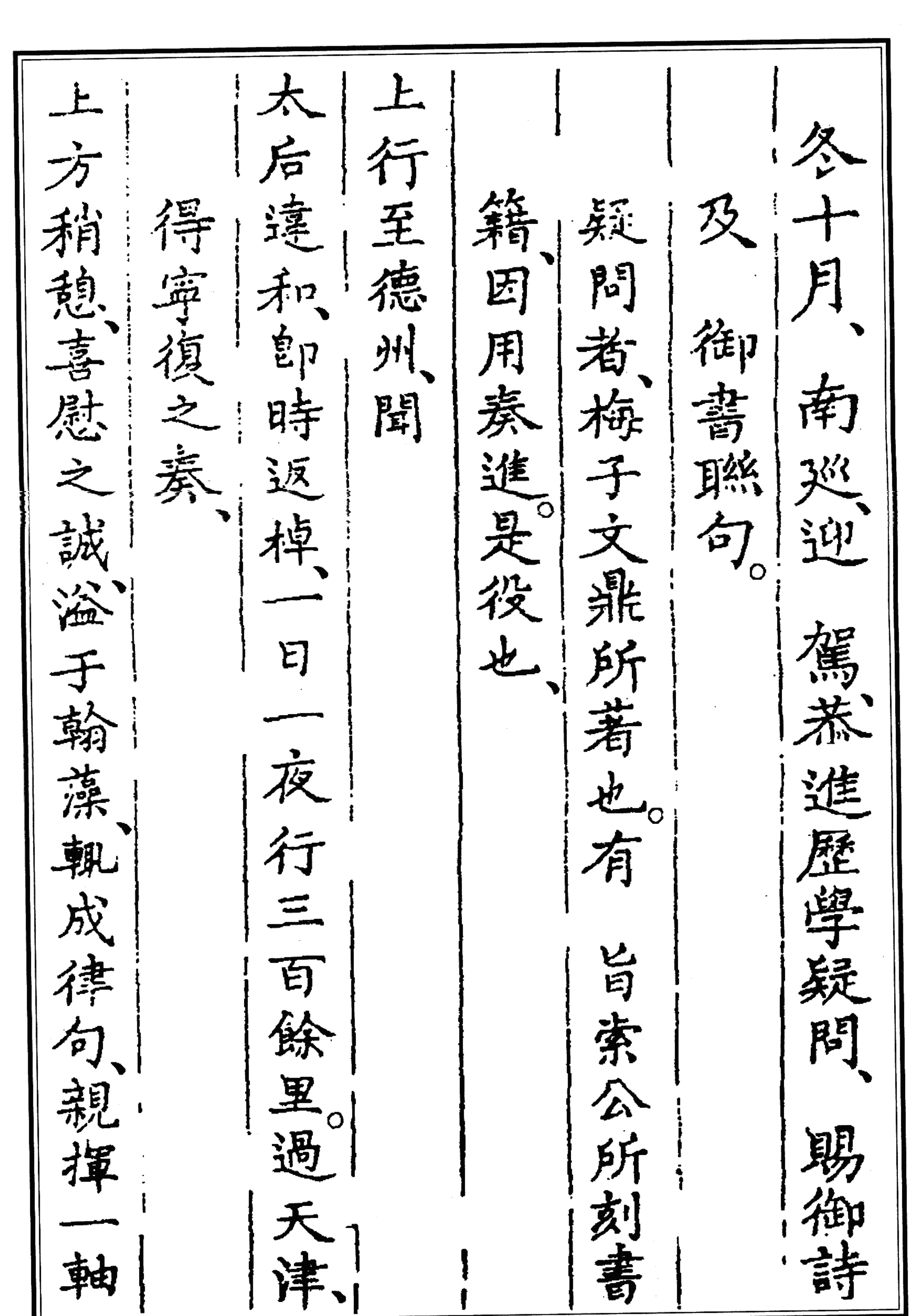
秋八月、請興水利。

公以北方土性苦旱爲多、畿內泉源甚衆、隨處可以通溝灌田、近河鄉地又可築壩逼水、引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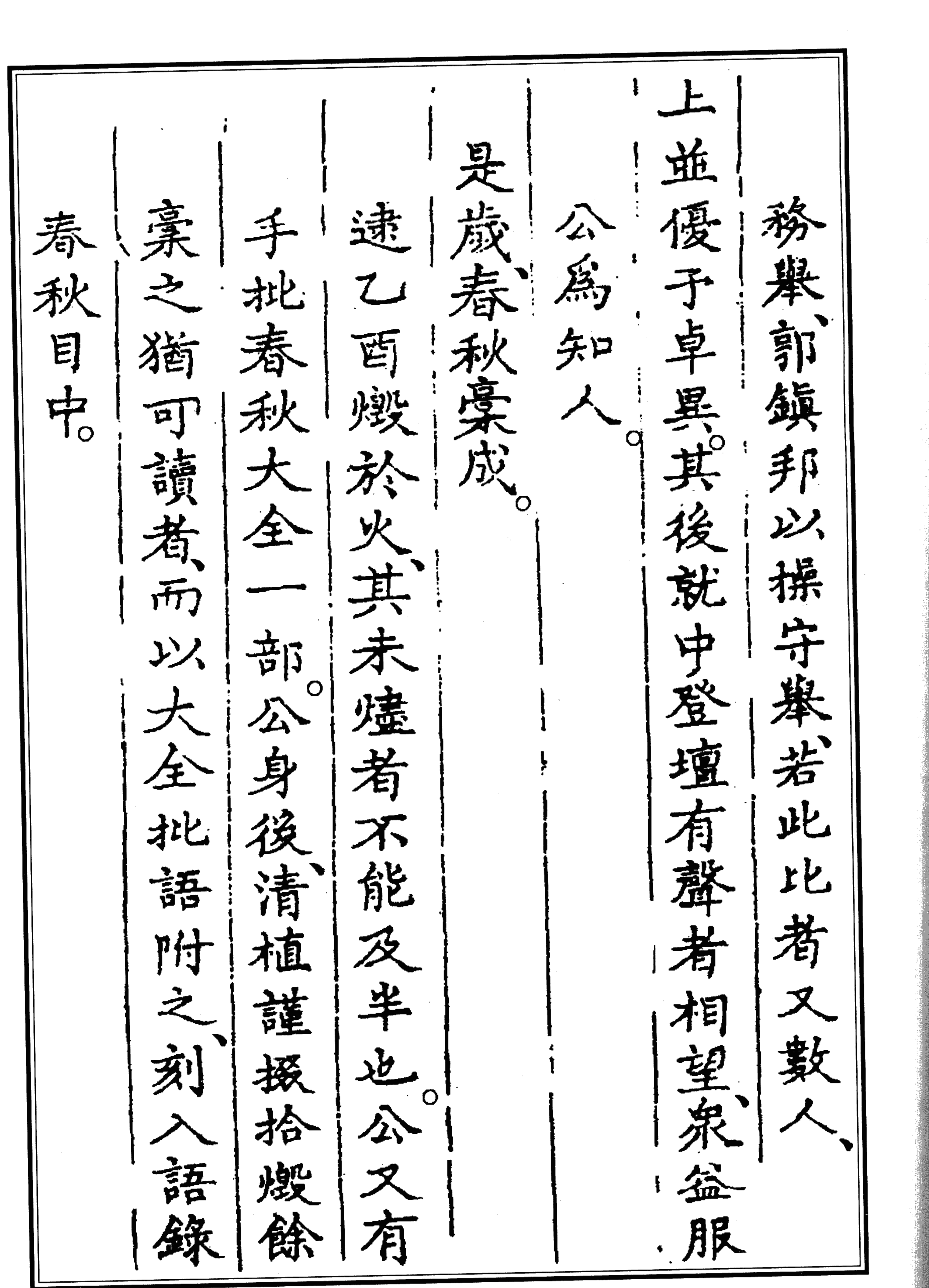
廣漑。而無泉無河之處，勸令鑿井，亦可濟水利之窮。至窪下十數州縣又苦水多，各有應修應濬大小河道，必并去水之害，然後可以興水之利。具疏入請，

上慮興役致擾，密勅姑以官檄行之，需事有緒再奏。公乃檄下所屬，令各條水利便宜。而清苑令滲井三千口，特最其績，以示勸。然以

明旨未頒，各屬觀望，鮮有成效云。


冬十月、南巡、迎　駕、恭進歷學疑問、賜御詩
及　御書聯句。
疑問者、梅子文鼎所著也。有　旨索公所刻書
籍、因用奏進。是役也、
上行至德州、聞
太后違和、即時返棹、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過天津、
得寧復之奏、
上方稍憩、喜慰之誠、溢于翰藻、輒成律句、親揮一軸

賜公、又　賜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柱句、凡與
扈從者無不恭頌
聖孝云。
十一月、調考三鎭軍政。
三鎭軍政例由鎭臣考校、至是
上以其軍容遠不逮撫標、　特命公名閱。公爲簡精
良、核名實、其以卓異薦及附薦者凡數十人。弓
馬有不必稱、而才武偏長者、如黃金以諳習水



務舉、郭鎮邦以操守舉、若此比者又數人、

上並優于卓異。其後就中登壇有聲者相望、衆益服

公爲知人。

是歲、春秋稾成。

逮乙酉燬於火、其未燼者不能及半也。公又有

手批春秋大全一部。公身後、清植謹掇拾燬餘

稾之猶可讀者、而以大全批語附之、刻入語錄

春秋目中。

四十二年癸未、公六十二歲。春二月南巡、迎
駕、賜御書太極圖說、西銘及幾何原本、算法原本
二書。
頻日召對、因指授歷算之要。時方命西
人自京師至德州水地平以準天度、計二百里
而差一度。
上以語公、公曰、里差之算、古云二百五十里、今二百
里、正以古尺當今尺八寸故耳。

上大然之。

延梅文鼎至署，校刻歷算書七種。

公纂　賜幾何原本、算法原本二書，雖經指授大意，未能盡通，乃延梅子至署，于公暇討論其說，因發其所著，爲付梨棗，曰三角法舉要、弧三角舉要、筆算、塹堵測量、環中黍尺、交食蒙求、歷學駢枝。又使諸生從而受學，于是陳萬策、魏廷珍、王蘭生及冢子鍾倫皆通歷算之學。公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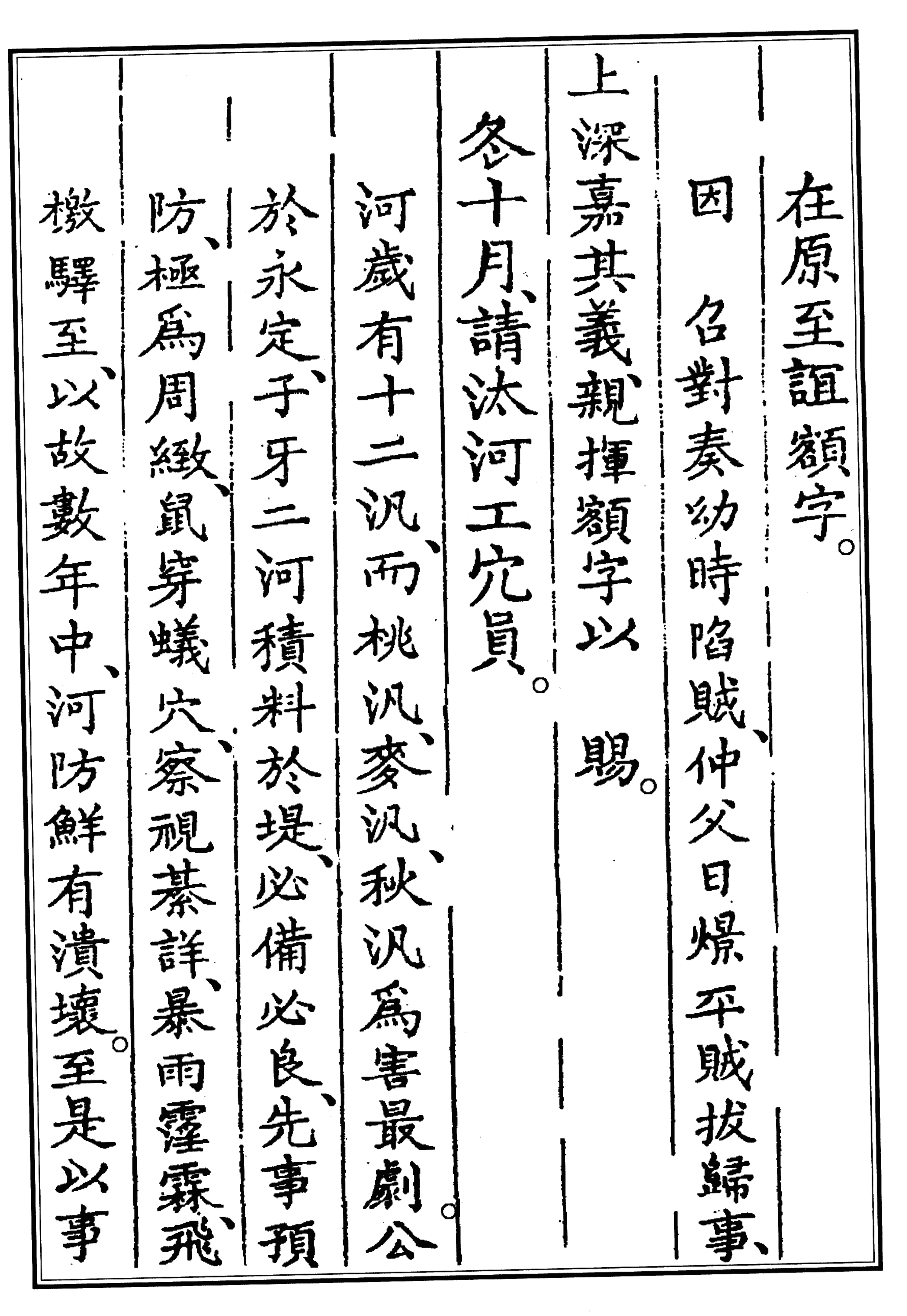
詩云、年運遞奔馳、六藝缺復久。諸子興未衰、斯文幸已厚。蓋深喜之也。

夏四月、遷吏部尚書、管理直隸巡撫事。疏辭不許。是時太宰需人、

上問侍臣曰、銓衡與畿封孰重。或曰銓衡重、或曰畿封重。

上曰、然則兩兼其職可也。遂以六官之長保釐三輔。

五月、回鑾、迎駕、因赴闕謝恩、追賜御書



在原至誼額字。

因　名對奏幼時陷賊、仲父日煤平賊拔歸事、

上深嘉其義親揮額字以　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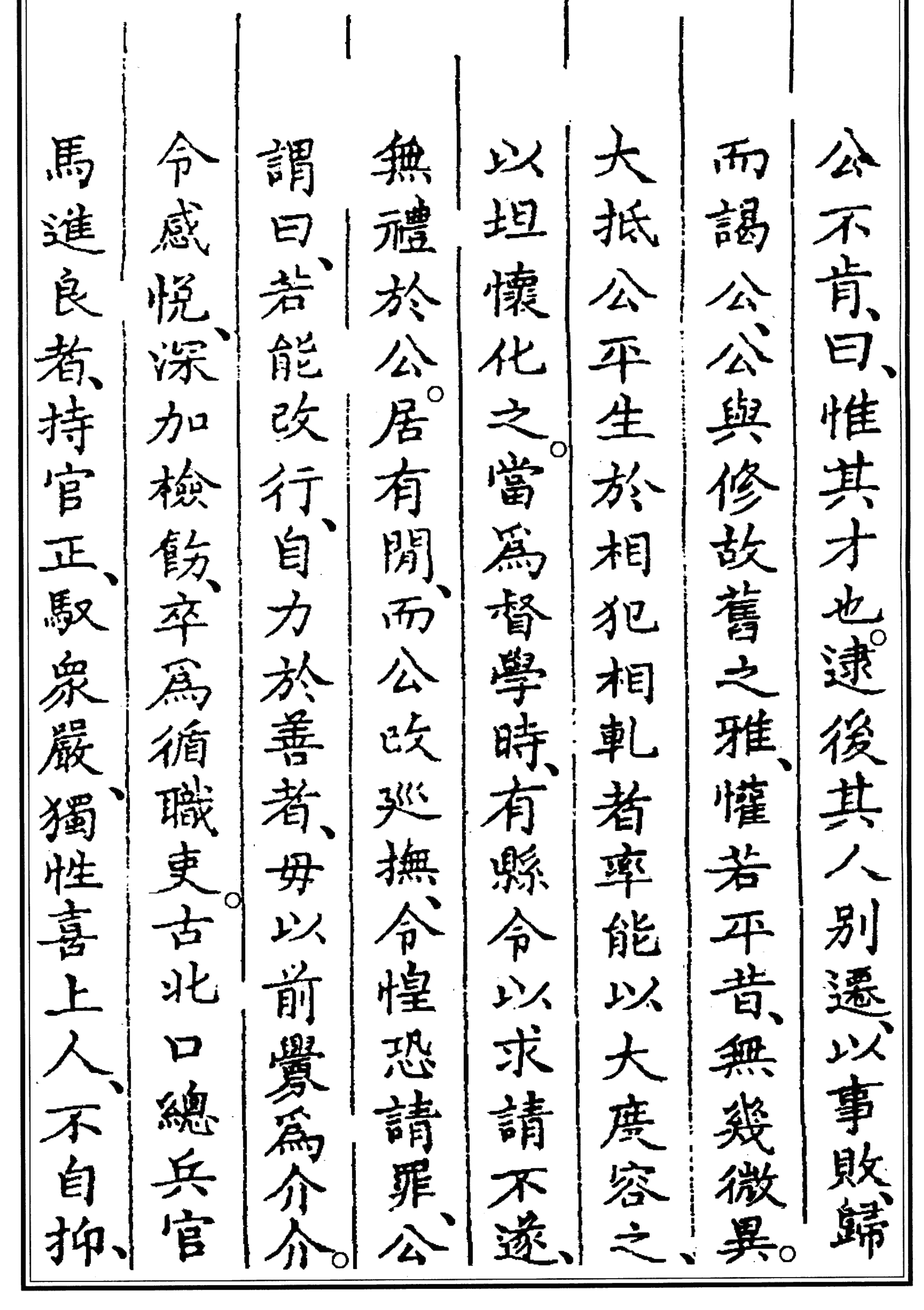
冬十月、請汰河工冗員。

河歲有十二汛而桃汛、麥汛、秋汛爲害最劇。公於永定、子牙二河積料於堤、必備必良、先事預防、極爲周緻、鼠穿蟻穴察視綦詳、暴雨霪霖、飛檄驛至、以故數年中、河防鮮有潰壞。至是以事

省員冗爲奏畧，曰：員冗則難覈其賢否，責專則易課其功過。請將正副筆帖式量行裁缺，卽兩岸分司亦可裁去一員，以免彼此隔膜之異。從之。

西巡迎駕。

屬吏有才而險狡者，規代公位，陰結禁密，散爲流言，指摘公所薦楊名時、文志鯨等以撼公，以故公于是役禮遇頓減于舊。或勸公奏黜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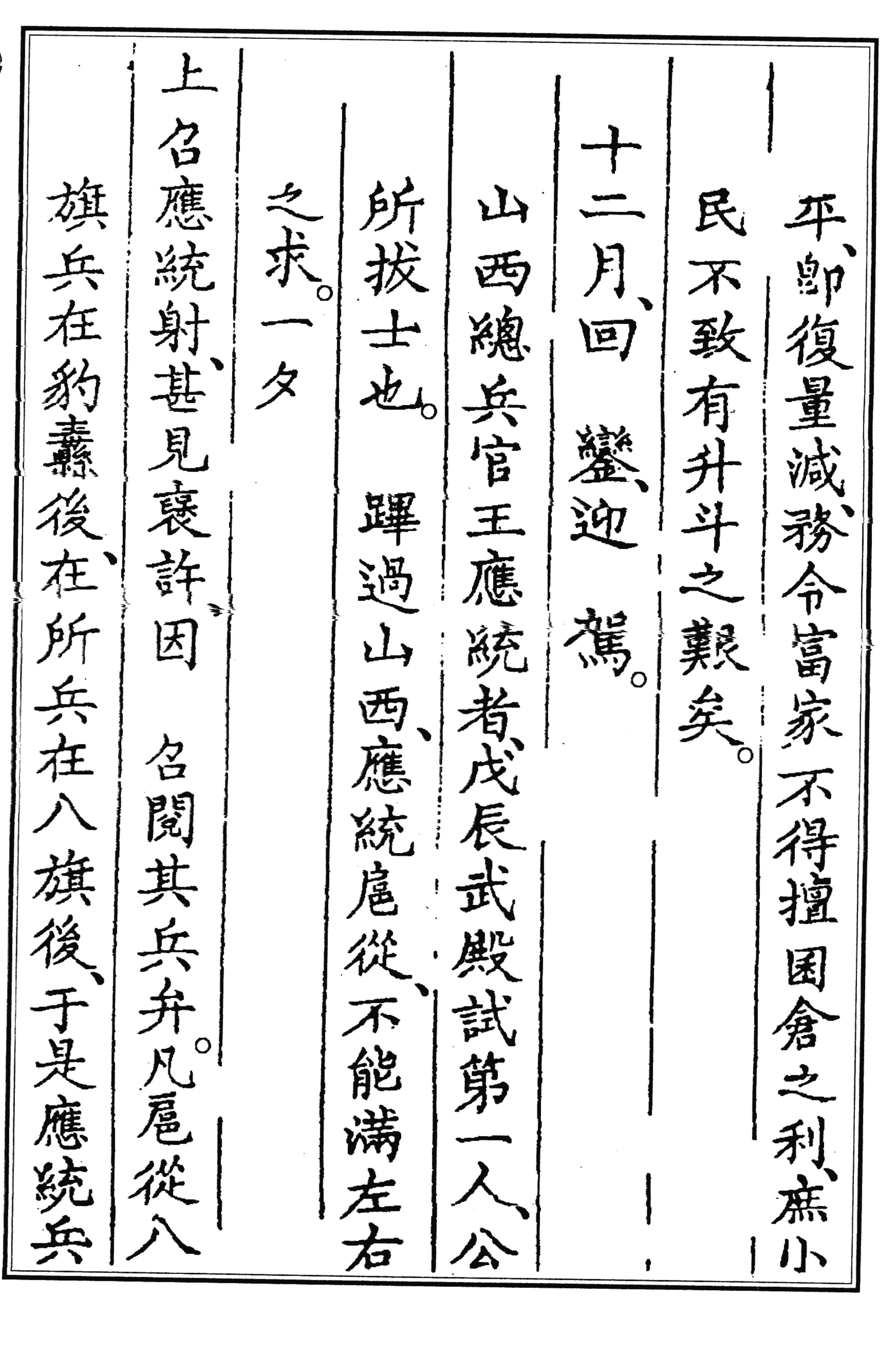


公不肯、曰、惟其才也。逮後其人別遷、以事敗、歸而謁公、公與修故舊之雅、懽若平昔、無幾微異。大抵公平生於相犯相軋者率能以大度容之、以坦懷化之。當爲督學時、有縣令以求請不遂、無禮於公。居有閒、而公改巡撫、令惶恐請罪、公謂曰、若能改行、自力於善者、毋以前釁爲介介。令感悦、深加檢飭、卒爲循職吏。古北口總兵官馬進良者、持官正、馭衆嚴、獨性喜上人、不自抑、

怪公調考其軍政，伺公馬行堤上，故縱連騎突而駭之，公不與校。俄以扈從連幄行營中，公輒先往過之，促膝篤誠，深獎其所長，進良亦折服加勵，官聲益著云。

十一月，請平糶被災州縣倉粟。

時有數州縣被水，特請先期平糶，爲奏畧曰：發倉以濟貧民之食，其施有限。平糶以出富民之粟，爲惠無窮。若確訪時値，量減平糶，至時植稍



平、卹復量減、務令富家不得擅囷倉之利、庶小民不致有升斗之艱矣。

十二月、回 鑾、迎 駕。

山西總兵官王應統者、戊辰武殿試第一人、公所拔士也。 蹕過山西、應統扈從、不能滿左右之求。一夕

上召應統射、甚見褒許、因 召閱其兵弁、凡扈從八旗兵在豹纛後、在所兵在八旗後、于是應統兵

弁聞　名欲前、左右故令旗兵遮道、勿使得前、

上屢趣、而應統兵弁卒無至者。應統侍

上前、莫知所由、神色駭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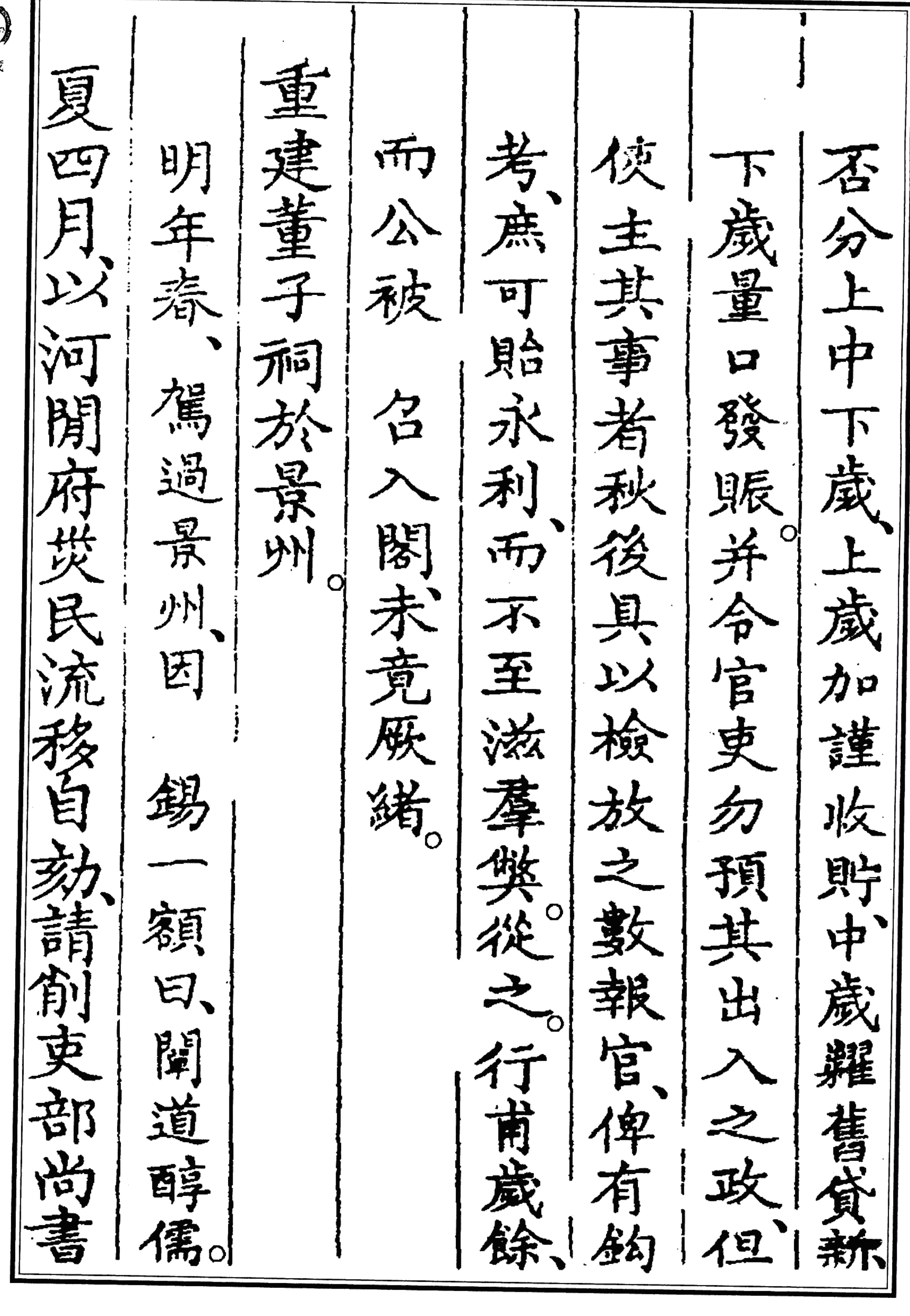
上震怒、遂以應統下詔獄、毀公者因復指爲公釁。既

還京、遂解楊名時督學任、降文志鯨爲知州。

四十三年甲申、公六十三歲。春三月、請立社倉。

公勸募吏民隨力出粟、得數萬石、分貯所在。乃

修社倉之法、爲奏畧曰、立法之始、應有成規。可


否分上中下歲、上歲加謹收貯、中歲糶舊貸新、下歲量口發賑。并令官吏勿預其出入之政、但使主其事者秋後具以檢放之數報官、俾有鈎考、庶可貽永利、而不至滋羣弊。從之。行甫歲餘、而公被　名入閣、未竟厥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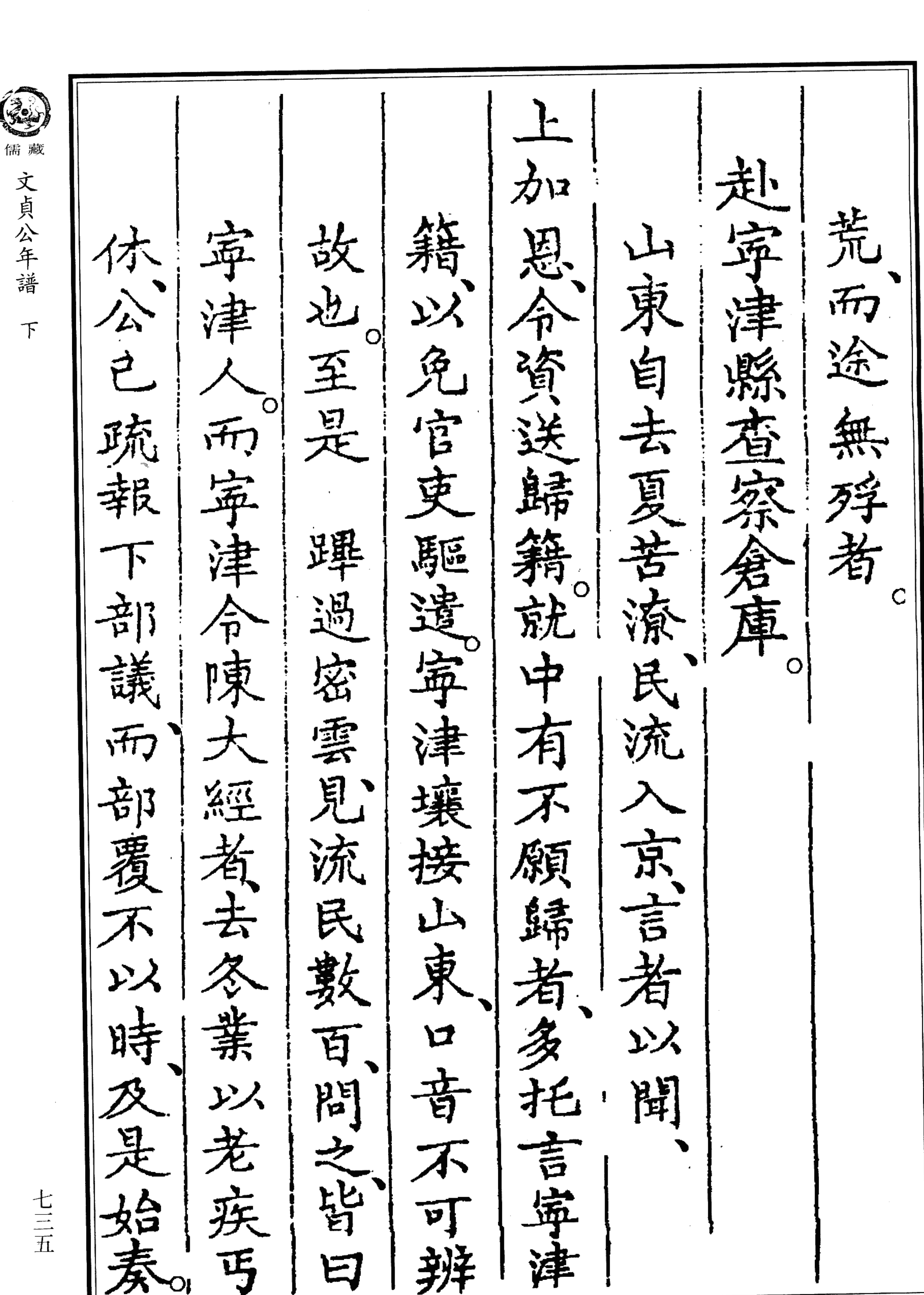
重建董子祠於景州。

明年春、　駕過景州、因　錫一額曰、闡道醇儒。

夏四月、以河間府災民流移自劾、請削吏部尚書

職、不許。

河間以水故不熟、公自以職任保釐、而召災異、無以自逭。既多方救賑、仍具疏自劾、蒙　恩慰留焉。先是、直隸舊例有外結事件坐罰贖者、其貲名無碍銀、悉歸巡撫。公于遞年罰貲俱令貯庫備用、至是數已八萬餘兩、又借帑數萬兩、都爲糴本、遴官四出、設法糴運、煮賑散給、各有方畧、通商勸分、成策備舉、貧民賴以存濟。故歲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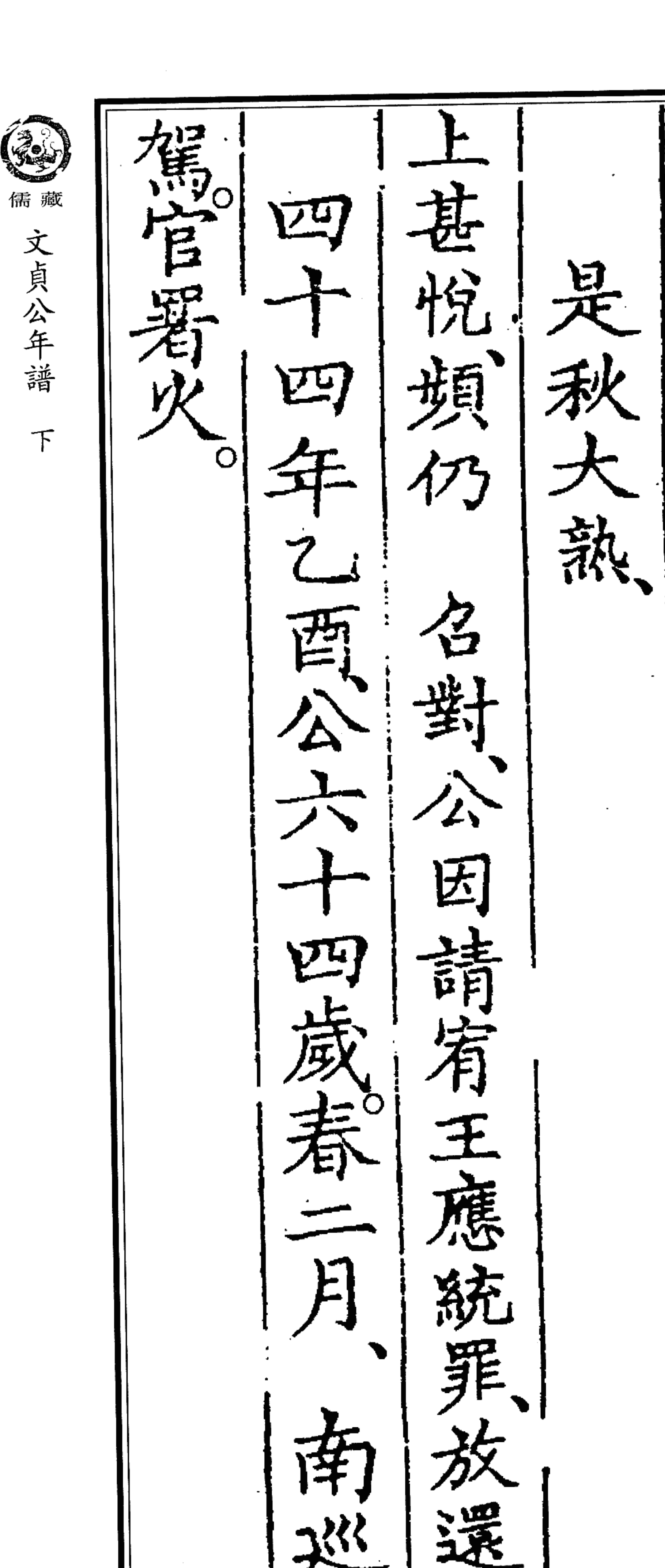
荒、而途無殍者。

赴寧津縣查察倉庫。

山東自去夏苦潦、民流入京、言者以聞、

上加恩、令資送歸籍。就中有不願歸者、多托言寧津籍、以免官吏驅遣。寧津壤接山東、口音不可辨故也。至是　蹕過密雲、見流民數百、問之、皆曰寧津人。而寧津令陳大經者、去冬業以老疾丐休、公已疏報下部議、而部覆不以時、及是始奏。

上見、以爲近日事、怒曰、寧津民仳離至此、縣令乃臨
事規避、罪可逭耶。命巡撫察其倉庫、有虧負
即先斬首、後以聞。公承　命往察、無銖兩虧負、
爲奏原之。僚吏皆以觸怒爲公恐、交迭沮公、公
曰、吾爲巡撫、民乃仳離、此罪不在大經、豈可使
昇平在運、有殺一不辜之事哉。奏遂上。後因便
復面陳陳大經丐休年月、實無規避情事、
上意漸釋。越年、遂蒙赦宥。公之赴寧津也、寧津方苦



旱、公以卓午禱于關侯之祠、入夜即大雨、四野霑足。公爲門符云、我來求麥秋、澤隨地徧。公靈震華夏、日在天中。

冬十月、扈從閱永定河。

是秋大熟、

上甚悦、頻仍　名對、公因請宥王應統罪、放還家。

四十四年乙酉、公六十四歲。春二月、　南巡、迎駕、官署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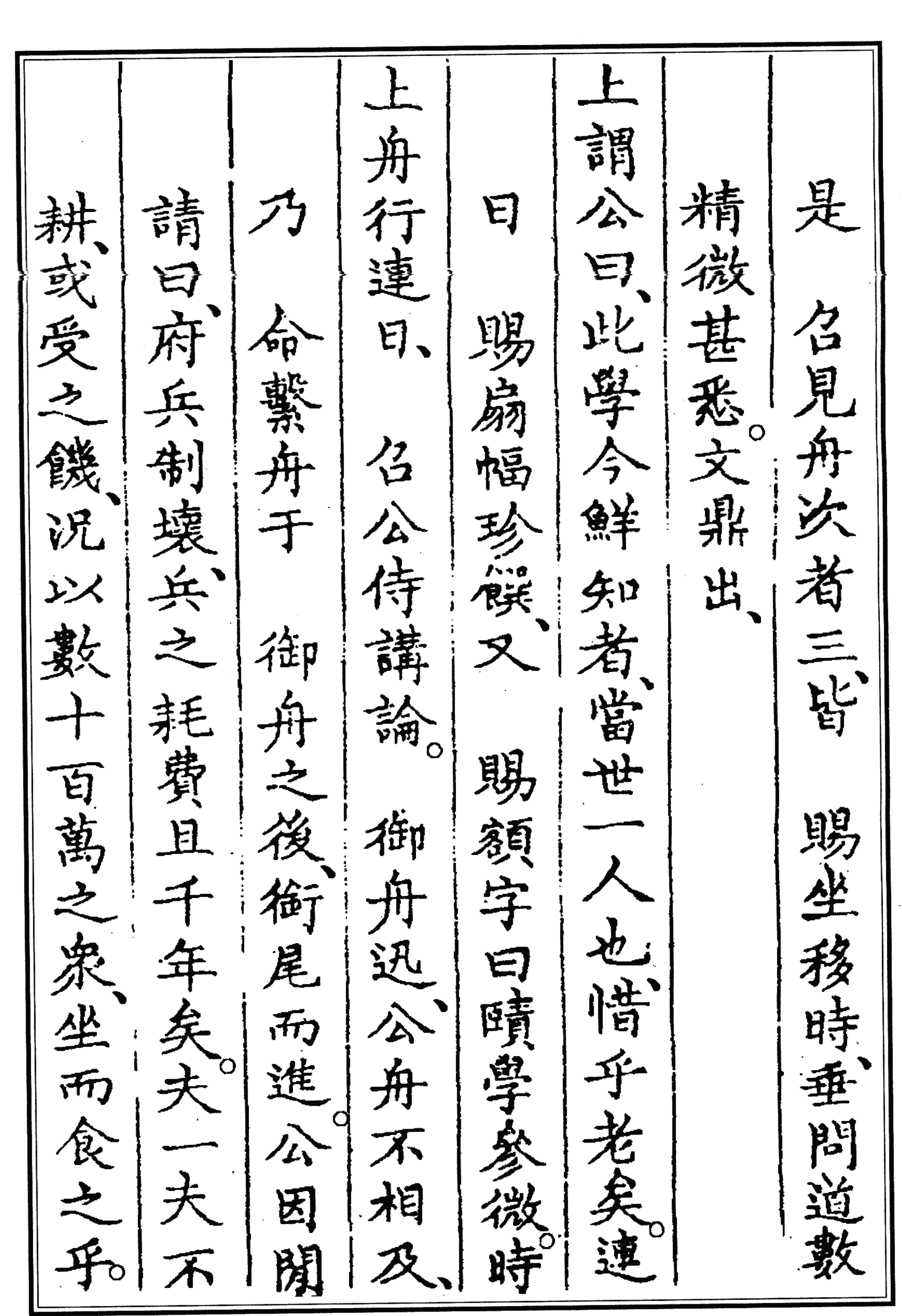
公庀從於外、家人婦不戒於火、凡公平生編著盈累箱篋、至是悉燬。今存者多晚年作。

夏四月、回　鑾、迎　駕、推　恩、追賜　御書文宗挺節及敎忠額字。

公因閒以高祖母林氏義烈事及贈公兆慶忠孝大節奏聞、概蒙頒錫。

閏四月、薦梅文鼎、　名見冊次。

文鼎所著疑問一書既蒙　御覽、深加獎許、及



是　名見舟次者三、皆　賜坐移時、垂問道數

精微甚悉。文鼎出、

上謂公曰、此學今鮮知者、當世一人也、惜乎老矣。連

日　賜扇幅珍饌、又　賜額字曰績學參微。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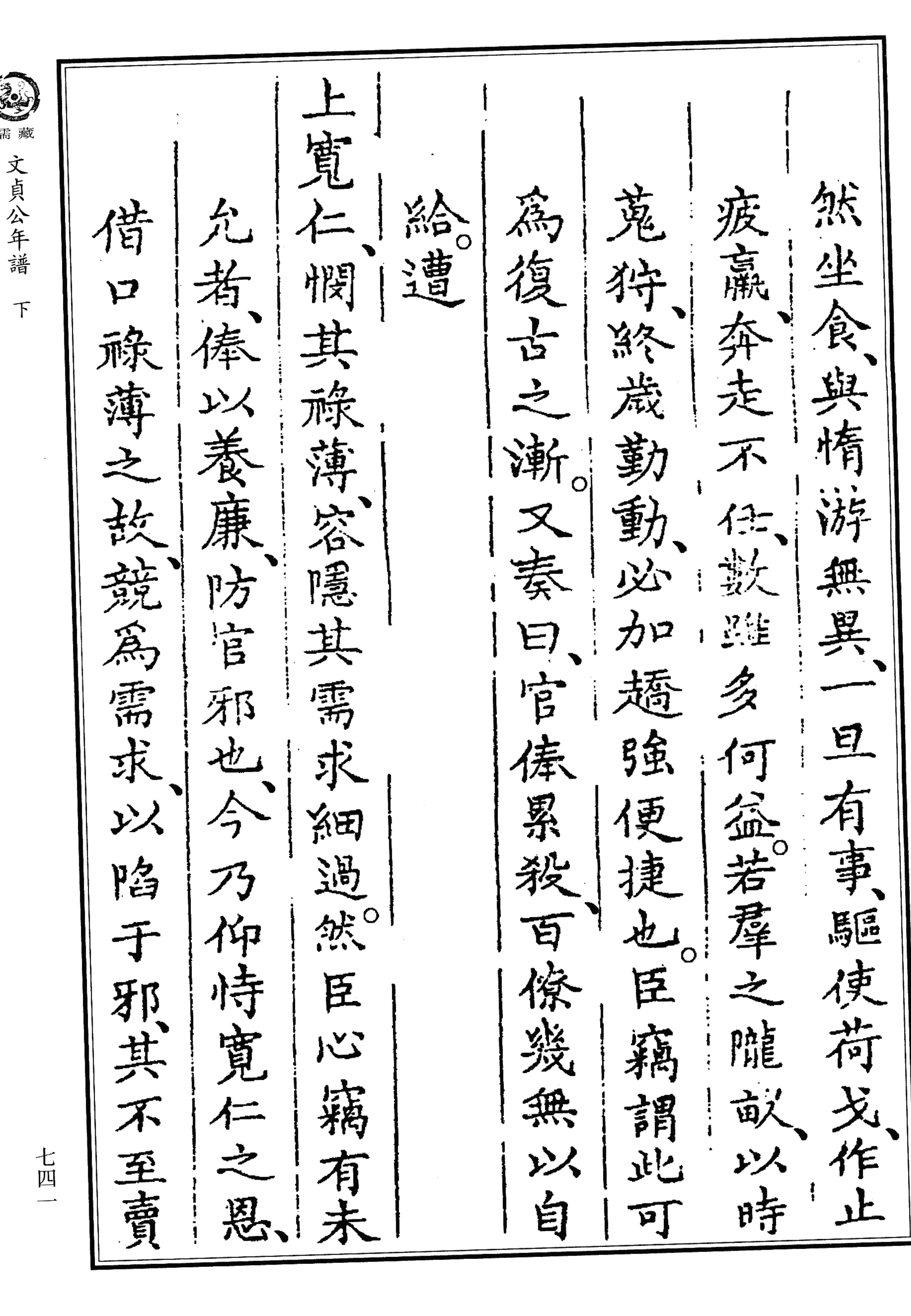
上舟行連日、　名公侍講論。御舟迅、公舟不相及、

乃　命繫舟于　御舟之後、銜尾而進。公因閒

請曰、府兵制壞、兵之耗費且千年矣。夫一夫不

耕、或受之饑、況以數十百萬之衆、坐而食之乎。

古制既難卒復、臣愚以爲邊海經制之兵固不可撤、至腹裏郡縣、爲宜參用民兵、給以半賈。民兵既有田園廬落、又諳委其俗情形勢、有事鼓而用之、易效臂指。事已散而歸休、足以力農。如此、費之省者以百萬計矣。邊海經制之兵、亦宜倣古屯田之意、擇在所餘地、官予耕種、數熟之後、量減其貲糧、惟無地者乃予全給。如此、費之省者又百萬計矣。夫兵貴精不貴多。今之兵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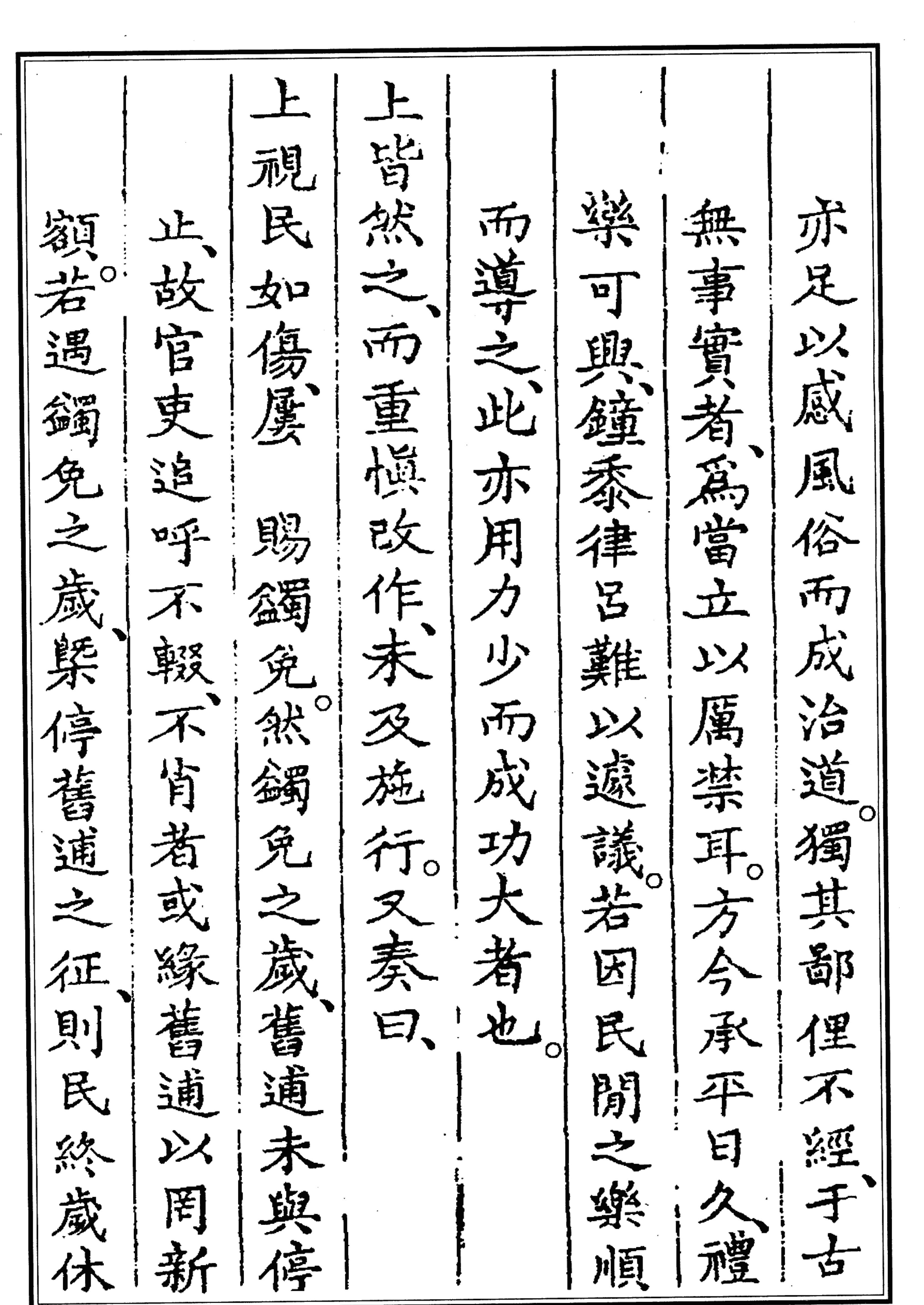


然坐食、與惰游無異、一旦有事、驅使荷戈、作止疲羸奔走不任、數雖多何益。若羣之隴畝、以時蒐狩、終歲勤動、必加趫強便捷也。臣竊謂此可爲復古之漸。又奏曰、官俸累殺百僚幾無以自給。遭

上寬仁、憫其祿薄、容隱其需求細過。然臣心竊有未允者、俸以養廉、防官邪也、今乃仰恃寬仁之恩、借口祿薄之故、競爲需求、以陷于邪、其不至賣

法黷貨者、即抗顏揚聲、以廉自負、此於澄敘官方之道似有未盡。臣愚以爲兵費既省、則經費益充、因而量加百官之俸、使足自給、一絶其需求之門、以杜其亂法干紀之路、則庶績咸熙矣。

又奏曰、禮樂不興、千載夢夢然。今樂猶古樂也。臣少時見優劇、有爲貞臣孝子義夫順婦、信友悌弟之行者、當其慷慨悽激、悍卒童孺莫不沾襟焉。然則即今優劇、文以貞孝義順信悌之迹、



亦足以感風俗而成治道。獨其鄙俚不經、于古無事實者、爲當立以厲禁耳。方今承平日久、禮樂可興、鐘黍律呂難以遽議。若因民間之樂順而導之、此亦用力少而成功大者也。

上皆然之、而重愼改作、未及施行。又奏曰、

上視民如傷、屢　賜蠲免。然蠲免之歲、舊逋未與停止、故官吏追呼不輟、不肖者或緣舊逋以罔新額。若遇蠲免之歲、槩停舊逋之征、則民終歲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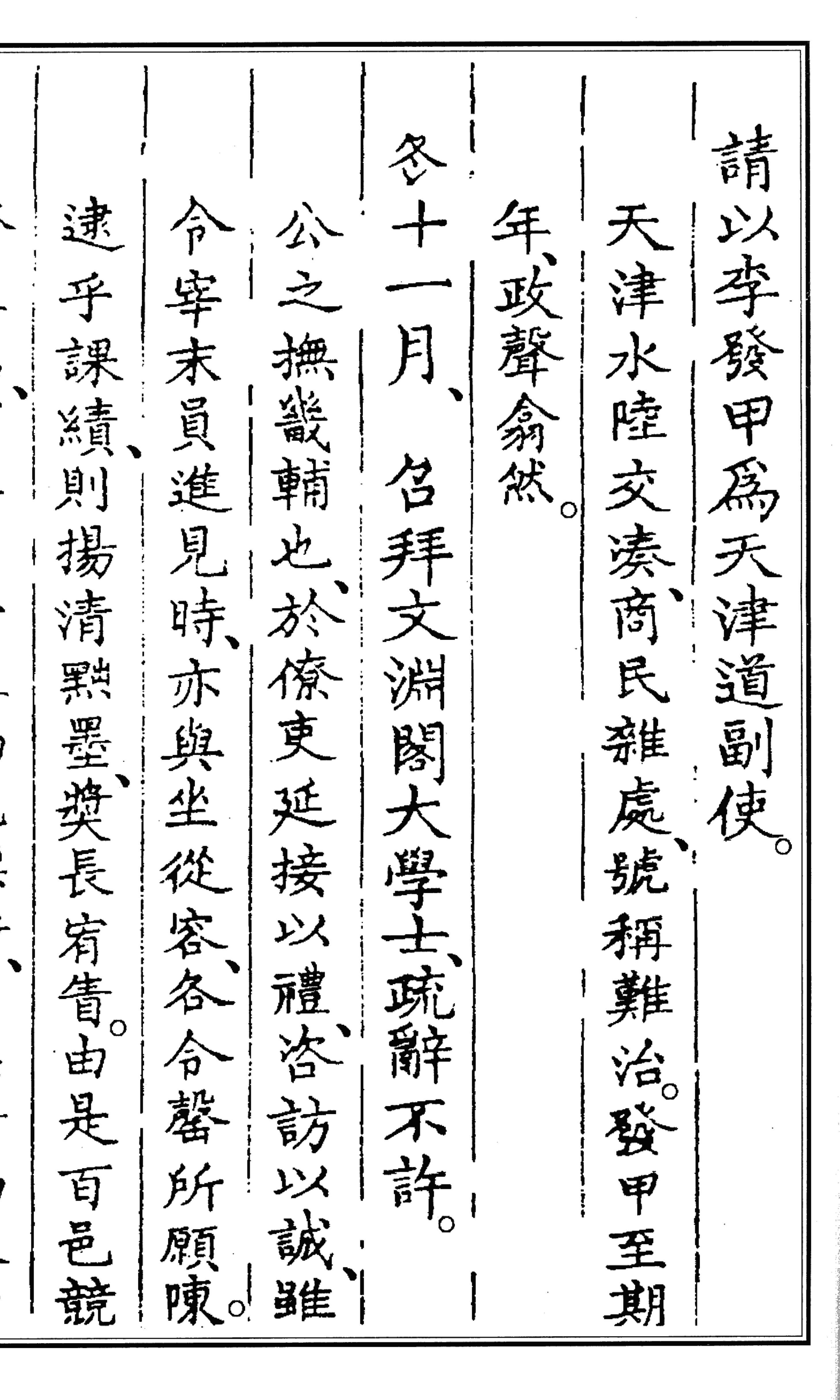
息、實沾　鴻仁矣。

上立予施行、著爲令。

五月、劾治張霖。

霖以原布政使廢居家、積貲鉅萬、恃財爲姦、交通東禁。公久聞其惡、但以情跡秘詭、機狀深密、未能得其領要、以故未具彈章。至是

上知其揮霍盤結、稔惡不悛、念非剛正大臣不足明研其罪、乃　命公劾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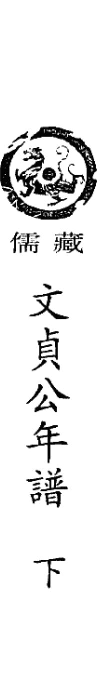
請以李發甲爲天津道副使。

天津水陸交湊、商民雜處、號稱難治。發甲至期年、政聲翕然。

冬十一月、 召拜文淵閣大學士、疏辭不許。

公之撫畿輔也、於僚吏延接以禮、咨訪以誠、雖令宰末員進見時、亦與坐從容、各令罄所願陳。逮乎課績、則揚清黜墨、奬長宥眚。由是百邑競奮其厲、將卒自營伍而充標騎、自標騎而拔千

把、皆先擇其材技優者或五六人、或四三人、令之校射、以中多者爲右選、程材而用、無所容其假借。至營備以上、則又廉其事實、以定官評薦劾、必允、公道大著。爲治崇實惠、持大體、幕中不延主文之客、惟三數儒者相與講求利民之政、日見施行。而章牘簿書、接時駁發、必慎必詳、毋寢毋漏。有徽弁以事爲帥所辱、輒陰持其帥短長、闖顩以快私忿者。事下公所、罪其弁而原其



帥。正定屬邑有豪民與庸令相觝、幾致民變。公聞、即捕按其豪、逾月始以宅事斥令、識者以是知公之爲不吐不茹也。嘗誡主吏時時清釐册籍、爲解官計。或請其故、曰：要當使朝解官而夕可就道、方爲不曠厥職耳。遇笞杖細案、一以速結爲主。嘗言命盜重情、反覆以致精審宜也。自餘瑣細、亦歲月塵擱、則佐證牽連、羈候失業、且使隷役得磨舐穿穴以長其姦、大非便民之道。

故每見牧令、諄諄敎飭、必以是爲深戒。又寓嚴明于慈和之中。姦禁旗民有以身扞網者、雖依託深遠、公飭檄文下、申之以章奏、或至十餘上、不得其姦不止。既得、則推情準理、必覈其辜、所定爰往往附爲令甲。容有揮霍大豪、傾貲干請、至使王公意動、尊員諭指者、公概令暫止外署、使告之曰、若所從來、眞僞總不可知。就令來自邸第、然法者　朝廷之公凡、屬子臣、所當同心

寶惜、豈宜以一二私人撓之。來者咸嗟服而去。數年之閒、吏潔民和、稂嬦苗秀、風不滯行、事咸就理、不爲赫赫之聲、而有蒸蒸之效。遭
上神聖、方以久道、褆天下福、遂　名公入輔。
選刻名文前選、程墨前選、易義前選成。
公嘗謂制義所以詮經、蓋箋疏之流、實通經窮理之梯逕。舊有選本、至是鞅掌之暇、更廣爲搜集、刊校成帙、以爲文的。所自著曰榕村藏稿、凡

數百篇、皆發明經旨、知文之士爭相傳誦。

十二月、請豁琉璃、亮瓦二廠閒架之税。

既拜　命、首途入　覲、道得　旨、使卒讞張霖之獄、暫回本任。公久知二廠税重民困、然籍隸京師、部僚所指爲贏利、知言必無當、以故稽時。至是乃卒陳之、雖終格于部議、因公輔政、竟得差減焉。

四十五年丙戌、公六十五歲。春正月、入閣辦事。

二月，復薦徐元夢。

徐公既補部郎中，未幾，復以媒孽去職，至是公又薦之。

三月，充殿試讀卷官。

有一策對云，假廉吏不如眞貪官。同事欲高置之，公固執不可，黜置下列。及入讀卷，因奏曰，吏至眞貪，惡已極矣。廉者卽假，何至反有加罪。今於廉者而故爲逆億誅心之論，於貪者則倡爲

眞卒平恕之談，天下之廉者愬而貪者肆矣。大廷颺對，而持議若是，其於世道所關非細。上深然之。○是月，冢子鍾倫卒。○夏四月，充國史館、典訓館、方畧館、一統志館總裁。○五月，承修朱子全書。○始，都御史吳公涵承修是書，甫數月而吳公卒。○值公入輔，因以命公。○先是，吳公已臚爲門目，奏可矣，頗雜複。公請刪併數門，以省支離，又稍

移易其前後、以清次第。雖規模體製有所循稟、不爲盡出公意、然微言大義、醇乎其醇。每逐門纂畢、陸續奏進。上披閱不勌。其後羣經以次修纂、皆自是書啓之。

訂榕村詩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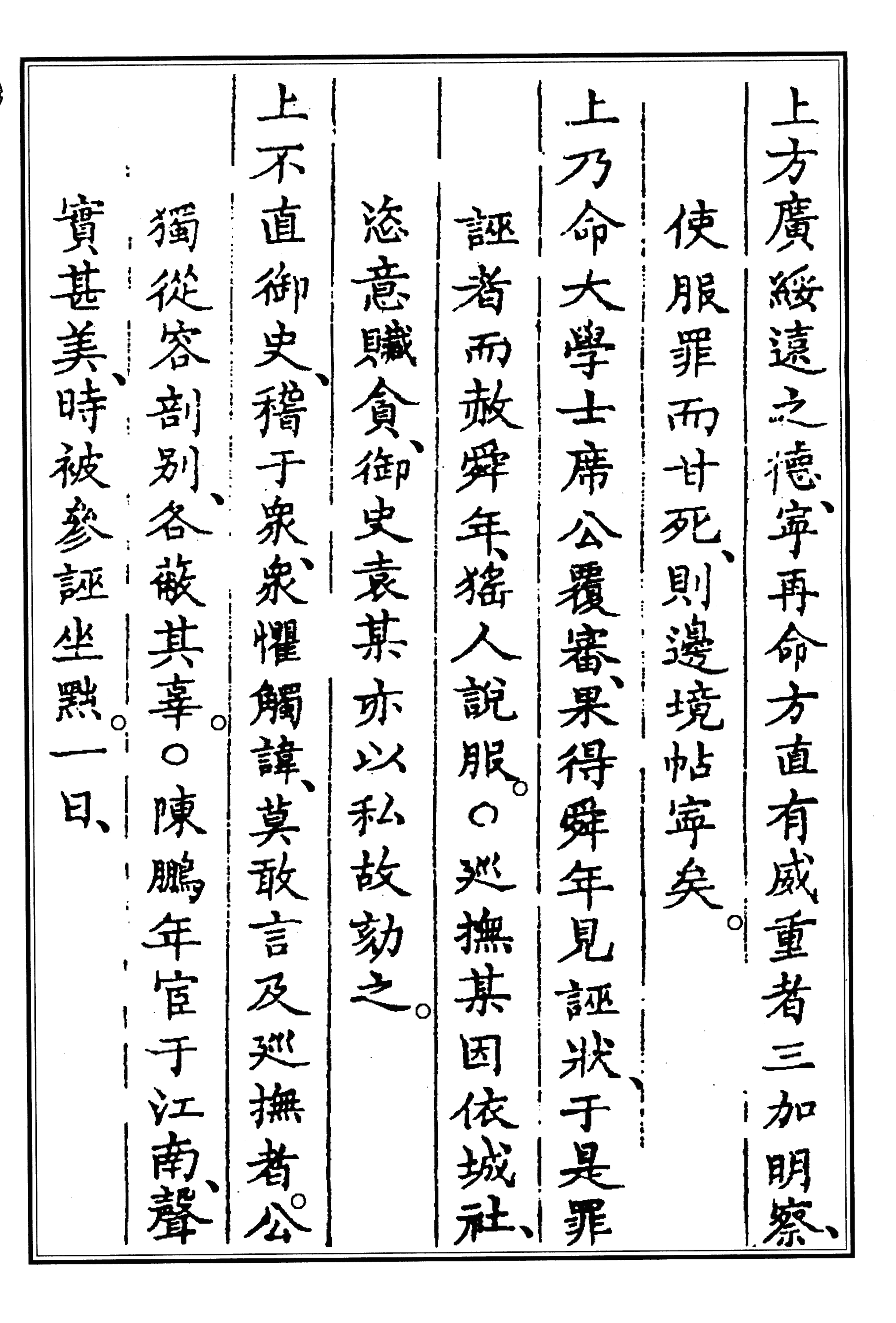
首摘體與三百篇相近者爲古體詩一帙、繼以自漢迄宋諸家之作、更欲選歷代賦、自屈子訖東坡爲一帙以殿後、寄商那之意、竟未暇也。又

以歷代文編多有關于學術、經濟者，將欲精選一集，已命門人陳汝楫摘出四漢文目，亦未及竟緒。

冬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是年，湖廣總督劾猺人田舜年僭越事，遣官審鞫，法宜斬。

上御門議之，公曰：猺人去闕萬里，即負枉，固難以自陳。



上方廣綏遠之德、寧再命方直有威重者三加明察、使服罪而甘死、則邊境帖寧矣。

上乃命大學士席公覆審、果得舜年見誣狀、于是罪誣者而赦舜年、猺人說服。○巡撫某因依城社、恣意贓貪、御史袁某亦以私故劾之。

上不直御史、稽于衆、衆懼觸諱、莫敢言及巡撫者。公獨從容剖別、各蔽其辜。○陳鵬年官于江南、聲實甚美、時被參誣坐黜一日、

上問江南督臣何如、公曰、素頗得譽、邇來頓減、爲其參陳鵬年故也。鵬年由是復起用。○馬廠旗人因公遷去、復與民交爭。上命學士赫公覆勘之、將行、公謂曰、萬世瞻仰、在此行也。學士感其言、請部案勘實予民、事遂定。

四十六年丁亥、公六十六歲。夏四月、校刻韓文考異。

坊刻韓文皆散注考異文於各篇下、閒有删脫、



無完書。時得善本、刻之以傳于世。又朱子有自記與季通講論語、名翁季錄、自明季失傳。是春

天子南巡、公摺請購募之、以備朱子遺言、卒不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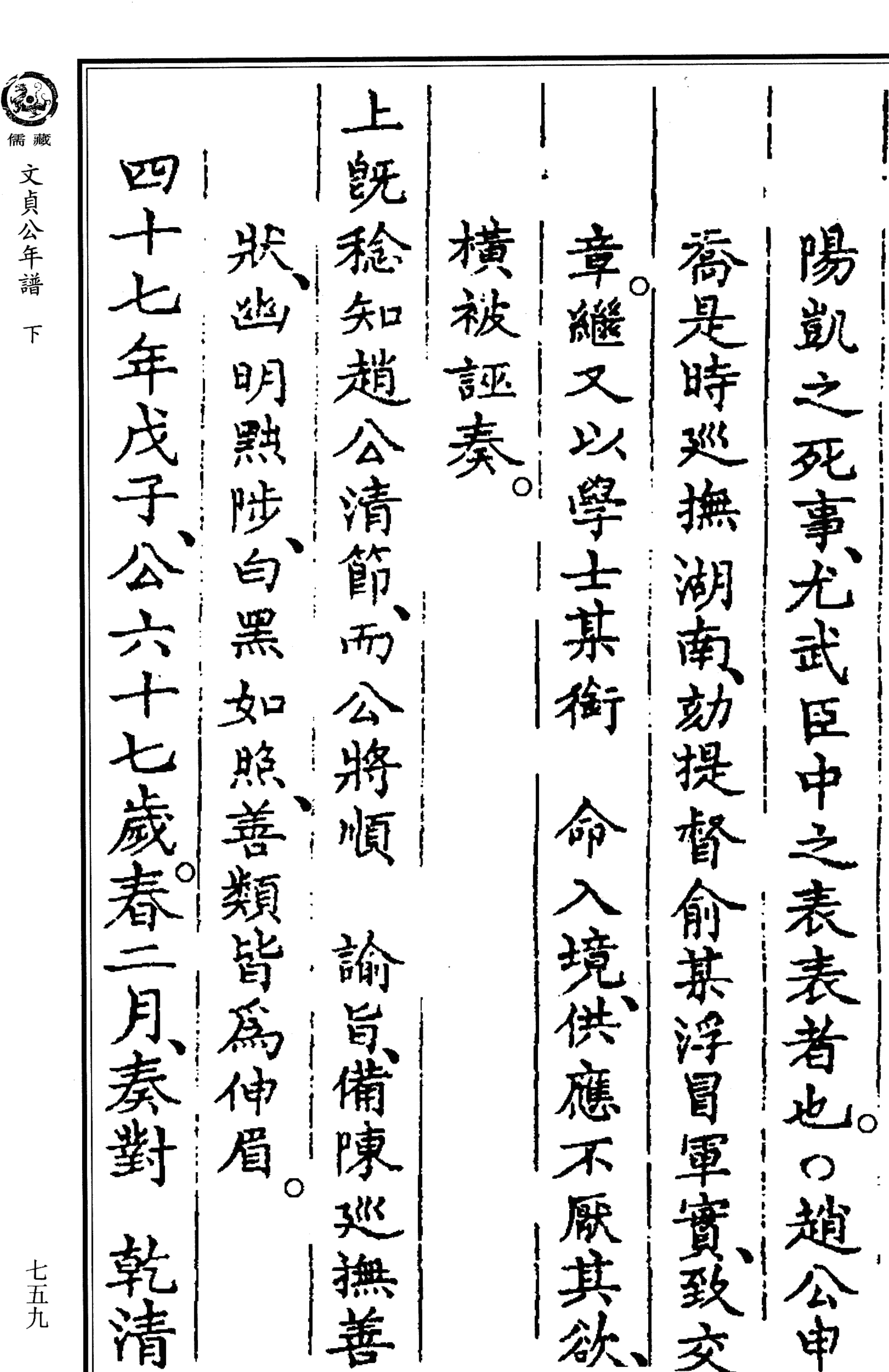
贖顧炎武音學五書。

顧氏是書既成、厚自珍秘、世無知者。顧氏既沒、其版沉埋于揚州坊賈開、坊賈將劖其版以鐫宅文。適有見者以告公、公爲贖歸、傳于世。

冬十一月、朱子禮纂成。

先命皐軒遍檢朱子文集、語類中之言及禮者分彙裒集、公復選其尤粹及衡權斟酌、足爲古今之衷者、訂爲此編。○是年、直隸巡撫因患盜、請立爲十家連坐之法。公奏曰、盜蹤跡詭秘、主家未必知情、况鄰右乎。株連非善政也。事以不行。○公明習兵韜、熟諳海務、

上稔知之、故每用水師提鎮、多見諮訪。時定海總兵需人、公薦吳郡。嗣是數年閒、所薦大帥以十計、



大抵皆戢兵愛民、克舉其職。若吳陞之清操、歐陽凱之死事、尤武臣中之表表者也。○趙公申喬是時巡撫湖南、劾提督俞某浮冒軍實、致交章。繼又以學士某銜 命入境、供應不厭其欲、横被誣奏。

上既稔知趙公清節、而公將順 諭旨、備陳巡撫善狀、幽明黜陟、白黑如照、善類皆爲伸眉。

四十七年戊子、公六十七歲。春二月、奏對 乾清

按先生本年成洪範説、有序、題康熙戊子上巳、譜未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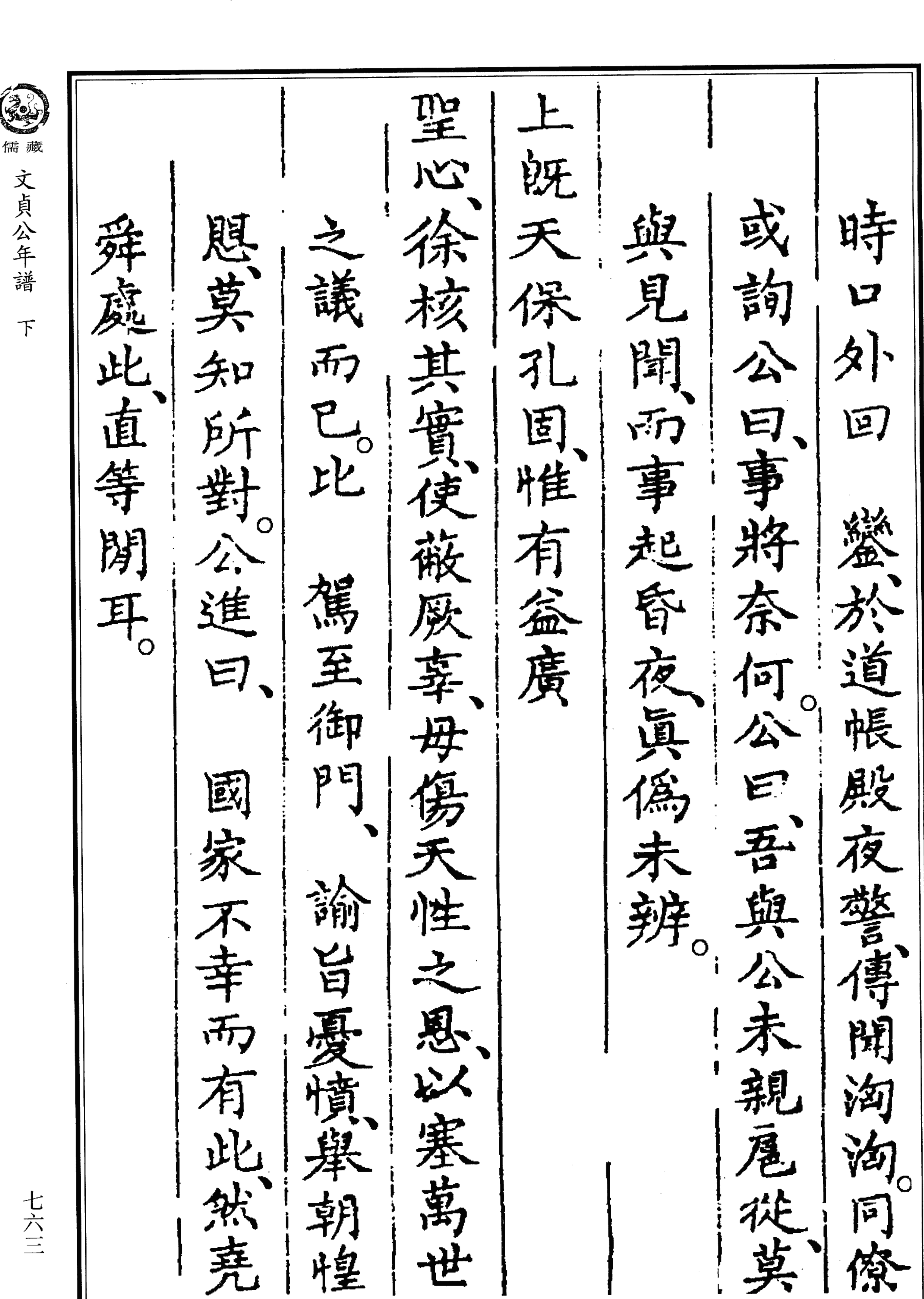
門。

時青萊閒有詭稱朱三太子者、吏捕致京師。上使繫置别室、疊遣内監逮事崇禎者反覆詢以當年事、所對皆舛、乃下刑臣如吏議、而御門諭羣下曰、我朝滅闖定鼎、爲明報仇、于明無怨也。假令餘裔尚存、何妨禮而厚之。無如姦徒影託、自御極來、官吏所捕如此比者三十許矣。公因奏曰、勝國之遺秩以三恪、周德所以盛也。

我　朝之待前代、就其陵寢、歲修祀事、爲設守戶。遭
上南巡、展拜孝陵、且有加禮。四海臣庶皆知
上盛德在躬、實能方軼有周。如周子南君之事、不足以云也。
上深領之。
夏四月、選韓子粹言成。
秋七月、注樂經、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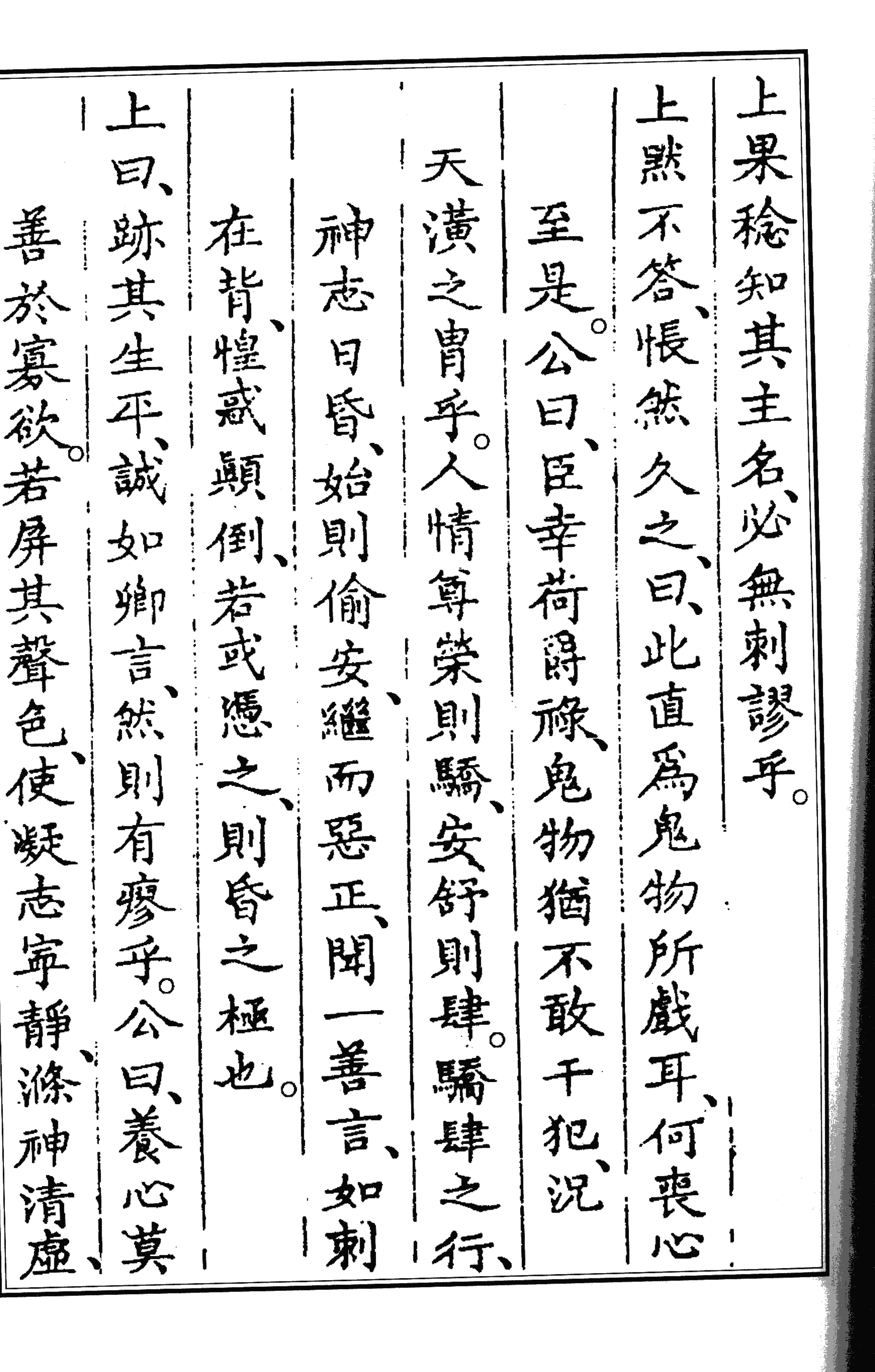
公於樂事備得其條理，舊纂爲八編。乙酉燬於火，至是，乃定周官大司樂篇爲樂經，小戴樂記篇爲樂傳。又採經書中言樂者以附經，史傳中言樂者以附傳。篝燈至漏下二刻不輟，閱數旬致病，故附編未及卒稿。今所存附傳之聲律篇，實出手訂，至附經及附傳之樂教、樂用二篇，僅有遺稿數紙，清植謹與門人王蘭生編而錄之。

冬十月，獨對乾清宫。



時口外回　鑾、於道帳殿夜警、傳聞洶洶。同僚或詢公曰、事將奈何。公曰、吾與公未親扈從、莫與見聞、而事起昏夜、眞僞未辨。
上既天保孔固、惟有益廣
聖心、徐核其實、使蔽厥辜、毋傷天性之恩、以塞萬世之議而已。比　駕至御門、　諭旨憂憤、舉朝惶懼、莫知所對。公進曰、　國家不幸而有此、然堯舜處此、直等閒耳。

上因注視公、公復奏曰、以
上聖德、不宜有此。然稽前史、何代無之。惟
上平恕觀理、徐爲處置、但使
聖躬有萬年之安、斯　國祚有萬世之固、此不足以
玷
聖明也。
上意稍釋、遂還　宫。有頃、　召公獨對、公頓首請曰、
帳殿之警、


上果稔知其主名、必無剌謬乎。
上默不答、悵然久之、曰、此直爲鬼物所戲耳、何喪心
至是。公曰、臣幸荷爵祿、鬼物猶不敢干犯、況
天潢之胄乎。人情尊榮則驕、安舒則肆。驕肆之行、
神志日昏、始則偷安、繼而惡正、聞一善言、如剌
在背、惶惑顛倒、若或憑之、則昏之極也。
上曰、跡其生平、誠如卿言、然則有瘳乎。公曰、養心莫
善於寡欲。若屏其聲色、使凝志寧靜、滌神清虛、

平旦之氣益生，則本心之明漸著矣。

上爲首領者數四，未幾，

上以憂憤乖和，董下物論一日數變。公辦事、纂書，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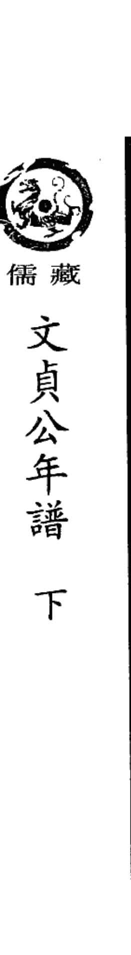
課一如平常。有以採訪之言、摩揣之見告者，甫

啓口，公輒抑之，不使竟其辭。或私請其故，公曰，

爲大臣，遇大事，惟當灼①之以理，裁之以義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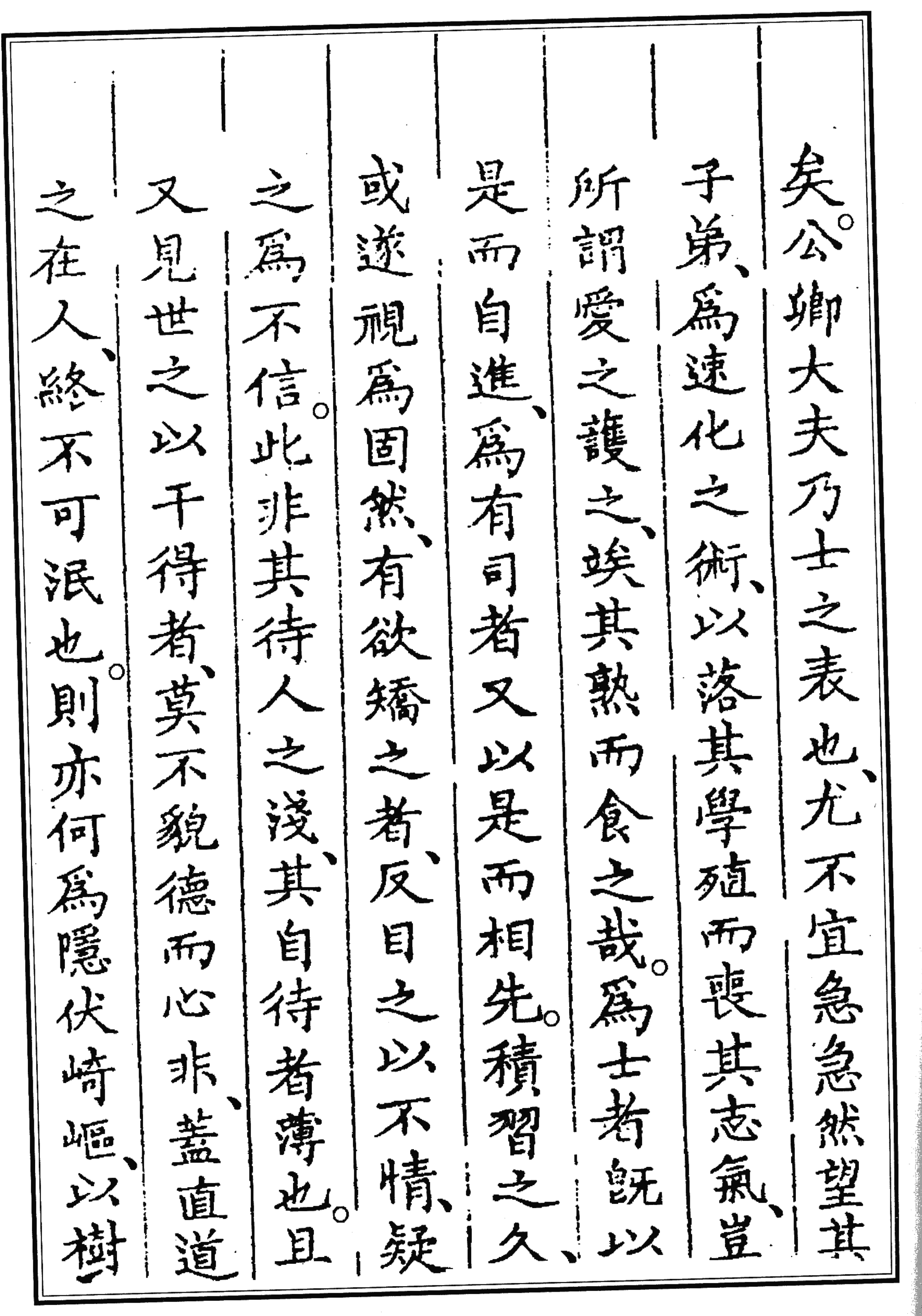
紛囂萬喙，不足聞也。

四十八年己丑，公六十八歲。春正月，會議西苑。



時
聖躬益愈、名羣臣會議所宜立者、諸臣所議失當、
上傳命詰公曰、去秋鄉言云何、而今乃遽改口、與衆
同聲耶。公奏曰、去秋
上問云云、臣對云云。夫建儲大事也、義當決自
聖衷。今
上使臣舉一州縣、臣竟舉之矣。使臣舉一方面、臣鄭
重而乃舉之矣。若使臣舉一閣部、則臣躊躇而

未敢舉者，位分與臣相埒故也。今日之事，惟宜
天心獨斷，臣何敢遽贊一辭。語奏，乃罷議。
二月，充會試正考官。
取趙熊詔等三百三人。公以科場積弊久，極力
挽之。既竣事，錄文進呈，序之，畧曰：學者存乎己，
遇者存乎天。知命則知倖之不可徼，愛身則知
行之不可苟。後世之士，薄積焉而未售，則怨尤
生矣。又其下焉，無挾而逐于外，則將無所不至



矣公卿大夫乃士之表也、尤不宜急急然望其子弟、爲速化之術、以落其學殖而喪其志氣、豈所謂愛之護之、竢其熟而食之哉。爲士者既以是而自進、爲有司者又以是而相先。積習之久、或遂視爲固然、有欲矯之者、反目之以不情、疑之爲不信。此非其待人之淺、其自待者薄也。且又見世之以干得者、莫不貌德而心非、蓋直道之在人、終不可泯也。則亦何爲隱伏崎嶇、以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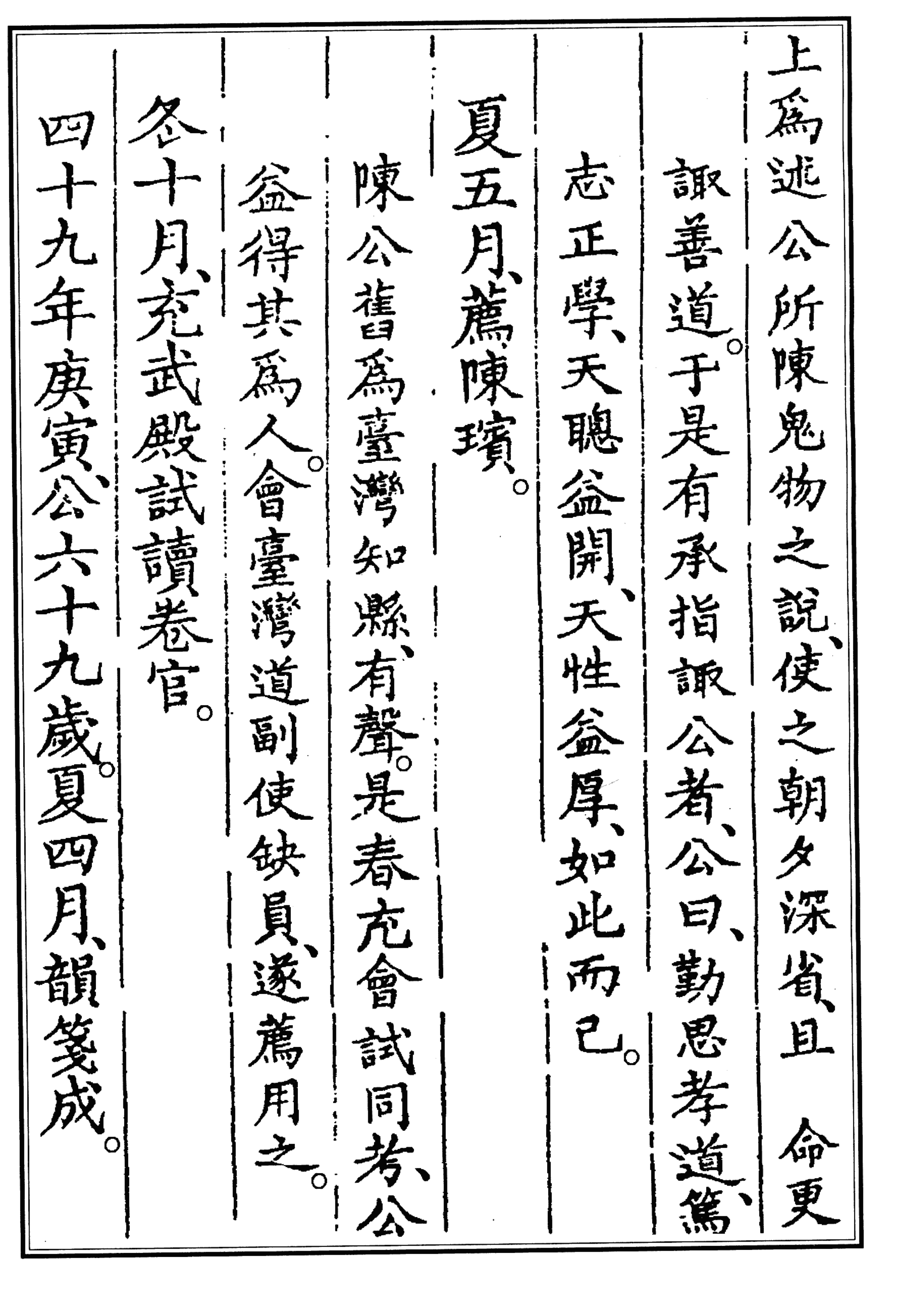
此不可告人之恩哉。公卿之未能免俗者，誦斯文，莫不動容知媿焉。

三月，充殿試讀卷官。薦蔡世遠。

公留意人才，每遇館選，于宿學必加推薦。漳浦蔡世遠，肴于經史，閩洛諸編無不淹貫，從其父講學鼇峯書院，粹然一出于正，故公特薦之。

充册立正使。

既覃册，



上爲述公所陳鬼物之說、使之朝夕深省、且　命更諏善道。于是有承指諏公者、公曰、勤思孝道、篤志正學、天聰益開、天性益厚、如此而已。

夏五月、薦陳璸。

陳公舊爲臺灣知縣、有聲。是春充會試同考、公益得其爲人。會臺灣道副使缺員、遂薦用之。

冬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四十九年庚寅、公六十九歲。夏四月、韻箋成。

韻部一依顧氏古音表、至括泉韻爲六攝、通用上去二聲、尤得古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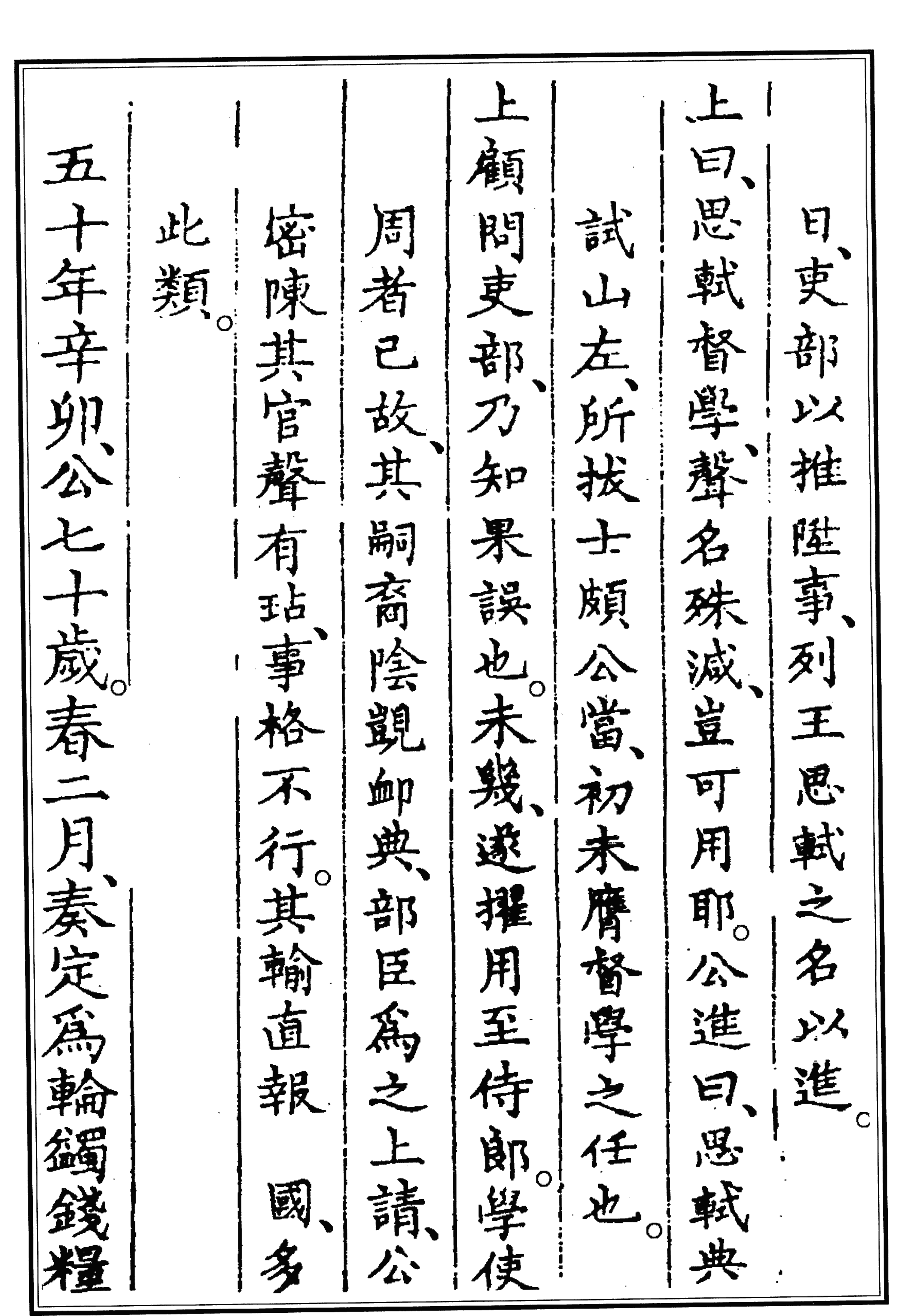
秋閏七月、中庸餘論成。

八月、洪範再稿成。

以初稿多于經外發揮、非古人釋經之體、于是再成是編。

冬十月、歷象本要成。

既脱稿、鄭致宣城、就正於梅子而後付板。○一



曰、吏部以推陞事、列王思軾之名以進。

上曰、思軾督學聲名殊減、豈可用耶。公進曰、思軾典試山左、所拔士頗公當、初未膺督學之任也。

上顧問吏部、乃知果誤也。未幾、遂擢用至侍郎學使周者已故、其嗣裔陰覬卹典、部臣爲之上請、公密陳其官聲有玷、事格不行。其輸直報　國、多此類。

五十年辛卯、公七十歲。春二月、奏定爲輸鐲錢糧

之法。

歲癸巳、實爲六十

萬壽之期。

上自以壽考昇平、推心仁覆、將欲沛澤宇内、普免地丁錢糧、因奏事頃、預示意指。公曰、

上應乾之健、以溥如天之澤、萬年有道之長、實券于此。然統俟癸巳之年、一體通蠲、則各省吏祿兵餉無所支給、勢必由部帑發解、事增而費繁。倘

分作三歲輪蠲、自今年始、每年蠲免五省。假如今年已蠲四川、則陝西姑待來年、是今年得以陝西之賦供四川之祿餉、而來年又得以川供陝。統以癸巳之年爲周、則現年五省即得先霑洪施、而敷天之下愷澤環流、亦無一民之不被。三年內直省錢糧就近恊用、不煩解部、至癸巳之年、部帑又可無外解之費、于事爲便、而于　恩尤加渥矣。

上悅、從之。

秋八月、摺丐休致、不許。

公自甲戌守制、噤不敢言歸。其始入輔也、曾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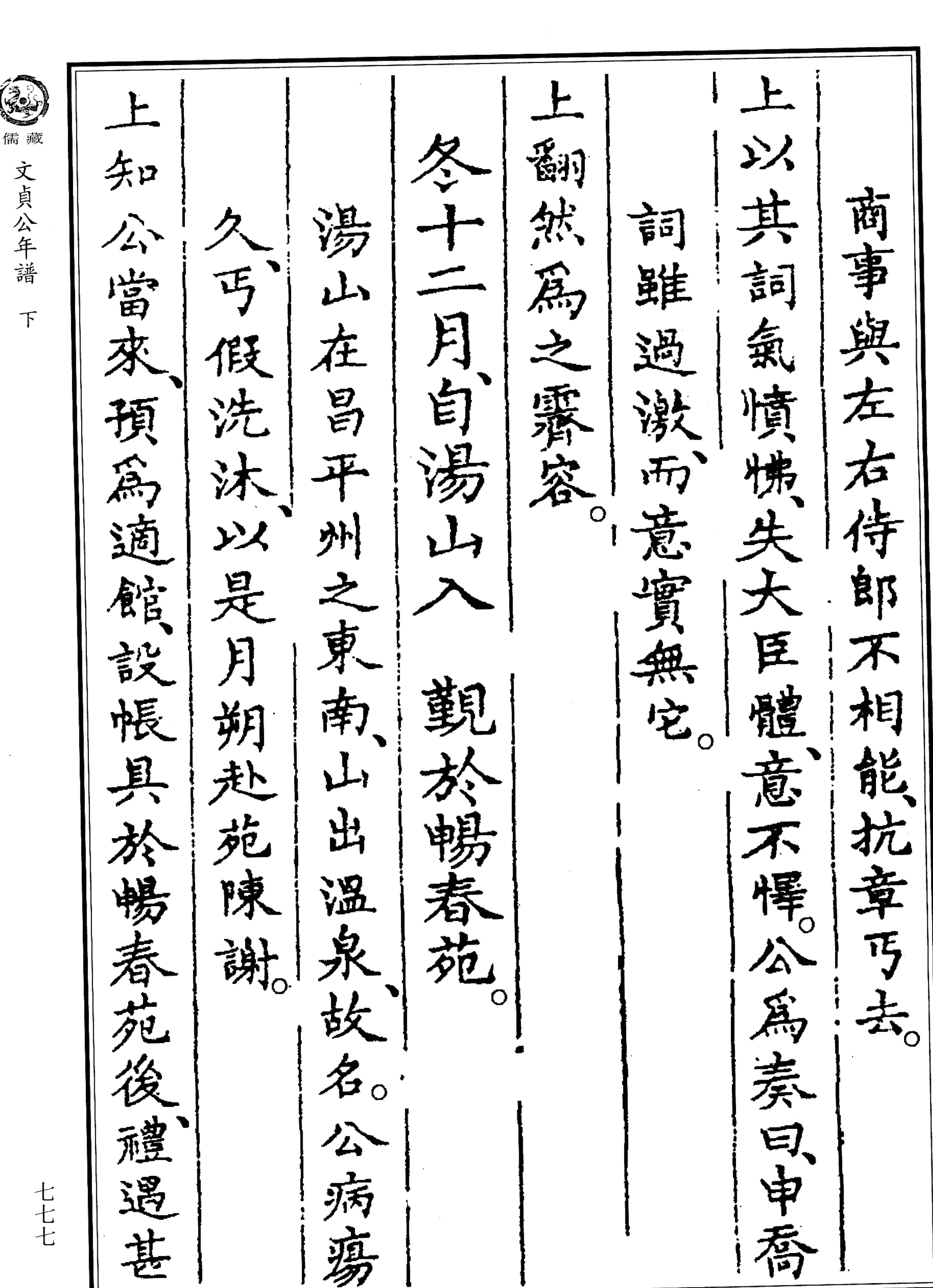
便殿乞省墓、

上卽悄然易容。至是以年屆懸車、義宜引退、又自三

月病瘍、曠不入直、心益不安、乃具摺陳丐、得

旨慰留焉。逾月、

上自熱河回鑾、適戶部尚書趙公申喬以查核銅



商事與左右侍郎不相能、抗章丐去。

上以其詞氣憤悱、失大臣體、意不懌。公爲奏曰、申喬

詞雖過激、而意實無它。

上翻然爲之霽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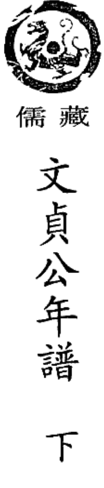
冬十二月、自湯山入　覲於暢春苑。

湯山在昌平州之東南、山出溫泉、故名。公病瘍

久、丐假洗沐、以是月朔赴苑陳謝。

上知公當來、預爲適館、設帳具於暢春苑後、禮遇甚

渥。是秋、江南鄉試、穢聲騰聞。公入　覲頃、
上慰藉訖、問曰、江南有對語云、左邱明雙眼無珠、趙
子龍渾身是膽。卿聞之乎。左與趙、其二主司姓
也。公曰、聞之。然此非特主司罪也、有編修楊者
與趙實相表裏。此風不革、科場安得眞士、而取
之大廷、又安得良臣而用之乎。
上曰、閩賊陳五顯雖平、民情得無病乎。公曰、五顯之
發、非設心爲亂也、迫于饑饉耳。荷



上垂恩、船來三十萬往哺災民、泉漳閩菜色盡蘇。

上行政若此、蒼生之福也。

上曰、有言　朕者曰、五顯饑民耳、何厪慮之甚耶。朕應之曰、若言非也。前史民亂率起于饑、禍多生于所忽。洪武獨非饑民乎。公頓首曰、

上言及此、是舜禹兢兢業業之心、社稷靈長之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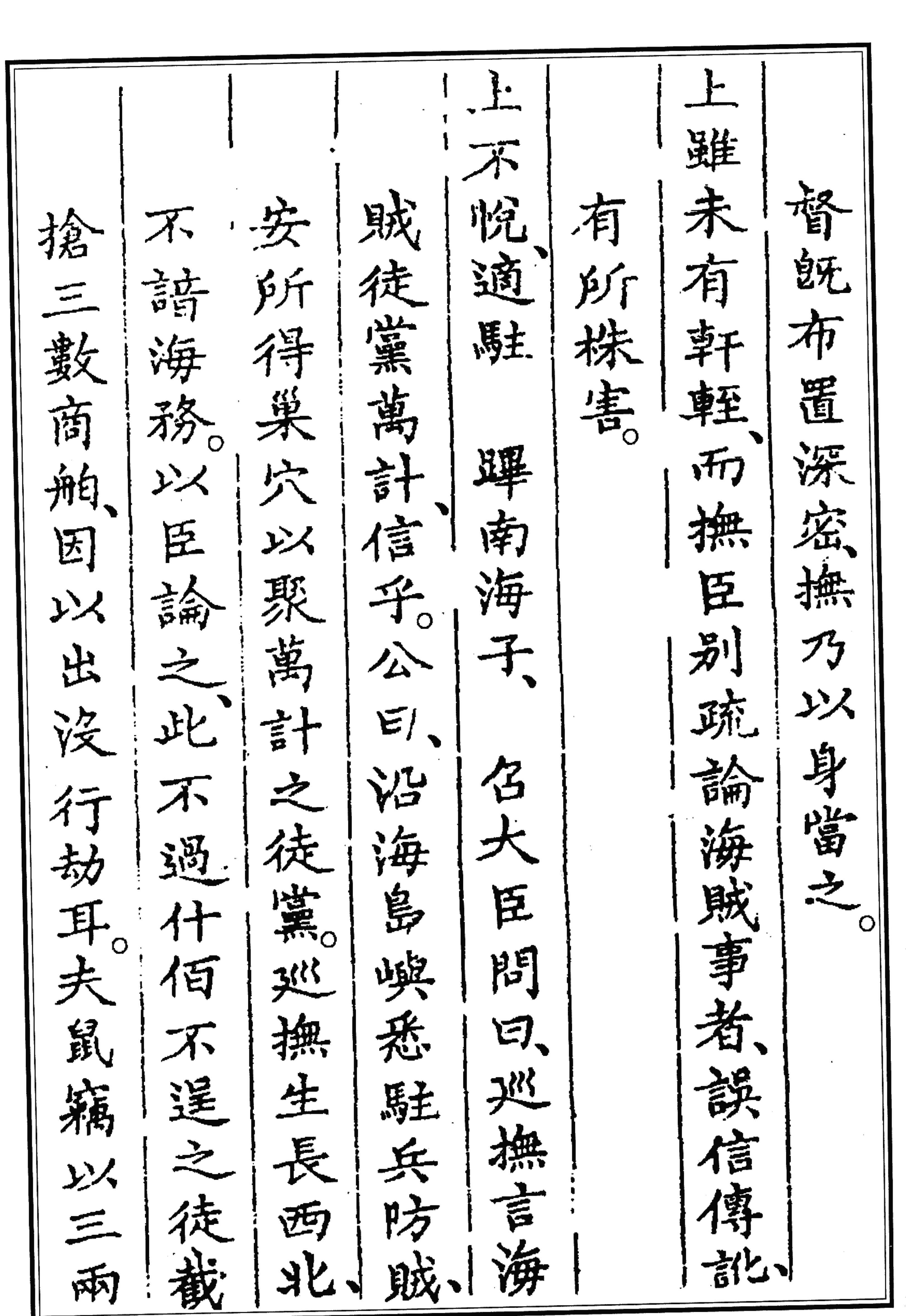
上曰、程朱諸賢以闢佛老爲一大事。以　朕觀之、奉之者固非、闢之者益增其瀾耳。自古帝王如梁

武不足道、即有禁人爲僧尼道士者、未及數年、其教輒復、復則益以披猖、　朕惟置之焉能有無之閒、斯其氣燄必然銷歇矣。公曰、此孟子經正民興之旨也。

上表章程朱、乙夜勤學、六經之道、爛若中天、彼二氏者自可不攻而破矣。公退、編修楊遂被斥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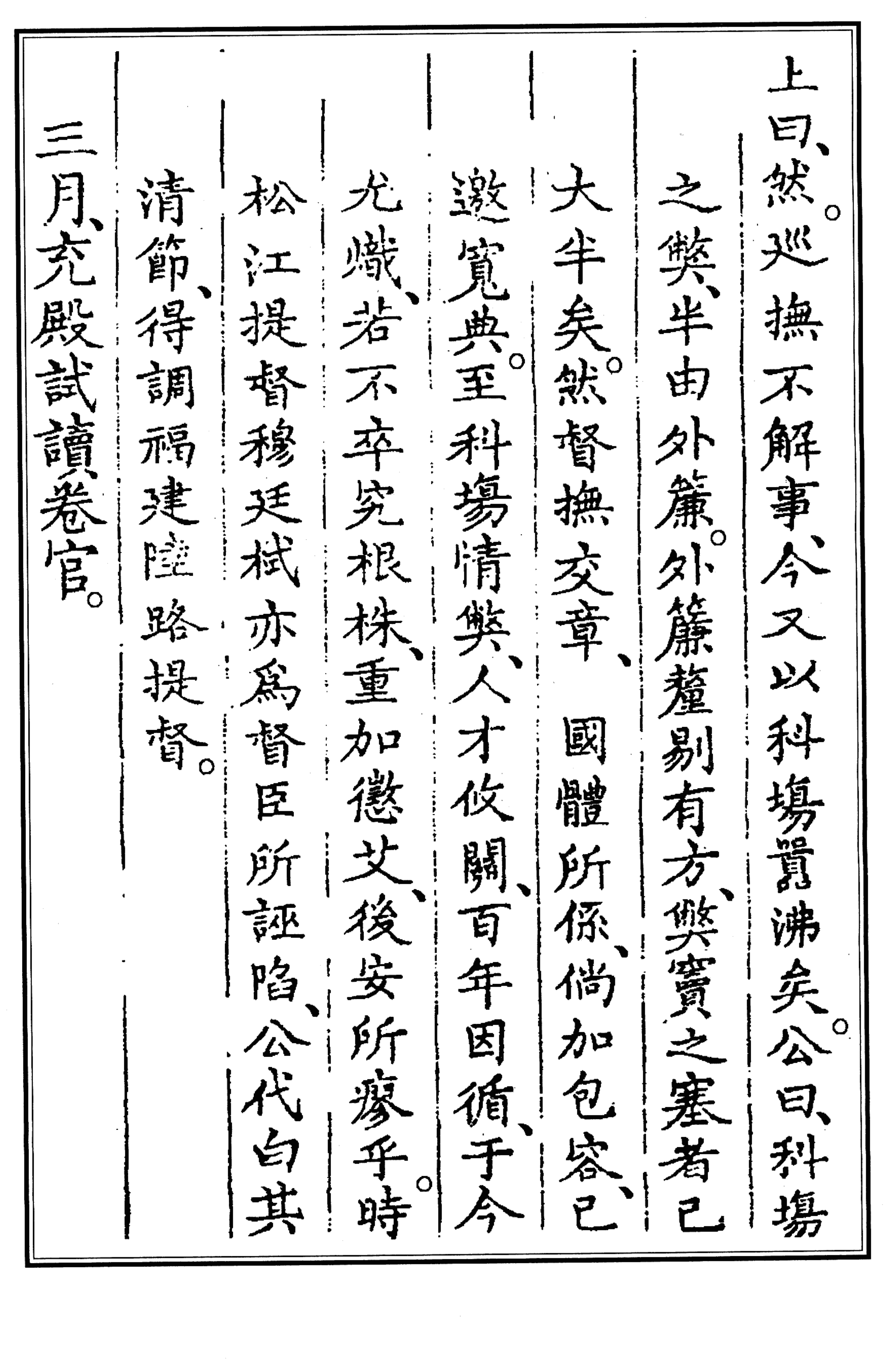
五十一年壬辰、公七十一歲。春二月、奏對南海子。

江南場弊、督臣多所干預、撫臣論之、遂致交章。



督既布置深密、撫乃以身當之。
上雖未有軒輊、而撫臣別疏論海賊事者、誤信傳訛、
有所株害。
上不悅、適駐蹕南海子、名大臣問曰、巡撫言海
賊徒黨萬計、信乎。公曰、沿海島嶼悉駐兵防賊、
安所得巢穴以聚萬計之徒黨。巡撫生長西北、
不諳海務。以臣論之、此不過什佰不逞之徒截
搶三數商舶、因以出沒行劫耳。夫鼠竊以三兩

爲輩、行劫大洋、不容以單隻成姦、故雖什佰糾結、較其情事、乃與鼠竊相等。頗聞此輩南風輒出、出則依船爲營窟、北風一吼、卽潛遁歸。惟嚴飭沿海兵弁、謹視風候、悉力稽巡、姦民自當知戢。且内姦易捕、然猶鼠竊時聞、何況大洋姦源、安能遽塞。若使時和歲豐、風行化美、郡縣無鼠竊之偷、斯大洋無行劫之害矣。不然、勦襲傳訛、聲張風影、至乃株害愿良、甚無謂也。



上曰、然。巡撫不解事、今又以科場鬨沸矣。公曰、科場之弊、半由外簾。外簾釐剔有方、弊竇之塞者已大半矣。然督撫交章、 國體所係、倘加包容、已邀寬典。至科場情弊、人才攸關、百年因循、于今尤熾、若不卒究根株、重加懲艾、後安所瘳乎。時松江提督穆廷栻亦爲督臣所誣陷、公代白其清節、得調福建陸路提督。

三月、充殿試讀卷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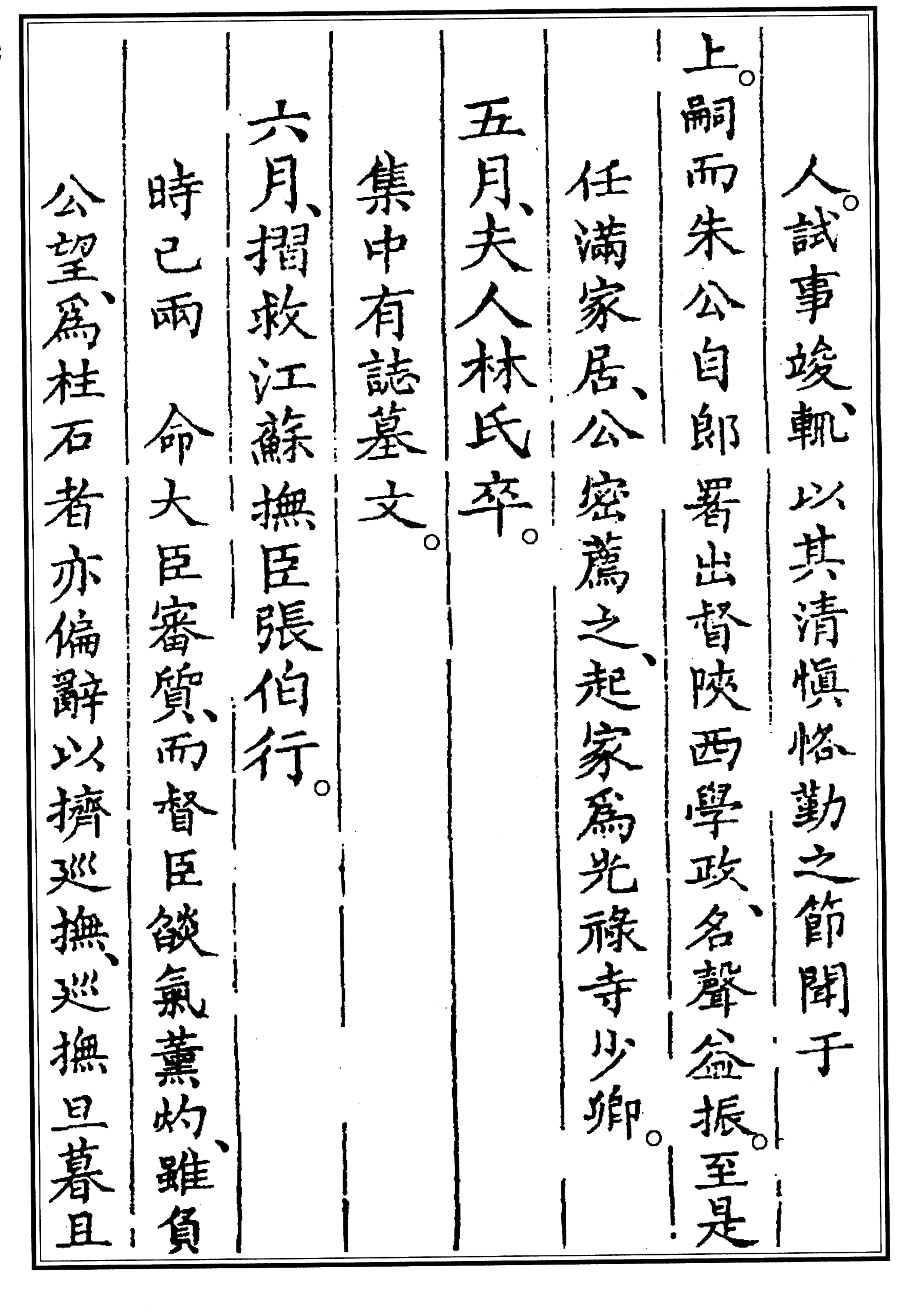
凡殿試有違式者，例并褫其舉人。公請止革進士，仍準會試，著爲令。

夏四月，周易通論成。

公既依經釋義，爲觀象一書。其推本源流、根據圖象、統論綱領、指趣者，不欲雜附經中，以溷正意，乃别釐爲此編。

薦朱軾。

朱公以己丑充會試同考官，公與同事，得其爲



人。試事竣、以其清慎恪勤之節聞于

上。嗣而朱公自郎署出督陝西學政、名聲益振。至是任滿家居、公密薦之、起家爲光祿寺少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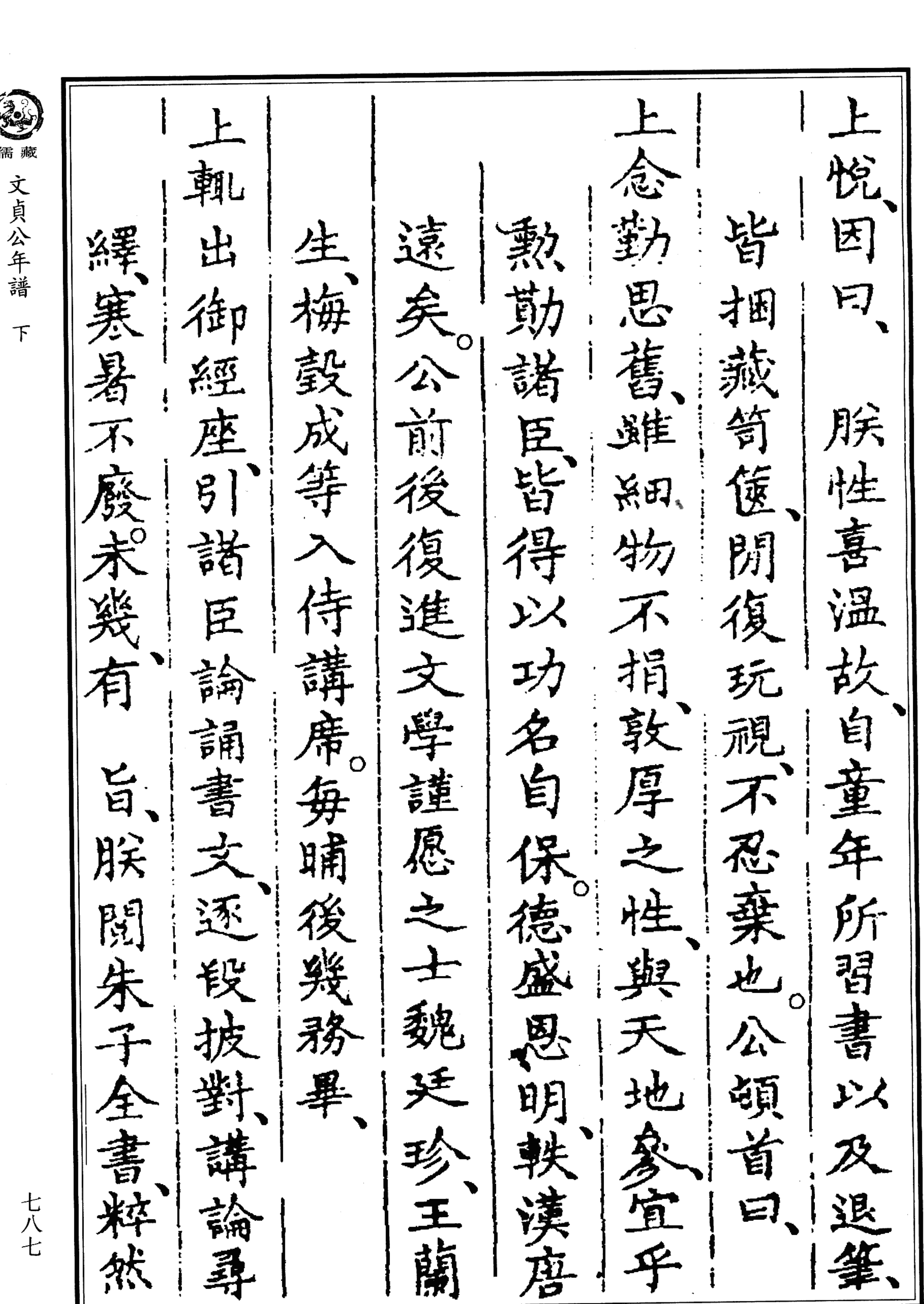
五月、夫人林氏卒。

集中有誌墓文。

六月、摺救江蘇撫臣張伯行。

時己兩　命大臣審質、而督臣燄氣薰灼、雖負公望、爲柱石者亦偏辭以擠巡撫、巡撫旦暮且

危。公乃密摺別白、
上是之。至九月、有　旨奪巡撫階、留本任。督雖不褫
革、而　名入京于散秩。彰癉得宜、風聲樹于四
方矣。
秋七月、朱子全書成。
既裝潢呈進、公奏勸曰、
上平生爲學、必務終始、雖律象微賾、罔不窮極杪忽、
未嘗中輟、此誠壽考無疆之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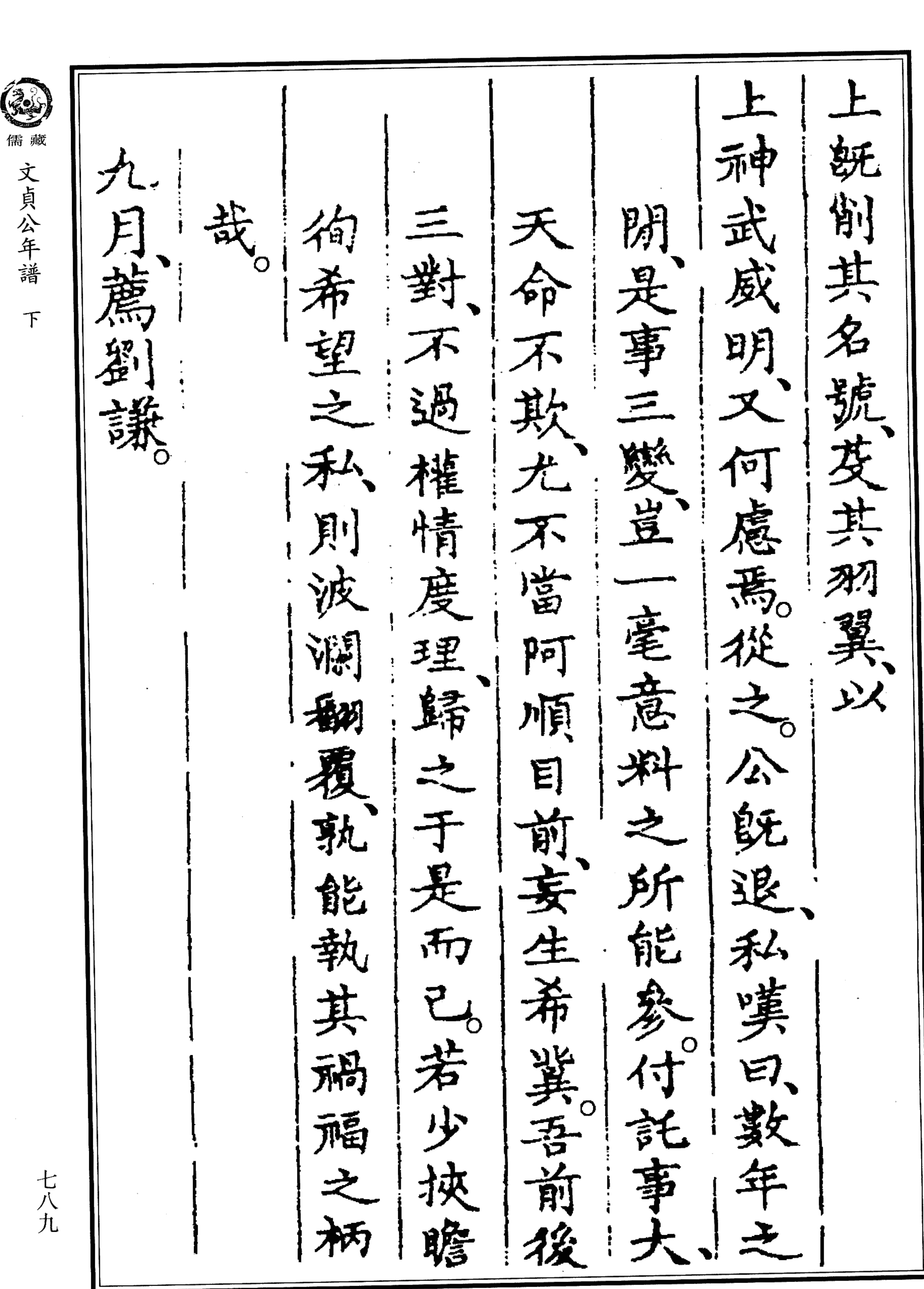
上悅、因曰、朕性喜溫故、自童年所習書以及退筆、皆捆藏笥篋、閒復玩視、不忍棄也。公頓首曰、上念勤思舊、雖細物不捐、敦厚之性、與天地參、宜乎勳勩諸臣、皆得以功名自保。德盛恩明、軼漢唐遠矣。公前後復進文學謹愿之士魏廷珍、王蘭生、梅瑴成等入侍講席。每晡後幾務畢、上輒出御經座、引諸臣論誦書文、逐段披對、講論尋繹、寒暑不廢。未幾、有旨、朕閱朱子全書、粹然

孔孟之傳、宜躋位四配之次。公奏曰、朱子造詣誠與四配伯仲、但時世相後千有餘載、一旦位先十哲、恐朱子心有未安。乃定列祀於十哲之末。

八月、獨對西苑鍈門。

是時復行册廢。

上詣鍈門、召公獨對、公叩首請全父子之恩。上曰、將如朕何。公曰、



上既削其名號、芟其羽翼、以
上神武威明、又何慮焉。從之。公既退、私嘆曰、數年之閒、是事三變、豈一毫意料之所能參。付託事大、天命不欺、尤不當阿順目前、妄生希冀。吾前後三對、不過權情度理、歸之于是而已。若少挾瞻徇希望之私、則波瀾翻覆、孰能執其禍福之柄哉。

九月、薦劉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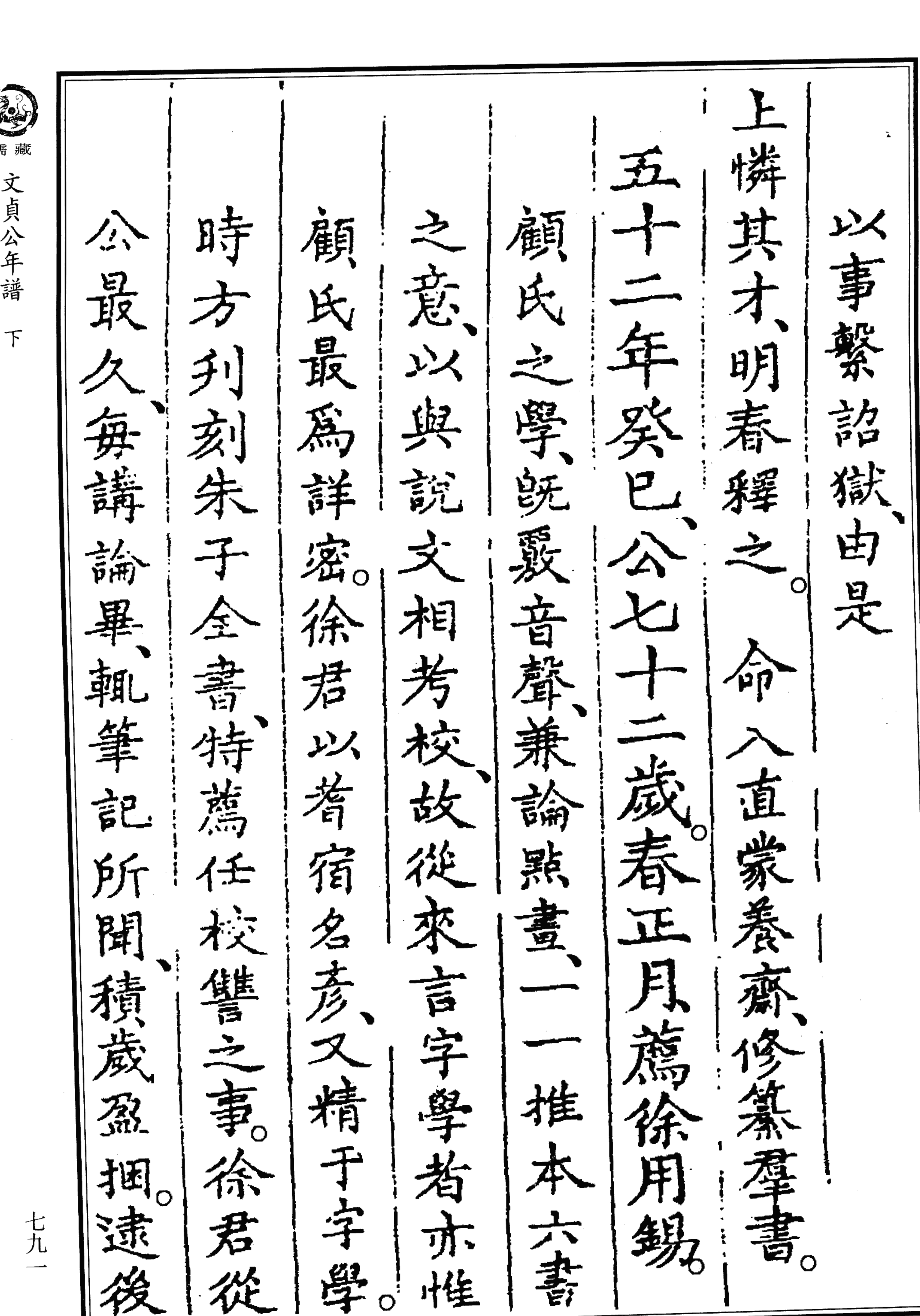
劉公累官清靜、且篤志正學、老而益勤。

上既召見、適閱朱子全書、命擬爲序文、大見襃許、遂加獨用、連擢至左都御史。

冬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會詞臣汪霦卒、公以它事入對、

上忽嘆曰、汪霦死、無復能爲古文者矣。公曰、必如班、馬、韓、柳、誠急未得其人。若如霦者、才固不乏。即若某案中之方苞、其古文詞尚當勝之。時苞方


以事繫詔獄、由是

上憐其才、明春釋之。命入直蒙養齋、修纂羣書。

五十二年癸巳、公七十二歲。春正月薦徐用錫。

顧氏之學、既覈音聲、兼論點畫、一一推本六書之意、以與說文相考校、故從來言字學者亦惟顧氏最爲詳密。徐君以耆宿名彥、又精于字學、時方刊刻朱子全書、特薦任校讐之事。徐君從公最久、毎講論畢、輒筆記所聞、積歲盈捆、逮後

編成語錄三十卷行于世。

二月、請止捐納事例。

時營進之徒布置囑託、自邸第以及衙舍、無所不徧、所開事例濫雜多端、雖素豎正論、排貲郎者亦皆畫押、莫敢格其議。公獨持不可、密奏曰、今四海昇平、正慎重名器之時、而條議捐納、殊失懲儆官邪、愛惜民生之意。上是之、事以不行。



三月、恭逢

萬壽聖節、賜御書匾聯及御服衣冠。匾曰、夾輔高風。聯曰、太平有象占霖雨、庶事惟康勑股肱。又例賜諸大臣衣帽。

上獨解躬所服用以賜公、用示優厚。

秋七月、周易觀象大指成。

公謂易更三古、四聖一心、詮解者多不能融洽、而離異視之、乃每卦括其大指爲一篇。

冬十月、充殿試讀卷官。

一日、自西苑封還公所奏揭子、內夾　諭旨一紙、乃因內監交結近臣、有所咨訪、　諭中引用諸葛亮親賢臣、遠小人語。公捧誦慰服、即具揭覆。翌日、遂遠治內監人心悚然。嗣因便見、復頌我　朝宮政嚴肅、凡給事內監不假名秩、奔走而外、無使干預。

上又明飭刑法、雖辭色不少借、宦豎之禍、庶幾可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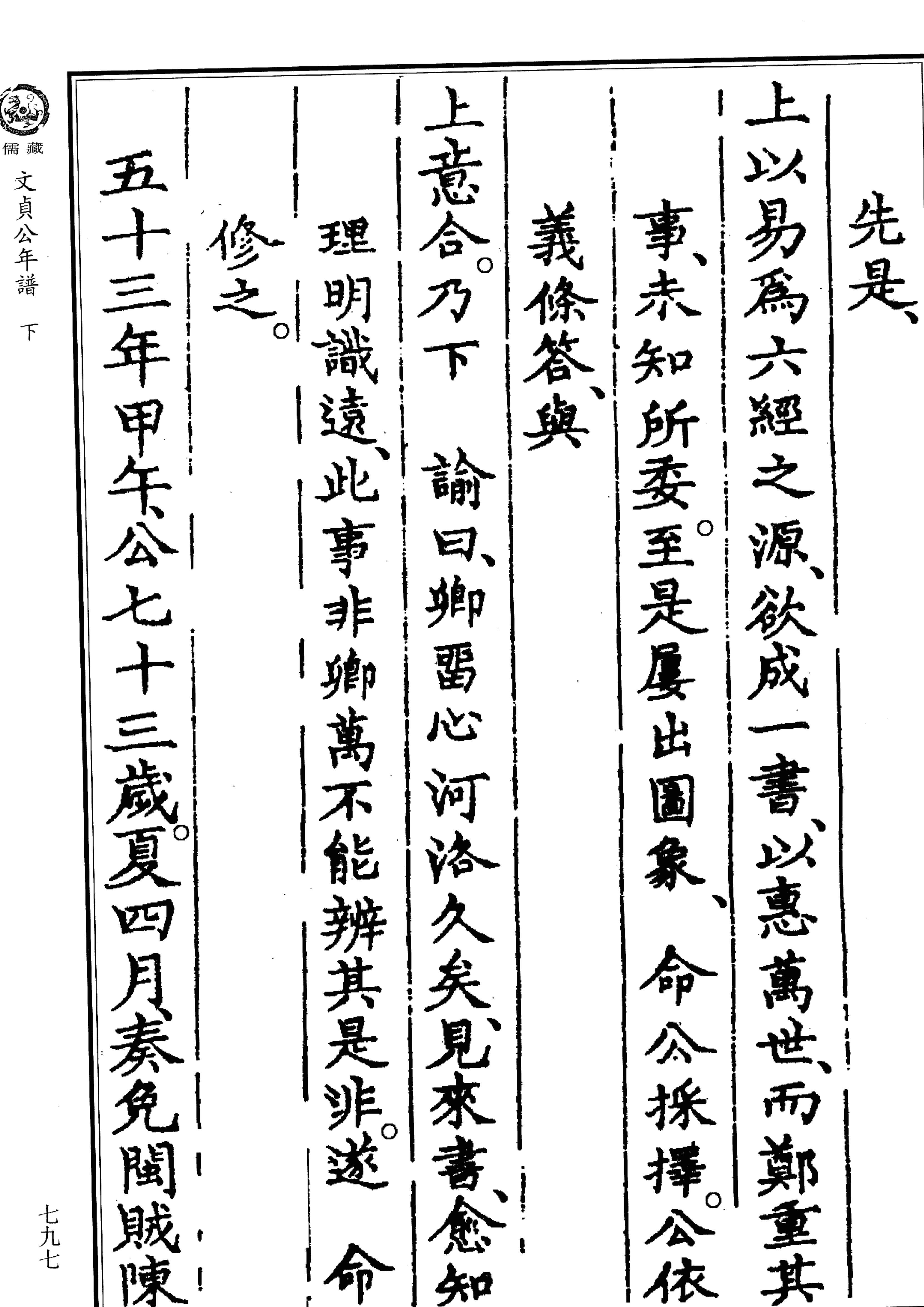
其源。

上深然之。俄又有甄别學臣之命。原粵東學臣樊者名聲最下、而交結情熱、公卿列署議狀、卒不及其人。公閱狀訖、索筆續署之、廷諭大服。

十一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先是、念次公及贈公代有疝疾。公壯歲即苦此、醫者以是爲遞疝、不可治。及年愈衰、下脫愈甚。時因武殿試侍班失調、疝疾劇發。

上聞，卽遣魏廷珍、王蘭生省疾，所傳　諭至有義雖
君臣，情同朋友之語。隨遣太醫診視。翌日，有　旨
擢徐公元夢爲內閣學士，免出辛者庫。又翌日，
有　旨召楊公名時入京。又翌日，文志鯨以月
選知州隨班引　見，有　旨復其翰林職銜。公
聞之曰：此皆
上所以療我疾也。感悅之餘，病候爲之輕減。
十二月，承修周易折中。



先是、

上以易爲六經之源、欲成一書、以惠萬世、而鄭重其事、未知所委。至是屢出圖象、命公採擇。公依義條答、與

上意合。乃下諭曰、卿留心河洛久矣、見來書、愈知理明識遠、此事非卿萬不能辨其是非。遂命修之。

五十三年甲午、公七十三歲。夏四月、奏免閩賊陳

五顯餘黨家屬流配之罪。是獄也、以公奏明其因饑釀亂實情、與懷逆背叛者有間故、惟五顯首惡五人坐斬、其餘悉得免死。而地方承審之員猶務苛戮株及家屬、擬充發關東者凡男女千三百餘人。公因閒奏明、蒙恩槩予放釋。一日、刑部以彙題具奏、得旨駁正甚多。公因入見、請曰、彙題之奏、其厚盈尺、杖徒以下之案、臣等亦不能遍觀。頃見



上所駁正、雖杖徒不遺、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良非臣等所及。

上曰、朕非能逐案查閱也、直慮刑獄之臣有忽畧細案之患、故抽閱一二、駁其舛者、以警動之、庶冤濫益寡耳。公曰、此堯舜欽恤之心也。

上於三逆叛案悉宥其族屬、至容有祿於 朝者、遂使二千年沿襲秦酷、一旦盡湔、豈特遠軼前古、實足衍慶無疆、臣敢以此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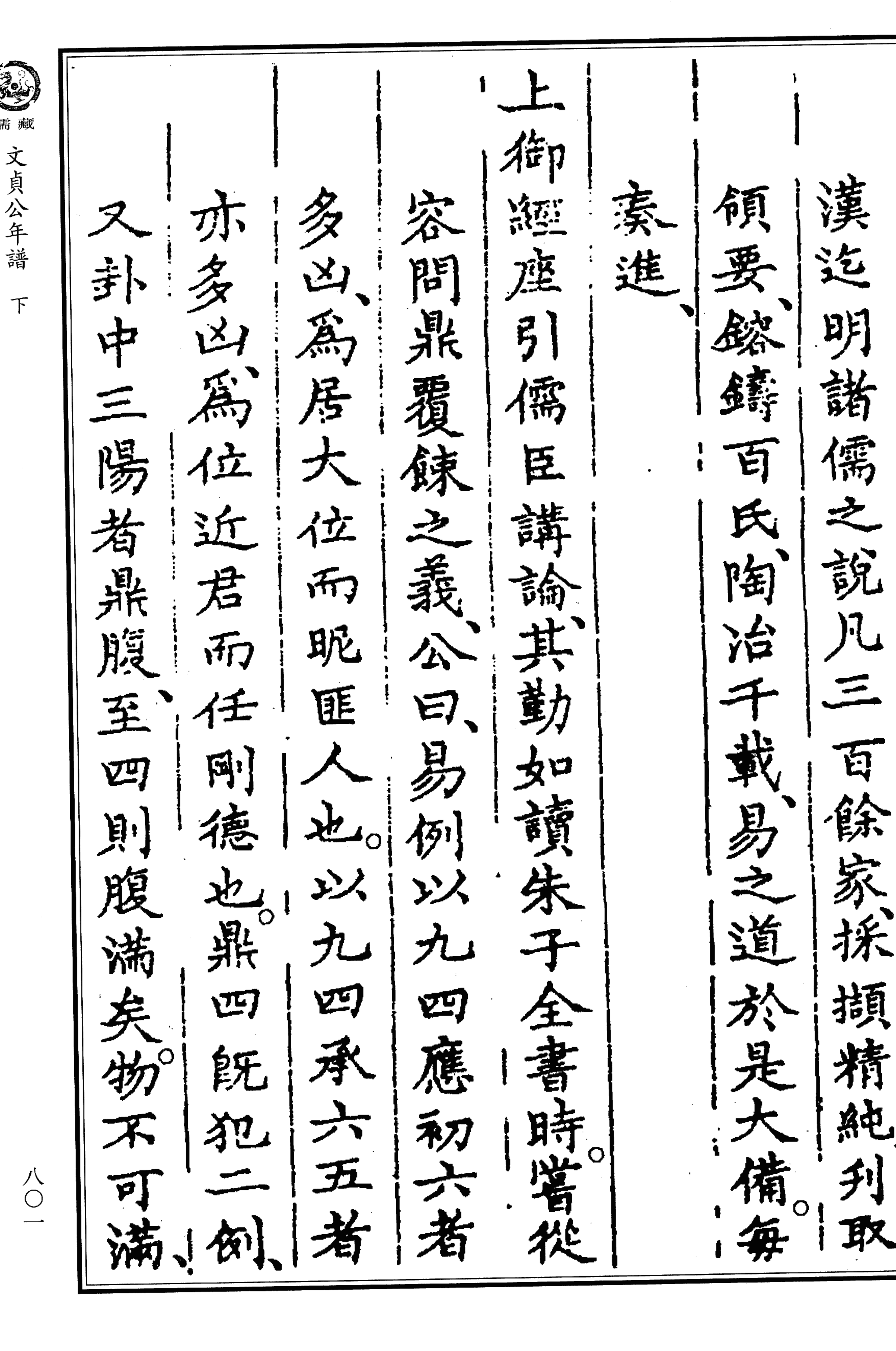
宗社靈長賀。

上大悅蓋

上如天之仁、本諸性生。公又隨事推廣詞旨深摯如此。是秋京師斷死刑僅二十有四人、實爲近古未覯云。

秋八月、周易觀象成。

公自十八歲卽玩心于易、至是兩年七十三矣、前後凡易稿數十次。是時方承修折中、薈萃自



漢迄明諸儒之說凡三百餘家、採擷精純、刋取領要、鎔鑄百氏、陶冶千載、易之道於是大備。每奏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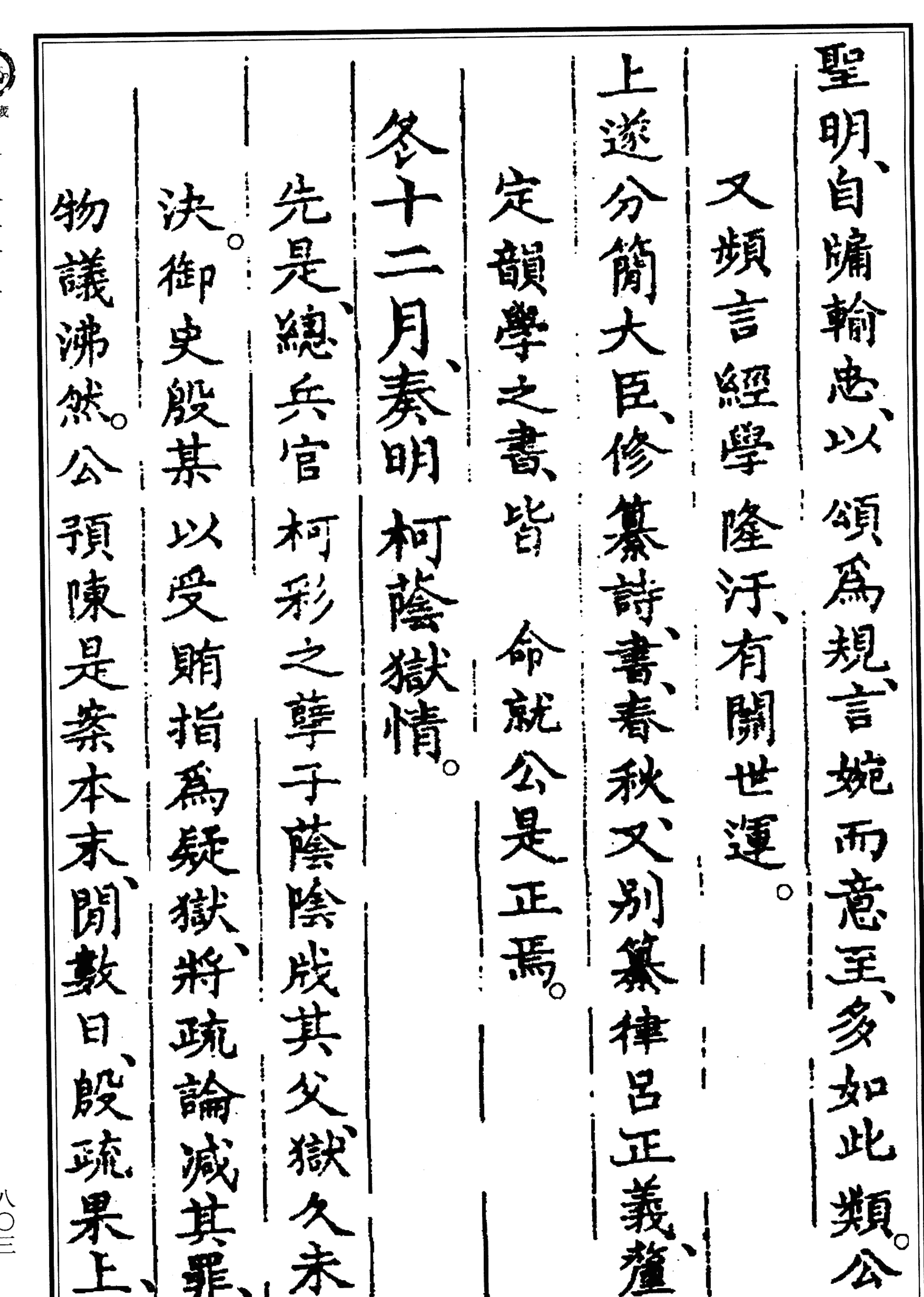
上御經筵引儒臣講論、其勤如讀朱子全書時。嘗從容問鼎覆餗之義、公曰、易例以九四應初六者多凶、爲居大位而昵匪人也。以九四承六五者亦多凶、爲位近君而任剛德也。鼎四既犯二例、又卦中三陽者鼎腹、至四則腹滿矣。物不可滿、

滿則必覆。祿位固爾、功名亦然。即學問而有自滿之心、德必退矣。

上爲悚容嘉許者久之。公因復奏曰、甲寅之亂、臣夢三烏犯日、卒占太平之兆。自削平來、海宇乂安、然臣竊窺

聖意猶以吏治未清、教養未備爲念、欲使家給人康、風行化偃、則太平之象、固愈進未艾也。

上矍然曰、所爲讀書者、凡以此耳。蓋公遭遇



聖明、自牖輸忠、以　頌爲規、言婉而意至、多如此類。公又頻言經學　隆汙、有關世運。

上遂分簡大臣、修纂詩、書、春秋、又別纂律呂正義、蘊定韻學之書、皆　命就公是正焉。

冬十二月、奏明　柯蔭獄情。

先是、總兵官　柯彩之孽子蔭陰戕其父、獄久未決。御史殷某　以受賄指爲疑獄、將疏論減其罪、物議沸然。公預陳是案本末、閱數日、殷疏果上、

上面加呵詰、嚴予斥革、人咸快之。

五十四年乙未、公七十四歲。春正月、請寬減御試翰林處分。

諸詞臣因試被黜者二十有四人、公以文字不稱、與敗檢殊、乞從寬減、得旨準以原品休致。

時雲貴諸臣有請開掘銀鑛者、嘗發廷議、未及議、而公以事見

上、因奏曰、開鑛一事、臣有以知

聖心必非欲牟其利也、直以邊黎貧匱、或得借此資生耳。然鑛徒聚之極易、倘將來鑛盡、此輩將何法以散之。奏未及畢、
上已數四點首。蓋明季鑛徒之禍、
上所素稔故也。于是　特旨不準行。
二月、承修性理精義。
公以前明所輯性理卷帙繁多、門目冗複、欲裒精要、以便乙覽。值

上亦以科場論題僅用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數冊，沿習既久，勦說雷同，欲勒一書爲論目，於是

命修此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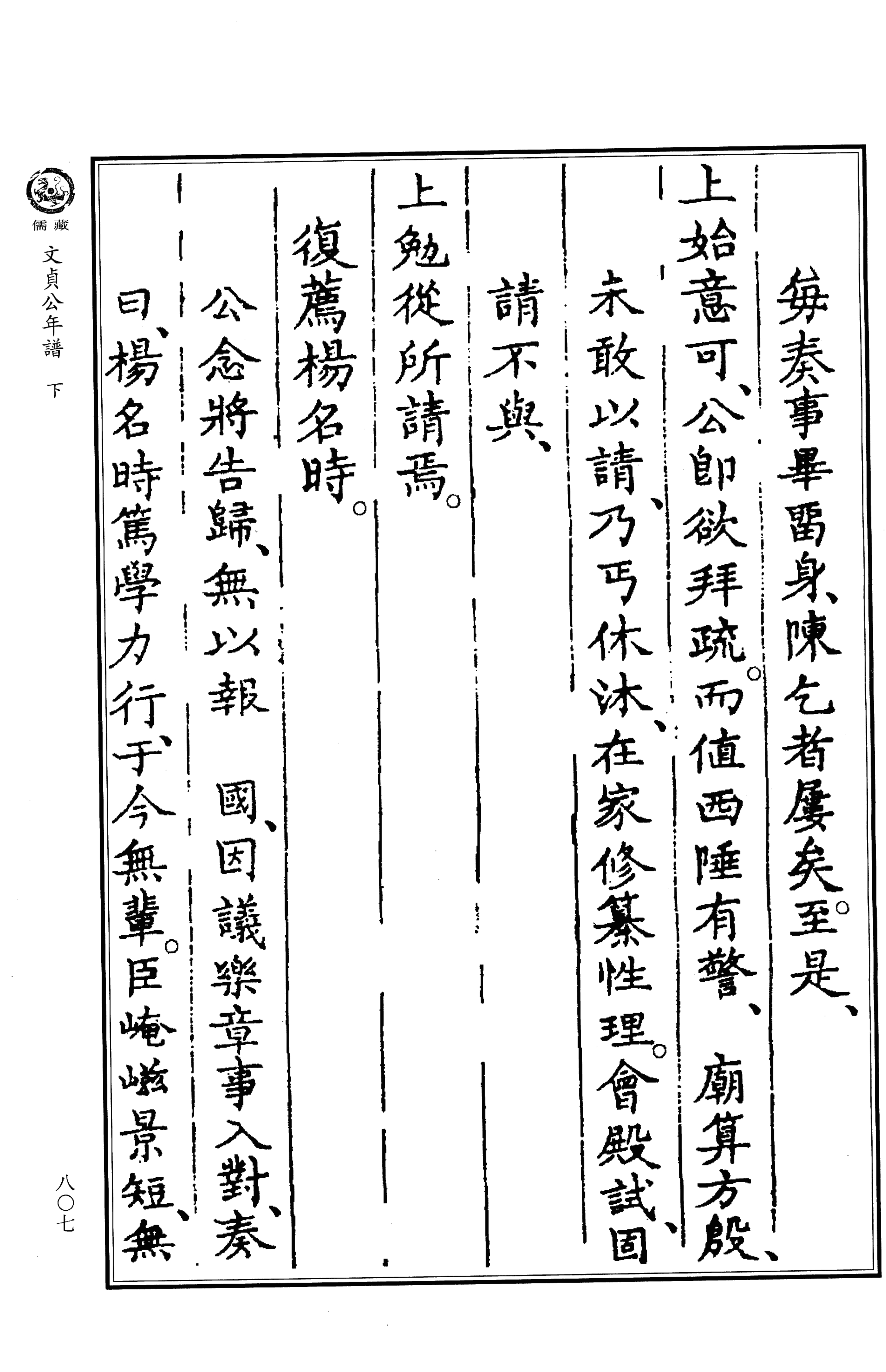
薦李紱。

因進見頃，蒙問詞臣中學問之優者，公以紱對。

翌日，名見，遂自編修擢庶子。

三月，乞免充殿試讀卷官。

公自以年過懸車，老不引退，于古人之義缺然。



每奏事畢蜀身、陳乞者屢矣。至是、

上始意可、公即欲拜疏。而值西陲有警、　廟算方殷、

未敢以請、乃丐休沐、在家修纂性理。會殿試、固

請不與、

上勉從所請焉。

復薦楊名時。

公念將告歸、無以報　國、因議樂章事入對、奏

曰、楊名時篤學力行、于今無輩。臣崦嵫景短、無

以自效其未盡之志。此人若蒙任用、必不負
恩知。臣雖歸骸泉壤、
上猶得以考其然否也。
上連爲首肯。

周易折中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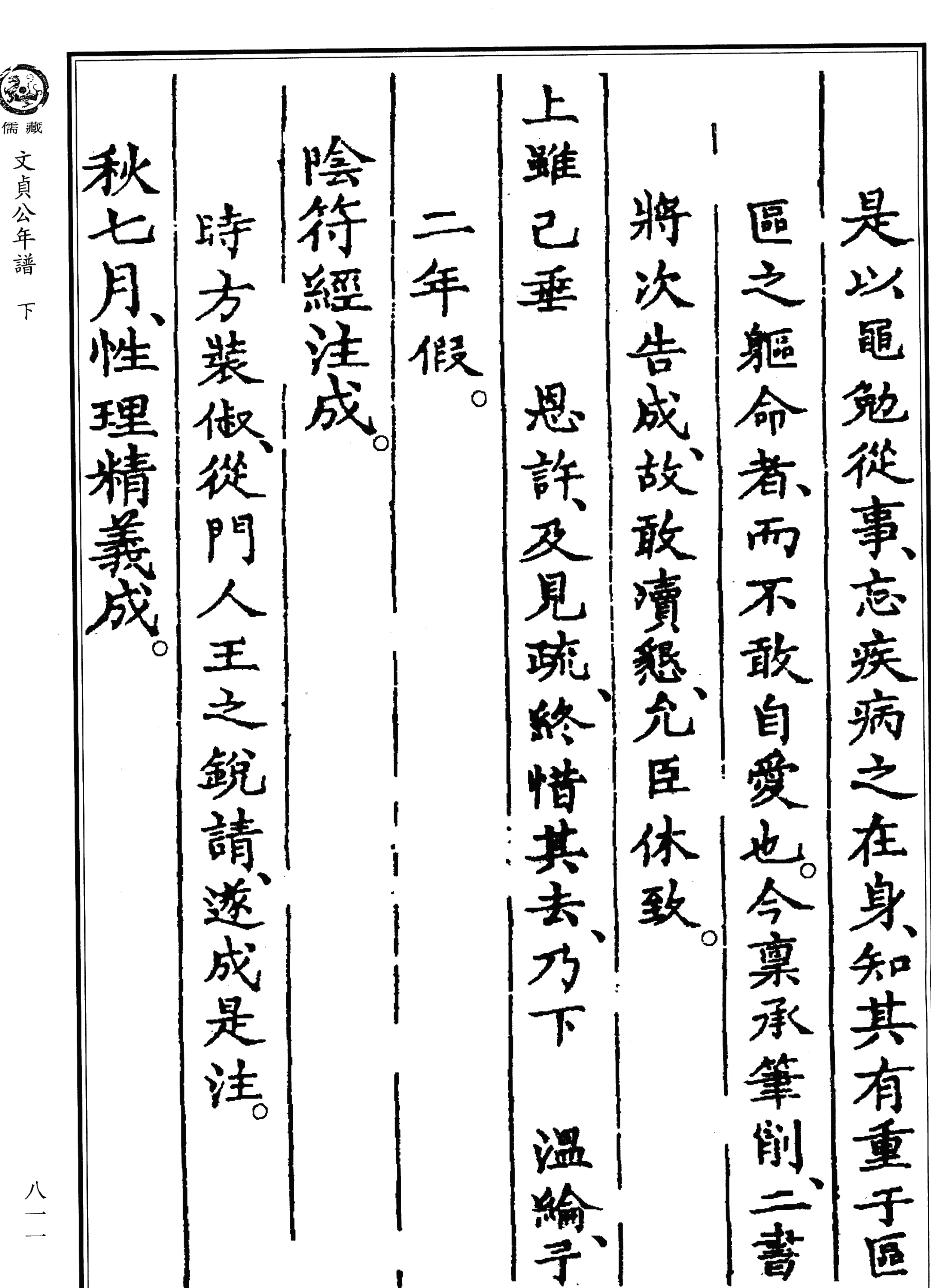
公之承修是書也、每奏進、
上有疑義、輒下公所。公解剝數陳、
上常意歡。有所批糾、即應時改定。

上嘉其沖挹、益虛己盡下。至是書成、命校刻內殿、又與朱子全書俱頒付直省、各別刊布、以便士人購誦。

夏四月、奏駁復行例生之法。

先是、三逆初平、所在支費不繼、不得已聽人輸貲、充名黌序、號曰例生。時卿貳中有欲修復舊法者、公方以詞林散館、閱卷于西苑之別署、其人袖所具疏、向公自述其意、公立斥之、語極峻

厲。旋復入奏、是法妨學害正、非盛世所宜行。
由是疏入、得嚴旨譴駁焉。
六月、疏丐休致、予假二年。
爲奏畧曰、臣久嬰殘疾、老而彌劇。三年前具摺丐休、蒙恩慰留。五十二年
萬壽節後、復申前請、又蒙垂念理學豬微、經書說雜、特加删輯、以惠萬世、命臣承修易經、性理。臣
上幸先聖前賢之復先、下喜暮年餘生之有覺、



是以黽勉從事、忘疾病之在身、知其有重于區區之軀命者、而不敢自愛也。今稟承筆削、二書將次告成、故敢瀆懇、允臣休致。

上雖已垂　愍許、及見疏、終惜其去、乃下　溫綸、寻二年假。

陰符經注成。

時方裝僦、從門人王之鋭請、遂成是注。

秋七月、性理精義成。

亦校刻內殿、欲用爲論目。適公丐歸、異議者沮之、不果行。

八月、赴熱河辭陛、　賜御書匾額及　御製餞詩。將至、遣魏廷珍迎于道。次既至、又爲適館設具、連朝　召見、再　錫宴于內苑邃處。　賜匾字曰、謨明弼諧。且傳　諭曰、朕心藏久矣、欲俟卿屆八旬用以壽卿。今卿將歸、故　特寫賜。又賜餞詩曰、協恭惟得老成儒、味道經書揖　廟謨。

辭闕憂　君千里外、引年捧日萬方數。秋霜昔
歲明臣節、崑玉沖襟決勝符。暫別　恩榮宸
翰餞、勿勞遠念慰長途。復　命王公以下皆爲
和章。于時
世宗以視膳隨侍、所賜詩曰舊學耆年本鉅儒、綸扉
勵翼奉
皇謨。老臣報　國清風著、
聖主崇文湛露敷。鳩杖暫尋巖壑去、　龍章直與日

星符。蒲輪竚望還　朝早、莫令　宸衷念遠途。

上又推　恩、追　賜公六世祖森匾字曰、急公尚義。

父兆慶聯句曰、一念懷明主、終身思舊恩。别

賜公叔父原任永州總兵官日煜匾字曰、方重淳

深。弟歲貢生光坡聯句曰、道通月窟天根裏、人

在清泉白石間。公造膝有所陳請、

上以公耳重、慮屬垣語洩、手書作答。公捧讀訖、

上卽手燬之。如是數四、外廷莫得聞也。已又曰、人老



苦耄、國家事大、而朕年高、旦夕惴惴、深以爲愳。公曰、老而耄者、神志損耳、此在庸人則然。自古賢聖、年益高、德益卲、爲有是哉。上曰、奈非賢聖何。公曰、不自聖者、聖益聖、不自賢者、賢益賢。上兢業若此、斯清明在躬之本也。比公將歸、復召見、握手爲别。公叩首請曰、西師之役、臣每欲有云、然臣事

上久、知

上更歷持重、必無輕舉妄動之事、惟乞深爲留意。

上許之、乃曰、卿雖家居、政事有不便者當密以聞。公頓首謝、隨進篆文五經一部、乞更賜刊刻、以廣篆法之傳。

上卽頒付內殿、如其請。是日、復　賜公肩輿、遍遊內苑、禮遇莫比。

九月、出京師。



門人蔡世遠從、因指受龜卜古法、遂成卜書補亡凡例、欲勒成一書、未及就。

冬十月、道出鉛山、謁鵞湖書院。

集中有書院記文。

十一月、次武夷山謁仁智堂。

作詩磨諸石。詩曰、昔年長老遜遊興、從問何處名山盛。迤邐莫須數淺原、曲深第一武夷逕。尋幽易步衆壑殊、獻奇觸眼羣峰競。宋家南狩西

山西、光移嫠女開賢聖。居于夫子似鄒魯、來往未曾拜舊宇。此行棄舍浙江舟、取道迴遭西水滸。探源莫憚九折深、仰止方知萬仞古。飄風爲謝武東君、不是看山非采苦。高山巋然哲人邁、猶有手整六經在。章句初年成習心、專門白首歸模楷。下竿淺刺寒溪風、肅佩上趨精舍靄。相看來裔寢微茫、誰念前修久相待。公見堂宇多圮、倡修之。總督滿公保董其事、廟貌一新。



十二月、至里。

妣太夫人之喪、公既抑情守制、至是折中古義、望鄉變服、行奔喪禮于墓次、乃後謁廟歸家焉。

五十五年丙申、公七十五歲。春三月、摺請分甄學使之無罪者。

時用部議、例名前爲學使、後歸休者、概行派差。公見其賢否同辜、無以激厲清公、乃密摺請加分甄。于是劉謙、沈涵等皆邀開宥。

夏五月、旨趣還京、摺請展限。

公至里未半歲、

上念公、乃　命魏廷珍密傳

上意、促還京。公念身爲耆老大臣、雖被　恩深、不敢

硜守常節、然進退有體、瞻聽攸關、若遵密傳戒

道、外聽莫審所由、便疑于貪慕、以羞　朝廷。乃

請展限、並乞明勅督撫敦趣。時方訂正家禮、得

旨、遂不果。

六月、葬冢男鍾倫。

秋八月、大學古本私記、中庸章段成。

公之居里也、約束鄉族、課訓子弟、和而毅、寬而栗、所嶽嶽董勸不少假借者、自孝弟始。農畊晴雨咨嗟、公出禱、無不立應。由是姦盜屏息、狙獪失恃、工賈咸若、風雨大和。方是時、知泉州府事者山東劉君侃、知安溪縣事者江西曾君之傳、皆承公意、于府則重修府學、于縣則特建朱子

祠，各爲延師教授。而巡撫陳公璸亦因鼇峯書院之舊而作興之，請師于公，公薦蔡世遠以董其教事。

冬十二月，葬夫人林氏。

墓在安溪光得里之仙苑鄉。

五十六年丁酉，公七十六歲。春二月，還朝。

公既摺請　旨下督撫敦趣，遂以是月戒行。

次福州，講學於鼇峯書院。

事具集中鼇峯講義、因顔其堂曰道南嗣音。

夏五月、論孟劄記、離騷九歌、參同契注成。

諸書舊稿盈梱充篋、未及詮次、至是于舟間訂成之。

六月、至京。

時因避暑、駐蹕熱河、公將趨覲。

上以三庚水潦、命俟處暑後。公具摺謝、并奏明未覲

天顔、不敢入直辦事。

秋七月、赴熱河　陛見、丐休、不許。

禮遇如辭　陛時、公力丐休、且曰、老臣戀
主之心、何忍遽離　闕廷。直以進退有道、而疲老趨
蹌、一有失墮、便爲上辱　國體。義宜引去、非但
私爲骸骨計也。

上命且入直辦事、俟回　鑾更議之。

冬十月、回　鑾、丐休、不許。



迎一二覲于湯山、陳丐益切、命明歲

萬壽節後更議之。

十二月、遭

孝惠章皇后大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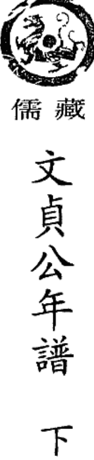
自

太后違豫、

上移次于蒼震門內、衣不解帶、憂瘁成疾。羣臣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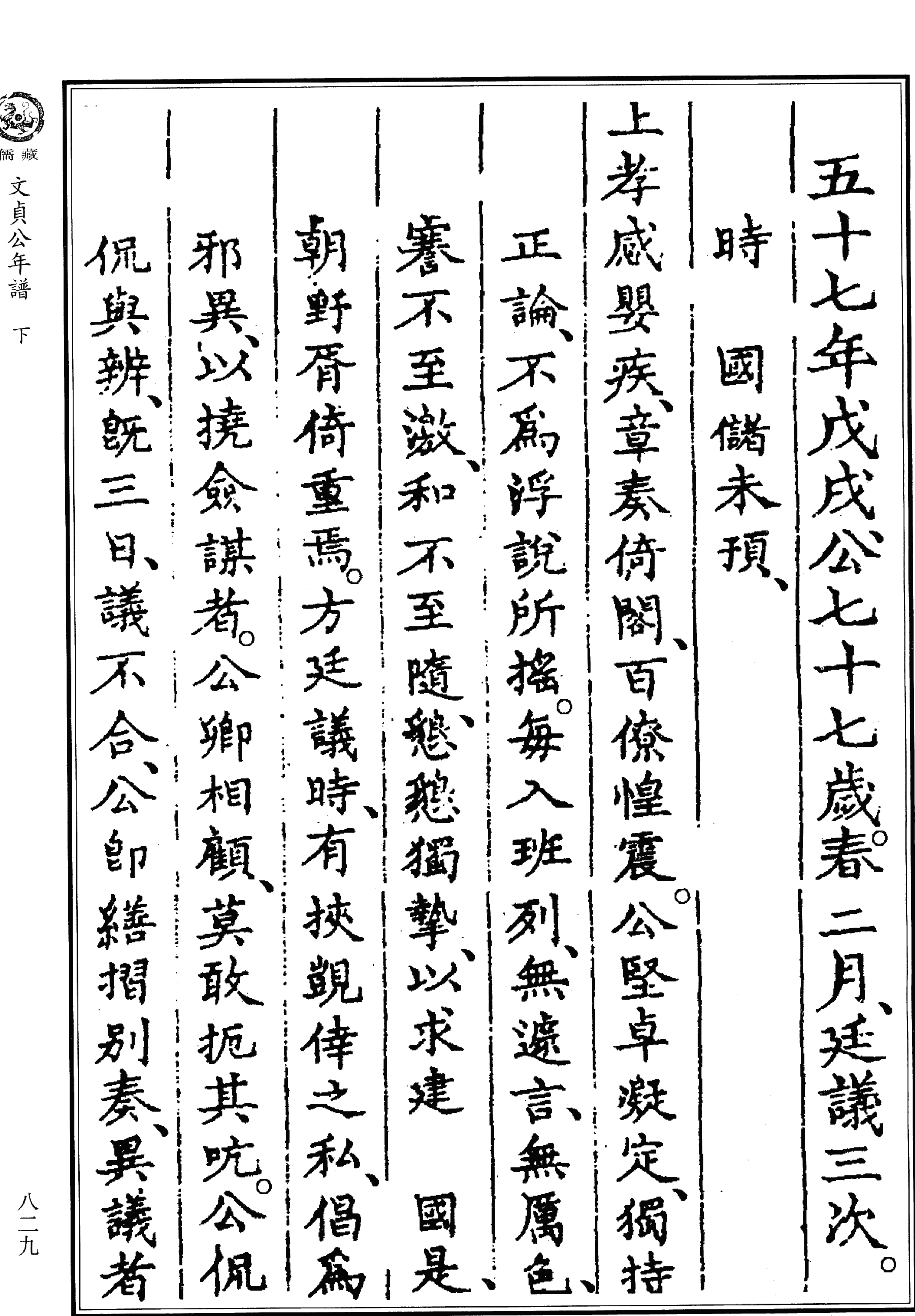
上春秋已高、恐遭大恤、不任哀勞、凡諸喪禮乞從省

節。而
上至孝純誠、必欲勉強自力、不爲俯允。公乃酌古準
今、爲奏曰、漢儒鄭康成精于禮者也、其論國有
大憂、而君有疾若、使子執事。朱子嘗據以議于
朝。卽朱子平生最謹于禮、及老不任拜跪、亦惟
坐視子孫行禮而已。臣等雖愚、豈不知
主上孝思維則、爲萬世師。然此皆先儒之明論、前輩
所已行、似宜稍抑



聖情、遵昔制。
上乃從之。嗣而
太后大行、
上以思慕過甚、所患益加。內發
諭旨、命頒示中外、其中多有可駭句。諸大臣皆知宣之不可、無不惶愕失措者。公徐捧
諭旨、就坐處別訂一稾以進。
上怒、以擅格
諭旨、下部嚴議、仍發原稿、立令頒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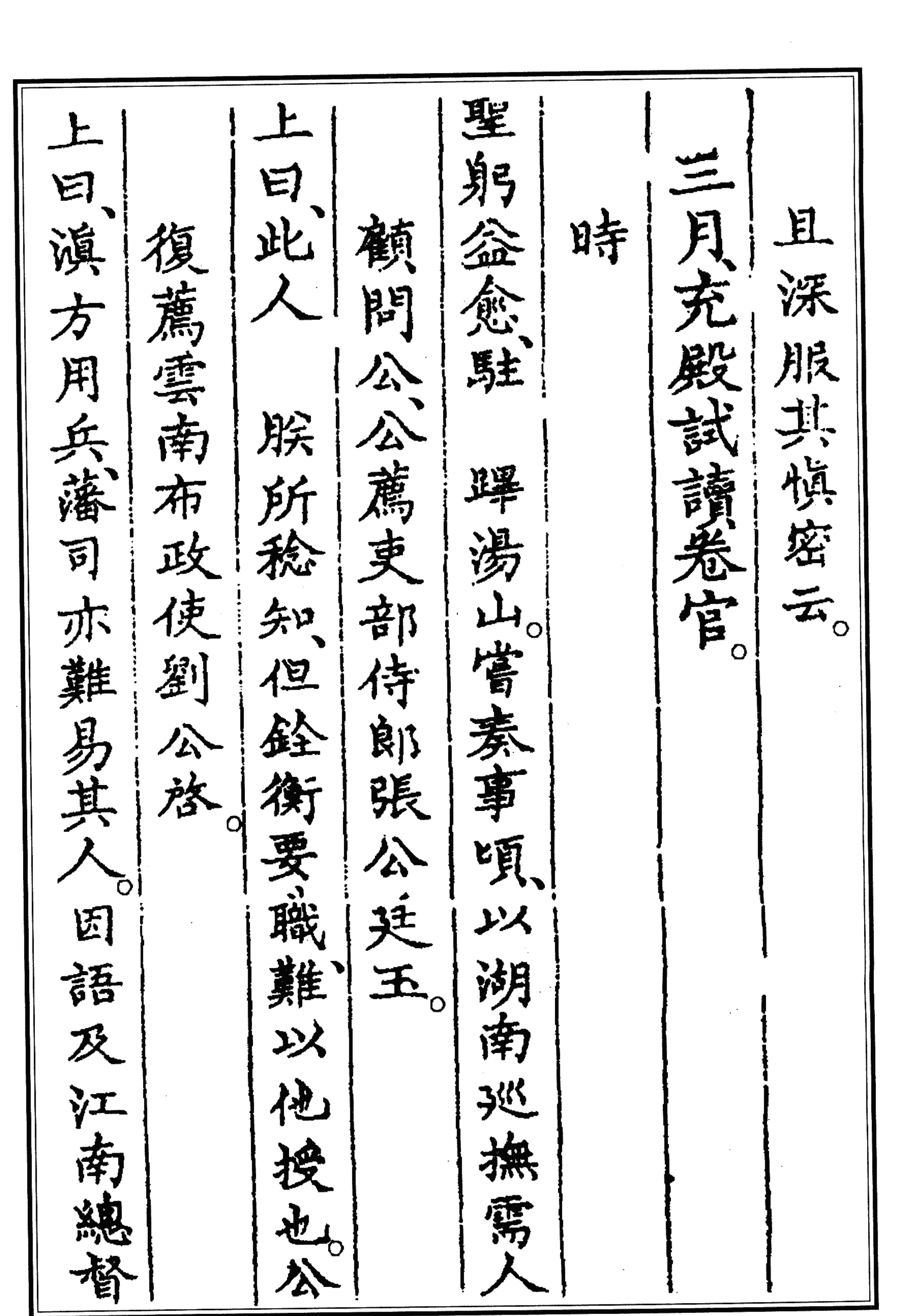
諸大臣益震。公又再訂一稿以進、復奉 嚴旨
如初。于是有欲順 旨領行者、公固持之、密謂
馬公齊曰、此事當以死爭。又更訂一稿以進、奏
入、
上亦意悟、因留中不發、事獲寢。俄以議
太后廟號事、公已定式付所司、同僚中或強作解事、
陰改之、式與禮違、奉 旨切責。羣公皆深咎敗
者、公無一語、惟例入謝罪而已、寮列無不推服。



五十七年戊戌，公七十七歲。春二月，廷議三次。

時 國儲未預、
上孝感嬰疾、章奏倚閣、百僚惶震。公堅卓凝定、獨持正論、不爲浮說所搖。每入班列、無遽言、無厲色、謇不至激、和不至隨、懇懇獨摯、以求建 國是、朝野胥倚重焉。方廷議時、有挾覬倖之私、倡爲邪異、以撓僉謀者。公卿相顧、莫敢抗其吭。公侃侃與辨、既三日、議不合、公卽繕摺別奏、異議者

方屈。前後如是者三。已而
上聞之、歎曰、大臣中每事爲我家計萬世者、獨此一
老臣耳。大學士蕭公永藻謂公曰、公計不遺義、
辨不傷氣、是何識力之定、涵養之深也。居頃之、
閣臣有以摺請建儲、詞不別白、被議褫職者。諸
閣臣入請、
上顧公曰、請立 國本、大臣分也。卿比年口奏屢矣、
此何罪。命置之。衆由是始知公之造膝非一、



且深服其慎密云。

三月，充殿試讀卷官。

時

聖躬益愈，駐　蹕湯山。嘗奏事頃，以湖南巡撫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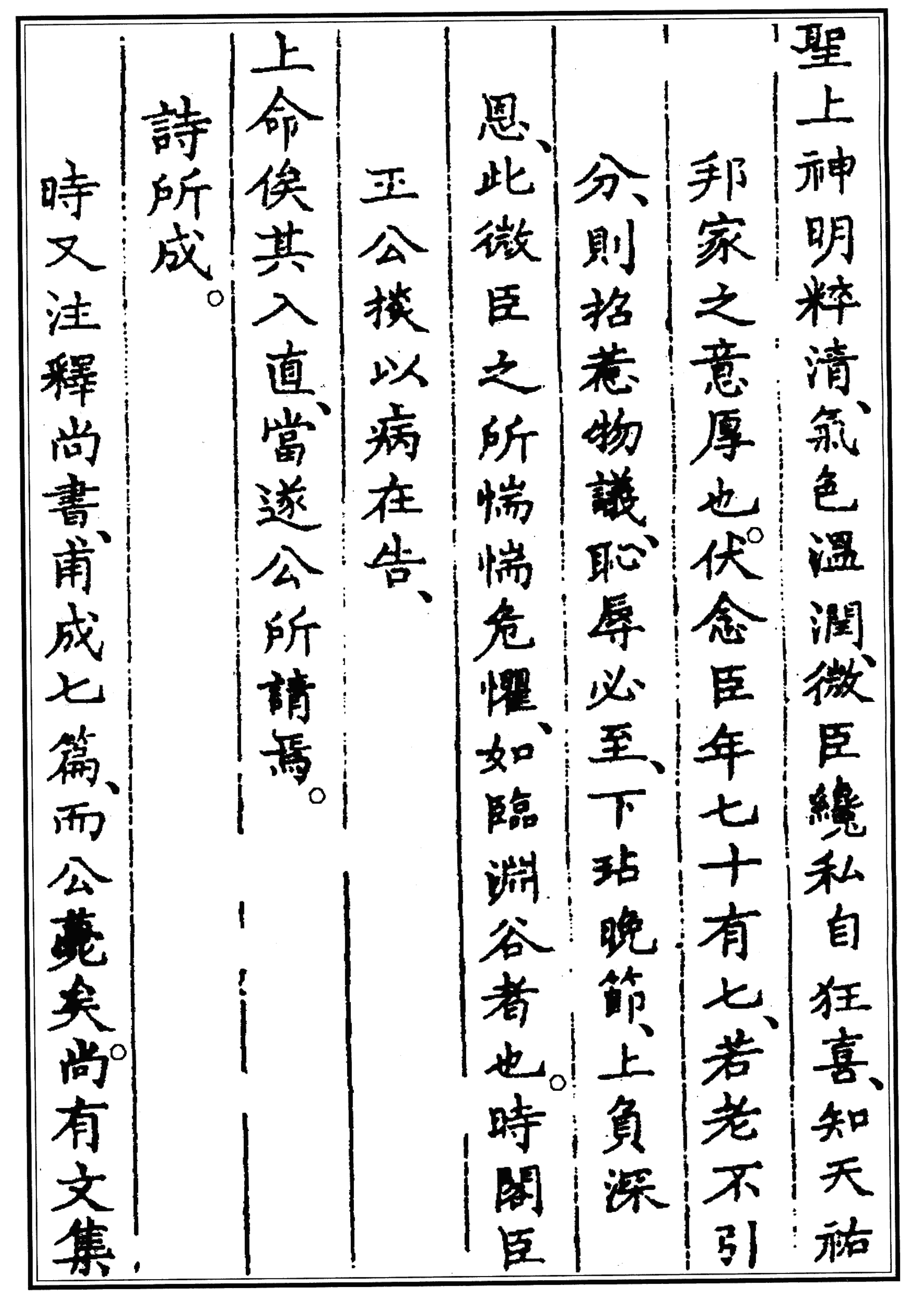
顧問公，公薦吏部侍郎張公廷玉。

上曰，此人　朕所稔知，但銓衡要職，難以他授也。公

復薦雲南布政使劉公啓。

上曰，滇方用兵，藩司亦難易其人。因語及江南總督

其山西巡撫某。公對曰、此二臣者、臣實未聞其
善聲。後二人俱果以贓敗。
夏四月、復丐休。
爲奏畧白、去冬臣在湯山丐休、奉　旨俟
萬壽後具本。嗣値　國有大恤、神人悲慟、豈臣子言
私之時。且
聖躬憂瘁成疾、臣日夜恐懼、亦無暇爲草芥微命計
矣。近者仰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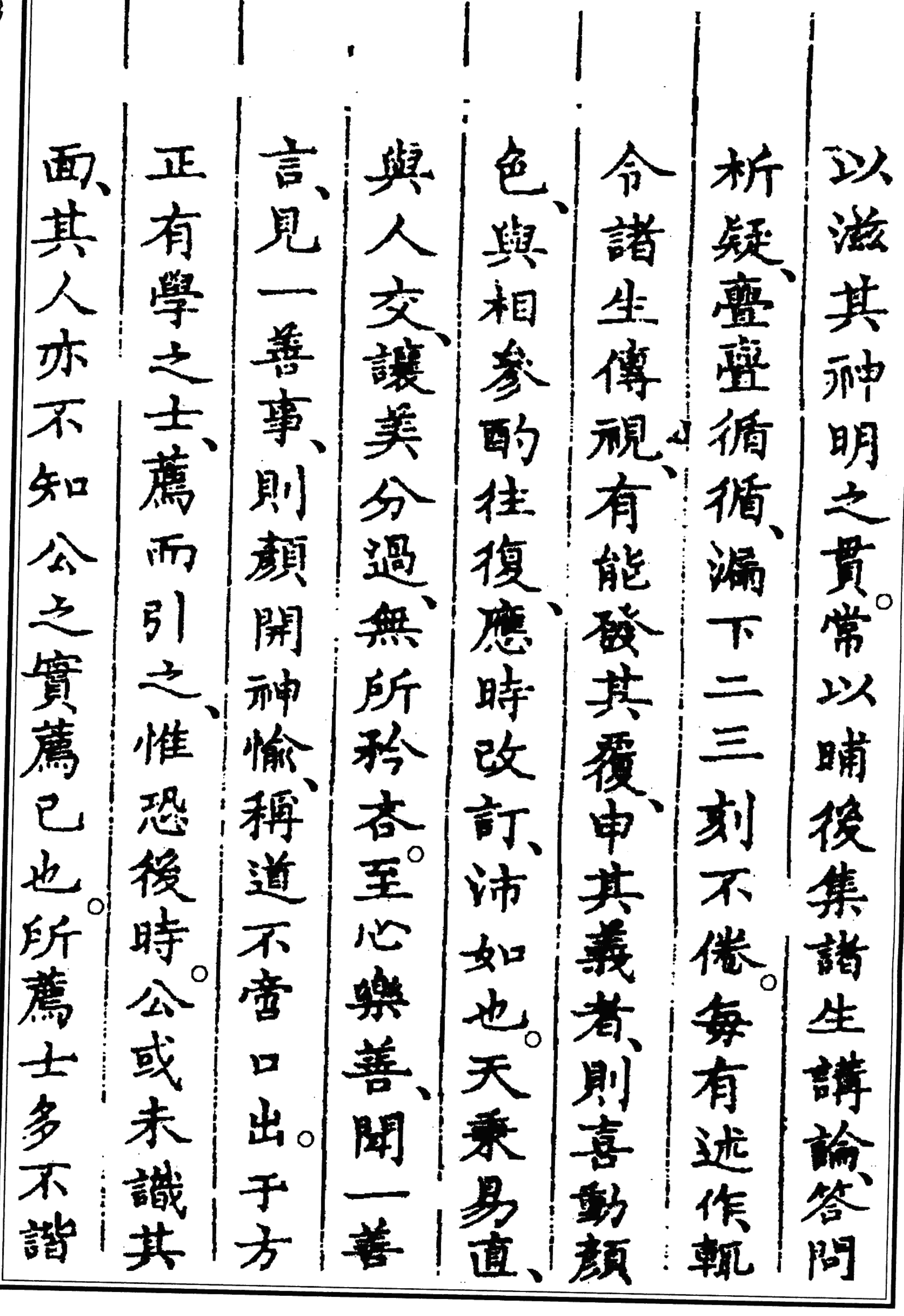
聖上神明粹清、氣色溫潤、微臣纔私自狂喜、知天祐邦家之意厚也。伏念臣年七十有七、若老不引分、則招惹物議、恥辱必至、下玷晚節、上負深恩、此微臣之所惴惴危懼、如臨淵谷者也。時閣臣王公掞以病在告、上命俟其入直、當遂公所請焉。詩所成。

時又注釋尚書、甫成七篇、而公薨矣。尚有文集

四十卷、别集五卷、續集若干卷行于世。

五月丙子、公薨。

前一日、改定洪範訖、憮然曰、吾年二十三始注洪範、今又詮此、大體猶是、但覺意融理洽、不必多著注釋耳。有頃、疝疾大發。翌日午時、薨于正寢。公自幼嗜學、耄而益勤、雖政事鞅掌、稍暇即懸几編著、丹鉛未嘗釋手。自羽翼經傳而外、凡諸子百家、下及星曰命卜之流、莫不旁涉會通、



以滋其神明之貫。常以晡後集諸生講論、答問析疑、亹亹循循、漏下二三刻不倦。每有述作，輒令諸生傳視，有能發其覆、申其義者，則喜動顏色，與相參酌往復，應時改訂，沛如也。天秉易直，與人交，讓美分過，無所矜吝。至心樂善，聞一善言、見一善事，則顏開神愉，稱道不啻口出。于方正有學之士，薦而引之，惟恐後時。公或未識其面，其人亦不知公之實薦已也。所薦士多不諧

俗、每以舉主蒙譴而終不以替其好賢之心。平生履險涉機、切自磨厲。自兵革倥傯以逮朝端鯱跪、雖鑒别内朗白黑瞭然、而一被以春和、未嘗犯壯煩之戒。卽至衆沫叢輕、岌岌乎有漂折之勢、亦皆處之以艱貞、加之以惻度、曾不少罣爲芥蔕。故終其身清夷平曠、對之者皆躁平欲釋、有接席頃而慮蠲神蛻者。性本畏謹、然至於赴會肩鉅、則精誠自斷、卓然不摇。每諷朱子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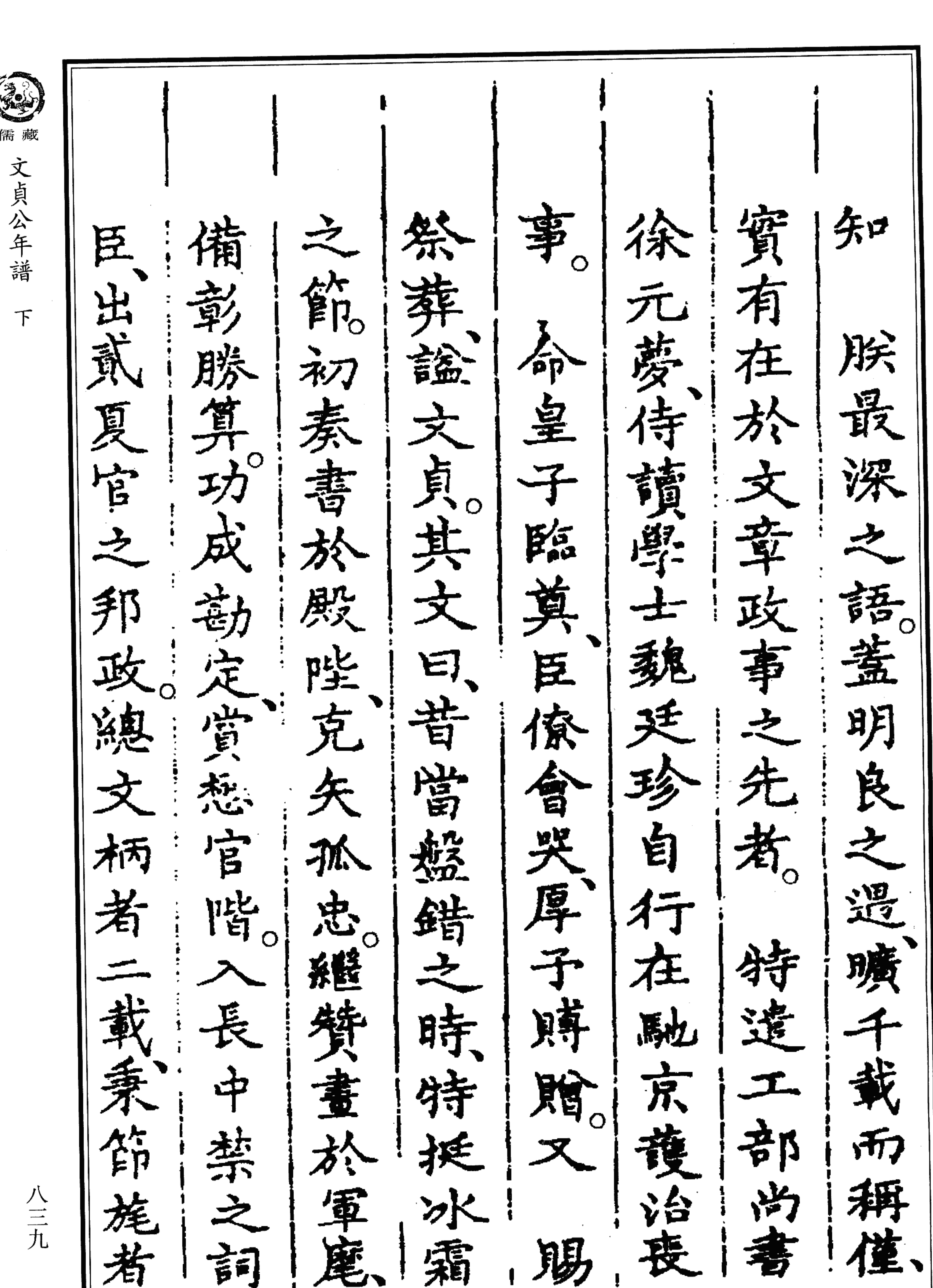


誦佛語云、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蓋其內力厚矣。晩遭
主上清明聖學日新、而公又積誠格沃、非堯舜之道
不敢以陳。每逢
萬壽、羣下多進古玩、公獨以舊板名編奏備乙覽。遠
壬辰後、簡編日御、遂益以羣籍爲廚、經書爲膳、
道敎休明、揭于中天焉。至襄贊機務、考覈官評、
責實布公、數奏詳雅。其所尤加意者、推廣德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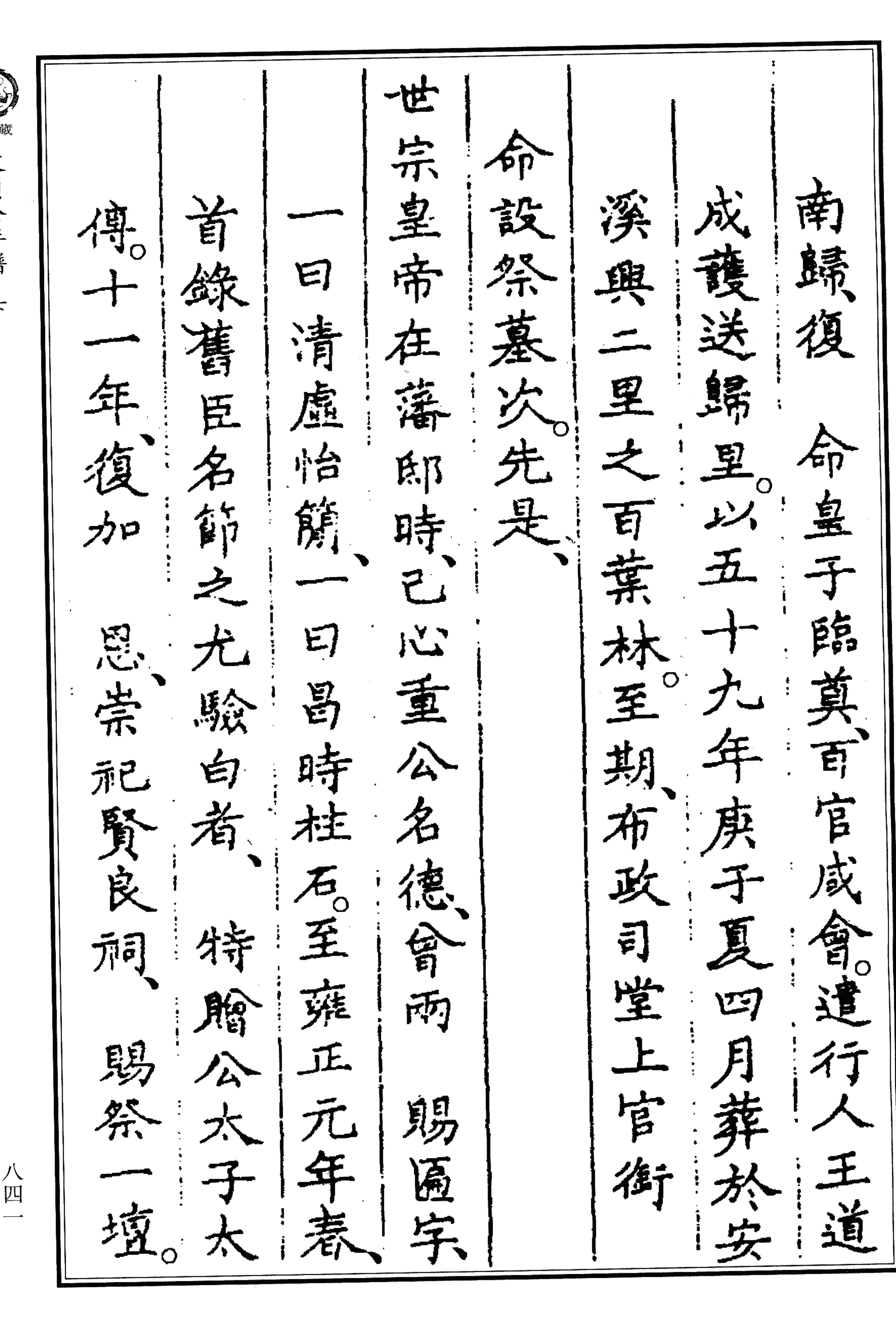
扶持善類、用以益培邦本、厚樹國楨。

上往往俯從其言、所全尤多。少時持己剛方、英氣嶄嶄。及年益高、德益卲、則終日怡然、雖遇事而怒、而辭氣雖和、不改其常。政府論事、衆見喧騰、則反覆開譬、務盡事理、而終無異同憤懥之色。或言有裨助、則舍己從之。其開誠不欺之心、翕然見諒于上下。

上覽遺疏震悼、批旨有惟朕知卿最悉、亦惟卿


知朕最深之語。蓋明良之遇、曠千載而稱僅、實有在於文章政事之先者。特遣工部尚書徐元夢、侍讀學士魏廷珍自行在馳京護治喪事。命皇子臨奠、臣僚會哭、厚予賻贈。又賜祭葬、諡文貞。其文曰、昔當盤錯之時、特挺冰霜之節。初奏書於殿陛、克矢孤忠、繼贊畫於軍麾、備彰勝算。功成勘定、賞懋官階。入長中禁之詞臣、出貳夏官之邦政。總文柄者二載、秉節旄者

七年。歲月滋深、委寄逾重。凡茲敭歷、各著賢勞。擢登喉舌之司、簡在鈞衡之地。居心翼翼、期素履之不渝。奉職孜孜、務遠猷之入告。至於專勤好學、博洽多聞、徧窺秘府之珍函、詳究遺經之奥旨。　朕久翫義文之易、獨窮理數之原。惟爾虛衷、隨時請益。每共研尋終始、辨析精微。嘗累日而未休、恒他人所莫解。　君臣之契、特有深焉。隨宣索平生所著書、錄藏秘省。閏八月、發引



南歸。復
命皇子臨奠、百官咸會。遣行人王道成護送歸里。以五十九年庚子夏四月葬於安溪與二里之百葉林。至期、布政司堂上官銜
命設祭墓次。先是、
世宗皇帝在藩邸時、已心重公名德、曾兩賜匾字、一曰清虛怡簡、一曰昌時柱石。至雍正元年春、首錄舊臣名節之尤驗白者、特贈公太子太傅。十一年、復加恩、崇祀賢良祠、賜祭一壇。

校記

①灼：當作「酌」。

南畇老人自訂年譜

清・彭定求 自編
清・彭祖賢 重編
楊世文 校點
郭 齊 一審
劉 琳 二審

清光緒七年刻本

《南畇老人自訂年譜》一卷，清彭定求自編，彭祖賢重編。清光緒七年刻《長洲彭氏家集》本。

彭定求（一六四五—一七一九），字勤止，一字訪濂，號止庵，又號南畇，清長洲（今江蘇蘇州）人。父瓏授以梁谿高氏之學，又嘗師事湯斌。康熙二十五年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歷官國子監司業、翰林院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在翰林院四年，即歸里不復出。作《高望吟》七章，以慕王陽明等七賢。著有《陽明釋毀錄》、《儒門法語》、《南畇文集》。曾參與編纂《全唐詩》。定求雖服膺理學，而亦出入釋道，編有《道藏輯要》。

定求自撰年譜，載於《南畇文稿・詩稿》内，有雍正間刊本。至光緒年間，其六世孫祖賢據以改爲表譜，即此本是也。首爲世系，然後分紀年、時事、出處、詩文著述四欄，列爲表，並於行文字句略有改動。從順治二年乙酉始，按年記錄當時發生的重要事件及個人讀書、應試、仕宦等情況。

南昀老人自訂年譜

世系

始祖學一。江西臨江府清江縣人、明洪武初從軍至蘇、隸衛籍。二世祖仲英。三世祖斌。字彥洪。四世祖湻。字濟庵、仲子昉、成正德辛未進士。五世祖時。號南窗、冠帶鄉飲賓。高祖天秩。號梧山、嘉靖辛酉舉人。曾祖汝諧。號蓼蔚、萬曆庚子舉人、署丹徒教諭、成丙辰進士。祖德先。字敬輿、吳庠生、入太學、著蘇州賦役條議、江海防禦芻言。明季巡撫祁公聘入禮賢館、甲申後隱居不出。父瓏。字雲客、順治辛卯拔貢生、丁酉順天舉人、己亥進士、廣東長寧縣知縣、去官歸杜門講學、歿後門人私諡仁簡先生。

定求。字勤止、一字訪濂、晚號止庵、又號南昀老人。江蘇長洲人。順治二年五月初九日亥時生於里第。

紀年	時事	出處	詩文著述
順治二年乙酉、一歲。	五月、王師下江南、金陵既定、傳襁至蘇。時生甫三日、長亟公挈答避兵於光福坳里山蔘蔚公藻旁丙舍。山隅寫遠、謊中燁火頻起、號言叢至、長亟公作山中抱子詩、有句云、辛壬癸甲猶餘一、險臣懟鞋已倍千。又云、林疑款手咳名坰、啓記懷娠諫袁度。事定乃歸。		
順治三年丙戌、二歲。			
順治四年丁亥、三歲。		出痘甚險。是年、母施安人舉一	

弟，不育。

順治五年戊子，四歲。

順治六年己丑，五歲。

順治七年庚寅，六歲。始入塾，族伯祖天池翁世昌來授句讀。

順治八年辛卯，七歲。從師劉子升先生之邸。十月，長甯公試拔貢第一。

順治九年壬辰，八歲。習書經。三月，祖母蔡太君六十壽辰，四方同社畢集，極一時敦槃之盛。長甯公赴成均。

順治十年癸巳，九歲。長甯公館谿平張氏。秋，母施安人患腹痛。

順治十一年甲午，十一歲。	易、詩、禮記、左傳以次受讀。長甫公應京兆試，報罷、仍留都門。
順治十二年乙未，十二歲。	長甫公應廷試第一、以知縣即用。九月歸省、王父母返里門。
順治十三年丙申，十三歲。	長甫公家居、督課於鄉和讀。
順治十四年丁酉，十四歲。	從師黃、長謝先生鳳苞、吳江諸生。長甫公舉京兆試第二。
順治十五年戊戌，十五歲。	四月、長甫公禮闈報罷、旋里。七月十六日母施安人卒。
順治十六年己亥，十六歲。	正月、繼母袁安人來歸。二月、長甫公入都赴禮闈、出給諫以齊楊公門、 賜第二甲進士。六月、

海氛告警、南北震恐。八月、賊平。歲杪旋里。是年、從師陸蔚文先生在初、長洲諸生。

順治十七年庚子、十六歲。

從師宋畸三先生。秋、與里中文會、從雅園顧先生子咸遊。

順治十八年辛丑、十七歲。

從吳敬生先生遊。顧先生許邑令羅織於諸生哭案內、就逮下金陵獄、議留重辟。旋奉　特㫖釋歸、相見爲之破涕。與繆鈞闇、吳頊生、管麟公、繆虞艮、吳琇弁、吳羽斯、顧伊在、吳律公爲支會。

應童子試、入長洲學第三。學使念蒿胡公、湖北江夏人。

康熙元年壬寅、十八歲。

十月、孫孔彼歲試列二等。

康熙二年癸卯、十九歲。

正月、長洲公往應鄉試被落。江右。四月、宋師歿、吳師修文星闊。十一月、元配李安人來歸。安人父符公、順治丁酉舉人。

康熙三年甲辰、二十歲。

二月、海鹽淡門叔來寓南閣、題詩二首云、三月南園雨復晴、輕衣初試踏青行。碧、桃水漫通人堤綠柳陰濃覆女城。春草欲將幽佩結、夕陽多傍畫樓明。開中最有芳時恨、花落空林已暗驚。聞唱吳歈早倦聽、南園猶作片時停。集賢舊苑春將暮、相國東

門草自青。芳樹斜陽成晚晚、孤帆細雨極悽零。朝來觸目多惆悵、撿英花殘已滿庭。四月、送長儒公入都、至京口。是歲、長女生。

年	事	
康熙四年乙巳、二十一歲。	秋、長儒公旋里。王父敬輿公卒。十二月、次女生。	
康熙五年丙午、二十二歲。		應鄉試被落。
康熙六年丁未、二十三歲。	十二月、長儒公葬王父於王遮山之陽、附葬安人於王母壽藏之次。	學使米公拔科試一等、補廩生。
康熙七年戊申、二十四歲。	時已裁推官、二甲進士俱改授縣令。長儒公選授廣東惠州府	

長寧縣知縣。十月赴任、命侍養祖母蔡太孺人於里第。是歲、舉一子、不育。

康熙八年己酉、二十五歲。

是歲、顧先生予應鄉試、被落。

或卒。

康熙九年庚戌、二十六歲。

舉蔚溪交會、陸芝庭、蔣公遜兩先生閱。莊交、並加歎賞。夏、大水爲災。冬、廣督金光祖撫核減銷鹽事、驍劾長寧公。問信馳省、與穹隆施亮生入尃。除久、抵嚴州。

四月、簡學使科試、列二等。

康熙十年辛亥、二十七歲。

人日、過玉山、經南昌、過十八灘、達贛州、由陸路經信豐、龍南抵長寧。時長寧公寓城中羅貢士

庾嶺謁張文獻公祠詩。



家、相見痛哭、不能遽發一語。邑中士民環衆太息。遂三艮命往連平州詢賓高公、以任內民欠應征者訊之、遂權剿舟一葉至石龍鎮見渡戚番馬邀守月長甯公偕袁安人至省會。完生在與見巡撫甯公謙交、及長劊事。劉公曰吾久鄉令冤也、為具與援赦前失察例、應免議。六月覆部結案。七月、長子始乾生於家。十一月、侍長甯公發賢州、泊星子度歲。

康熙十一年壬子，二十八歲。

元日，望匡廬五老峰、紫權守風。過采石磯，風浪大作。抵京口，糧艘阻塞，覓小舟先歸。二月，長圍公偕袁安人旋里。三月，爲王母稱八十壽。

應鄉試，舉第二十二名。主考戶部郎中爵公惟聖，建德人；內閣撰文中書沈公园范，山陵人。同考績溪知縣劉公滋，順德人。十一月，計偕北上。

康熙十二年癸丑，二十九歲。

五月，祖母蔡太孺人卒。十二月，葬玉遮山。

會試被落，南旋。

康熙十三年甲寅，三十歲。

初春，聞吳逆之變，遠近戒嚴。十二月，第三女生。

康熙十四年乙卯，三十一歲。

三月，至杭州，謁座師詹公。

十月，偕姜門叔入都。

康熙十五年丙辰，三十二

榜下，與華亭楊玉符瑄訂交。四

會試中式第一名，總裁相國高

歲○

月第四女生○

陽李公蔚、大宗伯漢陽吳公正治、少宰長洲宋公德宜、副憲陽城田公六善、同考戶部郎中相城吳公子雲○　殿試日、午漏未下、　上命中使索會元及成德卷以逆○有頃發出、讀卷大臣示平冀公加錫擬第一甲第三名進呈○　上問日、此會元彭定求何以稱後○讀卷大臣對日、以其書法不及前二卷○　上日、仍當以策爲主、後結一段有勸勉朕明之意○自古周、程、張、朱難道俱

善寫字者，遂拔置第一甲第一名。四月，授翰林院修撰、教習清書館師、掌院學士滿洲喇公、崑山立齋徐公。

康熙十六年丁巳，三十三歲。

澤州陳公爲教書館師。李安人至京，寓李鐵拐斜街。

充順天鄉試主考官，榜額三十六人。臺疏參奏以冒籍中式，未經檢舉。奉特旨：考試官原未定有檢舉冒籍之例，正副主考各降一級，仍留原任。榜首爲崑山王嵩生。

康熙十七年戊午，三十四歲。

冬，尤悔庵先生、羨門叔方以薦舉應試，從弟圖求舉丁巳鄉試。

充校錄皇輿表官。七月，散館，御試清書於體仁閣下，越二

康熙十八年己未三十五歲。

公車至、同住京寓。

二月、次子正乾生。梅庵先生、羨門叔均捷鴻詞科、授職遷寓。八月、京師地震。十二月、太和殿火。第三女瓊瑸僧許字汪俊。

日、又試觀稼詩排律二十韻。

始得高忠憲所輯五子近思錄、手鈔成帙、奉爲理學準繩。

除夕歸興詩。

康熙十九年庚申三十六歲。

十二月、次女亡。曾許字施巽遠。

正月、以病乞假。八月、旋里。

康熙二十年辛酉三十七歲。

春、建斗閣於文昌宮舊址、桂晉殿東。六月、建時習堂於斗閣南。八月、穆念齋先生修文星閣功成。桐塽吳公命刻纂注小學一編及高忠憲四書參解。十二月、

建斗閣詩。時習堂詩。修文星閣詩。謁道南書院詩。重修衣言堂詩。重建

記。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三十八歲。

詣梁谿、謁東林道南書院。與圭庵陸師議修長洲學宮。二月、建草堂於舍南。刻文星闈課業成、長闈公為序。五月至杭州、謁岳忠武、于忠肅墓。游法相寺、適房師吳公至、因迎之來蘇。半月、送至滸關而別。九月、長闈公七十壽辰。始名讀書處曰志矩齋。趨命赴京、曰、我體氣甚健。汝毋久曠職。親送至揚州。十二月、第五女生。

十一月至都、補原官、寓保安寺旁。

除夕感懷詩。募修長洲學序。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三十

募都門諸公籍隸長洲者助修

冬日移寓詩。甯國府學教授

九歲。

學錄、寄諸生錄希文董治之。

芝麓陸先生行狀。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四十歲。

七月、座師相國高陽公薨於位。吳襄生至京、留止邸舍、選授四川洪雅令。皇上肇舉東巡、與禮。九月、頒詔天下、長覃公、總安人袁安人俱封贈如制。

三月、充纂修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兩朝聖訓、官。內閣高陽公、院長孫此贈先生以講延薦奏。

哭高陽公詩。旌表莊節婦文氏傳。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四十一歲。

聞房師桐城五崖吳公訃、設位哭於僧舍。四月、元配李安人卒於家。母袁安人爲納雋氏、張氏爲側室。

正月、御試翰詹諸臣於保和殿、作經史賦、首春應制排律十二韻、名列第九。越二日、召覆試十一人於乾清宮、作乾清宮賦、壽記、班賜與同錄新、郭拔七、章作、更餘乃出給札賜[?]

紀恩詩。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四十二歲。

春正月上元前一日、賜宴乾清宮、觀鰲山。鐙火璀璨綺麗。內侍傳旨命各暢飲。漏下二。鼓籌恩出。在成均、立月課條約、竟日留坐、西廂面令交卷、越宿出案、乃歸寓。諸作有佳者。進刻以寓獎厲。春丁陪祀。編輯孝

臨、恩禮優渥、名列第七。四月瀛臺引見、點充日講官、起居注、分撰春秋講章。十月充武殿試掌卷官、賜中金十二兩。十二月、升國子監司業。

紀恩詩。春丁陪祀詩、編輯孝經旁訓并序。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四十三歲。

經旁訓、翻譯國書、頒示八旗官學生。九月、潛庵湯公自江蘇巡撫 特召爲大宗伯、掌詹事府事、入都陛見。 上詢江南縉紳、公以長[illegible]公杜門講學、鄉[illegible]推重、每講鄉約必詣學宮奏對。是年詔王父入祀蘇州府學鄉賢祠。

春正月十六日、 上幸南海子、設燈火、 命滿漢諸臣觀火、 賜酒。在成均同試教習、與翁鐵庵祭酒刻進試教書卷一帙。識

冬日臥病詩。歸思詩。太學月課文選序。

者見之日、闕牘若此、則文風大振矣。三月、第三子日乾生、側室馮氏出。六月、座師廣平公薨於位。八月、袁靖送至路河。十月、櫬庵錫公薨。十二月二十五日、　太皇太后崩、隨班入哭、交宗明史館。第四子永乾生、側室張氏出。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四十四歲。

正月十一日、送　太皇太后梓宮出齊化門、安奉　御園。既返。至翰林院夜宿。二十七日、歸寓。十月二十四日、恭遇　太皇太

十二月、升翰林院侍講。念長圖公年日高、久作歸計。先於是秋遣眷屬附糧艘南下。長圖公寄示曰、汝須俟雍賜量移、方可乞

太學月課序。重修甫里書院記。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四十五歲。

后升祔太廟、覃恩給封典、賜宮緞表裏二聯。

正月望後至汴渠、過睢州、謁潛庵湯先生殯宮。二月初九日過鳳陽、聞訃、丁外艱、徒跣奔喪、春尋方下、兼程急行、三日至衢山、登舟、又三日抵里。五月初一日繼母袁安人卒。十一月合葬於玉遭山王父母墓次。居丙舍累月。是年從祖貽令公、吳敬生師、陸蔚文師先後殂謝。

假。故復需次以待。即於改官三日後投牒吏部、乞假省親。歲暮出彰義門、同人賦詩贈行。

重修坳里山房記。從祖貽令府君行狀。顯考一菴府君事狀。顯妣施太君事狀。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四十六歲。

宿陽等祀院仁錢之歿葬蔵謚五揚座病別安阡。

（按原版直行排列，自右至左逐行錄之：）

宿志鉅齋。門人
陽傳槃、張孝時
等爲長圖公建
祀室於文星書
院右方、私謚日
仁簡先生。梁谿
錢十峯肅潤爲
之記。吳敬生師
歿於己巳之春、
葬畢、祀於桂香
蔵左極、門人私
謚日端仁先生。
五月至雲開、維
揚金陵謝弔、侯
座師漢陽吳公
病、相見惻然而
別。十二月、葬李
安人於蒸山新
阡。

先君半岡詩書後。

康熙三十年辛未、四十七歲。

建家祠於艸堂之東、始顏。草堂日南眄、堂左建飛雲閣下爲詠

八月、脫闕、投牒告病。

臥嵩集。五世祖像總圖頌。

與小澗、如遊匡廬五老雲深之處。五月、病。十月、長子始乾蕭京就婿於尤謹庸邸舍。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四十八歲。

七月、第四女亡、字平陸世禎。十一月、往金陵哭座師吳公、送喪至江干而歸。長子始乾挈婦南還。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四十九歲。

二月、同尤悔菴先生入山、探梅、始覽石壁、萬峯臺諸勝。拜雅園顧師、晴三宋部之墓。夏、大旱歎收、募建長洲學啟聖公祠、悔菴先生作上梁文。建嚐三朱師祠。

十月、病痊、起都。十二月、補原官。

募建啟聖祠序。重建長洲學啟聖祠記。丁韓雲元配沈孺人墓誌銘。

於長厲公祠南、門人私諡曰正誼先生、雙泉繆先生作文星閣三賢祠記。十月、長孫遵儒生。十一月、第五子景澤生、嶠氏出。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五十歲。

正月、陪祀祈穀壇。二月、陪祀朝日壇、社稷壇。及歷代帝王廟。

閏端午、上試詞臣於瀛臺、作理學眞僞論、豐澤園賦。試畢、即欲告歸、上疏得請。八月、出都。九月、抵里門。

歸田集。晉墓詞。玉涵山房記。重建瓜渾橋記。廬陵知縣陸先生墓誌銘。五十生日謝客約。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五十一歲。

五、六月、水災大發、南園俱成巨浸。爰募工築隄、種田十畝、略倣陶公勸農遺意。八月、第六女生、張氏出。

家居獨暇、與里中交森來先生、吳傲舞倣高忠憲豆腐會、各有即事言懷之作。職南刻豆齋會詩一帙、亦空谷足音也。中秋、偕

朱左君至玉遲山房、徧歷宮隱鄧尉閒、作虎山橋秋遊詞、用陸放翁和元眞子漁歌原韻、裒成書卷。次八題、和甚影。是歲始刻南畇詩稿。席文遺纂誌銘。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五十二歲。

三月、次孫楟儒生。七月、大風為災、玉遮隴後巨松多仆。歸家病瘥。十月、杭州諸生汪泰來問業、後中壬辰進士。

翰林院侍講學士周素持先生墓誌銘。詠眞小澗夜坐、和羅念菴先生原韻十首。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五十三歲。

二月、至玉峯晤朱柏廬先生。未幾、先生遂發。三月、文洽弟丁節母黃太孺人憂、歸里治喪、塟登。

冬日閉關吟。朱柏廬先生墓誌。儒門法語偈鈔自識。湯潛庵先生文集序。明賢蒙正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五十四歲。
觀居於草堂西隅。刻儒門法語偶鈔。冬、輯薈庵湯公文集節要並明賢蒙正錄成、汪義齋並授之梓。	三月、訪蕘門叔於海鹽。七月、側室張氏亡。七妹自四川蓮溪扶妹壻黃聖貽櫬歸、焉卜葬於蕭山之麓。山陰遂民藂南枝來信宿草堂、留贈隸書數幅。刻謝客啟、以謝宴會之刺。
錄序。孝廉力敬亭傳。	作高望吟七首。思明儒潛修講學之地、若陳白沙先生陽春臺、王陽明先生龍場驛、鄒東廓先生青原山、羅念庵先生石蓮洞、高存之先生水居、劉念臺先生古小學、黃石齋先生榕壇、所謂雖不能至、心稱嚮往之者也。九月、遊西洞庭、偏歷林屋洞、石公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五十五歲

二月、　皇上南巡、偕在籍諸臣赴揚州　行在迎　鑾、臨幸蘇州行宮朝賀　萬壽。四月、恭送於射讀。重刻王仁孝先生侯後編成。七月、瞻庭弟赴　召入京、送至射瀆而別。第六子尙祁生、馬氏出。九月、爲次子正乾娶婦周氏。十月、嫁第五女於陞揚英。

山、祿鄉峯諸勝、得詩四十餘首。　游西洞庭記。　蓬侯。知縣黃君墓碣、妹壻庵適菴行狀。題廬陵張幹臣先生文集詩。淨友賦。[illegible]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五十

正月、刻長甯公志矩齋讀書圖

哭子詩三十餘首。　羨門叔挽

六歲。

成。三月、瞻庭弟歿於京邸。十月、第三子日乾亡。第三孫效儒生。冬、養門叔卒、命門人陳奕銓刻黃石齋先生儒行集傳成。

詞。瞻庭弟行狀。悼殤述。董觀三庶常行狀。鄭漢崖進士家傳。祠庭嚴氏兩世墓誌銘。

康熙四十年辛巳、五十七歲。

助刻周忠介公遺餘集。六月、第四孫勳儒生。十二月、遷葬李安人於銅井山西麓、自築生壙、并葬日乾於羅城之左。孫啟豐生。正乾長子。歲杪、往海鹽送羨門叔葬。悲慶山、哭同年翁鐵菴喪。

周忠介公年譜序。端孝先生傳。李節婦許氏傳。座師漢陽公墓誌。書五人傳記後。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五十八歲。

八月、銅井歸、病瘧。九月、公建
皇恩亭於塢江
告成。十月、聞

銅井探梅記。又詩三十首。懷東林道南書院、過海烈婦祠、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五十二歲。

上將南巡、偕郡紳數人前迎舟。至寶應、知駕幸德州、回鑾、乃返櫂。

二月、至常州河干、恭迎聖駕、垂問姓名、一一置對。歸候行宮朝賀萬壽、隨賜御書一幅、爲唐句云、西掖恩華降、南宮命席闈。詎知雖樹後、更接鳳池歎。夏學、續慕修長洲學。刻彭氏宗譜成。十二月、從弟籌求來居於舍南旁屋。

露筋廟諸詩。西郊行。周忠介公竹榻記。又血疏跋。重修聚奎閣記。吳文僖公墓誌銘。

彭氏宗譜序。纘修長洲縣學募序。湯母戴孺人八十壽序。蔣善彰墓誌銘。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六十三歲。

正月、雲間嚴廣文懋、又陳龍門成京昆季招赴紫盧閣。四月再往、歸舟由清經觀海。七月、往海圃弔以濟楊公表。九月再往雲闇。刻文。星閣小志三卷、第四子永乾入吳縣庠。

遊雲間諸詩。感懷詩。吳門士民公建湯尚書遺愛坊成賦詩紀之。重修王仁孝先生祠記。汪母謝孺人六十壽序。吳節婦胡氏旌門頌。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六十一歲。

三月、上復南巡、迎駕至常州行宮、朝賀萬壽。特旨命爲校刊全唐詩官、如銷假者、照現任官例一體升轉。同事者沈贊善三曾、楊編修中訥、潘編修從律、汪編修士鋐、徐編修樹

五月赴詩局、九月暫歸。

是年、始編南昀續藁。重建長洲學道山亭記。金陵天妃宮碑記。于清端公祠堂碑。湯文正公祠堂記。纖齋先生墓誌。高鄭州學正吳憤旃墓誌。王節母朱太孺人墓誌銘。

本、車編修晉鼎、汪修撰繹、查編修嗣瑮、館師澤州陳公。扈　蹕至蘇、留宿南園一柏山房、賦詩留別。四月十六日　上在行涂中、使傳　旨間江南督臣兩山、撫臣宋犖、公舉鄉紳中學問好、品行好、家世好、不管閒事者、先　賜御書新詩、大帽者。撫舉名以應　上命中使捧御書一幅、云明麗山川列象輝光鳳蹕經帶煙霽雲隨御仗分河畔雨洗徵塵花滿衣。壹　御製至閶門

紀　恩詩。

作也、祗領謝恩而退。十二月、建于清端公祠於郡學。歲除、由京口還、過梁谿、哭紱齋先生之喪。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六十二歲。

三月、從邗關買舟、爲茅山之行。秋、送陸師圭庵先生入長洲鄉賢祠。

二月、赴揚州校詩。九月、暫歸。十月、復至揚州。十一月、歸。

重刻南畇藏稿。茅山遊記。尊經閣上梁文。蘇州府學于清端公祠碑。王節婦張氏旌門頌。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六十三歲。

二月、至清江浦、恭迎 聖駕渡河、臨幸金山、旋回蘇。祇候 萬壽節、行宮朝賀。澤州陳師仍寓一柏山房、桐城張相國過訪草

正月、赴揚州校全唐詩畢。五月、回籍。

馬節母王孺人墓誌銘。

堂。四月，至揚州，送鸞舟與陳師別於舟。重建明徐文靖公祠，潘檢討稼堂爲記。尊經閣告成。六、七月，大旱。長子始乾亡。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六十四歲。

正月，由穹窿至銅井探梅，屬解徵上人畫圖一冊。尊齋林生雲霖屢來問業。第五子景澤入長洲縣學。夏，大水。爲表兄施帶士會葬。澤州陳師寄午亭文編，屬校訂授梓。冬，于中丞議建文信國公祠。

祀盤紀事詩。施帶士墓志。翰林院修撰東山汪君墓誌銘。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六十

水旱連年，米價騰貴，餓殍載塗。

刻南畇稿。文信國祠祀文。

五歲。

疫癘大作。冬春之交、上論藏漕責張、當事復謀展期給賑因與馬璺程、汪河從程子雲消米賑於劉郊海會庵。建東壁亭於草堂東、恭奉御書二碑。爲第四子承乾娶婦任氏。

重建況公祠碑。東壁亭記。袁令推家傳。清流縣知縣湯君墓誌銘。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六十六歲。

始贖蒯園歸、建立宗祠。冬、募雲閒汪旭青慶改建桂香殿。

題子清端公政續圖。午亭文編序。由溪居士志仁程翁基誌銘。爾州知州張君墓誌銘。外舅李府君墓表。寄林璺翁書三。書高忠憲手錄程子四嚴石刻後。[illegible]歲齋居謝客

康熙五十年辛卯，六十七歲。

漳州老儒詹明章寄示易解。長孫遵儒入長洲縣學。十月、丁氏妹卒。十二月、吳氏姊卒。

約。

憶舊述懷詩。王文成公三立編序。文星閣修造工程記。宋母管太夫人墓誌銘。宋母周太孺人墓誌銘。宋孺子暨原配吳貞女合葬墓誌銘。長洲儒學侯文熺行狀。吳氏姊行狀。丁氏妹行狀。書文昌陰隲文石刻後。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六十八歲。

二月、蘭園工竣。奉安始祖以下神位於蔚基草堂。修吳文定公祠。五月、澤州陳師薨於位。

東莊懷古詩。重裝九如圖記。亟修吳文定公祠記。重修東嶽廟記。南園宗祠安位祝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六十九歲。

恭遇皇上六旬萬壽、三月初八日、入都門。十二日、赴暢春苑、進祝萬壽詩冊。十七日、在西直門外跪迎聖駕入宮。十八日、詣太和殿前朝賀萬壽、就原班列坐、賜茶而退、仍赴綵棚送駕、至暢春苑。越二十五日、吏部傳旨賜宴於暢春苑、自六十五歲以上者皆與。上親御門、令諸皇子、皇孫就席勸酒、頒示上諭、一遵

文。祭高都陳公文。卞府君暨配李太孺人墓表。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七十歲。

以移風易俗莫
先於孝弟爲言
命請臣宜示鄉
里父老宴禮已
舉、役頒　御賜
羹龍格水松花
石硯一方、有銘
日、以靜爲周、是
以永年。越四月
十五日、僕　上
升殿、謝　恩同
籍。第五子景舉。
江南鄉試中式
九月往揚州邗。
卞毋李太君表
十二月、爲長孫。
遊儒娶婦顯氏
第六孫敢鑄生、
正乾次子。

次孫惇儒入長洲縣學。嫁第六女於丁錫鎧。爲第五子景澤娶

七十生朝、齋居避客、詩五首。義齋汪太翁墓誌銘。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七十一歲。

歸馬氏。送文文肅、姚文毅、陳文莊補祀長洲學鄉賢祠。十二月、改建草堂西屋爲鶴和書齋。

二月、王酹叔邀同滄湄遊頭園、及半枚園、丙園。梅花正放、歡聚恬適。往還六日、遵儒從焉。第七孫聚奎生、景澤長子。五月、送考功顧師入祀虎邱清和書院。九月、爲諸子析箸、始謝家政、作閑家錄示之。十月、至雲閒謁祠柱公墓、謀建祠宇。

吏部考功司員外雅園顧公祠堂碑。江立亭墓誌銘。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七十

閏二月、楊蕉庵至、約同探梅、留

探梅鄧尉詩。

西江行。圓妙

二歲。

宿玉遮山房、偏歷穹窿、鄧尉、銅井、青芝諸勝、楷庵賦詩爲贈。杜公墓祠告成、楷庵作記、幷題九峯攬勝、南畇坐遊杳圖。葬始乾於尹山新阡。陸氏妹卒於京邸、喪歸、哭於虎邱。八月、送蔣覺鳳、顧揆能從祀三先生祠。十二月、爲次孫惇儒娶韓氏。孫鼎豐入蘇州府學。

觀三清殿彌羅閣碑記。　鄭遂菴太翁傳。　貴州清鎮縣訓導洪太翁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風山費君墓誌銘。　鎮江府教授吳逵菴墓誌銘。　寶慶府知府嚴卜顧君墓誌銘。　袁府君墓誌銘。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七十三歲。

正月、借卞用霖採梅、宿馬氏崦西山房。壽編修孟容、贈黃梨洲先生明儒學案。冬、葬從弟伊中。

姚江釋毀錄。尊經閣四賢象記。　甯遠知縣瞻茶倪君墓誌銘。　吳懋叔墓誌銘。　徐府君

年	事		著述
	十二月二十七日，恭接皇太后遺詔，詣署，宣讀，哭臨三日。元日禮畢，散歸。持服二十七日。		墓表。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七十四歲。	五月，長女卒。十一月，長孫遵儒卒。		長孫遵儒哀詞三十首。自撰生壙志。幼里阡表。玉遮阡表。學易纂錄。長女歸宋氏事略。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七十五歲。	四月初九日亥時卒。		吏部尚書恕菴吳公墓誌銘。自撰墓誌。

六世孫祖賢謹編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2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82
页数=882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34
SS号=12365599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851E-30851D642.638915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2.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